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

王锺霖日记

（外一种）

王锺霖 著
周生杰 周恬羽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王锺霖日记（外一种）

王锺霖 著

周生杰 周恬羽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张剑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锺霖日记：外一种 / 王锺霖著；周生杰，周恬羽整理.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四辑）
ISBN 978-7-5506-2596-9

Ⅰ. ①王… Ⅱ. ①王… ②周… ③周… Ⅲ. ①王锺霖（1816-1896）—日记 Ⅳ. ①K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281号

书名	王锺霖日记(外一种)
著者	王锺霖 著　周生杰　周恬羽 整理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22千字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596-9
定价	8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袁行霈先生題辭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今读新编稀见史料丛刊，真有治学知音之感矣。

傅璇琮谨书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九年

正月初一日天氣晴暖朗潤五更拜

衆神星明風靜香燭生華鞭花高響

國恩家慶人壽年豐

喜神正南

財神正南

貴神正東辰時爲金匱一年大喜拜

顔魯公即命壽恩拜

關帝

城隍

觀音 看花臺寺 專人至，各處投帖賀年諸公亦均

王锺霖日记书影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 年 6 月 17 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 21 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 2002 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着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整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丛刊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富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文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者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清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靠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多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慨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兼做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日记，所记内容起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一日，迄于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九日，无题名。2006年，李德龙和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将之收录，题为《王锺霖日记》。关于作者王锺霖，俞冰先生说："生卒年不详，事迹缺考。"①而实际上，通过日记内容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将王锺霖生平大致考证出来。

《王锺霖日记》所载以日常生活为主，举凡交游、仕宦、游历等，莫不详备，其中多处内容隐含了作者的生平线索。

> ([illegible]) [illegible]
> 难回家。

可知王锺霖为甲辰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山东乡试举人。又，本年五月十四日日记载，作者在京城琉璃厂买《甲辰科乡试同年录》一本，亦可证。

> (咸丰八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① 据俞冰《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illegible]页。

星恒明府(联奎)招远刑席之聘。

通过文中"因为吾历陈由人先生规画皆谐"一句，可知作者王钟霖为山东济南历城人。"庚戌"即道光三十年(1850)，作者在[illegible]县，任县令王芝山幕僚及家庭教师。作者父亲王贵仪当时远赴招远县，任主办刑事判牍的幕友，即师爷。

(咸丰[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在尾，马笑在唇。"

可知王钟霖其时将家安在陵县，作者在陵县必有很长一段生活。

(咸丰八年)六月初五日：到吏部候签，掣得兵部。

(咸丰八年六月)[illegible]日：[illegible]

(咸丰八年六月)[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壬午翰林)。当即分司，予得车驾司。

此二则可知作者到京通过掣签法，由地方官进京任兵部车驾司郎中。按，掣签法始行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明史》载："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阄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① 此法为吏部尚书孙丕扬所发明，要求所有的官员，在吏部选授定阙时，不分贤愚，一律以抽签决定。从此，王钟霖开始了京官生活，而此后日记所载，大部为京城生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16页。

活记录。

[illegible]
座师。

座师是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王春岩原名王懿德，字绍甫，"春岩"是其号，河南祥符人。史载其生平曰："道光二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擢山东兖沂曹济道。历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调山东。二十年，擢陕西布政使。咸丰元年，护巡抚。奏请豁免积年民欠常平仓粮八万馀石，擢福建巡抚。"①王春岩在山东任上主考甲辰科乡试，故王锺霖称之为"座师"。

[illegible]
内。不知此志能随否。

是年十月，王锺霖由京城回陵县，再携家眷上京。[illegible]"予在陵三年"一语，解决了前文所述作者在陵县生活的时间跨度问题。在陵县期间，他最难忘之事为学颜鲁公书法，并提及为颜鲁公作画像赞一事。

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眉端上有一则批校云：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2[illegible]页。

[illegible]

文末的"寿恩"即王锺霖之子。通过这则批校可知王锺霖谥曰"中宪公"。按，明清官员的品级达到中宪大夫的，即达到正四品官阶者，方有资格授此谥号，说明王锺霖后来至少官至四品。惜限于史料之阙，难以考知后半生事迹。同治二年(1863)，王锺霖从兵部车驾司郎中转到河北蠡县任官。王锺霖两刻鲁公书赞碑在"壬申"，即同治十一年(1872)。寿恩这则题批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说明至迟在此年，王锺霖已经谢世。

[illegible]，一乐事也。

此则所记为王锺霖过生日情况，但尚不知其生在何年。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予年十岁，与内子同庚。时[illegible]……[illegible]皆好，四德允合。

此则可考知王锺霖出生日期。"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作者"年廿一岁"，倒推[illegible]

(1846)[illegible]号，文中的"石民"为清人梁士俊号，可知王锺霖夫人为梁氏[1]。

王锺霖为历城人，曾在陵县生活，但是两地志书皆无传。今人所撰《历城名人》中有《王锺霖盘山题壁诗》一文，叙王锺霖同治七年(1868)九月游蓟州盘山(亦称五台山)，并书写"道[illegible]涌"三字事。关于王氏生平，文章称："字雨生，生卒年不详，山东历城人。清同治年间曾任蓟州盐运分使。"十分简略。笔者从其他相关史料中钩稽其生平资料如下：

光绪《陵县志》卷十七《金石志》载：

> [illegible]
> 郎、长芦天津盐运分使历城王锺霖撰书。[2]

此则材料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眉端王寿恩批校中提到的王锺霖书写粮储公书馨碑时间问题，应该在同治元年(1862)；二是王锺霖于同治元年在天津任长芦盐运使；三是王锺霖于咸丰丙辰(六年，1856)在陵县主讲书院，前后历时3年。

民国《续历城县志·艺文志》载有王锺霖一则序文，曰：

---

① 按，关于梁士俊号石民一事，系[illegible]先生告知笔者。笔者《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作者考》[illegible]一文于此考证有误，特此向[illegible]先生致谢。

② 张[illegible]孝：《王锺霖盘山题壁诗》，《历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历城名人》(内部刊物，1997年印刷)，第178页。

③ 沈淮等：光绪《陵县志》卷十七《金石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11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illegible]亦聊以补迟愆耳。①

此文交代王锺森辑著《黄眉香斋古文诗钞》《历下诗钞》等书，是受其舅父影响，舅父者谁？文中没有交代，而陈固然先生《马国翰和鸥社诗人》文中提及此事：

[illegible]自舅舅谢焜的《海岱英华集》。②

可知王锺森的舅父为谢焜。焜，生卒年不详，字阆山，自署江山阴古籍历城，著有《海岱英华集》12卷。另，侯林先生撰文说："（谢焜）带着书稿来到妹夫王贤仪（王锺森父）家里，郑重交付……"可知王锺森父亲名王贤仪。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载有王贤仪著《辙环杂录》1卷，谢氏叙录说：

[illegible]

① 毛承霖等：《续修历城县志》卷[illegible]
② 陈[illegible]：《马国翰和鸥社诗人》，《[illegible]日报》[illegible]年1月[illegible]日A[illegible]版。
③ 侯林：《[illegible]诗社[illegible]——济南名士谢焜小记》，《济南日报》2010年7月13日第11版。

[illegible]共计二卷。为其子锺霖、宝霖手录。[1]

《家言随记》一书由王锺霖、王宝霖兄弟辑录，王锺霖补注，同治九年(1870)王氏秦风堂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第[illegible]辑第[illegible]册收录该书，书前有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秋天所作序，又有天津著名文人沈兆沄于同治十[illegible]年(187[illegible])所作序。书中资料有助于考订王锺霖生平。相关资料有：

卷首张应翔《序》：

> 丁巳，[illegible]……[illegible]鹾司，权长芦运同篆。[2]

“丁巳”为咸丰七年(1857)，其时王锺霖在陵县主讲[illegible]泉书院。“同治壬戌”即同治元年(1862)，王锺霖从兵部车驾司郎中改任鹾司。

又卷首毛鸿宾《序》：

> [illegible]……[illegible]曹，易供职。[3]

① [illegible]《[illegible]笔记》[illegible]，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②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illegible]辑第[illegible]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③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首，第466页。

这段文字交代了王锺森的心志、性情及仕宦经历，非常珍贵。其中"副郎"为员外郎的简称，交代了作者在兵部任职的具体职位。卷一《阅历偶谈》云：

> [illegible]赵太君守节抚育。①

通过这段文字可知王锺森的祖、父辈情况：其曾祖母毛氏，庶祖母赵氏，有一位叔叔，两位姑姑。卷[illegible]《[illegible]论略》王锺森注文载：

> [illegible]②

此则述王锺森撰写日记之习惯，缘于乃父之教谕，所述日记之用，大有裨益。卷[illegible]《[illegible]》王锺森自注文载：

> [illegible]
> 年十有五，初学字，追摹独爱法公书。
> [illegible]扰，省城告警，因举室寓淮者六年。

①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一，第481页。
②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二，第539页。

咸丰四年夏，奉檄署金乡学事。[1]

此四则可以考知如下生平：王锺霖[illegible]丞分司在同治元年壬戌(1862)之次年，即1863年；王锺霖在15岁时学书法，初即酷爱颜鲁公书；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王锺霖应濮县丁芝山之约，主讲濮阳书院前后6年；咸丰四年(1854)，王锺霖来金乡，主讲县学。卷四《交际心股》王锺霖注文载：

[illegible]

咸丰乙卯即咸丰五年(18[illegible])，王贤仪从[illegible]济南，途经[illegible]时病逝。这一年，王锺霖[illegible]岁。卷四《亲戚情话》王锺霖注文说：

[illegible]为卑人收归，久无音问，言之锥心。[2]

"戊申"为道光二十八年(18[illegible])，为母亲去世之年，王锺霖[illegible]岁。此则资料主要交代[illegible]族情况，读之可为鼻酸。卷四《骨肉心关》王锺霖注文曰：

① 王贤仪《家言随记》[illegible]，第[illegible]页。
②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四《交际心股》，第595页。
③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四《亲戚情话》，第628页。

[illegible]如恒河沙，胡生美质而不永年？岂真命耶！①

阅此文可知王锺霖[illegible]弟乳名[illegible]，殇于[illegible]。四弟乳名[illegible]官，生于庚寅（道光十年，18[illegible]），亦殇于[illegible]。[illegible]弟名[illegible]霖，即和作者[illegible]同[illegible]。《家言随记》[illegible]卷四《[illegible]肉心文》载：

[illegible]者数年。②

戊戌为道光十八年（1838），王锺霖结婚的第[illegible]年生下女儿"[illegible]"，甚得[illegible]伯父母怜爱，惜年[illegible]五，未字而逝。又卷四《先祖妣赵太君遗训志略》载：

① 王锺霖《家言随记》卷四《[illegible]肉心文》，第[illegible]页。

> [illegible]

通过祖母此番话，可知王氏原籍浙江绍兴，其曾祖时迁居济南，祖上以文字为业，仕宦为生。本卷还有王锺霖《先妣谢太君志略》一文，可知其母为谢氏。此外，卷一还附有王锺霖《历下七十二泉考》《第一泉记》《天下名水》等文。

《王锺霖日记》全文字体一致，行楷书写，端庄大方，颇见颜体之功。通过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眉端王锺霖之子寿恩批校之语，可以断为寿恩所抄。俞冰先生以为咸丰间钞本，此说一是一误。言为钞本，诚然（而任小波先生断为稿本，误甚）；但时间应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或更后，非咸丰间。

需要补充的是，《历代日记丛钞》还收录了题为《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咸丰十年至十一年日记》两部日记。前一部记事起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一日，迄于九年(1859)十二月三十日，后一部记事起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一日，迄于十一年(1861)三月十九日，无题名。任小波先生关于前一部日记云："此书不著撰人，当出自清咸丰间某位朝官手笔。"杨聪聪对后一部日记说："本书不著撰人，也无确切书名，现根据日记时间拟名为《咸丰十年到十一年日记》。从日记内容来看，作者当为清朝咸丰年间的中央要员。"然笔者阅读两部日记，与《王锺霖日记》相比较，无论是笔迹，还是版式，完全相同，可断为同一部日记，所不同者是《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末页有这样一段话：

> [illegible]

① 王贤仪《家言随记》卷四《骨肉心关》，第631页。

② 载俞冰《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illegible]页。

③ 载俞冰《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第172页。

云："[illegible]书声。""水声常在耳，山花不离门。"

这段文字书写潦草，与内容完全不同，断非王锺霖或其子有恩所书，应为后世阅者或收藏者所为。二副联语在日记中已经出现，如"五六月间无暑气，[illegible]有书声"一联为博山县令邵承照所书，日记咸丰八年二月初十日记载。因此，这段文字应为阅者有感于联语之妙而摘录。《历代日记丛钞》编者不识，将二书合作一部收录，荒谬至极。

《王锺霖日记》记载内容，主要活动区域在山东、直隶和京师一带，以交游、会友、家居、风俗、为官等内容为主，从中可以窥知晚清社会风貌。

第一，日记多载晚清世情民俗。

作者王锺霖先后任职地方和京都，每到一处，他都细心观察，了解当地风俗民情，日记所记省墓、进香、贺年、听戏、庙会、交易等，非常详细。如记咸丰八年春节贺年习俗，初一日"拜各庙，贺众同官新年"，初二日"众役门来贺年"，初七日"赴县署，为孙铭字大令、高汝村君行奠"，从十一日起至十二日在省城济南为各亲长拜年，并观灯。可知当时贺年礼俗十分繁复，各阶层人士通过贺年来联络感情，增进交往。四月二十三日，作者赴京城的路上，由任丘一路风景尽载日记，中说："岸上游人，骑者、行者，老妪故可，妇女结伴，无尘俗气。湖水春明，秧苗芦荻，参差青色，别有画意也。桥外一临起芦棚供佛，人皆拜焉。询诸行人，乃附近居民不能至寺去拜佛，僧人载佛来此，就收香火，亦古会也。"晚清民众信佛之风甚盛，僧人居然载着佛像四处游走，供人祭拜，趁机收取香火钱，这个记载饶有趣味。作者来到京城后，开始留意京城的风俗民情。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载：

[illegible]云："此设[illegible]一车者。并无明文，只云要钱办公。"

天子脚下的京城城门守兵如此明目张胆，敲诈勒索，简直匪夷所思，晚清吏治之腐朽，于此可见一斑。又如咸丰十年五月廿九日载：

[illegible]回家所致。

此则日记是关于清代北京城内居民供水的绝好史料。清代北京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的"超大城市"，但是受困于自然条件，以及政府无力投入等因素，全城居民的生活用水居然依靠民间零

散的供水业来支撑。这种生活用水方式在当时民间独特商业习惯下，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日记对于水屋、卖水者、"水道"等多有交代，文字虽短，却是一幅典型北京外来人口的社会生态图。

第二，记载清廷各种重要的行政程式。

作者于咸丰八年四月入京，六月初五日到吏部候签，掣得兵部车驾司郎中一职。该职虽不大，但有机会参与各种朝政。如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记载新贡士覆试之题为"务民之义"，诗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得"阴"字，从中可见晚清科举试题情况。又如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记御门放缺典礼十分详细，作者于"子正"时开始穿朝服，先到礼部都察院投递职名，"寅正"时，"执事引请各衙牌到"，大典开始，作者写道：

> [illegible]
> 钱燎池内高唱。

更为有趣的是，典礼适值阴雨天，作者观察百官表现说："圣驾未到以前，百官各就地小坐，亦有跟人者，亦有自携雨具而行礼者，百官朝衣冠新旧不一，为防雨也。"官员们因爱惜自己的朝服，在如此重要的朝政大典场合，竟然穿旧服出席，可见日记所载巨细无遗。

第三，日记记载大量的戏剧史料，是研究晚清京剧演出情况的重要文献。

王锺霖入京后，十分贪恋京都生活，而最为其乐道者乃听京戏，几乎每听必记，故日记中有大量京剧史料。如张二奎是京剧老生流派"奎派"的创始人，与程长庚、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与程长庚、

余三胜科班出身不同，张二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而是以票友的身份下海唱戏，这在京剧诞生之初，并不多见。因此，特殊的出身增加了张二奎人生的传奇性。从学术界对张二奎的研究来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京剧艺术家生平史实充满了争论。无论是他的生卒年，还是家世、出身，学术界都各执一词，以至于一般的京剧爱好者都对此产生了疑惑。而王锺霖日记对于张二奎有诸多记载，举例如下：

咸丰八年五月初七日：

[illegible]
宇焕然如起甲第，子久盖藉而起也。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

[illegible]

迟则闭矣。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illegible]

知，而二套之名则远胜矣。

咸丰十年十二月除夕：

[illegible]

[illegible]极，而夷人焚园子进内城矣(灯下无事，记此)。

通过上述记载，张二奎生平可以大致梳理出来：张二奎，号子英，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其父乃[illegible]人，后因与京城各部的书籍胥吏关系甚密，使送大奎和二奎到兵部武库司学习。大奎资格较深，将获得经承资格，二奎也即将获得"上茶筒"之机会。二奎嗜好戏曲，常以票友身份唱戏自娱，声音洪亮，曾在嵩祝成老生[illegible]的指点下学习关目，并在庙中票扮登场。此时四喜班与四大徽班的其他三大班相比，既无名角又乏好戏，经营惨淡。四喜班班主便力邀二奎入四喜班合台唱戏。二奎在中和园初次登台亮相即一炮走红，名满京华。大奎

知其登台唱戏，认为有辱家门，责令其不准登台演戏，二奎无法唱戏，四喜班之业绩便江河日下，后执拗不过众人相劝复登台。咸丰十年(1860)七月，张二奎因病卒于北京①。

第四，日记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记载甚详，可以补充相关史书记载之不足。

第二次鸦片战争始于咸丰六年(1856)十月亚罗号事件，止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历时四年。当战争发生在广东时，由于信息不畅，王锺霖没有及时获知，因而日记阙载。当战事蔓延到天津一带时，已是咸丰十年的七月，王锺霖开始密切关注战争进展，七月廿五日记载说：

> [illegible]馆酒楼如常欢呼。

战火马上烧到北京，皇上与众大臣开始坐不住，君臣为守住帝京，群情激愤，纷纷献策，积极备战，笨重的大炮被安置到城墙上，战事一触即发，但过惯和平生活的京城百姓，初虽不安，但很快平静下来，生活依旧进行。八月初七日，王锺霖正常上班，在兵马司听同官论及前线战事，清军在通州失利，究其原因，十分可气：

---

① 此部分内容参考任荣：《张二奎生平史实考辨——兼论戏曲史中的"张二奎现象"和"口述史料"的运用》，《戏曲艺术》二〇一二年第3期，特此致谢。

[illegible]胆怯。

蒙兵指挥者僧格林沁与咸丰帝是表兄弟关系，掌握清朝精锐部队的军权，"朝廷倚为长城"①。面对外敌入侵，他回到蒙古草原，召集六七千蒙古兵，但今非昔比，曾经以弯弓射骑著称的蒙古将士竟不备齐甲，在英法联军枪炮下，溃不成军，以此众战，焉能不败？更有甚者，朝廷如此倚重的蒙古兵面对入侵者束手无策，对普通百姓却毫不留情，王锺霖于八月十二日记战败的蒙兵说：

[illegible]

用如此之兵抵抗强敌，败可知。是月廿九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城，接下来只能是令清朝蒙羞的议和了。日记于议和一事记载较多，可窥个中细节。

七月廿一日载："闻和议将成，然据该夷所开四十余条，各条，如令我二品以下皆属伊管辖，京城另造夷房官舍，并要僧王云云、三岁小儿亦气愤不已，不加痛打如何能和？"廿五日载："该夷所要四十余条欺我太甚（如军官听夷管辖，摆队接伊入京，另造夷馆、夷衙，令僧王大赔礼，令亲王为质等语，真是犬吠）。"侵略者所列和约如同狮子大开口，视我中华如肥肉，一介微官王锺霖尚且义愤填膺，可以想见咸丰帝该如何恼怒。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零四，第11904页。

议和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英国和谈大使巴夏礼和魏妥玛居然被清廷扣留，作为人质关押起来，一时舆情激愤，纷纷上书咸丰帝处决巴夏礼，咸丰帝一再犹豫，最后放了巴氏。这中间甚为蹊跷，是谁做的幕后工作？《王锺霖日记》则解开这个谜团，八月十九日记述说：

> [illegible]不识，乃中止。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恒祺这个并非中枢权臣的满洲正白旗人，从粤海关监督任上卸任后竟然一下子跳到前台，扶洋自重，不但放走被监禁的巴夏礼，还力主打开城门，迎请外敌进入北京城，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有研究者指出，恒祺所为，是因为他“在广州的媚外活动，

赢得了侵略者的欢心，他和巴夏礼关系甚为密切，两人还有"结盟之好"[1]。而读《王锺霖日记》"恒某在粤海关监督任六年六月间，回京大小车百余辆，人云其赀百万两余，此时一力与吧夷讲好言和，多半为己也"一语，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恒祺一意奉承洋人了。不过，王锺霖对于恒祺的记载尚称全面，八月廿九日说，当巴夏礼率兵进城，肆意烧杀，不守合约时，"恒公大恚，在北城外某寺投缳"，后经从人解救，可知恒祺并非良心坏透。

这次议和拖延时间太久，各类史书记载较多，但多忽略议和过程中的细节。《王锺霖日记》九月十七日记载说：

> [illegible]
> 体，众夷颇服，因议定各条，至晚方散。

文中的"恭王"指奕䜣，"一个是真正掌握国家的亲王"[2]，咸丰出逃后，他奉命为全权大臣，代表清廷与英法议和的主要人物。奕䜣为

[1] 赵连赏：《恒祺与一八六〇年北京议和》，《历史档案》[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第92页。

[2] [英]斯坦利·莱恩-普尔：《巴夏礼在中国》，金莹译，中西书局[illegible]年版，第219页。

与议和一事，史者评价不一。有的批评说："代表清朝政府与侵略者进行议和谈判的恭亲王奕䜣，目睹敌人这种凶恶的行径，吓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出面交涉……年方二十七岁的这位'御弟'奕䜣，既没有政治经验，更缺乏外交才干。由于他眼见形势如此险恶，正处于惊恐之中，也自觉走投无路。"①还有学者认为奕䜣"受命于危难之际，明知咸丰帝和肃顺等人，留给他的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使，但凭着他的过人才干和自己对皇室的责任心，还是勇敢沉着而自信地担负这一重任。在同英法侵略者议和过程中，态度不亢不卑……终于签订了《北京条约》，完成了咸丰帝交办的议和任务，结束了拖延一年的对外战争，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急命运"②。两种观点正好相反，孰是孰非，读过《王锺霖日记》，可知奕䜣谈判中并非"吓得目瞪口呆"，而是"态度不亢不卑"，这对于认识奕䜣其人，纠正沿袭已久的错误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

《清实录》、《清史稿·德宗本纪》等正史，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战后京津一带的形势，只按时间顺序做了粗略的记述，特别是对列强的烧杀抢掠没有细致的记载，而《王锺霖日记》记载较为详细。如八月廿九日记英法侵略者入城情形说：

> [illegible]

① 刘培华、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版社 19[illegible]年版，第106页。

② 姜铎：《[illegible]奕䜣》，《历史教学》19[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第[illegible]页。

[illegible]
府、景公府。

联军进城，如入无人之境，他们首先军事威吓，在城墙上架设大炮，炮口对准城内，然后把持城门，不许官民出城，又扒开城墙供自己自由出入，最后坦然出入宫殿、王府，以胜利者身份在北京城肆意妄为，耀武扬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者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在北京肆意抢掠、焚烧。王钟霖日记八月廿五日记载说：

[illegible]
火光遍天，喊声震地，千古大变，惨不忍言。

最为惨痛的是焚毁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王钟霖在此日日记眉批上不无沉痛地写道：

[illegible]

> [illegible]

圆明园被焚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极具标志性的国耻，如此惨重的国之大灾，在《清史稿》中仅有一句"圆明园灾"①，轻描淡写，似乎是别人家园子被烧一样，无关痛痒。由于史书缺载，其中诸多细节已难悉其详。王钟霖以一介微官，亲历其事，不惜笔墨，一一载述，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晚清以来，许多学人积极从事日记的撰写，内容以琐杂见称，举凡朝政、风俗、战争、灾荒等靡所不载，成为正史、野史之外的又一种史料。《王钟霖日记》所载史事，多为作者目见耳闻，"可以据此观一代政风民情"②，史料价值很高，既可证史，又可补史，当为治史者所用。

《家言随记》作者王肯仪，是王钟霖的父亲。王肯仪（[illegible]六八—[illegible]），原名肯高，字公垂，号蘧伯，又号退斋，行二。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成童，将应试，未入籍，阻。年十六失怙，母抚诸孤守志，艰食，日饮泣。肯仪为之心伤，于是偷偷离家，出居南关，后因母念子心切，辞归。从沈[illegible]堂先生于某幕学刑名，苦攻两年，即应聘知保阳谳局，后又依其表兄余文波太守于保定署者一年，东省当道争迎之，如

① 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十《文宗本纪》，第761页。

② 任尔文《咸丰八年全年日记》提要，俞冰《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第169页。

琦伕、恩朴庵、钟云亭、杨镇等皆倚重之，尤其见知于李复斋、陈慈圃两先生。先后在青州、历城、武城等州县理刑名，与济南文人何邻泉、花与山、谢锟、李廷芳等或为亲戚，或为知交。咸丰三年（1853）冬，应胡星垣明府之聘馆于招远。咸丰四年三月初，王贤仪在从招远回济南时于郡守西郭，"弃车拟食，忽毙于车"。

在保定时，王贤仪获安泰徐致初所刊萧山王焕增先生《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曰"道在是矣"。于是奉为性命，兴而依之。之后四十多年做幕府，尤不慎人命，重名节，刻刻念子孙。尝曰："佐治为人，亡九与，不可见功，然不可有过。"又作《申韩论》，撰联于库右，云："眼前常思立鬼，身后莫忘有儿。"

王贤仪一生阅历随处志之，结集为《家言随记》一书。子王锺霖曾持之求序于曾国藩，文正公称之为"有用书"。天津沈文和公亦谓该书"大端有四：择术、存心、立品、问学"，可谓精当。

《家言随记》共分四卷，卷首有曾国藩所作《序》，另有湖北钟祥张应翔《序》，作于同治二年夏日；历城毛鸿宾《序》，作于同治五年春日。卷一包括《申韩论》《佐治药言摘要》《张文忠公为政忠告节钞》《阅历偶谈》《王氏说》；卷二为《稽古略论》；卷三为《辙环杂录》以及王锺霖撰《历下四美诗咏》《历下七十二泉考》《第一泉记》；卷四有《交际心谈》《尚论景行》《桂攀敬日》《亲戚情话》《骨肉心关》《先祖妣赵太君遗言志略》《先妣谢太君志略》，末附《退斋遗稿》，内收王贤仪诗作12首。

王贤仪撰写《申韩论》，目的在于建议地方官施政时，以仁义为主，刑名为辅。诚如文前小序称："治乱由于州县，州县所重，尤在刑名。余由左佐治将四十年，恤民隐，重人命，慎名节，兢兢然无敢幸息焉。又必视主政者之刚柔厚薄而通之以道。阅历既深，恐贻咎甚，爰为此论，以质同人，并告诸从政者。"对于他的观点，时人赞同者众，短短七百字小文，引来好友李文珊、钟祥、恩特亨额、杨镇、张应翔、厉秀芳、陈宽、陈庆偕、董舒亭、花与山等人撰文表彰。

《闲历偶读》为王贤仪日常随想所记，并无固定顺序和格式，类似于随想录，但看似"偶读"，却处处闪耀处世智慧和交友心得。如论为官之道说："居官只一个快性，自己讨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负累，百姓省了多少费用。佐治者，亦当然。"又说：

> [illegible]选，然不可不知谙良之道。

此段文字，当为作者多年跟随地方官出任，眼见耳闻太多之后的总结，乃智者之言，为官者不可不知。当然，王贤仪不忘自己的职责，他一直深思如何当好幕僚，说："主人去官有美声，佐治者无与也，若有荣焉；主人去官有恶名，佐治者无与也，而与有辱焉。宾主同相关，不可以势利交视也。"

对于如何使用"无材之君子"和"有材之小人"，他说："多事之秋，用无材之君子不如用有材之小人，亦见到之言。然既为君子，未必果无材也；既是小人，有材亦当驾驭之也。"可见他看问题是辩证的，眼光是发展的。

《稽古论略》可看作读书杂抄，王贤仪在阅读古书时，遇有价值之言论，随笔记下，长短不拘，十分随意。如云：

> [illegible]可宝乎？

考证"汉上"为"舍上"之音讹而来，十分有说服力。

《辙环杂录》以记载济南乡土遗闻、风俗掌故为主，兼及作者做师爷的古迹风俗，如京、津、山东各州县等。书中对济南地理、山川、饮食、交通、歌谣等习俗记载尤为详尽，为研究清代济南民俗的珍贵材料。

如记济南之泉说："济南随地皆泉，南关黑虎泉旁数泉喷涌，西关五龙潭之潭西精舍泉喷九高，虽皆不及趵突之翻涌矗激，然倒而舍之，皆可作趵突观也。李格非，易安之父，尝著《济南水记》，今不传。别有《名泉碑》，不知何人作，总记七十二泉，迹叙申宫、灵严诸泉，而华不注之华泉见《左氏传》者竟遗之，又名多不雅，后人因七十二泉之名难以悉考其数，第泛之于口久沿袭，殆为俚所说耳。"济南自古以泉多而著称，王贤仪多方考证古籍，试图将济南之泉一一考证出来，但此事不知何故而停。不过，好在王钟霖后来撰写《历下七十二泉考》，弥补父亲这一缺憾。

王贤仪十分热爱山东，对于齐地风俗人文多有论及，如言："古言齐俗功利夸诈，以今考之，山东东府风土最厚，初不见有并驱从狼之习，或今昔不同耳。天津五方杂处，好尚儒雅，谐政涂习，或指此地齐说鱼盐之利，今静海间此利仍溥。齐桓公伐山戎即今永平府北山间也，山民居近边者，仍有犷悍之习。""风土最厚"一句，正为齐鲁百姓之真实写照。

文章还记载郑板桥在潍县传说：

> [illegible]先生所赞也。

[illegible]

> [illegible]封条于羸鞍上。

两则史料饶有风趣，极力颂扬郑板桥振兴潍县文教之功绩，又述其轶事，可为研究郑氏者借鉴。

《交际心影》乃王贤仪追记朋好之文，每人着墨不多，但能够抓住人物主要特征及交往经过，许多史料不见载他书，可补史志之不足。如清人李文耕（1763—1838），字心田，云南昆阳人。进士，两任邹平知县，政绩卓著，清帝闻其政绩，后升任泰安知府、山东兖沂曹道、浙江盐运使、调任山东、转任湖北按察使、调任贵州等。道光十三年（1833），致仕归乡。清人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八"李文耕论世局世态世味世情"，对李文耕生平亦有记载，但为泛泛而论，而王贤仪因为与之交往过多，记其说：

> [illegible]
> "有作为，奚为人做嫁衣？"噫！愧甚，感甚。

相较而言，王贤仪记载注重细节，李[illegible]之语"有作为，奚为人做嫁衣"，正戳到了王氏的痛点，非深交不能有此语。

《尚论景行》是作者根据各种史料和传说，梳理古代山左为官的官员，或游学东省的学者文人事迹，重在突出他们在山左活动的轨迹或言行，可称寓贤小传。

有记前人轶事者。如云：

> [illegible]

[illegible]

游天台，记石"刘阮重来"。

刘凤诰（1761—1830），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进士，授编修。超擢侍读学士，提督广西学政，官至吏部右侍郎。此则资料言其"典试山右"，不见载史书，且与阮元偕游天台山轶事，可称美谈。

又如记栗毓美说：

[illegible]

罗山人，名进士，世比之包龙图。

[illegible]

师夫妇者。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又字友梅，号朴园，又号箕山。清嘉庆七年（1802）以拔贡考授河南知县。以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此则材料中栗毓美与同学争妻一事，情节曲折，为小说、戏文之绝好材料。

与《滴论景行》之记外来官吏学者不同，《梓桑敬止》所述全部为山右先贤，以清代人物为最多。清代以前人物主要有姜微、伏胜、公孙宏、邹长倩、董仲舒、东方朔、公玉带、霍不疑、终军、王贺、王君公、祢衡、管辂、崔季珪、崔景真、刘殷、房豹、房玄龄、蔡琼、罗士信、贾半千、

何彦先、魏花、张揆、李定、李格非、辛弃疾、丁泉、杨宏道、周密、张养浩、边贡、李攀龙、尹同仁、殷士儋、张谐、张茂之、王道定、邢侗、李纲、张尔歧、康丕扬、蔺刚中、王士祯等。

有的史料十分罕见，如记毕世持时，连带记其弟毕世济说：

> [illegible]人莫之测。

毕世持与蒲松龄是文字之交，是《聊斋志异》中《马介甫》的作者之一。蒲松龄在小说结尾处写道："此篇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这表明这篇小说是蒲松龄与毕世持共同写作的。关于毕世持生平，王士禛《文学毕君子万暨元公权家传》及赵执信《怀旧集》皆有较详记载，而其弟毕世济生平则鲜少记载，此则材料弥补缺憾。

同样，文中也有清代历城诗人周乐的生平资料，云：

> [illegible]知非诗人胸襟。

周乐为大学者周永年侄，与金洙、李肇庆、崔凝、周炎资、余正酉和文安纪泠等人被目为当时的"历七子"，其诗激宕豪迈，有《二南文

集》、《[illegible]南诗抄》等著作，但是相关著述记载诗人生平只言片语，此则史料可谓丰富，当为研究者采用。

《亲戚情话》则为追忆戚友之文。王氏亲戚大都为人忠厚热情，充满情谊，无论耕田还是读书，总是积极生活，坦然面对困难，可谓晚清普通中国家庭之真实写照，于晚清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史料。

王氏亲戚中有秉直的官员，如其表舅尹竹农：

[illegible]云："无关荣辱者功名，有益身心者学问。"

亦有善良的农妇，如王锡仪记其姑母云："先姑母最仁慈，念纵囚苦，夏施药，令除虫秽，冬施大被厚褥，使免冰冻。清苑多系贼，念囚惰无业，命文浚兄令各习一门手艺，愈则贵之，艺熟案结，相劝谋生，不再入捕房。王官升去，众立，叩于路曰：'太夫人活我。'先姑母每语余辈子，为前张家使呵护过，迎入署，思富妇针，视读书之敏，若不负也。"

有著名学者，以王锡仪内兄[illegible]为代表，他说：

[illegible]

[illegible]孙。"人多诵之。

还有[illegible]仪[illegible]和之[illegible]的能工巧匠，他记载说：

[illegible]

[illegible]

骨肉心关，主要追记过世的母、弟、子、孙女诸人，文虽短，但娓娓道来，深情缱绻，如记母病之次子云：

> [illegible]母心，后经其地，犹若二桂树间依依也。

又记早夭孙女道：

> [illegible]者数年。

若将之叠入《归玄恭文钞》，真真如作于项脊轩中，骨肉心关，诚哉斯言！

《家言随记》为作者随想随记，并未成书。王贤仪去世十六年后，即同治九年（1870），王锺霖分判蜀永，公余开始整理该书，并在整理过程中，撰写了大量补注，可与王贤仪原文对照阅读。书成之后，孙寿恩为之详细审订，又寄给远在河南息县的王宝森审定校阅，在请长者作序后，在京城觅专事刻板者上板，因王氏家祠名"秦风堂"，故以之名板，刻好后，板储存京都琉璃厂中间路北翰茂斋。1997年，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未收书辑刊》，该书被收在第五辑，本次整理即以之为底本。硕士研究生徐红梅、丁春林、汪凌峰、武吉、路璐等参与整理。在整理过程中，王氏后人、河南工业大学王庆斌教授与笔者联系，将其所藏《王氏家谱》部分内容拍照发来，对了解王贤仪和王锺霖生平添一有力史料，在此一并深表诚挚谢意。

凡　例

一、根据"丛刊"要求使用简化字，但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则尽量保持原貌，如人名中的"锺"不简化为"钟"。

二、日记中多异体字同用，如"斌升县"和"斌阳县"、"章丘"和"章邱"，为统一起见，皆用前者。

三、日记中对同一人字号称呼更随意，常记作同音字，如"因晓山"和"因小山"，统一用前者。

四、日记中残缺处约略可计字数者用"□"表示，不能确定字数者用"……"表示。

五、日记中确系误字，用圆括号"（　）"将误字括出，后用方括号"[　]"括出改字。日记有脱字者，补字用"〈　〉"括出，衍字者用"（　）"标注。

六、日记中夹注部分用小五号字体单行排印，夹注中解释说明文字，则用圆括号"（　）"括出。《家言随记》中王锺霖在文中补注部分用楷体标出。

七、日记多有眉批，在整理中相关位置以小五号仿宋字体标出。

八、因是日记，故文中有不完整语，为保持日记原貌，不作补充。

目 录

王锺霖日记

咸丰八年戊午(1858)

正月

初一日 天气清和，合年丁人乐，家宅安平。叩各庙，贺众同官新年。命锺儿赴石花台寺拈香拜王给公祠（泉书院西邻）。

初二日 祭财神。

初三日 众及门来贺年：蔡同升、马传赉、康鸣岐、许瑞麟、李春光、曹本仪、郭凤池、赵元翰、张□申武生、杨长春、曹希曾（两位皆岁贡）、王秀山、[illegible]德武生。

初七日 赴县署，为孙箸亭太翁、临淄卅君行奠。神头镇康石先生[illegible]，偕子[illegible]林、侄荫林及凤翥、康鸣岐、康青云来。张小岑同年（铭勋，青州人，署[illegible]守备）、孙慕山同年（[illegible]，即墨人，署陵县事）来谈。

初八日 丁丙华兄（[illegible]人）自德平何[illegible]竹明府处来陵畅谈，住沈骏千刑席家，晚间回拜。

十一日 早，云。午间，起身上省，住水屋。是早，现任平原县刘明府思第（号重[illegible]，[illegible]人）推理陵县到任。余琢臣兄（浙江人，沈骏千高弟子）亦自陵上省，同住水屋店。

十二日 早行，晨冷。禹城南关外尖，店中遇徐笠仙盐经自德州公干回省，因同行。午后，大风，住晏城，日尚未落，歌者金宝、锺龄也，令唱至三更。

十三日 齐河北店早尖。午后到省，满街架灯，微起试灯，风。仍住谢纯堂大表哥家。

十四日　沿街锣鼓喧阗，青龙彩云，元宝蝴蝶，各色灯可观。纯塘大表哥家(叫)[斗]灯。

十五日　晚，到各街看灯，至旧学门巷李振之二兄处小坐。振兄回山西安老太太茶未回，其大令侄晓霞谒选铨莱城知县，奉到，已得饬知。

十六日　北极庙前人甚盛，红袖歌声，往来湖上，素称乐事。不到湖上玩赏此景已数年，约定耿知阁同年及其十二弟慧臣口同往。乃午间大风且冷，阻兴，曷胜怅然。

十七日　拜谒陈荣翁夫子，拜拜章帅丹表兄、天津候补府范云升明府、贵宾、单县知县，已保升花翎。张焕然仁兄，寄居，江南人，今日即用。杨西园太亲翁，并到西关百顺信衣庄，又拜毛仲云六弟，知乃兄寄云观察甚好，来接家眷。

十八日　赴南关拜年，晚间，黄柳兄来，送到张星翁信。李柚村兄、祝叔华兄、张少方诸君小聚。

十九日　在兴学行与伊斋传内讯、生保、盐局引场。旧守戎、右营李京塘小酌。纯塘兄外好举人徐仁信薮泉兄，办交署陵县事，诸君皆来回拜。

二十日　林仙根二弟来拜，未晤。赴雅鉴斋晤郑敏斋兄、耿知阁同年，约大有十二弟收藏佳字画，不下百种，皆年来搜罗旧家之物，长山袁它者收多。有新罗山人翎毛花卉大绢屏十二幅、香光墨迹大屏赤草十二幅，皆宝也。其区子甲马、曾夫人焦湘刺绣，并佳。慧臣十二弟质良用文者，可云"画癖"。慧臣正在英年，以广文候选，予赠联，逢传一副，并集句云："得天地春夏之气，以山水文籍自娱。"慧臣甚喜，遂请好绍酒，烧肥鸡饷予。知阁同年并令如夫人点面前关茶接爵县丁抢雪三世叔计病，[illegible]

二月

初五日　发家信。

初六日　巳刻起身，韩仓尖，住龙山镇[illegible]店。

初七日　章丘南关尖，[illegible]，住邹平西关。和[illegible]七律两首。

初八日　张店尖。遇昌邑张[illegible]，乃甲辰科同年张[illegible]兄[illegible]，内阁中书，礼部主事[illegible]兄，任直隶知县，丁艰回家，并同其令侄偕行，住辛店。乃汉邹阳故里。

初九日　[illegible]，住昌乐南关。与张世[illegible]兄畅谈，知曾署[illegible]，在任二十年，由佐贰荐至正印。

[illegible]表兄[illegible]昌乐[illegible]，因在昌乐买田[illegible]数亩，衣食不足，转[illegible]又难，正有进退不定也。到店来谈[illegible]四鼓。[illegible]表嫂怀孕已廿四月，[illegible]长大，而医者皆不敢确诊是病是胎，并闻近处有此等样者数家。

初十日　巳刻，将近[illegible]县，经大于河西[illegible]，见陈宅新建节坊甚伟壮，并即择吉开架，甚热闹也。到[illegible]县北关[illegible]尖，路[illegible]。店主人皆认识，遂通信于丁云[illegible]兄。余轿未接进城，至[illegible]家巷丁宅。多年至交，久别相逢，握手情欢之至，即取行李至西轩寄住。丁云[illegible]兄为其[illegible]。

十一日　丁[illegible]弟来。丁[illegible]四兄来，为赠号"[illegible]"。[illegible]兄大世兄名敦铭，为赠号"筱钧"。

十二日　赴[illegible]，送[illegible]一架。

十三日　丁[illegible]来谈。[illegible]二先生、丁希康三兄来谈。

十四日　赴大于河西，贺陈太夫人节孝坊。太夫人适陈君[illegible]杰，[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理建坊，并贺七十寿。于坊前演戏，又在别业设寿堂演戏。坊为道州何子贞太史书。城乡邻村官绅士民贺者、观者不下数万，车马喧填，极为盛事。演戏、酬客十日之乐。过午回，经小于河，入陈氏园小憩。园广十亩，苍松杂木，山池曲曲，花种四时，亭榭轩敞，极为雅观。犹忆癸丑中元同王芝山明府来游此园，蝉声噪耳，荷沼纳凉，盘桓两日一夜，真乐事也，弹指六年，俯仰生感。

十五日　拜丁韶棠世叔，见其新置房舍极佳，庭前黄杨近百馀年。又拜田怡棠先生复听，由茂才改运千戎。田沧同八兄、陈绥乡兄、陈秋陶同年未遇。转至南门外，拜魏竹桥、紫湖昆玉同年、郎晓岩先生昉、兄南甫昆玉、丁次居太史之翰、刘爱山、小山昆玉、刘龙川、惠川昆玉，皆未遇。郭南庐七兄。

十六日　诸公来答拜。无日不酒食。

十七日　王芝山明府自莱归上省，过潍小住，晤谈。

十八日　大雨连日，为诸好写条幅对联，又为张氏作建坊序并书，又为抡翁世叔作祭文并书。

十九日　早间尚雨。谢立堂兄来谈。莱州刘兄永春来潍，为抡翁行奠也。

二十日　在仓巷云濠兄半亩园赏花、小酌。园为吉坊陈雨人先生规画监造，乃陈公凤翰别墅。陈公以太史官知县，门第甚盛。今由三十年而式微矣。半亩园地未广，为甚曲雅。予前在潍，壬子春闱罢归，云濠兄、朴庵弟招予在园过夏，日与郎晓岩二先生并一二知好花晨月夕，岁暮方去。次年癸丑报罢，又在斯园盘桓者几半年，迄今思之，诚不多得之福分也。予于庚戌冬来潍，应王芝山明府聘以书记兼西席，并校试文。洎芝翁卸任，予即在半亩园寻乐。时南匪扰乱，省城人惊，接禾生二弟夫妇来潍，一家同聚。荣临付母子若孙亦来。

先大人适应胡星恒明府嵌合招远刑席之聘。招远在海之曲，车不能通，以南贼如此残害之时，而一家远隔，处此乐土，未能谋一保举，然人之待区区者，甚不薄矣。(附)王执心志幸

廿一日　赴潍东门外白浪河上观山西班演戏，甚好。

二十二日　清明。东门外河上有秋千之戏，游人不下十余万。是日又值大集场，河之东演戏，富家少年争放风筝，各色皆工，几百样，一快观也。

二十三日　丁韶堂世叔招饮，唤山西班歌者，时安范德伯酒，甚乐。四鼓始归。同席者王次宾、田梅亭、陈公威凤、丁兄吉亭。

二十四日　半亩园栽花木，食羔豚，甚美。连日海鱼大蟹大虾肥美，(淮)[潍]河鲤鱼四鼻孔更佳。又饱食银鱼，粗如指，味似冰鱼，鱼盐之利厚哉。银鱼，土人名王瓜鱼，盖其时有王瓜者即捕之。日次屏兄招饮不果，田梅亭先生、刘立亭九兄时来夜谈，闻陈世兄令嵩及田大兄等山皆中者。夜静无事，为诸友写扇及条幅楹联，连日无事，只有写字。

三月

初一日　赴半亩园看花，芍药苗杨一株，皆有数十年物也。

初二日　赴县署拜张许桥明府，号枝，直隶高邑人，丁酉拔，庚子副，并拜汪明廷七兄、陈康、钱鼎，次日均来答拜。

初四日　张许翁请酒，辞。是日大风，未行。

初六日　起身。六弟仁兄厚赠各物，刘九兄赠菜食，田梅亭先生送海物，丁梦竹赠交，已酉举人，三弟均候送行。晚住昌乐南乡，有宋建德旧城，古之乐也。离潍县西行卅里有伯夷待清处，南门"孤山"，有碑立路旁，并刻联云："兄让弟，弟让兄，父命人伦千古重；圣称贤，贤称圣，顽廉懦立百世师。"

初七日　南柳树尖，渡米河，水甚浅，住辛店。

初八日　张店尖，看王渔洋先生神道碑，经(商)[高]家庄，买(溜)[淄]砚四方，红黄花石砚二方。缘孝妇河行，日夕住(溜)[淄]川西关外店，一路运煤炭者。窑货。

初九日　午刻到博山。博山城四面环山，人家高下而居，远望参差，间以松木如画，河水清湍，曲折绕城。行到城门口不知城在何处。小雨。住西北关店尖。送信与张星桓仁兄，即命其轿派役来接到署，快甚。随即取行李入署。署中曲水映带，淙淙如鸣玉，大木背森，小鸟声娇，佳境也。送余银镯镜八色，贺其生子。

初十日　赴东门外范泉书院拜宋伯庭同年，宇霈，中州人，进士，未晤。时主讲书院在山半西院，亭阁回廊，泉汇入池，池鱼若珠者，长半尺。院花正开，牡丹极盛。院门引入清境。由时许，远望人家烟树苍茫，不啻仙境。邱永臣明府联："五六月间无暑气，三四更里有书声。"过北门外看砑山石成器，做大花瓷器者。渡河，至琉璃街观烧料货者，各色鲜明，如晶、如玉、如玛瑙、如翡翠。诸匠用炉手制口吹者，有人工之巧。玻璃乃山石研细以火炼之即成，其色则配合也。各省贩商交易不断。细者货料，粗者黑瓷、砂货，再下则煤炭。其窑所炼红土，天下人多夫以涂宫庙红墙，不减朱红，亦奇货也。转至西南山坡，上谒女娲庙，窑户所祀，恰与炼五色玻璃合。博山县名颜神镇，颜神者，孝妇颜氏也。庙殿下出泉，庙西为孝妇祠。博山俗称宝地，日进斗金，非妄语也。星桓兄有句云："泉有声似玉，山无土不金。"甚切。日夕回署，拜识各友。星翁请酒，为书"水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一联，付工刊板，悬书院。博山城内外多山泉，家皆引水绕出门前，濯衣涤器，甚美。水清深不二尺，故人约多寿，科第不绝。

十一日　早，宋伯庭同年来署，约午后过院小酌赏花。早饭后同刘文岩书记至城外买料货。午后同署中诸友联步，因赴北亭子书院刘名畅酌，同坐者钱从余年侄振宇、晓村同年、乃陶翁、伯庭兄甥孙王田兄。连日与星翁快谈，不至五鼓不止，惟私事心急，星翁坚留，难以久住。

十二日　卯刻起身，星翁已具小酌，并请定书院课文甲乙。辰刻登车，星翁送至署大门便道，拜钱同年系助、在西门外，青昌邑王文、张竹溪同年、瑞之，略谈数语。青未含古（漏）温，出西门外尖。午后

大阴，过山岭数重，至明水，小雨，急驱车至周村镇住。雨大

十三日　邹平西关尖。住章丘南关。早晴。

十四日　龙山尖，过午到省，住隆兴店之一品轩。南家巷路西

十五日　上南关及诸亲友家。

十六日　上姚家庄省墓。

十八日　起身。齐河尖。大风扬沙，黄水桃花汛来。水上大清桥西首，风（逾）愈大，车（逾）愈集，船不能拿岸，约二时之久始能渡过。住禹城廿里铺。食鱼甚美。

十九日　水屯尖。申正后到陵县，弹指将及两月。子女欢迎，鸡犬亦若喜主归者。家畜黑犬每闻予归，必奔迎至门外，而后之，左右之，摇尾而喜。何以知其喜？曰："狗笑在尾，马笑在鬃。"附志。猫生二子，可喜。

二十一日　赴署，拜韩澈泉仁兄，并拜钱鸠、程树恩二兄、首印、回家。山东候补州判林仙根二弟，时亦在收。簇识邹莹屏传鹏、沈菊芳二兄仰三、韩澈泉兄、表弟袁竹圃二兄，宣木，临朐人，时权陵田。孙缘由兄来拜。众及门来谒师。陵县文庙岁久失修，两庑及各祠皆就倾圮。前摄理现任平原尹刘承枫刚甫曾筹以来陵所得盐当、规银捐出，拟将大成殿、崇圣（祠）二祠先行修理，不致风雨。澈泉兄以予在陵多日，可与及门商办，合邑捐助，藉此大修。因即代拟一启及条规数则，并商之两广文先生，举同学可以董事者。

廿二日　开课。近得函，专送粘发，不肖亦出，为之快然。

四月

初一日　月俱。日入暑，与澈泉兄畅谈。众及门来，以新山长未来，请出题。为出四题：有人于斯，一而有，博学而笃志。

初六日　仙根二弟约同往看花于小华。董春农未遂。

初八日　仙根弟回省，托寄各信。为乃尊吉辉胡叔空。

初九日　山长张心农七兄其昌到。癸卯顺天举，峄县人，乃癸丑同牌，挑二等者。现署沂水广文。

十二日　漱泉兄开贺，早晚饮筵。

十五日　孙镜泉二兄请酒。

十六日　未初刻，自陵起身，日夕到德州，刁升同来买物。

十七日　午后，令刁升坐原车回陵。入州署拜张云骞夫子，畅谈两时之久。晚间，张森林世弟士魁来拜，云翁并送各物。写省信托送。

十八日　午后车行。头来云："适有浦台车自沧州赶到，以官价十一千二百文扣住，到京再赏一千文，半官半私。"因英夷在天津，车户多畏难不前，可笑。

十九日　辰正，自德州起身，过刘智，庙会尚未完。景州南关午尖，小雨。晚住漫河丁家店，饭菜颇可吃。

二十日　富庄驿尖。住(南)高二家林北大兴店。自景州来，一路麦苗不佳。

二十一日　河间廿里铺早尖。住任丘，半夜雷雨交至。

二十二日　出任丘里许，浓阴挟雨自西北来，行不四五里大雨至，赶至十二里之香林铺小店，略避雨，约时许，晴。鄚州庙会。过十二连桥，满河来往小舟，老少妇女皆新衣，乌云边插石榴花，各红缨映水，更为鲜艳。岸上游人，骑者、行者，老幼欢呼，游女结伴，无尘俗气。湖水澄明，秧苗芦荻，参差青葱，图画若也。桥外一船起芦棚供佛，人皆拜焉。询诸行人，為附近居民不能至鄚州拜佛，僧人载佛来此，就收香火，亦古会也。雄县南关午尖，晚住巩家营田家穿行店。

二十三日　固安县北关午尖。城内大集。是日大热，赶至黄村已交初更，沙山难行，颇形困乏。闻近来此路往往有骑马贼在东沟，地方偶遇数人短衣，驱马十来匹，不似卖马者，幸而交臂分南北矣。住黄村镇谢晓坡八表弟巡司公寓，畅谈一夜。

二十四日　晓坡弟留住一日，与南路厅尊费公大少君梅庵大兄

晤识。晚间写联幅。

二十五日　午刻，令晓坡弟坐车，从海子内走，甚平静。所云"黄羊四不像，百十成群，或食或卧于清流茂草之间"。闻地官人耕种不尚甚美，中一村落约数十家，未问何名，皆旗人居住，颇觉安乐。未刻，出海子南门，远见永定门，过南顶。申初，进永定门，仍住麻线胡同斌升店。顷刻，弓兵李永旺同曹生押行李车自南西门入，到店云："此设巡防处，城门讹钱太甚，不论官商男女，皆先要许多门口饭钱，而后送务。务上，又故作刁难，竟有无货车而费当十大钱廿千文者，并无明文，只云要钱办公。"亦于初权会合，若此受累者载道，称苦于吏务何济耶？是夜仍已住斌升店一月。

二十六日　赴同丰银局交兑，员外丁班捐足。令弓兵回黄村。

二十七日　店主因晓山二兄、海流全庆钱店王诚斋二兄及张二兄，约同吴春翁到鲜鱼口福兴园听大双和山西班，甚好。伶有名"八十者"最美。天德馆晚酌。早发专差上宜庄。

二十八日　赴顺天府大门内普济娘娘庙寓，拜分顺天知县孙立亭大兄，快谈片时。时在治中（署）署审案。午刻，入内城，往返几二十里，申初方回。晚，李子芬二兄来谈，小雨时许。

二十九日　令坐车回黄村喂养，并赏及饭钱十千文。午后，子芬兄李芰芳、十五表弟任芝阶二兄来谈。晚间，李少村先生来谈，二更方回。是日，由坤宁发寄家信，从黄村递寄。

五月

初一日　听春台部。张子固二兄自通州来京，同店住。袁德亭世兄来谈。晚赴贾生第二表弟处，谈至二更回店。微雨一阵。

初二日　听双奎部。遇李瑞圃大兄，恩子马城武举，新授京提塘。就道拜李子芬二兄，住在头条胡同泊提塘，候补兵马司副指挥。孙立亭大兄申鸡早来拜，子芬兄在店。二更分，雷雨交至，大雨至次日午刻。

王诚斋兄自海淀来。

眉批：孙立亭兄于八年秋间署宁河县事。

初三日　为李旻芗十五弟、任茂阶兄写条对。

初四日　听春台部。去年九月间，余三胜赴天津春台部，日减色一日，在广德茶园演剧两时之久，听者不过数十人。自今夏初，三胜重到该班，而听者过千人。三胜所演多熟见之剧，而盛衰如此。

初五日　在燕寓过节，买粽子三枚食之，聊以应景。

初六日　偕吴春卿到袁家园寿佛寺访秋帆老和尚，未遇。晤扬州赵某，约到禅堂小坐。对堂有颜鲁公"逍遥楼"三大字石碑，字大可二尺，古劲倔生。石刻精工，款识"大历七年五月一日"，未审从何处移修于此，墙内俊尚知者。和尚亦扬州人，围棋推国手，惜未晤面。相传其道自岁。问之赵某，云道光廿九年始来京师，投陈子鼎先生者，即□□帝师大存承。近愈七旬，时与诸人老手谈。宣壁字画皆什，中联为介春前相国□撰书。"名剂隐名僧，国师兼国手"，应非虚誉。

袁雪舟姻长来谈，至四更同聚魁店。

初七日　听久和班，见所传称张子久者，演《击鼓骂曹》，不亚张子英□□□。问此人，宗咏春，幼好戏，揣摩三胜、长庚、二奎诸脚色，而气律拟二奎。□年未用，诸优改之成班久和者，从其号也。听者亦近千人，计其所获，每日可得京钱卅千文。技之动人若此，此亦见当时好尚矣。二十年前，张二奎系部书张某之弟，貌阅英俊，声调更宽韵，彼时四喜班衰落不堪，购二奎登场，则声价顿起，中外无不知二奎者，亦无不学二奎者。官绅争唤二奎侑酒为乐，二奎亦俨以俊伶自居。其兄几加痛斥，或禁锢之数日，则四喜班便日减色，于是倚之如命者百家千家，而二奎之兄亦不能不听其出场矣。二奎一年所得约三千金，轻裘肥马，好搞红绸，日近贵人而登温柔乡，未知其福分何等也。今年来京，见其旧居宅，恍然如起中第，子久而祭而记也。

初八日 午后，张子固兄约听三庆，而浓云四布，雨意渐零。乘兴至庆和园，则楼上下无坐处，转而至三庆听春台，更肩足骈集，园主竟不来招呼。一时大雨如注，坐立不安，冒雨又至他园，亦汗气人声喧填，与锣鼓哄杂。看雨又将大至，因借行归店，雨亦随至。初不识何以如此人多，继思初九至十一皆斋戒日，十二日夏至也。

初九日 子固兄未上通州，因同到琉璃厂闲，游至前门外的回居。杜国晓山兄亦在，请吃水角子。午后，李十五弟来店，未值。日夕，予赴高升店找其一谈，彼亦同住，二兄外出。晚，写致谢四表哥一函。托子固兄发。

初十日 袁紫宇世兄来谈。早接黄村分司谢八表弟专马兵送来一信，当写回信，午后令回。

十一日 早间雨。午后任逸阶兄亦来约到神仙吃晚饭。又至宣安小坐，二更后回店。时各街安团防，各城设巡防处，备天津夷船也。阅《钞》，知胥介翁条问。

十二日 午到琉璃厂东门外裴文宝斋装裱识略，又到西河沿大成店任逸阶兄、李十五弟处，留吃烤肉、凉面。王部主政齐梅臣姻世兄云布来约吃饭，未晤。

十三日 借樵宇兄一谈，就近赴其姻长永泰钟表铺小坐，晤识其姻长郑二兄，铺在大栅栏路北。早微雨，日夕放晴，未……

眉批：是日游永定门南顶者甚多。

十四日 午前，李十五弟来约吃烤肉，一点钟，经过琉璃厂东门内，见有文采斋刻字店，（天）走近科直省同年录者，因买甲辰科乡试同年录一本，前所存者遗失，今得之甚喜。到大成店，同坐者有刘子厚大兄维翰，河南人，在崇文门东开设新合药行，与山东颇有事。晚雨由至，赶回高升店。宜斗巷回，并舒若阮庆有到银百余。

十六日 谢晓坡八表弟自黄村来京，住观音寺路南呂兴店。晚

间来谈至四更。李曼彦弟、任芝岑兄、袁德亨世兄均来夜谈。

十七日　赴前门一带闲游。晓坡弟、袁雪庐姻丈均来谈。五更大雨，因晓山三兄冒雨于五更赴圆明园带引。

十八日　大雨如注，一日未歇。过午，晓山兄回，知已升五官正。是日有约，到广德楼听双奎，由阻。是夜五更，晓山又冒雨赴园述旨："凡宗室放缺，有拟正拟陪者，及带引放缺，则所放之员于次日宫门述旨。恐一时中有传错之处，经本员覆述或是此人，或放系彼员，请旨示下，自睿皇帝始有此，可谓圣明谨慎。"

十九日　领部照之期，午八点钟赴到同丰号申明，先将照领来，所缴之项另券再述。晚到陈镜翁处，取来印结，赴内处用戳记，不及

眉批：介翁赐自画。

廿二日　推班，赐裕中堂奠，自园来。

二十日　辰正，亲到镜翁处取来大小结两张，并结同乡官工部主政安斋管结费，光禄赵吉甫八兄皆用戳记。袁德亨世兄邀同吏友马三兄到吏投结，注册候验，看分部。分部注明亦看其一十，结费银一百八十二两。举班乃正途，所以只用一半。

眉批：[illegible]推班。

二十一日　李十五弟来，晓山兄转假大衍送来，晓坡同黄村

二十三日　巳初，袁雪翁约到报国寺吃素面，同坐者王鹤畊三兄、任打君兄、吴春卿兄。寺在彰仪门内，院落方数顷，万木森翳，野花铺地，春来香气如云，成为万花寺，非虚也。寺僧成学貌清神，年七旬，具阿罗汉相。中殿塑如来佛、十八罗汉。殿宇宏阔，云明所建造。殿后壁塑观音像，并窑变观音一尊，高尺八寸，坐像神色如生，

衣冠如制，宝座上刊乾隆丙子御制文。神采异常，旁立内竖像，采质精细，然不及宝变之庄严，洵为奇观也。西厢悬乾隆甲子傅雯奉敕指画《罗汉妙音图》，指头生活大写意，色色皆入神，不知其指头有金刚杵耶？抑其广大神通耶？纸厚若革，长阔皆及丈，瞻仰久之。佛殿前有古松三株，近二百年，荫垂如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俟考。

僧之方丈尽挂当代巨公笔墨，盖来游者必留题，假寓僧房应试者多词林也。僧具素馔，凡[illegible]不精美，定俗肠为之清润。

申刻回店，买万元尖靴，钱十四千文。

二十四日　李少村先生来，言及邹霁生表弟病日以疫殁。

晓坡弟专人送稻米来京。此米出于蓟州乡间隙地，白如蔻，然其实成米只数石许，乡人收藏甚珍重，官必购其数斗赠人。谓有久病久药难治者，用米一撮，炒而神食，立愈，妙药也。晓坡弟以予偶患腹疾，特转乞送来，尚未尝试。属袁世兄带至天津上官川。晚间写致鹭洲四表兄信，拜马二兄。

二十五日　卯刻，令阮庆随袁世兄起身上丰润县之官。并带去白子布、玉耳挖、自折扇、手巾、石砚、山东酱、大头菜等物。赴保安寺街邹霁生表弟处小坐，适表弟妇自平则门回京。付结局[illegible]次。

袁雪舫姻丈晚间来谈，至四更回。

品斋买来万丝纬帽。闻天津议(合)[和]。

二十七日　夜三更后雨。

二十八日　辰初，雨大。早饭后冒雨坐车至正阳桥门，衣冠入天安门、端门，至朝房候验，看大臣，得晤新选山东兖州通判海别驾，兴，

惠人。三十二岁，由今已正略任矣。候钦派吏部尚书麟魁、侍郎文晶、穆兆仑、杨式谷、载崇、宋晋、富廉、黄赞汤。

给事中仙保、吴惠元、福称、张修育。

御史隆庆、普安、林之、陆秉枢。

午正，在午门前阙左门验看官，就地铺垫子，分南北面对坐。郎中至知县皆立，背履历，依式背毕。背履历，以其不能带引也。先验看月选京外官毕，即验看分发各官。陈西峰世叔来送验看，马启南二兄侄扬在内照应一切。午后即出，天亦即晴。就近拜刘春浦兄时值、吴马仁指挥陈西峰世叔、马春山同年、冒两、于学道，同店叙谈。

二十九日　写家信，仍由提塘递德州转送，并上张芸师禀启，请为通候，并附韩君宋兄、孙徐泉兄各函，明日发递。

三十日　雪翁约到聚魁店，同王鹭峰二兄护任扫墓，与吴春圃兄手谈。申初，大风雨时久。

六月

初一日　辰刻，刘春浦兄来拜。午刻，又至袁雪翁处与各丁谈。申刻，小雨，浓阴。饭后回。

初二日　马春山武同年、冒两、于学道、李复芗十五弟、任尧阶二兄同在报国寺吃午饭，素菜皆精洁。闻陈粟师初一日晚自山东到京。

初五日　雨。到吏部候签，掣得兵部。

初六日　初伏。各寺观香火甚盛。欲到宣武门外看洗象，以大雨中止，闻只有一象，巳刻已洗毕矣。

初七日　拜客至陈粟师宅，以在大觉寺，辞未见。闻不见客。

初八日　与王鹭峰兄、袁雪翁手谈。

初九日　袁樾亭回京。

初十日　兵部武库司书办孙来，知会到部。

十一日　先到武库司拜，识桂德山印君林，嘉印、石子高二兄峻，带见掌官全大人庆，号云门，壬午翰林。当即分司，予得车驾司。武冲峰四兄钧，廪生，山西人，郎中，武库司。马伯恺兄奎，号锡之，南，乃前官江西九江总兵，讳雄，蒙恩钦赐举人，世袭恩骑尉兼云骑尉主事，分武选司。王霞举二兄轩，山西丙午举人，分职方司。又见掌官李大人维翰，号西垣，山东胶州人，荫生。

十二日　子初，坐车出西便门，上海淀捷报处小坐，诸公及带见印君皆到，随入园东门，至奏事门前恭候，候见掌官载大人舆。又至福远门外恭候掌官朱大人凤标，号桐轩，至上前谒见。初到圆明园，得见王公相将，百官咸集，诚幸事也。出园即至翰林花园谒朱大人，转至杨家园恰王府谒载大人，三角地谒春大人佑，均未见。回，走石路进西直门，至丁仪胡同春大人宅谒拜，未见，遂出城回店，方交午初也。

十三日　到部中候王大人茂荫，号子怀，安徽壬辰举人，未见。遂到北皂城角拜全大人，回，至西河沿大成店李十五弟处吃早饭，少憩，即至上斜街拜李大人，歙县会馆拜王大人，均未见，遂顺便拜客。天气太热，过午回店。

十四日　无事。到车驾司任，至本司。

关帝福禄财诸神前拈香。又至本司。

杨椒山先生祠拈香。传书吏名忑引拜武选职方、武库司各同寅，用贵思农帐。回至本司，拜识掌印治筠亭兄昌、王尚卿大兄垲、庚大兄敦敏，号厚斋，及诸寅好。午间，回至大成店，饭后出拜各客。

十六日　夜，雇车下园子，吴春卿兄同往。

十七日　卯刻，到海淀。吴春翁先到全庆钱店，予遂至捷报处，与同分部之武冲峰四兄钧、王霞举兄轩、马伯恺兄奎随桂德山兄林、文汉初兄启、石子高兄峻同至奏事门前候见春大人佑。是辰伺候皇上，在出入贤良门伺候一辰刻，天热甚，遂回至全庆，与王诚斋二兄略谈。饭后，坐车至万寿山南十七孔桥畔小立，见乾隆乙亥所铸[昆明湖

时届午，楼上饷。远望西山碧云寺、卧佛寺，苍翠深蔚，屏拱其后，前潴湖水，芰荷掩映，楼台参差，如到蓬瀛阆苑。徘徊久之，忽见由北黑云浓起，远雷殷殷，半晴半阴，雨欲飞来。因由堤至路过桥上，远近稻田一望如画，而风由襟至，凉气涤暑。遂驱车回至六郎庄，雨点打荷有声，河干浣女，皆乘生涯。为雨所迫，而目未尽，回至全庆，冰浸鲜藕，蕴于菱芡，快人心脾。小雨至起更，而热气未退，蚊蚤扰人，终夜不能安枕，颇形困乏。

十八日　饭后，王诚斋兄、周晓山兄早同来，欲出南山寺未果。吴春翁同至西直门外，欲听久和部，未果。予遂入城，拜桂、文两公，出宣武门回店。

十九日　与王诚斋二兄、吴春翁、周晓山兄同听大双和山西班。

二十日　赴潘家河沿拜黄小云兄不晤。北城兵马司副指挥贾聘三世兄来谈。分顺天候补府经。

谢晓坡八弟专人来函，云：南路分府曹少君康甫兄，分顺天候补从九，忽得霍乱症而逝，年甫卅。与之至好，属代撰挽联："客邸曾居者数年，方庆金兰订交，高书古年多得事；忆为别才十日，讵意微疴永别，传来凶讯尚惊疑。"为书绫对，交来役即回。

二十四日　午偕同黄公祭关帝庙，有分香资千文。早回吃面，到者卅来位。

二十六日　友人约到南西门外，西南行二四里之诚家顾园午酌。园之四面背水，环绕芰荷，众树周密，鸟声聒耳，入目不烦。诚公由侍郎归老，修筑斯园，亭轩台榭，极为敞豁。日与一代巨公卿饮宴诗射，不减香山洛社。丁丑春，来此园雅集，园主已租与土人开设"嘉荟山亭"，酒筵十盛，游人不绝。相去五六年间，则屋宇半封，轩廊倾欹，厨虽设而无人，茶有灶而不火，盛衰之机于此见之。惟门前荷花艳娇如昔，顾园主人所制木片八骏马及烧窑诸物，远望犹有生气。是日天甚热，园丁无以供客，取鲜藕，剥甘堆满案前，颇足沁脾。从村中觅得雏鸡一只，煮以佐酒。日久回车，兴殊不畅。

二十七日　赴本司与印君洽公呈及书假期前印结行，明请假回东措资，当即同堂允准。

二十八日　吴春翁约到广德楼听四喜班演戏《目连》。场上先出十八罗汉，又摆设观音宝座，各色灯（采）彩花鸟，以及消息狼马犬鱼，动跃如生，观者喝彩，极一时之盛。又接唱《思志诚》，群伶大小儿五十，皆艳装娇媚，争媚人目，年少公子亦兴皆狂，楼之上下无不起立喊呼如救火声。闻系外来候补大老官特点此剧，所赏将四百千。唱毕，群伶之佳者皆卸（装）妆，随大老到福兴小酌。在彼自谓人生难得之乐也。

二十九日　约吴春翁听三庆班，无一戏可观。夜雨，未时立秋。

七月

初一日　雨。午后买物。邹翼生弟大病。

初二日　收拾行李，赴买各物，雇备好车。夜凉阴冷甚。

初三日　巳初，起身，出前西门，一路泥水，始知夜间城外大雨。未刻，至黄村镇谢八弟处饭。言及夜间雷雨大作，而京城内不闻也。是晚住谢八表弟处。

初四日　庞各庄尖，住东沟，泥水难行之至。遇林四兄夔甫，为令伯石樵丈端公丧事来京，今回山东也。

初五日　孔家马头尖，住雄县南关，蚊声如雷，兼有蚊猛者大如蝇，刺身若锥，顷刻起粟，竟不合眼，不知土人何以过夜也。

初六日　早过十二连桥，两（傍）旁荷花正开，宛似人画。午任丘尖，住河间廿里铺，间有蝻蝗处。

初七日　武家桥尖，住富庄驿，一路土道矣。

初八日　漫河尖，住刘智庙。午大叔有乐处，以要钱分外也。

初九日　天明起身，午大泻肚不止。辰刻，至德州，米市角林家店吃点心，林四兄换银后上黄河涯尖。午大吐泻不止，请人诊治，云

系重霍乱，急不能好。车夫情愿不送到陵，因付车价九百文全清，外酒钱七百文，另雇单套车于申刻到陵。夜半后大雨。

初十日 早，大雨。午间，德州林家庄店主来，云车夫已于夜间死，盖近中此等症伤人太多，京中尤甚。因将车票并上张云骞大令一禀，求其即验关文至乐陵县，取蔡姓家中人来领尸，令曹升同林店主上德州。雨大半路，即住。

冒记：初八日午后到[illegible]

命亡哉？可见事皆有定也，惨哉！

十一日 大晴。与张心农七兄畅谈，众及门来贺。

十二日 曹升自德州回陵，赍到张云帅一函，知已亲验车夫蔡姓，并即备关文，于次日专人上乐陵矣。

十四日 陵县广文王二兄、[illegible]锺九，号右[illegible]，黄县贡来谈，到任两

月矣，兼理张司训淑麟。同德平本学。

十五日　中元节，祀先。午后，大雨如注，满耳瀑声，院水深数尺，门前大湾水与街道通，一夜不止。

十六日　早间尚有阵雨。发河南、德州各函。[illegible]

十七日　半阴半晴。

十九日　先祖母赵生忌。

二十三日　[illegible]直隶任丘人。

二十四日　舒祝三令尹来拜，谈许久。祝三兄由[illegible]军功，荐保升知县，六月到任。

二十六日　出城视稼。时与广文王有桥[illegible]兄印维九及山长张心农七兄畅谈。

数日无甚事，接张星桥制台讣文。数年至好，忽闻逝世，怅然久之。

八月

初五日　丁祭，食胙肉。

初八日　欲起身未果。午后雨。

初九日　起身，住盘河镇，即古钩盘河也。

初十日　住辛集。去年此际，一路大水行舟，今则禾稼登场，比户合乐，既无蝗蝻，又免水患，[illegible]人也。

十一日　午后，抵省。自洛口渡河，行至黄台山下，稻田如画，缘畔而行，远望山水城林，苍苍郁郁，流水小桥，老人垂钓，或二三村民于垂柳浓荫中杯盘[illegible]，可羡之至。入城，住谢大表哥家。

[illegible]

十五日　同秋同年赏月，天阴未能见月，怅然。闱中三场平安，首题子贡曰国人皆知我乎。亲友皆多得意者。正考官为湖南乙未进士郑小山先生(敦谨)，前曾任郑州府，后升至河南臬司，改大理正卿，并留山东学使。副考官，为河南进士[illegible]，现任吏部，印时[illegible][illegible]然自拟一艺。

十六日　赴各友处阅闱作。至运署高晤李菊农妹倩，并晤李虔城仁兄，不见者将十年矣。

十九日　写致山西高州李小云表兄信并寄，令曹太前往。

眉批：首道黄观察笠山带兵赴雪。

廿日　(走)赵醇甫同年来谈。

二十三日　考优贡出榜，本取正四人：马德舆、王[illegible]、钟秀、李昶熙。号叔清，行三。

二十五日　谒李宗甫滕大人，并拜各亲友。

眉批：闻人言，天将明又有彗星见于东。

二十六日　崇雨舲中丞大人启辕赴济宁。闻贼势猖狂，不下数万，分五色旗，先出黑旗，各处放火，人心大恐，必乱；再出白旗，抢衣物；再出红旗，杀人尽；后出黄旗，为贼首。城武、曹县一带，妇女遭难者不下三千名，尽为贼掳去成亲，令人眦裂。所抢金银衣物，几千百车，马匹更多，贼遂有马队，所过地方为之一空。东省雨旸有秋，各乡柴草堆集，贼至先焚火，光烛天，人即乱逃，贼智可恨。闻单县练勇得力，全借绅助，县城屡屡重围，贼不能得手。而城武、曹县则不堪矣。城武一缺，乃外表姨丈盛小嗣明府者，以留省办军需局事，以彭竹坡兄往代。彭竹坡兄候补有年，在东廿年，家累已极，借此代理以活，而遇此惨难，闻其妻妾女尚无下落，太夫人亦不知存亡，而竹坡被贼刀

枪扎死，惨哉！崇雨帅大少君[illegible]于中秋在京去世，闻亦系瘟疫。京中外瘟疫流行，患者半时即死。夏间京中伤人太多，而山东亦然。张星才同年[illegible]、李枕山副车[illegible]、常茂才[illegible]皆相继患疫殁。

连日酒食。宣纸李润[illegible]别驾[illegible]，行六，山东候补，乃李莲园、[illegible]塘、竹生诸先生之弟，[illegible]公子也。同席两次，并承招饮于杏花村。

[illegible]全书》，甚好。

二十七日　李菊农弟生日。连日为人写字。

李[illegible]之二兄、吴春卿兄皆招饮于昆陵小饮，晤李幻桥七兄，时为荣成明府李小霞兄度支。

[illegible]菊农听春台于江南会馆。

二十九日　[illegible]

三十日　尹菊田同年、吴春[illegible]同年、丁和轩皆来谈，遂与耿同年、和轩兄到平陵村小酌。

九月

初一日　菊农约吃饭。

初二日　[illegible]菊农弟新[illegible]赴钱家庄上坟。

初三日　[illegible]，遂到毛伴云六弟处晚饭，为写楹联廿付。

眉批：送李枕山赙敬。

初四日　赴南关杨京家处，为子安夫子题主。午后，雷雨而归。赴金慈华表兄家，未值。

[illegible]雷，此又雷。

初五日　早，毛仲云六弟令肩舆来接至伊家，为写喜联及他友围联几六十付，晚归。

初六日　杨叔濂姻丈来。午后，大雨至夜，几次欲自取同年外[illegible]决，由[illegible]街深水，冒雨至庙前而回。[illegible]同政，连日同校[illegible]。

初七日　夜[illegible]更前，同馆知阎同年到贡院墙根听晓报。传闻历城中十多人矣。及出榜，解元为博兴杨公德毅，第二即历城严组诗，第七名沈葆淳，十一名刘鹗，又有安之、费九青、程亿、陈大鹏、张英麟、高鹤鸣、李学海、武喜、陆敬宇。又有同榜楚冷馨、马中和，共计二十人，盛哉！

[illegible]田稻熟雁来时》，得"田"字（杜荀鹤句）。

初八日　同好拟作贺高之甫，为集[illegible]数字一联："[illegible]凭寺润，齐[illegible]排[illegible]抱城来。"[illegible]

初九日　自[illegible]至乡，大雨阻兴。李菊农弟命车来约，冒雨至其所由常小酌。同坐者其堂叔博泉、姻丈海、前江西县丞文巡行，现拟捐知县。

初十日　同诸好至平陵村小酌。

十二日　[illegible]起身赴泰安，由山路[illegible]，偕张[illegible]值北兵赴南，各

兵纷纷，因在高姓小店后院住宿，亦佳。

十三日 早行，见近岱各山皆云，云起如釜上气，顷刻浓如拥絮，由南向北，须臾合，山或半见，或全为云遮，回望已布满寰区，所谓"肤寸而合"，泰山之灵如此。日头尖，日落住泰安南门内遥参亭前悦来店。北兵又住满南关。

十四日 午间至遥参亭前闲步，忽遇尚斗文大兄携眷，坚留小住，谆约十五至玉皇阁小酌。过午，至迎春街仕内初妹丈家，晚饭时在县署刑席。

十五日 午刻，尚大兄自南乡伊家宅子里来城，即约至山足之玉皇阁，而王讷道士及管云道士拱候在路旁。到阁上赭芝山房小憩，得识卢星舫兄，汉仲，山西拔贡，为甲辰同年，卢运甫同族兄。又识李公竹铭，在城内开翰墨斋，尚大兄之世交（少）稍迟识。又见由舆来者，为扬州程梅亭兄，时为县尹吴棨秉明府之书记。又有斗母宫之妙仙尼僧亦到阁，及在赭芝山房开尊畅饮，并为诸公作字若干，至二鼓。月下山之东南徂徕山间，始步行回店。在玉皇阁得观所设孙真人坐化本身，手足皆干而不脱，两腿品坐，皮犹包骨，头则略加泥塑形全。访旁立碑铭，知真人为河间府南皮人，康熙间云游来此，用炼功坐化，时年九十余，遗嘱其徒勿掩埋，用缸合扣，三年后启视如故，因为立龛以祀，迄今百余年，而骨与皮筋尤串（并）相联，无脱落，自是有道功者。第久现人世，终虑伤及王涵，师云皆议另塑泥身于原坐处，将化身评为掩埋，立碑以记，庶亦慰诸合真之道也。回店，知仕内兄午后来拜，约次日吃午饭。

[illegible]：“[illegible]
堮献赋，印在泉上亭中。”

十六日 尚斗文兄约进西门内大街李竹铭兄甲午之翰墨斋小坐，与卢星舫兄快谈，为诸友写楹联

十七日　辰，初刻，肩舆出北门至斗母宫，于石琴房中饮香茗半盏，石琴为梦仙之徒。舆夫吃饭毕，即登山。一路鸟声上下，与泉声相答，夹磊路皆柏，已长成。至伏虎庙五大夫松下，皆略息舆肩。坐观山势，青色奇状，难以形容。过快活三里，飞瀑直泻，隅有竹声，清泠洗耳，直仙境矣。再上至对松山，两壁无杂植，松生石隙，人力莫能至，大者合抱，微风谡谡，万虑皆空。下视州城如斗大。石上偶坐，欲吟一诗而无着笔处。忽忆家乃青乡兄有句云："似闻上界神仙语，不信人间道路通。"颇觉其切。山东岩下一带，红墙为梦仙龛，前郡守廷公偶梦与酉南田其一述，忘之矣。在此处盘桓，遂立祠，后人祀之。秋色斑驳，山石作五色，静境中忽闻松顶鸣者为红嘴老鹳，对飞颉颃，其声清脆可听。再上，志前人镌石壁字，皆方及丈者如张屏，有"从此看山，到此始奇"等语，乃知至此方可见真泰山，自下见者皆他山也。然无群山拱环，那能成泰山之高。又见吾乡太姻丈魏敏和先生留刻"龙门"字，古人登岱留题极多，因远年深，皆为石花苔草封没矣。再上，至十八盘，盘皆直立，若不可登。舆夫喘息(漫)慢行，步步戒严而上，余亦惴惴然，但仰望而不敢俯视。盘道旁植大铁环为栏，为步登人引而上者。至南天门，风(冈)刚而直，急以袖掩口，心略悸。放入门，转东至(买)麦香猪家小坐，舆夫亦吃饭，遂请元宝香纸，至东西庑下观御碑。创者尚易辨，其和阗王者高丈余，宽五六尺，厚亦二尺。余皆康熙年间立，不知当日费钱几十万、人力于几年上天始运至岱顶也。又步上，至东岳大帝庙前叩首，至殿后观唐太宗隶书(磨)摩崖碑纪泰山铭，字尺许，高几穷目力。碑旁崖石刻字极多，半为苔封，有"大观"二字，未审何人留题，尚不毒也。再上，至玉皇殿叩首，殿前露石一堆，为泰山极顶，"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矣。今登此顶，畅幸之极，盖戊申九月登岱未至此顶也。玉殿东隅有廊可坐，额书"烂日养云"，下视后石坞，万松参差，村落曲折。舆夫告予云："是间景物最佳，春来桃花尤胜，山境险阻，游人甚少，四乡进香者往往经此而上，然非近山之人足不穿者鲜也。"涧中生石鳞鱼，鲜肥异常，武

陵源不啻也，神往久之。玉皇阁门外立秦皇无字碑，碑上有顶，高而方。相传此中有字，外乃石函耳，然终无好事者启而观之。碑东面忽露一"帝"字，未知何年何人所为。碑旁立一碑，为大名张铨题诗，云："莽荡天风万里吹，上尚金简至今垂。谁将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王无字碑。"词意相阔，足以相称。四旁立碑无数，有"巍巍"、"荡荡"者，其他难以殚记，然皆不若"岩岩"二字之赅括也。东面有日观峰，极欲留宿，与老道同榻，五更观出日，而独自登临，张无同志者，徘徊久之。舆夫以日将夕催之归，兴有未尽。东南有舍身崖，愚民每有捐命者。崖下临万丈峭壁，石尖嶙峋，俯视即战栗，莫能自持，白骨隐隐留石壁下。自徐树人先生严禁后，堵以高墙，有严饬地保、庙祝时相巡查，舍身者少矣。山顶只有山菊，红叶草多刺，点缀山阿间，如设色。无一树木。道人云："山顶(因)罡风过甚，兼之不时出云，雨气氤氲，无树可以生者。人居山顶不能过十日即下山更换，司香火住久，则面目黑瘦矣。往往室中云起，开门驱之，不能设灯火，被褥须时时晒之，否则，须熨以火。每只出云，对面或不能见，亦或山上日出，山腰如堆絮，山下已大雨矣。或于云雾中见，若火蛇蜿蜒者，则电也。"泰山为五岳长，非泰山云不能盖其森，云从山隙出，初若丝缕，渐出渐满，而与四山之云合则作雨，亦或云出不雨者，非作雨之云之处也。若从某处出，则必雨，山上人皆有验。东岳主生，所以为五岳长。相传鬼如超生，必至东岳神处点名。岁在甲寅冬，同毛青衔、李小相儿、小成儿在齐河防营，夜焚符请乩，忽一鬼至，书云："姓余，名国馨，字子兰，携李人，少年入营，游食江南廿年。癸丑金陵之变，殉身于陆立夫制军节署。"盖其幕宾也。余及妻子，且呜然若闻泣声。其子乳名桂儿。问其何在，则又书云："赴东岳帝君前点名。"问何为，云："早超生路，从知落叶"云云。不尽皆无，东岳主生，更非无因也。自山顶四望，见前见之高山皆若土阜之在平地，似不能数例者。西望一顶，上立一石若门，山人云："此名西天门，乃天生成者。"北面亦然，东面未及见，知山顶四门也。顶之西为孔子殿，乃孔子登临处，旁一碑，刻"孔子小

天下处"，拘矣。又一碑，刻"果然"，更为不通之笔，可笑。东方一大，岱居其一，古今登临不乏传人，而忽忽与草木同腐者，正不知几千万人，愧然七尺躯，自顾无所表见，踽踽山顶，泫然涕下，不独见岘山之叔子也。欲多留片时，而舆夫恐天晚频催，不得不回舆而下。下山之速，足不能停，更不敢俯视。回至朝阳洞之上，前夫失足，将余掀下碰伤额鼻，险哉！再高一步，或下一步，必从高磊滚下，莫可收止，真有性命之忧。惊定自思，乃知"父母在，不登高"之训为至言也，今则为鲜民矣。然予于予是由使或伤耶？上山心乐，下山不觉悲从中来焉。因命舆夫小心退行，亦亡羊之戒也。舆夫上山，数步一换肩，面东忽面向西，俾可看两面山景，所修磊道有十数磊则一平地数尺许，为舆夫息肩换步地。自道光初年，吾邑魏致和先生承修后，日有冲损，亦间有粘补之者。一经夏雨，山水暴涨，建瓴直下，磊石多坍塌者，山灵似警予设法劝修。闻僧上生息亦不少，近不识当道作何支消去，不及此修理，再久则非数千金不为功矣。况近登岱者岁不下数十万，男妇磊路如此，伤人必多矣。闻诸山中人，每年有自上滚下殒命者，险哉！余以力薄言轻，不能即见当道急急劝修，一罪也。耿耿(于)于怀，(河)何日忘之？归路与樵子并道而下，晚雾归林，烟云满山，如在画图中行也。闻泰山发云既奇，而收云更可观，各山之云仍归各山，其收如吸，恨未之见。日落到店，县中将舆夫锁去，并及其夫头，欲加重惩。予知皆苦人，伤予不甚，计其心亦悲，遂急命人持名帖乞恕，因即释之，一快！

十八日　早，尚斗文兄、李竹铭兄皆来看予，杜肉初亦来，并邀吃午饭。

崇南黔中丞夫子自曹属旋省，晚住辛庄。闻曹属一带土匪回窜，难民甚夥，而列保者不少。更异者曹县王毓八月十五日在省畅饮，不辞不即行，致曹被大扰，退遇回署，又不安抚，反以八月十七日带勇复入城，入保得奖。

二十日　拜吴紫东兄，转谒参军胡晴江四伯，知为小怀世大兄完

姻，女家为湘闽制府王春岩先生之女，君于帅

怀江夫子在福建道任内结亲也。

二十一日　赴小怀兄处贺喜，吃喜酒。午后，同卢星舫兄至岱庙观古柏，绕至雨花道院，见徐树人先生联云："雨不崇朝遍天下，花随流水到人间。"已见於苗梅林先生《楹联丛话》。又见吾东胶州匡雀泉先生联云："其雨不崇朝而遍，于山见泰岱之高。"院南墙嵌魏敏和先生所刻当时诸名公赠章。同至黎明道士房饮茗，观温凉玉圭，并赠予青祥草一茎，云产此山东，有瑞气，乃某年某府定亲王命乞由留此者。又看观康熙、乾隆宸翰石刻。同至青参亭右小馆便酌。胡晴江四伯叠遣人来约晚膳，因即更公服前往，同座为福禹臣先生，杯酒畅谈，四鼓始归。胡四伯处西席为刘子卜同之祖孙，同宸兄。

二十二日　吴慕云兄请吃早饭，酒菜良佳。

汶上差人归齐，仲厘兄惠廿四金。

为车夫许姓写致淮宁一信。

二十三日　尚卜文兄约至南乡宅子庄伊家中闲游，李竹铭兄同去。庄外山河名曰曼河，秋水青峨可爱。晚饭具有山河鱼，甚美。二鼓始归。

二十四日　卢星舫兄约至玉皇阁早斋饭。午间同至王母池，见匡雀泉书联云："碧帆深护吕仙洞，仙蝶迎来王母池。"盖云太常仙蝶也。星舫兄云前七年闰鹤泉来游至此，所谓"蝶仙"者再，而黄蝶忽至，或飞于帘，或止于衣，伴其吟，看其变，与人有缘，不远千里可顷刻至，殆神化者也。相传有明忠臣某国后难而化身者，其形所现不一，而黄者居多，故京师文人好事者写《仙蝶图》，律赋有《仙蝶赋》，一佳话也。玉皇阁下有白鹤泉，匡雀泉留句云："为问胜地谁知己，与星舫兄为丁酉乡拔同年，故云。似与名泉有夙因。"玉皇阁前客座一楹，对城一览，景物良佳，星舫兄为题"野芝山房"，以魏隐忠王《飞龙篇》有"手折芝草"句也。联云："入山不深，大市已远；招鹤同隐，酌泉自清。"其稳

洽。西邨吕鹰甫兄谷，两行孝廉，袴言，与予合交。书联云："野鹤池边松最老，仙人掌上雨初晴。"书法不甚经意。鹰甫以教习在京未满而归道山，闻其少君读书尚未成，睹此联，感慨系之。

[illegible]云。"集右军字。

待鹤山房门楣上尚斗文兄拟挂一额，并打柱对，属余题字，因白鹤泉题曰"待鹤山馆"，跋云："戊午重九后，登岱月，尚斗文兄邀卢星舫同年，觞余于玉皇阁上。泉声如昨，白鹤不来，诵东坡'招一放'之歌，玉函道士怦然而作，为建山馆，以待鹤归。少焉，月上徂徕，林烟中宿真人者为梦仙尼，松下立谈弥增清兴"云云。又书联云："泉声思白鹤，云影近红尘。"又为岱庙道士源明留赠一联："一声鹤上汶阳阁，万古松凝岱顶凉。"志之云："道光戊申秋九月登岱家，乃吉孝廉约余于斗母宫，属为源明留赠楹帖，予字拙劣，未敢即作。咸丰戊午重九后五日又来登岱，乃践前言。弹指十年，源明盘健犹昔而乃去，弗化鹤归来。临书，怅然久之。"

眉批：赠尚斗文兄号曰"兜安"。

杨西屏姻世伯自省来岱，登山时，快谈片时，赠吴紫宸兄扇对，遂赠予[illegible]碑一部。拓此甚不易，云伤地保以杉木数百，扎高架，须月工，方拓得十部，非官力不易办也。

又赠予泰山小石刻数种。

王母池有老君堂西墙立武周鸳鸯碑，字甚完好，恨未拓归。

岱顶有青五色，华美可爱，因携归数块，亦"袖中东海"意耳。

岱顶产紫石英，殆紫晶之苗。玉函道士赠予白石英如钢顶然，晶然有光，山灵所钟也。山麓悬崖处望有月色者，九三丈。星舫兄云见

桧者用长竿拨落者如珠，或月砂所现欤？

又闻岱顶西馆有大白仙鹤，隐见不时，人不能近，亦不食山下物，岂仙禽耶？

普照寺颇可游览，匆匆言旋，留俟异日。

逆灏自上，最畏热，力夫向性急人取之急则挺然而远去，或落山石上，见日即化，其气多潮云。泰山山半有壁上刻碑曰"万丈碑"，数十里即可见，隐隐自方石，不见字形。余以千里镜远取，盖亦隶书，第不辨何字耳。想亦唐刻，俟取《泰山志》考之。

泰山山鸡红嘴灰毛，有花如锥，比家鸡小而肥美如雉，盖食柏子、草实者，生在山坳处，其行矫捷，不易取。初生者，甫出壳即走如飞，山人以鸡引之，而用食食其足。鸡分春秋，春雌而秋雄，未识何以知性。时有买归养之者。

对松山下至红门盘路旁多居贫民，即石叠墙为屋，覆以山草，开山种地，男守户，女及幼者跪路乞之。客栈春夏间香客如蚁，四外游民残疾老弱沿山路而居，号呼乞钱者以数千计，亦有装恶疾者，乞足后依然好人，俗所云"千号大鬼"也。盘路旁居民云，夜时闻鬼声，风雨之夕尤惨不可闻，或众生欲轮回也？山多狼，入夜则出，山居小儿却无恙，后有马狼最凶。泰山多猎户，狼如为害，官则雇以捕之。古云泰山有虎，岂近今皆远去耶？

普照寺下有经石峪隶书《金刚经》，全部刻在巖石上，被水冲损十之六七，可惜。

二十三日　玉皇阁作合山会，四外愚妇儿童百来（共）供奉香火，亦以秋收丰稔作平安会耳，是以不禁。

岱庙古柏古藤皆数千年物，其西墙曰"飞来凤"者，柏忽生枝作凤形，翼尾欲活，口目皆肖，亦灵气所结。

秦始皇石碑高丈许，剥落如铁，在岱庙西墙。岱庙鸽无数，飞可蔽日，无烦人养。

泰山前五十里环汶河，有石于中产燕子石，或飞或立，皆毕肖

又或若草虫者、蜜蜂形者，结在石中，剖之两面俱见，亦奇物也。

泰山有花乃云气结成，可食，做菸者买去制菸，有异香。

登岱遇雨雪则泥滑不能上，或云盖山，则无所见。予登山两次皆晴暖。丁巳十月，学使河南吕秋滕程先生呵暖登山，忽遇小雪，石冻不能上舆夫，顷刻云雾大作，对面不见，怅然而返，乃镌石壁四大字曰"松壑云深"，笔力甚好。陈秉初为友于溪幕客，于斗母宫梦仙来往亲密，亦留题镌石壁四字曰"拂肩送青"，其心亦欲留名耳，而四字殊不合。山有灵，石必衰。星舫兄赠梦仙有句云："林夕眠梦应有梦，山人点石已成仙。"属匡省斋书之，盖"梦仙"拆作"林夕山人"也。梦仙时嘱风雅，性情聪慧，一时士大夫登山者无不乐与之接谈，赠答极多。张石泉刺史欲为刊集。戊午九月，余再见之，已如渔洋赋《秋柳》时矣。属留题一联："梦为胡蝶常如我，仙已鸳鸯早羡谁。"斗母宫之听泉山房开窗石瀑，水声四时不绝。徐树人先生留题一额"登岱归来不看山"，颇有余味。梦仙名增长，其同帅兄曰春长，何绍山学使对之出句云"春长嫌夜短"，至今无确对。

二十四日　又令翰墨斋，为诸友写对联条幅。

二十五日　要官车，二把手，起身，界首尖。住长城驿店，街北首有观音阁，旁有孟姜女庙，俗传孟姜女哭长城即此。大秦之长城不在此，此长城乃春秋时齐鲁交界地也。今山上有城址，委宛如蛇，其上不损。姜者，齐姓，孟姜，殆齐女也。孟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殆杞梁事也。后人乃附会若此。庙内有康熙年间甲大学博士弟子所撰碑文，词意甚固。余检《姓氏族谱》，载"孟姜，周时同官人，适范植。仅三日而植赴役长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借城痛哭，城为之崩。寻夫骨无迹，姜啮指血验得之，负归，恸哭而死石穴中"云云，未注见何书，亦未言长城何地。

二十六日　巳初，过万德，望灵岩上隔十五里久，想其境之胜，思欲绕道游览。问诸车夫，皆欣然愿往，而天气冷甚，且无同行好事者，遂止。然车上东瞻山坳，露灵岩之一角，篁木若屏笋峰，人立其境必有可观者。过隐灵关，土人云："前者尚有巡政官，今裁久，不计年矣。"车夫吃饭，于饭店中犹望见灵岩。过长门街北首，外有泰山行宫庙，殿内旁塑一道服者，年约六十，问之打坏人，云张姓，乐陵人，初为长清令，外号曰"张四瞎子"，以其严于惩匪也。老年欲修养，就此庙居焉，依尼为女，殁后，尼为塑像于此。无碑碣可查其年，然以乐陵人为长清官，则在有明乐陵尚属直隶时也。张夏尖，遇丁心斋十兄自汶上来上省，握手快谈，饭罢先行矣。晚住炒米店。是处只一井，深若十丈，汲水者依序而先后取焉。每至大旱无水，则炒米而食。夏之雨水，冬之雪水，家置旱井而收藏之，浴面浣衣，澄其渣而再用，弗轻弃也。余见数人共拉一绳而远行数十步，则筲方出井，其深可知。一路付车夫饭钱，则言不阻，听予行止。游山必须一把手车得自便也。自省至泰安二百馀里，所费亦不多。

二十七日　黄山铺店早尖。午间遇杨西屏姻世伯，已久事到此。二套车行速，而一路崎岖，甚不宜，是以予换一把手回省也。日夕，到省城，仍住谢大表兄家。曹丹已自济回，携来丁大哥银、信。

二十八日　赴耿知圃同年二兄处。

二十九日　赴仓巷福茶店访尚斗文兄，知已到六日。林夕山人亦于前日来省。

十月

初三日　武考，卓雨翁监试道。连日为人写对联。

初四日　十垓。在兴隆轩请高月葩兄、祥俊，本十年人。耿知圃同年、朱梓□兄（号皋，无锡人，□大辛人，临川先生乃郎）吃酒，酒甚好，鸭子亦肥。

村二兄弟载基为朱斗章先生乃郎，戊午顺天中试。何子贞太史掌教泺源书院，书法卓卓可传，乃郎庆涵本科中顺天举人。汪兰甫明府乃弟承恩亦同榜。

初五日　李振之二兄请酒，为李竹桥七兄祝寿，唤连升堂侑酒。连升堂中大小六女皆能歌，为绳伎如意之妹。回忆道光丙午、丁未在临清时，不时唤如意来歌来舞，其筋斗、绳技、大套、一日急过三戏捷妙，如飞燕舞，歌喉清亮静雅，一时无两。其母曰三姐，少年名噪中州。十余年间相继星散，如意适吴某，不得意而死。今见其弱妹，诸人不胜感慨。

初六日　偕耿同年往访恒元昌、王眉山昭二兄，晚至李玉环家小坐。赠人一联云："玉树耍仙子，珍珠想美人。"安郁文世兄属书各联。时与梦仙、斗文晚谈，闻曹州一带土匪南窜。

阅邸钞，知邹翼生表弟放大分校，其病已愈，甚慰。又知伊收门生十八人。

眉批：付张星槎夫人银拾两。

纯塘表哥属为李柚村四兄、窦鸽亭、孙巢帆、阮镜伯兄写各联。安郁文属为其友写十二联。王眉山兄赠旧宣纸十张，与耿同年分收之。为眉山兄写屏八张，大小对二付。

初八日　眉山兄请吃羊角子，宋晓坡同年未省。

初十日　耿同年请刘子玉同年、德五、方光人、宋晓坡同年、吴春卿五兄吃酒于兴隆馆。

书挽杨子安夫子联："函丈幸从游，耳提面命，三载栽培，讵意山木兴悲，空目焚黄而号涕；德门欣依托，缅古表行坊其谨慎，即见簪缨继起，永传清白之风规。"

代黄柳堂二兄挽陈秉初太夫人邵氏："寿母久垂型，孝著郑经俭昭姜德，有令子扬休，勇锈推恩，悉本鸿慈，方期八秩，百龄遐驭琴鸾

而返驾；相夫从偕老，风寒当閤，与满莱衣，欣晶孙管钦，见青抗字，早承鲤训，仰见九重，以造备鸾月风之翱轮。"

朱临川先生属写联。金慈华兄来谈。

十一日 拜黄舒翁大姑丈，并拜李十五六表弟，未晤。又拜首府余芰香太尊檠，前布经厅升者。

与耿知阍同年联句，赠林夕山人四截："六甲检关境绝尘，何时一笑指迷津。风流从古多仙吏，避我都寄入梦人。""仙袂双携倍倚云，妙莲花结梦氤氲。相逢忽触江州恨，白八钟声不可闻。""坐老蒲团打破禅，仙人本自有情人。春花鸟鸟等闲事，一梦六山三十年。""梦后吟除尚忆不？仙山风景已成秋。明朝芦荻无情思，几度西风也白头。"即为书屏四纸。

十二日 安郁文请酒在福林园。

十三日 杨西翁来谈。

十五日 赴章帅兄处，识高密单棉堂兄。

眉批：韩梅村守戎同在平陵村小住。

十六日 起身出东门，经黄台桥，近水各村皆收获，粉稻如山积，欣羡其乐久之。楚家营尖。申时至晏城，住。晏城一大镇。客秋，环围皆大水，舟行长六七十里，村民大饥。今年黄水未溢，且两淤地皆倍获，天之待人不薄。山东岁稔，泰安南北斗米京钱八九百文，计十数钱一斤，上白面亦然。

十七日 高(何)河尖，即古漯河故道。至陵县已更余，见妇子皆平安，一喜。

十八日 晤新任广文蓬莱章竹舲大兄，原名可人，改名瑞，丙午举人。其胞叔本桩为予甲辰同年。

十九日 张心农七兄回峄县，以接家书，家被匪扰，全家倚山避难也。

连日无事，专候由西蒲州差人回，即可北上，而去已两月馀，未见回头，闷极。

二十日　拜李竹畦兄，承其遗予文石，五色光润，间有似玛瑙者，海所钟也。奉天锦州海山见产锦川石，纹理晶致，莹然可爱，近来玉客琢各种玉器售重价，玛瑙不足珍矣。文石出文登县，黄白黑品者多，现人物鸟兽草木形，有甚奇趣者，土人寻之，获重价，其如玛瑙者，殆锦川石类也。登莱距奉天止一海之隔，因应流至东境也。予好最多，以石置白瓷器，养之以水，逐日(随)可玩味，颇自有趣。

接河南淮宁丹李西峰姻叔信，知已接予在京所寄之函。李菊农妹倩秋闱荐而未售。连日无事，专候山西差人，闷极。

二十八日　大风，尘土蔽天，甚冷。静守书院，居室无处可谈，惟以书籍破闷。客有自省买来桧树二小株作盆景皆活，因为之栽于书院讲堂后两隅，即书一额曰"双桧斋"，聊作鸿爪之遗。陵县文风久不振，科名寥落，几无接续者，因由文教不兴，亦因圣庙久失修，而同学无议及之者。

文昌、魁星皆听牧童杂人攀跻于阁，可慨也。学中人所读书皆冬烘气，不知门径。予忝主讲□泉书院近一年，尽其所能，为之讲究而领略者无几，及门惟□□鹤清月课文尚可采，然欠精悍动人处，试帖却见长进，不知辛酉遇拔者否？后起似以神头镇耿鸿翔尚可造，第不知能用功否？乡曲发达之难若此，是在司牧者振兴之也。陵县为古平原，旧城址俱在，规模宏阔，想见当时之盛。予每于瓦砾中拾得唐宋钱，闻土人常常耕(的)得□古铜器。又曾见砖刻予知几大，土人云古之排马球也，或然。

颜鲁公守平原，有社稷大功，予以谓在李、郭上。盖明皇幸蜀，河北皆陷，天下不知有君，首倡义而起者独颜太守兄弟也。鲁公守平原年期馀，久知安禄山异，因霖雨，修城浚隍，实仓库，料丁壮，日与僚佐驾小舟，饮酒赋诗于城西里许之看花台，今改建为看花台寺。安贼心知其人，使侦探者再，乃以书生易之。鲁公亦良工美石，书刻□东方

先生画像赞》，并画于卓，刻工深入石六分，当时早以节自失而欲留此碑光人间也。

东方先生即陵东乡廿五里神头镇人，神头为古民汝地。先生墓在镇西，祠在镇中。丙辰冬日，予乘子丹思至神头，居停于康及门陈程家两日，得拜先生祠，一大幸也。每岁十月，迤逦皆有了计来祭先生墓，云祭祖，以先生为鼻祖也。

东方先生无后人可访。

鲁公祠在三泉书院西邻，院内有门可通。予在院三年，朝夕与鲁公名晤对。然予幼学公书，公祠立有石像，盖临李希烈时，留像以传后者。貌老而严正，想见忠烈气。予立志习公书，并为公作画像赞，仿公书书之，刻立祠内，不知此志能偿否？

丙辰秋初，张星桥令拔、蔺之□先生同余于看花台上，因成《怀古四律》，兹追录之：

[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吾家何至竟无家？

[illegible]
[illegible]知谁力，祠畔丰碑字未磨。

[illegible]
[illegible]义士？愿从李萼共心盟。

[illegible]
[illegible]上月，于今又照看花人。

闻德生用常丁内华兄八月间去世。又接鲁县同里贤□□政□文件

楷九兄讣，知八月间疾逝。

十一月

初一日　午后，陵少尉孙镜泉二兄来谈片时，付陵童生鲁姓拓《东方书赞碑》价。

初二日　孙镜泉兄遗余醉蟹五（支）只，颇可下火酒，报以泰安府枣。晚间欲入署，与舒祝三明府一谈，未果。

初三日　嘱鲁生保真为予拓鲁公祠外明嘉靖壬子春山东按察司佥事、前进士浮梁见斋曹大宪撰《鲁公碑》。又从鲁公祠拓明嘉靖间刻颜鲁公附李希烈时所留像，鲁公自题云："真卿奉命来此，事期未竟，止缘忠勤，无有旋意。然中心恨恨，始终不改，游于波涛，宜得斯报。千百年间，察真卿心者，见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达于时命耳。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

下有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阁修撰知同州军州事唐重书云："观此笔迹，不易岁月，以事实考之，盖使李希烈时也。希烈以建中四年陷汝州，卢杞建议遣公奉使至（止）。兴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于贼庭者逾二年，刃加于颈而色不变，度无还期，终不易节。盖书此以自表云。"予既摹公之像于蒲，绘而祠之，又访得此石本状貌者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时垂二十年，气节不衰，而状貌非昔也。乃刻石而置之祠堂，俾观者有考焉。"

又有嘉靖十年辛卯秋常怀王旸谒鲁公祠诗："陵县城边鲁郡祠，秦王曾此建旌旗。气吞河朔乾坤转，功在山河草木知。当面奸臣欺魏阙，白头元老贼湘累。沾衣不尽英雄泪，洒向西风落木时。"

又有小石刻，为乾隆丁亥八月汝和宋郡伯思仁行部过陵谒鲁公诗：

[illegible]

[illegible]

后有邑令仁和汪本庄小恩依韵诗：

[illegible]声知。扪石钦遗像，须眉怀壮时。

以上皆拓出，尚有沈[illegible]先生亦刻诗未拓。

余初学字，即爱鲁公书，初只以其重有筋力，尔后见诸书翁学颜者腕力且不约然，所云"深墨重笔"者皆是也。近渐学字，知鲁公无一笔不圆，无一处不聚精会神，提起来写，不似他手之信笔也。诚悬书足与之并，然骨肉停匀处尚不逮[illegible]。香光云："鲁公有入山阴堂奥。"余未获见有石初拓，然就家[illegible]品，手摹意及，觉鲁公笔画流露纯从右军来也。争（坐）座位，心手两忘，一气挥成，直无一处不有右军矣。余尝有志焉而为，徒指劳劳不获，伏案者而月，然心目于腕间无一刻无鲁公也。余忽来主讲[illegible]泉书院，与鲁公祠为邻，且内院与祠通，得朝夕至鲁公前瞻望，故吾之技，若有神合者。陵人士尤多可语，每于昏间月下，独自徘徊于祠，此中息息，若有所通者两年余矣。鲁公之忠节事业，此生未敢必然，小子有造如此，从此专力学公书，或者能得万一乎？铭诸方寸，何日忘之。

今将携眷回戍部学习，将与鲁公祠别，此心怅然，不能舍。此后将不获重主讲于[illegible]泉而与公为邻矣，慨哉！爰嘱鲁生拓取各碑，藏之书箧，倘能学书有得，必为公画赞而书刻一碑，以仿东方像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陵县文庙大成门下西立宋时《赐靖翁昭碑》，为薛昌书，上为蔡京题"皇帝赐靖翁昭"六字，薛书与蔡如一手，字颇可学，刻手石皆佳，因拓来藏之。

德州广文署藏有高湛字，甚佳，的是原刻，余托人购得一张。

陵县城北里许有摩天塔碑，塔高二尺，宽一尺，字尚四分可辨，为五代齐时物。碑下一冢，不甚高大，（想）相传葬者乃摩天僧也。俗以"塔可摩天"为谑语，以欺四方五大塔，久无存，此碑乃塔上物耳，字颇可学。桐卿沈贻韩明府在陵县时，购得此碑，拓出辨识若干字。其文亦不甚古，末有父母姓氏及兄弟姊妹等语。

陵县捕署后有土垣，高如阜，相传为平原公子旧楼，其下有井，即"美人哭士处"，未知果否？俟质高明。

初四日　行刑于西门外迤南。

初六日　晚至朱杷成县翁朱大兄处，谈至二更。

初七日　舒祝三明府来拜。

初八日　晚至孙宽甫二兄一谈。

初九日　孙镜泉二兄夫人寿辰，演大傀儡戏，二女婿官，前去拜寿。

十一日　往拜祝三兄。晚为袁鹤洲及门写条幅、对联，又为祝三兄、镜泉兄各书楹联。

于土中得石，七寸许，上有数十字可辨者，乃"至得到菩提"，次行"截竹尼尼之宝"，又一行"所求菩大帝若有"，又一行"释"、"是名"，字类六朝文，若佛家碑语，殆为唐时庙中碑也。

又赠辛竹舲兄书联画，丙午举人，陵县籍。

十六日　舒祝三明府邀吃饭，同席有委员候补知县陈明府启祭，四川铜梁人，号石林，询知为甲辰同年、癸丑同拣者。因知伯岳梁石民先生曾任铜梁，至今士民感德，士人思慕。陈同年询石翁家世甚殷

毁，并举当日德政，云到今民间呼"采麦婆"不置，知慈爱于闾邑者深矣。

十七日 午初，曹太自山西回。接到李小湘兄信，词意缠绵，极为殷挚，宛如当日共砚时，令人深离绪者久之，承寄到白金。曹太云，与王湘隐世兄同行，由山西省一带节次换官车，计自十月十日从蒲州动身，到now已月馀矣。自德州与湘隐分道，湘隐将银带省，嘱由予处再派人到省去取，以不知予北上与否，不敢径交曹太也。当日申初，令刁兴随曹太上省，因致耿同年、陈荣帅、董姑丈、田二叔各信，并送耿知己《东方先生画赞碑》一套。

[illegible]
粮，民间苦不可言。又闻本月初十日金乡又失守。

十八日 巳初冬至。家内作生日，供祖先，晚间修[illegible]张芸帅[illegible]禀，寄陈清人年伯一函，恳芸帅由德州差接[illegible]

日未九事，为发门另作绝句[illegible]原韵，拟[illegible]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另)首[illegible]的律选合体古[illegible]学然后知不足 得"知"字试帖一。曾因郑小山学观风也。

二十日 入署，拜舒祝三兄，畅谈。

二十八日 刁兴自省回，接到耿同年覆函并银十二两[illegible]又，何子贞太史楹联。又接谢笔(塘)[illegible]大表兄信、董舒翁姑丈函，知吴梨宋明府已到白县任。姑丈仍管书院，安沈小湘兄寄到银百金收入。

二十九日 曹太始到，送到衣物各件。

十二月

初二日　颖儿坐小车上武城看其三姑，郭升跟随。致王序东函，并赠苹花各物。嘱郭升執进回家。住高唐城内。

接省信，知陈栗翁夫子由京回东。

为朱伯符兄写对，并赠神头镇康采五老先生楹联。因着其子赋林来谢，赠予贶敬二千文。

日来无事，聊学吟哦消遣。

十二日　祝山明府夫人寿，自省唤来一班部演戏。公送缎幛八色水礼。燕喜长春。

十三日　入(暑)[署]，贺祝山明府夫人边宜人寿，内子亦去，至三鼓归。

十四日　为祝山兄令兄锡亭大兄祝寿，[illegible]。公送缎幛一架，春酒延龄。水礼各色。

十六日　颖儿自武城回序东家，到银十六两。三妹送珂嫂自织布并线、黄米、糕、挂面各物。

祝山兄请酒看戏至四鼓。三女又去看戏。

郑厚斋少尉自省来同席。丰润人。

十九日　专郭升赴省买年物。致耿同年一函，赠其五彩[illegible]一对。致谢大表兄一函。致董大姑父一函，并寄南关银前后二两九钱。又致吴春卿兄一函。又寄耿同年如夫人京粉。

闻盐店王二兄培，山西潞安人，去世，在陵已卅馀年，人极老诚。

二十三日　赶集，买物，爆竹甚多。携子女暨荣内侄在集上买回若干，为度岁，一乐。

晚间，合家祀。

灶食胶牙糖。

二十四日　晚，郭升省回来，承耿同年惠年糕六斤、冬笋、南荠、

完毕、笔各物。接谢大表兄函，知其仍患心气虚疾，殷殷垂念，不啻手足情切，怅然久之。并谆嘱予未正，如不即北上，到省再图快晤，若恐不及者，弥增感怀。

接德州张芸帅函，知承专致恩县陈靖夫年伯蒙赐廿金，存德署，为北上之资，可感也。

舒祝山兄并其夫人均亲到谢。

舒锡亭大兄亦未会分，每分出钱十一千八百文。

二十六日　专郭升上德州送年物，上张芸帅贺年禀。

连日同内子敬做祭天顶大金银元宝及祀福禄神元宝，区区微诚，略答万一，非敢希也。省中带回花两对，请岳母带来。

二十七日　郭升回。

二十八日　赴城内大集，人声欢集，诸物丰盛，是年丰人乐景象。又买回爆竹、起火、烛各物，写年对，看子女欢然望岁，合家忻乐。

二十九日　梁岳母寿，吃面。

三十日　上供守岁，合家团庆。祝山兄送到节敬四金。

咸丰九年己未(1859)

正月

初一日　天气晴暖朗日。五更拜众神，星明风静，香烛生华，爆花高响。

国恩家庆，人寿年丰。

喜神正南。

财神正南。

贵神正东。辰时，为金匮，一年大吉。拜[illegible]鲁公，因命寿恩拜关帝、城隍、观音、看花台等。专人至各处投帖贺年，诸公亦均来贺。

午前，见蟢蛛当门。

初二日　申初立春。携二女至县署大门内看春牛。街民妇女各著新衣簪花，候官鞭春牛。

初三日　天暖风和，人物熙熙。携二女至东华楼，见近街男妇或坐牛车，或骑小驴，皆是赴亲故（眷）家拜年者，真升平好景象也。

初四日　午前，风，天晴。日来阅陵县志，为前明府桐乡沈韬韩年伯[illegible]，丁酉秋[illegible]其[illegible]少君子村与肖春，为余甲辰同年，后在[illegible]主讲。重修，纂辑有序，考据精确。助成者为陵县李少白老先生，名[illegible]，由廪文任无极训导。先生学有根（抵）柢，而韩年伯亦号博雅，故笔墨甚精良，修志者可法也。

初六日　风。

初七日　天阴，暖而无风。携由七儿上街[illegible]

初八日 天阴，无风，暖。众及门来拜年，祭祖先。是日完姻者甚多，鼓乐之声盈耳。阅《陵县志》消遣。闻孙镜泉病，肝气痛者半月矣。

十三日 风。晚间风小，有月。

十四日 风，有月。吴家庄送来秧歌杂耍。

十五日 风大。酉刻，月蚀，至戌刻，月上，风息天晴。携儿女至东门内看灯笼。

十六日 天暖晴。孙镜泉兄人夫来，写省信。

二十一日 巳刻，开印。专刁兴赴德州雇车。上张芸帅禀，并致京信。

二十三日 骑马拜客店行。天暖甚，有蝇。早间微雨片刻。

二十四日 诸公来拜。申刻，舒祝山明府省旋。暖甚。

二十五日 过午，刁兴雇车五辆自德州来陵，知张芸帅已于廿四晋省，承其省司同代唤官车。按，官价加增，每车到京京钱六千四百文，并遣车行头来。

二十六日 巳初，舒祝山兄亲来送行，赠银乙斤。遂于巳正起身。二十五里井桥尖。天阴冷，微雪，起风。至德州已交二鼓，与冻相冰，所谓寄渝也。住马市街，是晚，换钱买物。宋升之父开杨、孟两人送宋升来。

二十七日 早，冷甚，刘智庙尖，住漫河已起更。

二十八日 富庄驿尖，住臧家桥。

二十九日 廿里铺尖，住任丘。

三十日 雄县尖，住孔家马头。

二月

初一日 渠沟尖。住固安县。天气渐暖。

初二日 永定河主簿朱同乡着役送至河上，而天冷河冻，踏冰而

渡，且车重，上船费力，因赏河夫钱[illegible]千。榆垡尖，住黄村，谢八表弟已为看泰吉轩大店。

初三日　内子换衣至八表弟家贺喜，见新表弟妇，因留住。一人一路赖尖顿饭，约每人每顿京钱二百，车价川费是需五十金。

谢八表弟在店，畅谈两夜一天，承执之令，并承惠食物，甚美。

初四日　巳刻起行，予坐八表弟(华)库门车入永定门，家眷于申刻亦自永定门入住斌升店，平安大吉。

谢鸳湘四表哥于前月廿九日自丰润之官日来京，住杨梅竹斜街永升店，携吴子受绍濂、表侄同住。知予携眷到京，是晚即来，快谈至三更后始回。

初五日　拜四表哥，得识吴子受，适其二胞兄吴介卿在座，名希曾，由大府附生指主政，亦分兵部驾司稽查司。子受昆仲皆吴四姨母胞侄，诵芬中翰之子，名士楨，丁卯科举人，内阁中书军机章京，惜早逝。子受以双月县丞，在河南得保知县，来京引见，年甫廿五岁，英伟可爱。其六胞叔名士桢甲辰副车，丙午举人，官江苏昭文县。子受七弟现署河南开封同知。吴氏本世家，现虽中落而功名方兴未艾，惜四姨母早弃世，不及拜见。间寓在永定门外。

初六日　携寿恩儿到永升店。晚随四表哥至万兴居小酌，袁樾亭世兄同坐。

初七日　于四表哥处识选司友沈友琴、周子厚兄，到致美斋晚饭。

初八日　拜客。晚间于双奎识汪春樵江，湖州人，大使，现官芦台月支场，来京解饷。又识选友钟宜司四兄，住牛血胡同。

初九日　在百顺胡同小酌。

初十日　到兵部值堂官值日。晚携寿恩同四表哥在三胜馆小酌。夜雨时许。

十一日　早阴。谢四表哥午间起身回官。

晚间，晓坡八表弟自黄村来，亦住永升店，本委十五日文举覆试，

闱差也。

十二日 巳正，到兵部衙门销假，谒见个小门堂官、印庆、[illegible]书陈[illegible]堂官、[illegible]东河、李西河掌官，东河掌官[illegible]。

十三日 申初，奉旨到[illegible]柏中堂葰、[illegible]修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已革举人罗鸿绎于菜市口。官棚、刀棚森然可畏，观者如堵，无不感叹生惧，以戊午北闱舞弊也。中堂因科场舞弊大辟，自[illegible]年来未见，我皇上为此[illegible]之令，不得不作此严惩，所以转移士风，[illegible]者至矣，凡属臣民无不仰念感泣也。邹[illegible]表弟为本房[illegible]革职，永不叙用，亦被柏中堂勒使受累也，然已幸矣。尚有各同考未定处分，山东新中举人在办者尚未覆奏。是日，[illegible]，晚晤晓坡弟。

[illegible]
同考而被此祸，惨哉！

十五日 上兵部衙门。晚间，海淀[illegible]钱[illegible]诚斋[illegible]兄来，与同晓山兄同谈至鸡鸣。

[illegible]

十六日 午刻，进宣武门，由德胜门[illegible]兵马司衙署，拜黄小云[illegible]兄，借其上城，未晤，[illegible]而回。

十七日 巳初，上兵部衙门，助同司李鹤龄和[illegible]身后[illegible]同[illegible]斋兄、[illegible]吴六[illegible]兄[illegible]公居也。和[illegible]广东鹤山人，癸丑进士，乃为其同乡罗鸿绎营谋中式，事觉，致浦静轩安编修、柏中堂同戮于菜市口，可叹可叹！[illegible]斋兄以和[illegible]老子弱，身后莫依，竭力为之营助，义气可钦。同司[illegible]兄、[illegible]如兄[illegible]、王孟[illegible]湘、

己酉选拔。陈达夫兄皆到司。申初回寓。往谒陈子鹤堂官、全西园堂官、毕东河堂官，又拜沈恩孚兄、同宗、同司。吴介卿姻世兄、李君、沈同主事。丁小山先生、印、发行。魏隶香给谏、刘翼辅兄、李少村先生、黄小云先生来谈。

十九日 属驾司递送科给事办文，咨礼部会试。谢八表弟十四日来京，闱差，是日出闱。

廿二日 看定胭脂胡同内西皮条营房子，房东周姓，户部书吏。连日内子伤寒大病，请椿树胡同世德堂许大夫来诊脉服药，料理搬家。

刘鼎臣弟到京会试，同居一日，移至莲花寺。

二十四日 毕堂官来答拜，同袁树亭弟到东小市买桌椅，用钱八十千。

二十五日 裱糊各房，共用京大钱四十千文。

二十六日 令刁升、郭升、苏升晚到新房看物，帖新对。

眉批：分月项廿×两。

二十九日 午，吴春卿兄自东省到京，同居。黄小云兄约到骡马市大街路南徐庆堂饮筵，酒菜俱佳。同坐者江西三位皆会试者，四川罗燕汀兄候选知县。又杨公。

三月

初一日 全家至新房，大喜大利。内子病渐好，尤可喜。同晓山三兄来贺喜。

初二日 买来试卷三场三本，京钱十四千文。晚写卷头。

初三日 袁世弟代为投交礼部。至莲花寺晤林馥庵四弟，丁西河沿增盛店晤吕鼎臣七兄，润九，章丘人，己酉中

[illegible]

八弟解滕录来京，未当闱差。

初三日　清明，祀祖先。

初四日　同乡李子庚兄约由代看定小寓，在西场门外迤北路西庆宅，与诸好同寓。

初六日　诸公皆入小寓。是日安祀奎星、财神、祖先。[illegible]

初七日　未初，领儿同予至小寓，同寓者孔临唐七兄、王省斋兄、刘鼎臣、林葆庵两弟。[illegible]过午，至场砖门内看牌，知京官皆入东砖门，[illegible]外俱给[illegible]。遇李子芬[illegible]兄，知为大兴尹[illegible]领管[illegible]十[illegible]弟照料事，甚近下场也。晚间，晤张心农七兄由[illegible]陵县来，快晤片时。黄小云兄绕场到寓小坐。

初八日　辰，起至东砖门候点，午[illegible]初，点进，在第[illegible]牌坐东[illegible]四十一号，与袁[illegible]亭兄同号。惠保，辛亥中。

首题[illegible]色难有事[illegible]；次题[illegible]令夫人[illegible]焉能使予不遇哉[illegible]，皆未费力，惟文九出色处[illegible]"从"[illegible]记不清是孙叔敖矣。

[illegible]

初十日　出场，领儿接着，意甚快然。小云兄来寓。

十一日　辰刻，入二场，[illegible]面西砖门[illegible]西周绍[illegible]携带大小五经[illegible]，明放在考篮内，致露出，送交刑部。是日，奉严旨，二场命加倍严搜，可惧哉！实系周某自取重罪[illegible]大臣并未（到）[illegible]求也。同人无不恨之者。闻周某乃由军功保留其来京，谋选缺者，其中恐有不平事也。二场仍入东[illegible]号[illegible]十七号[illegible]鼓后，题下。五经[illegible]易"[illegible]以辨义[illegible]以行权"；书"有恒为有守"；诗"以[illegible]"至"我士女"；

春秋"诸侯使士[illegible]来聘"，昭公十有[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

眉批：二场与蓬莱朱柯亭兄同号(吕霖)。

十三日　午初，出场，平安，未觉困倦。

十四日　入[illegible]场，同人皆有戒心矣。各门皆(帖)贴"不许严搜"，场门陪张秋舫兄、小云兄，皆照应之。至午初，入场，坐东阁[illegible]十一号，与陈寿田同年同号。此邻乃宛平杨叔通[illegible]兄[illegible]教[illegible]，写作皆佳，可羡之至。又与济宁甲辰同年许芝山兄同号[illegible]，大家快谈，于月下亦良会也。

十五日　酉初，策[illegible]真草，皆完好，与同号[illegible]好品茶畅谈，人生一乐。

十六日　巳正，出场，大吉。在小寓略作片时，即与[illegible]儿坐车回家。家中人皆喜，喜如此功名[illegible]场平安也，功名则听之命也而已。晚到斌升店。

十七日　到斌升店与[illegible]陕西兄[illegible][illegible]鼓。

张心农兄、[illegible]又云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林同年皆未拜，朱柯亭兄、辛竹舲兄亦来。接孙二兄、朱大兄函。

十八日　拜诸公至南半截胡同、大井儿胡同[illegible]杨叔通[illegible]兄，未遇。与心农兄道行，托其带回各信[illegible]回陵[illegible]。朱伯[illegible]兄处银票两纸，每张十两。钱票四张。

十九日　陈镜人兄请吃水角，两国桌皆同县及同乡，快聚之至。

二十日　许芝山同年来。晚到莲花寺，张[illegible]伯，遂至济南馆与[illegible]素轩、魏史卿两兄一谈而回。

二十一日　吴[illegible]光兄约[illegible]藏斋兄与予同游西四[illegible]。晚至[illegible]店中吃黄花鱼。

二十二日　赴安定门内红墙[illegible]后[illegible](敞)[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兄舒[illegible]，知云[illegible]大[illegible]去冬由云南执[illegible]告病回，至陕西[illegible]，大[illegible]兄陕西候补同

知，即停柩在彼，尚未下地，请京安葬。夫子本陕西驻防归京旗者。世兄尚在习举业，师母年六十四岁，见面甚亲爱。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拜书佩如二兄绅，兵部员外，乃萨湘林先生之孙次少君。

至大兴县署拜贺笠舟十一兄、李子芳二兄，未遇。至南池子拜印君治笠亭兄昌。

眉批：[illegible]

二十三日　至连升店拜许芝山兄。

二十六日　约黄林、崔绍庭、张铎堂诸同年在文昌馆公请甲辰同年来会试者十人，并识卢凤山同年一人。四喜部戏不出色，每桌加钱十六千，尚可吃。同日，贺笠舟十一兄请公车诸好于汇元堂，未能去。

二十九日　同司公请于湖广会馆。

四月

初二日　祖母赵忌辰。

眉批：皇上连次祷雨。

初四日　印君四位及同司公请于李铁拐斜街之全兴堂，早、午饭共二席。书佩如兄饭后同到舍，畅谈至日夕。谢八表弟自黄村专人送书来。

初五日　谢咫坡八表弟来京。又接本生弟信，知已分陈州当差。是日，本司晚班，四钟入，六钟出。约六日宴各客。

眉批：[illegible]为樾庭父母题照。点《神主常雩》大祀。

初八日 晴。红绿……终日无信。至更时知又[illegible]

初九日 早到礼部门前看榜。连日隔日[illegible]人同

初十日 上衙门，陈君滚曾将行假。着郭升至西四牌楼北广济寺街河南陈州府安宅，问其少君傅雨乡先生回，知河南省人已回陈州。交李梦白同年带致耿同年信。

十三日 写致禾生弟信，并纱帽、帽盒、靴子送至东草场八条胡同汉阳会馆，托吴莲宇兄[illegible]、陈州山长转寄，并亲去拜，未遇。又到草场十条胡同拜同门宫子岩兄，亦未遇。又至打磨场西禄厂堂间壁[illegible]二兄天香，未遇。十二日，李小山兄、孔七兄、林、刘皆未回东，托带各信。

[illegible]跪道。

十五日 辰初刻，至东华门下车，进内，至景运门外候，诸印君到，遂入，至乾清门下，候穆堂官、各堂官两起。穆堂官在军机处，从门外见内悬今上书"喜报红旗"四大字，斗方，红绢描龙者，字体圆劲，结构谨严，诚宸翰全宝。未后门出，系御笔告捷报捷时书者。又见北墙悬"一堂和气"(篇)匾，未识御题何字。是日巳刻，皇上进神武门，入斋宫见众校尉，请黄轿。是日，考差题"曾子曰夫子之道[illegible]"(求山导江)，诗题"二酉搜求秘简[illegible]"，得"贞"(抒)字。当场不知出处，查系陆龟蒙句，上句"五丁……夫人功尽"云云。午后，好雨，至二鼓晴寸许。乾清宫门下设桌供黄牌斋戒，旁立尺馀铜人，未看清是何衣冠，人云系旧时太常寺官查斋者。自间请未黄楼侍卫十员簇护，回则扶而去矣。老公自内托茶，下门台未送诸公，笑容可掬。乾清门前两金缸，可容百石，映日宝光耀目，旁两错镂金狮子，上细之至，镌志"乾隆

年制"。是辰，得见王公卿，百官济济，文武趋跄，严肃整饬，人生幸事也。同诸公在九卿朝房略坐。巳初，出东华门，至大兴县署，晤贺笠月十一兄，留吃早饭，面托[illegible]厚斋兄荐[illegible]孝廉书记。

[illegible]
主府赐奠，二次矣。

十七日 入署，同陈子方、李西园两堂官，有俄罗斯学生出张家口迎其使臣火票稿，其来文云使臣为内大臣。胡小怀世兄来拜，甫自泰安携眷到京，云眷车十辆皆遭查，因查有箱内洋布、德钟，计税银[illegible]两[illegible]钱，漏税不报，罚加十倍，则用[illegible]两[illegible]钱矣，可叹！[illegible]。刘春圃兄同恒庆银号赵德轮兄名[illegible]来拜。晚间，吴春兄、同晓山[illegible]兄、邱启東大兄来谈。

十八日 傅介石兄大喜，[illegible]，已酉拔贡。[illegible]来拜。晚至斌升店与王素轩兄畅谈。

致王润宣[illegible]谢[illegible]四表兄信并会试题名[illegible]。

[illegible]"上文"[illegible]
《应是雨催诗》。

十九日 辰刻，到兵部署内。当月接上手官子君兄德事。同寅当月为奕楚田兄敏，镶黄旗，升任主事军机处行走。监印官邵怡庐兄尚未来，代为监用堂司各印。酉刻，有江宁大营和大臣差官送到已革大臣德兴阿关防一颗，带印盒。同差官拆阅来文，称派即用副将常亮护印到京。当于戌刻知会各堂宪。印君随即入内库服同封锁。亥刻，大雨。又用部票行令上驷门内官由门缝递出，禀知毕、陈、李各堂宪，又命当夜赴同宗知载、穆、春各堂宪。戌刻，雨至亥愈大，丑刻，止计有四指，人心大快。书佩如据印君是日带引铁钱局监督，未用。同奠

芝田兄畅谈半夜。好雨淋漓，署中静极。

二十一日　马菊初兄拔月遂字，福建人，丙午举，贺笘甫兄专人送到。请王筠亭九兄[illegible]，昆明人，孝廉，马兄[illegible]，亦孝廉，皆同年先生门生。书记官书，聘金即送交。

二十二日　王筠亭九兄来拜，畅谈两时，人极温雅，字作俱佳，今科又取誊录，不久翰苑中人也。

贺笘甫兄来谈后，即雇车往拜[illegible]厚斋兄、王筠亭昆仲，在[illegible]胡同。又拜孙友堂八兄，孝廉，[illegible]人。托代办驰驿马票，并送交住轿子胡同甘肃会馆。

二十三日　筠亭九兄邀吃午饭，未去，伊廿四日到馆。

二十四日　辰初，至驾司请江南道到钦差大臣关防，至乾清门右候齐，俟两君到，送交军机处。巳初，皇上到宫，载、彭堂官、和坤、印佑均到，载堂官读殿试卷，并备有标识驾司具稿用件，交老公送内候御。巳正，皇上御乾清宫，定甲乙，阅卷八位先进呈前十本，本拟孙念祖[illegible]人，[illegible]中，第一甲第一名，李文田[illegible]名，广东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名，朱学笃传胪，号云甫，山东[illegible]人。皇上从后拔孙家鼐为状元，安徽人，[illegible]，孙念祖二名，李文田三名，朱学笃传胪。正叫起时，天上片云落雨，可谓雨露之恩，读书至此，亦大幸也，然诚有命存焉。发各信。

二十五日　寅刻，皇上御保和殿，传胪新进士谢恩，赐表里。乾清门下左边包金大铜缸子计数千斤，下一石座，云道光廿年，某省武状元传胪，单手擎出尺许，其恐，[illegible]处不能拉回，至今以为异谈，力亦猛哉！状元应系山东田在田。

二十六日至廿九日　无塘报，以有假抄，自永通州换官，并无其事，而抄报有“知道了，须御完”，是以各部当月皆须司员亲赴内阁去抄上谕。

二十七日　堂官赴园，[illegible]。早间浓阴，自司中受凉，回家身觉不快。晚，细雨甚佳，在司院种各花。

二十八日　朝考。晚到斌升居，忽然大雨，二更后不能不回，无车可雇，踏深泥步行，苦极。京中阴雨，非车不可，况是黑夜？回家受病，赶服药。

五月

初一日　到司，早班值日。银价忽落，[illegible]七千一，道十四千。

[illegible]祖母赵忌辰。

初二日　晚尚，值日，札发各省咨文并刑部[illegible]封递各人。

初四日　易银价忽增到[illegible]，[illegible]兄外小[illegible]。

初五日　过午节，不拜节。[illegible]名[illegible]，早夜，共[illegible]。

初九日　[illegible]以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会客，[illegible]人到[illegible]请假。[illegible]兄[illegible]回[illegible]九兄[illegible]。接[illegible]四表[illegible]函，知六表弟于四月十六日由东省回，殁于遵[illegible]润之客店，可叹！

[illegible]

初十日　早班值日未去，连日服药。

十二日　[illegible]村先兄来[illegible]，[illegible]

十三日　早到司，知未请假。

十四日　夜大雨深透，自亥至寅。

十五日　早到司。南顶大会。

十七日　早到司。晚至吴春兄小坐，忽夜间丧电，由口打棚，讹传为场案。急急探询，乃寄仓米明火案也。

十八日　巳初，大雨至申刻略小，酉初又大。同司儒兄尚来拜节。占、润泉、班荪各人，现住左安门外大广东胡同路北。致山西蒲州守李小湘表兄信，托大兴县署管幕兄处转递去。接佩如兄同司来函，云亦受感冒。

十九日　卯初，大雨陆续至，巳刻细雨不绝。午后，微日光大，半晴，遂雇车至北半截胡同小怀帅大兄处，为其尊嫂借纸。便拜马念云、中翰、德敬、己酉拔贡、李雅山同部、蔚如、余丽泉人、童丘人、戟门先生少君，并拜芋叔清二兄，知戊午优贡，知于十八日入城朝考。马念云兄乃弟也，亦戊午优贡。又至兵马司前街，拜顾厚斋兄。又至畿辅馆，拜河南府经保举知县王明府、信、号竹如，现来带引，不日回豫。酉刻，又大雨至亥初。

二十日　御门放缺，大雨终日。

眉批：托笠舟兄加封递历城函。

二十一日　早到司。午间，到大兴署吃早饭。管伯兄约何人在司狱作，四兄、大兴捕厅李百观六兄同在署，手谈至亥初。子正，朝服朝冠出安定门至地坛内，于礼部都察院处投递职名。遂诣坛下，见地祇、山川、五岳、五镇、九峰皆具太牢。寅正，执事引请各神牌到，奉安黄幄。坛下旁列乐，有竖灯杆，挂一方大灯，仰观，未见其大，内插白蜡五枝灯，铁丝高及一丈，宽及六七尺。缘甬路皆竖红灯，坛下左右则皆黄灯。第一层进三门石牌坊，内两旁黄布棚，列亭子灯二，古铜香鼎二，大可一尺，甚整细。第二层进一石坊，内列左右列舞乐。寅正，坊门外王府官执大铃角灯二盏，引肃华王王恭代自坛门入，前引各

提回首角小灯入场，左边百官，朝衣冠，两旁肃立。到坛下后，赞礼官及太常寺官礼部祠祭司官各司其事，赞礼郎讲语高唱，其声宏大以长，其唱字则不解。

[illegible]堂官到。

王公百官依次序立内行[illegible]，九叩外，皆叩，即率地行礼。[illegible]仪御史左右侍坛上亦然。余立在坛门外，瞻见坛上烛光下，引赞官唱诗

[illegible]僧王防守天津严谡，不允。

王爷及分献官各[illegible]，行于坛上。又见左右官皆[illegible]捧祭品跪[illegible]，读祝官亦高声，声音高长，并见执事官以[illegible]，似系捧[illegible]致祭者。[illegible]礼毕，各官依次捧帛及祝版下坛，[illegible]内高唱，[illegible]在[illegible]，王爷随[illegible]，礼成[illegible]，各官随王爷皆散。余乃至坛上瞻视[illegible]内祭器及[illegible]，皆黄色[illegible]龙者，[illegible]角其九[illegible]。绕坛池宽[illegible]尺，有水，[illegible]。执事官[illegible]安于[illegible]内。从坛右[illegible]也。天[illegible]开，[illegible]夜[illegible]者，乃[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朝衣[illegible]水中也。坛内草木，[illegible]可爱，出坛门[illegible]，见坛内空阔豁目，各坛门皆有官肃立。

王爷[illegible]后，[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衣物，[illegible]中，乃[illegible]至东华门[illegible]大[illegible]同[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部[illegible]诸公[illegible]到，以[illegible]夜[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乃不[illegible]官[illegible]同家。午后又雨，大小，至晚尚浓阴也。

[illegible]

二十二日　抄报。翁中堂病，请开缺，准。

四川正考官放[illegible]纶，副考官放[illegible]道[illegible]。

二十五日　闻英人在天津已到火船十[illegible]只，十[illegible]号，叫我将所有防兵炮台皆撤毁，并开单要东西[illegible]。兵部职方司郎中[illegible]管捷报处，应发天津僧王处硃批上谕，误发在吉林，而应发吉林者误发到天津。闻硃批以缓与夷用开炮也。

二十六日　御史[illegible]递封奏，闻为谏和夷并预备[illegible]，旨留。

[illegible]上谕："[illegible]兵部事务，钦此。"

二十七日　御史赵元[illegible]递封奏，闻为谏和夷，旨："留。"

二十九日　分到银结拾两，随钱一钱九分。

六月

初一日　到司知加班，毕堂官留署。

初三日　早到司，巳正，赴大兴县署吃饭，又与贺[illegible]舟兄、李四兄、[illegible]六兄[illegible]，至次日天晓。夜[illegible]。

初四日　申正，至德胜门外北城[illegible]指挥黄小[illegible]兄处晚饭，承其向本处潘姓家借车。

初五日　丑正，由[illegible]道赴园，寅正即到户部朝房，少迟，沈[illegible]总办[illegible]、同司[illegible]、同司钟皆到，随入内，于军机处候程堂官到，闻折

稿并画稿。又到吏部朝房请彭中堂、陈堂官阅折稿、画稿。又在奏事门外候瑞大人、存大人到，交内监送内画稿。是日，兵部带引见并看保送山西守备忠善箭射，九连，罚俸一个月。遵执议处看抄。五月廿九日奉到上谕，知僧王于五月廿五日开炮回击，伤英夷大船十三只，只一只逃出拦江沙外，擒斩夷匪多名，并获夷兵头赫姓，船皆破坏，不能驾驶，船上炮物皆沉，伤夷尤多。天下人心大快。多年以来夷目而四狂悖，欺人太甚，无不切齿发指，经此奋打，实皆僧王老练慎识，有守有为，成此大功。如非兵部回公日前将保批发错，则廿五日未必敢决然开炮。然夷匪欺中国太甚，亦先开炮并上岸步战，僧王亦不能中止矣。所伤提督副将等皆落凭棺，并赏将士银五千两，赏功皆准。各商口闻皆有通行，如大家齐心协力，夷匪畏内，何能为哦罗斯使臣新到京尸势猖狂之至？闻近日亦致逆，可恨！

眉批：上谕竟未发《抄》。

日内闻夷炮沉海者，时见自水发出，则满船夷尸，盖自来火所致也。

初七日 到司。……约治等翁、偶翁、沈愚翁同到前门西河墙同兴楼小酌，闻抄报，是初八日卯正二刻同乐园皇上入座听戏。戏单：……初九日同乐园西边另一间(厅)[听]戏。

《庆寿万年》《浪暖桃香》《月下追信》……《万国嵩呼征祥锡祚》《认子》《八字未全》《娇倩冰人》……《谓索乘龙》……《仙岛有……》……《万国共球》《诸番息战》。

初九日戏单：

《福禄寿》《好逑……》……《夜看春秋》……《万年甲子》……《大……有象》

[illegible]
子进士，分工部。王莲塘兄武选司。

初八日　[illegible]分司[illegible]来拜[illegible]

十一日　[illegible]来谈，[illegible]小马神庙[illegible]家[illegible]大画，[illegible]洋画法[illegible]草大山[illegible]打猎图[illegible]，其[illegible]花[illegible]人象，[illegible]色[illegible]，外[illegible]，各种如[illegible]，从[illegible]大镜中外看，如睹旷远异境，豁人心目之至。

十二日　[illegible]：浙江正考官[illegible]，副考官[illegible]；湖北正考官[illegible]，副考官[illegible]。[illegible]："贾中堂[illegible]为体仁阁大学士，[illegible]户部[illegible]署理。[illegible]翰林花园。"贾中堂十三日未到任。

十三日　到司。午后大吃西瓜。

十六日　到司。

十七日　[illegible]连日热极，如火蒸然。

十九日　[illegible]

二十日　到司。[illegible]

[illegible]
品卿衔。"

二十一日　[illegible]亭、沈慧[illegible]内阁往役间日初起同，大雨，指各[illegible]回营[illegible]一位[illegible]至巳刻，雨大，淋透衣服，踏水而内，公事不敢迟误若此。午后，大晴，清凉之至。韩荫如[illegible]四兄文[illegible]自东省到京乡试，[illegible]小同表侄[illegible]，谢八表弟约同在万兴居晚酌。

[illegible]

二十二日　初伏。[illegible]到司，见贵中堂、陈堂、李堂。午后，约韩荫如四兄、王[illegible]兄、谢八表弟同在广德楼听四喜，晚在[illegible]条胡同福兴楼小酌。李瑞[illegible]，与城武[illegible]，自东省来京，送香稻米[illegible]包、茶叶二包。斤许。

[illegible]

二十三日　兵部值日。

二十四日　同司恭祭关帝，有早面。

二十六日　署左侍郎[illegible]午刻到任。自辰刻[illegible]，今日大雨倾盆不止，晚犹阴，各街巷水[illegible]。

二十七日　[illegible]，又雨，冒雨踏泥到司，贵、陈、李三堂到。午刻，在杨梅竹斜街西永[illegible]居韩荫如四兄外与晓坡同饭，饭后到广德楼听三庆。

[illegible]以局款不清自缢。”

二十八日　午后，嘧嘞吠（注：即英国）夷人廿来名到京，我官文武及押护者将三百人自通州来，入彰仪门，在内城老君堂新馆住。

二十九日　桂中堂等代奏，嘧夷（注：即英国使臣）到京请安。中午，晓弟为回，付存宝一个，收印墩十六个，随封二钱九分、八十二分。

三十日　到司。

七月

初一日　同蔼如兄听四喜。全小汀堂官到京。初三日行礼。

初二日　到司。接闵四表弟回信，外洋货四两一钱。初三日。

初四日　兵部加班，到司九事，遂至大兴署吃早饭。晤倪六兄瀜自江南来京，引见送日。倪笙甫兄在嘉兴寺伺候桂、花两中堂。又使咪唎坚（注：即美利坚）住老君堂。除夷来者上下共二十人，前月初九日午刻进北塘口，间与自备需见面，坐车入公馆吃席。该夷自有备咪呢人铭，要人未给，仍自带来。夷使华若翰，年四十四岁，有二子一女。水师提督达西、带刀副使卫三通、丁韪良，其余参赞等共十二人，分席，与自都需东西坐。夷人体皆白色（羊）作腥臭，非人类，好吃水果，时用凉水洗身。大宪与谈两时之久，略加驳诘，该夷仅同以答，凡不中肯，貌虽恭顺，情殊诡谲。廿七八日自津抵通，坐车入京城，同来之中有一山东平阴人，一浙江人，一广东人，皆写汉字者，闻束修皆数百洋圆。带有铁裹箱木箱，闻非贡物，日来惟大嚼大乐。郑邸加心伺应，昨夷人要大白布，云擦地以卧，又欲馆外竖大旗，未许。夷人又同俄罗斯，向来无此，乃由我们委员代咪夷向俄夷送信，信外一面汉字，一面夷字，不识，讨得回字封固，莫能拆阅。桂中堂知之，以此委员，未经禀明，专代送信，大怒，几乎重办，实自取也。又闻僧邸在海上，近又捞获英人大炮万八千斤者两尊，皆受六十八斤炮子，试放，灵捷之至，大悦。

[illegible]不肯。

木[illegible]等甫兄，遂拜姜鹤四伯兄，出城拜李吉堂伯兄，并贺其续弦借来之喜。又拜陈寿田同年，知高月望后奔丧，因思且，盖德奂年伯人内也。又至咸升店晤新进江西建昌府同乡陈公戴珠，在吴春兄小酌。

[illegible]罢，鸣道而归。

初五日　李子芬兄代领等甫兄送到还子钱四十七千，吴春翁留其廿千作七夕听戏吃局。

初六日　韩蔼如兄同听三庆。

初七日　吴春卿、韩蔼如、邵启东、李子芬、周晓山诸兄同约到广和茶楼听四喜，有二韵桥密誓一出，场上未看摆设周全，是日人多极。晚至咸升吴春兄处同吃鸭子二只，由[illegible]大阴，阵云如墨。

[illegible]耿同年各信。早间到司。

初八日　午后，大雨，戌初晴。

初九日　兵部值日晚班，到司发各部公文

眉批：全堂与陈堂不合成，同司适为秦留阻滞。

初十日　早到司。午后钱[illegible]兄[illegible]来拜[illegible]，已第二次入北闱。酉初，蔼如兄来谈。

[illegible]

十二日　早到司。姚[illegible]兄自[illegible]带到谢四表兄函并土物[illegible]胰子。

十三日　到顾厚斋兄处。

十四日　到司。午后，蔼如兄约同朱[illegible]兄、孙[illegible]兄听戏，在中和园。

十五日　早到司。适蔼如偶患霍乱，遂急到杨梅竹斜街西水[illegible]为之诊治，午后见好。过午，到南下洼看所谓广东某蟒者，长六七尺，粗若大鸭蛋，色黄，花黑(斑)[illegible]，用布障围住，蟒盘在地上，昂首向水盆，观者如堵，每人[illegible]文钱。又有刀山高跷等戏。到天齐庙，即东岳庙，香火极盛，游人男女如织，由中院穿过，到都城隍庙，众僧建坛施食，旁放纸扎彩船，高丈许，长丈许，晚间焚化以救鬼者。酉刻，祀祖先。晚接河南淮宁尹李[illegible]信，知[illegible]为不[illegible]，弟所寄帽靴各件已收到。[illegible]更许，约蔼如兄外间看，已食八分。是夜亥正月蚀，子初，食甚，子正，食尽。[illegible]天昏黑，有九月[illegible]。大[illegible]，街巷击锣[illegible]

铁，老少救护，喧嚷不绝，皆云未经见过日食如此之甚者。午次日日正始复圆，共三时之久，食十八分。

十六日　早到司，见今堂官、春堂官，贵、陈、李皆到。午初，到鹤如兄处问病，大好，遂留早饭。伊发省信，接山东革舒亭大姑丈信。

十七日　晚，程炳采斩决，惨极。其乃前程庭桂奉特旨从宽免死，与已革刑部员外陈廷彦、已革工部郎中谢森墀、李日华、典常诸祖同、国子监学正王景黼、副贡潘元培、候补通判潘敬俨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十九日　考试汉教习，阅卷周中堂、毕道远、官振[illegible]、同[illegible]郡抄[illegible]。江南乡试十月举行，借用浙江文闱。

七月，分同年崔绍宽中翰造六斋寿何用卿日

连日钱店纷纷起钱，士棍藉端滋闹，致连闭数家，银价忽落，民间所用皆官号票，只取当钱八百作一吊。[illegible]笔："历思官补授宗人府府丞。"

二十七八日　斋宫。廿九日祭社稷坛。礼部奏请，经筵讲官派贾中堂，匡源署讲官桂中堂。

眉批：廿六日还宫。

二十九日　提督衙门奏交：御史杨荣奏参各园演唱戏之管事人袁[illegible]堂及傅保山等十六名交刑部宗人府。上谕："惠亲王等奏，再禁官民私藏一斤以上铜器，交官领价，违者分别治罪。"天下之大，铜器之多，第禁禁下，未免骚扰，且自王公以及庶民，均得家家搜求？如必从严，徒滋扰害。

[illegible]

八月

初一日 奉上谕："山东巡抚崇恩著来京另候简用，文煜补授山东巡抚，直隶布政使著文谦补授。钦此。"

眉批：奉堂谕，自八月初一日为始，已正到日。

初二日 卯正，皇上出内右门、景运门，进文华门，至文华殿经筵，进茶毕，出如意门，进景运门还宫。

巳正，到司，入东华门经煤山东，出后门至鼓楼街路西裕成首饰，问戴竹村二兄（旗人，名承恩，号宝[illegible]，旧典礼官）。是日，在上前有事，未回。又至德胜门外，拜黄小云二兄，小坐时许，仍入德胜门由东四牌楼出宣武门，与大田门绕城内，古家[illegible]（俟考），至菜市口西扬州会馆拜姚介巢大兄（光第，扬州廪生，新捐广文即选）。阅《邸抄》，广东世系海澄公幼子奉旨人大兴籍。

[illegible]

初三日 还宫。

初六日 皇上出顺贞门、神武门、地安门至关帝庙拈香，还宫寅初。

初七日 巳刻，到司，遂至场东门外笔管胡同路北韩蔼如四兄小寓，伯晓坡弟，派在大门外伺候。晚与朱云仲二兄应桂、朱月桥兄、孙叔固兄、蒋公、邵公同饭小寓。北土号崇公廖两少君下场。人云："自见亭先生以来，皆在此房得功名，吉地也。"

[illegible]

初八日 卯正后开场门，点名。蔼如兄诸公，浙江人，在东右门四十八牌小所，与谢八表弟同当差者，尚有一位十公，候补县丞，至十一点钟始点到。浙江同严少蘅七兄（[illegible]）；又识郑秀岩兄（[illegible]）。予至观象台下，见所铸铜器精致已极，并为山东同乡及钱[illegible]世兄送场，头场平安无事。未正后，同郑秀山兄坐伊车出城，伊回板章胡同自宅，予即回寓。[illegible]

眉批：江南正考官杨式穀、副考皂保。

裕成送到首饰各件（[illegible]）。朱[illegible]兄来拜，知现分兵部[illegible]。[illegible]

初十日 令[illegible]至蔼如兄处接场，得知钦命题：[illegible]。诗题：赋得《[illegible]万里明》，得"分"字，五言八韵。

十二日 午间至[illegible]。未久，知[illegible]兄出城来拜，在家候久，遂回。[illegible]申正后，伊始回城。[illegible]

十三日 到司后遂至蔼如兄处，往送二场，知二场平安，惟号官多干涉，有逐出者二人，[illegible]者六百余名，丝毫不通情。

十四日 辰刻，微雨，至午。送蔼如五兄入场后，在供给处见贾笠[illegible]十一兄，并识宛平尹张同年（[illegible]）。未刻，冒

雨坐河南候补道戴公少君(华)座车出城，其少君入场，车夫周姓，甚好，谈一路，遂赏其京钱二千文。

[illegible]

十五日　巳正，入内城，到板厂胡同舒宅拜节，见姜[illegible]四世兄，回至南池子拜潘[illegible]印君，值伊腹泻，在彼雇小车回家。晚间，率家人儿女拜月，月色皎亮可玩，少迟，微云半遮半明。

[illegible]要(帐)[账]如年(帐)[账]之急。

十六日　内人生辰，天气晴和。嵩如兄三场毕，出城，言及三场，十五日夜，十字号[illegible]唱者、[illegible]者，吹箫者，习气亦殊可恨。监临[illegible]出示禁止不住，又遣官到各号禁止，不听，大怒，遂将两字号上子二人提出，并重责，号头乃止。

十七日　到司，知场案，发新[illegible]七人。[illegible]月假已满，又展十天，亦满，惟须速即起解。写致历城吴[illegible]四兄、吴春卿五兄、陈栗翁夫子、耿知[illegible]同年、李菊农弟、魏子[illegible]二兄各信，同嵩如兄家信并交提塘。至西城棂花石桥拜户部员外张慎斋兄寿，未遇，出宣武门至山西街拜历砚秋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历世兄[illegible]，历实翁夫子已捐道，分湖北候补。

[illegible]

时术之》。

[illegible]

十八日 晓坡八弟场[illegible]发[illegible]日发信。

十九日 [illegible]兄、成存[illegible]兄[illegible]、邵[illegible]兄垲、马畴甫兄圻同班，赴园画稿。

二十日 巳正，到园。小雨几阵。[illegible]中[illegible]、陈[illegible]官、李[illegible]官到署。未正，出城，至杨梅竹斜街西[illegible]尚知[illegible]兄处小坐，遂同尚知兄、晓坡八弟到[illegible]钱[illegible]为尚知换银。[illegible]七月底，行内易当十大钱十六千文，中秋尚易十四千。今因各店不敢开票，市人皆用官号钱票，且每票一千，只易现当十钱八百文，银价日落，早晚即不同。本日早[illegible]千，晚间只[illegible]千四百文矣。而各行买卖及食物仍贵而不落，价钱如此几希，人不叫苦者，而市井则获利加倍。官号[illegible]，每一千文铺当十大钱、八百铁、小钱[illegible]，[illegible]市人[illegible]用，[illegible]铁钱局则[illegible]不少矣。其实[illegible]为信[illegible]使用，而市人不以为信。亦铜钱亦焉能饥以为食哉？

同尚知、晓坡至前门大街估衣店，用钱四十七千文买米色[illegible]花[illegible]马褂一件，同吃晚饭，[illegible]回家。

二十二日 [illegible]尚知兄、[illegible]兄皆来拜[illegible]。晚间写致[illegible]兄[illegible]，交[illegible]兄带[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马函。

二十三日 午后，鹭渚四哥家人赵恩自宣化来京，特送到大米三百廿斤、白面百斤、海米、香菇各一包、宣田火腿一支，并函一件，知为韩四兄送到银二百两。又为晓坡八表弟送米面，赵恩自河西务先至黄村送下米面。又唤弓兵邢永禄同押大车来京。朱行三兄来谈。晚间，到蔼如兄处小坐，同严少增兄祖今、翁今自东边到，至百顺胡同，伊赴双全小坐，予遂回家。百顺胡同一带多伶人堂名，时听唱影戏，至四鼓热闹之至，所谓隔壁听戏，倒也怡情。

眉批：[illegible]

二十四日 无事。

眉批：陈堂官奉密旨出差。

二十五日 巳正，到司值日。当月同海蕙田、王政斋同班。而且满侍公申、汉沈公元寿。朱致堂尚书西兼署兵部尚书，是日到任。午间，监印官宋寄庙、晏国兄二到司，随同去开库，阅库存旧存各物，令库书开取。见有前明玉牌，色略苍，约七寸长、三寸宽，一面光，一面刻玉星五行，中十四星，外各十三星、十二星，未审作何用者。又有嘉庆四年夜行牌板一面，盖夜间传令用者。又有分十二辰令箭十二支，皆行各督抚提镇者，上有黄绫旗满汉字，盖大印。又有行在银堂印一颗，选驾方三司行在铜印三颗，皆乾隆年间铸者，尚完整若新，惟驾司即有盒若屡经用过者。又阅存案，知尚有镇库大炮一尊，未开，隔壁库存。又有各处前缴到王命旗牌各件，并存武场弓刀石若干件，皆与外省不同。头号刀名癞龙，头号石名卧龙，最不易拿，所以京中后场武士子视为畏途也。海蕙田兄由笔式当差已十四年矣，年四十一岁，后有眷

辛亥举人，人极纯粹。乃弟亦由笔政升同部主政，现改知州，分山西候补。乃兄前宣化知府，[illegible]。与惠田兄畅谈。[illegible]自过午至夜四鼓，道门至交[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月廿外大获胜仗，[illegible]已逃[illegible]全用[illegible]。"[illegible]快！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六日　辰正，予衣过自天安门入端午门、午门至内阁，送本件。[illegible]人家[illegible]，禁苑[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幸得[illegible]也。午后回家。接[illegible]，兆麒，山西人。

二十七日　[illegible]兄[illegible]到德州[illegible]。又，山东[illegible]兄[illegible]自东[illegible]到京。[illegible]

九月

初一日　[illegible]如兄、谢晓坡八弟为余补祝

[illegible]号星岩，行六。

武会试新添覆试，磨勘者不少。

初二日　听双奎部。

初三日　到驾司。回到永盛居，同严少珊七兄绍全、韩四兄小酌。

初八日　约王鹤峰二兄、严少珊兄及韩四兄在予处手谈，藉听报红录。至二鼓后未见韩蔼如兄报到，又落孙山矣。

初九日　同约赴陶然亭登高，不果。知章丘马德徵号叔度，及历城茅叔清三兄昶熙，皆中北榜。

[illegible]

十三日　新中武举人覆试。

十四日　赴南池子为治堂亭兄贺放临清之喜。到司中。

十五日　拜同司华子承兄，锡[illegible]，山西人。山东候补大使程筠侯方策来拜，严少珊兄之亲家。山东候补千总诸葛湘乔兄来拜，名治。

十六日　公请治堂亭兄在徐庆堂西泉。午后微雨。

眉批：十六日大考翰候。

十七日　毕堂官奏派知武举完竣，覆命。接东省信，见山东题名录，历城中十名，李石湖十六表弟高捷，可喜。到司中。上谕："谭廷襄著赏给五品顶(带)戴，前往直隶大名广平一带帮办团练事宜，钦此。"沈松轩兄患诸葛湘乔兄、韩四兄同酌。

十八日　徐五兄来谈，号信卿，天津人，山东[illegible]。

二十日　武传胪状元韩金甲，山东历城人。到司中。

廿一日　诸葛湘乔、韩四兄、徐五兄同在富兴楼小酌。闻提督衙门拿窝盗之女犯，名"野鸡刘"，住家在抬头庵后，久开窑名"发财"，私产

段多，诸各皆其父子，经刑部审，皆供出者。抄出金银衣物珠玉累万，诸大案可破矣。

廿二日 邸抄："理藩院奏，失去堂印。"

廿三日 诸蔼甫吞兄、徐石兄同约到天乐园听新到之广和成班，韩四兄作东。

廿四日 又同去听广和成，内有小老生名小红田。

廿五日 当月同蔼田兄拜，乡举人，畅谈一夜。

廿六日 辰刻，入内阁读本。申刻回家，少珊兄来。

廿七日 赴西河沿福寿堂林李小山兄陪谈。

廿八日 严少珊兄、李小山兄皆验看。

眉批：上谕：廿八日、初二日俱推班。

廿九日 同诸甜舫、徐石兄、韩四兄小酌。早入闱。

十月

初一日 少珊兄、蔼如兄、诸甜舫同赴工部。

祀先。山东结局，陈镜人兄、安甫亭兄公。按年纪算，每年人以到部先后为序。

眉批：皇上吃肉。

初二日 张侍史表姊丈少任，拜踢字，海丰人，捐纳，在天津海运保升知县，验看。来拜。早到署值日。

眉批：兵部值日票，酌改武会试日期。

初三日　拜杜云巢先生、张兰坪甥，皆未遇。

眉批：上谕："大理寺少卿朱凤标补授。钦此。"

初四日　入司。回到少珊兄处送引见，并送李小山兄引见。

皇上升殿武传胪，状元韩金甲，山东历城人；榜眼什玉春，直隶人；探花李士伦，四川人；传胪曹凤甲，河南人。

上谕："曾望颜著署理四川总督，谭廷襄著赏给三品顶戴，署理陕西巡抚，俱著驰驿前往。钦此。"

初五日　皇上巳刻还园。入司。

初六日　上谕："保浦其回京穿孝，现有钦差大臣关防，著袁甲三前往署理漕运总督，著联英署理。钦此。"匡鹤泉先生入军机。李旦华等均准赎罪。

初七日　杜继园先生署理吏部右侍郎，仍入军机。入司。

初八日　到西永盛店。杜云翁来拜。

初九日　拜杜云翁，晤面。入司。又拜西河沿口胡同王楚图同年，署驾司掌印。

初十日　御门办事。

十二日　午后，魏子善兄到各街闲游。早入司。

十四日　专弟丹士省，由德州、陵县并了武城。写信十五封，并送各物。诸葛荣枝来拜，丽翁乃郎县丁。

十五日　到司。午后，李博泉姻丈尚，山西县丞，保举知县遇缺，来引见来拜。新捐把总党嘉宾来拜，历城龙山镇人。

李季芗十五弟来拜。

十六日　邀李季芗弟、孙莲坡二兄、子善兄、韩四兄同听三庆。

十七日　到司。

十八日　李雪棠世兄约听三庆，晚酌龙源楼。

廿一日　夜四鼓赴园，黎明到。

宫门同冯蕙田兄、马鸿甫兄全奏事门候春、见堂官，画奏稿及常行稿。辰刻，蕙田兄约同至御河桥福兴居早饭。予遂入德胜门，至鼓楼东宝钞胡同拜沈公松轩，未值。又至方家胡同访佩如兄宅午饭，因其邀予同韩四兄吃野鸡也。午后，韩四兄到，因观所藏大内收《西游记》大画册十本，计二百页，金碧辉煌，界画精细已极，每页皆有海宁陈文简题跋，可云双绝。佩如兄云："某年，上赏某大臣者，渠与此老至亲，特借来观，以开眼界。"又从观所藏书画，并皆佳妙。佩翁老大人，薛湘林将军麾下才子，所书各扇卷及石刻尤为秀润，名不虚传也。晚酌，酒菜皆美，并得畅谈竟夜。

廿二日 未刻，同韩四兄行，路过兵部，予因入司。韩四兄同居屠厚斋兄偶患下泻，肾气不固，半月间来其形消瘦力疲，到司小坐即回，乃竟长辞矣，可惜之至。

廿四日 于嵩兄赴大兴县，佩如出城。

廿六日 入司，知厚斋兄病，因欲代邀韩四兄往诊，不果。

廿七日 申刻，厚斋兄去世，可惜之至，同人无不悲叹。厚斋名敦敏，江苏癸卯举人，癸丑进士，分兵部，已题员外，升总办，人极精明深厚，交友最广，为其内弟捐职主政，分户部，又补吏部司务厅。家贫，视者以官为家，忽尔谢世，伤哉！其少君已应乡试，闻同伊女皆割股疗亲，疾而不验，闻之酸鼻。

杜绰然兄病势忽剧，得信云去世，杜中堂之侄。

廿八日 辰刻，至韩蔼如四兄、李博泉姻丈全阙左门验看，晤识陈向梅兄，常州（?）杭州人，系湖北系，分发直隶。入司，因屠厚斋捐总（辨）办，拟请部堂如兄递补其掣签（尚）办缺，拟予同王杏樵兄铸坛、沈春甫兄元□补印结，同各堂派广东坛，癸丑进士，山西人。

韩四兄具呈分山东注册验看，托予代托马少梅兄指代（辨）[办]。费十八两。

眉批：春堂官调礼部，在堂。

廿九日　书佩如兄出城。入司。

[illegible]

十一月

初一日　同韩四兄听四喜[illegible]恩志诚[illegible]。子善兄同李子芬兄自大兴署出城，子芬兄前改捐兵马司副指挥，部吏漏，未注销教职。前月分因选平原教谕，必须呈明注销。

眉批：初一日，基堂官溥到任。

初二日　约子善兄同韩四兄听双奎。

初三日　入司。韩四兄赴[illegible]寺谢恩。[illegible]与堂兄来谈，印咏。

初四日　晚留韩四兄吃羊肉面，围炉夜话。刘春圃兄来谈。

初六日　子善兄搬入大兴署。入司。

眉批：考学正学录。

初七日　陈子[illegible]自天津收高米回到署。值日，因有事托[illegible]田兄代发公件。[illegible]

初八日　到韩四兄处[illegible]

初九日　入司。

初十日　[illegible]司汉掌印[illegible]考御史。

眉批：汉御史送考者三十人。

初十日　值日。考御史[illegible]

闽水师宜勤操练策》。

十一日　巳刻，韩四兄到吏部领照。未刻，起身回东。[illegible]接[illegible]银、信[illegible]，并致八弟[illegible]一信。托韩四兄带省各信，并送[illegible]京花，送马少梅银十六两，为韩四兄验看费也。

十三日　入司，桑芝文兄炳来拜。新分驾司。

十四日　入[illegible]马胡同，谒[illegible]夫子。又至西华门内[illegible]同部[illegible]。又拜陈秋[illegible]兄[illegible]。出城至米市胡同拜陈[illegible]兄，知已[illegible]，未回。又至[illegible]马胡同前街拜齐梅[illegible]世弟。孙[illegible]三兄来谈。恰禄，辛亥孝廉，候选知县。

[illegible]

十五日　入司，买[illegible]一部。[illegible]值日[illegible]在署。

十六日　无事。[illegible]引见，以知县用。

十七日　到前门外[illegible]银价又落[illegible]。晚[illegible]兄，未值而回。发[illegible]信[illegible]，由京告假，赴安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遇，希[illegible]（保）[illegible]，[illegible]忠[illegible]之后，亦应护惜，著仍来京销假供职，所请不准行。钦此。"

[illegible]部郎中军机。

十八日　到司，[illegible]印新章，各[illegible]值日皆须在署，因文报早晚不定，须司官[illegible]也。又因[illegible]诸公多不到署[illegible]，所管各股皆与

沈慧亭息（斋）亦[illegible]另派，予派[illegible]侍科[illegible]，兼管别股，并行文来正，风作，欲答拜桑芝文同司晤不果。[illegible]春荣少君。

眉批：堪堂官进班（载堪）。

陈子湘同司，大兴人，服满到部。[illegible]

皇上以前月偶感风寒，恐冬至郊天拜跪不便，惠王等仍请遣官代祭。

皇上仍于廿八日宿斋写字。

十九日　午初，皇上还宫，引上仪仗排班。上谕："督察院左都御史沈兆霖、吏部右侍郎瑷仁均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

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徐有壬、学政孙葆元会同奏请，据两江绅民呈请，前钦差大臣、湖北提督[illegible]巴图鲁谥忠武向荣四川大宁人入祀名宦，奉旨依议。[illegible]晚[illegible]人来取去。致霸州牧赵[illegible]霖同年信稿。

廿日　李博泉明府引见分江西。[illegible]

眉批：廿日，候事府考供事。

廿一日　兵部有引见，赴前门内东城根天春参局拜同司[illegible]总部怡庐兄[illegible]，出城，为李博翁贺引见喜。又至[illegible]胡同拜李季莎十五弟。又至羊肉胡同拜同司桑子文主政。至文昌馆[illegible]厚斋兄。又至米市胡同杨协卿兄处访陈[illegible]二兄，知赴（密）密[illegible]，[illegible]小侯明府处，亦未回。子鹤兄自大兴署出城，来谈，子芳兄亦到。傍晚，同入城。晚间，北城副指挥黄小云兄来谈，[illegible]兄亦来谈。

眉批：[illegible]

吏部司务厅，三弟敦义，户部主政，乃郎名衍高。

[illegible]

抄。传质。

廿二日　到司。申刻出城，至文场馆，为汉川杜绰然兄[illegible]绰然兄候选知县，其大少[illegible]在天津候补。

廿三日　[illegible]大兄[illegible]托带下午[illegible]

廿四日　巳刻，[illegible]兄送到耿[illegible]同年[illegible]兄在东托为寄到吴紫[illegible]兄所借银四十六两并函，云郭升已出东省，约计在陵县候信也。[illegible]苏沈[illegible]之瑛来拜。住前门内(碾)[辇]儿胡同。

[illegible]

记名。共计十六名。

廿五日　入署。[illegible]：“[illegible]”

廿六日　黎明[illegible]入城，至东华门，[illegible]。大小官员已到，进东安门，由文渊阁后至景运门，[illegible]已到，遂同到乾清门下，[illegible]报销，会户部、兵部以马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部以此[illegible]，有案，[illegible]，不准多开，只准[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内廷出，遂[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计十四件，公毕即出[illegible]。[illegible]出城，至打磨厂[illegible]。又至[illegible]兄处送还银两，未遇。午正回寓。饭后又到前门外买物回家。[illegible]兄来谈，[illegible]计廿九两零。[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畴甫兄圻，甘肃人。

廿七日　天冷甚，欲携子女至天桥观象开銮仪，未果。晚间，李季芗十五弟来谈，至二鼓后回福峰寺。

廿八日　辰刻，皇上出正阳门至天坛斋宫行礼后，少顷，进正阳门关帝庙拈香毕回宫。午初，到司，堂官皆未来，遂到大兴县署略坐，又到方家胡同访倪舫处，借其与伊东宗都察院都宅缮竹坡先生手谈会，小坐，仍回大兴署，与丁益兄、贺□波六兄、李子芬二兄、李象侯八兄畅谈晚饭。贺笃甫十二兄公毕未座片刻。夜与丁益兄、贺济之世兄乘车、宋者五兄、乃朗同谈夜话，至五鼓始眠。

廿九日　冬至。早起，家中专人送信到，知笃甫四表哥廿八日申刻到。托兰村二兄由南寄来带到皮棉袍、马褂等件，并致八表弟皮袍一件，又腌腿一支，猪肉两斤，白面二百斤外，致八弟□斤肉，油廿斤，腌腿一支。因于在内城，未及讨回信而去。午初，于张车到东华门边，见策马奔者告人曰："署中火起。"未及询明，及过皇城墙角，见西南黑烟突冲，急命御夫赶至兵部街，乃知系户部失火，其焰愈大，观者塞街，而皆不敢近。户部围墙、户部后门有兵严守，及过东交民巷至棋盘街，见南城外水会人至，各执小旗及激筒、水筒各器，有事者令纷纷齐趋。出城来者见多纷纷在观者，及到观音寺东口，又见水会内起，前往，至日落时尚闻人言火未息也。

眉批：考笔帖试竣事。

[illegible]

卅日　知松筠庵后帽局失火。奉特旨："户部失火一案，严审夹讯，刑部久无夹棍，兹特新造。"

知会来请，次日到司画稿。山东军需报销，驾司驳回两款。

三十日　入署。接曾侄信，十月廿日发者。取印结十余。送王伯雨先生孙妇京□廿千文。

[illegible]

十二月

初一日 大风。写致省信，并为四太太送大银、布、鸡、肉各件，交李季芗十五表弟带省，托[illegible]大姑丈转送。

初二日 早，沈松舫兄出城，约同至万兴居早饭[illegible]。李季芗弟来辞行，交[illegible]山东功牌、[illegible]兄家信，限五日到[illegible]。黄晓云兄来，托代[illegible]北城御史李[illegible]和同年[illegible]太[illegible]部长联[illegible]。小云兄又同我公车[illegible]。

[illegible]

初三日 大雪。闻户部[illegible]、吏部[illegible]。吏部司务厅顾鹤斋兄敦和来拜，未遇。

初四日 至前门闲游，遇张秋舫兄，串[illegible]立谈片刻，买木瓜回。为梁内侄曾字曰"心畬"。

[illegible]

总抄："[illegible]"

[illegible]

闻官人于茶坊酒肆、街头巷曲暗访户部起火之由，户部堂司各官办公皆在后面银库左右。闻估工银需三十余万，且近处无此大木料。驾司掌印宝楚翘兄请假五日。提督郑[illegible]奏："初一日储济仓失火，延烧十字廒，接连吉字廒、思孝廒，俱被烧毁等情。奉旨仓监督锡年、景祥均交部议处。延烧十字廒，责令监督花户等自行赔修。"交杨佩兄顺致大兴一函。

初五日 九丰。到广和茶楼独听山西万顺和班，耳目觉新。内有老生名五十者，外貌声调俱好。日夕至西河沿增盛店访李博泉明府，知已于前月廿七日起身回东矣。

[illegible]

圆明园同司奎华亭奕随查，二日完竣。

初六日 到司。沈春甫同司回堂掌印司堂谕事。[illegible]元请病假。谢晓坡八弟专赵春升车来，取大肉面百斤、肉廿斤、火腿一支、皮袍一件。同司朱调元兄和钧十二日嫁妹，送来喜帖。

[illegible]

初七日 饭后独听万顺和部。

初八日 早吃腊八粥。午初，到司，申刻回。又至十[illegible]胡同裕[illegible]常周子厚兄处，立谈片刻，为托谢四表哥投供事。阅[illegible]邸抄："花松岑尚书沙纳照尚书例[illegible]，前有恩[illegible]赏陀罗经被，治丧银二百两。其少君兵部选司员外郎奋训[illegible]，俟百日孝满该旗领引。"

[illegible]

奉旨饬各督抚查参。"

见本日谕："吏部尚书全庆调补，穆荫调补兵部尚书，春佑补理藩院尚书，銮仪卫銮仪使载坦补授。钦此。"

眉批：穆堂官住东单牌楼锡蜡胡同。

初九日　拜佩如兄绅，户部查科库带引。

初十日　到司，知佩如未引。兵部各司年终应题应咨行各事件均须初十日一齐交，说堂督催取，已催数次。连日稿件极多，即须料理清楚。宝掌印又续假。

十一日　到司。午后，穆堂包衣门官命人见同伯成首商桂亲四兄来拜汇兄本姓裁，名筠衡。

十二日　朱阆先同司嫁妹，送人份敬四千。

十三日　未刻，穆堂官荫到任。

衙门放缺，系由翰大子坐放阁学，内阁侍读学士放上驷院，俱不更换。同司各友抓当月，予抓得廿九日，陈首甫兄鸿抓得除夕。赠石慈田兄字条四张。

十五日　到司。陈堂官[illegible]阅邸抄，投诚升补副将之李世忠存日十一人寄居陈州府，因有其亲戚陈姓带勇多名护送回籍城印籍，至淮宁所管之红石桥地方，被乡团误认作匪人，将其存属个行杀死。淮令李叔[illegible]袭其弟即获凶十多名，内为首者在逃，且未审出起意下手者，除执本该撤任，限两月严缉，如再无获，从严参办。闻豫省人谈及李世忠并无存留，素为骨贼，叠升副将，大作威福，且有州县拜伊为师者。

申初，至大兴县领管狱出城谒姨丈见，并邀请翰先生，未回，在子青兄处小坐，遂雇车至旧鼓楼大街太平仓西大石桥迤西弥勒院内访故兰村二兄，知其患病初愈，室中精洁，暖炕细茶，快谈片刻，并出烧酒小酌，野鸡肉脯羊肉小饱，枣汤稀粥大妙之至。又谈至起更后，乘月下回大兴署宿。兰村兄胞姊早寡，笃好佛茹素，孀居后阁，一外甥

子，不欢而去，乃誓志皈依空门。三村兄不忍拂其意，又不肯听其削发，因买此弥勒院与姊居之，静养供佛将五十年矣。院甚宽敞，一老妪一仆供驱使，极为清洁，知前生有来历也。三村兄事姊最恭，时来照应，因犯肝疾，即在此院后室调养。

是夜大风，冷甚。晚与张仙舫兄锜□，山东单县，丁酉选拔，教习知县，分顺天，在大兴同案，人极古道，读书本色。李象仪、贺融波、李子芬诸兄同谈至五鼓，筹自以连日伺候之苦，早睡矣。

崇南轸师以前在东抚任内，福山县余令借办理海口税务，人已致生事端，经文六爷严参，并将伊兄首府余芝香撤任查办，而师亦因此降为常少。两日之间，忽升忽降，固因人受累，亦事所必然者也。余芝香以山东布经历起家，不数年中，骤升济南太守，且兼署首道，声势充盈久矣。乃为捐福山之缺，自同指定而得官，亦有何怨尤耶？类此者正不少。

十六日　未刻，自大兴出城，受寒一夜，到家困倦之至，为仙舫者写条幅，华子东兄属嘱写，未识何人。阅《邸抄》："皇上赏王公大臣以及上书房、南书房'福'字，并赏穆中堂'福'字。"

略志正月到京情景，各街市有蒙古外藩官民往来，皆着皮衣大皮帽，貌刚强，并有女人骑马，髻上插以珞珠，发可分披两肩，髻上有如占面者，耳带大环，足着皮靴，男女面目皆黑而粗。其王公大臣亦皆坐绿呢大鞍后绕车，前后随从官员不少。又见带来大毛羊若干只，头角皆全，未询作何用，想必美味也。又见外来鹿只、野鸡、铁雀等物，皆口外美味，京外盖每有者。过廊房头条胡同，见各铺出卖各色五彩纱绢花灯，画皆新鲜可观。

复谢四表哥信，交管升元加封寄上洞。

阅《邸抄》："本日上谕：本月二十一日举行□□□祀典，执事人等照衙门服色，俱穿青布褂，礼毕，仍用貂褂。"

十八日　未刻，郭升自东省回京，带到各信及东同年信物。又陵县舒竹山明府信并银□两，孙镜泉少尉信并代取衣物各件，吴篆翁、

陈粟翁夫子各信。

十九日　到街换银买物，开东[illegible]。兑出假银两，每两京平□□。

廿日　寅刻，封印到司。开发各帐。

廿一日　写年对、门封，又为杨惺如兄写对册一副。因庚申年，皆用“庚申”字作首，随手集书，皆多合璞：

庚邮喜报红旌捷　庚笏叠展金泥诰
申命渥承紫诰荣　申馆陪承玉笋班
庚由初奏鸿厘集　庚鼎呈祥多富贵
申转频看燕贺来　申盘献瑞皆吉祥
庚鱼佩绾金章灿　庚金初制吉祥字
申燕来凝玉度和　申玉新镌萧鹿文
庚经富有缥缃业　庚展芝图云霭吉
申诰钦膺沦浡恩　申开菱镜日初长

廿三日　祀灶君。各街巷爆竹之声竟日，彻夜不断。

廿四日　午入城，沿有各铺买卖，热闹之至。

廿五日　寅正，入西门。卯初，到东华门。星光下到景运门外候[illegible]、沈两印君。各朝房王公相继皆至，殿克齐亦在候递绿牌。卯正，沈思亭兄到，遂同至军机处候穆中堂。在窗外，知彭中堂文公祥、[illegible]省斋已到。少迟，杜继翁又自隆宗门来，入军机处听其所谈。初九大计黎明，穆中堂始到，其[illegible]各司友亦皆到，遂交苏拉将稿件取进呈画，见蒋蕉林同年已到军机同事。

乾清门下各蒙古王公衣冠肃立，有戴眼花翎者，有带耳坠者，面目粗雅，未辨其语。日出后，见自内赏出克食赐蒙古王公者，众官役顶者用手乱抢，嬉笑之至，似多奶饼等物。又见赏木匣福禄寿字。穆中堂画稿毕，又将稿至东朝房请堂大人画稿。见各蒙古随从多亮蓝

顶花翎，亦有五六品者穿白皮出袍九面，足下旧皮靴，面目尘垢。又有红顶者及什伍，皆稍穿紫毛外褂，戴貂皮帽，皆手持小念珠一串。

中按：[illegible]
元旦朝贺，后即回矣。

箭亭子南蒙古马数十匹，未问作何用。

景运门外有官弁进呈枪杆、箭杆，木皆精坚。又有十用鞍辔，全副双踢胸，皆镀金花。见各门及殿阁亭寺皆挂门神、年对，对用白纸书古春联，四面黄绫镶裱皆落色矣，字亦已出色，木架宽半尺，长七八尺许，已用多年者矣。门神画的精工，中间多画唐代秦叔宝、尉迟敬德，旁门则画大官样、或童子样，各持吉祥花果。

蒙古王亦有紫禁城骑马者。辰初，蒙古王公等皆出东华门，纷纷上车骑马而去，其控马者尚系三品顶戴也。予亦借同司马匹由兄同回。

爆竹之声彻夜，问诸吏史人，乃知各衙门下处祭老郎神也。连日专等韩蔼如四兄银信，乃竟未至。

廿六、七日　买(辨)[办]年物。

廿八日　托王三兄质钱百千文。

廿九日　留母牛展。饭后至司，当月同僚者觉罗景世伯梧现任郎中，系崇雨舲夫子堂兄，人甚好。宿印君谦暄，同至绒线胡同有常基堂官溥宅画稿。

军机处来片，要各处所调兵数。

夜与景世伯畅谈至四鼓。

卅日　午后，陈子湘同司寄到，遂交月，乘车而回。

京中为官号之案，各银号皆收帖，以致银钱日紧，当铺亦不多当，即大票不过当十钱十千文，诸事因之愈难矣。专盼韩四兄银项，竟杳然，闷极。

命颖儿偕梁内侄收拾供桌。

封印后两日一送《邸报》。

除夕守岁，一家团聚，人间一至乐也。

[illegible]
四更犹有书声。”“水声常在耳，山花不离门。”

咸丰十年庚申(1860)

正月

初一日　祭天地、百神、祖先后，正交卯正，放千子爆竹，响快之至，放花炮皆好。

眉批：钦天监奏："元旦风从艮起，时和年丰。"

吃水角子后，日出，遂坐车至陈西峰[illegible]叔处、韩文云兄：[illegible]，纫芸太翁光均。

马春山提塘，[illegible]，与戏武[illegible]　西孙公园；韩宅：[illegible]，又名[illegible]，又[illegible]兄本家。

毕大人道[illegible]，魏染胡同；谢兄[illegible]，在乾裕官号，西单牌楼南街[illegible]；

孙莲坡[illegible]兄，兴胜寺；任月文兄：[illegible]，山西[illegible]人，在文云兄宅；

陈镜人大兄：[illegible]　张永禄：在[illegible]门，在提督衙门充当番役；

张伯昌大兄，刑部，西单牌楼[illegible]胡同；秦小号[illegible]

历大人[illegible]，山西街；朱轩[illegible]、西山西兄、厚基、载基兵部，锡庵会馆；

安治亭兄、[illegible]，工部　邢香岩兄[illegible]，分兵部　果子巷万[illegible]客寓；

汪雪帆兄，钟[illegible]，吏部　钱门；张竹溪同年，培之，刑部　抱头章胡同；

孙紫峰兄、[illegible]，刑部　[illegible]兄，[illegible]，户部[illegible]　兵马司前街；

杨协卿大兄，绍和，户部　齐梅[illegible]兄、[illegible]，工部主政，改山东布[illegible]大使。茅叔清三兄，昶熙，己未中。米市胡同：

胡小怀大兄，[illegible]，户部　马念[illegible]兄、[illegible]，内阁　李[illegible]兄，[illegible]，兵部。北半截胡同：

[illegible]中堂[illegible]、赵[illegible]八兄，[illegible]，光禄寺[illegible]　椿树[illegible]条胡同：

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部　珠巢街：陈[illegible]兄，钦，内阁　椿树[illegible]条胡同：

齐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胡同：[illegible]大兄，[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九兄，[illegible]，户部；[illegible]　[illegible]胡同：沈[illegible]大兄，元溥，兵部。椿树二条胡同：

刘[illegible]兄，[illegible]，[illegible]部　傅介石大兄，[illegible]，兵部　小椿树胡同：

陈[illegible]兄，[illegible]，刑部　[illegible]胡同：吴[illegible]大兄，[illegible]，兵部　小椿树胡同：

陈[illegible]，门楼胡同：[illegible]同年，[illegible]，御史　永光寺西街：

谭伸[illegible]兄，[illegible]，兵部　七井儿胡同：[illegible]大兄，[illegible]，兵部　绳匠胡同：

沈[illegible]大兄，[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门大街：华[illegible]兄，[illegible]，兵部　香炉营下四条胡同：

杨菊人同年，[illegible]，兵部　教场[illegible]条胡同：袁[illegible]大兄，[illegible]，[illegible]　香炉营二条胡同：

[illegible]林同年，[illegible]，工部[illegible]　教场五条：马[illegible]大兄，[illegible]，兵部　北柳巷：

陈[illegible]大兄，[illegible]，兵部　皮库营北：[illegible]兄，[illegible]，[illegible]：

李[illegible]，[illegible]，兵部[illegible]　土地庙[illegible]斜街：[illegible]大兄、[illegible]　苏[illegible]兄，[illegible]，兵部　麻线胡同：成[illegible]兄[illegible]，果子巷羊肉胡同：

[illegible]兄，[illegible]，兵部　东北[illegible]：马[illegible]兄，东北[illegible]：

陈子湘兄，[illegible]，户部　五斗斋门内：刘春浦大兄，[illegible]，兵马司[illegible]眼井；

桑子文兄，[illegible]，兵部　羊肉胡同西头路北：赵稚庵大兄，[illegible]　观音寺；

王篯峰二兄大香，打磨厂　西积庆堂：陈达夫二兄，思泰，兵部　小马神庙清晖堂；

瑞林祥号，打磨厂西口：孟瑞九大兄，兆麟，兵部　大安南营；

伯子严大兄，鑫，兵部　草厂十条胡同：周小田大兄，文荣，兵部　小安南营；

邹怡庐兄，懋，兵部　东城根大东药局：王镜塘兄，[illegible]，刑部　羊儿胡同；

沈兄之瑛，雀儿胡同：杨根固二兄，泽，国子监学正　大井胡同；

守介如大兄，[illegible]，汉军[illegible]部　花石桥中宅：赵一琴大兄，鑫，兵部　大井胡同；

杜大人、二大人，翰，[illegible]　大中街：吴子筱大兄，[illegible]，兵部　果子巷；

崇雨舲夫子，恩，前山东巡抚　兵马司胡同：春蕙田大兄，钟，兵部主政。武定侯胡同内城；

文翰初大兄，启，兵部　兵马司胡同内狗尾巴胡同：景芝田伯，[illegible]罗景椿，崇雨翁堂兄。宫门口；

某大人，[illegible]，兵部侍郎　绒线胡同：福[illegible]斋兄，[illegible]　十石桥；

个大人[illegible]，狗尾巴胡同：张慎斋兄，[illegible]，户部　西城根；

江楚翘田稍[illegible]，西单牌楼南：赵[illegible]同年[illegible]，平则门内；

丁次兰大兄，[illegible]，兵部　陈秋舫兄介，[illegible]，工部　陈我卿兄介，[illegible]，户部　皆灌具人，[illegible]板库：曹梦泽兄，[illegible]　德胜门输局；

全大人，庆，号小门，工部尚书　宽街：黄小云大兄，[illegible]中，北城兵马司副。德胜门外；

春大人佑，五王侯胡同：戴[illegible]村[illegible]兄，官名[illegible]春，曾[illegible]　府内；

舒帅母宅，板厂胡同；裕成首饰楼沈检轩二兄也，后门大街宝钞胡同；

[illegible]简放。

徐芝岩二兄、文官世兄、惠小聆四兄、冯佩如[illegible]兄、[illegible]，贺笠舟十一兄，流，大兴令。方家胡同；

李[illegible]三兄[illegible]、李象侯八兄[illegible]、魏[illegible]兄[illegible]、贺[illegible]坡六兄[illegible]、广化堂兄，[illegible]，皆大兴署；

张仙侣大兄[illegible]，李海观六兄，大兴少尉，[illegible]如[illegible]七兄[illegible]，戴[illegible]六兄[illegible]，[illegible]中堂，[illegible]，军机大臣。锡蜡胡同；

杨兄兆麟，骡马市大街中和银号；

[illegible]；张秋[illegible]大兄[illegible]，东直门；

冈[illegible]兄[illegible]，东四牌楼九条胡同

初二日　祭财神。

初三日　[illegible]，并到毕东河学官宅[illegible]行稿件。

[illegible]

初四日　无事。冈晓山兄来。

初五日　发山东[illegible]如兄信，[illegible]文。

初六日　听万顺和山西梆，在庆乐园。

初七日　至前门一带闲游。

初八日　无事。

初九日 驿传科吏董姓持稿来画。

初十日 至琉璃厂看卖灯者、风筝者、玩意者，游人甚多。大神庙古玩最多，吕祖阁前耍货最多，自初五日至廿日，无日不游敞甸者，俗名"逛敞甸"。内城高绅豪贵车马喧阗，衣裳楚楚，多在古玩铺买各色器物，不惜重价，其各官眷及小孩多坐车闲游，随意买物，亦有民人妇女美恶不一，众中拥挤，自早至午，数时不能开。各处所卖古玩书画者甚多，其朝鲜、蒙古各色人亦皆购买物件，朝鲜人口音似登州，蒙古人则弗懂其何语。

十一日 午，魏子善二兄自大兴署出城住下。

十二日 偕子善兄听戏。各茶园皆人满，无立足处，因至广和楼听万顺和，亦拥挤人，每人京当十两七百文。

十三日 同子善兄偕二女、荣内侄、顺儿至敞甸闲游，买食物而归，人仍济济。王化堂兄来看子善兄。

眉批：戌时立春。

十四日 偕魏彼八兄自大兴出城看演象，象未出，只见九九车。遂约子善兄同至天桥，午后，仍在致美斋小酌，到予处小坐，又约子善兄游敞甸，同入城。月明，微有云。

十五日 辰正，皇上出正阳门至皇乾殿行礼后还宫。早间淡云，晚有月，有薄云。吃元宵。黄村营司谢晓坡八表弟来，留吃晚饭。

眉批：僧王回津防，请训。

先君生忌，供饭。都中元宵节九日，各铺自挂纱灯，随手敲锣鼓而已。各堂名伶人下处皆放花炮不绝，亦无甚新奇者，不过大老官浪费而已。然提督早出示，严禁不许乱放花炮等物，以防火灾。

户部借修，派令小钱局、宝钞局。阅邸抄："东抚奏参乐安令

朱子湘写，撤任察看。长清令王梅村元善亏挪钱粮至十余万，撤任，限一月完缴，否则查明监追。山西巡抚英奏："太原总兵田在田之祖母王氏万全百岁，五世同堂，请旨允准。"

大栅栏、廊坊、二条胡同、琉璃厂等处出有灯谜。

十六日 同司团拜，在[illegible]西舍门大街财盛馆[illegible]，其到七席，并请前在驾司现官御史曹菊儿及选司蔚汉印若振儿京、翁长甫儿同团。听四喜班，是日四喜分四包，文吉馆、玉和馆、正元堂，角色寥寥数人。另有乙巳同年团拜者十来席，公请曹[illegible]、周芝台、中堂、枝、祖培、许滇生尚书、宜春山侍郎振、新放广西学政张正春，因日本节其人，亦在坐。酒席甚好，所做关东鱼尤肥美。未正方开戏，日暮始散席。宦楚翘印若以祖母大事未到。

眉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每人[illegible]须摊不五千文，已付。

十七日 午刻，早上到同。阎晓坡弟来谈。

十八日 午饭后同庆园听春台班。余二姓自天津约来，幼伶名二玉，年约十八九岁，总致秀媚可喜，询知为山西梆班中人，演《破洪州》，仍唱梆腔，耳目为之一新。同兴楼送来白肉、水晶（饱）包子，关东鱼甚肥美，可喫也。

晚，晓坡弟来吃饭，云明晨回黄村。

眉批：上供送祖先。

十九日 巳刻，诸葛润齐三兄自山东德州交其表侄崔仙峰兄孙晶，武清人，献选从九，带来一函，并银八两。午后，至三庆园听春台班，新到之二玉同，在天津山西班，内（绝）佳，邀来观者，千余座，亦喜新者多耳。

廿日　至西河沿晋隆店回拜崔仙峰兄，未值。晚间，国晓山三兄来，谈至二鼓，云廿一日上班，须至廿五日回，上班即在观象台值。

眉批：陈堂官(字恩)派天津收米。

廿一日　寅刻，开印。阅《邸抄》，刑部候补主政何秋涛预备召见，闻其所进撰书甚好。夜间爆竹声满。

眉批：[illegible]

廿二日　新年初次到司，诸事大吉。是日人好吉辰，司中到者多：贾中堂、陈中堂、毕堂官、基堂官、李堂官皆到，史蔺林值日，兵部奏事。

眉批：选司福伯祥兄印兆署驾司掌印。

海忠田兄来拜，未晤。马春山兄送来余西农五兄自河南惠函到。

廿三日　许吟村兄于正月由山东陵县来京来拜，吟村兄以廪贡选四氏学教授，俸满保举知县，九年冬带引，以知县用候选，十二月回家，今正复来，拟指直隶分发。阅《邸抄》：联秀峰先生英调授山东臬司，仍属谱侄；陈艿夫先生仍授山东运司，署臬篆；崇地山先生厚仍授长芦运司；叶芸翁降一级调用。

廿四日　入司。午后，陈子湘兄同至西单牌楼狗尼巴胡同宝楚翘掌印家为其祖母行奠。正月初一日出门遇回，年九十一岁。余与云台同年弟与楚翘兄请予二人至灵寝叩谢，后坐谈片刻，出见其陈设富丽，棚敞轩豁，仪节周全，官衔牌几百对。云台同年现署刑部侍郎，其祖慈诰封一太夫人家道素丰，且旗人尤重丧事，故极为开阔也。旗人丧事，门外皆竖高杆，上悬长幡，乃红锦名，红油木架，方可四围。至殡

日，用十数人抬此轿在前，后面仪仗更多，有给

御赐物件皆须皇亭抬出，并有揭乘，四队或八对，马上驮锦匣等物，未知何用。又有八轿绿围车及骡轿等类，鼓乐多至四五班，僧道以大余蚌者为口观，夫则六十四名，非大街不能行，后护豹尾枪杆等件更为壮哉。天下丧事约以旗人暴富家为最也。

又至贝子同胡同谒崇百晓帅，未值，遂出城回家。

廿五日　至石斗斋口内访陈子湘兄，不遇。又至西河沿访王鹭峰□兄，亦未在庆丰银号。[illegible]

眉批：祖父忌日。

廿六日　有山东督京饷委员钟公带到革舒亭大姑丈寄来一函，并学源表兄来函。

廿七日　约王鹭峰□兄、陈子湘大兄、邱启东兄、周晓山□兄同在广德楼北面高桌听□庆班□□庆近来座多于前，皆为小香□来也。傍晚，同约至西月墙同兴楼小酌而归。□□已青云观察自直隶附递到一书，情词殷挚，可感也。书佩翁来拜，未晤。

廿八日　入署。带常官到署。在茶坊送请同司□。

眉批：推班，皇上进城。

廿九日　晚，陈子湘兄偕全石斋五先生来谈，申、戌、全宗室人等待
P 人极谦和可敬，为事须是到前门也。

卅日　阅存稿十多件。日落回家，公事托邵怡兄。

眉批：经筵，祭社稷坛。

二月

初一日　入司值日。各营官值班者来参见，左官亦来。申刻，发各省公文若干件。

初二日　各铺皆酒食。

初三日　巳正，至济南会馆公祀文昌帝君。同乡京官到者：毕东河先生、孙逸轩、陈苕村兄、刘仁山兄、张伯嵩兄、李雨士兄、宋丹峰兄、孙学[illegible]兄、王竹民兄、陈子德兄、李言室田兄、贺小森甫兄、潘[illegible]兄、马筠村兄，[illegible]未到。

公车贺松轩田兄来拜。[illegible]

城门新规：公车亦须运务，每车要银若干，有货另议。郑邸敛财太急也。

初四日　卯正，至东安门入。沈思轩、王杏轩、陈春卿兄皆来。

内廷军机处[illegible]堂官事，以应发军台各官犯数年延不起解，计案奏催，拟稿早阅已定，又画稿十八件，复至堪堂官处画，回家巳初。

眉批：怡亲王蒙赏四团龙正服。

李衍瑞十六表弟来拜，言本东[illegible]来应试。

江西抚臣[illegible]片奏："前准部咨失守城池，各员如其中实有因公离任人员，应令据实奏明，其仍回本任，毋庸拣选之员留于该省，另行补用等因。查有崇义县典史沈家泳于失守时先期委赴各乡劝捐，并随同光复县城，业经前抚臣耆龄奏请免其议处。九年正月廿三日奉上谕：'沈家泳著免其议处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新选典史周光渭应请留省，另行补用之。"奉朱批："吏部查议具奏。钦此。"

初五日　巳初，皇上到[illegible]。贵州巡抚蒋霨远出缺，照巡抚议恤。

初六日　怀六兄恩元来拜。

初七日　过午，落雪全夜。自上年秋至今初得雪。

[illegible]

初八日　予与同司诸友在东麟堂公请同司诸公，用二鼎。快雪至晚。发德州信，交提塘。

接陵县舒竹山明府专函并银五两托买物。

初九日　大晴。至琉璃厂买物。到庶常馆下卜者黄绮琴处谈命。潘德丰七兄来拜，为[illegible]中[illegible]。

眉批：吏部掌印王继庭放山东青州府。

初十日　无事。为舒竹山兄买玳瑁眼镜一付。

十一日　复竹山兄信，并为补三兄买狗皮褥。

"山东监生谭维青等[illegible]人，赴都察院呈递地域图，说不旨交信郎，阅看有无可采，酌量办理。谭维清着在所候传询。钦此。"

拜焦林同年。

十二日　拜同乡诸公。微雪。买典琳富艳。

十三日　沈恩[illegible]兄随贾中堂赴西陵查工，接如会，不当[illegible]署华办缺。

眉批：贾中堂自差回，即请病假已月馀矣。

十四日　至同院山二兄一谈，约次日同大过复试场。

[illegible]

匾额"福寿"字、如意江紬袍褂料、八丝袍褂料。

十五日　丑刻，大雪如掌，顷刻铺满院地，从窗外窥，如月光也。大雪一日，竟未能出门。

十六日　雪住。吴南轩来拜。东抚文[illegible]奏参[illegible]县知县沈[illegible]不到任。

十七日　阅邸抄：“上谕：上年冬令雨泽稀少，降旨派山东布政使清盛恭赍大藏香诣泰山，恭代叩祷。兹自二月初七日起，祥霙迭沛，渥泽深沾，农田可卜丰登，朕心实深寅感。著仍派内务府官一员恭赍大藏香十支，驰驿前往山东省城，交巡抚文煜，传旨，令布政使清盛恭诣泰山虔申报谢，以答神庥。钦此。”

蒋蕉林同年来谈。董姑丈来信。

[illegible]

桂中堂许滇翁、张诗舲先生均赏宫保卫。

十九日　阅邸抄：“六百里四外清江六百里加紧，捻匪窜扰，清江庚长请严议。”

廿日　到司，申刻回。又大雪。

贾中堂回请安，请假十日。

工部奏彩紬库彩紬鸳衣变价。

张隶六爷[illegible]、宋雪帆侍郎会办都水司[illegible]印钥[illegible]，主稿翁学涵临督[illegible]役、商人等，均交刑部，以杜混蒙蔽也。连日天阴，时有雪。周晓山兄来谈。

眉批：旌德、泾县失守，张小圃芾自请严议。

廿一日　进单。陈子安兄之[illegible]湖南武冈州巡检。

廿二日　买古文约编八本、经训约编二小本。

廿三日　黄小云兄来谈。至周晓山兄处谈。

眉批：皇上进宫，摧班。皇上至宏仁寺、仁寿寺拈。

廿四日　阴，有雪。接耿同年信。
廿五日　有雪。张芸师来函，送银六两。

眉批：补覆试改于廿五日在保和殿。

廿六日　大雪盈尺，街巷深泥，寸步不能走，非车不可，且非好骡不可。小巷几无路，车多陷于深泥中。然公事须照常办理，遇有差使，即大雨雪亦不容稍迟，幸予请覆试假家居，纷纷大雪未为累也。家居无事，课子及内侄读书。[illegible]大小子、[illegible]精义、[illegible]文选、[illegible]、史、[illegible]全大不几四书，只两小未可言也。陵县署广文[illegible]二兄钟岳公车来京，送到舒祝山兄、孙镜泉二兄、张心农七兄各函。

镜泉兄函云：自予携眷来京，王右槐、辛竹君两广文皆有事回家，朱伯衔把戍近成痼疾，无多可以往还者。张七兄函云：大雪盈尺，书院荒斋寂冷，想见其凄冷株守之况。予前在陵主讲，尚不寂寞。

眉批：阅《邸抄》，浙江奏，杭城二月廿七日陷。

廿七日　雪住，天仍未晴。黄小云兄来谈，托致耿同年信。
廿八日　阅《邸抄》，知陪祀文武各官未到，交部议处。
廿九日　无事。吴春[illegible]兄到京，带到袁雪翁信。

眉批：皇上祭朝日坛。

三月

初一日　亲赴礼部买卷，卷价十三千文。

初二日　[illegible]

眉批：早雪寸许。

初三日　赴礼部[illegible]借笔砚，书卷头毕即赴礼部投讫，领有卷票。

眉批：袁午桥光复清江。

初四日　[illegible]，独院，[illegible]

眉批：皇上换白袖头。

初五日　[illegible]

初六日　[illegible]，见大总裁及同考各官，饭后搬小寓，[illegible]仆从先到小寓，步行而往。

初七日　[illegible]记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堉）、杜鸣三（锴）。同号官王咏□、秦□□、孙□□、萧□□、杜□、□□□、□□、□□、□□、□□□、□□□、□□□。

初八日 出候点名，京官东右门进。余名在第四牌之中，平安入闱，坐西"称"字二十号。三鼓后，试纸到，□□□首，稍□□睡，次早方起。

《大学之道》一节，论者了了，北□□□，□□□□□□，□中者必多高手，惟尚未见其乡墨。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定于一》。

赋得聚米为山（得"山"字，五言八韵）。尚有不解"山"字作何解者。

初九日 三篇草全完，全夜，敬各真，而身倦，遂就睡。夜乃大风，至黎明冷极，水皆冰，飞土满号。

初十日 起写文字，了添截搭。午申正写完。同号多出场矣。同乡中与周北楼六弟允升、韩少黎兄、□□，齐河人，己未中。许□□兄，□□，夏津人，亦己未中。又江夏孙中胡兄□□，香谷，皆同号。

申正出场，至小寓，知到阅看华青。家中无大□□到。

十一日 大风，天仍冷甚，点名处人多不到，亦为冷所阻。午候点入闱，坐西"朝"字十四号。与同司吴子篯兄子想，河南人，同号。左邻湖北黄□□子香兄，□□，阳信人。右邻江西陈兄，号梅生，己未新中者。午后，天渐暖，风亦稍息。三鼓后，题下：

《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书》"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诗》"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十二日□鼓后，风□大，闻□号人声，知必有失火，□□□□□□，□同号□□□□□，□□，人声□□，□传各号"□"，号军小心火烛。次早，知系"茂"字号失火，幸卷未烧。

《春秋》"盟于召陵"。

《礼记》"萍始生"。此题较新，成文少。

[illegible]

[illegible]工，兵部右侍郎缺，庆英暂署。

十二日　五艺全完，天气和暖。晚间略歇息，于烛下写真两篇，恐次日冷也。[illegible]一篇，[illegible]从容些，然亦不必太急，致少[illegible]之功。

十三日　午间写完，默写头场首艺起讲。未初出场，饭后欲睡而时尚早，遂信步至场西观音寺胡同内福建司[illegible]刘韵臣、朱松山、孙莲坡诸兄小寓一谈，回寓二鼓后欲睡，适子[illegible]兄自大兴来，同坑而谈，竟枕不能睡着，醒来已晚，收拾入场[illegible]。

十四日　辰正，听点入闱，坐西"水"字[illegible]号。天气清和，与河间县赵梦符同年比邻号，又与同部方司[illegible]兄、任[illegible]，丙午举人，同县张振卿兄、[illegible]，戊午中，朱西山兄[illegible]，戊午中，无锡人，同号。二场心渐放，觉安闲矣。[illegible]鼓后睡下。又与[illegible]兄[illegible]邻号，乃同[illegible]先生本家。

策：问自古万寿圣节名称年代及贺表。

问兵志。而题中又有夹带"刑"字，不知何故。

问节用。

问官人之法。

问团练乡勇。

场中第一要小心火，稍有失错，累及者不少。乃有先生往往于风中吸烟，乱投于外，或置烟于油纸旁，风一吹动，时招扑扰，更或置纸张物乱置烟旁，更有吹烟袋不知拾起者，皆粗心可恨。[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铸造。"

十五日　全[illegible]鼓，五策真草皆写完，遂就睡。

十六日　巳刻出场，在小寓略坐，吃食物，即全仝回家。予至外供给小所拜贺四大爷，[illegible]，大兴令，翟管甫兄令叔也。适宛平尹刘昆圃兄到，名炳[illegible]，己亥举人，[illegible]进士，即用[illegible]，湖北黄陂人。遂留予在小所吃早饭。昆圃兄人极和平，读书本色，且闻待同乡及朋友尤好。[illegible]未止，予出城到家。[illegible]场[illegible]外，[illegible]代四方丁文，大宛分认。

眉批：小所即伺应搜检王大臣吃饭之处。

十七日　全硕升[illegible]与吴存[illegible]兄、周晓山兄、邱南[illegible]兄小谈。

丁鹤峰[illegible]兄来拜，周司华[illegible]兄、陈菁湘兄均来拜。

十八日　早间，陈镜人兄来拜。予因前晚自硕升[illegible]归受凉，大为感冒，骨节头痛，发烧一夜，至未刻始能强起。

林馥庵、刘鼎臣、朱松山兄来谈。丁梦符[illegible]弟[illegible]，己酉中，自内城来拜。接小湘[illegible]表兄由西[illegible]来函，托[illegible]长史[illegible]。

十九日　沈朴人七兄来拜，乙卯中同官，名葆淳。过午至陈镜人兄处公请历城同乡陈搏九兄[illegible]、朱松山兄、李右周十六弟[illegible]、林馥庵弟、刘鼎臣弟、黄松堤[illegible]世兄[illegible]、刘氏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茅叔清兄[illegible]、楚笔峰兄[illegible]、戴香坡兄[illegible]、李学海兄、路敬亭兄、沈朴人兄。[illegible]同中人人得[illegible]，皆有[illegible]中之心，望之[illegible]，亦未知谁是也。

眉批：[illegible]

廿四日　又在镜人兄处公请[illegible]王泰轩十兄[illegible]、魏忠卿六兄[illegible]、程子安七兄[illegible]、周步蟾兄、高兄[illegible]、郭兄[illegible]、吴由轩四兄[illegible]、怀芝九六兄[illegible]、陈子与世兄[illegible]、张振卿兄[illegible]，年少而用功[illegible]人。崔绍庭五兄[illegible]、吴兄[illegible]，尚有诸公未到者。

孙紫峰兄回家。予至济南馆各处拜同乡。

彭子香兄、朱调元兄来拜。晚至泰轩兄处小谈，在钱老铺胡同内。

廿一日　蒋蕉林同年来拜。午后，予至前门外大街闲游，至大桥看官大除道清尘，回至大栅栏买各色花种。到家知陈子与世兄来拜。子与乃雨人老先生曾孙，翊之仁兄胞侄也。

眉批：皇上巳刻还宫排班。

连日开沟，臭不可闻，酉时起大风，臭尘飞扬，目不能开。同省焦竹泉二兄云："京都遇雨，则在荷花池内行走；遇风，则在香灰中行走。"可谓妙喻。

廿二日　雨断。盐运使关防并无遗失，明系讹传。

眉批：皇上卯初至中和殿看版。

阅己未天下举人全录，知周仲廷三弟同年在江西分房取士甚多，为之一快，现仍官奉新县。又知邵浩山兄亦在江南分房，两江皆并科加倍中式，故得门生最多也。

同乡人谈及荣凤轩内兄，自凤阳罢职回家，甫充乐安小馆，亦非得意也。

陈子安兄墅勋由蓬莱到京应试。高月樵兄来谈。

廿三日　便衣步行至钱老铺胡同内，与泰轩二十兄坐谈片刻。其住房乃报房，看其寻字凑版片时。至香炉营下四条胡同华子东同司处小坐，知乃翁又斋先生现署广西方伯，已换花翎。又至樱桃斜街怀之九六兄处，知周步蟾年兄明日回东，由予处辞行也。又至教场头条胡同山左馆拜刘紫宇同年，诸成人，未值。又至教场五条胡同蒋蕉邻军机章京同年处小坐，遂绕至南横街珠巢街拜朱调元同司和约，未晤。又至潘家河沿黄陵会馆拜黄冈彭子香兄，往，未遇。

廿四日　午刻到署，销假，上堂画稿。申刻，丹麓赴良乡。署右侍郎庆堂官莫到任。在署[illegible]。酉初回家。晚至綦轩[illegible]兄处小谈。

廿五日　将明时，梁上君子约三四人自东邻来，由予住室窗外行，悉琐有声，似得物归者。予适醒，漫语之曰："此非运处者，乃借道归耳！"不闻声者片刻，予乃假寐，闻数人且细语，上西邻墙而去。小犬望之而吠，然弗敢近。时已大明，家中人皆醒，闻犬声且斥之，予故若弗觉者，计其已去，乃启户视其行处无迹可寻。似西邻一带必有窝家，不然若辈不能此时方来借道也。都中此等事最多，不足惊。盗中有道，且在邻近，素不肯下手也。然住家必须择地，若居无邻，或近旷僻处，不宜僦寓也。

门生张韵厚来谒。前在临高时从予游者，少年英发，早卜其腾上，今果于己未[illegible]中，高甚。韵厚号小亭，亦号慄庵，行一。其尊人[illegible]号香畹，乙未孝廉，司铎砚城，现主讲武城弦歌书院，品学兼优，可敬。韵厚堂兄企厚于酉孝廉，号[illegible]，现任费县教谕，世居临清东门外林家园，家学渊源，方兴未艾也。潘德丰七兄来谈，午后同至前门一带闲游，遇陈镜人兄，乃同[illegible]归。予遂至前门内西皮市四眼井迪南丁梦符二弟处小坐。梦符，己酉孝廉，[illegible]县人。

廿六日　沙仙根二兄同年名[illegible]之，又号芝农，[illegible]人，甲辰翰林，更名[illegible]之。邀予同焦林、竹溪两同年在福庆堂早饭，并有天兴正料货铺(铺)商[illegible]同千三兄同坐。饭后同到庆乐园听四喜，名优屡出，而燕仙、[illegible]琴扯[illegible]倚清，尤为媚艳曲，为之一乐。天热甚，焦林兄有事先回。

阁批：皇上换毡冠绒领棉袍褂。

接坊川吴紫東四兄函，知砚山兄现撤回省，尚可调缺。陈栗帅于[illegible]月由武定绕道回家，然今尚未到。叶其翁偶缀后，贫苦之至。六云林馥庵、刘鼎臣弟来谈。

廿七日　黄小云兄来，知伊于二月初二日酉时得子。

廿八日

廿九日　取印项三十两。黄小云新来托撰书箱曹神庙联："西汉作服悬，在昔肯教明训，四百年治平大治；北门金锁钥，至今奉公守法，亿万世护卫神京。"就来文改作。

予至大栅栏听久和，不遇，乃听万庆和。回晓山兄、邸山辰兄晚来谈。

眉批：山东定十六名额。

卅日　晚后雨大作，雷打一阵，大凉，不知何处大雨也。

闰三月

初一日　大总裁呈进前十名试卷。予至陶然亭文昌帝君前求签，第五十七签　中中

[illegible]

[illegible]

折庙内丁香花一小枝缓步踏青而归，至琉璃厂吴春卿兄处小坐。

初二日　至同乐轩听广和班，多有玩票登台者。

眉批：崇文门呈进黄花鱼。

初三日　午间食新到黄花鱼，甚美。

王篯峰三兄、胡小怀大兄、李石湖十六弟相继来拜。

申刻，杨焦林同年约到福兴居请吃饭，同坐者黄县赵声甫二兄、

高唐赵王缕大兄、石光刘子豫三兄、博山张竹溪弟、章丘沙仙根二兄，皆同年也。

书佩如二兄、邵怡庐大兄皆来拜，未值。路遇于山西巷口，下车立谈片刻。

初四日　贺箬舟兄请在燕喜堂看椿四喜班，所请皆同邑公车，诸公在正面楼上四席，演戏甚好。嵩楼下对台丹池内正面，有人公请沈朗亭先生兆霖，大约皆门生也。沈朗翁点戏约五六出。小联桂《教子》（谢保），又唱《诸葛斩郎》，声色俱好，惟音稍哑，年纪太小，唱多之故。彩珠演《鹊桥织女》，态度可爱。又唱《三进宫》（李后），亦佳。月卿扬其戏中教师，色色皆精，演《洛阳桥》。夏德海演《风筝误·惊丑》，小姐甚妙。詹姑学舌之胖妇，未问何名，静媚可爱之至。其他《湖船》等戏则非点唱者，故未出色。又唱《醉写》者，亦新排小老生，年约十一二岁，则如蒙童背书矣。《乔醋》之潘安，乃苏州小生，年不过十四五岁，未问何名，却身口皆佳。午后早散完，箬舟兄因须即赴黄村镇打劫骑马贼抢劫送银信脚子之案，未刻，先告辞，出永定门矣。五点钟，席罢，小坐皆归。予步行至玉皇庵前，黄风大起，飞沙扑面，自西南来，一时凉甚，急急归家，全晚偃息。二鼓时，小雨宿纤云铺墨，颇觉清快，因写白折一本，又为人写单条两幅。窗外雨声匀润之至，至四鼓尚点点不停也。

连日盼榜心切，不能不急抱佛脚，遂逐日演习写大卷白折。近年，南方多事，湖州笔客久不来，即间有来者，笔价昂而毫低，数管中未必择得一管。吾乡章丘人王沐兴在骡马市大街路北开一笔店，所制狼毫尚可作楷，间有不能圆转随手处。

街上每遇人携海青鱼十来尾者，问价不贵，盖来者甚多。此鱼每届清明必到，闻诸东海渔人云，鱼来如密蚁万万计，举口网至，不能牵动，迁至海岸，众船上人齐取，剖而实盐，顷刻满其大船，再易船而载。渔利者急市而飞奔分投各处，卖之争先恐后，初到处钱若干买一尾，与黄花鱼同一贵重，过一日则数十文一尾，后则数文一尾矣。吾乡各

海口藉此获利，年年如此。辽东人亦然。惟鱼来不定，暂闻雷即潜而回，似海神驱之供人口食，而示以限制者。乃近年以来此鱼竟不至，即至亦旋到即回，不似从前之多，海滨人因之失利。又闻此鱼由高句丽境南去，今忽见多有买者，是此鱼又到矣。第不知吾东何如。区区青鱼何关大事，然生计所系，亦天时所系，故附志之。

初五日 因晓山二兄约至广德楼听双庆全，同坐者抚宁县傅二、傅三两孝廉及南宫张孝廉、吴春卿五兄、邸雨辰兄。晚在富兴楼便酌，食大黄花鱼，肥美之至。

眉批：皇上至四公主府赐奠，皇贵太妃薨。

初六日 予请沙仙根同年二兄、丁梦符三弟、李石琊十六表弟在广德楼听双庆全。酉刻，在富兴楼小酌。

初七日 潘德卿七兄早间来谈。予遂为诸友书联十副。杜棣间兄来拜。申初，予同德卿兄闲步，至王泳兴笔铺小坐，又至报国寺看花。古松如棚，三株相接，就石阶小憩，风声涤虑，如在仙境。满院丁香、紫白正繁，蜂蝶争采。其他海棠、李花，半为春风吹老。至僧房，与乐山禅师话旧，知乃师成公于十年正月十四日圆寂，年七十岁。僧舍所挂联副皆名公巨卿墨宝，而松中堂之"蔼然"二字及祁中堂各字特佳。其前者所挂尚多，乐山云半为识者要去。回忆八年戊午夏与袁雪門先生、王钱峰二兄两次来此，与成公盘桓竟日，食其素饭最为精洁。讵闻成公已证佛果，为之增慨。乐山自为成公修造后土山下小亭，邀予往视。穿花寻径，由后院过小板桥，对面墙高七丈，上建毗卢小殿，两旁有耳室。盖成公生前欲扩此土山，建大毗卢殿，为全寺后靠。登高四望，西山列屏，万家环绕，北望一带，菜圃人于豆棚瓜架下桔槔辘轳宛在，乡野诚为胜地也。乃工未竣成，而成公归去。迨之前夕，邀乐山人来，与之诀，嘱山人云云，半是禅家风慧中机悟语也。命其徒乐山为葬于山下，不崇封，不建塔，若无遗相者。盖所志未遂，自

亦贤也。乐山尊而知之，缘山栽竹松花草以久，供养名师，于月夜花夕灵于是徙倚者。缦钝山人为书一偈并志来历，"终生文章字老不负成公之处"碑，于今春镌成，高五尺，宽二尺，立于葬处之前。乐山为覆以亭，尚未题额，似亦待山人书也。予奈承成公恩目，来至墓前无所睹，适于乐山指予处参之。（祥）〔详〕读山人碑偈，弥增悲感焉，因偕德上兄拂竹拾级曲折至上山（巅）〔巅〕，毘卢殿之小室略息，相与述前岁高此光景，共相唏嘘者久之。成公不远在前，其知予又来耶？岁月不驻，人生如寄，真耶？幻耶？俯视亭前花红白如落雪，都人士同名此间为"花海"。花以吹残，而叶渐稠密，循环不已，转眼又春矣。不必为花生叹，惟好名心多，深恐不如花之以海名者，则称于百世也。下山，又至僧舍，啜苦茗惆怅而偕德上兄出寺，乃各归焉。

[illegible]

[illegible]求"。所设缦钝山人者，盖祁春翁也。

涪州杜公恩禄昆仲来拜。云樵先生事任起然先生乃郎，前在直隶候补知县，今来京谢客。

初八日　林馥庵弟来谈。新分驾司徐少圃二兄偕宋桐山大兄来访。少圃兄已未联捷进士，用中书，今年改捐郎中，签分兵部。其尊人□圃九先生系济南府司理厅，终于官印，在历城东乡置地，遂家省城。少圃乃兄小圃兄亦在山东候补县丞，已年故卒。其少君即那詹五兄令婿。

眉批：书佩如兄偕邵怡庐兄到舍，未遇。

初九日　兵部驾司值日。未刻，予到署，至酉刻，标发公件。各处纷纷报录。闻同司潘意郡怡庐兄德已中，同司宋桐山兄中，在第十

五名。酉刻，落雨，予心怅然，买车而归。全夜不闻叩门声，知又报罢矣，可叹！

初十日 揭晓，吾东省中十六人，历城公车卅余人，只中贾松堤一人无存；章丘中二人，一刘玉山二兄兆青，系甲辰同年，皆出闱即回家，不想会上者。山东上科解元王荣塘联捷，馀多不识。

眉批：旨派礼部尚书麟魁钤榜。

十一日 吴春卿五兄、耶启东大兄约予同步行至陶然亭小坐，回至龙树寺小游，又至龙泉寺读碑文，知为住持龙泉老人募金重修。人云寺内古井乃龙泉者，妄也。后殿斋堂戒僧约百众，两旁寮舍极清净。出寺至斌升店小坐而归。

眉批：礼部呈进《题名录》，迟延一日议处。

十二日 小雨。
祁中堂春浦专折，谢伊子世长中进士恩。
十三日 考试翻译举人。
十四日 新贡士覆试。

眉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至。

十五日 到署。落地诸同人纷纷回东，为之增慨。
十六日 庶吉士散馆。山东宋寿等，王[illegible]留馆，陈倩全改部。
十七日 听戏消遣。林鲁庵、刘星甲、潘德丁、朱桥山诸公同至通州，半

船回家。

十八日 赏中堂奏请开缺，又赏假廿日。

十九日 同海蕙田大兄铺当月住署。

廿日 午刻回家。沙同年二兄来取去致保定府函

廿一日 换戴凉帽。

廿二日 蒋蕉(邻)[林]同年来谈。

廿三日 小雨。天下钱最大不易，前门外换钱者皆被官人拿了。用铜大钱五吊买乙吊，买来三吊。

廿四日 巳刻，起身赴保阳，出沙窝门至于家卫打尖，廿五里；又行五十余里至太子府住宿。

眉批：请假八天。韩蔼如之二令兄到京。

廿五日 至枣林镇打尖。此镇大店铺甚多，午后过宝坻县，城内十字街东有古石幢，高可七八尺，刻有佛像，约系唐物，未遑问居人而过。宝坻文风甚好，邻亭镇李宅三代科第，蝉联不绝，李菊塘四先生，其文郎升甫兄现官山西。晚住张各庄小店，盖村农斗室，满屋堆集柴米农具，令仅容膝，辛首即拿卷回，间有妈子白面香油，即觉快。傍晚有(买)卖豆腐者，即空谷足音也。同更间，西北雷雨大至，各车骡皆有安放处，屋虽小而不漏，孤灯不寐，随遇而安，乃顷刻雨止矣。此庄只有一二小店，店主人云，如再多行廿里至邻亭镇，则旅舍较多。然予出门总未领略已久，可止则止，何处不可寄宿。

廿六日 至石家窝早尖，缘河堤种麦甚茂盛。店门外邻大河，午间东南风作，海潮拥水，涨尺许，盖距海不远，午潮生，水皆涨满也。午后，过窝甲营坎上新屯至三神庄住宿，离宝坻尚有卅五里，店主朱姓，家道小康，新开此店，正收拾房间也。

眉批：旨廿七日采桑。

廿七日　巳刻，至宣庄，正值集场，从西街外绕至盐店。谢鹭湄四表哥赴海下查看设巡事宜，韩健元四兄陪予谈片刻。徐赋亭兄、韩子参二兄、田湘臣二兄皆来晤谈，不到此店转瞬三年馀矣。刘六兄回滦州。（十）予仍在伊室下榻（晚坐到三），

廿八日　无事，晚间大风，店后半里许居人不戒于火。

廿九日　巳刻，鹭湄兄回店，久别快晤，无日不畅叙至天明也。侯梅亭兄来拜。下半日，宣庄人司孙午亭兄仍抱病在芦台。高二兄来店小坐。晚间起风，甚冷，庄南阁外唱滦州灯影戏，甚好。

卅日　早饭后偕田湘臣、徐赋亭从庄东散步，缘小河行三里许至韩家庄西斗河闸上看捕鱼者。河声如瀑，宣东一带土沃树密，春深柳絮铺地如雪三寸许，南来小鸟最多，穿柳入节，声娇可听，有红点雀、蓝点雀、黄豆翎及各色水鸟饮啄自得，盖此等鸟夏间至北山（伏）畴翎，交秋南归，乳燕韵涵，掠波呢喃，不知何语。河中鲤鱼尺许，渔人捕得即卖与盐店，近日大鱼大虾更肥美可食。

京东近山海关，北地多寒，麦尚尺许，农家六须六月初方食新，较吾东迟一月。

四月

初一日　为诸人写对联、条幅，暇则与鹭湄兄畅谈连年诸事，自叹夷在海口滋事，近海之李八地庄负盐私贩十洞大受其累。李八庄多李姓，近数百户，向为永东西煎盐灶户，近年十洞东境盐务废弛，无人整理，煎盐之户无处入卖，遂大帮私贩，诛之不可胜诛，且恐激生巨案，而又不可听其自然。幸鹭湄兄在京东抚宁道化，及今二十馀年，声名素震，手下巡役皆得力，私贩尚不敢逞志，然亦须及早设法办理。连日获私盐数十抬，约二千馀斤。

初二日　海下张庄管巡张鹤龄二兄到店，张庄一带地薄而卤，多草鲜禾，居民惟食黄粱，有终年不得食香油者，肉食更可知其无矣。

泊里多生苇草，而苇地所生之苜蓿则较口外野生者更鲜美，似集鱼虾海内所生也。海下淡虾米极佳，土人藉以获利。

眉批：又请假八天。

近海多雉，其尾十二支，有花，所云"芝麻雉"也，其翼较长而花少，土人用枪取之，每支不过易一二千文，到京羽扇可售大价，尾最贵，花匀而毛整齐者，一扇值万钱，次者亦卖数千文，两翼可成两扇，价则减大半矣。

初二日　无事。至鹭湄表兄家，其女保姑娘出来叩见。

初三四日　无事。舒视丁明府专人至京有信。

初五日　为侯梅亭兄写伊祠堂匾额。

鹭湄兄赠予古玉章，上刻"白鹤山房"，刻法不似汉时刀工，而龟纽甚古雅，水银浸纹亦古，系丰润人陈乐大购自农者。据云前十年间农人取土至五尺许获一土球，大如鸭卵，去其土，盖古玉小印也，初犹黑暗，经数年手摩，光润可爱。"白鹤山房"似宋魏了翁故物，然以水银浸度之，似古章新刻而后入土者。陈某赠鹭湄兄，因又赠予，遂宝而佩之。

初六日　拟同鹭湄兄、田幼臣二兄同行，适署丰润令毕仲容明府因公过宝坻。名世裕，山东文登人，承庶公令君，在直隶候补，年用清，现署丰润。

过午，到宝鹭湄兄纳与吉公事。至晚又阴，有雨，遂不果行。毕公云，自北来，大雨到宜，距卅里则无雨。

初七日　巳刻，用饭毕起身。雨后新凉，沿路柳绿深密，麦茎与新禾苗高低，色油油可爱。飞燕随车，语声如送客者，一路不断。近来水边多黄花，俗所云苦菜也。其色如金，铺地如锦。至宿各庄，雨渐大，遂赴行，至韩城店住宿，雨愈大，至夜不住，幸同鹭湄兄、幼臣兄联床畅话，忘旅店之苦。

初八日　辰起，雨仍不止。予与鸾湄兄一年未获畅叙，藉此阻雨，倒可快谈，惟湘臣兄急欲回家，而中途阻滞，未免怅怅也。

初九日　早晴，行卅五里至白屯盐子店尖。午后，过河，行廿余里至沙流河盐店住。此镇为京东大道，商贾甚多，酒行尤多。仍与鸾湄表兄、湘臣兄同床夜话。[illegible]

初十日　巳刻起身，由湘臣兄分道北行，赴遵化州，予西行，与鸾湄兄揖别，依依不舍。午间，至玉田县东关尖，见各铺卖玉泉沙者八文钱一小袋，玉人买去涤手，沙行天下，问诸居人，云沙即在城外河中一宝也。晚至别山住宿。

十一日　午初，至邦均镇尖，晚住燕郊。

十二日　通州尖。酉初刻，进东便门，门者讨赏小铜钱六百余文，验车放行。至城内，又有官巡打车吓人，卢安与之大吵，予付其京小钱百文遂过。自今春以来，无论何人何项车马皆押送工务验税，为合洋约，实以一爪牙，邪郎之政也。然来京客商每多畏是都中，诸为减色，到家平安。

接读舒祝三明府、韩蔼如四兄专函，知祝山已撤陵县任，现寓德州，专人来京托予买物，已候多日。

蔼如兄乃兄来京盖看之便带到，还托佩如兄留帘笔、香介各相同大官蜡烛壶，皆托蔼如兄到东呈售，卖不得，因为寄回。又送佩如兄凉帽、阿胶、纨扇等物，并送予阿胶、茶叶。知韩三兄在河南捐输县丞案，未到部，不能验看，已于初间回东省矣。知盛小湖表姨丈大人大病。

十三日　令卢安、郭升送留帘笔、团扇、阿胶、凉帽等物，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书二兄处销假。

眉批：《邸报》："苏州于四月十三日失陷。"

十四日　为祝山兄买物，即覆函，令来差回德州。

戴[illegible]村兄专人送到鹭湖兄交伊带项

十五日 入署，知徐绍周兄[illegible]分在[illegible]司，并派同[illegible]六班，[illegible]同，专函致晓坡八弟，为[illegible]兄定[illegible]分

十六日 晚，荣伍目伤右足，甚剧，找湖北籍发者拿上，肿痛未止，年逾七旬，双目又失明，可惨之至。

十七日 同晓山二兄来。

十八日 到司。

十九日 [illegible]安甫五兄寓小事[illegible]名全晟，河南唐县

廿日

廿一日 到司。

廿二日 魏子青二兄自大兴署到舍，同邀同全人乐园观剧，初知为安庆班弋唱，及到乃换山西梆子班未入园，遂至大街天鸣翎扇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廿三日

廿四日 知[illegible]鼎甲钟骏声、仁和人，林彭年、广东人，欧阳保极，传胪黎培敬。

[illegible]

[illegible]赵安甫五兄选福建长泰知县

廿五日 [illegible]

廿六日

廿七日 [illegible]

廿八日　鹭湄兄令任武，自官店到京。田湘[illegible]兄送到广锡等二盏。

圆明园殿传胪送状元[illegible]第，即在[illegible]胡同口外[illegible]乡祠[illegible]公宴。

廿九日　取印项卅两，喜出望外。

[illegible]

[illegible]

求医高车盈门。

[illegible]用朝服。礼部尚书绵森补授。钦此。”

五月

初一日　为鹭湄兄买大仙[illegible]一部，所要[illegible]各书[illegible]九此。又为买潮烟等物，银[illegible]。各处买[illegible]钱铺。

初二日　为赵安甫兄写[illegible]联等件。[illegible]

[illegible]钦此。”

初三日　写覆鹭湄兄函，并送田湘[illegible]兄潮烟二斤、棉烟一斤、官纸扇四柄，报其赠[illegible]。又令[illegible]兴斋饰楼取定做大小银盒二个。

初四日　早，令任武起行，[illegible]胡同舒师母处送午节礼四色，同赵安甫兄买字画等物。申刻[illegible]。

初五日 午节，家筵。晚写致天津海防总局委员、即升直隶州钱兖泉五兄函，托为荐家人。卢安至舒师母处拜节。随至大兴县，出前门遇雨。

初六日 令卢安赴天津兖泉兄处。李常官交代发胶州家信，即交提塘。

眉批：[illegible]警报叠有六百里，不胜愤(闷)[懑]。

初七日 阅《邸抄》："新授河南归德府知(傅)[府]□青徐同年寿彭，丁□□吉士，留营行走，赏戴花翎。又知河工候补道宋玉珂、署通判联英等随河帅庆长听戏，经御史薛书常及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参，奉上谕，庆长即革职来京听候审讯，联英、宋玉珂、黄寿豹等廿一员交部议处。"

眉批：祁中堂专折谢伊子世长以庶吉士用。

初八日 贺□□四舅伯邀同至玉皇庙拐角等□□□，江苏人□水部处晚饭。傍晚大雨，倾盆一夜。闻有彗星冬初时见于西北。

阅《邸抄》，知同司郡伯庐兄亦声明兵部主事引见，以知县即用，部选用知县者四人，管辖得以本班先补。同司朱□□兄引见以主事，仍归兵部，三年报满即补。

眉批：[illegible]楹、刘树伦、张同符，知县，贾元涛等。

《邸抄》："江苏按察使段光清于城陷时出逃，调兵拿问。"段光清由知县起，有"段青天"之颂，人皆代为称冤，究不知此次是否因公

闻山东福山、烟台海口有夷船若干只之

眉批：王懿德到京，专折告病，准令回籍。

初九日　阅《邸抄》："奉上谕：六月初九日，万寿停止筵宴，照例行礼。钦此。"发德州、河南禾生弟、历城各信。

初十日　阅《邸抄》："奉上谕：各直省军务未平，而郡邑士民(请)办理团练足以补兵力之不逮，具有明征。朕前降旨，谕令籍隶河南等省在京官员各抒所见，嗣据翰林院[illegible]载加等会同周祖培等拟定河南团练章程呈览，自应先令该省筹办。[illegible]大府府丞毛昶熙著赏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衔，充为督办河南团练大臣，迅速前往，并著河南盐运使衔南汝光道郑元善帮办团练事宜。载加等所议团练章程十条，著毛昶熙于驰抵河南后同郑元善按照所议条款妥为办理。周祖培所保之陈州府知府安[illegible]等六人，无论在京在籍，均著毛昶熙差委。钦此。"阅《邸抄》："副都统胜保物议沸腾，退息无能，来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同贺[illegible]翁至顾星桥处晚饭。[illegible]起见、[illegible]见。

十一日　母忌辰。贺[illegible]翁阻雨[illegible]往，欲访竹书未果。

[illegible]

《邸报》。苏州。

十二日　值日。点京措奉天民妇河南民人两案。申刻，阴云四起，雨又大作，遂催发各省公文，买车而回。晚，雨止。

十三日　阅《邸抄》："何桂清既具折奏，江南常熟县知县周沐润督带沙勇光复江阴县城，请保。奉旨：以知府用云云。钦此。"计前奉闻来京之旨，可以到苏，何桂清犹未知耶？

接保定府守徐梦麟同年来函，知沙某农同年已禀到。同司员外

郎锦瑞捐知府引见。

十四日　到司。书佩如兄亦拟改知府。

[illegible]各部大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修升平署，旨派肃顺、伊勒东阿。

十五日　兵部值日。贺一翁约同至西河沿姻泰馆小（座）坐。同陪廉熙斋宗室公爵、梁稚香中翰、章介福户部、洪琨笙舍人、俞竹书兄诸公。

十六日　至星处小坐，闷闷而归。夜又雨。

十七日　阅邸抄：“奉上谕：前因河南等省办理团练，并已令顺天府府丞毛昶熙回籍督办。因念山东地居南路，毗连畿辅，陕西与川豫接壤，地方均属紧要，自应一律办理。所有应办事宜，即着籍隶山东、陕西在京大小官员各就地方情形直抒所见。该两省官绅中有名望素著练达事务者，并着各举所知，候旨派往。该官绅等必知公体时艰，助兵济饷，不但为国家保守疆域，亦可自卫桑梓。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十八日　山东京中官绅诸大老公议山东团办事宜，公请郑邸、怡邸、肃大爷阅过具折奏闻。大雨。

十九日　至同乐轩独听安庆弋腔演万仙阵。午后，大雨一阵。傍晚又大雨。

廿日　拟团练事宜送呈李堂官，值丁午后赴园。夜又雨。阅邸抄：“杭州将军瑞昌奏：在籍前任兵部侍郎戴熙在浙办理团练及协防局务，本年二月间杭州省城失陷，从容尽节，追赠尚书，照尚书例赐恤，并于钱塘建立专祠。翰林院编修张洵之妻施氏于贼扰杭城时，先命二子保送伊姑迁避，自率子叙典、女启姑一并投水自尽。奉旨实属孝义兼全，均照例赐恤。”施氏者，即前与先君在山东武城县同事钱席

施文伯先生廷钺之妹也。时张肖甫内翰在文伯先生用功，乙巳遂于同北上，相处甚洽。肖甫以丁卯入翰林，即不获。时紫兹伊甫于春间在上书房请假回杭省亲，未至，而夫人率子女忠孝全节，可惨，亦大可敬也。阅抄七日[illegible]，已后杭中日见[illegible]情形，即有居守安节者。闻杭州官民男女殉难有可稽者十三四万人，抚臣罗遵殿受如此重参。一任贼匪草草陷城，害此一城人，宜邀恤典。后经高御史参奏追褫也。何根云素讲忠义，攻退守常州，当闻贼信开城先逃，伊民流留，反遭鞭挞，纵兵张打。近奉以误国殃民，即时拿问，犹辱至上海奏事，何哉？

[illegible]

办，毋令漏网，儆凶悍而安良善。钦此。”

苏州如此重地，天下精华所在，大吏众官平日何等尊荣快乐，乃贼一至即溃，何若斯之易耶？后闻大阁宪系先期出城请兵，为名藩司蔡映斗府县等官弃而逃，生死一关因，虽然，与其如此，何如死

[illegible]

卿放雷诚。

廿一日　阅抄：“奉上谕：前谕山东等省在京大小官员各就地

情形，仿照河南团练章程，自行办理。并令各举所知，候旨派往。兹据大学士贾桢等酌拟办理章程八条呈览，均属可行，自应一律筹办。著派前任户部侍郎杜翰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驰驿前往，并著山东、登莱青道贡璜、青州府知府锡龄，济宁知州卢朝安帮办团练事宜，即按照所议条款，参酌河南章程，体察情形，妥为办理。贾桢等所保之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工部主事毕道昭、前署福山县知县何鼎城、莱州府同知汪蓉之、兵部主事张炳、前任江西铅山县知县李淳、曹州府教授李宗泰、翰林院编修朱学笃、户部员外郎王毓宝、工部员外郎李振业、前任江西饶州府知府张衍重、河南候补直隶州知州丁荣烈、直隶候补县丞史钧第、奉天候补知县张鸿干、候选知县陈子瑞、高维、山西新平路守备刘国治、前任户部郎中锡惠、兵部主事曾儒功、前任宁波府知府李汝霖、候选知县高含章、登州镇标把总赵振邦，无论在京在外，均著交杜翰等差委。另片奏：曹州民团练勇最出力，所有候选直隶州知州赵康侯、候选知县李锡、鲁魏铎、候选州判刘瑞上、候选训导许长春、刑部郎中朱栻宣，均著随同办理（办）团练事宜，以收众志成城之效。钦此。”

眉批：直隶省奉旨同河南、山东、陕西一样团练。

廿二日　礼部奏万寿圣节庆贺请旨停辍。晚又由上谕：“前三等侍卫庆志等呈诉民情一般，祝嘏俱准其附入百官之末，另班行礼。钦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毛昶熙奏请随带司员。

廿三日　兵部值日。予同徐绍同兄、马寿南兄、成春晖兄、傅介石兄同班。早间又由，予以偶患时恙，未能赴园。

廿四日　马念六兄、德征、张兴留补中书缺。由。韩又六兄晚间来谈片刻。

廿四日　午后，狂风大作，黑云四起，等时大雨如注，投子泼如瀑。

院中一时水深二尺，风雨如吼，可怕之至。至晚二更，雨息。

[illegible]等语。

廿五日　午后，黑云又复四起，狂风忽作，便将乱云四面吹散，东北、东南一带，黑云如墨，令心惴惴，幸而未雨。

廿六日　午后，又阴。乘车至太平街拜杜筠翁未遇，出城至李常官处久谈。又小雨时许。晚间，周晓山兄、邱大兄来谈，出胡同口，小剎将邱大兄雕扇抢去。

杜筠翁奏请带户部郎中杨绍和、户部主事陈介瑞随办文案，编修徐昌绪、吏部主事邵亨豫、副贡杨晫，同之去。五月分选单，已未翰林散馆者七员皆选军务，[illegible]省分知县取谭仲宣二兄，印结一张交周晓山兄托张莲卿办投供。同司邵怡庐兄仍呈请归主事原班，然不能尽先补用同捐纳一班矣，名次第八。各街胡同泥深一二尺，难行之至。

廿七日　初伏。辰刻，在宣武门外迤西河沿洗象，只余一象。

朱桐轩先生凤标署刑部右侍郎。

都中亦议办巡防。自昨日过午小雨后大晴，至今未雨，路即好走，然闻固安永定河水涨，阻行人，[illegible]又有五百里。

过午，傍晚又大雨，至二更，平地水又深寸尺馀，[illegible]更后晴。

廿八日　辰刻，唤栾姓车从东猪市口入果子市，过瓜子市，见贩西瓜、大桃来者，堆垛如山，凉意沁心。驻市买卖者若堵。经瓜子市、布巷子，绕过内布，买卖猪肉者甫罢，各酒馆已多食客，老酒香扑鼻，不禁垂涎之至。穿出，至前门桥，泥泞半尺，出入皆令领民背过，哈（嗔）嗔争路之声不绝。东交民巷西口内一片深泥二三尺，不可行，自北过礼、户部门口，户部衙修理，向因水泥难行，大鞍车多穿户部而走，今乃半掩，不许外来出入，不得不沿皇城墙而东，又遇臭水，几没车轮，过此胡同到吏部，心始放开。咫尺之路，其难如此。赀中堂、毕堂官到署，知杨佩如兄已捐知府，郑简卿兄可以仍留吏部，朱村山兄到司当差，贺检斑，田兄等亦由西。申刻，仍从旧路绕瓜子市，由大街回家，路稍干些。贺、彭四太爷自大兴到舍一谈，约予同个知在会馆小聚而归。晚间至东邻韩文元处纳凉坐，晤来明府，在东省候补知县。

谢晓坡八弟申刻到来吃完饭回店。

京城西外南、黄村西、卢沟桥东、通州等处皆安兵巡防，已由兵部办文发兵，每处五百名满兵，闻由东堤各营来好细，京中亦令五城严查。闻街东有挑小担钉鞋者、卖火石火镰者，皆似奸细，刑部已拿钉鞋者多人问供。郑同年查抄户部司员王正谊家产。

钦天监递封奏闻，因彗星渐落也。

眉批：皇上换葛纱袍。

廿九日　取印画银价[illegible]。张研农世兄由保定来京来拜，在保定候补典史，去年署金州吏目，今次押饷运得保。申刻，予唤车至太平街拜什筠翁，又未遇，同在丁中堂处吃饭。出城至铁门为贺检

疑贺喜。又至章厂胡同白衣庵为崔蔼如同年庶常贺喜。晚，同晓山二兄来，送到《投供互结》。

具互结，朱森今于……与互结事，依奉当得同候选官王锦麟，山东举人，籍贯俱捐员外郎，双单月即用，今赴吏部应行，委系亲身所结是实。咸丰十年六月□日，朱森系兵马司正指挥。

静坡、江苏六百里加紧，山东五百里两处。

> 管家：奉事处等云。奉旨："初十、廿八、廿九、卅十日，各[illegible]大臣[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内，馀二日不必进内。"

天晴一日，大街即多好走，小胡同则仍难行，无人督令收拾也，可恨。京中内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车自拉外，馀皆水屋按时卖给，凡有水屋皆山东登州人，无论大风雨必须送到各门按卖，他人不能有此长功夫，亦不敢卖，只成一方。然当雨大泥深，各街巷难走已极，而水车不能直难而不送也。大街尚易行走，如小巷并经存水，复经重负大水车压过，辙深一二尺，且高低拔翻，他车愈困难走。水车及居民如协力随时备修垫，天晴即不致受累，水车亦多翻倒者，乃皆因循不肯，殊为闷闷也。水屋人多义气，每日有存出公项，遇有事故，即以公项应用。京中居民不下百万家，皆仰给此水车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盖水屋各有分界，他处不能越送也。山东东三府在京贸易者，亦不知有多少人，若大京城，食水酒肉皆东人，各衙门轿夫皆东人，下及拾粪者亦是。其他煤炭、油盐、放小利(帐)账，则皆由西人，京中要事，山东、西人实掺大半。人云非山东、西人不能如此辛勤耐久且能赚、能耍也。京中大事之坏者，皆由西人放大小(帐)账者收本回家所致。

六月

初一日　辰刻，同晓山[illegible]兄到省，约同坐车至吏部投供。巳刻，始在考叙堂点名，官不甚多，不似前五年之拥挤不开也。张莲洲兄邀同小酌，予同徐绍衡兄到司未果，晓山兄同莲兄去矣。到司，知同籍四公进园同赍奏稿也。曹中堂、李堂官到署未上堂。午后回家，竹渊三叔忌辰。

[illegible]著准其呈递如意。钦此。”

初二日　到广德楼欲听春台部，乃值传差，传差者，内传人也。[illegible]诸送戏目单者六，系内传，六在同乐园演唱，四大徽班皆须传入伺候，为贺万寿也。[illegible]全堂不唱戏矣。予同信步至大栅栏听四喜，遇黄松堤世兄、孔润周兄、[illegible]、四川人，皆新进士即用者。松堤分发甘肃，润周兄分发广东。又遇汪雪帆兄偕[illegible]，考会司主事：徐李侯世兄亚，武进司[illegible]，即前济东泰武临道恒生大人子少杜，新科会元应常钦行，乃李侯兄胞兄，年少联捷会元、翰林，一快事也，可羡之至。接本司知会，知已派予在[illegible]。黄小六兄未成。

[illegible]臣。钦此。”

初三日　到司军需班值宿。新派克兴阿带京营兵二千名赴天津之青县驻扎，防堵办给勘合兵车票。

军需四班：

头班：宗室富兰，号芝圃、王锺霖、朱和钧，调元。

二班：海钟，号蕙田、吴达亨，六庄、华锡三，子承。

三班：英敏，芝田、陈鸿，芷香。吴[illegible]。承恩，子绂。

四班：福[illegible]申，华亭。王炳坛，杏樵、王熙湘。

初四日　下军需班，令郎升奉北城送礼。

[illegible]：“本月初五、初六、初七、初十日[illegible]

钦此。”

初五日　予至太平街送什锦斋起程。未刻动身，予出德胜门，到北城副指挥黄晓云兄处晤刘心兰诸公。晚约，遂作竟夜之谈，食冰梅汤、西瓜，甚佳。热甚。

初六日　巳刻入城，至大兴署贺管升[illegible]兄处赴席，给贺松趣（荐）饯行也。贺[illegible]翁出城。未刻，黑云落雨。[illegible]予，赶出城，同贺[illegible]翁至韩义斋处晚谈，[illegible]翁住予处。次早回大兴署。

[illegible]：“[illegible]初六、初七[illegible]

园听戏。”

初七日　军需班值宿，予同朱调元快谈一夜，即在司堂廊下的茗对坐，满院飞萤，一天浓露。

[illegible]

未到。

奏事处传出同乐戏单，四大出[illegible]内唱戏。

初七日：《八佾舞虞庭》《劝善》《夜奔》《罢休》《福禄天长》《思凡》《教歌》《双拜》《四海升平》《拷打拾柴》《花鼓》《秦本》《庆寿万年》《地涌金莲》《小卢林》《茶坊》。

初八日：《上林歌乐社》《激角》《吃囊读》《老人呈技》《打虎》《打松》《太平有象》。

初九日：《福禄寿》《别弟》《打本》《茶饭同馆》《万寿甲子》《送盒子》《自挖藏子》《罗汉渡海》《诱房别间》《山寺》《宝塔凌空》。

初十日：《万国嵩呼》《连信锡福》《八宝来王》《始借冰人》《旋裘娇容》《谬索乘龙》《清平见喜》《和合呈祥》《楼会》《小妹子》。

闻各徽班好角色皆蒙恩赐赏银锞。

上谕："前任尚书[illegible]为浙江督办团练大臣，并着浙江省委道员史致谔帮办团练事宜。"（六、节抄）

[illegible]

礼部奏各省耆老祝嘏。

上谕："[illegible]"

[illegible]

初八日　出省高班。巳刻，[illegible]兄、吴六[illegible]兄到，掌印总办皆赴园回事。套华亭兄派驾司帮印。

连日各堂官赴内听戏。予步行出城至杨梅竹斜街东首缊和店拜汤载生二兄晤志，现加四成，分山东知县。接省城张逸士姻叔来函，知前寄去之捐官单未接到。晚至缊和店访汤载生兄快谈省中事，

至二更后回家。

青县防堵兵二千名皆有赏银，每弁五两，每兵二两，不许按站要车要供给矣，前发之兵票、均令皆须追回。

载生兄甫接省信，平安无事。前因大旱，各乡求雨者纷纭，是以京中有戒严之讹。闻黄村巡防处获一可疑乡人，独至庙中叩头，带兵大臣即驻此庙，见其情形可疑，令人搜，获一小旗，上写"风调雨顺"字，云为求雨而来，其实近京并不缺雨，当即并交刑部云云。俟见刑部中官，一问便知果否有此事矣。

初九日 午后，予闲步至前门外[illegible]庙，偶过广德楼，适见春台班演《牧羊卷》，其老生人呼为陈大[illegible]，即小马神庙沾晖堂陈它旧家子弟顽票者也。

眉批：[illegible]，可卜四海升平也。

初十日 [illegible]兄出城到舍，知贺[illegible]兄委署涿州。

眉批：彭中堂以精力渐衰出军机。

十一日 [illegible]

十二日 到司，看山东[illegible]军需奏销册，核其所开正站处、马十匹、夫二名，腰站之处，马[illegible]

徐绍闻兄邀同朱[illegible]、谢[illegible]香兄、陈[illegible]、西曹文田、幼[illegible]明府四川来引见者。同在果子巷宴宾斋晚酌。

眉批：[illegible]

十三日　午后，西南北浓阴雷作，傍晚雨。韩四兄专人来京买物，即于是日回，口传问候。谢八弟专弁永旺来，知九表妹之族叔自九江来接，并搬文怡园参军父子之柩。代谢八弟致盛小翁函。杭州又有六百里加紧。

十四日　兵部值日。

十五日　予到司，军需处值宿。午后，赵一琴兄亦到，伊系值日班。晚，傅介石大兄又到，为派陪祀。月食，救护，亥正初刻。予目食甚，且初复圆，食四分。[illegible]

亥初，傅介石兄至大雩寺，予仍就睡，闻钟鼓之声喧闹，鼓声如雷，不能成寐，起，看月食数次，鸡鸣二次始睡。

十六日　午初，[illegible]回家。[illegible]。[illegible]家晚有雨。

[illegible]

旨派倭什浑布。

十七日　听万顺和。忽见旺儿又露面。

十八日　上谕："[illegible]地方[illegible]广，被害殒躯，准在[illegible]地方建设专祠，并入祀山东青州府城昭忠祠，以慰忠魂。钦此。"过午，大雨时许。

[illegible]

十九日　到司，交捐修栅栏钱廿千文。由天津[illegible]，小照。

廿日　上谕："山东民妇曹王氏，[illegible]以其殴毙图赖命等词呈控一案，着交刑部提审[illegible]。钦此。"

上谕："江南河督改设漕河总督，裁汰河工员弁，清江地方添设淮扬镇总兵，所属修防兵若干名改为操防等因。"

过午，宜庄谢四表哥专阮庆到京，带到一信，外买物银五两，又海米二斤，又有姚雀巢兄致陶宅一函。

眉批：[illegible]办大臣。

廿一日　换银价十五千以内，为买潮烟、安烟袋。晚间写信。

廿二日　早，令阮庆回宜庄。予至缊和店送汤戟生兄行。

眉批：[illegible]

廿三日　汤戟生兄同朱荇[illegible]兄同回山东。徐绍闻兄搬至锡金会馆。闻[illegible]各处布告[illegible]廿[illegible]日。沈[illegible]兄邀吃龙源楼，未去。[illegible]司，高梦圃兄任[illegible]沈愚亭兄大岁得子[illegible]

眉批：廿三日，火神、马王圣诞。

廿四日　同司吃肉。内城旗员有大祭，则请亲友吃肉，俗谓"烧燎白煮"，愈能多吃，主人愈喜，不许言谢。予以夜间人由未到，早晚，有分□十千文。

眉批：[illegible]家吃肉，所谓神福也。

廿五日　午后，杨佩如兄到，快谈时许。

廿六日　黄小云兄到来。李卜芬[illegible]兄来拜，得拣发北城副指挥，刘春圃兄拣发西城正指挥，孙廉坡[illegible]兄恰选四川雅州府属荥经县知县。午后，予至兴胜寺为孙廉坡兄贺喜，又至西河沿如泰馆访俞竹

拜兄，又至香炉营头条胡同拜张莲[illegible]大兄，托其代办投供小结

眉批：兵部带引见召陈孚恩。

六月分印项四两。贺笠舟廿六日卸大兴事。

廿七日 军需头班值宿。予到司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门外一带查夜。

廿八日 僧邸六百里由大沽发[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抱[illegible]未到司。

眉批：僧邸与咈英夷接仗。

廿九日 御史朱[illegible]谨封奏，请幕友京局同道交议

眉批：僧邸六百里加紧由大沽发，失利。

四川奏请团练，赵绪谏和古奏保在籍右[illegible]李[illegible]等办理，同司傅介石兄大贞随往。旨允。

卅日 到徐绍閤[illegible]兄处小谈，随至水部[illegible]窦华亭兄员外引见。

七月

初一日 到吏部投供，见常椅知员外投供者，予身上[illegible]卯[illegible]人，予在甘卯第[illegible]，予身下有[illegible]人投供。结后到司。徐绍閤[illegible]兄请假回山东。军需班[illegible]几到家，见布衫[illegible]，可[illegible]可[illegible]。

眉批：[illegible]六百里由天津发，僧邸[illegible]

百里大沽发。

初二日 [illegible]

[illegible]河六百里宁河发。孙廉坡兄引见。

初三日 贺笃甫兄约同李广芬兄在广德楼听春台班，节文廉明。[illegible]

冒批：初三日，文煜五百里山东发。

初四日 贺笃甫兄约同广芬兄及子在广德楼观[illegible]节文廉明。过午，又到福兴居小酌。[illegible]张家口监督[illegible]以征收马税不清，经其都统的本意，不以公事为重，巧为推避，交部先行议处。北塘失守，大沽告急。

[illegible]里一件大沽发，文俊四百里天津发。

初五日 [illegible]：查明四川撤任知府[illegible]奉上谕，曾经身任总督大员，不能整躬率属，种种荒谬，又任其子，不能严加防范，因而家人藉势招摇，致招物议，实属咎无可辞。前已因案革职留四川总督署任，着即行革职，仍留于四川听候[illegible]永不叙用，以示惩儆云云。钦此。”

[illegible]

又奉上谕："公祖列呈出知府田良萼友部柑芳藳词，控告田良捏报冒功，纵勇殃民，所有各款虚实，均应彻底根究。部柑芳于该大臣行抵川省时，即向行馆投递呈词，经成都府知府杨重雅向候补知府钟嶂假称借阅，擅行扣压，[illegible]。陕西候补知府田良革职拿问，并提部柑芳到案对质。杨重雅一并撤任，严究以成信谳。钦此。"

又奉："随同办案各员恳恩奖励，交部议叙。"

眉批：初五日过午雨。

初六日 申、增两女同生日。

上谕："着派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兵部尚书陈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莹、右侍郎宋晋会同五城御史办理团防事宜。钦此。"广善兄到舍住。夜雨。

眉批：初六日，僧邸六百里加紧大沽发。

初七日 早，广善兄回大兴署。午后，广芬兄来。

[illegible]提督乐善阵亡。恒福六百里加紧由大沽发。

初八日 奉上谕："桂良、恒福均著授为钦差大臣，并著驰赴天津，会同办理事件。钦此。"直隶提督收保署理。

到锡介公馆为徐晋阁兄送行。[illegible]

[illegible]

祠，以慰忠魂。钦此。”乐提督号“阎王”。

初九日 [illegible]

巡防处到公文一件，即标发。

初十日 [illegible]

进海岱门，皆步行，可谓强健之至。

[illegible]

十一日 [illegible]

钦此。”

[illegible]

文煜六百里山东发。

[illegible]

发，增庆六百里山海关发。

[illegible]

里加紧绥远城发。

十四日，[illegible]。

十五日，[illegible]，[illegible]有军[illegible]发，[illegible][illegible]。

十六日，[illegible]。上谕：“[illegible]假，上谕处著贾桢署理。周中堂等办团防，旨允行。”

十二日 至高家河沿同部王星垣九儿处晤谈，知与许庶常同住，庶常牛元恺乃其甥也。

十三日 军需局到司。[illegible]崇升自宫门回，接[illegible]表寄银信并土物。知上海一带尚不甚乱，惟天津自僧邸退守杨村，又退守至蔡村，人心如失所依，津城纷纷外徙，[illegible]有人[illegible]，使[illegible]其计谋，致功不成，大沽炮台失守。

毛昶熙奏请部员回籍，同部王同年化堂回籍。

焦军机佑瀛、张子青之万保举在津南团练，与僧邸合势，决与夷战。[illegible]赛尚阿赏五品顶戴，交僧王差遣。

十四日 宋家同寺佛寺作高跷会，有子弟莲花落少年涂抹装旦、装丑，登台高唱，极尽丑态，而喝好者千余人，男女杂处，大非佳俗。又乡壮年子弟，高搭四层桌凳，作翻斗、[illegible]蜻蜓、骑马、装象，在一顶高凳之上，且有人肩上担足踏肩作立，至人手持双石而舞，叠器献技，骇人观瞻。固由演戏有素，然非十分力大，亦不能一人中立于凳背上，两手腾间，或踏或携，或(附)俯身作势者四五人，(是)逞能而戏，略有不慎，直有性命之忧。年少无知若此。

贺一翁邀予至寓略坐。

眉批：周中堂等办团练，旨允行。

十五日 中元，祀先人。万佛寺、城隍庙等处皆焚化大五彩纸

船。扬渔笙着人来取表。

直隶[illegible]大、文安等四县士民联名呈请刑部主事王化成回籍办团练，邀准。皆吴嶽翁信。

十六日　兵部值日　[illegible]、[illegible]吉甫，又文安大人[illegible]、[illegible]发由东德州、历城各信交提塘。

十七日　军需班值日。富芝圃兄住。

十八日　胜克斋到京　[illegible]

十九日　耿知阁二兄同年来函　[illegible]

廿日　八角琉璃井路北候选县丞吴六兄承送到德州　张芸卿来函，并舒竹山兄函　[illegible]

[illegible]

廿一日，桂中堂六百里天津发。

从俞竹书署正处取到表，并交涵兄省信　道省秋收尚好，地方亦平安。杜使业分委办理团练。

眉批：发火药第二起。

宝钞局现钞即发现钱，每钞乙千，发现当十钱八百六十文，外加钱小钱一百文，官号中取钱者不[illegible]。

廿一日　军需班值日，[illegible]　兄[illegible]、林笙若兄[illegible]同住，大谈半夜。无巡防。

闻盛京将军报销与户部[illegible]，因需修一改

闻和议将成，然据该夷所开四十余条，各条，如令我三品以下皆属伊管辖，京城另造夷馆官舍，并要僧王之头，三岁小儿亦气愤不已，不加痛打如何能和？闻僧邸已布置又[illegible]兵十万，决与再战，中[illegible]

守，而夷人终未敢即入，在津岸一带来往。

廿二日 汉四堂已刻到斋，为考选军机司员，首善自京师，论题在午清轩，时许，皆完卷矣。未刻，予方回寓，接林[illegible]送到耿同年银信，吴蔡翁所寄也。

祭增福财神 [illegible]

眉批：[illegible]天津发，德扬额五百里山东发。

廿三日 予在广德楼[illegible]，足有千五六百座。遇洪琨生兄于山西巷。

眉批：廿三日，桂中堂六百里加紧天津发二次。

廿四日 予回拜吴六兄、马春山兄，又访焦邻同年，皆未遇。至胡晓山二兄处小坐，晤吉公德润。写山东信六封，廿五日交提塘。

眉批：廿四日。焦祐瀛六百里天津发。

[illegible]大都整齐。

兵部值日。

廿五日 军机处，[illegible]，掌印总办皆未到司。

闻桂中堂回到，加紧六百里，力请议和。该夷所要四十余条欺我太甚，如[illegible]，令亲王为质等语，直是犬吠。

眉批：[illegible]

召见郑王军械、恭王、惠王、惇王。

[illegible]久也。

上于廿四日召军械及诸王大臣，至酉刻始退朝，即派肃尚书、本人，改派怡王、穆军械同至僧营议哉，并闻甚怒。杜相所奏京城各门添兵稽查，各城楼安立(垛)口，需用大炮。由齐化门往城上拉大炮用多夫，炮仍不动，改用幼丁童子，数人一呼而上，皆称异。午后，予出城，见大兴拿去营车若干，为解军火，到通州一带，内外城人心较前半月倒安静，前门外各胡同堂名更加热闹，卖食物者夜不息，唱影戏者锣鼓喧(喷)填，各饭馆酒楼如常欢呼。

张竹溪同年来拜，未晤。银价十五千零。

军械交片，八月初三日考吏部礼议司员，军械初四日考兵部工议司员。军械令于八月初一日送齐册卷，工部送六人。

前门内贴一次，传笔帖式八旗教习到……看吏部堂传员外，予身上仍是四人。

[illegible]川发。

廿六日 闻邸抄："奉上谕，僧著赏还三眼花翎。钦此。"人心一快。

交提塘致德州一函，内有致历城各函，共八件。予至提塘拜马春山，未遇。

山东直隶兵由京中赴津，京城内拿车甚紧。

城上安兵，分垛口若干边安一帐房，提督之令也。晚间，黄小云兄到来，因约刘心[illegible]兄到舍，手谈一夜。闻浮言有上欲行秋狝之典，至热河一带驻跸，都人士纷纭焉。

眉批：南书房、上书房大臣各递连衔封奏。

廿七日　六部九卿递会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递连衔封奏。外人不知，连谓秋狝之议已成，众口争之，其实闻上有谕旨，因该夷如此猖獗，欲亲提兵督战，众臣会议以为不可者十有其九。焦中堂、潘侍郎各递封奏。贾中堂带兵钥匙。到竹溪同年处，未值。

上谕："张家口监督兵部郎中治昌照部议降一级调用。"顺天府仍纷纷拿车，仅官坐大鞍不拿，致城内外街巷无一车可雇，殊乱人意。

眉批：[illegible]百里[illegible]发，[illegible]六百里[illegible]发，[illegible]发，[illegible]发，袁甲三六百里安徽发，杜翰三百里山东发。

沈松轩二兄忠具帖，请予至宾嘉堂音樽听春台班，余上胡唱《二碑》、高老之至周、喜子唱《捉放曹》，[illegible]放曹一足与二胡媲美。同坐三位皆匆匆一问，竟忘其姓氏。饭后予步行至小马神庙请晖堂陈达夫同司处邑秦小坐，得识其叔梅吟兄，遂与朱调元诸兄夜谈三更始回。

廿八日　祁中堂寯藻、翁中堂心存各奏折递封奏。

都察院九卿科道各递连衔封奏，御史刘成忠、曹登庸各递封奏，无日不见《邸抄》，召见有郑王。

眉批：胜保递封奏，闻指参权奸。

陆星农同年奉旨补授广西庆远府知府。

张竹溪同年来拜，未值。

闻怡王时有六百里加紧，多未发抄。

闻人言管城内外各车拿去五六百辆，又闻提督拿大车数百辆，在海淀伺候，致人心纷纷，各车皆九门不发（后按实令回）。城内各街分八旗，按段皆安帐房，派弁兵防夜。

是日，奉上硃谕："朕仰念兵艰，中心恻恻，若令枵腹荷戈，焉能责其用命疆场？"兹由内发银二十万两，普赏防堵巡防各兵，可以示激（励）而励人心之至意。派惠亲王、端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办理。特谕。"同时又奉上谕："近因军务紧要，需用车马，纷纷雇觅，不免啧有烦言。朕闻外间浮议，竟有谓朕将巡幸木兰，举行秋狝者，以致人心疑惑，互相播扬。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断未有密与所传，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军营备用车马，着钦派大臣等传谕各处，分别即行发还，毋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钦此。"

圣天子圣明仁厚，无微不至，抑民间之所难盛扬，莫可言喻。该夷以深类，乘我国多事，欺我太甚，凡有气血，无不愤恨，欲食其肉。凡人不以我皇上处之大仁厚者，更以该夷一时未除，即愚夫愚妇亦仰天祷祝，求速灭此夷，以快人心而安天下。此皆我朝累世仁圣相承，德泽在人者深也。以天意人心卜之，该夷虽极猖狂，必不能胜我。况兵力既厚，而僧邸闻有四十八家王子兵，每王出兵一千，计四万八千，皆自备钱粮，决与夷战，乃郑邸一味劝上讲和，而夷人所要各款种种悖妄，有万不能相者。郑邸是何肺腑，如何存心，内廷畏其权势，无敢指斥之者。昨闻胜克斋掉尾全力，尚在申未发。惜予职末势小，未能一陈愚诚，奈何？闻怡王连到，加紧六百里。

谕旨："所有本年庚申恩科武会试着仍于九月举行。钦此。"

廿九日　午高阴已正到司。往吊曹字年伯

至南锣鼓巷内京园恩寿胡同路北广惠庵

座师舒云溪夫子讳兴阿，道光[illegible]己酉科举人，丁未恩科进士。灵位哭奠。夫子由云南巡抚告病，行至陕西省寓，于咸丰八年六月廿九日寅时疾终。大世兄公[illegible]龄陕西候补同知，即停夫子柩于陕省原驻防旗籍。二世兄崇龄官刑部主政，三世兄[illegible]龄官吏部笔政，四世兄惠龄官都察院经历，五世兄恩龄官……

因路途未远，暂留陕省。夫子之祖堂现届服阕，承师母之命在京开吊[illegible]日七月廿五日在[illegible]全八月初[illegible]止。[illegible]予以窘况，有心无力，未能厚尽弟子之礼，仄愧之至。

至顺天府司狱厅拜会如江七兄，略谈片时，言及昨扣留五百余车，在府署大门内，车夫因人近千人纷吵，莫能禁止，其声甚骇人也。因面托如江兄加封递丰润县，转交富庄驿营南四表哥一函。

又至宣纱胡同沈棣轩二兄忠寓，未值。又绕过方家胡同，出东口过十大人坑，来仅可进单车。回新开路东拜会华亭兄，[illegible]，未值。过新开路往北即雍和宫，天晚未及一游，为怅。见红教喇(嘛)殊甚多。街上尘土厚尺许，轮蹄过处，飞扬如烟雾满面，一身皆臭土矣。

吴管泉给谏尚有语云："京中街上，天晴则在香炉灰中，阴雨则在荷花池中。"比喻切当。

各车载攻运，雇车价涌不可言。[illegible]日夕到家，腹中甚饥，令人为买肥蟹下酒，穷京官一乐。

地藏王菩萨千诞，晚间各处祭之多用香插地，望若联星，亦有悬挂灯彩。僧众设坛诵经，焚花瞻者，盂兰会之意也。晚间访陈朋吟兄，未晤。

八月

初一日 至吏部文选司查叙甄验到[illegible]名

崇文门监督换。肃王爱仁。

眉批：四日未见招郑王。

上谕："杜翱奏请仿照河南章程调遣官兵等语，著山东巡抚文煜饬令各营将弁，将额设官兵认真训练，遇有缓急，由团练大臣调遣，与民团相辅而行，以资得力。钦此。"

闻西处到加紧六百里 [illegible]

接驾司递送科给事傅宽禀，因总办沈愚亭兄请假八天，奉堂派吴六庄兄迁予署理总办，邵怡庐兄充内外官未能，堂派予署帮总办。吴六庄兄来拜。予路谒予香兄。知朱村山兄夫人四月间在无锡围城陷遇贼自尽，[illegible]扶在山东。接伊弟西山兄来信也。予山兄夫人月前已同徐绍甫三兄回山东省寓。

初二日　到司。谢印君各堂画稿毕，出城至贾家胡同南首西胡同内贾中堂宅，又至门楼胡同陈子鹤堂官宅，又至土地庙上斜街李西园堂官宅（[illegible]），又至魏染胡同毕东河堂官宅谢派署帮总也。至贾家胡同北首江震会馆，为沈愚亭兄贺新迁之喜。至小椿树胡同吴六庄兄处。华子承兄来拜，未晤。

初三日　兵部值日。

灶君神诞。户部外郎[illegible]景韩兄有字送到朱村山兄自东省来函，托予代由木鸦司报闻讣也。

眉批：[illegible]

光禄寺卿著胜保补授。

午后到大桥北路东万隆小估衣铺，以当十钱十二千为荣内侄买米色截盐纱夹袄一件，合铜小钱只两吊四百，足见买卖萧疏，无利亦售也，各铺多无雇主。

闻通州来买红铺垫，为设夷馆议和。

至小马神庙清晖堂陈达夫同司处小坐。

初四日 军营驻，予仍宿。午与时巡防王大臣处送行，到顺义、密云等县口北道，文三件，皆四百里。又行胜营一角五百里，当交差官、营官接发矣。

初五日 午后回家。

眉批：僧王马递由八里桥发。

怡王、桂中堂、穆枢廷、恒祺由通州发八百里加紧，因与夷人和议决裂也。闻在通州因夷酋等狂傲太甚，当时决裂，该夷等怒气而归，即经僧邸派兵将夷酋及随夷全数擒获。怡邸与众大臣当将各夷拿获，寄交刑部。今到上谕一道，粘在前。一时官民大快，争欲食肉炙夷矣。

初六日 巳刻，黄小云兄到舍，言及是早又有解到黑白夷从德胜门外经过，怡邸等解到夷酋等交刑部严审，闻即要正法者。其夷等狂悖有年，此次解来之夷初见尚不惧，而后用杖打之始跪。内外城人知今到各夷，多到菜市口看行刑者。

僧邸在八里桥扎营，该夷众已过通州。

初七日 到司，闻章京谈及我军在通州失利，蒙兵竟多畏者，与之对敌，见前军放枪毕回头，则以为兵败，皆纷纷四散，僧邸从后严督，且立刃退却者。蒙兵则一气向前奔，过夷营尚多不知，如一经夷放炸炮有受伤者，则众蒙兵俱胆怯。前元朝之兵何等猖獗，及今乃尔，为之太息久之。山东及正定获鹿等处兵皆勇往直前。可知僧邸究非将材。

午初，同徐华亭兄、施星垣兄到景运门外载垣官兵公所画稿，予并谢派帮总办。

申初，予出前门，忽见出入者纷纷而奔，有云到刑部看又解到黑白夷众者，有云夷兵已抵齐化门外者。予立前门外久之，又见各部司员驰车外出，外城官民纷纷内入，市人云我军又失利败回，受伤蒙兵

带直奔回，经沙窝门，兵阻住不令入城，当即禀报各官，立将东南面内外城门全闭，各戏园亦将戏止住，一时人心惊慌，约九下钟。予过大栅栏，见三庆班尚在戏，余则早止矣。及予到家，知内外各城皆闭门矣。时日尚未落。是日未刻，张二爷出营，竟能由永定门，步退即闭矣。

初八日　予早起，正出门欲到司探信，路遇周晓山三兄，昔昔然来云，各城门至今未开，人心惊疑之至。内城已各街安派防炮械，各城上皆推上大炮若干，大事不妥之至。

未刻，予至前门外见候门者男女不过百十人，皆茫然不知何事。是日，该园司友朱调元兄在营值班，顷见来一绿呢大轿，朱调元兄亦坐驴车跟来，各候门者皆欲随此绿轿入城。予至前看，系刑部尚书朱致堂先生，向门官叫城，经门内兵传话进去，时许，传出话来，不准开城，于是纷纷皆回。是时内外阻隔，不得实信。予回至陕西巷，遇江西杨某，候讯知其，暗告予云，皇上已于巳刻匆匆起驾北狩矣。是日城门不开，人心大有变意，皆多不知北狩信息。予赶至各处探听，知西便门尚开，大老有自园回者，知初七日傍晚郑王、端华叩宫独见，力劝上北行。恭王闻知，亦即赶至上前面斥端华退出，且痛陈不可北行之害，声色俱厉，上意甚决，不可挽回，恭王亦即退。至初八日卯刻，军机大臣文祥至上前诤谏，并触上怒，经军机大臣穆荫劝以且退，并告以万死不得云云。文云："死有何益？千古留此误国骂名，我等身受之矣。"痛哭而出。七、八两日，各尚在上书房引园函，内使忽传上谕，令收拾启行，谙达及哈哈珠色等皆不知所为，此时车驾未齐，所雇民车亦一时未集，仓猝起身，宫人等尚多未梳洗，皆挽髻披衣登车而去。随驾者诸王：端华、肃顺及宗室大臣、众侍卫、内监而已，余臣因无车骑，单步而从而已。当将圆明园路为杳点，即加封锁，人云凄凉之至，似王府被抄，光景可惨已极。

恭王独留圆明园外善后。各城门仍一日未开。

是时满汉大兵几十万未至，今抚我清朝累世仁圣，皇上明诚之全，乃独听信无赖郑王昆季之言，轻弃宗庙社稷臣民，匆匆北狩，初无

上谕以安众心，即街巷愚夫愚妇亦称许非怪事。

初九日　开东直门、西便门，人心略安。予急欲入城，赶到东直门外，人云不时即闭，可以不入。予在门外徘徊无聊，见官民商贾纷乱赶西便门出者如蚁，各车行已无一套车可雇，其各街口单套车每辆有由里讲银十两不可，早间有雇赴山东车两需银二三十两，午后则忽增至四五十两矣。各衙门官员送眷口至西山一带住者，闻已住满，即各庙宇门亦有租居者，每间小屋当十钱一千文一月，又云五钱银一间。

眉批：胜克斋受炮伤抬回京寓。

银价一日数增，每两易当十钱十七八千文，如买银号之银则需廿余千一两，自私钱铺往往闭门而逃，官不令私开钱票，市中交易只有四大、八大、十二官号钱票，官号中人早已苦穷日力，如非官人严查，早皆弃铺而逃。银价日贵，市人以官号票从他处换当十现钱，只能换七八百文，而官号则须发九百六十文，因此争到官号取钱者日益多，拥挤争闹，弗能禁止。官号中人无多存钱，则从外铺换钱应付众人，而每千钱须赔贴一二百文，逐日赔累不堪，则遇取钱者乃故迟不发，以每日刻，即发钱，则无论持票若干，只发一二千文。多有贫苦满汉妇女希官号可多取一二百钱即可多买食物，终日在官号呼号而不能取到了者。奸民乘间冒取，并暗中勒索，其害百端，在官号中人甚恐有抢钱者，竟可以抢许报，从此闭门弥封其号，幸地方官知之，多方镇压，昼夜防范，使其奸计不行。银日贵，钱日贱，外来米面菜蔬因城门不便，观望裹足，食物亦逐日增价，各当铺早皆高架，此时有当无赎，即一概不出重价，值银一两之衣物，不过当当十钱数百，贫民穷官益生无理矣。

外城各街巷，家自集团，又经团防大臣严谕，众兵马司官各处巡逻，又添派各城御史督查，日来尚无抢劫大案。予日值窘乡，进退无主，目击情形，焦急万分，满街巷人皆面无人色，目瞪口呆而已。

见各处贴团防大臣告示，正阳门、崇文门卯时开，申时闭；西直门、西便门卯时开，酉时闭。治堂亨兄已议降二级留用。

初十日　予及早到司，始奉到军机自密云县初九日戌刻五百里来文，内上谕二道，一派留京办事王大臣豫亲王义道、桂中堂良，并城外办事周中堂祖培、全尚书庆在外城办事，步军统领文祥署理，右翼麟魁，右翼庆英署理。又发来各衙门钥匙廿八件。

上谕："派各大臣佩带，兵部派贾中堂佩带，钦天监派喜德讷佩带。"馀未全记。又奉上谕："所有阅马著全数解赴行在。"此件公文本应按报处收，乃按报处无人，适驾司有住军需班者，事关重大，不能再推。方司当日亦应当由处收管，乃当日司员无人。同司满帮印全华亭兄收下，当付给收到凭据，即赶出城至贾、李、陈、毕各堂官处回明，时已闭城，予送华亭兄至小马神庙陈达人同司处住宿，始知上于初八日引石漕，初九日引密云，令上小衙儿官校因何应大差不及，竟自潜藏，致上膳未备，闻只食二鸡子、小米粥。随驾诸公亦匆匆粗食而已。上初骑马，衣冠如王大臣装束，后又换车，因道路崎岖，卧在车内。后又易轿，换当舆轿，辛劳万状，皆端华误国至此，闻之伤痛不止。我皇上慈惠爱人，何乃受此艰苦，凡有血气者何如恨端华耶？闻穆[illegible]为上备顶马，并赏穿黄马褂。

十一日　辰刻，到司，与诸公商议，即时同李、毕两堂官行文各衙门来领印、钥。闻惠王后进至行在，为带有福晋以下各留品一条而已，惨哉！

眉批：皇上出古北口。

署提督文间、贾中堂及团防大臣会出告示，晓谕人民照常贸易，不得故抬价值，各城门亦不许阻抑卖食物人等。诸有力家皆搬赴西山左右，闻西山等处奸民云，诸家携来重货如回城去，须皆留下。

各城御史贴"匪徒抢劫，格杀（无）勿论"告示，肩挑背负大小车

争出西便门者日益众。予手中空乏，一无可以通融之家，欲且住为住，而处此危城，不堪(设)设想，欲且送家眷出城，而先到黄村谢八弟处，每车要银四两，心急如焚，为之奈何？

左右邻乡因惊避者，家中闻之亦不能不心动。韩幼芸兄约东西皮条营胭脂胡同各家捐钱制旗枝。是日，会团，改门添更夫查夜。

此时各有见解，各有难处，此不能与彼谋，彼不能为此主，各人量力自谋而已。晚至周二兄处，同邱启东兄一谈。

发德州、历城各信告急，交提塘限五日到省。

十二日 到司。至高辅高芝圃兄住。闻天津有张五府勇二万击焚夷船数只，夷众自通州回救，未知确否。

眉批：皇上抵热河行营。

夷众至八里桥，近通州一带，旗营坟墓皆被蹂躏，半为战场，可叹。闻登齐化门城上，望见东南夷人各营灯火通明。齐化门内已用土屯。夷人时有数十骑突至东直城外探信，为巴夏礼等在监也。受伤临阵退缩，被僧邸令用刀(砍)砍之。蒙兵纷纷奔逃，既不敢回营，又不能回京，遂至各村庄强入民家夺食而睡。民间妇女见而生惧，多有弃家而逃者，或邀村人约众闭阻门外，以此地有官兵，或云王爷来了，蒙兵即抱头而去。

令来巴夏礼等九夷严禁，刑部监守兵四千五百名，其余数十夷分解附京各州县监禁，有中途死者，有监死者。

僧王、罗王所带蒙兵四万余名皆自备饷需，近因伤亡若干，且未得力，罗王又亲回蒙古调兵运饷。

十三日 到司。知议设提塘处，在司务厅收文报，而笔政诸公皆先争薪水，并不肯当差，欲推在驾司代办。

皇上来要内库银八十万，户部侍郎宝鋆以北道难行，先解十二万赴热河，尚未派出解官。银价八十吊。

连日城门启闭有时，团防昼夜加紧，各胡同团练亦皆齐心协力，人心尚安，米面菜蔬尚未(长)涨价，戏园中照常演戏，惟每园多不过百余人。王鹭峰三兄来访，未晤。

吧嘎哩乃英夷驸马，前假充俄夷学生在京已十八年，一切情形尽皆潜记，以图不轨，此次被拿到京，多有识之者。年近五十，一口官话。其余八夷，一云系弗兰西小王子，一系大将军等官，(该)皆该夷重人也，如非上留旨暂缓决，则早皆正法矣。闻吧夷等在监横闹之至。前粤海关监督恒，祺，汉军内务府人，本住口行七。今春自粤海回京，宦囊近百万，报交崇文门税六万，行李车大小百余辆，进前门有数时之久。恒某与吧夷在粤即交好，刑部提牢厅竹值九年随桂中堂等至上海与夷人议和，亦与吧嘎哩等认识，此时吧嘎哩等在监，恒、朱复加照拂，恒某并嘱刑禁人等小心伺候吧夷，何吧夷之遭合如此。闻吧夷之妻到僧营投呈，求夫情，词甚切。

眉批：胜克斋伤好回营。

闻城外营盘不连，竟不能时常得准信，每闻各营兵皆畏言夷炮厉害，不肯出力交仗，闻汉奸不少，僧邸亦无可奈何，但拥厚兵相持而已。

近日报房未送报来，各大街铺户皆呆坐无事，各饭馆纷纷讨账甚力，各堂名尚多吃花酒者，去中秋月饼及果品者如旧。至王鹭峰三兄处，未遇。

内城尚皆安居无事，夷人亦未攻城门，自津运物皆用重价雇民船。

同司陈子香兄、周[illegible]兄、邵人兄晚间来谈，欲雇车送家眷上黄村，每单套车要银四两。

往外搬者日益多。专要升上每打[illegible]八角借车

两家园寿佛寺雇练乡勇，以能举八十斤石者为合式，或能技艺

者，然须有的保，每日每名发当十钱二千，每日早夜点名五次，系团防大臣等公捐散，有御史督查，已集有二百馀名。觉为数甚微，各大老为事急护送家口耳。岂知万靠不住者。

连日为无存项，盼鄂升回来，心急如火。

领笠舟到涿州署未十日，亦因兵差赔垫不堪，因携印退至良乡，报者不任，缴交印，回京住石头胡同潍提庵。李子芬兄在前门外一带住。

十四日　报房送到十二日上谕："山西按察使著瑞昌补授。"

予因丁宥已极，将前当银器十来两，出易钱，趁银价正贵，竟掷出二百千，不无小补。同段无卿，在前门外各街行走，又至大桥闲游，见估衣店买粗布衣者甚多，买小车者亦多，回家计也。有各处买过中秋物者。

安点各铺欠项，免致纷纷来讨。鄂升日来否，尚无信了。

申正回家，到门即闻鄂升声音，不禁惊喜交集，进至家问及，乃知从潍县丁云薇补庵处取到二百金，又从省中韩禹如四兄处取来十金，因恐路上难孤身行走，适谢四表哥专赵思令省欲回，因与同行，绕到天津，见黑白麦众及或骑竟无阻之者，遂又同到省垣，经谢四表哥添雇二人，同鄂升行至三河县界，知通州戒严，京城门闭，因绕道北行，于无人处行六七十里，始到北城外，又复绕至西直门而进，城门口亦竟无查问者，幸哉！有此一宗大救星，全在感叩神佑，可望出城矣。适易银金，始获赎取一家人棉衣物。京中居人当此时难，无力者救命不暇，固不能还（帐）账，有力者亦多不肯还（帐）账。予念既有此项在手，岂可不安点众债，令其背后诅骂耶？乃统为点缀，该清楚者与之言明，酌计此数，即时清还。惟欠某煤铺钱八十馀千，当十钱，实无此力，乃将木器大小廿六件付给，共价百五十千，该铺主不肯，又付钱十千。连日安置一切，心中意坦然。接读耿同年信、丁大兄信、韩四兄信、谢四表哥信、董舒翁姑丈信。街巷卖中秋物者尚多，又专雇车夫栗三至黄村借车。

眉批：[illegible]

十五日 闻余三胜贴戏单，演《捉放曹》。午后至大栅栏，知听戏者寥寥数人，因而停戏。予亦未到别园。遇张秋舫兄，[illegible]松[illegible]府郭事，尚未起行，[illegible]在观音寺东首谈时许。知津通众兵渐渐暗逃，可叹。

眉批：汪雪帆兄坐小车而行。

初更，月色甚好，渐多浓云掩映。遂令家中人拜月，分食月饼、水果。闻街坊亦多吃酒乐声。

十六日 为内室生辰，粗具素面，合家团乐。而急盼黄村未[illegible]。余三胜仍在广德楼唱《捉放》，听者三百馀座。

二更后正欲就枕，忽闻远处锣声渐多渐近，以为匪人防火肆抢，举室惊恐。又闻邻居上房放枪，各街亦皆鸣锣相应，知事不妥。予乃唤醒家人，略听消息，[illegible]知后街安义堂内[illegible]有众溃兵房欲劫，经各街团众齐集[illegible]，众溃[illegible]不知去向。予知从此多事，家室实难再住矣。

[illegible]

十七日 巳正，黄村车到一辆，谢八弟车亦到。李永时同[illegible]来，遂急收拾，先请梁岳母暨内室、两女、颖儿坐车出城，令彭仪门为

守兵阻，斥令出西便门。又绕至西便门，仍不放行。车马甚多，人心惶急。幸有大车心，暗与守门兵京钱二千，即时放行。时已交未刻矣。带送车出城后，回寓告予云云。前接大鞍车，内系五姊出城。

各街打鼓担最多，卖自售者亦多。将寻常完木器卖与打鼓者，值数千者易数百文而已。

十八日　到司，与尚惠田兄谈及时事，予不禁泪下不止。

近次飞催[illegible]大府传令备热河未发银两，尚属借同官。实因无此人在，即双套亦寻不着，星急之事已耽延五六日矣。因防堵办捐买饼米等物解送僧营，因众兵丁皆为饿得绝粮，已令京外七仓仓米，而夷人亦乘此勒约未要，竟不能不与。闻已与夷人仓米百余石。令人发抒雇车二辆，每辆廿八千，黄村又来一辆，每辆十八千。五姊同小使女、富贵坐车，乃仆同行。随带家具等物可以带者，全运出城。只留张内侄同予作伴。

眉批：前门、顺治门开。
知内室已安抵谢八弟处。

五姊自巳初到西便门，守门兵力阻不放，又贴付[illegible]千，费多唇舌，始获出此城门。

未正，予自署回寓吃饭毕，目睹室人全无，满院凄凉，尘灰满地，不禁泪涔涔下也。

全陈耕吟兄处小坐，亦甚无主见。知大事不谐，欲移家外出，又急难摆布，相对慨叹而已。

十九日　日出即起，一面令郭升料理父事，予乃至大栅栏各处闲游，访听夷人消息。知巴夏哩等在京为夷酋监督恒祺一味奉劝，因窥透我皇上北行，并非同意之借兵，巴夏哩遂至目中呼号，抒欲投食，不进已毕。诸大老及豐民人等皆知巴夏等力不可放出者。如夷兵攻城，计将巴夏哩全城上，令夷人共见，一攻即杀，计非不善，而恒祺海力劝

不可，又恐巴夷日久肆闹，致刑禁多因好狱而逃，非有此言。恒某、巴夷誓约以全家性命保救巴夷等，吧夷亦许恒某云："如获得出，总可对的起你，不叫你落骂名"云云。恒某因力请将吧夷安置后门外十文海积水潭中高庙内，仍环守五十余人，看守伺候外，设众兵而供给吧夷等饮食愈加丰厚矣。恒某在粤与夷某曾住八年六月间，同京大小车百余辆，人云，货有万两余，此时一力与巴夷讲好了和，多半为己也。恒某劝吧夷写信致众夷退兵，闻朱调元同司云。吧夷所写四句云："中国以礼相待，恭上大人甚明白，勿攻城，且退兵。某二十岁首九十有吧哪哩亲笔。"遂将此书飞送夷营，众夷系汉字，不认识，打回云："须要写夷字方能识。"因又令吧夷写出夷书，而我四夷馆翻译生皆不识，乃中止。夷人时骑马至齐化门外瞭探，且指门而笑而怒，亦不解何语。从城上望见八里桥左右之夷营中时起白烟，众多不解，后乃知用狼烟也。夷营逼近京城，闻自京津运过米粮，甚强霸天津粮船。天津府太守石赞清由佐贰升起，官声素好。夷船到津时，夷众至府肆扰，逼令石太守伺应车船。石守坐大堂厉声骂夷云："我乃天朝知府，岂为汝狗夷所使？"夷逼愈急，骂声愈大，夷遂拥之而去，至夷营，逼太守坐，太守骂不绝口，逼夷速杀，且高声云："汝等腥膻之处，岂能辱我九已？此地上乃天朝地方，我可以且坐看汝等将奈我何？"夷众反又加敬，好言善劝。太守只有大骂，夷众遂派夷数十，令至府署护太守家眷，恐为夷人扰害。与太守饭食，太守随手掷出，夷人乃从旁问得太守同吸水烟，急从府署唤来太守家人伺应，以安慰之。时津民聚至数万，环绕夷营大哗要好太守回去，夷众惊惧，急问太守此民有多少？太守云："此民不过十分之一二耳，当日长发贼来，即此众百姓将贼个个杀死。"夷众云："十年何以未见此等？"太守云："上年百姓即欲杀你等，因大皇帝念你们究属外国，但可讲和，即可罢了，所以未许百姓动手。"云云。夷等见势不好，众民亦喊骂不止，夷人乃用大轿请太守回城。太守不坐，夷将太守强抬入轿，而太守立时跳出，仍然大骂，众百姓乃换轿抬太守而行，鼓吹入城。一时男女老少跪道迎太守者不下数十万人，欢呼而

送太守到署，夷众大声称："好官不绝。"众官如闻恐太守终或受辱，乃应付夷人车船。夷人即借此出重价以买人心，日久必受夷人害。天津县官姚某则一味听夷人使唤。夷人万里来此，言语不通，何能得利？乃处处以重利动人，愚民落入其奸谋中矣。可恨可恨！

天津、通州官民家宰尽为夷人占据，余避至北山者避山谷矣。同司徐亦沈思宇兄送家眷到海淀翰林花园彭侍读兆镛处安置。

晚间又至小马神庙陈苕夫同司处小坐。

廿日 巳刻到司，高芝圃在署当班，云夜间后院有贼偷窃，兵部库向有兵丁名册丢了。此时当日各官皆惊慌矣。予同同司王章请假，与同司诸公挥泪而别，并为马菊初同司回京奉留。奉东河某官云："此时纷纷外出，马某尚愿奉留，好司官也。"菊初兄福建举人，孤身在京，欲归不得，其情甚苦。

谢八弟又专车来，予到顺月居与同晓山三兄午饭，闻夷人又过八里桥攻城，不觉心痛泪下，知事难即有转机，遂拴车出彰仪门。门兵亦未阻止，当为开导数语，时方交申刻，将闭门，乃匆匆而出，绕道南行，初更到黄村，仍留郭升在京城打发一切。

廿一日 在黄村无事，惟心慌许多矣。有督标恒月用偏带兵自固安来，前站未云调时可至，而黄村民团候一日未见到来。郭升自京城来。郭升晚间亦到。

眉批：圆明园四十七处坐落，烧馀只存四处矣。

廿二日 早起，见街内街外逃难者不绝，渐多内城旗人。晚间，恒制军到镇，民团五百多人各执刀械，人执一刀，整齐之至。南路厅费小园同司马为恒制军管支应局。晚间，闻京城外聚多夷人矣。恒制军住蔡吉轩店，静悄之至。

[illegible]

[illegible]

资全无。

廿三日 早，忽闻[illegible]赴长（辛）店，匆匆而行，随员尚多留京者，盖因夷人于廿二日晚在德胜门外放火烧黑寺，城内大乱，官民男女逃者多极矣。恒祺意劝急放巴夏礼出城，知事已如此，各大老亦不能不听。夷人、土匪集满外城，东北西面渐至海淀，肆行抢劫。

廿四日 逃者益众，内外城商民十逃其六七矣。晚间，大雾闭，约一更时忽见北方出星星火许，正在[illegible]中，其光发赤。予同晓坡弟及内子、儿女观看，惊叹不已，[illegible]。

廿五日 早，见纷乱进来者，云是夜西直门外土匪放火，夷人又放火烧圆明园及海淀南北街，乘火大抢，无家不搜括银物。更可恨者，夷人喝令土匪肆抢，黑白夷人按人家持刀强逼要金银财宝，无论少妇闺女必遍身搜到些须银器，亦必抢去。其余喝令土匪争抢，相争贵贱各物不能拿者，用刀石（块）砍坏，付之一炬。圆明园宝器尽为夷人、土匪所抢。闻园有大自鸣钟一座，想亦为夷匪打坏。一切细毛皮衣、绸缎衣料、字画古玩……园南北海淀街上撒满，尽为人马践踏，点令人叫，土匪不敢明争矣。海淀以及西山所有达官富绅、王公大老家私，全归乌有。闻夷人中多有广东口音者，黑白夷多有用汉人装束者。官民人等焚死者无数，火光通天，哭声震地。千古大变，惨不忍言

[illegible]

[illegible]
拿到正法，事后辨住正法者，亦数百人矣。

廿六、七日 在黄村，无事。只闻逃难者仍如前纷乱。海子内素有黄羊、花鹿、四不像等牲，日久孳生，数百为群，海户亦偷打烹食，终系禁物。日来近处土人数十成群，闯入园内，火枪乱打，抢夺争卖，每斤京钱百余文，肉味较厚。海户及官竟莫能禁止，深虑日久藉此为患。海子官纠集兵分路兜拿，立获数十人，送解大营惩办，此风顿息。海子周围百六十里，归奉宸苑管理。

黄村镇多卖熏烤雀者，每个当十大钱五六文，味似五香的，肉较老耳。想鸟乃自由，其声和雅可听，点缀秋景情趣，乃为乡儿郎网而供食，亦鸟之不幸也。

廿八日 [illegible]刺史赵佐宸同年[illegible]，云南人。借到纹银廿金，可感已极。闻自京中来人云，大小官皆以恒公既与吧酋理议和已定，即日从担水营南庙将所获各夷放出，该夷等由前门大街，穿城而出。

廿九日 专郭升入京探听消息，并换倾银器。闻夷人据武入城，城上遍布夷兵将，我们炮械全行撤下，另安伊之大炮，皆向城内。声言恐开炮伤人，百姓具各迁徙云云。一日以内城居汉人等逃者纷纷。吧哪哩进安定门，经大街出德胜门，当令夷兵将安定、德胜两门把住，不许我们出入，云是他们的地面也。闻恒公祺初与吧夷约，如放出，言明了好，不动干戈云云。吧夷答以"此番与大兵犯中国，致皇上北狩，情形如此，罪实不小，但既讲和好，只求放出，总不令汝落人下骂名，大大对的起你"云云。恒公即以与约，而后放出者。初约只许数百夷人入城，今忽入万余，恒公大惧，在北城外某寺投缳，从人赶为解救，后吧夷见面云："事从缓办，何必如此。"吧夷及各夷人在内城穿街

游巷，并入殿廷窥探，闻并至内甲步行。满官各家不能搬出者，家家惊慌，欠之以死而已，闻宫内皆设法避之。夷人从齐化门内迤北安定门内迤南，将城墙扒开，为伊等出入便当也。安定、德胜、齐化等门皆不闭，外城尚未惊扰，各街居者十不过一二家矣。夷人占住怡王府、肃王府、景公府。

廿九日　为予生日，谢八表弟尚为点寿烛吃面，一乐事也。

九月

初一日　在黄村，无事，时至村外闲游，看农家治庄稼，四外虽乱而民家尚安堵。闻附近各处连夜有明火抢案，其中多有近处回民。郭升自城回。

僧王败兵渐皆退回北去，不敢如前之强入人家索食矣。闻僧邸现归南西门外某家，多养菊花，并多菜园，皆为兵马践没矣。

黄村镇谢献甫兄系大兴茂才，时相过谈，日来未得城内夷人的信，第闻不日议和而已，避难者仍如前。驾司掌印崇星阶兄福，系硕臣度八大人少君，村中寄居抱侄，本月其家眷自西山之望儿山两个逃来，住黄村旅，狼狈之至。云崇十一妇女初在海淀避难，而夷人焚抢伊家财物，抢掠并欲抱其少女及孙女，幸有邻人率妇女欲逃，急来约崇十一，率两女黑夜而逃，越山入谷，不辨行径，至明约卅里，名望儿山，始暂住足，形神惫极。崇星阶兄各处寻找，次日方知，始接至黄村，言之泣下。闻方司印君、宝楚翘兄亦逃出，不知何往。崇星阶兄家计不足，前路茫茫，不知何之为好。予急劝以速，即着人向村中常九爷要数百金为旅费。据云九爷携金二千两在海淀为夷匪抢去，现须向伊左兄去开口也。四外乱信日逼，而盗贼日增甚，在黄村势难久停，而手中又乏巧用。从谢献甫兄处借来者，银十二两，觅一大车，又将谢八弟坐车予夫妇及三女同坐，将行李同乳母、乳婢儿女、两婢坐一大车，颖儿及荣七内侄、郭升、刁升等雇护到霸州投赵同年，再雇车回

山东。黄村无车可雇，即有一二辆，其价之昂，出乎情理外矣。

初二日 起身未果，夜间小雨。

初三日 亦未动身，因专马兵入城，函托周晓山二兄代为托驾司递送科傅先生，另换竟答假呈子呈大堂标画。盖以前系请病假出城，恐日久干咎也。

初四日 辰正起行，未出镇街而大车翻倒，将岳母等以及行李皆翻转不齐。予夫妇已登车而又回，俟收拾妥当，已交午初，因前行。忽见大日西北浓雾，过五里庄，大雨至，赶至小店避雨。雨止，过庞各庄，天尚早，因未打尖，赶到康华住宿，心中觉安闲許多。

初五日 过固安河，遇江雨明府，自山东来，到京省母，伊弟汨集杜四先生，登且同林，大段过南，在河干立谈时许。又见齐小筠先生坐车自霸州安置家眷回京。午在固安北关打尖。一路遇沧州等处，乡勇持刀携枪，破衣赤足，似兵似贼，七八为伍，云系张子青先生之乃团勇赴京听用者，沿路讹人，其形可怕，恐京中从此多大案矣，可叹！过柳泉庄，乡勇在此横行，行人相言多不敢前行。时将日暮，至牛（头）坨镇，尚隔廿许里，而此地只一二破店，已有乡勇住宿，万难同住。乃壮胆约同伴前行，赶到牛坨，已日落，幸无他虞。回忆京中，不知如何景象。

初六日 午到霸州，住南关小店，饭后拜赵同年，相见甚好，当晚留饭，因与伊婿吕世兄及刑房沈小湖兄相识。晚间，向满营要门钥启南门而出。当为写信致谢谢八弟及谢鉽甫兄。

初七日 早令坐车及大车回黄村，马兵郑永禄及杨禄押回，并向赵同年讨取路票，恐有拿车处也。赵同年来拜，并送来一品锅，情谊殷殷，托代雇车四辆，又欲送路费，实不好再取收矣。霸州距京较远，人心不乱。赵同年正办团练甚忙。沧州勇在霸州东关大不安静。赵同年官声甚好，前者从里下出车到天津应用，多为夷鬼拿去，将牲口留下，车子用坏，车夫仅能逃回，致各乡纷纷向州官要车。如不为设法，以后拿车不应，然向何处去要原车耶？时乱如此。

在店中无事，独步至城内闲游，心中已觉清净。

初八日　晚，吕世兄领车夫来见，已雇定四辆轿车，每辆送至德州，京钱卅吊，较京中车价贱极。

初十日　辰刻起身，至赞皇镇打尖，镇甚大，正值集场，在小店打尖，男女来观者如堵，知从京中逃来，以为骇事也。后母带病，又双目失明，上下车皆须丹背负，大是可怜。过午，至雄县住，仍见有自京逃出者，闻店中人云，午后有骑马贼十多人经过，及闻众知觉后赶不及，想已入商水田党矣。前途匪股甚多，大是惊人。

十一日　过十二连桥一带，水光与旱晴之色并奏，渔舟雁影，如在画图，几忘是携眷逃难时也。巳初，至鄚州南郊，哗店因车又翻，将车杆压断，另觅他车，只到路西大店，候车夫唤钱匠收拾。店中有布商，甫自京中，用驼西山煤之骆驼数十，将布运出，暂歇此店，欲另换车运往山东昌邑交财东者。询商伙丁姓，系束鹿县人，云曾与兄常往，因嘱到家代致六叔兄，云予已扶其患我之颂，携眷出都矣。车子收拾须时，遂打尖，计不能多走，只可住任丘，节次耽延，大觉闷人。午后起身，日暮住任丘县西郭店，是时路上行者已少，只遇一旗民眷车二辆，男女全家，颇见丰厚，闻系西山旗人，在京内城住，亦因乱不能住矣。

眉批：十一日，与英夷、法夷议和，至十二三日，并与各国议定。

十二日　巳刻，过戚家桥河，河上桥坏未修，渡船土人争钱甚横，大似无王法时也。过河到店打尖，店伙云附近土匪不下八九起，每少者二百来人，四出劫抢，某布车被劫，且被杀害，某村富家被焚抢，直成乱世云云。一家口闻之，能勿惕然？然亦不能不前进也。日暮，至商家林，在路上遇自南来者云，十一日高庄开大会，有衡水县土匪王老越者系武举，聚有一千余人到处强抢，并将会上财物、牲口抢掠大半，

开抢大流娼儿口云云。及到店，因知有京货商车赶到，系河间府铺至富庄驿赶会者，亦伊在其北首开设，此股匪将其之中段南首皆抢，伊等登屋遥观，匪众得手即捆载而去，幸未波及云云。间有路过委员携眷者，越至邻家暂避，亦未失散。其中段客商皆逢劫矣。予心中好不闷闷。

十三日 至河间廿里铺打尖。过河间府，见四外筑起土城，沟壕深及丈余，似设重镇者。过献县，署系石韶(韶)瀛川毕其常官，老先生权县篆，悬狱四十八名犯人，大半入伍伏，不能尽获。其常老先生系东河官，尊大人由道拨在直隶州县任多年，已保升知府，颇有声名，此时屈署县伊，获此重咎，代为慨叹久之。过午，将至富庄驿三里许，见东面人行，或观或语，不便过问，大非平常事光景。车夫亦生戒心，打鞭急行，及至富庄驿店，见各店门人皆散漫，情形可叹。遂至东大店住，店中商客信不同，并被匪抢，而予不知也。至二更时，客人皆睡，支更人仍声叹气，四外人声喧嚷，枪炮时发，顿觉心惊。言土匪另股又来，村人争呼持械向前，暗中逃散，幸未进村。天明起而治装将行，店中人始告予云云，幸哉！方思知非在霸州车折，或日前到，如事阔退得，皆可赶上前日富庄驿抢劫之乱矣。感叩冥冥中保佑。岂阮耶？于此见一动一静具有使之者，平心任之，但行好事，值此乱世，或有神佑也。譬之行车，大似有令行之者，当时不觉，或生怨讥，则大误矣。予多年行遇危处即有解救，自问何德，惟有感念祖父积培之深而已。

十四日 东行出县，街上人相指而语，似云此客昨夜入店大幸也。午刻至漫河，遇山东中丞文煜，系奉旨调赴京中勤王之师。闻京中已于十一日议和宴会，调京月伍。予在全店草草打尖，见南房有随员，因告以衡水等处匪有八九股，承此中丞声威，前驻河间，立加剿捕杀，此匪可绝，否则日久酿成大患，为祸犹烈，亦伟绩也。予尖后即行，至德州，闻中丞擒斩多名，各县亦多兜获立毙，此匪顿散，到今未闻复起。天下事莫如斯，如早如斯，何致天下如斯？愧予人微无权，今

随处留心时事，无能为力。晚住刘智庙，居然太平之乡，各店歌娼弦索声繁，犹是昔年光景。

十五日　巳初，过德州，浮桥已拆，小南河涨，渡船迟迟，因大河而渡，到南关米市角三合店卸车。计前年由陵县携眷起身北上住此街店，以为到京苦度十年，得能升转一缺出京，亦足纾予半生迟滞之抱，讵意未满两年，我生不辰，逢此大变，辛苦流离，携眷而回，复止此地，尚不知此后何处为家，功名若何，悲从中来，第不忍作儿女涕耳。换银开发来车，先专郭升至州署请吴稼夫子安。吴师赶即着世弟来看予，慰予奔波之苦。晚间设出酒肴，十分可感。连日一路受苦，到店且小将养。

十六日　闻芸帅轩夫子至刘智庙公干。

十七日　巳刻，至州署拜谒，畅谈一切，方知京中初议，初十日各位相国在礼部设宴，备恭王与巴陈哩等各夷见面议，不许一官不到。乃是日，各夷不到，闻恐我有伏兵也。天津大盐商张锦文者，俗名海张五，亲领团勇数千驻扎前门外东西荷包巷，伊素为恭王作顶马，并有张子青、[illegible]桂樵两先生团勇及僧王兵引京城内外，以备不虞。我恭王镇静临事，体貌闲大。于十一日先着各大老至礼部大堂正面设一席：南面设主位席，以待各夷；北面主宾席，为我诸公之座。各夷[illegible]而来。一见恭王[illegible]抗衡，不系大礼，其畏惧之心见诸容貌。中席空设，该夷在北向坐，余夷执刀环护。我恭王与吉皆得大体，众夷[illegible]，因议定各条，至晚方散。[illegible]夷人未[illegible]，我内外[illegible]生[illegible]日，以後十一[illegible]日，他夷[illegible]今十一日，各大老[illegible]多不到者，如营门实无[illegible]位。此几日更不暇[illegible]宴，京[illegible]人[illegible]对者[illegible]也。议和之后，各兵勇方渐散，而余孽布留京城，明火大案益多。

十八日　拜陈荔村兄、[illegible]，马荔村兄世兄，系同部，时皆请假在家。又至州卫书院拜李山长[illegible]，济宁人，戊午孝廉，初名成龙，系芸帅门人。又拜诸葛[illegible]兄、徐信卿先生，各处晤谈。

十九日　张芸帅请酒，用燕菜席，盛设之至。同席者陈荔村兄、

马鹤村兄、新中武赵公朴庭集。吴师惠银用金，而知予不能出京，专人送至黄村，而予已起身，乃留在账房，候予到来应用，其情之厚如此。吴师任德九年，官民一体，此时已各处藉社团聚众抗粮，而德州人民输服若昔。予前向人云：当此乱世，平日做官好者方能安稳，公私亦[illegible]，否则今而后得反之矣。于斯验之，洵信。

廿日　徐信卿方先生、诸鹤田乔兄皆来拜，因为信卿先生函致都中，托照拂伊大少君。

廿一二日　在德无事。家中拆洗棉衣，予恨无时之，欲安置家眷，未得其地。吴师云且在德为住，而店中屡过兵，人马喧扰，住一宿即行。

廿三四日　恳吴师代为雇大车，定将家眷送往武城许东、二胞妹丈家安置，予即欲廿四日起身，由陵县上省漏。闻齐河县民之河不能过，尚未知因何而变。因予棉衣未做齐，包车价一大。

廿五日　自德起身带部毕到陵县，看现时情形可否安置家眷。以前者主讲陵县，一家均院及门生多，陵地亦为偏背，计或不致滋扰，人地两习，或可打外也。午上将打尖，过午到陵县署内[illegible]，及门来看予者一人，乃知夜来东乡莠民聚一二百人，明火枪炮大喊入城，将狱打开，劫杨子嵩等，并放监犯多名，不肯走者以刀吓令强行，随将押贼全放，临押皆空，贼众当时借刀砍倒差役二名，他未受伤，官民大惊。予闻之甚骇，访夫拜杨尉孙嵩兄，其面无人色，吓止失措。徒唤奈何。询杨子嵩本系何人，为命案监禁，其党乘此乱时劫狱人间，并即聚众抗粮。其伊罗马平山，永平府人，重利轻事，不洽民心，其少君与门政比匪，怨声载道，遂有此变。正在谈论间，外面传信，云今晚仍来抢劫太夫人、官眷，顿时合署中纷纷外移，官幕书役人等均皆分逃。孙兄道为无主，令上房收拾款藏。予亦出署，到店关闭店门，而忽有门政到，与予一揖而坐，做叶心腹，若疯若哑，予不觉相视而笑。当伊未识予为何许人，第闻有京官到来，恐私访也，可笑可悯。至天明，未闻动作，想是愚民故作恐吓官之笔，而官果胆寒魂绝，是以其

半日矣。见署前已打席棚开厂，数日无完米者。

[illegible]鸦片烟而死。

陵县民素习顽而欺软怕硬，遇官弱贪利，则任意欺罔，漕粮利弊而办理不善，米归折漕，官仍无济。如官好而猛治民，有法则刁民帖耳，势如破竹，万金易获。陵县素称美缺，然在官之能否也。陵县文风凋敝，科第甚少，予主讲一年，日为讲究，颇多成就者。至民情，素鲜文气。县之东鄙与德平、临邑等外接壤，向多匪聚，遂有"二十八国"之目。有侯登亭者，有作恶之才，专以挟制官长抗粮为能者。前张星槎明府到任，大以侯某为患，属予为之画策。予乃暗察详度，属及门婉将侯某约至书院，用言笼络，加以开导，人性皆善，竟令其悔，开诚待人。又属张明府假以词色，遂为官用，索听伊指挥之。各村几皆不知完粮者，俱顺命而遵官法，其他顽民见侯某尚如此，亦皆去恶向善，漕务居然得利。杨子龄者，乃乡曲无赖，不识抬举之徒，素善化制钱为小钱，且与贼通气。前张星槎明府在任，杨某即犯铸小钱案而未即大办，官若速办，即可去此一患，而张明府弗能行，予亦无此中人使之劝导也。侯某正欲装人，而张明府去任，后任孙茗亭者，名善述，癸卯举人，大挑知县，贵州人，自以为能，亦忌侯某之刁，又不欲假之词色，乃藉侯某欠张任粮银为名，夜唤侯某至堂，立加桎梏，余自星速解

省，送入府狱，俾永远监禁，以图地方安静。后任尚未保出。现在罗平山不甚爱民，适各县奉行举办团练，民团渐大，杨子龄日无忌惮，遂有喝令(殴)毙良民之案。罗公欲拿而未敢，恰好杨子龄投审剖白，云非伊喝令，因即将伊入监。其乡刁众声言劫狱者已久，而官弗为备，是夜竟敢劫去，并劫他犯，自同造反。罗公束手无策，惟以讳务为念，尚欲营求开脱。予以民乱如此，非即严办，则各处效尤，其患真不可问。深知杨子龄之为人，不过与若等刁民托庇为奸，计与同谋者不过数月。如禀请大兵，立可擒获，此患必息。时文中丞将回令德州，统领回兵用以制此刁民，至为易易。惟其不识底里，迟疑不作。予为连夜作书，命郭升次早回德州，与张芸甫商商，嘱其面禀文中丞，饬因统兵驻扎，即发其廿甲之上榜，饬武官下乡指名拿此首犯，否则大兵洗此数村。民究畏兵势，必捆缚杨子龄到营就地正法，所全不小。予因谒陵九禘，即起身上省，后来令芸甫知予所言，而禀云云，而文中丞心怯，令地方官小办由东讳务，民情因此大坏，日后作祟多，可惜可恨！孙镜泉少尉无辜革任，冤哉！

廿六日 住省城，知齐河庠生郭少棠为其束漕中聚众，迭控不休。又和护书吏，致许年霜以抗粮。本府使将郭少棠及韩秀才等详革，齐民不平，益图抗粮。适省城自夏以来，时有晴中雷大发声之异。有乡和尚大安者，素不安分，时因拐人入内，土匪四起，素乃暗与距省城五里马家庄教读之童生朱某及土豪大赵明、小赵明，并在署前往之剃头某姓，约定某司监役武某弟兄及府县监役某某。和尚日与朱童讲究遁甲之术，以为大事可图，遂计议某日起事，某劫某监，某劫某库，以某为号，内外接应，为期已近，而公然宣言不讳。有绅士某在剃头铺听来云云，知事怪异，当密禀村六翁，刻传首县，吴慕棠明府严密将赵明从洛口传到，一讯而吐全情，立时分拿和尚等十余人，幸未即逸，讯出已暗贿文武各官。斯时土匪张洛行数万正在济宁南北一带闹，如非破案，大乱立作。案定，立决此十犯，有目矣。济南太守江晓常先生，如某人，揭明。恨齐河郭少棠之煽惑抗官，且常十犯也，严刑令郭少

章俱认，与和尚通气，将同出决，致齐民不服，遂传各团及邻近良莠儿二三万人围焚齐河县城，并布满省城，欲劫法场，且即杀官泄恨，省中大恐。杜云舫见事不妥，知李振之仁兄印介山、山西洪洞人，前在任丘县十五年，有政绩，及调齐河，正值高唐失守，冯官屯等处兵务旁午，齐河，为省门户，安营办团，抚治地方，振之兄极为尽心尽力，民间到今感颂不忘。本府无奈，求杜云舫札饬振之兄到齐河解围。振之兄尚未起服，禀到前升胶州，未经到任丁忧者，此时尚不能算山东官，而迫于众推，不能推辞，遂先到府中见邹少堂，尚戴铁索。邹少堂前曾在振之兄任考过县考，并在王斋宿齐河防营为阅试卷，计取在一百名外，一见振之兄大哭求救，当将伊随首县领出，暂安置小寓。振之兄连夜到齐河，河上无一渡船，但见民团如蚁，官已开炮打死数民，民正烧四门，几乎城破，城内绅民大恐，官为德法明府，[illegible]旗人，其实与邹少堂等作梗者，乃前任张吉棠也。振之兄亟呼民散，并呼船渡过众民，一见，环跪而泣，可见民自无良。振之兄令其暂散，必为入城善拜，并告以邹少堂已为保出，民初不信，以振之兄素与民无半点假话，令北退，候至两时许，始将封门内土石抬运，启南门，令振之兄主仆入内。恰值袁雪舫先生自禹城护局回省，同时入城，与德明府略谈，即登城环谕，令民远退。天正阴雨，交三更许，忽闻西面喊声震天而来，人家惊散，当又登城，急询，知民众同约各县团众并回民万余来援应攻城者，民亦可惧哉！因急谕民众传示现办情形，暂罢停止，候次早李、袁二公同步行出西门，随走随劝，民皆搜械跪听。振之兄开诚晓谕，步行十余里，前望满皆民众，不见边岸，人众诚为不少。此时，汪滋厚四弟亦领邹少堂从省中叩谢杜云舫首县及绅士公保伊者匆匆而来，民众见伊真回，方陆续退去，设或杀却，则大乱莫能息矣。振之兄回县局，德明府目瞪口呆，其幕友亦皆神魂丧失，官各从后墙逃在民家，始暗出城迁移，官多若此，勿乱作[illegible]。李、袁、汪三公为之清理一切。

廿七日　予住洛口河北杜姓店。

廿八日　巳刻，方过河，入城住风台店，略涤征尘，即至将军庙团练总局，适李振之兄甫自齐河回省，袁、江二公昨日已回，遂与诸同好略晤，问及予出京情形，颇向予慰藉，振之兄更与予亲密。

廿九日　拜客，并至贡院谒见杜云翁及朱实甫兄，知所带各员皆自称大人者小钦差者。杜云翁所带各员[illegible]户部郎中、陈介璋户主事、朱[illegible]实甫编修、李[illegible]甫[illegible]主事、[illegible]编修、[illegible]中书，皆在贡院办理文案。闻甫审蒙阴令区子祥同年[illegible]，广东人，误杀不识姓名之赵[illegible]者，团众自称名，内有武弁亦被杀却。此团众至蒙阴，强向饭店吃饭，发横，自云系赵勇与匪接仗败回者。初尤凭据区明府初甚执拗，予以川资令各回城，分别安插。当夜竟有杀却，后此众家小纷纷向赵告，团长友人，方知其尽土著，然事已难办。此众家属即欲聚众向区明府索闹，经抚告[illegible]宽劝，首以[illegible]控鸣冤，故抚署批令皆发交杜使审办。值此乱时，地方官遇此等事不能尽是假捉民，况其形迹可疑，如不严拿火封，设有大变，官已受处，而且昧办理，又踌此事者，诚为难处之事。同时日照令张甫楼[illegible]亦拿到似土匪者十余人，当时立毙数人，后来亦有若辈家属告状，云亦系团勇，现亦并交杜使审办。天下纷纭，哪有宁日，纯[illegible]劫数而已，可叹！张洛行大股十数万，各色旗帜，同时起事，时僧王督带吉兵驻扎济宁一带，立志欲与此股大战。闻该匪皆云僧兵久称利害，如若到来，我辈尤遭其灾，莫如大家进[illegible]去也。因此，将江苏、河南、直隶、山东各处纠集，并训练[illegible]之人，闻长者有百五六十里，宽有五六十里，黑压压尽是[illegible]。匪首张洛行系河南亳邑监（犯）[illegible]，前在袁午桥先生营充当勇目，另股匪首龚瞎子，系河南黄水[illegible]者，[illegible]毛子、四眼狗诸贼杀人最惨。此[illegible]拥南来，在金乡县、单县等处占据，日与营兵对仗。僧王素日统兵以老诚持重，能将多兵为长，不善用智。而张洛行等诡计多端，以致官兵屡次失利。一日，在[illegible]方团围各执团旗[illegible]僧王，王尚以好言慰劝，策马向前，乃人众诡诈多，已将官兵围裹，方知中计，欲出不能。僧王当向[illegible]人借[illegible]子母炮，立放数炮，冲开血路，而[illegible]时挤

煞匪众过厚，晨见失利，都统格绷额父子亦已阵亡，官兵死者无数。匪众不欲害此督于，是以借于杀条血路，外面亦有东粤迎接而出，险危之至。自此以来，匪众猖獗，官兵怯，一任匪众絫行北来，直破蒙阴以及泰安南之大汶口。署蒙阴令乃钱燮山表侄，年少捐职，初握县篆，颇自得意，匪众忽来，穿城而过，抢掠一空。钱燮山及眷友舍在山上暂避。其内人钱容川表姊现宿坊城，素有名器之称，代为嘱托，只以贼未破城具会，燮山得以降留处分，仍未离任。宁阳令革职亮明府存康，丁丁进士，山西人，因贼破城，革职去任。前广东巡抚黄石琴中丞恩彤，宁阳人，在籍团练，其少君黄小琴霸修司系特使奏闻者，父子同受贼伤，家私巨万，急运至大汶口镇，而贼人追到抢去，并害及镇面者十家。贼众家口皆在江南等处，屡退围扩其居相保，闻苗沛霖团众不时令众抢伊等家眷也。贼众中多有山东州县驹民逃回者，云贼之来者，多有借下钱银安家，由各处抢掠，回国后再按股分(账)账。少者亦可分数十两。云贼裹红巾，身穿[illegible]，大半妇人，大脚出华丽中衣，年来人争服饰，官其为贼，糟蹋也。

黄梨老人诗有"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于此验矣。贼众至泰安南境而回，与乡人云："明春再见。我们皆与汝等无异相同，自被贼连次穿扰，家中老小皆已被杀，荒时全无有，地不能种，只得相从而活。汝等再过数年，恐与我们一样矣。"闻之伤极。

宁县教目宋[illegible]传教有年，官无过问，现亦起事，闻其中多念书人，不尽乡愚也。省中如不奇和南大家速办[illegible]法，一或起事者，省中五方杂处，素无积蓄，张洛行等众亦到泰安境上，声势一连，大事自不可问。

曾上又到教目，田皆暗散，后闻伊乡人云，宋果言断不在桑梓之地滋闹，如官兵来捕，且皆散去，如捕急，则往长安图事业矣。到处如此居心，何人心若此？可叹！

杜云舫由代书香人家，存心忠正，第非治乱之才，其随员等初到，颇知关防，后竟与宫尊陈廷、齐仲化诸公开出饮宴，遂忘形骸矣。袁

雪翁、尹菊田同年、汪慈厚仁弟以及李右湖十六表弟、傅伯韩同年、金慈华表兄、谭仲宣同部、吴彷伊世兄、吴子泉同案、冯仁阁先生诸公，皆省城团练总局之员，团局一九清水，大家捐资其事，初未见有远谋良策，各街团查夜甚严密，宵小究不能潜踪向各铺抽厘，奉信土扎饬也。咸丰四年间，长发贼在东城内，绅富皆向南山外乡避难，并多到博山、淄川、章丘山中逃匿者。此时贼不在城池，只图财女，每到必先搜掠山村。予急向同人云明春大是可虑，万不可如前之出外图避，只有同保省，设法练团防守，最好是（连）联各十村廿村，亦皆筑围，有山水如叟易筑围，首内则具备子弹、是高台筑。贫富相救，按户出丁，无事仍图耕读，有事老小有围子可住，少壮者出围御敌，彼此围子接应，贼不能长驱直入，见如此防守，必即退去，我们乘机其捕，且必得利。平日议定围长、团总公正之人，总领操练。有仗其年壮而胆怯者，勿令出仗，致馁众心，能御敌者，加重赏，人死予地十亩，其中章程相宜而定，如此则乡自应可保存，以待荡清。不然，贼未一九布置，贼之边马先到放火，人可乱逃，则乃得计，且抢且追，人财皆为贼有，何日是宁安日？予自前十年留心时事，体察人情，逐处用心，徒此时非如此办法万万不可。苦苦向当道言之，而人存一心，总以为缓，岂非大数将到，区区何能挽回？

临邑县令吴东山名□，浙江人，捐班，其父人名□，前任章丘，宦丰方在任十年，历获十余万，平日满民间涂必要两造贿银，民恨已久，莫可如何。此时各村俱办团练，乃敢犯上，吴令知其不妥，令伊夫人带子女暗携银数万坐大车上省，距省止百余里，四鼓起身，甫一二十里，忽有多人将车夫打退，抢掠一空，并将太太衣服全行搜脱，止余小衫裤，声言如再见伊们家，必令失身。又有人硬将太太裹脚脱去，云："此布亦系我们钱买的。"闻并将少太太抢去，一哄而散。有拾粪人担筐而过，闻妇人啼哭，问及情形，乃将太太请入粪筐，遂有人前来，二人抬送数里，恰有空小车路过，二人劝令将太太送县署，天已将明，太太到县，哭骂吴令不止。吴令缩头自叹而已，并不敢追问所失银两。团众又

欲围抢县署。吴令乃令伊子与团长王[illegible]、陈纲及邻县团长沈怀义等八拜为弟兄，求若辈保送伊家口资财。各团众虽皆指天为盟，义气相许，而必须分若干数方可保送。吴令以财为命，甚不甘心，因之迟迟。予闻之，为画一策：令在杜使捐局，首先捐银七八千两，必邀优奖，恳杜使派随员过县伊资财回省，并令吴令于民团捐留一千两，清理善全，必能平安无事。而吴令不肯，仍与团众若干，迟多日始将家小送省，所掳之少太太不知是否团中并未凌辱，业即送回。后闻抢伊者乃团长陈四所使也。吴令尚欲追伊银两，不知能否追出。此之谓亦悖而出也。自捐纳途，杂官[illegible]贪利，与民为仇，渐令百姓轻官，相率云："我们粮食收成得存，亦是知县积德。"至今乘此事上北省，愚民咸云："我们纳钱粮交官何用？与其官自己用，我们留下作团费。"团中强横者吓民出财，各立各团，良民伏首，（费）帮，敢如何。虽不纳粮，比粮银所费较多，而奸民则大可不纳粮银矣。杜使到东，虽能劝成团练，不动公项，不知民皆借团抗粮，所失大矣。此户部不察，不准杜使请饷之奏，大患也！

署平原令韩俊伯兄[illegible]，[illegible]，系前寿光令荆门先生大少君。初次署事平原，缺大而累，若等赋多，民不畏官，相率效尤。[illegible]令月报，[illegible]若罔闻知，及钱粮奏科，亦即归咎于官，百不知若何办法也。

乐陵令齐介平兄[illegible]，[illegible]人，天津人。补此好缺，（竟）竟不善做官，民欲换此太爷，相率阻拔，以求官计钱粮为名，云只能照一两完一两，不知别的。齐令兄乃乘亲上省哭，求即交卸，不敢回任矣。以乐陵与天津相隔在五百里内，时常回省，另补已到任数月，以先不知是五百里内，此时方知，亦可笑。[illegible]未令县境，团众迎来，不要此官，官竟不敢去。

博兴令王迪斋[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其父名[illegible]，[illegible]任我县，系乙未进士。咸丰二年任郓城，贼到乃报公出，贼破城，[illegible]伊交杀死，伊未被议，反么得消奖。后督署民王指云云，现补此缺。一味看利唆刻，性情乖张，民咸切恨，乃引盐匪多人，枪炮入署，抢掠大半。伊先运省，印与木

失，且等杀死多人有逼，伊只获降级处分。捕厅陈治亭五兄名诚柱子，在任将十年，因伊受累，以县犯被劾革职。陈五兄即欲向伊拼命，闻许出银一百两为陈五兄捐复。王令诡谲素著，恐未必准出此项也。此番盐匪业与直隶沧州等处匪民合伙，到处抢掠，官弗能制，闰中又恐多事，恐数月后匪众得计矣。

郿县令陈众观，四川人，前在省营务处大营差事，由佐杂，到省后充巡捕，保知县，补此缺。在任无善政，民多不服。

十月

初一日　多门坟者。近日无事，日至曲水亭谢大表兄处谈谈。俞绍闻一弟寓此、朱竹一弟亦来，皆同时者，时皆在省。耿焕闻同年仁兄亦在省，时相过从。李振之仁兄请吃，在小馆，同杜使令、刘瑞轩参戎同袁雪翁、孔金厚弟出西郊相地，欲立团营，并约予同去。与西关令二世兄晤面。治光西农胞侄，武生。

又令张逸由京回家问讯，并到各处亲友看望，皆问予出京情形，以为不易。

初六日　与袁雪翁、尹菊田兄、杨子厚兄、傅伯韩同年、郑仁圃先生同至会馆谒见杜云翁，值刘洛门等乡团民。闻杜云翁已保授康侯知府衔，因问及都中现时情形。多明火大案，皆沧州团勇勾结土匪也。云宣京官被大盗劫抢衣物，将伊少君捆绑铁炉足上，家中虽有壮丁，俗众将右房门闭各别院，竟不得出。打开箱衣箱，未得多金。后街坊团练鸣锣惊逸。卓中堂在海淀之北乡居避难，被乡贼打抢一空，并伤重卓少君。

皇上在热河行宫，各官渐多。大军机杜翰翁、匡鹤翁、焦尚书皆租民间土房居住，计一间，每月京小钱百千文。书写无人，一切皆杜、匡、焦三人办，一更诸事方毕。五鼓又须入内廷，辛苦之至。郑王、肃六爷与上意素近，同宫人皆可不。皇上言，此皆好奴才也。令各官赴

行在当差，不到者照军法从事。

闻郑王、怡王、肃六爷在热河同吃馆子，遇众侍卫声言："令我们随从受苦，无衣无钱，而王爷等大嚼大吃。"言语犯上太急，诸王请退领侍卫载大人恐事不妥，请病假回京就医，未及候旨而行，致干严议，盖以此获咎，胜于约束不严之罪也。

章丘令屠小芸明府，绍兴、宁波人，由揭阳县署升回本县。精明过人，自信，在任者力治，缺分又好，人亦有才力。案不服民，团长马金榜系武举，率团滋闹，亦致闭城，衙役有受重伤者。屠令已因保举引见交卸，仍住县署，几乎酿成大事。屠令赶紧回省，私相说和。

齐河多日无官，德调署回省，不敢再回齐任，求本府另委贤员，而皆退缩不前。大家议及非委李振之兄太不可上台，以振之兄尚未起服，虽到亦未引见，格例不可。而绅民皆推振之兄必能到齐无事。首府汪太尊乃请振之兄商议，振之兄力辞不果，又经耳乐翁劝驾，首县劝说，不能不去。

[illegible]

初八日　本府下委着振之兄代理。振之兄以予适在省，力约同去。连日为饯祝。王明府云回陵县任，不易成。陵民侯鹤亭尚在首县监中，托人恳胡呋转托予为之关说保出，予因自劝，而官多不肯即放。

至姚家庄东阿扫先人墓，松柏渐长大矣。瞻谒八太亲翁，年九十余，尚精壮。

朱临川先生请予吃饭，用燕菜大席。临川先生现在抚院办理奏折事宜，系无锡茂才，品学兼优，同司朱杆二弟太翁也，与朱熙之兄快晤。杆二弟常兄言及常州之失，实由何根云。临翁夫人及熙之兄夫人皆尽节。

徐绍尉弟回京供职，托带致京中各信，尚未知予家眷已由德州到

武城否？一切托张芸师矣。与晶蔼如四兄畅谈。

初九、初十 无事时到振之兄处，得识王石庐四兄，己未庶常，尚未服阕，乃兄午桥先生由国子助教外用同知，分山东，己未入闱，潘德玉七兄即出其房也。

十一日 振之兄收拾赴任，知已约吴春卿兄、汪道厚弟及王仲书由台、王范封兄、何昭表弟、沈菊芳兄[illegible]兄之表兄盛小涧表姨丈[illegible]适予四舍代筵，知予无暇也。昔[illegible]表弟托荐李伯英兄[illegible]品学素好，仍为振之兄书记，已爰用席，仍请孙玉亭兄，钱席为徐泽圃五兄。

[illegible]日夜焦劳。

十二日 振之兄同吴春卿兄赴齐，嘱予即日到署，予以事未能偕行也。王范封、汪仲书、沈菊芳诸公亦即同去。

十三日 振之兄接印任事，荐家人者多极。十余年来不知何以此等如此之多，每一官得委，必多方求荐主力荐，一收即要求大车，狐假虎威，只想多分钱文。其门印等人如真可用，亦必不可少之辈。乃近来此等人皆发大财，相引愈多，大为官民之害，而大家不觉。一门印今少一年可得数百金，多则一万八千不定，正不知从何处得来。家人品原不齐，而名与优隶同不准考。予常论此辈分本底细者，率读书不成，或受坎坷，往往有埋名隐姓出外，作执鞭之士于督抚大人之门，或为州县出力，借势行其阴谋，不然亦有贫民因家友引进为纪纲之仆。其存心不正，阅历又深，公门中好修行倒可得财，而且有名，然其

中究是剥民之财，所以子孙每至穷败不堪。若本系优伶，或系贱子，一经官爱，初用使令，渐着管道，全门即大权归伊一人之下，万民之上，声势薰人营私，陡换门庭。一切不肖官员尚多迎合，投援与之缔交，是以近今奴才辈皆着红青吉服，暗捐五品，财可通神，无恶不作，为之子者，不必是真，初纳监，即有出身，公然应考功名，可以方行省城五方杂处，富士只图得利，即可不顾声名，为作廪保，现年来从此得功名者不知若干，再隔一二十年，并忘此辈之祖曾在某班唱某旦角色，所云缙士者，且与之结亲，世事如此，能不大乱？如今倒是此辈财多名盛，吾省不下数百家，安富尊荣，何不着伊捐团费耶？此吾所以六要论不载也。时至林马初妹倩家，甥孙辈读书，聪颖可喜。至大院后看三姊姊，见幼妹巧姑已及笄矣。

十四日 管园三兄请吃烧鸭。时会团练局，知一切团长皆不甘使儿子，未见团练若何，多有叶乡人者，可笑。

十五日 至首县署，与吴养余四兄畅谈。渭蒙阁令系同年，时在日县官狱临禁吴四兄念，系同寅，格外照拂。但大夫人年高，尚不知伊现议抵罪也。闻欲从轻定罪，拟以指杀罪人，恐刑部驳斥耳。论伊时杀之既明，当时满城之人，好者抢掠，未必皆无因，有可杀之道，第人数过多，且不识姓名，为难办耳。

吕祖年来到处降坛，谆谆劝人速速回善，庶大劫可免。人心虽然不好，十五年中天下死者何止能记数，自古无此惨劫，凡奢华太甚，人情巧伪之外，所遭更惨。大乱在前，人犹不自忘义，好不警惕。大劫何时方止？咸丰二年，王寄翁与诸公请吕祖降乩，云及山东为圣贤之邦，近来世情日非，然食用一切，尚不似南方奢华太甚，人心亦有可取处。

今春吕祖再示上下求寄卷，"非将山东归入辛丁籍中完"等论语，似有从轻之机，大家皆称幸。不料乎之不禁，"归入辛丁籍中者"，乃缓之之旨，计可缓八年，劝人急速回心向善，不变旧风，则此籍可以免人，如仍不悛，人籍必完。籍者，劫也。王寄翁当旨此乩谕刊刷送人，远近

皆见。明年即是辛酉，且看此劫何方最重，可畏之至。大劫茫茫，似竟无处可逃，然试观良善之家，或祖若父德泽深自有解救，冥冥中自昭昭也。天之生物，即蚁虱，尚不欲杀生，何况芸芸众生，令贼杀戮？若斯之惨，大抵由人造，即天亦无如之何。

山东曹州团长李璋鲁、赵康侯声势久播，附近州县民团皆可呼应，为张洛行等所惧。然李有大志，忠烈性生，其团中勇众素皆勉以忠义，弗肯为奸，扰及乡甲。赵则不能无觊觎心，勇众亦未必皆良民，故李每与赵不洽。夷人逼至京城，当调曹勇北上助剿。李闻调大喜，以为可以建功显名。到省谒见任使，后适大众请吕祖降坛，李因求指示。李号海门，吕祖预赠一联云："海上红云初捧日。"李以为勤王之功必建。次句云："门前白骨积如山。"众咸咋舌，觉非吉语，而李心坦白，云："此亦我杀贼者誓已！"后因夷已议和，止此。曹团、李海门回里在家，闻即与南逆接仗，期该团救应，不至，身受重伤，团勇死者甚多。李海门临终向县官某索官袍，云："我立志杀贼，不意为贼所害，使我抱恨不瞑，可以蟒衣殓。我盖已受皇上荣命，保举知州也。"受伤太重，次日而卒，临殁气又以"赵团不尽忠义，可恨可恶"云云。

僧王驾驭赵晋三，令助声势，尚属可用。

十六日　偕阅三兄坐车赴齐河，申刻到河干，见待车聚有廿辆，黄水湍急难渡，予乃急呼官船而过。船至中流，水为大桥所逼，浪大势猛，舟子用力支持，幸平安到岸。时大风冷甚，河干众车不知何时方能过也。至署，与振之兄贺喜。予两截部郎，忽来依人作嫁，殊自愧叹。虽振之兄以至交相待，然鸡口牛后，滋味不同。振之兄约在上房院西厢下榻，商议公事便当也。又识征收陈眉同六兄，系紫堂大子侄孙；王宝鼎六樵兄、役有费鉴之兄。闻李伯英书记抱小恙在寓。旧郭少莹同齐，各乡宗多接去，备酒席思其受官刑之苦，其名大震，乃竟不学无术，妄自尊大，向各里要钱以讼费为名，大意以受此官累，皆为民间，可以从此少纳粮银若干。各里应按亩摊钱归伊，伊遂制造抬枪大炮，蓄养壮丁，有恩不报，有怨必报，闻南者即有烧仇家房屋之事。此

时官皆惧伊，因吞致毙。将所告之户房书吏张青云等拿到伊之公所，私设法堂，喝人捆打若干，复拧耳跪链，立索千金，有赔入者，乃已革抚院书吏，为之助虐。齐人士大骇，甚虑其从此效尤由宋汀也。振之兄虽有耳闻，然不肯办。袁寿箴、汪滋厚为伊现任老师，予乃与吴春箴商议，连夜专车接袁、汪到县传伊说话，不遂伊之恶欲。幸即来署，多方开导，方稍歉了。予始见伊面，皆横肉，鸡眼粗发，行动异人，言语之间时露恶态，已决其不能善终矣。然齐河民团亦皆为伊使令钱粮漕米，亦须伊向乡民劝纳，到处抗粮，不肯躁与为仇，只有暗振之兄阳若弗知伊之妄为，缓为留意劝化而已。所幸振之兄素得齐河民心，良民究竟多于匪民。张贡畴致予函中语云："振翁日德，知其入民之深，新谓定易出人之手。"趣语亦实录也。齐北乡陶维藩世兄系许人兄族孙。来谈。

十七日　无事。藕仟尚未造印，并改粮串，连日赶造。

十八日　同汪滋厚四弟出署拜马甫塘广文、李□□、阎燮臣仁作东砚农仁兄□子，马鸿人宦。拜武营李把戎捕厅、巨少尉北直顺人。学博只一位黄君鲁卿斋，李居里为汪革，郭少峰旷课，恐其此番回县报复，告病回东昌矣。

齐河书院山长曹俊之兄曾来拜。扬州之投军司小京官由军营保知府，分山东候补，尚未禀到。齐河县丞□□尹锡康，□人，在滋署临印。来拜。

闻平原县团民抗粮未让用戍，韩俊伯与府曲兵，于委姚志棠司马嘱其及某守备领兵前往到县镇压。某守备贪郡无能，被团民诱擒胁制，官长事益难办。适徐琴舫太史自京回东，路过问及民情，颇为定准粮价，较齐河少一半，民团始解而平原差务应酬，约赔千万，惟籍收粮清润，不知情形，在琴舫太史以为处置得宜也。

十九日　无事，为振之兄料理公事。

廿日　开厨请众同事酒席，衙门中照例事也。

齐河城内大寺和尚紫云入署拜见振之兄，和尚多武艺，咸丰□

年间，令同马筠涧兄督青择练民团，甚为出力，凯撤附保六品军功，众劝还俗出仕，遂入邮营。马筠兄因选江西新城县丞，和尚同去，仍与在彼练勇颇好，现由同寺，头戴五品冠，上缀白顶，僧衣外著六品鹭鸶补服外褂，足著方靴，蹒跚而来，令见可笑。大寺乃明永乐姚广孝剃度之寺，其画像现存，每元日，和尚必挂出，观甚雄伟。一见知非安分和尚也。

齐河东门外大清河上之大清桥，高可数丈，长十三（字）孔，明万历间张道人□□独力募化银数万两修成。桥下深潭，间通泰安，现多滥穴，为运盐水路。河水发源于泰山，一名济水，□□□□□□。每年水发，湍急汹涌，险阻水大，盐船不能由桥（字）孔穿行，商人乃因桥西接修低桥数（字）孔，势如仰孔，水大则船由此过。同治八年，黄河水决金龙口，遂由故道北来入此河而到海，水势急猛，跨桥而行，大桥已全圈，五年之间屡未冲坏，嗣河复故道，经章丘临生某募资重修。□□年，黄河又决，复越桥而过，亦未全甚损。彼时因路充足，河员岁费数百万，故合龙尚易。张道人墓在桥之东岸，迤北里衙以后，松柏苍然相倚，墓前有碑外镌“张道人之墓”，中含碑上有字，有“坟在桥在，修桥先修坟”之语，土人呼为“神仙坟”。自近年经费支绌，河久失修，戊子四年河决，□遂与运河、大清河汇，淹没田庐人民无算，乃将桥之东首全行冲塌，桥上石栏皆没，水势甚于前，人力莫施，桥浮水面如约略，道人之墓水上，仅露墓上。秋冬水落，墓前石皆见倒，松柏亦多冲去。盛涨波黄固已险极，至冬冰如山积，行人裹足。此区为九省通途，且军书旁急，到此每误。署州江四府以齐民之饥馑太甚而渡水维艰也，乃请筹□千两修桥代赈，第修桥东一处属工匠包修，乃将旧石斫小，架木接桥，暂行车马，闻实费不足三分之一，至夏水发，仍归淹没，历任无款可请，亦第岁拨款浮修而已。振之兄抵任，有义必为，□时至河干，相度桥势，欲设法劝捐大修，而工大，莫能为，乃与士人商酌，仍如前叠石架木，且便行人，嘱振之兄捐款办理。桥之东首属长清县界，因函致长清钟少梅明府，亦捐钱数十千文，计共费京

钱二百四十千文，亦如汪明府之请款所修者也。惟念道人巢已如此，如不急为修筑，再加冲刷，恐致(荣)湮没。令加修筑，虽水至，仍或损坏，然损其外筑，而内尚可保也。因嘱振之兄筹款，并欲广劝当道，俟来春动工。倘应"坟在桥存"之语，黄水得归正道，则大清桥可望重修矣。

禹疏九河，为杀黄水之势，厥功大矣，心力亦极周到。自九河日久淤没，如马颊徒骇、鬲津等河尚有，顺水、钩盘等河，河身尚存，半为居民修垦成地，虽夏潦未能收利，而冬麦夏收土沃获多，所得良厚。自黄水横行北来，无路可讨，叠年皆添出员勘验，议治而止，以功大因循推之。南北弗请不能审，一任其水害民而已。予每向当事者言，非急浚九河故道不可，如恐民间占种有年，难与图治，须择贤员亲履劝导，使富者捐地，贫者酌予以资，或查州县入官地亩予之，即使近河村民出夫，劝绅民捐资挖土，即以筑堤，况旧堤存址尚多，小民难于谋始。如河不为患，民不似前饿殍流离，一处有效，其他转流而成，况九河不必尽用，即以有水之河，因势利导，事半功倍，所全大矣。而上台弗理，州县视官为传舍，因循已八年矣。所伤禾稼人民，不知若干万计矣，可叹可惘。

廿一日　晚，可升自省到齐，知从武城送胡三妹妹回家，原有回武，知家眷已于月初二日由德州到武城南乡十五里杨家庄王序东二妹丈家。且值序东继母去世。且闻人言，仇人欲抢序东，说乃叔家私。其家自国初以来即称富厚，所居之院四楼高起，数十里外皆可望见，当此乱世，实为(召)招匪之由。内子率儿女住此十日，最久未与二妹妹见面，恋恋不舍即走而心中不安，乃急到夏津乡之郑保屯序东乡庄房子居住，此处房屋宽敞，存户几八百家，以黄宅、张宅为富绅，科第不绝，皆与二妹丈家世为婚姻。予前在临清，每至武城暮省，来往返尖此。其时序东祖麟斋太亲翁畅，六十老夫妇居此，有地数顷，颇为康乐，村中读书者多。前予在临清书院主讲，并阅州考童卷两次，故夏、武、邱三县考者多识予，而予难记忆耳。黄文书二兄德铭前曾

应试，现纳监生，照应子家存若素好然，可感也。

黄二、四先生（[illegible]）癸卯举人六名，癸丑二甲[illegible]名，号[illegible]；[illegible]丁酉拔贡，癸卯副榜二名，戊午四名举人，号丙午。兄弟情素和悦，绿守先畴，设帐乡里，远近及门甚多，可羡可钦！郑保屯南运河二里许，对岸为南房，属直隶清河管，南距临清州五里。临清自[illegible]年失陷，死者十三四万，无贵贱，男女莫能认辨，经官捡骨，分男女，做十余大冢，环葬城北郊。城内居者寥寥，七八年来阴气未除，州牧以城外吉市口字使署为衙，遇考试则移至临关署中。

廿二日　令刁升回郑保屯，知岳母一路辛苦，在武城即病，比至郑保屯，卧床不能起矣。连日无事。

方惠儿在家与赵内侄、徐五儿课读《尚书》、《春秋》等书，可尔嬉也。日来设法劝民纳漕银，尚踊跃，下忙正银，亦报完纳。闻袁甫翁拟赴兖、曹、济宁一代阅团，以土匪尚在，济宁等处与僧兵抗护也。

廿八日　杜云翁世兄（[illegible]）庚申贡生，经云翁调所团练，自京到齐，并请宗伯侄儿同来。[illegible]，云翁门生。杜世兄谈及在京南被大盗明火入宅，搜刮财物，打开十余箱未得多钱，将伊缚在铁火炉旁足上，幸未受伤，宗尚着有壮丁，适箭伤着箭伏在厢房院内，急不能出，后仍惊动街团，鸣锣惊逃。据云盗中口音多系沧州人也。内外城被劫者，无夜无之，小有之家亦不能聊生。夷人入城出示，要不日开炮，致内城各家逃者无算，多有被家人串携重币丧逃遁者。北城外女人为夷人、土匪奸杀太甚，海淀亦然。闻七八十老太婆亦被夷奸，可恨！恨恨！云翁已过泰安，函嘱其世兄在齐等候，不必到省，因与杜世兄宗伯翁畅谈多日。袁甫翁亦到署，连日手谈。

十一月

初一日　郭升自家中来，知一家平安，为慰。

初二日　令郭升上省买物，知魏石粱兄由干沟盐店到东，因已进

淮安府学博，因扬州裒中料理赴任，值南北路阻，乃拟绕至胶州，坐海船赴上海，再到扬州。近多由北回南者。振之兄上省，垦见文中丞时，适接到法夷由天津递到伊付东海驻夷公文，似织就口袋，约长尺余，宽一尺，钮线似毛，上安横木，有圈系手。横木有穿如镜，门外一洋纸包，写洋字，另有"我们注明：递大法国办理东海通商事宜，某官某开封"，内装似钥匙，封口名儿茶，又若松香，精稍加圆小印，如小洋钱花文。(鬼)诡计多端，又不能不为递省。林芸翁奏参首府汪、志以团练各补。住平阴，在东，由大府专奏保。开他州县共七处，未与抗官虐衙，奉旨着由东巡抚文查明，另行具奏。适清肃台密以民皆惜团抗粮，果请云翁饬员劝谕，云翁大加批斥。云翁奏请开缺养病一月，未蒙恩准，只准廿日。又奏请直隶候补丁守存到东帮办团练，奉旨未允，并以丁未候回谕即行到东，交部议处。云翁各处闯团，带勇百名，并多随员，上下若干皆向州县要供应，致州县不急。文中丞及清肃台与云翁不治，乃拟具款揭参，有"署中早晚放炮，纵谋奸人等向州县苛索及团民抗粮"等语，嗣经徐翠屿太史从中婉说而止，而云翁声名为之少减。随员李宽甫常熟捐纳员外到东，用邑弟福日抗官，致文中丞大怒，乡党之间皆由自取也。郭升日前回署。

初八日　令郭升回家送银，并为后日雇人食物。

连日风冷大甚，夜间虽有火盆，手冻不灵，闻河冰大，下激水声大若雷。

连日袁青翁为郭少堂晴交伊被见等事，闻郭少堂近日向各村索钱，怨怒甚多，有小役张太者，素非安分之人，日前持刀欲杀郭少堂，经其爪牙拿送到官，官为重责严押。郭少堂从北乡拿来骑马贼一名。

林云翁札饬振之云："如郭少堂人才可用，尚可保伊出力，盖恐其横行乡曲成大事也。"予细察郭少堂一乡愚无知，小有八股之才，考列一等，遂冒高气傲，不安本分，毫无材略，近日所为更谬，如在太平时，早可办出去也。首府如以其聚众抗粮治罪，彼竟无言，乃藉欲冒诸反叛，草菅其命，酿成民变，又无能办理，仅令朱京到之。振之代为，将

有化无，带审首鼠，缩首自藏，属员亦多不理，所馈者薪水、节礼，一向皆不送矣。

桂六翁自济宁等处绕东昌，过德州，回武定、滨州矣。

连日公私无事。闻陶水县王雅王老越势败，无所归，乃携家小坐一套车两辆到齐河欲依郭少蕃，见其势难依，因往依赵康侯矣。曹州长枪会以团为名，聚众万人，横行一方，经前太守王青，号燮唐，捐纳知府约束，会众尚不致大闹。因无此经费，乃向所经过盐船抽利，保送盐船南行，暂以相安，然日久恐可患也。

十五日 与同事至西门内丁枫园闲游。园为前明房尚书别业，现已零落。人云树有一株双影者，人共志之。薄午回署。

闻禹城、平原一带有穷种团官，呼为"穷总团"，皆乡曲无赖集聚多人，自立为团，略与临邑、商河等界之黄土井散匪为比，四出为盗，向过往行商索钱，云作团费，且护送出境，否则设而劫夺，若要买路钱者。他处盐匠亦与声气，官莫能制，又不能动拔雇勇。白遇劫案，官不能拿，亦团总之大弊也。表弟谢经其亲友悉遇，当此乱时，乃独禹城盐商匠名于县各处皆有私盐银帮，串通勾销。近日更多劫盐之处，人人皆云是子孙累也。

十六日 马小峰（官名炳麟）齐河回来，未拜赴省。

闻盐匪与马峻时在北商村县抢掠，无兵可请，任其肆行。匪等初亦试行，见无人过问，日渐得计矣。山东盐务巡役久不安设，即有巡费名色，商人多为支销地步，有名无实，运台亦未见及此。地方官视盐商为利区，亦不与之一气，即官办，地方惟有官役，遇事将就。其乡里贫困无食者，负贩私盐，本些许利，官易捕治，往往送之押房。至大股盐犯过境，店友闻风远避，任其搜抢，即有团练，事不干己，坐看不救。况民间多被，视盐商日乐其受祸，此风日炽，盐匪多，究亦地方之大害，而上下不悟也。如京东十郡等处，前十年盐务废弛，私贩大帮时起，几乎难治。谢笔樵四表兄初入吴号盐务，即大以巡务为意，随处择人，人皆胆力可用，而又时以义气勉励，久之，扰有三百余人。现

在丰润等处滨海多盐，又与永平州县接壤，彼处无商已久，只滦州一处官办，商历任但顾目前，贱价与州人承充，公私相蒙，数年之间赊积已多，私亦难治，浸灌丰润等处，极难防备。经谢四兄布置，数年情法兼施，居然易坏为好，东家大受其益。其间并无大帮盐贩滋闹，惟有素蓄巡役受恩已重，感谢四兄之深遇，令对敌真出死力，设有命案，又能为之料理，不致令受官累。丰润一处为第六州县屏障，谢四兄独当此面，他处安枕无忧业有年矣。上年，夷人占据北塘芦台，铺民纷纷逃难，京东匪民柴宝善者犯事逃出山海关，因与马贼结连，四外劫掠，官不能办，渐至关内侵扰，夷人正来之际，若辈逆乱，正可作，几乎在马兰峪一带占山为寇。盐务有此巡役镇压，各处盐匪竟未与之勾结，柴某久抗无功，兵官急加搜捕，擒治多人，此股遂散。巡役之有益若此，况当北兵力不足之际，民团究不足恃，只有巡役系官人，加意训练，岂独盐务受益？此急切要务，上下官商，不可不知，故特记出。谢四兄与予为姑表弟兄，幼即投契，晨夕相聚，不能离者。二母舅乙青先生[illegible]为名诸生，品学兼粹，古道可钦，惟知以诗书为乐，弗知谋生产，及门科甲甚多，而己乃以增生终老，每当家不举火，而吟哦不绝，乃有真乐者。训子弟以立品为学，弗许沾一点习气，遇有无耻之子，事最小而怒詈加之。大表兄，春琦，号[illegible]。四表兄，春煜，号[illegible]。六表弟，春[illegible]，号[illegible]。八表弟，春[illegible]，号[illegible]。皆承庭训，惟四表兄读书最敏，屡列前第，乃以家计日艰，诸兄弟顾难力学。适道光丁酉秋，[illegible]舅疾故，舅母、外婆相继而卒，诸孤茕苦，啼饥冻馁矣。四表兄乃饥驱至京，依吴四姨母。吴乃巨族，白石先生之裔，中尚名宦动京师。是时吴涵芬表兄[illegible]榜，广东督学，而后内阁中书、军机章京，以为家道可冀兴隆，而京东盐务日坏矣。四姨丈早逝，姨母与先母同胞，苦节无子，见四表兄至，若获真宝。吴府姻九姨侄亦相待甚好。四表兄留心世务，随东翁而阅用度，初入盐务即信其薄，乃遇事能处，笔下明畅，一二年间遂管重事，有心人也，亦素日承庭训者深耳。大母舅向山先生[illegible]，邑诸生，为学使刘金门先生赏拔者。风韵，江西人，诗酒为

乐，亦贫而能安，每当严寒，无衣无火，手擎杯酒，捻须苦吟不辍，搜罗山右名人诗，小车独游，各处访采数千，成为十二卷，题曰《海岱英华集》，又欲付刻，无此力量，近为同邑余秋门先生正酉，官西按察，山西知县，选去，刻入《山右诗续钞》不少。大母舅一生学杜诗，所著有《缘云书屋稿》行世，近人无一生深厚之作。同时与周二南先生乐、何怡龍先生鳞泉、翟[illegible]先生[illegible]、王青阶先生联奎、郑華史先生云龙、王秋桥先生德春、范伯野先生[illegible]、乔松石先生[illegible]唱和，结诗社于明湖之畔，有渔洋先人柳园之遗致。

大母舅、二母舅兄弟困场屋者卅年，家贫不能共食，而品学双称，近今无此受命人矣。予幸登甲辰乡榜，二母舅在日时，唤予至家，口讲指画，夜深不倦，故予所得者多，乃不及见予之代为吐此口气矣。大母舅常予之第也，有句云："早识汝能贵，今教语不断。甥能无似舅，青却出于蓝"云云。后年近八旬，为酒伤目失明，后二年而卒。大表兄绍基，号镜甫，善画，尤工写照，为人作书记，两表侄[illegible]皆业儒，有先人素风。

眉批：[illegible]

周二南、乔松石诸老先生多青目于予。二南先生赠予一联云："文章白地光明锦，品望乌衣磊落才。"

乔松石二先生同邑诸生，老困场屋，为人潇洒倜傥，工于诗，与予为忘年之交。刘星垣先生[illegible]，布衣，工画，亦与予作文字交。灯下无事，追忆诸前辈先生，皆归道山，时下交好又皆年少英发者流，以敲门砖取功名，所投皆利，无复黄卷青灯，穷年兀兀，今昔兴慨，知世事颠倒矣。

眉批：中宫镇有主簿若山大王然。

午后偕司马过齐小仟、翁吕□孝廉。由日下□□□引用同回，□□弟在□。谈及候补之苦。因假振之兄南山别业暂住。南山中宫镇东锦绣川距城四十余里，山水树木如在画图。春初则秧苗麦浪，山鸟啼花，河流激玉，山色排青。川长百里，东与章丘界通。腊月放假，人行岭坳，山中人有老不到城市者，颇有桃花源景致。振之兄别业在葛儿口迤东，为裴家庄。前毛寄云侍御偕李小湖表□置产安家于此，避李川方等之难。时予由潍县到省敬謁宪札，予署全乡广文史之委。毛寄翁、李小翁邀余住其家者月余。时值九月，枫柏如万叠金丹，点满陵坡，加以苍松翠柏，银杏楂梨，胡桃核桃，黄碧相杂，名为"锦绣"，诚非虚也。过裴家庄往东山，径□西，翁乡佐□□□。司马周□□山，与□同人□。表姊丈小泉自明□置产于此，村名王家坞，家世耕读，为省中门第之首，距裴家庄一里许。北山有柳泉观，山泉曲折下注，□大银杏树下，对望山翠若屏，人家高下而居，落霞晚□，令人心旷神怡。时同毛寄翁、李小岚兄、林薇庵弟、李小翁、振之兄、□□厚弟及诸好游此，回忆已八年余矣。山水之乐，何日忘之？安得与诸兄归老林泉，优游杖履。连日照常办公，无甚事可记。接南晓坡八表弟及□晓山□兄自京来函，言及夷人换和约后强□各公□府第，并相地欲立人主堂，尚与居人相安。银价仍廿千□□下，生计维艰。

眉批：知唐煜轩九兄到京引见，即住斌升店。

闻僧兵屡不得利，□日又为贼围困，冲突不得出。安丘李六舫谓督少村小舫□□，□□□□，何□□，陈□□，□有乡丁□□百，甘苦同尝，相(失)久，生死□□。知僧邸被困，乃示乡丁云："我辈受王厚恩，今知王困若此，如不以死相救，王设不虞，我辈生亦何益？宜急其冒险杀入。"乡丁激愤，袒背持刀，大呼"(无)勿伤我王"，以□百人冲入数万贼围，如入无人之境，竟将僧王救出。可见兵不在多也。以僧兵若干为贼所侵削，日见伤耗，日渐废失机，饷需不给，徒有鞠躬尽瘁之

治，可叹之至。闻伊都统兴阿素称飞将，最能以马队百自杀贼若干，南北贼甚畏之已甚，民皆呼为"佛爷"。前在江，见和帅与张提督不洽，坐失兵机，乃独出队杀贼万余。捷事尚为奏，伊公自具捷章，奉旨着由帅查核覆奏。和帅乃以并未杀此多贼，只毙千余云云，致干严议，传令回京。经江南市民者千人联名到京保留。伊公告病，不肯即留。士民连诉不休，云"大江南北，贼闻伊大人名即弗敢侵犯，虽云抱病，只求在营调治，自然安定不小"云云。上亦允留，乃允准行。适夷入京纷纭，未暇问及。及僧忠亲王十月间统兵南下，志在剿尽大河南北之贼，伊公以为主帅得人，可出面致命矣。其麾下大将胜甲胆由勇目所同，皆挺身保重，职在伊公左右如臂，使指民兵，贼种皆称伊公为"佛爷"。佛爷云者，盖谓全事全身之称也。闻因其有方，山东、直隶前未尽残缺，民固民恨欲其助僧王。初闻僧王兵到，民皆欢呼，家家老幼亦皆称庆，以为吾侪有命矣。僧王出示，欲按亩抽饷，民无异言，其募团欲借团者亦皆闻风溃散。宁其教匪宋景明兴教有年，官弗闻知，见此内乱，即欲起于闾巷，自僧王引兵济宁，宋因相戒负犯，大兵来捕，各归山曲窜散，大局安危今在僧王之来也。省中官常寿阳巧者，多求入僧营效力，不论兵伍，只在文案处，为造水楼台，遇贼未大胜仗，贼去即张大言词，虚报首功。自军兴以来，此名利兼获，得意而辞辞者不知凡几，其真有实心立功者皆试于好明，不过了把总职而已，甚苦可言，有何公道。功者，乃在口之间，失今而后得反之也，可叹，可叹！并闻人言，细僧营佥在辕门内守已夜间密，及夷过通州，大兵节节失官，自同束手，一切用计似若弗济者。今贼攘三十万，因闻僧王此来欲尽剿灭，贼目皆恐，相告曰："僧王素以长发无辜，与其我们皆毙于兵，何如我们齐力前进，与之死拚，不必尽失也。"所以无战不合，分各色旗号，红旗攻坚当先，白旗抄抢，黑旗逢人即杀，花旗则老贼大股，所云"张洛行"也。曹、沂、兖州一带贼所过处，来往数次，民皆无家，乘其未来，多打帐棚同住，而贼至全烧，今数百里内无人烟矣。贼中所掳良民极多，皆将其家口杀却，逼令归从

者，民日求生，只有听从抢杀，久之得利，亦皆愿为贼使。闻现在贼众无衣无力，骑马执枪，前排马上，有坐跌下者，遇良民，力不能杀，第以枪刀取民财物，民若齐心团结，大可驱逐。自民间团风乱起，（略）[illegible]富家窖财物，令贼抢掠，遂致数人因故丧之命，任贼杀害而已。或大劫一到，其事不可胜言，亦无好言办团练者。予自村中尽心力，熟筹为借助御策，且洞悉民情，如大可用，爰拟投营献策，而以家口累身，不能兑父即为一个夜间鸡，日暮日视。闻贼众向民间云："我们四边的说，汝等与我们一样，我们的亦有地面家室，安居乐业者，仅为贼所迫，别无生路，奈何！"贼中遂向难民云，贼先令迫马向前冲，遇村放火，使民乱窜，后贼尽全军抢，遇有对敌之处，即不敢直进，最阻村民散，皆由首领与钟齐无过。贼行日多，但有大团，乃好言投诚，声言万不受扰，以惑团众，民各相信，亦有信而相从者，贼乃先劫小村，令大团弗肯往救，不知唇亡齿寒之理，贼既抢劫小村，转而围全大村，比为两害矣。如大小村互守望相助，协力合剿，贼即人众半皆良民，无奈一击即散，何致令贼猖獗若此！此中无人调度，民间太平日久，安知军务机宜？不杀而战，家而除，贼在其气也。且云[illegible]身腾重者，力东省总团大臣，弟知徐姑支莸，一无远志，日与此贼众时来川国，人心惊惶，不思变为调度，日气同衰，以同卸责，何斯民之不幸若此！自捐输盛行，人皆可官可县，为天下要职，专用捐纳保举，以官为利，与民为仇，已不关心民事，故民积恨成仇，官则积富大甚，故云："地方官今若此，我辈今秋收获后亦方于若等捐官县也。"署临县知县仲观何俩伪告到东，因际议省大吏之力得充当捕，渐保知县，作此缺邱县与曲梁成县等处跳蚤，地夺民膏，俗呼为"剥皮县"。前抚之兄任十五年，到今民皆恶之。前陈仲观搭作威福，装腔作样，一味蛮刮，役民团将伊拾至乡村破庙中，勒令跟从返回，团民环守，互相挪揄。仲观一动，民相笑曰："彼尚守官走邪！"一声，民笑曰："此官胖也。"一怒一笑，民皆指而戏之，不堪已甚。饿则民与以食，渴则与以水，数日不令出门。问民何为？云："求官出示，将钱粮照定例银数，令民完纳，

不准加重浮收"云云。官不肯则不敢走，实在无奈，乃勉应许而回，急将官各他往，自己上临清州来见张[illegible]州牧[illegible]，[illegible]，无奈不得已者，为人看做么为，[illegible]。要辞求卸此任，情愿回家，终身不仕云云。州牧只得代禀交卸，上委一投平者前署事，亦年轻捐班，殊欲以威制民，不知民肯听命否也。

廿日　有许文杰者，号[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人，读书[illegible]，[illegible]未奇来，[illegible]托京友照料。其人矮，卅来岁，多有土气未除，独自携银上京，尚自要谈。闻京中以[illegible]为名，无年不[illegible]，自南西门下至一带，名为[illegible]，实系匪人，遇孤身过此，以查货为由，即可抢掠，客商无处可诉。今见许某又光景若此，既来求予，乃为函托[illegible]一见，诸事总须[illegible]自行。又为钱[illegible]村谋[illegible]八表弟，托其[illegible]护送入城。[illegible]之兄[illegible]由见银十两，当此京用[illegible]银之际，计可换钱二百千文，似可补拙一时也。又为[illegible]弟带大土物两，顺作信函，[illegible]，不但前事[illegible]，且未[illegible]，又[illegible]。

近来京报[illegible]，两日送一次，有齐河[illegible]看提塘省[illegible]报，连日江西、湖北、湖南各省[illegible]安，长发[illegible]攻[illegible]等处，志欲必得，或不暇及此耶。[illegible]，初选江西县，现因[illegible]建[illegible]县，[illegible]。[illegible]江西等处州县前数年[illegible]于此，且多伪[illegible]伪官者，[illegible]，地方不无奸[illegible]，[illegible]官为[illegible]，是以官民相安，[illegible]，[illegible]多折[illegible]，[illegible]州县官[illegible]不少，[illegible]州县，[illegible]江西，[illegible]，[illegible]长发复到，[illegible]。[illegible]此天下[illegible]，[illegible]不知何处是乐土，惟安分[illegible]可耳。[illegible]，[illegible]只快一时，正如[illegible]月[illegible]花，[illegible]，而根本不伤，莫如小草逢春，年年[illegible]长也。[illegible]欲[illegible]事，必试其机，若搬运大石，用力[illegible]，[illegible]此石可运，加力为之，必可动转矣。[illegible]，[illegible]加[illegible]为，不独石不能运，且有[illegible]之患。[illegible]得此理，可以省却多少妄求。大抵世事皆有定理，人事不尽欲止此

道，试行而[illegible]，或中有阻滞，要人竭力大为，只听谋者主意理行人，必无损害，即后有歧途，亦思造正路，非言诚而行也。若前途节节阻碍，必致背道而驰，势必作旁途之见，其理皆若此，处世不可不知。

廿二日　自县吴蒙泉兄专马车，早送鹤银廿两，据之兄敲门唤予起而拆读，乃丁紫[illegible]余西农仁五兄均到者，知予借寓出京，助予家用之资，力劝予勿入团局，且因事供职。团长由团长袁[illegible]路绿一名袁火蝎子，团练甚好，家为北团，南团长刘公[illegible]，进士，知其有循者。团练进袁，马含[illegible]办事任其团，团有调气，且事纷乱，大有英雄争起之势。在唐之初因隋据邺[illegible]山为寇，与言乐窦建德、济阳王世充等各据一方，与此时大略相同。安得大众公子出而扫除之。皖逆及张洛行等皆各筑围而居，时出四掳众焚抢奸杀，甚夜而归。大家计人分银，有在围子中取借人家银钱，出外杀抢得利后归还借项，而依吃各家，故若辈出围后，其家人皆盼其得串钱而回。苗沛霖在皖北筑数十寨，与贼围犬牙相错，贼之筑围即恐苗团之抢伊家，而苗势甚大，往往俟贼得利归，安收渔人之利。乱由银钱纷散无算矣。苗沛霖初充团长，在行乩道，官稍执绞范格，使不即乱，经各统兵大臣若胜保尚可花销，而彼亦在此巢，不裁此[illegible]品顶翎，首鼠两端事不定，为王侯？为贼王？闻安徽省官皆两印，一我们部印，一[illegible]安徽印，其若妈亦事如是。于谓安，皆为西面人，以求得安。南京长发贼闻然有宫殿、太监、文武官员，已开科取士，未闻取何文艺，所携功名学问人，近不加害，多授重职，厚待美女，俾为伊用。入其中者久，亦不能逃出矣。初获官员可之为会，无不杀戮者，今闻不甚杀害，只为伊用，皆不加害。又茶商自皖至北京贩茶，至关报税到京上务分售，每年茶商要是张家口等处，皆用其色，故此次茶商来，获倍利而回，比到南北交界，仍蓄发，俟发长再回原家。南人仕商在北者近来为团、为贼、为长毛，节节阻碍，人秋变乱，竟多无家可归而且见银皆无处使，盼念家乡，若有老亲，更难为情。

齐河城内自有古会，四乡妇女皆来宫亦衣物。郭少棠来云："北

面谕马殿敖百人欲乘此会来劫，凡有钱之人恐不免抢劫，大是可虑，莫若止会。"振之兄甚信下说，将得主意，而之于予。予云："会商多系省城铺面，现在四乡安静，若止此会不独商民不便，且骇人听闻，省中上台闻之，必云官不能镇压地方。以振之兄平日官声，岂肯有此？况此时未必贼真致来，我一胆怯，贼反可乘隙而至，是本无事而启事也。郭少堂时时以各团皆由伊呼唤自矜，近又制多枪炮，约费四千余串，而分文未付，致匠人乞讨为难。其居心不知云何，岂不一举两得乎？会期若开设，即请郭少堂调引，获民赴会，每城百人，发枪械齐全。每日由官付团丁每人一百文，以六日为期，看其能调与否。"振之兄初以为费此多，钱力有不逮。予云："不然。团之结聚，原因官好，现在尚欠尚多，而振之兄向为民信，有文必专者。今四乡约领来城赶会，见如此防护，是皆好官。所谓处处为民，不惜重费，民间相传，必皆感动，争相完漕。计四费团丁之资，人日用一百，[illegible]，民能多完漕百石，即有余矣。且邻封亦真多，或言不无虚伺。今见齐河民团忽然如此整饬有备，一呼即成镇压之势，不少目民变闹城，正可使知齐河有数万之众，有此一来，更知官民一体，团练必行，此犹益焉者。郭少堂为众所推，加之青公嘉许，近与各乡团有隙，深恐其人有作用。郭少堂专谋货利，自称可各乡敛钱自肥，名为练费以来，团怨不敢言者不少。今会调到，每城百人不能足数，好言[illegible]团丁口食，且每人未必果予一百之数，各团中人必争相发言，谓其不公，四乡即与心懈，正可解其党类矣。上台及邑中绅良正患其日久作恶，弗能办理，今我以二百余金买其离心，岂非大有关系之举。况借此可以看其团众能否为用，枪炮究有若干也。"振之兄向来虚心，凡有所谋者忠，当即允行，饬即传郭少堂入署，令当晚传令，中调团四百名，明早执枪抬炮，到四城分守，每名钱若干。郭果言甚，遂即传单启城分调，次早果得到齐。振兄欲点名，予云不可，连日冷甚，乡民衣履不齐，殊形可悯。晚间，予同振之兄便衣到城门口察问人数合否，乡民云五十人，一个不少，盖已知一言。郭果日在城家巡逍，护从者十余人，岂伪家店算也。闻伊宿

娼家，其从者即在窗外地上共卧，寒苦已极而不加赏恤，怨言已多，并加诅咒矣。自令郭某调团，遂所有官办团练帐房火炉发交乡团，各丁安设以避风寒。郭某向官讨大火药，团丁毫无纪律，任意点放枪炮，半夜惊人。郭某自以为身统团兵，扬扬快意，而官属其役，知团丁不许乱放枪炮，号令竟不能行。振儿向于每夜到城上严饬，令其安静无哗，仅半听受者。幸团若此，知不得力。次日，团丁众只得钱二百文，纷纷乱言："我来受此大冷，而伊从中渔利，不若归回乡间也。"散者不少。会商各皆安业。郭某乃向言："凭我之力，汝等何能若此？"使用估衣店皮衣，不欲付价，致人不服，几乎生事。团丁及其团长皆知郭某处处借此贪利也，遂皆离心，会皆安稳无事，而郭某伎俩尽露，乡间党与亦曾。振之见其乐，究竟亦当然之理，非必有高计，只爱图谋得到耳。凡事皆然，如往云，若有见识，留于辅助办团，或投伍营效力，自揣必有所用之处。而踏苦甚，髀里肉生，搔首自叹，岂果令我碌碌终身耶？而难者大劫真到，以予微力，其何能救？然有团可使，有循良贤声可借。如予有日出头，似大局未必无补。旷观上台州县，以及绅民何远虑熟计者，世无用予之人，每拟自荐，自有背患难即乱，（五）年夜悬思，为之奈何？到处抢掠杀人，古人有逃去啖肉之言，但以早图，自谋远徙，富贵功名，此时皆不可恃，所可望者，祖功宗德，在于后裔，或遇大难，不致骨肉有伤残耳。

关帝、吕祖到处降坛，训人"急速回善，庶大劫可免，试观兵灾之区，或贼不加害，或有留救，必其人家有善可取也。帝连年谆谆劝化警戒，并代为划求上苍念好生为德，暂从未减，而人心难改，神明劝化无效，并代受罚。今贼目到处毁天神像，即其明欺人心，若不速改前愆，一味巧诈奸恶，并若辈家待刑而上杀耳。方下劫劫已到，急速行善，尚恐读及"云云。此词赞叹，好善之士敬刻广送，亦以劝得一人是一人耳。如近华衣珍宝，多为贼人掠弃如粪土，娇艳妇女亦多被贼污，且解其体，贼目所过之处，或自择居大宅，拥抱美女，与其亲近，任意宣淫。环绕贼首者皆其党恶，亦多掳女宣淫，内外绕护，则以卑扶之

人分布四面，全夜枕刀[illegible]卧。[illegible]内外，则用马队巡逻防备。被胁之民即夜欲逃生而不能。[illegible]贼众有眼数万，远近相应，贼中半皆吸鸦片者。所着衣服皆抢自民间，无论男女多有外着破衣，内着四合云细绉红绿等色女衣，其形可笑。自道光十四五年，江南、两广盛饰女服，穷奢华计，沿衣襟边五彩盘绣花鸟人物，宽有四寸，缘领用四合云[illegible]，俗呼为“四合云”即此。花边之价与衣[illegible]等，衣[illegible]色目[illegible]，有藕色葡萄及火里烟色五彩夹缬色，争鲜斗[illegible]，妖艳已极。近十年又有所谓“[illegible]色”者，必着色，淡些如浅粉红、月白[illegible]，竟致官常大衣亦用此样，不以为怪，反以为时样，京中年少无不着此者。予以寒素衣物不齐，客人衣饰间青缎即以为华美矣。本无钱制衣，而[illegible]又数件估衣，日常入质库，有时伏暑而客人尚着[illegible]布衫，初不觉其[illegible]色也。予初不识所云的何色衣，遇有美少年华服而来，则以美人[illegible]之，少年者亦不觉其也。吏有着绿绉夹袄者，笑不可[illegible]。自南北乡贼抢掠，富室衣物皆为贼有，往往件衣不堪，[illegible]。此则明[illegible]天怒，降此凶[illegible]也。长发贼多用红巾裹头，披发赤足，[illegible]形[illegible]同恶鬼。贼号[illegible]降[illegible]，告人云：“此为魔鬼下界，收拾劫众也。”然此尚属假鬼。[illegible]岁夷人入京，指挥土匪抢烧海淀，火烧圆明园，[illegible]百年宝物珍玩尽为乱众劫掠践踏。海淀四乡王公大臣府第，大[illegible]夷未扰[illegible]，又[illegible]西山一带，城官绅富商之资大半先运寄此，以为可以[illegible]。有同年[illegible]友[illegible]幼子亦同往[illegible]住，予未[illegible]。[illegible]众日在京无事，不能不外出求食，如[illegible]遭，[illegible]无物可[illegible]，早计移西山者，皆[illegible]也。夷人[illegible]掠之惨，不能言状，是天恶长发尚不足以惊人，乃降真鬼子来收拾若等，[illegible]是怒极，若等仍是警戒，若等知皆从此[illegible]为[illegible]，大劫不日可退也。

　　海淀各铺户皆被烧抢，[illegible]难以理，而自乱抢以后，竟多获重资之家陡然大富，遂打草棚开设铺户，[illegible]得厚利。然为人窥破，出首追明正法者，亦复不少。

[illegible]

[illegible]若干度，今年[illegible]若干度，[illegible]大，今年内[illegible]十馀度。天象警人，仍是爱人也。

连日大冷太甚，近年无此冷法也。我皇上在热河，其冷想比山东更甚也。同司吴六自主政[illegible]，[illegible]人。同官楚翘赴热河任班。

廿五日 写送抚首县吴慕翁夫人绫联。

齐河征解下忙钱、粮银[illegible]千两，请银亦在[illegible]千五分馀，民情甚好。西乡吕家洼地方分掌中、掌南、掌北三面，多水灾，请平缓征。秋间民曾报灾，而德法[illegible]明府未即禀请缓征，现在未见完漕。振之兄托袁[illegible]翁代为赴此各里，寻其团长，令转令民间完纳。团长李琢之诸[illegible]指示乡间各家向年皆房上堆草，即可知收获有馀。今年为伏水伤稼，收成不及十分之三四，故各家房上并未见有草堆，衣食维艰，实难照常完漕。而官为缓征又为允准，既承李父台托与翁来劝，不论若何变钱无不竭力急公者。所言系实在情形，可见官为民服，那有围城抗粮之变，后来完漕者正自不少。

黄水忽下凌汛，冰水涨发数日，向年每冬只若此也。

十二月

初一日 至大清桥上闲眺。

初二日 接徐[illegible]同司专函，现在[illegible]查九月间告假及未曾告假部员，自八月底夷人入城之日起至九月十[illegible]日换和约后，[illegible]令各堂官具实查明，各为咨注参奏。兵部[illegible]司[illegible]全甫、驾司施[illegible]、库司文翰初诸公禀查，司官笔政现俱系身到[illegible]甚急，且嘱予速速回京云云。振之兄大为担忧，予亦觉事有不妥，缘思当时北狩匆匆，夷人入城时如此焚掠不定，祸患如何？当时并无上谕，不许告假，见所派留京大臣且住城外，叙听[illegible]官[illegible]生者，况内城满员更惊更甚，纷纷外出者众，其汉员告假回籍及并未请准假硬自走者不知凡几，其中大老子弟至

京好友甚多，一时如何即皆回京？诸大老似亦不为之着急布置矣。况予系请资斧假出京，照例办理，闻之，不胜[illegible]，似偏公事。予出京时即虑有此，所以请准资斧假方回山东。今家室远在夏津乡间，九人照料眷属，岳母病已日重，后事须备。予万难独自回京当差着，且计在秦已迁，何处分已定，即连夜赶人，亦恐不及，只有听之。或先致函同司，托其照应，如有可照应，同司皆予交好，似亦不为之料理矣。据兄属予或求一课，云："公文火速催，行人且假寄；事某心未遂，病者待回春。"其词甚[illegible]。予初请病假后换资斧假，据课词揣之，似未奉回京九明。且在拟专人前未决之际，适文中丞专门致同京注齐，当函致智圃弟，并致同司，切恳其照拂而已。课词[illegible]句于此甚验。文中丞门政杨光明，[illegible]尽其心意，听其自然而已。[illegible]家送去岳母外卦、九连环等物并函。序东代购寿器。

[illegible]

汰并不许优保云云。

初四日 [illegible]，岳母[illegible]氏在[illegible]去世，年七十[illegible]岁。岳父[illegible]，行六，在省西关外合泰估衣店掌柜，忠诚可靠，生意日起。[illegible]伯寅四伯岳，邑庠生，在县务料理事。八岳丈[illegible]，庠生，早卒，八岳母守节表扬。九岳丈[illegible]。岳家人丁[illegible]，多系六岳丈[illegible]家胞兄弟，[illegible]和睦而安，[illegible]在家道兴隆，而六岳丈去世，年甫卅余岁。予初定亲，年十[illegible]岁，犹记为八岳丈送殡，见其家中老少亲友来者，九不[illegible]。合泰东家因六岳丈去世，遂收不做。一人所关如此。自合泰收后，[illegible]估衣店[illegible]起，遂致[illegible]富。即系东家同年[illegible]家也。岳母孀居，盼内兄锡田成人，而[illegible]予浪费。九成[illegible]，四十余岁夫妇前后逝，遗内侄文[illegible]从余读书。岳母无依，遂同接到京，以为可养

余年，由[illegible]日大明，[illegible]有内子待奉，[illegible]可爱惜也。大伯[illegible][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伯[illegible]先生兄弟[illegible]，[illegible]伯[illegible]建部武[illegible]任内，大内兄之[illegible]未成，[illegible]公[illegible]。大伯[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皆有循声，古[illegible]君子，[illegible]。[illegible]任内，[illegible]人[illegible]为“[illegible]婆婆”，大内兄[illegible]，[illegible]具公[illegible]，[illegible]甲，非大田十余年矣。[illegible]四内兄之[illegible]，余七叔[illegible]子，大伯[illegible]任，视如己子，随任四川，[illegible]外办理[illegible]具好。[illegible]年[illegible]具典史，在任两年，因失守大[illegible]，内侄[illegible]从九，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北[illegible]，安[illegible]久为[illegible]，不[illegible]内侄消息。[illegible]日，[illegible]升回齐，方知[illegible]去世也。

初八日　[illegible]，[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其夫人，[illegible]，四[illegible]夫人，而其夫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人也。[illegible]之兄[illegible]女，名[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八岁，[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不免[illegible]子女，[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之兄夫人[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之事，[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兄[illegible]小[illegible]人兄[illegible]，[illegible]在河[illegible]，[illegible]之兄为[illegible]，到京，[illegible]，[illegible]一月，[illegible]四川，[illegible]，[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不多，[illegible]山西[illegible]，又好[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必[illegible]也。[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未回[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为[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知何[illegible]也。

陈[illegible]大[illegible]在省，[illegible]万余，[illegible]大[illegible]理，[illegible]到保定办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不能容其[illegible]，[illegible]，精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欲[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是大[illegible]也。过齐河，[illegible]花[illegible]用早饭，[illegible]同[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精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内，[illegible]不能转动。[illegible]个[illegible]精神，无论官[illegible]、朋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八[illegible]，[illegible]，最好[illegible]的人，[illegible]已[illegible]。

惟吏有名，计由即用□到东，调宁县，升临清，调首府保道员，一路顺风，受恩惠者众矣，所用足有二四十万两。其曾祖，□□状元，礼部尚书□德华，乃祖，号翔书，驾部员外。希祖太夫子，白衣，殷富，挥金如土，惟具性正直，不误诈伪，生而丰盲将家资数十万用尽。□荣堂大了内申联捷，继起区通，本京令孝，但未挥霍。西峰□叔子□翰，中书舍人，□名御史。在京结纳□□，其交皆有名人，年来用度日绌，接连了狠，夫人京时几致断炊，再想从前未嫁之易，难矣。而京中家居犹然大门面，□荣翁大了多年未受此等窘路，一寒至此，难容之苦。省中官，昔奴仆得意者正多，何致今坐如此小车，自己坐车早经夫人，即后太平车所费不过多二四千文，进人告炙凉耶？予送荣翁大了上车，思从中来，大难为情，而振之兄未言换轿，送至半原，予亦失于提及，后悔令兮。荣翁大了在首郡一年，振之兄尚欲作为局员，今未出前两治之境，急应换轿也，尚不知路上若何？念念。

初十日　予坐振之兄车至上省，住振之兄家东厢。

十一日　振之兄、四姐夫人携子女上齐河。晚间至大表兄处畅谈。回访舒视三兄于天管□明育家，恩□人，于山东同官，署泰安府，降，捐知县。

十二日　到将军庙团练总局，与同邑诸团长谈，知省团亦属虚设，西关相呢立两团，当□，效忠团皆团总、□四年□□全西衣五兄团练，勇为一省之冠，自敬尽请变者，今仍旧时规模，今全用兄□光，五兄□他任□统带，即不能知前认真，□前饷□尚饷银，此则各团捐办，何能久计？回民性悍，然致以文气兵名，因能效死，如不急将回民布置得宜，回众贫不安分者多，恐贼至从中为乱。予屡向当事者言之，而大家漠应之，不解何以关系最大之处，大家皆不虑及，上台大员吏具，天下所以坏也，可叹！表弟□送少妹出阁，十六日。予送添箱大包。首台吴集荣兄送伊夫人讣到，日内赁居西南乡部儿庄，因不能回扬州也。

十三日　到首县署，与蔡翁略谈片刻。又到周庙村内初妹倩处

小坐，知宁县一席已定，接县张旭桥明府□□信友，亦非高贤人，挨□，尽于别檄。吴慕翁同办张寄岑先生帐房，转功和□，合家尽丽，只生一子后在历城帐房数年，故书差人等们皆称为"吴四老爷"。故由泰安调首县，官民素洽，政声颇好。历城同来章士不入公门，有交情者尚或到署，民情良，钱粮银价一任官定。现时各处闹漕，而历城漕粮每两计溶收四倍，而无怨言，每岁分数向来年清年款，虽值此乱时，亦已征到七分有余，民间知吴翁不日升任，亦均牧，制万名衣伞（扇）匾额颂扬，乘此夫人出殡鼓吹恭送至署。

十四日　吴翁请酒晚，为执事也。晚间，到祝□兄处小坐。

十五日　到县署助祭，见挽幛已到，□□有等贺客。忽传今某道宗观察芳来拜，予与见一面，甚熟，而急忘其人，过后思起，乃月之初一日在吏部同投供应验者也，见其人极谦和，知为循良官也。祝□兄前在陵县任内，应解道首县东办部饷银五百两，此本该到历城、齐河、邹城等五州县者，解京事竣可得余润万金，然须合省州县解齐，如多短欠，则不能交。祝□兄初以为事轻，置之不理，吴翁甚恨。今视□兄设法求上司饬令回任，情难上达首官，推卸首县为力，而因而隙在心，予于写代尽言，无应而已。陵县劫狱事上，先有撤任，委员人任，罗平山明府使自好官，上路人罗系好官，必求委员代完留办漕务，事毕再行撤任，并代首县作公呈请息，愚民何知，亦必不回境，替知委员想亦厚名费，乐得含混，竟为同省首禀求准。平山明府已属五日京兆，计价大收，包户亦乐，其价贱，本包户是抬包价数不少。当此乱世，满载而归，求升官之有无都论矣。首县与大吏不同，尺度若此，犹然明有是图，地方从此益难治矣。应少小数者事，系某□明府之手，年少捐纳，无知妄作，得委后不知能胜任否，以为可以肥己，急欲到任，而罗某使手脚管留，不由此缺，诚某□日恨恨也。如急令好官前去操作一番，自然完竟用官，或尚可安静。上台毫不加意，任若辈如此，天下事何由得好？自上司要钱，言无忌惮，廿年来酿成大劫，事已无可指望，尚无出面旋转之者，其中大有大意在耶

平原百姓乐此漕银价小，急急完纳，韩俊伯亦目收下挪用。山东、河南小米军船，同称好事，弁丁皆得厚利。今两省皆乱，山东有曹州县亦遭践踏，即多抗粮如千乘等处，县亦被害，力不能免，明年不知如何运法。天津又住数万里由夷人旗丁、水手，河干守候一年，望此免运活命，倘不能免运，官或不能问事，而水手皆无赖游民，岂能稳安无事乎？前之长毛残破山东、直隶者，大半皆因海运一办，南粮不用军船，水手聚而成戮，今之小米军船情形相同，乱在目前。予与当事言之，初无一策，及此可虑之至。

官常之高而大者，皆由此等收勒折中出州县，任它要民，从隐唆遂，上司为之护庇，百姓欲诉不能，其著名大缺，可以行贿求，得升拜老师，遂无话不说，上下交征。是以官常局面日大而无恶不作。间有一二好官，且设法骗之，官以方言多为能员。一州县可以亏空数十万，上司畏于查议，且素受其贿，不能不为之弥缝掩盖，日久难清，则望捐免。自军兴以来，更令其入报销中矣。有一小州县，计一年所往之银，全不留用，亦不过两万，在任一二年即可报军需用廿万之多，不知其所垫之银由何处借来，抑自家中带来者？为部费数十万之多，年来官多调动、死亡、改省，凑费不齐，致有方军需尚未报销核准，前局未撤，后局又设，此项军需无日完事矣。现在不准动款练勇，而百姓亦不完粮，官且四苦，如何能馈送上司？自恐上下皆苦，则尽来收拾，若有令从此另换样子，官亦不敢似从前之一切阔大，上司亦不能为州县指使，公事公办，或者反苦为乐，转败为安矣。

皇上法令不能制督抚，督抚不能制属员，州县不能制百姓，乱于此极。天乃使鬼王夷鬼以杀剿之，此一定之理。予本好州县材，略以为如宰百里可使民为我立生祠，高真有把握，非妄语也，而总不能出头世间，保举巧道，一点未能得著，亦知自疑，从京友借银捐此员外，以为可以苟活，有苦中乐趣，不致混入州县习俗中丧忠丧德，以承先人谆谆，弗令掌刑名之命。不意夷人据京，几乎为夷通往，自愧庸庸，九亦以歌舞鼓妖孽，众人受恩深者且不思一致忠烈，区区何人（缺）

记。宅有碑[illegible]力一不能已携眷北京出京，当与同司相别，不觉放哭失声。我生不辰，值此乱扰，有不能尽分当差，老亲无依，何处是家？年逾四旬，有几复可气时耶！且自信者，自廿岁后，亦在部当差，思深忠厚，亦自培植，或不至大困，则[illegible]扫[illegible]耶[illegible]祸殃？

十六日　至农青衍家道喜。晚，与同司傅信甫同年处畅谈至五鼓。为吴葆素之大人倪官人立鉴祭，托南大表兄办理。

十七日　偕高如四兄约同刘大表兄在后营门平陵村小酌。晚，与娘娘庙西土墅由同乡外拜访，知耕已去，我们约知，为饯其交代也。其西邻会馆自十月间有本地子弟开张唱大戏，仿京班样子，每位京钱二百文，使用亦时来唱。[illegible]省城人众，自前数年来，其中多习唱戏者，京风尚，文人多玩票登台，虽吃亏者，[illegible]者管戏衣箱等债务，清慈禧[illegible]时在天津，亦时在京，不以为怪。[illegible]和班票戏不少，唱花旦者两个，皆内线子弟，其父兄或为票中不佳，亦风气使然，皆欢张[illegible]个，欲名利均得，有甘年来竟无比[illegible]者。[illegible]少年张子久，家计素丰，[illegible]力学戏，已唱七八年，居然列[illegible]个之次，其有名之程长庚，人[illegible]其号"[illegible]"。余[illegible]现俱年老力衰，面目无复旧，仍有中名也。[illegible]四喜班[illegible]之号"[illegible]"，[illegible]个之兄大人[illegible]司书办，[illegible]个亦曾在司[illegible]，因唱出名，乃兄[illegible]，向因争斤两[illegible]为什命，大肆争斗，不能明大[illegible]，亦乐有此。此快活[illegible]"[illegible]"，争[illegible]所看，[illegible]个已死，则[illegible]不支矣。[illegible]个之名尤远近乡里以及外[illegible]皆知，自[illegible]天下不必皆知，而二奎之名则远胜矣。

朱[illegible]同司[illegible]南[illegible]，皆移[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为[illegible]难地。耿[illegible]同年(绍)[illegible]内有别[illegible]，其出兄已携眷往[illegible]，耿[illegible]兄[illegible]约[illegible]亦远[illegible]，[illegible]亦有，[illegible]非长久之计，迟迟不敢也。

十八日　接[illegible]之兄信，[illegible]，现已有人[illegible]从宽，有[illegible]人入城其[illegible]，此数日[illegible]，不必[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好，[illegible]此数日未能[illegible]，亦不必[illegible]分。京察

署屡经□年办理，当时各堂官因恐误不即奋办，彼此候信，适奉此旨则实了矣。但并未言及行走司员，只有奏出未曾告假出京及至今九下落者，皆大秋□□□不准告假司员，[illegible]交□□□□。现查出有□部未告假者十余员，工部十余员，未知定何处分。有此信来，心中放下，同好亦皆代为喜。连日买年物，[illegible]，届日外来车接予回家度岁。

十九日　[illegible]，[illegible]同乡老友，[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山林[illegible]，[illegible]四司人，[illegible]。乃[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兄[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之兄因[illegible]不治，未请，今[illegible]年[illegible]，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之兄[illegible]

[illegible]万两，[illegible]千九百[illegible]，[illegible]，计[illegible]出[illegible]，足[illegible]中各[illegible]友。[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千一百七十文，[illegible]万余，[illegible]千[illegible]百有零，计已[illegible]百余[illegible]，大[illegible]众友，[illegible]之兄[illegible]，[illegible]千文，[illegible]。

廿日　[illegible]，[illegible]表[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九以[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两六钱，[illegible]色，[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九[illegible]文九表妹来[illegible]之[illegible]家，地方[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年，[illegible]，[illegible]好，其太[illegible]，[illegible]七[illegible]日代[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大[illegible]亦[illegible]有[illegible]千个，[illegible]家，其[illegible]少[illegible]，为予[illegible]九表妹之[illegible]。咸[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十[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其[illegible]少[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九表[illegible]为[illegible]大表兄[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到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人[illegible]日自[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火[illegible]城，方欲外走，[illegible]入[illegible]。其长[illegible]，[illegible]友人[illegible]，[illegible]贼[illegible]乃弟，[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火，[illegible]数十甲，[illegible]

之(恨)狠，毒已极。此股人杀既杀后，彼股又来复杀，或用枪扎，间有可望活者。二四次后亦无完体矣。约计死者十三四万人。四外皆入城避难，四城门内用土包堵塞，后见势不好，官令开城放人，而土包拉即散，反将土填满城门洞，人皆拥住，出入两难，贼到全行烧死。盖人身皆脂，遇火即着。文庙前大湾水深丈余，一时男女跳满，有在上面者，贼又掷硫磺火球烧死。其跳城跌死及为贼从上杀下者，高与城平。次日，贼头一吹号筒，即言上爷封刀，不杀矣。不死者皆大命也。其中奸淫复杀却者多极，且互相娶亲，任意凌辱。末三日放妇女出城，而每人予一刀，或重或轻或未杀者，彼盖以为仍令受一刀之罪也。满城死尸，白日贼人剖妇验孕，或易其首以为乐。贼多水手，独与临清五路捕头赵焕相识，彼即扬言，逢赵焕亲友不杀，借以活者数百人。予前在临清，赵焕时来照应，及予送先君灵榇上省，一切箱物托赵焕看视，允当无事，果即无事。彼既有本领，又善交各省各行有名人，所以能如此，一异事也。又九表妹近年与巧嫂住谢大表兄家，秋间其堂叔翁来接，云已从逆，复为九表妹聘了，怡翁太爷前回家，留有田产，尚可足用，故九表妹亲到临清旧居后门，经九表妹伯业师曹先生指其事后掩埋之处，掘出已成堆骨，所可认者领衣及发辫丝不错，惟见折一肋骨，想是刀伤。怡翁夫人借已全得，惟怡翁不能觅矣。九表妹痛死。是夜即梦九表妹借来，备诉彼被难之苦，而近年不能见面者，到天明，话说不完。幽冥之理或有也。

廿一日　饭后，小雪，同沈菊笏兄西车同回，时齐河捕厅王少嗣丁忧，即代求首县，转求首府，委菊笏兄代理。论班次尚未到，人多以齐河难处，故无谗阎言者。起更到署，大家上吃封印酒席，予遂大嚼。振之兄又到予室谈至三更馀。

廿二日　郭少堂与其同团孙学然、丁天禄、骆老八、西乡高一眼等皆来看予，予与若辈联络月馀，比喻化道，多与予投合，每以文字与郭少堂畅谈，触其兴致，顿觉勃然，转念思及，为不甘已事，为同学韩某名指南拉上，彼乃得书办暗利抽身，致使不平，挺身而出，竟致革去，

功名，且几乎冤杀，不觉对予流泪。人良犹在，非不可教诲者，如当时官者办理，何至激成如此大事？天下大抵由此兴乱。予竭力宽慰，属与振之兄、袁雪舫商量，设法为开复学生，倘十分为难，大家出资为捐功名，人有上进之心即不肯为恶，不然，念及举生，自夜愤恨，再由军营总出事来，官必格外加罪，法不能治即激而成乱矣。大家吃一品锅，适视[illegible]自省过齐河德日高，邀约入席，谈至四鼓，假日寓住了一次。早起，闻武定、沧州等处盐匪数百人到处抢盐店，现已抢着[illegible]土桥盐子店，并抢德州南门外盐店，复攻[illegible]十马它，传言德州闭城请兵，其势甚急。初，[illegible]兄大目难，予云："此不过盐匪为乱，万不致如此之，兄所虑者，因会匪团防事，勿令日久难治，不然若等到外得皆勾结，日多又是一股大患也。"

[illegible]

远走，徒劳此举。可叹！

廿三日　武城车到，向振之兄又友借卅金，并请吃早饭，赶紧收拾[illegible]人车，交申刻发车，[illegible]其快，至伦镇住宿，谈及[illegible]人云："[illegible]河西对过涧房、盐店甫为匪抢，当时团长出挡，匪将团长擒住并捆人。"团民六人乡老同言，始从盐店出银六百两，京钱十千赎此团民也。夏津民团获乡匪十人，当由团中杀却。

廿四日　高唐早尖，见昔年古寺街道皆为长毛毁坏，至今未能修好，附近人村皆无头，盾丧乱後亦不小矣。住夏津。

廿五日　已刻到家。计自九月廿五日由德州上省，弹指一月，家人见予皆喜，寿忠儿与宋内侄读书尚好。至孙母柩前哭奠，知身后一切虽不能齐全，而内子视殓备好，衣服棺木皆好，亦即孙母之福。当

至街东拜谢黄右书二兄法铭。

廿六日　大雪堵门约五尺余。予自幼以来未见此大雪，目竟满乡间，安静无哗，夜间犬吠，自有真趣。年事粗备，心中一快，当出京时未敢望有此太平年也。

廿七日　在家不出门。妹妹与予久未见面，[illegible]来，云一片苍茫，不辨道路，须行五里，人不易行。苗二兄下夏津，亦新开与道而去。妹妹同年[illegible]，携物[illegible]回家。

廿八、九日　书写年对，令九思同孝七内侄村里家中人办理年货吃食。如此污与九甚人来，为何未过年未有之事，第不知京中如何光景耳。

除夕　上供接神，祭神祀。九同成平安守岁饭，分带岁钱，安静度岁。[illegible]更深，[illegible]大作，开门望，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更其，真[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又念南面方露，不知何以心惴惴然。

张[illegible]全乃直隶衡水人，其父[illegible]大理寺为"老张"，专[illegible]交[illegible][illegible]家，好打不平事，遇有[illegible]讹诈，[illegible]。在京各部书吏多引[illegible]介绍人，[illegible]为官，[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从中[illegible]，此[illegible]已深，[illegible]请严办亦不能禁，诚[illegible]名也。[illegible]九[illegible]向书吏中大[illegible]求及有利者讹索钱财，[illegible]张久为各书吏过年，故[illegible]识，[illegible]讹[illegible]出，即找[illegible]道，因与各书吏交好，[illegible]其子大[illegible]、[illegible]入兵部武库司科房学习，入[illegible]，[illegible]提升[illegible]。[illegible]眉目清扬，[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为[illegible]必得[illegible]者。平日爱唱，乱弹胡广调，[illegible]戏班[illegible]为时尚，余[illegible]长[illegible]动一时，名利[illegible]。[illegible]其各[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少[illegible]好唱，[illegible]名目[illegible]，无[illegible]之者，各名班[illegible]好脚色[illegible]重利，故[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名，[illegible]有[illegible]班[illegible]者，致其[illegible]日大[illegible]，日久[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中[illegible]

场，居然可观。此时四大徽班，四喜、三庆、春台、和春，而四喜多昆戏，无昔乱弹好脚色，因之观者日少，不满数十堂矣。班头乃将三余请去。是日，四喜在中和园，观者楼上下不能，坐立亦挤满，不能动移。向来戏园茶钱二百文，此日每人要钱一吊，午后来者不能入园半步矣。自此以后，益有重名，婚娶美仙，华衣美食，岁可得两万金者。廿年人不读书，亦只得乐此而厚矣。三余之妻精能无比，为三余好内助，无任死。后于咸丰十年七月，三余死，八月初七日交午出殡。一切是费一千金，午后阻闭各城，城内外乱极，而夷人焚园了进内城矣。灯下无事，记此。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岁次辛酉，正月建庚寅。建寅者，[illegible]，即建日也。建卯、建辰同此。

元旦　寅正，同带敬神祀。先合家拜年贺喜，吃韭菜猪肉角子，俗名"扁食"。相传宋西太祖元日令内宫吃水角子，并令天下皆食此物，因名"遍食"，讹呼为"扁食"也。予到县[illegible]，拜王文、四庙祖，及各园名寺，礼拜文昌庙。先生及右营兄张宅、今杨、曹、田宅等处拜年。街上有积五尺，村中往来各步难行之至。黄先生内兄法坤年少入泮，骨格清俊，乃发品也。

眉批：午前天晴，午后阴。

晚间，雾凇如雾，草木皆挂冰花，俗名"树挂"。古有"树有挂，天下怕"之语，恐乡伤广也。近年时有见此，未知验否？

初二日　祭接福财神。乡居无事，街上雪大，日与妻子两女围炉闲话。晚间仍有雾凇，极大，寒冷已极，天阴黑，觉冷气薄薄逼人，或是雪气所凝，然不能如此之甚。余思都门不知如何景象，闻说为夷焚掠如此，伏念我皇上九重深居，久享万方玉食，今为夷乱，费多年无数帑银，竟不能退制夷鬼，当事者初云夷人只能在海洋为患，如登岸，则于伊不利，不意夷到广东、上海岸上矣；初云夷来万余里，岂易到京，不意夷过天津，且到京矣。堂堂中国，文武多材，竟无能出一计驱此黑白鬼物，致銮舆仓猝北行，依稿等语。在制亦早纷达奏章，恭请皇上回京，试思夷尚据京、据津，既不能制之使退以清君侧，而第以人心到处抗粮滋事，皆因圣主在外而然。譬如请尊长来住此地而不先

为扫除秽物，修理屋宇，备办饮食之需。一任狼狈当道，蹂躏在户，家无担石，尊长来将何安置？当此之际，必须急清地面，布置妥适，职皇上自临狩回銮。在朝亲贵公卿大臣等及此者，亦当衡何日适，往过目。我皇上初次受此风尘之苦，有宫殿而不能临幸，想在热河伤心景伤情，不知若何忧郁。予小臣力薄势微，无能竭其救力，千百年后读史者及此恐皆追恨，误于谋国者久也。署良津令瑞朴斋明府文焕，浙绍兴人，系安徽钱谱荣能部曹之五老先生次少君，由补捐候选通判，捐升知县，委署此缺，尚未致抗衡聚众，然民皆鄙其才薄，不甚敬服也。署武城杨晴岚明府，大兴人，云南人，以[illegible]等人颇和平，与民一体，故钱粮[illegible]了署邯郸县王[illegible]因不洽舆情，临清州牧张方泉部刺史名利来得，仍如前高大。闻其子直于[illegible]等，有乃有势利，凡人不事皆易办理。现在州演打龙灯、花灯，[illegible]玩[illegible]者皆其子下走狗，华衣鲜袖，便捷轻利，且在街头扬扬，初不思及朝廷当吉春同时来，州牧身任重职，目丧帝王，何为若此而到处风流，不可解，实可惜也。

初三日　二妹妹午后自柏家口路旁而来，四福日暨甥女皆来。

初四日　予东妹夫来，二妹妹偕予女回家。

初五日　大霰，雪渐化，路更泥，大难行。燕之见与予谆订正初必即回斋署，今但皆未知何日方能化出好道路也。

拔德州牧张六轩大于专函，年前由经过武城，嘱其速送者，知前与函商，因僚陈运调不灵，何亦支绌，仍驻扎济宁境，上东省粮入军营，闻保举各能员皆须退回。予校目时艰，知大乱在途，而逆人众无数，患既成此大局，急何能诛戮其净？惟恐为人心所损，成败关系甚大，且不竭力拔，欲援留营而有定见如何布置，因曹州长枪会众勃勃欲动，但能执得一州官衔，有律当斗，不至生灵涂炭，亦不致生戕戮等道。其翻覆颇以为然，力劝予"行有期"、"予为斯世不可少之人"等语。予俯察现在民情，饥寒当其首者，以为如有用予者，须早日布置，暗信营声势，与好州县官协力同心，次第更张，认真办团总，须由保甲之法办起，以统团予为首，每甲内外筑一大营，附近村庄皆入围

其保。十日按户抽丁。富者按亩而约丁雇人代。择公正乡人。照[illegible]止之治。使贫富均势。认真劝导。无扰以相安为业。

[illegible]

且将各村口房屋暂留不用。或合拆移入围。围广外筑锥墚。深壕蓄水设吊桥。墙门濠内设枪炮守御之具。计围人在十里之内。互约乡丁不急。须教以步伐进退之节。攻守策应之道。山东民团。如昔年相其约有十数万众。一无纪律。贼来无勇无智。前仆后败。或偶被散乱。人心即溃。虽有勇亦难自救其力。遂云团勇不足用。岂知人皆可用。顾用之何如耳。夫事[illegible]。乡丁[illegible]境。只需要知先排[illegible]。孰前孰后。孰左孰右。今人各令。自乃不敢危之。岂不大可哀乎。故练为之务。择其胆力过人者先定赏罚。并定死者[illegible]。如有一人战死。由团丁中酌拨地数亩以安其家。重赏之下必有勇者。而更到处如入无人之境。民[illegible]者。以各乡宅无围指也。如大围筑起。各乡家中老小皆有栖息。不致流离。人心先安。[illegible]大围必要村舍气。则[illegible]可有数千。以逸待劳。不急与战。贼或环攻。且坚壁固守。不轻放枪炮。待其略有懈怠。不论昼夜。开门而出。或入彼出。使贼应接不暇。且一处筑围。必到处皆筑大围。隔数十里即有一大围。使贼到处逢营。南人迎来。利在速战。而我故不动。以疲惫其众。倘贼有大围。贼不能随处得利。但必不[illegible]。贼或攻此。闻围以号传示他围。俾互相联络。贼由来援。不必合来。亦且不必直来。贼必闻之。惊慌而退。贼众过多。攒拥攻不可。乘其[illegible]退。冲腰腹击之。首尾必不易应。乡民不知兵。往往贼之追乃一到。即先惊溃。即有能御敌者。见贼即打。非知贼之前队皆驱我难民试锋。我方得胜。以为伤贼。实未中其真贼。人云："贼常以败转胜。"非转胜也。其败者。乃贼驱难民而引我去放枪炮者。迨我之火药不继。枪炮亦热而难用。众心亦慌。真贼乃一到。而歼我众。民知识贼

奸细，何患不胜？如皆以气大胆为雄，以为恃有乡团可以制贼，及贼攻破团，使人以好言劝此团不必设防，骗进门来，取彼资财，民皆不悟，可恨已极。兵法至多，巧善用者甚少，非但不谙兵法，连三国演义一段一本亦未看过，我计策亦皆不识，何不如贼中有能人，岂不更可哀乎？想之思之，神鬼通之。诸葛先生一生行兵必先有探信之人，只听探者回，再忠者到日，一生谨慎是其长处。然目今有知其用将才者，今之督兵大员，胡乃不急计事此？如或自己不识兵机，只要能用人，则处处有材可使。此皆给今日当官者之职，可以省事省劳。如今山东、直隶为京畿门户，四面已靠，迫在目前，如何救团之法，民何可恃无患，况贼内有贼过两次，亦同大河之南岸，山东、直隶不保，京畿安恃？此予日夜忧思，不能两言日亲自见。试观在任乡团东省自有大事，而民又将来，其何以堪？可恨有权者坐视[illegible]且过日耳。

初六、七日 晴。为人写对联、扇面，尚有完结未读完，乡间完竟于静，以惧战事，一切不闻，竟不知都中消息。人云有毒人一二路过，乡间乞丐，向村民求食，亦不择其善。人传言其一语，云"[illegible]北京"。武城南乡有天主教堂多年矣，今毒人即为天主教，同毒人到其寺中，教众读言其好。其某人名广[illegible]，南乡乡有习教村庄，自道光十四五年为头[illegible]事，清河教团、白莲教、尹老须[illegible]乡，皆文教表面，在大名内任内失乡[illegible]。今之天主教在[illegible]，香教到处皆有，弗以为怪。闻其教自于一年中[illegible]，各处教友夜至其家，人持一小包茶叶，教首俱备若干大碗，人皆入茶其内，一饮而散，假为聚会而已，教首不尽惠民。省城东乡[illegible]在[illegible]，则系教首，所已死矣。团中[illegible]人入天主教即[illegible]，乡人乡[illegible]，任[illegible]此利而入者。然闻在教之人皆死，其教首必先知之，即来视其死，[illegible]其有死者以[illegible]，[illegible]假[illegible]者[illegible]，而人不知[illegible]。[illegible]人入[illegible]，贫者多[illegible]与钱文，在有入天主教者，何尚系九知[illegible]人等，道[illegible]、[illegible]亦多入教，且得其利矣，可叹！去秋山东省城乡[illegible]中有人[illegible]者，[illegible]道光廿五六年间，[illegible]，不知其

何以下人手常食物中，人误食之，则纠口喉舌[illegible]，神志不定而死。急用朱砂等药治愈者不少，而不能治者亦多。闻人死必埋，彼邪教使令埋处掘取人身上物。盖人实未死，彼[illegible]行其[illegible]。予夫妇同四伯岳亲受其害，一时几乎丧生，急用药灌活，却不甚委顿。细想无甚异物，惟前日街上买回鸡蛋数枚，只好了其食，或毒即下于此物中。因后月只饮药汤些许，亦竟神昏，可怕。有人食烧饼而来而死者，实此物者皆不由熟识，彼亦不知毒从何来，怪极。初八日　奶邻居张宅演[illegible]龙灯。天气渐暖，雪化泥泞，更难行路，乡居无事。日来四五村中老妇，谈昔年[illegible]遭难，惨状可怜之至。[illegible]保屯南则临清州五里，知之罪甚也。当时村民亦众，其不逃者多为所害[illegible]，倍可为“黑工”者。石书兄约去吃饭。

初八、九、十日　无事。[illegible]，亦无[illegible]，只月[illegible]。古寺外植皆松柏，无僧可谈。

十二日　请黄[illegible]、四先生及石书兄并其[illegible]吃春酒，序东[illegible]作陪。

十三日　王桥[illegible]石兄夫妇来黄宅拜年，[illegible]。因留王石兄吃晚饭。王石兄前于内长岁在予家教读寿恩儿，古学甚好。予书赠联云：“儿欲吟楼发清兴，每当[illegible]。”

十四日　黄[illegible]、四先生请予吃酒，在乡间已为盛设。黄四先生令婿[illegible]大兄，[illegible]托予代书函，托保定府太守徐[illegible]同年照应。[illegible]大兄年前借差使回家度岁，言及十[illegible]月廿八日在保定见陈[illegible]堂大[illegible]，[illegible]数处。

十五日　上元佳节，为先严生辰，[illegible]。晚间花炮过元宵。[illegible]妹妹来。

十六日　祀增福财神。[illegible]武城庙[illegible]轿车，闻路上好走些。

十七日　[illegible]

渭字街寻耿十二弟日懋，系知园同年堂弟。嘱伊与其门下同乡刘雇定一车，价九千文，耿十二弟代付三千文。

十九日 晚间，车到，收拾行李。

廿日 巳刻起身，雨后一带泥水尚多，至夏津路尚好，住夏津南关。夏津城内文昌阁前果余货铺系黄名书之兄开的，时伊在铺，到店来谈至三鼓。

廿一日 高唐州。过高唐，晤李田秦兄自省来接岳母灵柩。昔年首曾与梁内侄文商定十元节后专人来接，予为雇大车送省，即择二月中同合宿，乃有此大雪，大车难行，不及通信，须予到齐署支得银两方能办理。而梁内侄不候予信，即先专人来，只有令先十郑保屯守候，予到齐后再令郭升回来办理。住辛寨。

廿二日 午，到济，知振之兄公出上省，遂与所请教读朱凤笔七先生同寓。名□□，少有"本七律"之目，年六十余，始获入泮，文字不佳，学业亦浅，约明后日示以礼、诗、书，日可读一二百行，四两十日，若有成诗学者，乃尼年七十岁，何读书心，且文理不佳，方守旧业，无子，只可教读蒙童，包□日，可叹。且为馆甚难，费许多人力始成此馆。

廿三、四日 无事。孙十亨明唐往诸城小学观察聘请，随回武定府家中看视，再回省到馆。日七日过□，文中丞奉旨升直督，已赴任。

廿五日 振之兄回署，一月之别，畅谈久之。书明唐已请陈看初母舅邵星初先生。

廿六、七、八日 无其事。闻南道之动，在济宁之南肆扰，将往北来，大股合力，僧王力不能制，闻南阜垂殆者日众相传，贼亦知敬重孔圣，不加扰害。予云贼窜叙者，以贼中必有读书人也。若富室绅士呈欲借圣庙为庇护，贼第不扰圣庙，岂肯不扰财主乎？可笑！闻东平一带新有贼来，伤掠已甚。廿五日，伊都统兴阿请战一昼夜，至东平之卧佛岭，人马困饿已极，余贼若干人，入庄寻食，正在造饭，未敢而其

贼转到马队五百，尽为歼害。伊大人当日遇害，惨不忍言。其帐前将弁甲兵虽勇有名，皆为贼畏服者，赶救不及，抚伊尸自刎。此将名亦名将，则应失败，然此九仙之众各有[illegible]先杀害，实属可惜可怜。闻佛岭俗呼为"落佛岭"，大江南北皆称伊为"佛爷"，今犯地名，竟致受害。当日庞凤雏死在落凤坡，虽不必真，古相传至今。落凤坡、落佛岭，居然古今对联，或大劫注定耶？

名将忠臣往往先死，国运[illegible]，可畏失官。然其中竟无贤佑，岂大厦难支耶？予觉事有不可为，人心亦皆同恶化。[illegible]人有能有不能，日个役，仰首视天，不知予之气运到此而同否。

济宁州孙宅自国初以来世称富有。乾隆、嘉庆间，孙蔚园中丞玉[illegible]，贤良久著，文思宗学。其少君大农[illegible]，着名日[illegible]，[illegible]号莲卿，由(科)[illegible]林擢尚书，恩眷日隆，桃李满天下。道光廿九年在朝大老公尚书[illegible]，[illegible]孙[illegible]同分[illegible]。[illegible]日在朝为[illegible]公指出伊之家捐名士，致老有[illegible]，云"有钱者，乃忘人[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容之。[illegible]已擢山西臬，[illegible]日又是[illegible]相[illegible]长孙[illegible]，号[illegible]，已入词林，[illegible]。予曾[illegible]太史[illegible]同年而有云："现在[illegible]家[illegible]难，[illegible]在不足"。而[illegible]时伊同乡皆云，前有人见伊[illegible]分财，名为按支[illegible]，实向同居，约计现银五六百万。济宁人实[illegible]以孙家[illegible]为首富，天下驰名，[illegible]孙[illegible]之。其他大[illegible]铺皆由[illegible]生者，[illegible]铺户[illegible]其六七，皆孙[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名，因云伊之家私[illegible]尽由官[illegible]得来。然[illegible]代皆显官，现任皆美缺。当咸丰元、二年京中银价日增，户部[illegible]市价而不行，如[illegible]捐银[illegible]万以助军饷，计银价即可大省。我皇上[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肯自[illegible]捐项，必从优奖。况孙尚书受国大恩，即不敢[illegible]议叙，皇上亦必按孙氏子者孙[illegible]官美缺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捐助也。乃无论官[illegible]计[illegible]理，[illegible]为名，而孙氏[illegible]自若也。[illegible]太史[illegible]由散馆，误以"[illegible]祭[illegible]"题为"大[illegible]祭"，阅卷大臣已列入一等，经皇上指出，改归中书，在他[illegible]则[illegible]矣。由中书不三年即升部员外，记名御史补缺后[illegible]有名

翁前少詹山德之一子，子已中乡榜，复中进士榜眼，授职编修，兄弟皆甲，而会甘状元孙如仅与作一家，而亦系济宁人，似可为其一家的特取一甲第一者，若孙氏可云厚极，论交情，亦当如何报答？自内迁回到济宁，大约仍住孙家，孙氏亦捐钱团练，然合城乡为伊守护，设一不防贼必肆掠，伊家出多钱，于合为公仍是为私。现在僧王在济饷需不足，向劝捐万金，所司有书信告孙内告已在捐，久当安静，岂提伊不肯多捐，只肯一千两，致僧王发怒，当谕孙榜眼带团出队，孙榜眼另有口音托不打仗，令人回复僧王，云系文官，不会带勇打仗。僧王大怒，立即传到，以"情理法"三字训斥，当即参奏革职，先枷号一月示众，再发往军营效力，本旨允准，遂枷号其标号，仍出二字。大家以为急求，村欲使婉转速捐两万金或万金，肯请从宽办理，而孙某由执意不肯，携巾状于日到省暂住，将有事，其中有马喧嚷，使劝征甲，省团中人云："时上未此，恐从此招致亦未，我们岂不受累？"请省团设向伊劝信捐给银钱，而大家未肯，乃云："此尚平静日，若有大乱，岂无抢伊者？"

大抵若此，功名富贵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各人在动宗德，广行善事，庶不至家室流离遇难耳。乃富贵已极而一味吝啬，岂不知南北人家被贼抢掠致成贫贱者多矣，有时尤能何益？贼已经过留告之后声言："日不与王爷为难。"贼全各团扬言："汝之王爷已为我打败，他们能为？"团何云，所仁见留自命单见僧王，言及对事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廿九日　接东昌属下探报云贼势甚急。

二月

初一日　欲传戏于祭土地庙，因乱信甚近，未演戏。

初二日　接到僧王札谕，言获擒逃民言，贼众各股皆来，令妥细各处探路，系泉山东济南属下各口镇盐商及邹平长山界之周村口镇，而田一带，[illegible]，[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并[illegible]县、[illegible]等处，[illegible]各州县实力

防堵，贼到中阴，又将至泰安，奸掠更甚。振之兄甚着急，盼刑名邵星村大兄未到，遂又专车去接。连日同振之兄看团。

初三日 马小璞由官到署，匆匆言及东平贼匪，现皆逃来，急须安置。有高寨某用大车九辆装载银钱什物，全家出逃，自西外庄，被贼赶到，杀人数名。有十六九岁闺女正在洗澡打扮，遇贼来，被贼掳去，女欲投河亦不能矣。类如此者甚多。

传齐河各民团团长到署，劝其急练。

初四日 邵星村到署，振之兄已求伊本日交卸，面交信印。急有民团，无官统率，难期振作得力。予言劝振之兄招营勇数百，防护城池，即需把总何周谷等招募，马宗山统领。振之兄初意嫌费实多。予云："官团固然多费，且不必得力；然民心所系，在此县城。有官营，民团即易团齐，官兵正好。不如此防堵，尤以对民，且乱信纷纭，城内外贫民思乱者多，官一放为团勇，先包名单，各处在散伙言，以感众心。如今不准动用官项，只有自筹，事已至急，不能不办。"振兄大以为然。遂串六班衙役，令每出人六十名，各取保结，由役认识，再点卯，挑取发给枪炮，驱房分拨在城内外操演，查奸细、查夜、守城。每勇日二百文，管二百五十文。一时传达乡里，城中人心稍为镇静。民团亦时来会，旗械整齐。

初五日 将官勇定齐，每城门口派廿名看门。予同振之兄或带捕役不时巡查，夜间查至五鼓，炮声不绝。闻贼到泰安杀抢惨极，节节占据，各股排有二百里之长，随抢随走以为乐。当派家人二名、马夫二名至泰安以北侦探贼情，一日一报，令有白力马夫轮流跑信。长清民团甚好，该处已见贼边马，民间乱甚，十五者、逃走者。一日获者奸细身穿好衣皮，内穿女红绿小衣褂，有皮背心，内有铁叶护心，皆带洋炮，遇人放火，贼不畏死，获到即由团长杀却。一时查奸细加急。闻南北文报不能往来。我们马遇长清民团两……口音相同，始由团长护送前进，抵泰安北之新泰关不敢再进。据探贼已焚掠中湖、肥城等处，在泰安将南、西两大仓毁，泰山十红庙间遍难民

众若干，尽被贼戕害。官兵寻未到，云为行装不齐。故兵如救火，兵只两千，不敢急急追剿，任贼肆害。世事如此，可叹！贼所过尚未破城，泰安闭城多日矣。

咸丰四年甲寅冬，予在毛寄云兄、李小圃、小岚兄齐河北岸团防营，夜二更扫符，焚请神仙降乩问事。毛寄翁初请灵鹤山人，未至，其门下王节章子到坛，云及师赴天曹有事云云。凡焚扫符，遇神、遇鬼、遇魔皆得通者。昔年闻有焚扫符，关圣帝君忽降，风势凛然，大为神呵教，且焚送符，方幸无事。又有焚符扫到恶魔，急难送去者，故不可不慎也。毛寄翁与小岚兄对面扶乩，焚扫符后，忽沙盘大书"吾乃巡夜神也"，字大而健，笔势如扫，云："适文昌帝君大驾经过，君之符字为扫地将军截过，但君等自守者，愿符乘上帝也。神何应方位，无暇与诸君言事，特扫一忠魂前来。吾去也。""也"字末笔将沙扬出，其势可畏。乩少停，乃动字，较小，先写"吓煞煞"，又写"闷闷息"，因默请案，遂书云："适才文昌大驾经过，金光万里，如同白昼，眩眼不见，令人只有看着，[illegible]之名字。曾请伺者己使者，横傍前来，幽魂儿为此掩，始遇巡夜神，驱我到此，不知此为何地？诸公何人？有何事见问？"因请其名姓来历，云："姓余，名国馨，字子□，槜李人也。少年入营，寄食江南，二十年矣。去岁殉难之安南身。"节翁因问："即葛立夫先生在内否？"云："然。"因问："葛立夫先生存否？"云："死死死必矣，死在丹子角前。有人传其不死乎？"告以传闻异词，不免生疑。书云："与戴巷战尚可者。"予在旁，同小圃十二表兄、林鹤庵四弟私语，欲询其有无子女，请留名字，设日后相逢亦可照(佛)拂。乩即动云："有子，乳名桂儿，甫□岁，亦难忘其成立。念妻子值此际变，天各一方，相隔路隔，呜呜呜呜。"情见于词，十分可悯。急问其冥中需用纸否？答言："不用。"问："既为忠魂，或有好处？"答云："一籍者多矣，冥路纷纷，不知谁何，岂能尽有好处？惟一路行来，不识同为小鬼夫所欺，可恨之至。"问："此鬼现在何所？"答："(以)已走开矣。"问："现将何往？"书云："赴东岳大帝处点名，可超生路。"乃

以东方丁长生，久居此山为望，或言东岳之所。扶乩云云，正是本意也。因告以此外名齐河，吾辈在此扎团防营，为防堵据高唐之贼李开方一股者。泰山隔此地不远，望东南可见。尚欲问其事，乃书云："夜已深矣，阴阳相隔，神魂不安，急求送出。"遂用焚送着而去。扶乩之道，自古有之，似真似假，在于所带道者。然每见请正神，鬼仙狐仙降者，彼此唱和，为近人所不能道其只字者。又有以笔击乩手，需众重写求书画，将时挥洒淋漓，迥异时手，知扶乩之事断无假托也。且两人用中丁架乩，即尚定欲写某字乃不能回转如意，又何能笔走不停，一气呵成写出？乙酉春云："□日亦曾扶乩，扶到一鬼，前系在高唐战殁之湘兵丁永才，问事难解，仅能书其姓名，且不成字。"益知此道非假也。

关帝、吕祖各大仙屡降坛，劝人急急回首，齐心修戒可从轻。今年辛酉，南皖逆大股将到济南境上，乩途杀气已惟不忍言矣，何胜战栗之至。

初六、七日　连接探报，贼之大众占据泰安莱芜等处，前股屡欲冲突北来，而长清民团认真抵御。团练将□□春扎带兵一千陆续亦到，欲即在长清境扎营，团众不许。云即系官兵，急应令团先出迎敌，乃欲使我辈先试贼锋，官兵在后观动静耶？适带兵官领兵急前，王参戎答以军械车辆未齐。团众言此又何难？乃大家代为具械运炮，致不能不前，遂勉强到闵子关驻扎。此时各村民壮，无大食物者，民团等亦皆裹粮防堵，贼之边马屡被民团获杀，后队不敢轻来。又有官兵虚张声势，长清团长函致省团，嘱谕各团前去在后面倚，以助声威。贼人志在财帛女色，不在行城，有此光景，亦省城究不易犯。前即占到闫村，乃由泰安属之新泰、莱芜等县，从山曲穿至转于博山，随处抢烧。博山出琉璃货、粗瓷器、煤炭、红土等物，商贾云集，金银流通，且山明水秀，其城在山坳中，居民缘岭而住，高下如画，且各家皆能引清泉绕屋而出，食物皆贱，文风亦好，素属繁华之地，而僻在山中，不通大路，二百年来未遭兵火，距淄川五十里，距周村八十里。近来南方被兵之家，多在东依官幕而居，因东省亦多乱民，遂大家携家室带财至博山、

画门城乡居住，以为可以避难，不意大劫所定，无处可避。南道素不识此路径，今为团匪追驱数十万众避由谷而来，山村居人如居武陵源，不想忽遭此变，死者多矣。[illegible]不多，仍从吾日文众，大[illegible]入内地，遂在山东，相依避难者多，其京故今约有[illegible]百辆车，回到具言如何伺候？据之见大息，并云："官太太、少君及王门中等不能不好好预备，且请到城内大公馆待，须用大菜西餐，彼辈人在众[illegible]，[illegible]备求品若干桌，想其真门实不出也。候官太太吃毕后即速下乡看图。"言此而去，但不能仍旧失[illegible]夫人矣。"如此布置，恰有探报人，[illegible]。满人久为夷人丧胆，闻此匍匐而行，后之到者不同前动势利，自在各门[illegible]一夜而走。天下事皆坏于此辈，日大胆小，见利摇尾也，绝非贼来教训不可。

[illegible]疾以终，安窆千佛龕，可云全始终者矣。

初八日　省中未开城，官回首，一切柴米食用买卖皆集门口，几于激变，幸赶紧开城，有西关回民老弱妇女是晚皆入城内，在各铺门前石台上坐卧啼哭。官人及团众劝令出城，乃云："均系皇家百姓，汝等闻贼至闭城，是汝等有护恙，舍我等于贼人也。我们穷苦人，心不能甘，只有自寻死路耳。"首县暨绅耆又劝再四，强令出去，回民终不动。后乃商量将回民绅耆传来，托其善劝，必一视同仁，妥为安置，回众方散。予早向当道申此事，回民布满西关，且各州县皆有，皆义气相交，一呼皆动，其中不乏贤良，当此世乱，设不预筹抚驭之法，恐先与贼接应。所喜回民聚居，向为善良安分，如官善驾驭，可得其死力。如大旱求雨，汉民最诚不能心齐，而回民每遇号召，聚合数千，至西郊数里之马鞍山下，就乱石而跪，上曝炎日，不饮不食，直待不动，至夜略息，次日复跪，日晒如火，汗揩为黑，有倚毙死者，上苍好生，三日间必有大雨矣。此回民所万不能者。一役十四年，均堵省团数十，惟令西农仁兄出首，会同众人，商议办法，并于各门立营，两立敌忾团，皆其回教中少壮，每日操练皆按兵法，背地训练，有桩上中舞刀法，上下山练腿法，练眼力、胆力，合阴阳先生五行之法，人皆可用，视乎主帅调度何如耳，此诚之好甲乎？东省当日有警可决，其有志胆于二人秋，村众皆示令敌忾团仍在西南郊扎营，四无窃盗，又无团长，九日，只令西农兄胞侄玉元代兄领团，照旧规模，而能团齐，其效具在也。西农兄前年为予专请到银拜会，力劝勿入团，大小是事，且挟作大（坐）做），钦佩之至。任上奉已六年，万民爱戴，不令官走开，前年十回围城，皆经督团杀退，匪不敢轻犯。河南到处皆有，而其在（坐）做，而西农兄名利兼全。石嫂去岁携眷回京，同回民左右皆为回民，知伊有钱，故放火惊之。石嫂明白之至，遂约各邻居老弱妇女来，分之以财，令销养生，劝以好语，大家俱然而去，且言："有我等四面环护，小寇不足惧也。"今欲安置各省回民，须择其年高有德者十余老，劝以大义，劝其捐费团练，官再设法筹项补助，令其安生，且以护城。当与相机而办。省团总局预备贼到堵城，以远近皆接入城也，城外四乡民家上多

不急筹，从四乡防守，设法迎敌，使贼不敢逼城。倘人力不支，亦只有勿分城乡，背城一战。今全不计及，第知目前顾眼前，拟此屯城之法。省城向无积蓄，食物菜蔬皆四乡镇人天天送到交易，如果闭三日城，不必贼攻，内外先乱，无赖游手好闲久思乘乱抢掠，一或民乱，正可假贼放火焚劫矣。总因局诸先生一无善策，惟思藉口使保全，仍设势于乡党间。汪滋厚、傅伯韩学问本领全无，而官气久重，予最厌薄之者。时事至此，不可问矣。

初九日 探报云贼已撤入泰山各处，似从莱芜一带走矣。想山中人尚在梦中，不知贼何时至也。可怜！探马回云，但今泰山不知几千万万，其中有名可稽之文武官员，亦不知几万矣，即云大劫难逃，死而已矣，必使贼杀害，若此惨毒，理所难解。在有知识者见此惨劫凛然知惧，相劝为善，而好恶之人本无忌惮，又见贼分若此行事，反可得利，如苦苦守命，多致饿毙，见利欲动心，贪念横生，必且效为贼矣。理真难解。专郭升同郑保屯接梁岳母灵柩。

[illegible]子，[illegible]函，为寄来《品花宝鉴》四套。

初十日 探报云前途今行进山，长清以南无贼，民人逃在山上者尚多惊惶，而带兵官不令彼由知贼远去，乃领兵登山远望，愚民不知，以为贼到，相率跳山而投水死者甚多，论军法即该将参成自误。

十一日 齐河以及省城人心略松，不甚惊惶。临邑、德平团长王章、陈纲等到齐与郭少堂商议防堵之策，初以为郭少堂乃大有作为，人及一见面，则门非所答，致王、陈甚冷而回。闻前此抢临邑吴太太者，乃患困首陈四所使，自此以后，伊竟无人可制，烧人房屋，诈富室财资，并抢夺妇女，肆人更甚，乡党切恨已极。一日，临邑捕厅某请陈四等吃饭，由一二样菜，忽有年少回民某猝令捕署，双手将陈四提出，令

大堂刀断二截而走。陈四之弟亭图报仇，回民亦聚人欲械斗矣，相持不下，署临邑令林本风具禀首府，请速擒治。首府汪晓棠太守素为回众看轻，今又不能坐视，因欲亲往办理，而迟至一日后方起身，先委委员赴临查看禀报，即作说客。由省至临邑百十里，在省正北，而汪太守偏由齐河行走，出城四十里到齐，即住署内。其仇家郭少堂非不欲行刺，以陈之兄在此不敢，亦不肯也。汪太守次日午后起身，住(宴)晏城，只咫尺耳。又次日至禹城，绕道行走，计五日方抵到临，而官民已代说合，暂时无事。县官迎出拦驾，因从北道一大平县回省，可笑已极。堂堂首府何以表(帅)率?(察)僚。属平日练二百名勇，在首府别院操练，为护送春闱而设，已将五月，所费不少。有前选平原县令刘恩栋，号东桓者，天津县书吏，前咸丰三年长毛扰林凤祥等在天津，刘令具与谢明府子澄在营，给白银五指发募勇，会官兵在稍直口与贼打仗，谢公阵亡，津人士为建专祠，奉旨优恤。后来贼窜至连镇，凡津官吏皆得优保，刘令乃保知县，选平原。刀笔吏，不谙政体，惟勇敢有为，尚为捐班中能员。平原向多劫案，以九省大道也，官多被累者，县役与贼伙劫行，而经别处获诸供出，禀请饬交，此役质讯刘令，竟属小事回护。此役云："九其人致干参革，旋即丁忧卸事，东省孝勇，现仍迎合太守之意，短衣窄袖发辫，与用比仗，现身指教，若江湖卖艺者为同寅，窃笑而不以为怪。官畜之余，若此属员皆不应谳，首府恋栈何为?"

十二日　探者两家回署，言及目睹死尸横野，村无烟火之惨。长清城门方开两日，肥城、平阴地沃民富，山水良佳，绅士旧族不少，他处挈眷寄寓于此避难者亦多，今则半伤于贼矣。两县巨族与省城司马府孙外表家及汪蕙原弟有姻亲，今皆来避难矣。近近到省避难者日益众，省中房屋每间可赁十千文。闻书往收曹警之兄扬州小康之家，前者长毛迭次破扬，流离已甚，今闻伊两世兄在东省居住，大世兄习度支当道争迎，家计尚可言。其次世兄扬州茂才，为贼裹去已数年矣，不得其信，去岁有扬州裁缝自安徽贼中逃出，据云曾见曹世兄，职

分不小，伺应者甚多，后有娇妻美妾，皆贼，因其学问有用，待之隆重之至。已改姓，即去"曹"字上下为曲某，现官安徽某官，久拟逃出，而左右俱多与伊亲近之者，愈不能逃，只有且住待时。知此表侄欲逃来山东，伊闻其父母弟兄在京，托寄口信云云。初，长发头目获官必杀，以其为妖也，近知前非而，只要为伊所用，久亦相安。贼在南京已固结日久，渐欲吞食他省，安徽一省州县城已置官，我们官员亦第守孤城存，多有暗与长发播（?）气者，自然亦半蓄发半剃发，只图苟安而已。苏杭，贼所必争，故现在正肆闹也。

由莱芜上博山，尽走西山夹径，如有兵勇前后夹攻，或半击之，必能灭此小丑。盖贼不满万人数，皆裹胁良民，今又从泰安、长清并自己路胁（?）加多。探马云，长清界之由（?）山长城岭大某某官被贼刺伤小腹，流血，遂令跟随护马。乡间马牛皆为贼得，贼初不善骑马，今则各自亦坦然矣。贼行山径，既无阻挡，可恨者，博山等处早有所闻，博山令某竟无探马防备，所管之青石关山口要地只容单骑，两面峭壁，真一夫当关万人难过之区，只令一百勇把住此关，贼即难过，且可由西山下击，由山口门内打，或作火烧葫芦谷之计，皆可大胜。闻亦侦探，恐有伏兵，乃久无一人，致贼大乐而过，害及青州多少生灵。有险不守，亦云大劫难逃耶。此令即应置之极刑。

十三、四日 邮信渐通，人心略定。闻邱县教匪起事，伙人甚众，杀死署中把门人二小子、厨役及平民七八人，当夜即逸，不知何来。省令王洛（?）县令持印潜逃，不知从何处用半张大纸写"邱县已反，请速速发兵"等语，禀印专人送临清州，州牧张公泉（?）竟无措，赶紧（练）捐兵勇会营往剿，已隔五日，未拿其党，王令回阳（?），乃以胆怯出退，禀报省中，上台亦不解其何以忽有此事。又甘（?）凤（?）定，大家纳闷。邱县系西隔临清百余里，而与夏津境亦只百里，予家在此，实为心动，然未知底细，亦不便轻动。孙之兄相依甘（?）动，亦不令予即走也。

十五日 过年。李国春兄到署，知伊灵柩已过高唐，伊自伦镇先来日齐（?），属予照料，明午可时过河。见其神色不定，略停片刻，乃言

什伦镇之西遇骑马贼二三十个，逢人即劫。上客行车皆为劫去，连乞丐讨来食物亦夺去。伊虽损被褥两件，而村中人不令伊走，俟贼众西去乃敢东行，好不怕煞。村人言，此贼皆自东北来者，分数起，已横行数月，被劫者多矣，而官弗闻知也。李兄受此一惊，身热头痛，弗思饮食，乃令且安睡，为煎姜汤令汗。

十六日　早，李兄身愈，乃急令到省，速知会西关张逸士姻叔及荣文焕内侄，因鲜四内兄起，予过午到西关外接灵。伊即回八里窑雇人启六岳丈圹，即择十七日合葬。人心慌慌，初定暂停寺中，开吊出殡，送往八里窑荣宅茔，乃令宅即用来车，径送到茔中停下，次日入土。惜太事，一切需换人，又大费力费钱矣。谁知山向不宜，不能合葬，且在旁另开一穴，一到即请下棺。午间，郭升来署，知七内侄守灵，在东门外打尖，当派王喜同郭升护送过大清桥，黄水未涨，第过小渡口安稳而过，到省西关即赴八里窑矣。是日荣宅在十余私在城内暂寓。

十七日　过午，郭升同大车到齐，车上乃广东木家，料日驱完，一路照料稳妥之至。因知前几日贼已近省，车皆不敢来，予亦其焦灼，恐日途遇贼时，可将奈何？幸未遇上，亦曾遇骑马贼，竟看看未动。荣岳母一生不说好事刁恶言，行事一切仍是旧家规矩。家本王氏，本武定府沾化县人，与吴宅及惠民海丰李、张、吴诸户族皆有亲。岳母父为大参居，因移家到省，亦住南关，与荣宅相近，遂与六岳丈缔姻。岳母之兄舅岳丈业儒，终身所学亦博，而食古未化，至老未能入泮。龙山镇东五里之北王家庄置有地亩，舅岳丈老年携家住此，其子一务农，一在典铺生理。荣岳母早年守节，鲁因四内兄性过直，不务正业，岳母蓄有千余千文，且为四内兄(化)花一空，恨子啼目泣者卅余年。最喜内子，性良而孝，人极聪俊。予年十岁，与内子同庚，时花南大子与石民伯岳同先君交莫逆，咸爱予读书颖悟，器宇尚好也，因议婚，一言而定。予先世即无恒产，六岳丈时有进郭钳会宗，在街上相予，具言，回向岳母称为佳婿，弗计家道贫啬，岳母只盼其女得所托终身。予年廿一岁，丁酉腊，往在乡间完姻。先君馆河南商丘，寄银不易，时

届岁逼，一切拮据，犹忆先母为此至向亲友告贷不爱，焦急万状。予亦无能，不知何处称贷，诸事粗备，而一切鼓乐轿灯酒席之需所短尚有百千，几乎改期再办，适立斋三兄掌权自惠民来家，慨然代挪，竟将喜事办过。岳母见予亦喜。咸丰四年，省西有长毛之乱，省中纷纷迁徙，岳母带同四内兄泽七内侄来省，与予同居。时四内嫂已逝九年，相依为命。四内兄左手中指近掌一节逢中生毒疔，痛苦欲死，数月指落，疔口不合，遂长流血浆。予丁先君忧，携眷同回省，四内兄呻吟至次年九月，借立若兜而逝，家计久空。时予携眷在陵县主讲，不能时时回去，岳母当卖衣物为之医养，年余以来，艰苦万状。岳母自恨命苦，急躁日久，及内兄之死，痛哭，目失明，老年守此孤孙，苦难度日。予亦不能不接到陵县同住，入口不足，亦难计及。至咸丰九年五月，予接眷到京，以图安心当差，并接岳母及七内侄偕来。岳母年逾七旬，犹得见京华之盛，依女欣慰，云无遗憾。予亦见其终日不肯坐食，必为儿女辈收拾衣物，尚能用针线，即粗食布衣亦觉至乐。不意老命终蹇，夏间偶患目疾，双目皆失明，急性人有苦莫诉，虽有女有孙，晨夕问安，而闷闷无聊，不便行走，日形消瘦。忽在履后乘凉，不觉一动跌下，竟折右足，百计调治，百日方能着地。去月梳伤，而夷人入城，予已支持不住，肆乘骡车，各同乡文皆纷纷外走，不能再留，设法携眷至黄村谢八表弟运政寓中暂住。十七日乱作方急，岳母皆内院之窑内居，一切不便，形渐成病，急觅车回京，一路上下车皆郭升背负，至武城时，实难起床矣。又至郑保屯，病势日重，衣衾棺木皆经备妥，内子同七内侄亲视岳母含殓，终于寓舍，可惜者老年如此，今幸如愿而去，亦福分也。灵到省，伊本家亲友见棺木厚重，均称木老，漆色亦好，云即四内兄在，亦未必能有此也。内子待奉翁姑克孝，待予全心且和，待下宽而严，子女皆好，四德允合，慈又奉安乃母，亦人生不易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日 托大令将予衣棉衣被各物皆令带回，恐及贼之大股尚在济宁者不少，不定何日又来也。并为二妹妹家买人各物，[illegible]俞寿恩一信。

十九日 民团搜查两人送县，看其衣履不齐，手各执械，然面貌愚鲁，不免惊惶，从身上搜出银十两，讯供系东平乡民，其言因大乱，予以川资令往省来谋生者，语言[illegible]自，振之兄饬将银子、衣服还伊，速令出境，严饬衙役勿得（提）为难他两人，[illegible]人。

闻黄水中浮下死尸，男女同系一绳，似或全家投河者，甚为惆[illegible]，当与同事商，令保甲何十查看，再遇此等浮尸用船捞起，妥为掩埋，旬日内未再见，盖人不能永在河上久待，亦不知真有真无也，好事难做，为善不力，怅怅久之。又见省抄，知张落行大股已过单县北来，乃花旗队也。民无遗类矣，可悯！

廿日 同振之兄至大寺会民团，与众团长（事）商议许久，告以认真演练，及与贼接仗，约计各团长尤甚用心者，民团果能有用，尚不敢必。振之兄接曾上饬令，叫县速备干粮二万斤、草料十万斤，大现在追贼不定到扎何处，免致大兵人马一到缺乏食物，人心日益惶惑未止矣，不知管十现在何处，闻不闻急谋迁徙，一任纷纷若此？今急将札予抄示民间，使皆以干粮，全望速速大战也。振之兄谓事难为，乃捐钱急买锅饼五千斤，以其日久尚可食也，即或用不着，亦可养自己团勇。

廿一日 接省中抄报，知南逆已窜扰（淄）、（淄）川一带，山中避难名乡半遇害，财物亦被劫去。（淄）（淄）川县闭城多日，西关全毁，不知朱籽三兄及耿世兄在城内若何。

闻村正在惊慌，村镇居民万余户，大街约廿条，货行六集，团练稍有团防，而人心不齐，一无布置，闻分防把总张某，省城人，与团长丁某相比作恶，致民不服，团务因之难成。附近总团长刘[illegible]阁最先署，执

台南方伯率带兵到龙山驻扎，团民急请回讲

[illegible]

廿二日　闻贼已入周村街，焚杀已甚，张把总与王团长各以御贼为名，实先抄抢富室、商家，民久饮恨，乘此将张把总乱杀，王某亦被民戕害，并有其广东勇营亦作乱杀之。民正变乱，不暇防贼，遂致大股齐来杀掠一空，因据此镇，分股至湖西各村焚烧抢杀，闻有某观察孙女投水，贼首得一毛子缘乐戏耍，在镇唱戏贺喜。新城县之张店素称殷富，流水环村，南山作屏，耿知圃同年为此村巨族，功名富贵，至今犹盛。耿七兄曰棻由浙江告养，满载而归，其一院存粮有二千石，他院财米尚多。知圃同年本亦富豪，且伊由南昌府知府缘事回里，内外典铺皆圃同年名号。其连舍大兄日枕由刑部主事保知府回家，其幸兄日林，文廷式，日(?)现任福建知府，亦辐辏是省。耿同年上有老亲，下有妻子，幸二嫂夫人月前来省就医未回。耿同年伶携宦在(淄)广(饶)川城内，年伯母同连舍兄妻子先到临淄县乡间暂避，家中虽无多存钱，然日千伯(之)……从广东果司回家，藏书有架，此村被抢，今不知家中若何然。闻耿七兄及别院存粮皆为贼所抢烧矣。去秋大家劝其分润同甲，可作团费，且合村公捐练勇，张店亦一大镇，贼可御贼，而吝财难舍也。知圃同年因事在省，已住五年，今心甚如灼，迭专人回家探信，皆为章丘一带团中阻回，幸皆属同府人，被团中细人讯明放回，否则口音不对，以为奸细，即由团民杀却也。闻临邑探报，马夫行道匆促，特官人发横，被团杀死。类此被杀者不少。

长山总团长袁启曙、袁二尖嘴子，一名二路鼻子，家产无多，好

事，行五，为北团，刘云为南团。现集长山、邹平等处民团十二四万人赴西围贼，署抚领兵数百亦到章丘，章丘团长马金榜年而聚众抗官者亦领团敌贼，并见仗数次，贼颇生惧，惟贼众过多，团民素未训练，临阵多怯，故虽有若干团而不能入周村杀贼，只四面攻，周镇尚二十余甲，贼第令边马巡护，一味在镇奸淫，载货为乐。长邹之南为长白山，各处到山谷避难者皆被贼搜杀殆尽，血流成渠。予于锺极毒若此。

贼欲犯省城，渐过邹平，在青山泊立脚，知团众无数，未敢西行，乃将财帛女子装载若干大车东行。首县吴（替）臬（宪）四儿在淄川存有宦货，以曾任斯邑，有人照料也。其管账房之李云卿者，扬州人，家计素厚，屡为长毛所伤，不能存身，乃移家到东。恐省中有乱，早亦送家口至淄川避难，忽闻贼到，云卿赶至淄川，正在收拾他往，而为贼所杀，并及其姨母，如不星夜赶来，尚不致死。从扬州辛苦逃出，仍死于贼，或真有劫难逃也。闻吴四儿宦货亦损失不少，然不敢言。其他受害者尚不知凡何。前合家殉临清之难者张雨亭柯史之七弟石芗，好讲道学，得乃兄赀财颇多，素装深沈架子，似有大学问识时务者，而利欲熏灼，予不知其学道何为也。前在省之南山小村避难，年来择地，以肥城最吉，携家居彼。去年等及贼必到肥城，乃不可居，遂又择吉地，移至淄川，同移者多扬州人。去秋贼至泰安，波及肥城，尚未似今年之甚，而伊早离开，人皆以其神明莫及。不知肥城等处虽在山隅，而介在东昌、泰安之间，南通北来，并将充、曹各处烧抢，几多村落，能不渐及肥城等处耶？如今无处不乱，如云有命，到处皆可避难。石芗向来独善其身，乃兄一家遭劫，彼早获多赀远去，事后尚藉乃兄之事张罗一切，无非为利，骨肉如此，学道何为？闻石芗携其全眷入城，与张石芗乃儿女亲家也。相染亦在肥城多，同居住，不知近日如何。

廿三、四日 闻贼东行必到潍县等处，过金岭镇，经青州，都统会同民团拦住，如章丘、长山、邹平各团十数万众由西面后追夹攻，必能杀其大半，余贼不难歼尽，首胁民多欲逃出也。而民团见贼东去，且保本境暂安，大员亦不顾及全局，都统之兵无多，镇多回民，共计亦有

数千户，然只能暂挡贼，不难阻过，不能杀贼也。闻此镇团练皆雇四外游民，既不肯出死力，又无家小系恋，初尚能与贼拒，贼得甚多，绥民使懦，雇勇交仗，败即四散不回镇，民亦即惊逃，贼乃乘隙而入，烧杀惨极，遂即长(驱)一带，直东矣。至青州府城外，城已早闭，满营亦闭，乃任意搜杀。南城北乡五甲某村有富室宋观察，年八十余，拥赀不舍，驱家人皆入城，但独将金银若干万藏入后宅井内，遂自下井，立水中护守，上覆土草，计亦良得。贼获其仆妇，刀逼问其主人，因即告知，贼遂启土而下，搜取金银已尽，出而填木，火烧观察于井。潍县素称富厚，显宦甚多，近如陈中堂官俊、刘制军鸿翱、郭方伯、□□□、陈中丞、陈观察、陈太史、□□、□□、部员陈介璋、王□、丁□龙、王象瑜、陈格、丁□□、张兆栋、□□外丁□□、□□□□、郭襄之、王□之，乃伊□□。又如陈太守介眉、郎司马□□，及他告老在籍及举贡未仕者，冠盖相望，高第云连。自国初首富以田氏为最，现虽贫富不齐，而其族中尚完千金，钱粮人丁最多，书香不绝。其他大族如南丁北陈、韩谭杜李王，皆衍于南北郡称在人口者。田家花园在城西数里，山水秀雅，不露堆砌之痕。田氏之园系吾乡陈雨人先生遗置，故雅如其人。陈氏大园小于田园，费京钱十三四万，改造数次，方合主人之意。前咸丰五年夏，予同王芝山明府在园三日，颇为畅怀。城内仓巷南园亦陈氏读书别墅，后归丁朴庵二弟，虽不仅半亩，而亦无多地基，却最曲折，山石苍秀，荷塘环绕，树木蔚然，鸣禽变音。咸丰丁巳，予自京报罢归来，即同丁云樵兄昆季朝夕住此园之东舍，夏雨秋风，冬雪春鸟，领略至次年夏间，予因奉委署金乡广文，方别园而去。自近年南北扰乱，商贾不通，潍之富绅皆以商为业，图利在轻，而以多为富，近则多被移计做坏亏累者众矣。歇业各铺下来生意人不下两万人，息无正业，正在人浮于食，而贼慕潍富已久，今乃必至矣。潍令张旭桥督绅团练，民勇亦有不少，陈云谷圩先生、绶卿太守介眉及他绅士急急集团御贼，今亦将西大花园占据围攻甚急。民团素未训练，一九团度，陈绶卿太守尚在河南任内杀匪最多，有胆有识，身体高壮，因

任内德失守革职者，或望其出山，为国出力。今奋勇率团迎敌，正在交锋，而忽见落马阵亡，贼遂掩杀，死者无数，张明府闭城固守。潍县东门外即白浪河，当日韩淮阴与李左车囊沙得胜之区。河东大街商贾至多，地面较潍县城还大，皆被贼烧掠矣。幸贼所过处皆不要城池，潍城由修固十余年，守城只保数日，贼乃折而南去，沿路横尸无收埋者。贼去两日，候补道明月鹗观察由省垣带兵五百名，由金陵镇追来，时城尚未开，官与兵至，寻食无所，向城内射书求救，张明府缒城出见，只送出京钱廿余千，不足五十人之食，且附近皆逃，食物经贼搜空，兵只有受(俄)[饿]而已。

廿五日　闻贼过潍县，抵安丘，补安丘者为陈仙峤，年卅余岁，前捐江大使，以年少故为该管甄别。其人了敏，向以放官(帐)[账]为生，其利甚多，因又改捐尽先知县，得补此缺。一无学术，任意妄为，民已不服。时李云舫营帅在籍团练，陈令乃趋奉其殷，日不得罪他们同宗，因敢剥民脂膏，欲以贿成。安丘城池久坏，四通八达，毫无防备，贼至，官先携眷外逃，绅民亦纷纷乱跑，贼遂据城多日。闻民团将陈仙峤剁为肉泥泄愤，全快！过午，予骑马上省，见省中尚安静。

廿六日　清明节，祭祀者如故。至仓巷访凤轩梁四内兄，知其冬由临淄县脱馆回省，拟仍回安徽投效军营，而无此资斧。其少君现在某军营当差，已经数载，月尚有薪水银十两。谈及前在凤阳县典史任内，甫两年即失守，后在袁午桥军营及他大员军营屡受惊恐，后因家眷难存，狼狈回来，随处弃物。至泰安界，伊妻及儿妇弱女步行山路，日炙如火，至万德，距省数十里矣，伊媳实受苦不堪，急病而卒于客店，一切匆促无备，草草收拾，后来方扶回入土。如此情形，其受罪大多。伊前随在其伯岳在四川州县任内办事精细，及回东开东升银号，亦甚得意，乃因放官(帐)[账]受累。无已，又向亲友称贷捐，未入选凤阳县少尉，复又如此归来。所依者乃郎君森纳得从九，亦投营效力，或能升擢耳。凤轩兄与予同庚，幼同街，甚熟洽，今见其清苦之至，惟望予得意好提携伊也。

省中传抄谣言云："火焚全省塔，闭门系自家。乾坤二九加八，清明时候开花。西方佛爷西人，胡儿队队还家。人人说话中好荣华，大布留死在西江月下。"不知何处传来，有云从僧营抄来者，皆不得底。一时无家，不知揣度语似无甚好事。众以二九加八乃廿六日，又有"清明"字样，或此日省中有乱耶？予方在省住谢大表兄家，尚留同上京东也。

全首县，恳吴燮翁借银一宗，好作川费，而戈春不肯，乃嘱伊书启邹六爷兄到来，婉言其东家之窘，予亦姑置不论而已，自叹非庸庸者，乃所求不多，且时地且日与答报，以彼官囊全厚，偏好说穷，念属求人之事，不好过于讨厌，只有且作罢论。

唐四钰由捐足知州，指省分发陕西，拟携眷于日及教读周六弟允升、方往[illegible]大姐，并同胞内侄妹偕全家上陕西，计须用大车、轿车四十辆、驼轿十乘，非两千多金川费不可，拟二月初四日起身。东目绅号皆呼为"唐九恶客"，自谋为国吴子先生朋友，狐假虎威，贿赂公行，遂名利兼得，上[illegible]人侍，赫赫省城，世道大变若此也。叶吴子[illegible]访由山东月泉名升臬司，人颇忠厚，乃因唐九恶招摇日久，致干（[illegible]）[illegible]，议以降一级调用，（[illegible]）[illegible]九缺降调，闲住省垣，家计维艰，而唐某弗之顾矣。韩高[illegible]知四兄已蒙保举知县，因在军需局出力。盛小南表姨丈在僧营文案，支领甚属焦劳。盛四表姊患白带之疾，已卧床年馀。医治弗效，亦是白崩。

[illegible]员，独伊捐官，忽暗改入顺天籍，不解。

谢大表兄急欲同予到武城上船赴京东，而大表嫂迟迟不决，颇恋伊姊家为九依也。胡二爷以木荣，山西人，幼在乞[illegible]翁家，随其乃翁在钱铺伺候，及长，习拳勇，标刀枪剑，遂跟官至河南二次多年，现时则目虽瞎矣，乃一次在吴来堆者，此最喜事，然其适全乡[illegible]自何了九

事，河南捻匪日滋，崔鹊子乃聚党为团，因投张洛行，荼毒生灵，为害至今。胡三爷初与认识，咸丰三、四年间，南逆北来，山东李占人中丞催练勇二千，命胡吠统练，因皆称伊为帅。在东豫界上接仗对仗出力，得六品功牌。及贼窜临清等处，胡吠亦带勇追剿，颇有胆略。其所练之勇出色者不少，自为匪者亦不少。伊恐因事受累，早具呈剖白，退不李抚台命，伊教练并未收若辈为徒云云。后勇皆多归入匪中者，胡某与交各处能人，遇贼盗护留省监，系著名好汉，伊必周恤之，故义气之名远播，盖伊不识书，亦欲效秦叔宝之在历城充役时也。其弟名奎，习武，入历城庠，躯大力猛，年少无知，(竟)竟以弓刀合式，中某科山东武举，自此人皆称胡吠为三老爷矣。天下大乱，凡有英雄争起之势，富贵之家多欲结交义士，以为胡吠交友至广，不乏绿林中人，今如用伊督勇剿贼，必有能处，而当此上下得过且过，知不肯用此微末人也。其冬省中富民之招勇，久自称为胡大之徒，伊与伊早皆有名，必受拖累矣。

廿七日　振之兄将家眷由署送省，予即坐其来车回署，郭少堂及团长孙学然、王某至署见予。陈由兄维藩亦自北乡来。

廿八日　齐仲馥四兄携眷回京过齐，托渠代找郭少堂，派人护送北行，以旁种田费尽在禹城、平原门充滥扩路索钱也。予代为给振之兄会钱一千文，价银五十两，为予留十金。费多悟之方支，予回署亦不能不要也。

专郭升上省，西与谢大表兄商量同行。闻探报张洛行大股又到东安矣，安丘之贼拟由日照青口回江南巢穴，未行自如。接听差来禀，即予廿八日接任者，予亦已之矣。知已定李中甫署齐河，均山西举人，而署中缺，因撤试审职，又指日陞回。振之兄正在焦急，以此番代理系届破例，上司不能容留，时事纷纭，亦且查不到此，然南贼又来，守土之责义不容辞也。予云："上台又特择一知州山西李姓来署齐河者，计可以蒙混。"李振之也皆以为然，上台之智不过如此，可笑！

眉批：署齐河李均接任，夜子时也。

[illegible]

顿觉兹役不负，然恐忌之者亦正不少。

廿九日 贼信日急，闻边马又到长清南境一带，妇女老弱逃难者纷纷如蚁，神色仓皇。时黄水大（长）涨，船只船小，民只顾逃生，争欲渡过河来，再作计较。有本县大户马宅妇女小孩及渡河众人同舟前往，至河西岸争下船，溺死者不少，其名尚未寻出，然亦惨矣。

眉批：[illegible]之兄与首台吴四兄家亲力荐者也。

署抚台谕方伯大翁回京，借省往仆从过河逃避，幸未遭害。新任李中山高兴之至，然竟不留心民事，贼已逼近，恃有黄水险阻，不急与民团筹防，又不雇勇防护城。各团长禀见伊，大宪地方好民聚众抗粮，即应拿到正法。前署巨野曾有聚众之事，当日杀数人，即安静矣。不知今昔民情，时事不同，[illegible]乃一条愚鲁，致使当事撤任矣。各团长看伊昂首面谈，带与久谈，问及贼至将何以御之，乃云当穿（载）戴大帽公服，坐大堂候之。狂妄可恨！时请署抚送其太翁后即驻扎北店上，只急添民勇二百名，皆由升允辖，今在北店逸南

扎团营，□无纪律，且半系贫苦，决其先溃逃者。李平甫日具燕菜大席供应署抚，不时禀见，即大言贼何能为，以宽署抚之心，祸在目前，人家不悟，署抚尚连称李令有胆有识。予同振之兄、小山杨把戎到东门口，看逃难者面无人色，其中不免奸细混过，而新任李平甫不管，杨小山把戎乃与绅团盘查。长清县中来信云，贼在伊境大肆烧杀，急图过河，而贼多船少，即有一二支小船，皆经团中调在对岸，贼连用木柜、木床，或用树扎筏子，欲(度)渡，而水溜势险，屡沉其物，贼颇恨恨。贼询土人何处有富室，长清古城乡陈宅多年富户，现虽分居，恐贼必到其乡也。古城距省甚近，不知省中若何布置，悬系之至。李平甫不发一探马。

[illegible]必到。

署抚台亲提马鞭到大清桥东首四望，看看水势[illegible]人，似束手者。振之兄急欲回省，而齐河绅民苦留再三数多，设有变乱，好为择团，知新任不足恃，留振之兄即须留予帮助一切，予亦情分皆不容辞，然无知我者。自[illegible]留在齐河即须挺身认真干事，为之调度而无权无势，徒自身殉，于大局何益？故再三筹划，知不易为也。齐之绅民欲留予帮振之兄在齐团练，然亦难行者。晚间郭升省回，言省中人心慌慌，拟闭城门，西城外不许[illegible]请大表兄不能回行

二月

初一日　贼信更近，予一夜不寐，思害在当前，与其向民团商办防御，究难得力，署抚身任军门，权势易为，胡不与之面议急策？予遂于辰刻呼小舟渡河，仅渡桥西一段，仍由桥上行走，而水急之至，十分

情形，令行辕向巡捕投启晚生帖，告以来历，并言事者，因贼势紧急，特与大人面商机宜。（请）署抚当即降阶相迎，握手入中堂。见其长桌上有手牌数十本，知因事急求救者，其本领亦可窥透矣。请问有善策，乃言："省中只有兵一万余名，又各州县解钱粮者寥寥，江南等省未要协济拨款，星夜火速，现无兵可调，不得已急雇勇四百名，有此带回不给，昨即发令，由省调兵，相隔四十里，至今不到，无兵无饷，依孩力不敢动。奉旨以贼已北来，命在省外加意防堵，不可令贼内扑省垣，亦只有在此处安营，明知不能救援，惟有继之以死。"予答以："抚台为一省人心所系，不可仓卒以轻生，请纡筹良策，方可保全。身存而后事可徐图。省中乘乡勇士，昔前在临清与贼接战者，计速即召集，可得五百，令中军官统带。此时民皆知惧贼，附近各县民团已与部少兰计议，传单知会，并附近团防守河岸，统计民团十四万，非尽无用者。当此无兵无饷，有此团民，尚可御贼。第民团究无章程，亦无统帅大员，况各团长乡素人等聚众抗粮有案者，尚各怀疑，知抚台在此，不敢露面，如大人出示晓谕，派武官分往各团，赏以银钱，各团知尔大人明谕，立功有赏，无不出死力者。且各给予凭，无需官项。"署抚云："所有省东州县亦使团力，然但可彼来要明效力，我若即调团，设不听调，岂不无益？更或大杀官人，是此害我良民，反为不妥。吾兄如以为可，即烦吾兄留在地，目回众团，我因患数不支，桑梓得安，吾兄功亦不小。即烦吾兄传谕各团，如有能帮我杀贼立功者，不问从前有无过犯，即人命大案，亦必置之不问，且必优保。我正在束手无策，忽有吾兄到此，或大是转机。吾兄可使衣官来面谈。"予言："事不宜迟，急回与各团说知，令各团具禀明某团某人来提禀下可也。"署抚大喜，又将明日所见禀告府县专函来求，适奇丁徐丁文令谭投伊，知带馈前去，九处可换，备言伊同兵勇五日不食之苦，列行道员，以为商贸粮食，孰想到此地步，后欲披发入山云云。署抚云："观此信可知时事矣。"又嘱予急告知居民各其力勿令扰，设或贼到，总设法寻出食物方可，不然同明观察样子，将奈何。"予与署抚抵掌而谈，毋及拔

急一切，探其见识若何，如首以予为有用，则人生出头立功业，乃男子大事，予即留东，尽其心力与之效忠尽命；倘非予知己，即勉强入局亦到好处，不过成一苗浦客，况能者必死，君辈大功，岂区区微末所能强为？若画虎不成，被匪膊去，死亦不值，反不如缩头藏拙，令人笑予寡家念重而已。谈至两时许，已交午正，遂告辞归。署抚殷殷远送，再三嘱晚间再谈。回署与振之兄细述，振之兄不察，亦欲予留东，不知予早计之熟矣。

未刻，署抚令伊随员宣公（锡康，齐河县丞）来署，奉命与予商请主意，予又告以云云，知非真知予者，只有仍布置回京供职。又与振之兄细商走计，假伊四十金为回家计也。又与邵少堂及各民团急筹防贼，令于河西南口岸筑土墙支放枪炮，并调各乡团会堵要隘，邻县各团长亦即知会同急防守。前各团长到省，与众商议，所有黄河西北口岸皆筑墙支炮防贼北渡，并在各口北岸扎营，与坊城八阵团、八卦团暨知乡团联络援助。八阵团皆北关种菜壮夫，八卦团中有持钢刀者百馀人，皆猛勇过人，大足御敌。现值各处乱抗，而人心知愤，即气已壮，如有能用之者，比官兵胜百倍。予与清署抚言之再切，竟其统帅用之，而以二品大员老九勇略，付六翁一味深居贡院，以撤伊团练大臣为幸，不思桑梓既重，国计尤重，即尤重责，亦应竭其血诚以报累世，荷皇家厚恩于万一也。予以微末，空抱杞忧，闻鸡慷慨，急拟借人之势致命留名，而其机不动，回京之计已决定矣。予坐立不安，时至齐河西北东门看逃难急状，暗察城内齐绅团练，尚皆淡漠处之，谋同筑室，调昧处堂。言者急切，听者昏昧，可将奈何？振之兄已交卸数日，定于初二日移住侨扬书院，即回省一行，知省中闭城。是晚，先著家人持函前去专致省总局，设法开城，令伊得入。齐河四乡绅民感振之兄德深，即前月贼过长清，人皆欲他徙，而乡负钱来完粮。近州县上台每谓民皆抗玩可杀，据此看来，民不善乎？抑官不善乎？可见天下大乱，初未必民皆匪类也。予尝云，民最易治，顾官何如耳？交初更，即见城外隔河南面一片火光，相隔不过二三十里，是贼烧各处村

房也，民苦极矣。河声怒发如吼，登城南望，水中小船有灯光随浪而渡，黑夜人力难施，一或打下，全船被害。河中从上流冲下者不知几，多为贼遏也。男女不顾其害，且图过河再说，生死付之金龙四大王矣，可叹，叹叹！夜静，未闻贼信，但听齐民团在河岸放炮不绝，隔河南乡亦多炮声，时李平甫早已酣睡，一无心事，伊所请朋友皆赋闲多日，甫得此馆，到署均在得意之时，亦不知愁及贼若何，可云贤主嘉宾。三更后从城上望及北岸署扎、团营，亦无动静，南面火光仍在，渡河者亦如故。

振之兄与仆从收拾行李，愁急之声时作，亦不成寐者数夜矣。予与同寮而居，谈及年逾六旬，只此八岁老生子，最有富贵，此后何能安稳隐居不仕。与予结患难交，明日一别，尚不知晤面何日，如何局面，不禁悲从中来，相对有泣也。留王选甘、王仲书在书院照料，一切皆慌忙不定。沈菊乡初为振之兄帮管（帐）账房，后谋成代理捕厅缺分，甚苦，代理之员不食馈俸，所靠者振之兄待人诚厚，今大家皆散，贼信已急，伊现有职守，又遇李平甫此等堂翁，实在累身，大是愁苦耳。四鼓，又着人登城，望火如故。交五更，忽闻四外钟声、炮声急切之至，计贼来矣，不免心动，遂同登城南望，但闻四乡钟声，不见动静。李平甫仍安睡无惊，朋友、仆人亦无起来探信者，怪极。民间见伊到任举动，及日来毫不关心民事，第日躺与禀见署扎，大言宽解，回署即入内而睡，若以民间多事无有者。民皆言："官与我们防贼大事不办理，如向我们要钱粮，我们亦不理他可也。"齐河、禹城、平原以及沿河下州县自五年黄河决口北行，连年不治，因之淹死、饿死，或偷青发麦苗生吃，次春身肿而死者无数，其逃者及行乞者，亦多典卖子女，几至家无。其中，偶或一年黄水不甚漫溢，禾稼获收，官便重刑苛收，勒折加两三倍，剥取民财，弗恤，民气未复，往往近河之村被淹，不为报灾，一律征银，致多拆房伐树以偿，追呼积恨已深，乃有聚众抗粮之事。如果官理民事，民究怕官，尚不敢公然抗官，若官有德政，民即拆房伐树亦乐完粮，迫民心大变，又不善办理，遂以民皆可杀为言，能不

[illegible]十人怒乎？民之苦隐无能上达，逼激生变，遂至大乱，如此贼匪亦皆良民也。

初二日　黎明，予又登城，见附乡渡河避难者，弱女常为其老夫母背负提携衣物，力不能胜，叙步一息，亦有俊女少妇怀抱小孩，挥发披衣，满面啼痕，间有老苦白发扶杖皇皇而来，其情苦矣。李平甫与杨把戎约定日不开城，可悲已极。一贼尚未至，即至，不思城外防堵，且署抚道在河东岸，区区小城不开即可共保无事耶？徒令民间乱骂。各民团在河上一夜，其总局在城内不令入城，郭少章团众到署大噪，且各乡卖米柴者、水菜者皆在外等候，时已交午正，尚不急开，且经团众喧骂方开北门。（少）稍迟，又开东西门。南门外无居人，答抚之允令人堵闭，可以不开。予问乡民，知夜来各乡见火光烟火，以次撞钟纠集民团，将与贼对敌也。年来十四乡各乡撞钟，呼之为"敲钟会"，以钟声四达，团民聚集，贼不敢近也。自贼众围城，且团民多不训练，屡为贼破矣。齐河绅民制有万名衣伞围屏，[illegible]已过[illegible]。是日鼓吹公送，且祖饯即行。予令郭升觅车，而无此车辆。昨日，李平甫钱塘堪约之，贞士先生之子[illegible]日一华来，把手车，欲雇伊回家，只二百十里，乃要京钱八吊，少分文不去。乃令门政徐代唤小甲出地方，找来小车一辆，一推一拉，初以为不能多走道路，李振之兄家人乡东，曲周人，一个同路，自备食具[illegible]，随予同行。巳刻出北门西行，而小车快极，顷息廿里。郭升步行追从，曲周家人竟不能跟上。过某庄，果被民团盘问，疑为奸细，且急跟予车，恐系一人也。复令郭升回去说明，方许过来。予至村中小憩，即与乡民苦口力劝其若何防贼，若何打仗，知郭少章现有字调团，正在收拾，欲到齐河城内听用。予告以："此次来调不同儿戏，须各人鞘带，令勇壮当先，胆怯者来回送饭。如一团五十人中遇贼接仗，一有怯者临阵退却，众即因之溃败；大敌大泄之势，同归若此。如有死伤，议请恤典；送饭供给为行军要务，如今事急，不必周备，即炒米炒面装送到阵前，大家得以充饥即可，不致败事第一。各乡旗号要记明，随时变换，如号

袒右臂，则皆袒右臂，或首裹白布，皆裹白布，免致人乱自杀也。贼之残害民之父母子弟，奸淫民之妻女，焚劫民之财物，汝等未闻见耳？如不杀他，他照样来害汝等，尚不激愤切齿乎？”民众闻之悚然，即多唱义气恨者。至伦镇打尖，又与民团详言一切。晚住高唐东之十二里屯，村民已打起围墙，四面留寨门，濠宽数尺，盖数村合筑，恐贼即来，好入围共保。当晚，乡老来，与予谈及贼势，不胜惶恐，言前者李开方陷高唐，民未若此惊慌，以他处不乱也。今无处可避，只有筑围，不知可恃否？予言此即南方筑圩之法（办）。予劝民筑围子之法，第一，自守故，须单独预备，自孤孤一围，设贼来攻，他无援救，难以持久，既此庄筑起，急劝附近皆即筑围，无事各勤农业，有事入围共保。贼攻此围，他围纠合救援，贼必不敢久攻，乘其一退，大家追捕，必能杀却若干，即或不敢追杀，小心保固，以逸制劳，贼觉到此费事，即不再来矣。

初三日　辰刻，过高唐，见民心安稳，盖与贼较远，大家咸问贼势若何。未初刻，至夏津南关店打尖，正在演戏赛神，乡间妇女稳坐牛车而来，仍是太平景象。[illegible]到郑保屯，天未晚，小车之快不亚轿车，可见人力在善用耳。家中平安，[illegible]不得真信为悬念也。付[illegible]钱四千文，令带回致振之兄函。

初四日　拜访黄石卿[illegible]兄，谈及邱县教匪现在（扰）[illegible]集亡命盐匪，聚已数千，向大户强借，其势不小。临清州官束手无策，伊连日与本屯劝捐，屯民多不欲为，屯中绅富黄氏为大伊，先于本族借捐，以次出费雇勇护屯，且防小贼。云前者长毛过临清时，屯中无赖多往州抢刮财物得利矣。

初五日　闻邱县教匪首与教师共起作反，扎营搭桥，聚众日多。

初六日　闻临清戒严，绅民久受惊恐，现俱纷纷乱散，城内本无居民，城外尚繁理大半，今又大（警）[illegible]惊，多有雇船同往，欲北往者，均投张秋泉北者存日多财，雇大船数只运往郑家口矣。闻今某教匪中

人数不同，即欲来劫。予寄寓在屯，大是不安，设或贼至屯，民各逃，即有黄二兄照应，亦难兼顾，只有雇船往天津，再上京东也。去冬未往此屯者，即计及设或乱做，距运河二里，可借吾事船再走也。专郭升到临清雇船。予乃偕家至杨家庄二妹妹家看视。二妹妹久无亲人来往，自去冬予家到此，大是欢喜，今值乱作欲去，好不悲感。至武城拜赵晴岚明府，新天津各司事人，大拉一相见甚好。晚回杨家庄，谈至五鼓。

初七日　巳刻，回屯。郭升回大雇定之船被人家强夺去，乃又出乡钱雇来刮划子一只，是晚可泊在油坊岸边。油坊正在赶会，因贼信急，商客渐散，而乞丐聚至百余，亦公然抢夺团众，正戒在大日，弗敢问。临清团长来信云，官先具帖约各处团众到州城外扎营助战，现拟日内与匪打仗也。黄二兄即齐团三百人，每人予京钱六百文，令自备干粮前往，而团民迟迟不欲即去。临清城东林家园张它若属来黄二兄家留霸，云贼与官为仇，不与民作害，如不惹他，他不来扰我，若去助仗，贼知系某团，恐反招伊即来，莫如不发团众为好。团众正不欲往，闻此皆懈。黄二兄已许州官助团，进退两难，甚为惶惶。予言："以三百团众助剿，人俱胆怯，见贼必逃，亦属无益有损，不去亦是，且留防护本屯，善言回覆州中可耳。"

初八日　收拾一切，若货八百余包，旧日者，用大车送至河干上船，午后方送全家眷内。乡妇多人来送，黄二兄来送予启行，送升土物，依依不忍别。申刻开船，放大炮，焚香九宇，一路平安。需有家在临清城内，因乱，令找[illegible]计水程四十余里抵杨家庄之西，遂令杨彬至序东妹倩家，约次早在武城。是夜，近岸住船，内子儿女初次坐船，甚觉心安。

初九日　辰正，抵武城西门外大王庙前住船。二妹妹暨甥福昌同二妹丈坐车到来。备酒杨聚，谈及伊家一支同居，房舍至大，高楼二座，数十里可以望见，伊四乞高厚，现在埋藏金银衣物，然久著富名，恐招贼到也。序东为团长，正在雇勇制械，与县官及他团长预备防

哉。予询赵晴岚明府，言及县城久坏，不能即修，虽设团防，恐不足恃，计将奈何？予答以邱县教团首武举张某，绰名张八方，因练勇防范，请有教师宋景诗者，素与盐匪中多交好，昨盐匪数百名路过伊庄，看望宋某，张因首念系朋友，留住吃饭，而无赖密报官，王叔平捐职不学，昏昧来拿人，[illegible]十人，留禁县城数名，分解往本州。宋景诗闻而不平下来，遂即起事，入县杀人劫狱而去，[illegible]，又从何[illegible]知事犯已大，因与张八方纠合教党，（招）召集亡命，啸聚作反，现已抢劫邵固集，占据尖山，从运河上打造浮桥，又由下堡寺，逼近临清，招军买马，且有负包入伙者，其势甚大，然究属乌合难成[illegible]。夏、武、邱同属一州，何此股来武，可令绅董与之理论，属在乡谊，似不为杀戮而来，如或缺用，可有绅董给予些资，官若弗问，必可无事而过。盖区区小县，无兵无饷，团众又不足恃，设与打仗，必多杀伤，且恐肆其焚掠。若南逃渡河而北，或不经此偏道，设或过武，只有各团抵御，久之以死。乘此无事，将城日修补，第能以城保民，亦大幸事，他无良策也。赵晴岚明府点首称是者久之，[illegible]了之。

序东妹丈谈故张八方之业师武进士郭某，并其至亲好友，武城人多与相识。予急言："若张八方光景，因门徒已来尚，亦其是欲罢不能，乘此时其业师与其亲友，婉转可劝，令其转而助剿于战，可即赦其往罪，保以显官，但此事非有好官去亦不可。"李振之兄任邱县十五年，深为民服，曾代理临清，此时即齐可办，只与上台说明，仍委伊前去解散安抚，必能有成，免致生灵涂炭，倘日与贼南合伙，更难剿办。予当即将实在情形函致振之兄，劝其急行，告以必无害而有益者。又致省团总袁雪斋、诸君子，从旁力劝。又禀知清署抚[illegible]村之翁，未拟由武城专马，恐话有未透，序东欲自上省面达之云，事大可为，惟思如予在省必能办妥，盖振之兄必约予同去，今予不能速及，恐不谐耳。滞留一日，晚间，二妹妹方回，含泪而去，自计宽慰而已。

初十日　晴。过夫马营，买物而食。此非生香孩儿之夫马营也，有[illegible]

检。晚住小庄外。看浮尸，可叹。

[illegible]北行者。临清州家眷想在此。

十一日　过四女寺买食物，欲往德州，风不顺，遂在贾家坟间小庄住。

十二日　辰刻，在花儿树地方泊船，以风大难行也。花儿树乃德州人前大学士卢南石先生[illegible]祖茔，松柏葱茂。予携二女上岸看望，盖古松盘折如龙如盖，松身细纹成花，松皮剥落，土人不识，呼之谓"花儿树"，相传已久。当年风水甚好，今卢作舫太史兄弟在家未仕，闻家道渐落，[illegible]为人前去。

未刻，抵德州南关清桥之北停泊，着郭升至州署请张[illegible]翁大人平安。正在修城，筑城列墙，挖（濠）[illegible]，[illegible]（旁）[illegible]不暇。又至舒祝三明府处，知亦欲坐船北上，[illegible]已早赴天津。

十三日　巳刻，至祝三兄借马，谒州署，偕芸帅赴州局，在[illegible]与钱公坐谈时许，回至祝三兄处[illegible]，约同行。是日大风。

十四日　拟即开船，而大风扬尘，不能行。祝三兄来云，伊不能即行。张芸帅着人送来京钱十千文、天凉帽二顶，[illegible]此物，上中者每顶钱二千文。

十五日　早，开船前行，过桑园，[illegible]水手，白日[illegible]即行劫客船，可虑之至。

小米军船为好者，然上岁山东、河南州县漕多未能收起，且多被贼之处，今春漕尚未兑，若下军船停泊水次，设或不能兑收，[illegible]丁固已难支，水手多系无赖，其能安稳坐守乎？设或皆入贼伙，或自结聚起事，又多一大患也。官府尚不介意，亦是得过且过。晚住薛家湾小庄。

十六日　过安陵泊头镇，商民云集。住。

十七日 过连镇，见当年为贼巢，大树皆无头，新发枝梢者。

十八日、九日 船行平安，两岸上人见船有家眷，多言此逃难者，必问南省何如。船家恐夜间有事，谆嘱小心。夜有骆驼载粮过渡，人声沸腾，骆驼声急，颇为惊人。

家言随记

卷 一

序

余任台事，报称愈为不易，所望僚友匡助，以同其济。本拟就官报[illegible]政，仿昔古人求贤之意于幕府，进审其言，退访其行，思广咨询以储公辅，并资考志。其间有若干两者，亦思用心明察，尽搞人材，若官箴随地而生，以为用珍也。遂海防，引津门，幕僚芦荀，思有以调剂之。按见尚未达，判上分司，外笃实而内明敏，询事考言，问颇见经济，知在戎幕有年，春华人物，乃改用有职，重其交遗，所学可知。一日，呈随记家言[illegible]卷，于其先人一生心诀，能悉备述，洵平易而醇粹，间有用[illegible]本庭训以应用，知无往而不宜。勿卑其词，惟良是鲍，为数十言以志。时同治庚午秋日，曾国荃书于鄂津行馆

家言随记序

昔朱柏庐先生著《治家格言》，传诵于世。夫修身者，治家之本，而治国又本诸治家，则言治家，而修身治国道在其中，且家居启后承先之道亦在其中矣。余读王君[illegible]太守所刊[illegible]先生《家言随记》，不禁深佩琅琊氏之启后承先为不可及也。[illegible]先生虽不肝纪，而其大端有四：曰择术、存心、立品、博学。盖先生少孤，弃儒习幕以养母，谓[illegible]名是以活人也。学成，才大心细，其所为，无不合[illegible]龙目先生为绳准，是择术之正也。先生重人命，慎名节，作《[illegible]申韩论》，力斥其非，而

古合今，求生御死，执笔兢兢，是存心之急也。历用竹年，诸牧令倚重佐理。先生不以势力谋，不以委屈休，是以延先生佐治者尊为严师。韪哉！循吏是主品之精也。善[illegible]问坊偶读[illegible]稽古论略[illegible]等篇，凡先生言行以及止谤自误，律令于学问各条者，皆附焉。[illegible]读心性[illegible]比，是博学之精也。先生具此四美，出所积蓄，作有用之书，大有裨何[illegible]，果郦氏之后[illegible]家乞，吾知其将见诸世[illegible]于无疆也。山翁曰：“家言慨”考宋有袁氏世范一书，此宜谓之“世范”也可。时同治十二年岁在癸酉闰六月，天津沈兆沄序并书，时年九十有一。

叙

蘧庵先生馆武城，余于今相识，倾心指点。戊申[illegible]纶[illegible]，过冬济略省，附数言以志钦佩。[illegible]与先生[illegible]同曲生高倫文字，为通家交，且以窗风雪[illegible]，欲延先生宾席，而为当道争迎，弗如愿。咸丰甲寅春，任德州，发逆南者前陷沽，北者据连镇，德介其中，日闻鼓角声，水陆难民[illegible]所介趋，[illegible]交集，[illegible]。余与同城协力御，应供给，夜则巡城内外以图守而备寇。时先生[illegible]，闻千里，欲乞策而弗及，惟忆先生“[illegible]”之说以自定定人，大惧亦即大集，而获直方清。乙卯春晋拜先生诗，良友长逝，[illegible]，伤怀久之。丁巳，由生[illegible]讲陵县[illegible]泉，[illegible]，大德六十里，[illegible]过，[illegible]之求，必能有以展布之，后以创[illegible]俱[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先生[illegible]家言[illegible]记，急捧读之，朴实通理，悉本人情，[illegible]名[illegible]，附节[illegible]约言，为政忠告[illegible]居官[illegible]家之[illegible]，[illegible]历[illegible]，[illegible]戚友[illegible]，系念殷殷，[illegible]坏[illegible]，人怀不[illegible]，[illegible]以见先生立品励行，古待了人也。由生[illegible]遗[illegible]，寄以付[illegible]，[illegible]诸余，久留[illegible]中，时披[illegible]。同治壬戌春，由生[illegible]，[illegible]长[illegible]同[illegible]，余时[illegible]牧[illegible]，[illegible]相请。余老矣，治河执民练勇[illegible]，不[illegible]安[illegible]，知交如先生，拟传先生品谊而未暇也。[illegible]书数百言而[illegible]以还，[illegible]者知[illegible]不以

为有用书矣。时在同治二年癸亥夏日，湖北钟祥通家愚弟张应翔云襄甫拜书。

叙

老泉有言："乡有士，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赴于其门，此何为哉！德足服人而学足匡时也。"

範卿先生好读书，具伟略，少以家贫养亲，屈志依人，靡不具术，假权以为治，而自博取于时，故当道争重之，乐都人士亦咸矜式，如老泉所云者。长嗣雨生孝廉与余仲云弟同学，又同年，实材富学而酌拘者不是者。余与雨生交之久，毫其口细有内，心知本庭训者素也。十余年来，南北驰逐，踪迹不尽言，而先生老不乐闲，远宦的九患，若有使之悉谙者。咸丰乙卯二月间，闻自据远旋省，今邻里之西部，九族终。昔常自留畅器于邻乡，若将就而用之者，噫，异矣！先生初言惟树其人有为，而后乃语雨生言："用其不可为，或以言政而非政也。"雨生以经世才，抱负有大志，乃初捐二等官亨，博乐之甚。继由中翰销副郎，分驾部，又改官司，判南水南鹤守，云田曹，易供职，或以其娇，而非娇也，知本庭训者素也。余于丙辰分巡荆襄，摇执楚南，旋移两粤，任日以重，惧日以深，则深之履，而学之味也。适雨生寄先生《申甫论》一册《家言随记》全卷，凡治民作治，与夫笔录政事交游而言，皆其所能行，理不外乎日用寻常，而言当终身由之不能尽。急书其要言于座右，如见先生于昔日，而诸人物，宛由于故乡也。是有用书，不可不梓行焉。雨生前来书云："判司官卑不可说，碌碌无所建白。"余答以"何地不可为民造福"。兹来书，云对以"此官犹能教子读书"，用作楹联。噫！世之作仕途者止以营谋者，知路不敢守于所羁，有子亦弗能教，遑问其为民造福乎？于以知雨生之学日进，而本庭训者素也。敬附言，借使以达。同治五年丙寅春日，同里后学毛鸿宾寄云氏拜序。

申韩论

王贤仪麓樵氏著

[illegible]同人，并告诸从政者。

麓樵氏曰："'刑名'而曰'申韩'，不通之言也。"刑名家言起申韩。申不害也，韩非也。申为郑之贱臣，韩为韩之公子，申事不多见，而韩以子名(杨)扬乎？《问道篇》曰："申韩之学，不仁之至矣。"当战国时，仁义之道不行，人乃习为纵横捭阖、刑名之术以游说诸侯，言巧而利，色庄而厉，口舌之功胜于戈已。因得而骋志焉，以为增重民生。此时朝南而暮北，罔知所从。刑则赏罚乱，名则纲纪紊，国自为法，家自为说，名斯之杂也。今何如者？刑，刑典也；名，名分也，大理也，人伦也。自古以来，凡经审核，着而为律，大儒又从而损益之。言刑而兵农在其中，言名而礼乐在其中，大明于天人之学，推明至微之理，名斯之精也。申韩云乎哉？我国家仁义治世，援古证今，定为一大清律例，设大法衍于人情，刑言仁心而名寓义起，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学者服古人之言，书未尝[illegible]，[illegible]也，乃任刑名专家相助为理。[illegible]状之未必质其隐；一狱之折，必商其指决大旨。临大事，定大计，筹之于帷幄而着之为章程，分以重任，尊为宾师，若此者何哉？然则不通诗书，乏经济也；不谙典则，寡闻见也；不识方域言，而受其欺也；不知天时病，而误为伤也。而且轻重异时，刚柔异俗也；贵贱异等，难易异势也。上而廊庙制度之繁，下而闾阎琐屑之猥，酌古以合今人，求生而悯死者，治乱所由，性命攸关，可不慎哉？可不重哉？即或吏议恐干，似有固内，亦惟于情合理可免议，不得罔情执例而议

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执笔毫耕，心血为枯。若斯之难也，申韩[illegible]乎哉。而不然者，读书未通，急欲谋生，营缘致聘，目傲则鄙，用罚失措，首门执帚通，名节攸关而阴骘[illegible]，误人功名，害及苍生，月夜风凄，血鬼索命，殃及子孙，致灾其后，可不惧哉？或幕而求富，更不知其心如何矣。尝撰句为笺书悬馆壁："眼前常思立鬼，身后莫忘有儿。"其或主宾未洽，致词即去。

[illegible]
滇南复斋李文耕。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学视其论可。同学弟长白云亭钟祥识。

[illegible]
思焉。镡琛谨志。

[illegible]
延迎长官意，应同寮情。朴庵恩特亨额。

[illegible]
韩论》相示，敬服久之。莲峰弟杨镇。

[illegible]

[illegible]矫也，慎非葸也，勤非忙也。”云骞弟张应翔拜书。

[illegible]惕斋弟厉秀芳拜手。

[illegible]延好刑名友，可以安稳眠食”。乙巳秋日厉实甫又识。

[illegible]安州通家愚弟陈寀拜读。

[illegible]

[illegible]丈常上思舒学氏附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深佩者，可为箴箴，宜刊于世。南村花寿山拜书。

[illegible]若亲之时。监临者慎哉！缃霖、宗陈谨志。

《佐治药言》摘要

王贤仪录

[illegible]望同学者法焉。

立品

士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主人用吾言，必先不疑吾，行检不自检，嗤诮从之，故贵立品。

尽心尽言

岁修亦官之禄，视主人休戚漠不相关，天岂佑之？故当尽心一官之全责，或未尽明事理，而仆吏又皆利害所关，不敢尽言，惟幕友居宾师之位，可以剀切陈词，自有导源回澜之力。

不合则去

凡可以理争者，言尚易尽，彼欲私而吾持以公，鲜有不俯首者。委蛇者从而和之，如其不持，乌用彼相扶利害？以廉净未有不惧惜者。合则留，不合则去，争之以义气，彼终不悟，是不可与为善矣，又何爱焉？

得失有数

士以馆为田，朝暮轻去，难乎为之主人矣。不知幕友以主人贤否为贤否，主人不贤，吾恋一馆，而坐视其害民，不忍也。恋栈者，每穷途偃蹇；守正者，自到处逢迎。

虚心

行其言而即自是，则又不可。官为利害所拘，不免掣于当局，幕则论理不论势，可以不惑。然隔壁听声，或不如当场辨色，故心不可不虚。谚云："官断十条路。"幕友赞襄官事，得失半焉，视乎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狱，亦为天谴所及。故心尤不可不正。

自洁

幕友自视不可过高，亦不可过卑。自洁之学，先在守品。守之不慎，心乃以偏。有言幕宾守口信者，余曰："为报友作传，而称其不言，可乎？"客大笑而去。

[illegible]

武定，咸惊为异，此固有命定，亦当时心无欺也。龙庄

俭用、范家

家累綦重，必不已而远出谋食，寄人篱下，乃当效豪华，复养婢媪，家中啼饥号寒，何以为之？一旦失馆，食指浩繁，变卖何多，不能自守，以致身败名裂。故作人最难，非尽不济，欲保令名，先宜崇俭。身之不俭，必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且修有余者较多，家人不知爱惜，或至浪费，失馆必至亏累。谚所谓"铜钱分"也。必使家中知来处不易，相与于俭，即不致累身。若不自爱者，其来甚易，其耗甚速，自大可耳。

读书、读律

寄言入幕，岂可无读书之积？幕与主人有议论参佐之任，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每见纨绔子弟，闲书小说，会暇消遣，凡关世务，何如读有用书哉？幕友用律，犹秀才用书。书有误，止于考下等；律有误，乃至害生灵。律例各有精义，若字义尽，非熟其同

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引律。若能引律，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友为？

检点书吏

官有六房书吏，非无谙习公事者，而惟幕友是倚用，以佐官而察吏也。清官难逃猾吏手，吏乘官隙，各逞精力，官事甚烦，不能遍察，唯幕友可以察吏之弊。其相循资以为生者，不必过搜。若舞弊累人之事，断不可不杜其源。总之，吏乐民扰，得藉以为利，幕乐民和，乃安于无事、无端。吏献一策，其说往往甚正，不为彻底熟筹，轻听率行，民必受累，故约束书吏是佐治要事。

省事、息讼

累人造孽，多在词讼。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人非紧急，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人多，何妨摘唤；干证分列，自可摘删。少唤一人，少累一人，省一点朱，民间千滴血。官费一刻之心，民受无穷之患。词讼之应审者，十无三四；一时竞气冒讼，不肖者或从中播弄，果审理明切，人多悔悟，皆可随释。有批准理后经人调处请息，两造既归辑睦，当予矜全，不可执成见以饱差房之欲。

词讼速结

听讼是主人之事，非友所能专主。然权事理之轻重，计道路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示审之期最须斟酌，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宽然有余，则不致畏难。因循有逾已甚切，不宜临时更改。万一届期别有他事，一了即完此事，苟或旷事，民必怨谤。

求生

“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传于文忠之笔，实千古法家要诀。法在必死，自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纵。如介可轻可重之间，所争止在片语，而出入甚关重大，此处非设身处地诚求不可，诚求反覆，必有一线生机。

慎初报

狱贵初情，县中初报，最关紧要。驳诘之烦，累官累民，皆初报不慎也。情节之无与罪名者，人证之无关出入者，皆宜详审节删。多一情节，多一疑窦；多一人证，多一拖累。不惟入罪，宜慎出罪，亦甚不易。人应抵而故为出之，死者含冤。尝闻有关中号令索命者，余时想，死者相质，有词以对，始下笔详办，否则不敢草草动笔。三十余年可质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命案察情形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争殴之状。出入最要关键。秋审时或实或免或决，系之当审办时，必令仵作与凶手照供，比试较详，宛然在目，方无游移下驳之患。

盗案慎株累

盗真则论确，窃贼亦然。一由捕获，罪尤可宽。所当审者，在指扳之人与买寄赃物之家，往往择殷而噬，藉端诈累。不知情而买寄赃物，律本无罪，但须拘传对质，则不免拖累。只令地保传谕，票内注明：有则交出，不必投案；无则呈诉，不许带审。亦从无图赖不缴，日后再提者，亦保全善类之法也。

严治地棍

里有地棍，比户为之不安。此辈不去，良善日苦。即审其[illegible]实究。惟专处原告，不提被告，良善有冤抑焉。若本偏徇，吏为爪牙，胥吏倚之为心腹，主人相信有素，上下之蒙，未易以言尽究。

妇女不可轻唤

传人不可不慎，固已。妇人尤为不得已，不宜轻唤。富家之女，令其露面，即以保其贞（耻）者。悍泼之妇，存其廉耻，亦可杜其发横。

俗云："女人见过官，其胆大如天。"可深思之。毓雏

差禀拒捕宜察

若如狼虎，或自毁官票以(报)拒捕禀究，半由索诈而起；传质，而愚民不堪命矣。余遇此等事，白将毁票存案，改差就原案办理，果有拒捕，禀主人严访，而改差票内不及拒捕之事，以免生诈。

[illegible]以治此。[illegible]

为犯人着想

官民皆一体，若自幕友而少衣食，日坐衙署，固不知民间事，俗骨恐不少矣。余凡论事之大小，必为犯事者着想，并为其父母骨肉着想，与主人商量，细心推敲，从不轻言罪累，而自鸣得出，俗谓眼患，心躁气浮，拘泥成见。

勿轻引成案

成案如程墨，看其体裁而已。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人之故亦在此。小则蹉跌，大则误拟，不可不慎。

访案宜慎

访案公事，或讦于私，或误于讯，未必皆可凭信，全在幕友官主，不为所夺。若官以访人为先，入幕以访言为确，据事不复申，故访案慎勿轻办。

示民以信

治务最要在信。乡愚一刻即多累一刻。凡批发呈状，示审日期，但有定准，则人可依期伺候，无废时失业之患，亦不可生怨言。盖官不失信，必先幕不失信，官或失信，幕可力争，幕自失信，官或乐从，咎半在乎幕也。

勿轻出示

事有关系，指出利弊，非托空言，方可出示。若抄旧文，袭故套，尽可不必。况示纸日久，堕弃污秽中，所损亦非细也。

[illegible]

最善。龙维

慎交、勿攀援

广交游，通声气，亦谋馆之一法。然大不可。品学素优，即不相识，亦相推许；所交太滥，转致受累。古人声名所系，不能不藉当道奖借，然有相悦之实，彼自逢人说项。如攀援依附，事终无补，怀刺妄谒，司阍轻薄，甚无谓也。

公事勿分畛域

事非切己，坐观其失，不置一词；或以己所专司，不容旁人更参一解，皆非敬公之义。

[illegible]

欲辞馆而去，亦何可笑。龙维

[illegible]

有“三东”之好。龙维

勿轻令人习幕

图名未就即俾习幕，目前诚为近便，然一经入幕，便无他途可谋。或得馆较难，或才不胜任，终身坐困，始基误之。从余习幕者，必察其才识，如不可造就，即令归习他务。

须体俗情

各处风俗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传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古云："利不百不兴，弊不百不除。"真阅历语也。

(事)戒已甚

公事可结便结，其无大关系者，不必过求，往往恃其明察，一毫不放，是谓已甚，圣贤所戒。

不宜迁就

持论本是，以主人意见不同，稍微迁就，便是私心用事，诸事皆偏，不得其平矣。违心恋馆，所害实多。

勿过受主人情

合则留，不合则去，是处馆要义。然有不能即去者，非尽恋馆也，平日过受主人之情，不得不办非分之事，欲去不得，有同受累，故宾主虽甚相得，与受必须分明。

去馆勿使指摘

官之得民与否，去官日见真；幕友之可爱与否，去馆时全露。佐治者，须算到去官日，不可有怨声，去馆时不可有恶名。

[illegible]

摘唤须慎

省事亦大不易，凡传案拘释之人，必有应讯可讯之故，倘有可省，几难明白批示，使讼师不致守其肯綮，否则目指多人，方图泄忿，乃幕友摘释，启官之疑，堕人之术矣。

批驳勿率易

一词到官，其状人蓄气望准，讼师房者，亦无不乐于有事，一经批驳，群起而聚抵其隙，批语有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即壮被告之胆，省事反滋事矣。是在择其词中要害，剀切谕导，使弱者心平，强者

气训

[illegible]

岂易言哉。毓楣

核词须认本意

俗云"无谎不成状"，每有控近事而先述旧事，引他事以曲证此事者，其有专属，而讼师率以牵摭为技，如宾主不分，且纠缠不已。又有初控一事，而续呈渐生枝节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illegible]

之谎，状日少，遐迩称颂焉。毓楣

人命防牵连

尝见命案列证，使举家惶骇，每有凶犯赤贫而累词证者，须切属干人，非紧要人证，即当场省释，不令入城。应保者讯后交保，然犹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民人一日不归其家，一日不安，可不深念之乎？至路毙之案，若保尤可生事，则令该地主，尤须禁绝。核词时务字字检点，以防株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慎之哉，督捕者尤易造孽，所当切惧也。龙椎

侵占勿轻查勘

豪强侵占，律所不容。若世业相承，重加修治，或本官产，原听民便，乃地棍借端挟制，虚索不遂，饰词讦控，若经官勘，棍役朋比，民不堪矣。能于控到时，严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为上策。否则官为速勘严办，必有受其福者。事关田房坟墓类，须勘结，疆界不清，往往酿成他故。是须勘断明确，为之速结，使造房者亦无稽，乡里所全不少。令示勘有期，必多人守候，更不可临期更改。

押犯宜勤查

羁管之弊，甚于监禁。监犯有狱官时时亲查，或内间松动，若羁管者不甚重罪，而差役百般陵虐，有至死者，至贼犯押久，役则纵窃分肥，害人损德甚矣。全在幕友立簿检察，随时结案，官时派亲信人稽查，庶几无失。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友者，亦当思公门中好修行也。锺霖

勿轻易佥差

必讯之案，方佥差传。其余细事，多批亲族查理，或久而不覆，必

其气已平，即或置之，亦有益无损，更请差催，从未允行

宜随机杜弊

地方风气以官为转移，地棍揣摩即视官为逢迎，有一利必有一弊，曲折甚多，在随机详察。

草供未可全信

据供定罪，多恐未真，余于主人讯供时，必从旁凝神细听，供有勉强，必嘱主人覆讯，更戒勿性急用刑，罪名至重，不忍以子孙易一馆，主人亦不可有后累。

[illegible]心人无处不精，心通品固，随机应变也。[illegible]

驳案宜细释

上台驳案有意在轻者而驳改从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驳及馀犯者，非细心体会，易致歧误。至案已可定而琐碎推敲，万勿稍生厌烦。若主人所持甚正，与上台意见不合，必当委曲措词以伸主人之意，不可游移迁就，亦不可矜才使气，致上下触忤。

[illegible]此最作孽，上下皆须细察。[illegible]

不受关防

关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之，故今在谨防，佐治不能尽绝亲友，然因主人不我关防，遂律己不严，将身名有玷，为人轻薄，转有不得不受关防之势。故亲友往来必令主人知之，有事出入，令主人确知

何人何事。磊落光明，何至关防？

此书言人情全，即今亦可宝之也。[illegible]，[illegible]坏，乌可不自走明路。龍樵

须成主人之美

不合则去，非悻悻也，必公事实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气矜张。主人中有未喻分，当范之于善，不能则退，是谓不合则去。若主人别有善念，必须筹尽，以成其美，方于事有益。又不可坚持不合之意，不细思量，悠然而去。

处久变更难

宾主初交，未甚浃洽，尽我本分，可告无愧。若交契多年，任劳分谤，亦义所当得，引嫌避怨，转失交契之道，特不可恃以济私耳。交久尤不可忘形，幕友得以尽言行志，全在敬信，一言一动有不敢简慢之意。若忘形则易狎，狎则玩心生，言有不听者矣。且宾主最患浃洽，更不宜经手银钱，致成嫌隙而为怨府，况一经手亦不能久往自如

勿求全小节

主人礼貌盛衰，即敬肆之别，何不可讲？然诚意无渝，则小节亦可从略。至主人仆从，大率不知大体，不可稍假词色，或启干求之渐。若些小过失，量为包容，亦远怨之一端也。

勿忘本计

佐治不可有寒乞相，使人菲薄。然本来面目，却须时时自认。家有应赡之妻孥，有待济之戚友，自不暇向优伶饮博中经营。日节一钱之费，可馀一钱之资，家食聊足，行装可卸，又何必衰年仆仆，长为人肩优患哉？

因关绝祀尤宜详审

是在审查与主人商办，宁宽勿严。

[illegible]

定罪时有鬼物凭依

切须懔慎。

[illegible]往来却有形影,刑名顾易办耶? [illegible]

事关人罪者口宜谨

谚云:"好动扒人手,莫开杀人口。"凡佐治者皆当三复此语。言即非虚,出于私意,尚留阴祸,况传闻未实,必为鬼仇。若人佐治,身当其任,自不得曲法,故宽纵,不在其位,又岂下石耶?

仁恕获福

笔墨多年,见闻较确,治狱仁恕,获科及子,历有明征。

忌辣手

"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此余题联也,随处悬之以自警惕。

[illegible]惟较先生憾直率耳! [illegible]

择主人获益

前言就馆宜慎,为处馆者言之,实则人品成败所关其巨也。寻常朋友未必能终年相聚,惟宾主朝夕相处,性情气质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违离其本。一署公事,各有专席,五方杂聚,人或不齐,相处大不易,是惟待人恕而律己严,庶能善交而久。

[illegible]

[illegible]令人习幕也。毓椎

[illegible]知不仅为名幕已也。毓椎又识。

[illegible]成志。

《张文忠公为政忠告》节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者，许以得功减罪，亦有死敌者，然还者不多矣。

[illegible]且乐，命在旦夕耳。钟衮

古人有禁人于狱而不家食者，皆良心所发，非过也。

凡居官者，必先敢于负荷，而后可以有为；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

尊卑之分定，则家无逆子，国无叛臣。

能下人者其心必高，其所志必远。余默思而熟察之，亦非虚也。然有真有伪，真则为谦而尊，伪则为卑而自[illegible]。

同官有过，不至害政，宜为包容。大抵律己当严，待人当恕，必欲人人同己，必无是理。

为政者，初[illegible]，中[illegible]，末[illegible]，慎终如始，君子称之。

君子之从政也，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

凡民立石以颂德，结绮门以祖行，馈钱帛以佐路费，建生祠以图不朽之名，君子不为也。

民被德泽，讼清盗息，豪强敛迹，同僚悦服，则大官之日虽弊车羸马，行橐萧然，其乐有不啻万金获而了溷之者。

前辈由外官而至执政，论济人之功，自以为不及为州县远甚。呜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县而不屑为也。

[illegible]天下事皆由其办起也，后知州县最难为，切谕。钟霖

达尤作州县，亦即时事言耳，州县有权，有时权不由己。

世以穷达进退，皆本天命，谓命之穷者，虽躁竞而亦穷；命之达者，虽恬退谦让，而亦不能退。此星家术士之言，非君子所尚也。君子则以义处命，而不倚命以害义。

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

前辈有言："为宰相不难，一心正，两眼明，足矣。"

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所趋者不敢趋，人所乐者不敢乐，人所私者不敢私。曷谓危？入与天子争是非，出与大臣辩可否，攻人之奸，夺人之爵，夺人之官，甚则置人于死地。一或不察，反以为讐，则终身无可诉，非危而何？

刑宪本以待小人，君子之过苟不至甚，不宜轻易加之，使数十年作养之功扫于一日，盖人才难得，全才尤难得也。赵清献公在言路，不避权贵，号"铁面御史"，尝曰："小人虽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诖误，则当为国家保持爱护，以全其德。"此可谓知大体之论。

古人攀槛断鞅，曳裾折轮者，皆势危事迫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执以为法。

樽俎之下，猝然而报兵，蓬然而闻寇，则当详其虚实，度其逆顺，不可一闻其言辄仓皇于变，若发自出，未见寇而先自挠也。

宰相所以调燮阴阳者，非能旱而使雨，雨而使阳也，要不越尽人事，以召天地之和而已。天与人若判然，而实相表里，大抵天道灾祥，视民心之苦乐；民心之苦乐，视政事之得失；政事之得失，视宰相之贤与不贤。

[illegible]
不可明言者，况宰相关天下乎？

古人权以济才，随宜应变，如丸转盘而不出于盘，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于海。

天下事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将然者，众人也；因其已然而将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识远虑者不能也。室焚而徙薪，月晕而[illegible]，疾成而求文，殚力为之无及矣。

[illegible]
小者乎？锺霖

谢太傅谈笑以折桓温，郭子仪单骑以喻回纥，皆能镇定大事也。

[illegible]
惧祸乃遁去。

[illegible]
罢之，赐金织币帛，旌其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闲三十馀，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见者。

[illegible]未全非。”

[illegible]文忠书。锺霖附志。

阅历偶谈

济南王贤仪[illegible]氏书　男锺霖[illegible]　孙[illegible]校刊

[illegible]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大哉！”[illegible]言细心体会，为治天下之大法，即刑名之大经。

贤仪年十六失怙，四弟一姊一妹，姊为先嫡母王太君出。母张太君守节抚育，[illegible]供[illegible]，夜篝灯劳针黹，使诸子[illegible]诵[illegible]，[illegible]而爱[illegible]也。贤仪时啼泣，思有作为而无术。初应童试，[illegible]，严而躁，且望子成立者切，责[illegible]，[illegible]心，隐泣而已。一日，责之甚，乃于戚家假资入都，时尹竹农表舅文济[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表兄[illegible]皆供京职，虑其知，为人佣书以自给。旋[illegible]司马延为书记，出古北口，驿邮荒凉，南望白云，泪沸襟上，偶得句云：“风狂人[illegible]飞沙白，山险狼奔乱草黄。”其况可知。母[illegible]失子，辗转得耗，专足促归。[illegible]跪而泣，母子无言者久之。徐[illegible]曰：“[illegible]何对？”曰：“[illegible]养母。”因[illegible]从山阴沈[illegible]师[illegible]于臬幕，学刑名，攻苦两年，[illegible]之赐，家计始渐有起色，伤哉！

闻长清王亚蘅探急日甚，后绕其侍，存问易舍，不吝其死，人情后来日薄。幼失怙时，家贫甚，有见父执来询，曰："窘急乎？"助以金勿嫌少也。"余兄弟待催，必施调百夫。她时，父执某计及曰："丁氏母子得勿断炊乎？"送钱米至，初不俟到门乞求也。噫！将何以报之哉？儿辈志之。

日记录，古人皆须立一本，日之所为，夜则记之，久之，可以勉为善人，写不出之事，即不能记也。凡交接财物及紧要事，随手即记，勤笔免思，且不误事，有无限好处。惟事有关碍及闻见不真，慎勿妄记。

处馆者，刑名束修较多，家用之外，但可帮助亲友，是极好事。处馆万不可有余钱，使子孙不知艰难，转眼化为乌有，反成败类，照见多矣。谚称："刀笔旁，倒是处馆人好名；最可恨，是幕公子。"

古无力多助人，而此愿则奢，倘后人得缘，遇当为者即为，切不可刻薄求富。常见人言："此某人子孙，其先人甚好，可不顾其后乎？"到处有人顾及，无钱何碍？或言："此某人子孙耶，其先人应有此恶报。"更或唾詈之，有钱何益？

遇亲友子弟不道幸遇，或行走嬉戏，即加训导，若大过失，并当告其父兄，使责处之，最可以成童。子弟道则询之，生伤其父兄，转护其短，更有尊卑相等，师弟狎昵者，世道焉得不坏？

子弟似凡甚紧要，不知转移世道人心，全在培植子弟为人孝弟。经言与子言并列为一部，论语之首"弟子入则孝章"，更为古人训世之正道。

父兄时加训饬，乃人生大福分，否则师友箴规，亦不致流为匪人。悔幼失怙，孤立艰难，亦时念诵自得师之言，然日鲜警惕，终多过失。

吕祖位列上仙，到处著灵，惆怅警人，尤时见乩训。少随师友于济南西门外趵突泉，吕祖殿旁放鹤事，敬虔请乩，因乞示训，蒙赐书一诗武一篇，令修身寡过，切中病处，悚然拜领。每元旦子刻，净室焚香，敬伸虔叩，时佩书言以自警勉，复蒙赐"觉慎"二字为佩，谨志

终身。

至友自远来书询要事，急答之，恐递寄稽失，致误人事，必作两函先后寄之，庶稽失者鲜矣。

寒士大好，凡事人多原谅，若富，则一处不到便招人议。寒士不可有寒乞相耳，若贫而装富，则为人笑。

穷易招邪，须时时防之，庶几不致误入陷阱。

吾人一生，难免人之毁誉，然要问我之是非，不可因人生喜怒，更不可被毁誉变了心性，往往毁我者后又誉我，誉我者旋又毁我，听其自然而省其在我者，可也。古人云："毁我者，德我者也；誉我者，损我者也。"可为座箴。

客之美我，欲有求于我。试思人之誉人，不知作何打算，方才开口，且每有许多作态，可不慎思而明辨乎？

人以邪事商我，必我邪而邪人之，古人所以自省也。观所交，知其人，此最易观人之法。

富者可以任命，寒士则不可任命，富任命则不妄为，贫而任命则不能前进矣。

馆将陵，长清韩云溪明府三泰出其先文懿公《戒子书》，语语真实，特手录数纸，时以自法，而戒我后人。书另载。

余尤读书偏而最爱看书，依人作嫁，无暇多看，又无多书，惟乘空即看，随手即记，每觉为日不足。

借人书看不使久假，更须随手即记，积久益富，遇事却有见解。

少年岁月日长，精神日强，读书看书大有工力，非如余之忙里偷闲也。看书能行，更为难得。程伊川先生云："读书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凡事万不可强求，当见机而为，量力而进，如运大石，启而动，起而移，是可以运行矣，若强之不动，且努力不已，势必有绝膑之患，能明此理，省许多妄想妄为。元许鲁斋先生云："事由得自，已有义在，由不得自，已有命在。"时记此言，并可以免患。

处于涉世最难，要一"忍"字；求名最难，要一"强"字。尤在阳示弱而阴用强。

余属何绍基隶书"退斋"二字额室，自号"退斋"，跋云："以退名斋，盖取退让之意。"南村戏之曰："慎勿用老氏法。"石民笑而不言。绍基为之书"以退为进"，亦阴弱阴强意也。二三良友颇知余，明乎此。

世丈翟文泉先生允升，拔贡名宿，成进士，不仕，以诗书自娱，隶书为世所宝，书"磨兜坚"三字贻余，持示箴也。考德州谷城县门外道旁，有人缺刻，腹有字："磨兜坚（一作鞬），慎勿言。"亦曲阜周公庙金人之意。金华宋濂为著箴曰："磨兜坚，慎勿言，口为祸门，昔人之云。磨兜坚，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坚，高不知极，深不可测。磨兜坚，言出诸口，祸随其后。磨兜坚，钟鼓之声，因叩而鸣。磨兜坚，不叩自鸣，必骇众听。磨兜坚，惟口之[illegible]，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坚，磨兜坚，慎勿言。"

又距谷城四五十里，有石人二，偶而立，背上刻字，一曰"已反"，一曰"未市"，不可而详。

[illegible]质识者。锺霖附志。

只一"情"字生出许多妄念妄为来，何以止停，曰理。

知己颇难，事关着痛痒处，话道着痛痒处，便是知己。

自己夸许多好处、能处，说许多苦处、冤处，不如好友背后代我一言，令人信也。交友可不慎乎？语云："好友百个不多，冤家一个即多。"

五伦中独朋友加"之交"二字，既称朋友，非我往交不可，四伦中一处少朋友不得，于处变尤见。

有交接而后成世道，朋友为世道中大关键。

士人有孤僻相，有乡村话，文必俗，命必薄。

有容者多恕人，能忍者办大事，无涵养者福薄，好刻薄者命孤，爱诉苦穷者运蹇。

门庭清肃者有旺气，山水明秀处有达人。

自恨者可取，自爱者可用，自谦者可亲，自立者可敬，自修者可交。

自卑者可耻，自夸者可恨，自是者可讥，自[illegible]者可[illegible]，自大者可远。

家内论事与门外异，一人图事与众人异，任一时与千秋异，容人与万象异。知其所以异，则心通而量大，吾愿肩天下事者知之。

袁简斋云："自谦与自贱异，自重与自大异。"吾尝执以辨人，知惜字纸者识书，知施乞丐者识苦，知劝争者息讼，知轻财者多义。

凡事说得出去，亦行得下去，无论大小，皆可行之而后无得。

有志气的人，口不必言，而貌上自有一种英气，行事必有一段骨气，惟有心人能察之。

人能贫人，必不能穷人。若走到穷路，其人可知矣。乞丐虽贫，柳筐、织篱、竹削、耳挖，或[illegible]，亦可售以糊口，志士所当自奋也。人不自走穷路，万不能穷而无路。

[illegible]

厄之，况学者乎！锺霖

人人皆知求利，不知行一好事，上天即以一倍好事报之，利息最大，体验久矣，亦何乐而不行好事哉？

积善比积钱好，钱积多是人家的，善积多是自家的，且是儿孙的。

存忠厚心，行忠厚事，既享忠厚之福，且留忠厚之余，亦何乐而不忠厚哉？

成家者视粪土皆黄金，败家者视黄金如粪土。每见富宦之子孙挥金如土，为人愚弄，荡产不惜，或相笑之，亦知其金固皆从愚弄中来乎？父宦而子丐，冥冥中固有大幸者在。

古云："信步行将去，随天分付来。"陈世宰笔略改为："直理行将去。"以"信步"或有不检耳。一解者云："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究是激语也。"

生古人后，偶有所言，往往为古人所已道者，心每不快。继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理相同，何害执中用中，何尝非同？

古今文词，理无不同者；不同者，词之变化耳。如必求异，其人偏僻矣。譬如人面不同，自方言则一，生或倒置，见者骇然，切不可求异人也。

世未有偏僻可以成大事者，圣人所以贵中庸也。

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凡好名者多可交。惟名不易得，小名小患，大名大患，天固不轻予人以名也，古今皆然。能称其名须大学力。

古人云："事以不解解之，最有意味。"遇无情无理之事，解不明白，直须以不解解之。

凡难以理论之事，付之一笑，即有无限好处。

吕新吾先生云："区区与人较是非，其卑与所较之人几何？"世间惟有家庭之事甚不易处，又万不能不处，惟身修者可处，惟量大者可处。

家庭之间难以论理，只有论情；乡党之间不能论势，可以论理

或言："多疑之人最难相处。"余曰："不明则疑见，理明的人，即或过信致悔，然亦可以欺以方。"

胡文定云："岂有见理明而不能处事者？"余曰："岂有见理而犹多疑者？"

好辩便知文过失，多疑自是欠聪明。锺霖句。

蜂虿火焰痛不可忍，然亦须忍，一时即过去矣。人遇至苦至难之事，痛定回思曰："当时如何过来？"不知万分难遇，总须过去，只在一忍而已。一忍不住，错了一时，害了终身，忍之须臾则千古矣。

忆一联云："时到万难须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未知何人所作，可为铭佩。

司空图云："忍事敌灾星。"古人云："忍字心中有刀，不忍即刻祸招。"聊斋云："忍事最乐，皆当切思之也。"

独行一事，旁若有指之者，偶发一言，旁若有笑之者，能时时自省，庶言行知谨慎焉。

有学问经济的人，开口便有分寸，行事具有斟酌，不在仕不仕也；有学问经济的人，文章必然名贵，行动必然和雅，不在发不发也。

万物静观皆自得，一语具全易之理。四时成世界，无非阴阳消长。识得阴阳消长，则吉凶祸福皆可预知，静生明，明无不识，自然之理，神奇也。

识得阴阳消长，自看透世事，诸有把握，必可以为名医。

空山无人静也，通都大邑亦静街；室独处静也，戎马扰攘亦静。静如定针，要平稳耳。

何以能诚？在不欺。何以能静？在不忙。天下甚事不于忙中错了？静字有大学问、大工夫在内。

余性素急，公事未办急，办不好更急；不见邸报急，见不当为者更急；要信未覆急，恐达不到更急；要事未办急，办而难成更急；要件

未记急，久而或忘更急；欠债未还急，欲还无力，来讨甚力更急。花南村曾示治急之法："随遇而安，不可乱想。"

古人云："学问要看胜过我者，境遇要（者）看不如我者。"终身佩此两言，无不安命而上达者，可以律己，可以教子，两言足敌千万语。"嫁女必求胜吾家者，娶妇必求不若吾家者。"亦名言也。

危险路须慢步行，危险事要耐心处，一急即错且受伤。

天下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走顺风者，不可太高兴也。

我走顺风，看逆风者如何费力，错了人看我，如何羡慕嫉妒转风，我亦然也，顾可高兴乎？

少食可以无大病，小心可免大祸。

乘十年好运，便高手段，一遇逆风，辄欲奔身投水，亦何可笑。

语云："不怕千人看，只怕一人见。"每有绝好文字，众目称赞，而中有疵颣却被一人道着。

东坡云："眼前未尝见有不好人。"固是历练到家。然试看极坏之人，各有妻子亦有朋友，初又何尝坏来？吾人相处切勿逼出人之坏心来，以好相待，即坏亦坏不到哪里去。

尝思君子之待小人，不恶而严，可以为法；继思待之过严，转成激事，党锢之祸所以成也。张南轩先生云："严者，严其在我者而已。"

律己严则寡过，待人严则觅我之过，而造我之祸。

胡吴先生云："圣人处小人，不露形迹，中间自有得已处，高崖陡堑，直气壮色，皆非也。"即不论取祸近小丈夫矣。孟子见乐正子从子敖，何等深恶？及处王欢，乃不与比，虽然犹形迹矣。孔子处阳货，只是个给法，处向魋，只是个躲法。

随便一句话，有心者听去可以息大事，亦可以起大祸，言顾可轻出口乎？

好运只交一回，好花只开一次。必冬看春花，早为烘开，不但到春无花，且更伤其根本。好躁进者当猛省也。

少年得意，其后多衰，间有始终亨通者，必其人有学力且有根基。

少年得意时自知警惕，亦可不致终败。

逆耳之言触心，拂心之事动气，深知是病而不能自免，拟以"道术心受"四字书诸座右，时以自警，久之，定有无限受用处也。

两悔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两怒无不成之祸。以患难时心居安乐，以贫贱时心居富贵，以屈局时心居广大，则无往而不泰然。皆见到之言，余书作座右，以期或有合也。

大话阔手的人，无钱亦可为人干事，然虽能成事，终恐坏事；爱小占巧的人，有钱即可为人干事，然未必成事，亦不甚坏事。

人当危难时，必呼神与祖宗，望其来救之疾，是知神之非远，先人之常在矣。及作奸恶，则谓神何知，祖宗久远矣，是不大可异乎？人危难时有神，奸恶时亦必有神矣。人不奸恶，是必有救，否则，大呼亦难望矣。勉为好人，不谓危难，岂不乐乎？

有言神在目前者、在心中者、在冥间者、在世外者，心不同而人亦异。

或言上庙拜神为愚，不知能常存上庙拜神之心，便是可与为善之人。

吕新吾先生云："进香叫佛，某不禁，同僚或非之。"余曰："彼之所为诚，非善事有心、自福利之为，何可都禁绝者？彼是以自戒，而不敢为恶也。故岁饥不禁食草木之实，年丰自不食矣。"

乡村有庙，年丰则到处赛神还愿，因聚民商百谷，然民知敬神，岁稔不致生淫，岁歉不致作恶，未始非敬神之效，况议事饮老多在庙中，庙固整齐斯民之地也。

北方村皆有庙，或言无庙之村多有邪教，不可不察而善导之。

回教亦西方近佛教者，或言其起礼拜寺，可以随处敛资，即可以留匪藏垢，皆其寺多忌讳，故启人疑，而汉回隔阂耳。余谓乡庙任人出入，回寺亦任人出入，且庆吊相通，自无嫌忌矣。是可与回教之明达者言之，亦为政者所不可忽也。朝拜寺而暮宰牛，礼欤！

知上庙敬神，使有善心，不可以有心求福苟责之也。迁善骛助

篇》序云:"学士文人修吉迪德,犹谓迁善改过,岂宜有为而为,究之,志愈高而品愈下,礼义廉耻徒事口谈,刻薄阴私居心险恶,转不若有心求福者之犹知向善也。"

在城恐子弟奢坏,在乡患子弟鄙陋,几无可住之区矣!余谓当择人而交,端子弟之见;择地而处,端子弟之习。

凡有内心者,皆可敬可爱可畏,余于时人默而识之,凡不放肆者,惟不可有内心阴险。

人生能有多大福分?每见手握银钱,若恐用不完者,于色欲者且贪不足者,及至穷而无可用,愈有不能贪,悔之晚矣!谚云:"早用晚不得。"乃一定之理。譬如华衣而珍蓄之,则长新也;壮体而撙养之,则老健也。能处处留有余,必长长多享用。

平生日用"譬如"二字,最不能无弊,然能宽心,谨慎用人,譬如未来,作如是观,省诸烦恼。

凡物得不到手,如何美妙?及至到手,亦不过如此。百计图之不顾身名,即或幸获,又有何益?

公门中好修行,以能害人亦能救人也。苟知此"修行"二字,定不敢害人。

刑名所关者,重官之功名,民之性命,己之品行,不可以贪酷为,不可以势力屈,不可以人情夺,不可以委曲全。求修乃心而换来,若以子孙换,则大不值矣。汪焕曾先生所以不劝人习幕,余则尤不劝人学刑名。

余习刑名,深惧造孽,误人害己。于保定获得安肃徐敦初先生所刊萧山汪焕曾先生《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二书,如名师,如良友,受益实多。先生佐幕三十余年,成进士,为良牧,于居官佐治之道,悉本诸身自见闻者事,而又平易近人,最觉亲切,不敢泛掌,以无负先人之训为念。特摘要录出,异日倘能刊布,同人得知之,可为斯民造福,亦可为子孙造福。

焕曾先生楹联云:"苦心未必人尽负,放手须防人不堪。"忘于之

言、仁人之言。

[illegible]

佐治之暇，博览群书，粗知今古，非敢云以学术所获也，或令子弟随录分订，日积月累，益人多矣。

桂林陈文恭公，为当代名臣巨儒，处事体悉人情，所言平易合理，宦途更一九之继起也。手札有云："历一番磨难，增一番识力；受一番艰苦，见一番芳绩。"居官佐幕皆宜知之。又云："日稼钱，百年安；天去钱，用十年；衙门钱，当年完。"若钱它可学不完，则大可惧矣。

仕优则学，非优长之谓，有优游之谓，非读书作文之学，学通古今经术以济用也。吾谓幕优亦当学，非第律例案牍之学，亦学通古今经术以济用也。然求之于人，读书未通，乃即读律，读律未通，遑问读书。

读书人知医谓之儒医，读书人佐幕亦可谓之儒幕，然未闻称之者，习幕者当勉之，延友者当访之。

仕有正异两途，皆必试而后官，即或试有代倩，究竟读书者多。余谓刑名钱谷两席，亦当试而后聘，不必特设主司督抚，分时集署，以古今经济事理而试策论，或考以案牍，考以律文，予以等第，加以奖励，聘友者，即于此中延之，庶各知勉学而幕品不杂，亦人心世道所关也。

一经品题，声价十倍，亦可激励人材而幕有官。

幕友无论何席，今皆呼"老夫子"，若幕友之别名，然无知者亦遂以老夫子自居，做出许多幕态，殊为识者所笑，试思此三字，谁可以当之？古者夫子乃泛称，自尊称孔子，无敢僭之者矣。

依人作嫁，只求无过而已，切不可求见功，所言所为皆有关系，无道以处，鲜不损人而害己。

看史鉴可以知古，看《邸报》可以知今，今日之《邸报》，异日之史鉴也。天下风土人情、政治利弊，与大官吏贤否，皆可以周知，又有增

则条例，更当多见、多记。《邸报》有因此政事，或能奉准，或致驳饬，于此可悟奏事之体制，措词之当否，明良之契合焉。余于《邸报》奏疏，分类抄集，甚有用处。

士人时看《邸报》文章，必然像样说话，自有斟酌。商贾知看《邸报》，则少许多有天无日头的话。

陈文恭公云："城乡学馆皆须令看《邸报》，或力有未能，则数人同看。凡用人行政及内外条奏，皆得见闻。此中增许多识见，见之文策自更亲切。"

乍入学堂多拘囿，日读诗书气华矣；乍近富厚起歆羡，日习华侈眼大矣；乍遇官长每退缩，日处台阁体移矣；乍睹刑杖生悲惧，日听扑责心恬矣；乍见王法多懔栗，日睹兵戈胆放矣。近朱近墨，习惯自然，是以子弟当端其所趋而久以化成。

与上台处轻视属员，与州县处轻视百姓，与富贵处轻视寒微，日久所处，不知己为谁矣，且有因此受祸者，可不慎之乎！

俗云："一品官，二品客。"因尊而尊也。若假威，遂自以为虎，鄙甚愚甚！

"凡事如我意，须防其骄；事未如人意，或疑其诮。"二语最有味，官幕尤当交警也。

移风易俗，必自上始。即衣冠而论，京都换样，天下人皆效之，曰"京样"，即皆以为好，谓上行下效，捷于影响。

长官有好气，州县有厉气，幕友有媚气，绅衿有大气，士人有休气，商贾有油气，乡民有憨气，子弟有伶气，妇女有娇气，最为可叹可悲。此气上干云霄，上天焉得不怒！

乡民见官不退避，其心可知。民不知法，固不可；民多知例，亦不可。乡民买《大清例》，便出讼师。

余习幕，初学驳案，以人命全在一手，层层挑剔，务求放言，自谓好笔。早徵堂师抹而训饬之，为易作数十言，使不可增减，乃知一字之严，关系重大，非若抽秘骋妍，以文争胜也。

上司刑名或与属下刑名有隙，藉案挑驳，吹目吉笔，时饬必使幕友辞馆，而后已不独怒宾忘主，且致案犯受累，此大罪也。上司当知之，属下亦当知。

尝有刑友与某县尹素嫌，包揽院幕，遇案批饬太甚，致此尹忧愤以死，其实究属无嫌隙。

佐治长支修金，诸便手用，处馆携眷，骨肉相聚，有便当处，有不得已处，亦有不便处。有眷在外，日时出入衙门，势不谨慎，便生出疑似来。

佐幕接眷，必须寓于合式，更必自有等竟，行止方能自如，此虽小节，有不可忽者。

刑名于州县学起，民情方足信真切；官于刑名做起，审事方见得深透。

同考试官，自命作家，各于卷分别优劣，主司自以称次，则负气不服者，以矜其高，此于国之不中，或致废弃，此大罪也。

佐幕者，自命老手，详定罪名，上台驳饬，乃负气力争以护其短，致此犯久苦，或且罹法，此大罪也。

居官只一个模样，自己讨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负累，百姓省了多少费用。佐治者，亦当然。

州县官随处用心，即可以随处造福。佐治者，更当然也。

张子云："精思多在夜中。"亦可名曰夜中方精思。

人言夜深办案常有鬼物，余亦时见有之，然亦未尝确有其鬼也。大约案情未的，或有冤抑者耳，若为之细心平情，恐未必即来。

即不必有鬼，玄刻作有鬼论，可也。居官幕者即有见之谓，莫必办案哉。

多事之秋，用无材之君子不如用有材之小人，亦过激之言，然既为君子，未必果无材也，既是小人，有材亦当驾驭之也。

冤鬼索命往往于科场见合者，摘其思于众也。

留言隐恶，斯之患人，甚之无根。造此者大抵污吏彼耦，劣幕捏

凡，蠹胥逢转，长随负罪，吏或文人落魄，讼棍唆害

往往无端浮言而轻听播传，致辗转误事，慎言者于此尤当加慎也。济南省城五方杂处，每有谣言俗称"瞎报"，以致街巷乡旅店闲住者，间茶肆酒肆坏色，乃布……谣言，张色即住……笑

人必各有所畏而后成世道，乃至不畏名不畏法不畏命，世道殆不可问矣。

陈文恭公云："理讼上所以息讼，民刁皆由于官玻。"次句切中时病，官一因循，生出许多事来，良民受累，刁民得志，最为可恨。幕友万勿因循，且望从旁提醒。

官一到任，惟我独尊，往往任性使气，上司不及知，同寅不能劝，自好不敢言，吏役转得，乘其喜怒以施其伎俩，受害最深。惟良幕友朝夕相处，可以善导，使人其不言自渐为善焉。州县为亲民之官，不可有小人之行，然不可不知小人之心；不必皆循良之道，然不可不知循良之道。

幕中即负大匙之具，必文章诗赋、杂作字学，全办得了然，后成功名。州县友负一世之略，必古今制度、乡曲猥亵，全识得透，然后为好官。

天下治乱起于州县。州县贤否，在乎待民如何，其转移在乎上之夫取。余尝言，古今皆良民，州县无大劫，有可轻此州县乎？

何以言古今皆良民？试看，一旦知县，一教知劝，其不良者有不良者迫之耳。民之为乱，必自渐起，如火初（然）燃，一扑可灭，一或因循，延烧莫及，乃吏从而附之，害及四方，伊谁之咎？民至揭竿而起，定非一日，既为州县而曰不知，可乎？

天下事皆自州县办起，好坏系之；然皆自督抚办出，治乱系之。天下至大，内有二三贤宰相，外有一二贤督抚，一均在其运用中，天下无不治矣。

治天下以例，例者，理也。有执此理以作弊者，有隐此理以作弊者，非理之能弊而烦之弊也。

治世以德，其次莫如刑。以德化者不数睹，有德行者不易觏，惟刑可以整饬一世，而人不敢故，道之以德不难矣。

梨园教戏者，视其人以作脚色，曰生曰净末丑，装面演之，人忠邪正恰肖其人，用能动人情、生人象，使人敬畏而发人怒骂。今试即仕人，以戏衣冠脚色装演设想，则人之忠邪正知在目前，此亦观人之一法。官大有大花面样，官小有小花面样，子弟有悄轻戏样，妇女有青衫寒苦样，或艳妆淫荡样，皆人不同，世人皆可以戏观也。

官场老友云："州县曹三样难看：皮搭马褂难看，亲验女尸难看，上司脸难看。"又云："伺候上司无微不至，移之父母可称孝子。"此虽有激而言，然上司亦当知之。

胥役若狼，仆从若狐，出则逢人呵斥，入则迎者媚谀，骄怀日恣，随处带州县大样子来，殊为可笑可叹。乃一见上司却又一种卑谄样子，何也？

吕居人先生曰："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官之恃势作势者，当书此为座铭。

州县遇三样大尸案事，主后任也，为后任者思之。

自捐例广保举，滥民不畏官，皆言官多，其实不多。试看凡官好之区，民恐其人一于此择官多乎？不多。惟到省的官多，上司须看其是官与否，随时甄别，为缺择官，不为官择缺，自然不多。

张云骞曰："为缺择官，不为官择缺。"至理名言。

所任之人不可信，所信之人不可任，州县如何能做？

前任有贤名，后任虽贤，而民且眷怀焉；前任有恶名，后任第不恶，而民已知足焉。

捐输原不得已，亦广例以收才耳，乡假例以求财焉，财重而才轻矣。官者，贵也。例广则贱纳之，先自贱矣，又奚言贵！

捐输以助饷，拯民厄也，乃捐而之四方，看激民变焉，饷之费十倍

于输之费。

捐输胥之招佃而先取租焉，用其租(而)而侵其息，可矣。乃佃者尽纳不且坏其畎亩焉，区区之租何益哉！

自捐输广，保举易，而流品杂，民乃各有可以自官之心，而敢轻肆焉，吏将何以治乎？是非有可以服民者不可？

[illegible]

库藏之充盈，升斗之积供也。民不暇给升斗而望库藏之充盈也，难矣！是贵乎民之暇矣，所愿戢其干戈，而安其田里也。

乡人轻其布帛而悦舍绣焉，抑知舍绣固出于布帛乎？不自宝其宝，而宝在人之宝，往往而然。

大帅初更而营伍一新，简强汰弱而已，然贵能公，否则弱仍隐而强且不鼓。大吏初任而地方一振，陟良黜莠而已，然贵能恒，否则莠复习而良亦不励。

雀在檐啄自得，捕鸟者放擒之，活劈喂鸽以为乐已，初无所用也，吾不知其何心。黔黎耕凿自如，捕盗者拘而拷之，搜刮赂上以为媚己，初无所着也，吾不知其何心。若而人者厥罪应同。

着价卖钱，害身以害子孙，已大不值，乃以身与子孙换钱，以奉长官乎？

[illegible]

官初接印人盈焉，视交印者寂然矣。若印交而吏役犹来，必惠及

绅衿，(民)犹未，必情洽全乡民。来日多，德可知，况留者、送者泣下者乎？若侮而詈焉，其不夜走者，几何哉？官于接印思及交印时，便不至为恶，且能处前后任。

官交印而幕友久处人署，即有公事亦觉无味。

居官作孽最易，表德是办教官案；最易无后是办科场案，定例最严。是在慎相持乎，允在详之，官早辨也。

治乱系乎州县，既曰"知州知县"，教训为先，定非一日，如早知而处之，大化小，小化无，何致酿成大案？

盗为贫与盗为富，同罪而诛心；贫守节与富守节，同旌而论境。是固难以明判，吾恐别有冥律。

州县官一个"清"字，一个"滞"字，固坏事；一个"红"字，一个"阔"字，亦坏事。

好官宗相得，固较亲信，然往往少见多怪，不识重轻，坏事大矣，莫如厚赠以归之，接济以阻之。

科场号舍中有上古之风，科场在榜时见人心之善。

科场在榜，骨肉得中乃极乐事，否则无骨肉有至亲亦乐，无至亲有至友亦乐，无至友，同里者或同县者亦乐。乐者何？心发于不自禁也。一朝富贵，乃薄骨肉疏亲友弃乡里，甚至于里相投，掉面不见，胡不念观榜情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观榜，会见题名喜上眉。锺霖

信博兴检旧卷，有乡民死，家小果无近亲，只遗生子，哺以守，民族利其产劝嫁不从，乃强赴所亲，迫嫁于人，中途发觉，号且詈，投湖死。或鸣诸官，以妻无家第，杖民族，择其族善良抚育其子而结。噫！

是当旌而罪已族者，死灰难(然)矣。余心耿耿焉，司是席者能勿疚心乎？刑名不易为也。

主人去官有美声，佐治者无与也，若有荣焉；主人去官有恶名，佐治者无与也，而与有辱焉。宾主固相关，不可以势利交视也。

车笠之盟，呼天地父母，异姓兄弟，若斯之重。今则士商无不联谱，而仕途尤甚，饮食征逐，攀援相尚，境地不齐，忽有冰炭，以三代祖父之名，作一时交友之戏，后人当切戒换帖。

州县获邻境要犯一名以上，例得优保，多事之秋，且可保得花翎，赏以其功，固自无愧。乃有谎报得功者，买犯得功者，更有并未身历其境，虚捏附叙以得功者。以人命换功名，已非不安，以众人之首，而加顶戴翎，令思头重神伤，招患梦矣。功名自有一定，慎勿图一时之荣，造一身之罪。

蒸骨检验，洗冤录载之详矣，然有未敢深信者。夫伤而致命，总可当场验出，即伤介疑似，尸身已腐，但系重伤，亦必有可验者，设竟难验，当以众证为凭，研诘得实，大可定案。乃今无一处可指，无一毫可察，已觉伤之不的，而令死者惨遭蒸煮，刷筋剔骨，而伤仍隐约，于此而定人罪，安乎？否乎？况又有暗作易骨之说，余尝曰："骨蒸检以定案，未敢深信也。"

乡间子为父冤，必求开检，亦有不能禁止者。惜目睹其父水煮火蒸，加以糟醋，烘以炭池，如烧猪羊，臭气熏人，此而能忍，人心何在？是在官于命案审之于始，即或有呈请开检者，亦当熟思办法，俾冤得白，而免蒸检之惨。余实劝人勿轻为蒸检之案。

黄鳝炖鸡，食之辄死，无伤可检，亦无救法，第闻之已久，未遇此案，亦未详知何检验法。相传刘诚意为胡惟庸所害，即食此物故，其子对太祖云："鼓鼓的，涨涨的，即死了。"考《诚意集》，太祖言中"那厮蛊了，隔数日方死"，却未有考明食何物者。熟鸡过夜，食之多死，吾邑郭四兄夫人曾遇此毒而死，或云蜈蚣下子于内也，不可不慎。

同治丁卯，在宁习之[illegible]台，[illegible]致以夫，本镇绅士王某[illegible]约[illegible]。自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

其殴毙命，凶器不一，手不齐，或轻而致命，或重而不致命，官未目睹，仅据纷供，务当多坐几时，就场研讯，方好定罪。尸场耐烦一时，百姓省许多苦累；尸场早到一刻，讼棍省许多串供。

乡间恶俗，往往妇死无故，妇家无赖，讹索不已，至妇尸腐烂难和始报，远近掩埋，官则不能办。或已入棺，一棺臭水，惟有饬无赖者理尸为验，且令先具虚坐之状，不应则痛责之。讯无他故，只办无赖，而轨释九十，并重处地保，庶此风可息。

命盗重案，初供切要耐烦听讯，人情未定，易吐其真言；日久则教唆串供，费多事，累多人矣。前人所以重落脚供也。

讼棍皆施暗箭，必须暗访，无不获者，获即急办，虽年老不准援免。有案可稽，去一讼棍，少多少上控之案。

案至上控，似有冤莫白矣，其实泄忿累人者多，必须严察究办，以儆后来。

教匪案最拖累人，故易丧德。余佐钟云亭先生济南臬幕，时值清教匪马进中案，男女老弱，系省各狱至弗能容，复骈囚于各仓厫，可怜可悯。余商诸居停，可生则生，颇有原活者，非敢市恩，恻隐人所同也。

道光甲午正月，潍县教匪马刚案(株)诛戮多矣。匪家搜得一簿，多绅富家姓名，盖系以烧香许愿愚弄乡人仆妇，引诱妇女财物，且遂逐家登记。若按簿以索，无完室矣，幸令林明府焚之，阴德大矣。

—— [illegible]清三大功，皆有载，[illegible]王行[illegible]，[illegible]马进中

[illegible]

此邦之人而急筹之也。锺霖

官待读书人厚者，其后必发；薄者，其后不昌，且本身必败，理固然也。某县尹孝廉有文名，甲午乙未间，以访办山东科场舞弊案邀奖，旋因案褫职，潦倒若痴。

科场有弊，去其太甚，不可苛求，可结即结，不必严办。

[illegible]

时，案纂入律，咸欢报应之速。

[illegible]

道者似应陈及，以冀法外之仁。锺霖

人本堂家设一神，人立一簿，随时注恒河沙数众生之善恶也。善恶在各人头上，善者红光，恶者黑气。善而为恶，则红退而黑生；恶而为善，则黑退而红生。上人一见便知，全是黑气上冲，上人乌得不怒。

咸丰三年，粤逆方炽，余应山西胡星垣明府联奎之聘，馆于招远，距省千里，城如斗大，少户籍市廛，近县一小肆，贩杂货以供署需。地处海隅，饱长虾人蛏蚬之品。人朴实，稀讼，春秋完赋，遣吏解清以为常。余年老，乐此简静，携宝森侍侧，锺森馆莘县，家存借寓。距招远匪遥，当南北警急，若使余父子举室避难者，领叩祷祓，人劫难逃，惟心地素好者，或不至遭际太厄耳。

四年甲寅，逆窜山东，逆首林(源)凤祥等自临洺关折而北，欲扑天津，为兵勇击退，遂据连镇。逆众于运河间甚夥，盖多失业水手也。逆股李开芳分占高唐，河南魏纶阁刺史鉴临清时城悉陷也，先令民避，自殉焉，故州民鲜及于难。次年春，逆窜至茌平冯官屯，僧邸聚歼之，大兴牛仲远刺史权高唐，为魏刺史尸葬之如礼，面若生

[illegible]

其木像出巡，与城隍神同。锺森

临清友于英孝廉毓杰，癸卯举人，拣选知县，与锺森素好。当逆陷州城，火发人沸，惨声数十里。闻友某居近乡，独坐欲寐，见孝廉公服至，怒云："逆屠戮可恨，行诉上帝，使不生还，我本老母已举室焚，特相别。"惊而继询之，果如所云。大兵遂集，逆目相杀，复狂窜，日夜不得止，兵追围截，尸横数百里，直至黄河间，余逆落水悉灭。难民逸出者，言大兵无数，有红面伟人指挥相杀，贼骇而争进，罔知所向。是诚

有神怒其太(惨)[残]也。

[illegible]尚无算。

[illegible]屠掠惨毒甚详。锺恽

粤逆倡乱，青遍海内，捻逆继之，杀劫之大，古今罕闻。东人[illegible]乱，皆云："人心[illegible]劫，上天怒极，特遣魔王下界收拾之。"噫！发捻悉状，非魔而何？况又有呼为鬼者，[illegible]害之形，[illegible]何辜，遭此惨毒。

安禄山为磨灭王，见《五色线》。一作"魔"。

[illegible]乱纪害及天下，有自来矣。

[illegible]

易，精星命之学，[illegible]

[illegible]

例，陆云："[illegible]

捐何能若此?"果验。锺霖

壬命公给谏、彭吉嘈太守、李小湘小岚同在办乡团，以助军势，保桑梓。于齐河东西郊，夹大清河为团防三营，演练极为整肃，故发逆未敢窥伺省城。次年，逆火，撤防，有人请关帝、吕祖先后乩书，大略以人心日坏，酿成大劫，急宜人改过迁善，以回天怒。山右为圣贤之邦，人心风俗，尚较纯实，幸缓入劫籍中矣，可幸。若言如急为善，庶从未火也。遂敬刊乩谕，布告四方，读者森然

[illegible]

[illegible]遇大兵，全家得无恙。

[illegible]

有节孝，二人分位更尊。”

名，古阳平。

生。津人云：“已投乐为天津府城隍神。”

[illegible]

道光末年，临清东北二十里间，夜每有火光可照远，官知而往探，则近村无被火者，每令人寻，亦无火迹，惊传数次，莫解其理。不数年，乃有陷城大劫，火焰预示人耳。古云兵火，亦云兵燹，或有火燎人衣者，乃兵灾之后，死者满火耳。火在兵前者何也？

临清吏目洪雨侯一日闻老役言："此草又生耶？"询之，云："前马进忠、王伦之难，曾生此草。若发而叶于白色，恐大难又作矣。"洪遂告病去，隔年而劫至，异哉。

[illegible]

数，或言劫亦相似也。钟霖

粤逆掳人妇女，皆使妖言，反则杀之。年幼子弟，谓其强壮，已壮，用御前敌，不能逃出，发长面黧，即不为贼党，亦难归故里。逆聚乡民妇女，分营居宿，令大脚婆管辖，各任苦役，全负草灯稻。有力者作马探而设法取回，亦被重资令赎。其不得出者，每体纤指，则逃窜忽讹，一朝逆火，亦多随毙。呜呼！是谁何辜而受厄若此，可慎哉！

昔闽贼到处杀掠，谓之"打先子"。近时发逆陷地作寨，称"新旧兄弟"。旧贼处外，内坏者裹胁者，而内则旧贼。老贼中处，各拥掳妇，半吸鸦片，狼藉嬉谑，亦谓之"先子"。老贼亦有号令旗，分五色，或攻或抢，黑旗队最毒也。闽贼悬小儿于高竿，为枪箭之的，视儿啼号以为乐，或掷儿于空，以刀迎截之。发逆亦有枪举婴儿，以为作高照，自

古无此(惨)刑残忍者，作孽被劫固已，婴儿何辜。

阎罗殿作十八层地狱以警王法所不及者，炮烙地牢，断面剔骨，以及驴锯剐架。阳世真地狱矣，然第见之史书耳。自发逆、捻匪为乱，刑用重典，剜目者、碎指者、折脚者，以布裹手沃油(然)燃，双灯者、炙身钉肢使迟死者，惨呼鬼嚎不忍言状。至鞭背敲骨，吊指架体，若寻常矣。捕役拷贼，亦多酷毒，而捻匪中有剥皮大王，闻割人背皮，扶入水银，缚而立埋之，露肩以上，使其体自动，则水银无缝不入。皮脱而人犹不死。噫！拭目肃清，人心皆善，悉禁此毒刑，而于变时雍，以迓天和焉。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余谓阅历既深，亦或有预知者。幼当乾隆年间，觉世事人情，尚为朴实。今近七旬，读书未多，经事不少，见不应为者竟为，不当言者竟言，不能成者竟成，不该活者竟活。默默思之，难解其故。偶向人言，不以为迂即以为隔。噫！乱机也。天人怒，匪伊朝夕，正不知如何挽回耳。或言十几年了不过矣，然转瞬十几，亦正须人人知戒惧焉。

劫由人造，亦人满所致耳。上天好生，乃生生不已（而）而又杀之，且毒杀之，固云春生秋杀，究未免太惨，水火灾疫皆杀也，惟兵劫最甚。

人有不善，（而）而一为忠烈，冥中即宽其不善而加敬焉，人亦何乐而不为忠烈哉。

泰山鸿毛，人孰不死，能死得安然，便是平日正学。

生死之理，余未能达，然就一生所作，细自体会，似亦可知大概。余无善可述，惟为己为人，时以不敢亏心，自省公事必期妥协，处世不敢妄谬，生理案牍，死亦当理案牍耳。

生而制棺，曰寿器，俗云一人一木，若亦有定数者，余固未敢深信也。道光庚戌，馆博兴，邹平李向宸弟来候余，言及长山焦家桥有售老柏者，大者坚而好，因予价属代制寿器，手加髹漆，留其乡寺。向宸依言，且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以馆为家，年寿无期，能及时而返

道用此笨物乎?"余曰:"是固难定，然老矣，省之东，余所乐处，迁近此地而馆焉，固可适用也。"

[illegible]者，人咸讶焉。锺霖

世俗丧事，多用僧道，用以饰仪，不过多费，乃每用以超度亡者。大抵生难自问，堕入地狱受种种苦，惟僧道能解免之，而为之子孙者，亦以其亲死受种种苦，惟僧道能消除之。噫！是以待罪人待其亲矣。夫天堂地狱本在人心，为善升天堂，为恶入地狱，乃一定之理。唐李白有云"天堂君子登，地狱小人入"也。如僧道可以减罪资福，则有财势者，生可任意作孽，死则有术免罪，是富不受苦而贫者尽苦矣。余虽鲜善，然自问未尝造种种孽，应不致受种种苦，因戒后人，勿用僧道。

阎罗十王之号，乃释家劝善说法。僧道唪经施食，行之已久，亦有验者，偶有死而复活者，言设场唪经，如世演戏，洒水施食，如世舍粥，群鬼集观争抢以为乐。或生有小怨，亦可藉释；若大冤仇，则仍诉诸神。言虽无稽，亦颇近理，则僧道一端，亦用者自用而已。

道光戊申十月，余送内子谢宜人窆于济南省城东十里魏家庄新茔，见儿辈为其母治圹甚坚，俗所称金井也。已为余虚其左圹，临穴慨然。忽忽七十年，行将就此，人生如寄，已往者何？现在者何？未来者何？电闪云飘，不觉悲从中来，欲自达观而不能也。所望后人，及早努力前修，不与草木同腐也可。

古今异制，贫富不齐，亡者入土为安。同穴分圹，合葬相安，今人皆然，最为相宜。北方多无力用椁。古之合葬，一椁两棺；若葬不同时，相隔日久，启椁动棺，有不安者，不若同穴异圹之为得也。

每想人死入土，不知作何状。果如记载所言，庭舍随意幻成，出入地中无阻，亦是快事。

幽明只隔一层，却是闷人。余性不喜寂寞，愿异日葬于近郊冲区，时有亲戚好友经由，情虽难通，亦颇欣然。必不责以斗酒、只鸡相遗，否则令腹痛耳。

或闻余言而笑，或闻而悲，人各有思耳。

余性不豁达，而情多深致。旧日所处之地，所交之友，一旦相别，不知能否再见；使不去怀，或重过其地，又遇其友，依恋难言。

东坡将终，训诸子曰："吾生未作恶，死必不坠。"林退斋先生临终训子曰："若等只要吃亏。从古英雄，只为不能吃亏害了多少事。"坡公学深性敏，自信定有见地，当亦由衷生；若林公之言，自是会受苦来。余无半点可及古人，然此心耿耿，年七十矣，往者不能无过，然尚无大恶，来日苦少，似不至再有恶处。愧无以训子，惟记杜少陵有云："聪明宜学厚。"锺森当志之，即以"谨慎"二字，宜森敬佩焉，可矣。

王氏说

王贤仪

古者生而赐姓，初无姓氏之分。如周，姬姓；齐，姜姓，其姓即氏也。自胙土命氏，氏于国，如齐、鲁、秦、吴；氏于官，如司徒、司马；氏于谥，如文、武、宣、成；氏于爵，如王孙、公孙；氏于地，如东门、北郭；氏于事，如巫马、陶史。人物愈繁，姓氏益多，氏显而姓隐，人遂混而一之曰姓氏，然孰非三皇五帝子孙哉？姓氏有谱，古无可考。周小史掌世系，辨昭穆，此宗谱所由昉。王氏称太原郡，郡即国也。相传周灵王子晋裔因王为姓，而系之太原，太原者西周也。王实为氏，初非姓也。春秋以来，王姓较多。《姓氏谱》云："秦将王翦子贲生离，离子元，居琅琊；元弟威，居太原，遂有琅琊、太原两郡之分。"晋世江左王氏为著，或谓右将军避敦之难，迁琅琊，即今沂州，亦称琅琊郡，其实皆太原也。六朝最重氏族，梁武帝谓侯景云："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唐时亦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姓，选官必重阀阅，单门寒士，不

敢与世家颉颃，于是历代皆有谱系，然枝派远，难稽矣。又有前朝帝王之后易代隐姓，亦称王氏，更有冒姓递传，昧其本姓，如前明之裔，今多姓王，是其征也。若[illegible]槐[illegible]林，又以人重，人贵自立，宗系难稽，亦惟各述[illegible]乃祖世[illegible]，无忝所生，且不必[illegible]本攀附以为荣。

[illegible]各有其姓，所当知也。

[illegible]谱志。

卷 二

济南王贤仪馨和氏书　男钟农、宝农敬录　孙寿恩校刊

稽古论略

古人看书立程，或忌分寸。余素笔砚食，家贫，未买之书不能携之以读，复不能借观还观。暇旁窗下，有书目看，作文又恐忘，目看目抄，间附愚见，皆诸行简，亦知看得一尺未能行得一寸，惟时随古今人物常在心目间耳。

人君治天下计长久，古惟封建为最善。周末虽弱，而齐晋相辅，绵绵八百余载，古今罕比。其次两汉，光武中兴，皆在宗联，先主偏踞，亦属大汉，故享年得周之半。唐变藩镇，非相亲属，至跋扈不能制，后唐虽不忘唐，然未得何人？宋太祖鉴唐之弊，杯酒释权，若此之易，乃祸起外方，寄家鸟角，九域尺一块土。有明世藩，虽亦未能永固，然其在彼不在此。况在今朝倍贡守官，宗系之泽岂其不远哉？

周以同异姓作屏翰固已，而《周礼》一《周官》，周公全副精神，直贯注上下千古，享年长久，亦其宜也。后世治天下，能世守祖宗成法而权不下移，即不封建，亦能长久。或言《周礼》乃汉代书，汉去古未远，汉儒亦必有依据。

孔丛子："子思谓孟轲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不异矣。'又曰：'礼接于人，人不敢慢；辞交于人，人不敢侮，其唯高远乎？'"二贤相谓，虽不必当面，然而言不似隔世，似孟子受业于子思者。

《史记》不书孟子生卒。《孟谱》云："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当即今二月二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十一月十五，寿八十四。孟仲子名睪，乃子也。四十五代孙名宁，尝见一书于峄山道，人曰《公孙子》，内有《仲子问》一篇，乃知仲子实孟子之子，从学于公孙丑，惜忘其书名。见《七修类稿》。孟子父孟孙激公宜，孟名宜，字激公也，或云名激，字公宜。孟子母仉氏，齐之后。（同学）

宋仁宗至和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后世袭为衍圣公，"衍圣公"之号始此，初袭文宣公。太常博士祖无择言："祖谥不可加。"后嗣乃改封世袭，论者谓无择有功圣门。

郑耕老《劝学篇》云："今取《六经》及《论》、《孟》、《孝经》之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即资质稍钝，日诵百五十字亦九年可毕，熟而温之永不忘矣，后生勉之。"

有力之家子弟读书不过十年，十年之中文学诗文杂业，一朝成名，便置书高阁，日营外务。若急求食者，不过数年学堂，使分心时事，迨知学疏，仍不自勉，可惜可叹。才无论高下，若刻意读书，随处是学，不成大名，必为饱学。吾深恨二十岁后至今，悠悠忽忽弃了光阴，后人当痛省也。

朱子教人分年日程，李埙教人分事日程，东莱教人分月日课，皆可奉为家法。[illegible]十三经[illegible]，每年用三个月温理，馀月用以知新。钟霖

北斗有魁星，祀梓潼神，以魁附者，以文昌六星，斗极所戴命禄将

相具备于中，司是柄者自取去。于之行以为阴骘。文昌，星名，以孝友之张仲应之，固宜。《阴骘文》"十七世为士大夫身"，必有其实。后人乃以张亚子当之，未之敢信。《陔馀丛考》言之甚详。梓潼，县名，人云今梓潼也。

李榕村云："读书不专务博，须是凑成一堆。天上星万一千五百二十，若凑起来，比月还大。因月是一团，故光比星大。"

[illegible]备，恐圣人亦有不知者焉。钟霖

彭祖姓篯名铿，殷人，周末尚存，寿八百岁，娶妇至七十多次。相传夏姬服杏金丹，寿年七百，仙去，可与彭祖作对。

[illegible]注："西施，夏姬也。勾践献吴。"非夏，南也。秦太子异人之母，亦曰夏姬。

人皆知赵高指鹿为马，且以蒿为肉，人不敢言。当日之可畏如此，后世所未尝闻也。

世人多重汉玉，汉之为言"旱"也。古人死必用玉，而以美者含之，庄子所谓"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汉也。"玉入土久，则汗出而多斑，今讹以为"汉"，岂非汉则无玉乎？凡出土之玉，多得自葬处，人乃以为古而宝之，抑思皆秽物乎？夫何如古书之可宝乎？

孟子、庄子，其字不传，所称孟子字子舆，庄子字子休，皆后人以意取之耳。东汉无两字之名，或云王莽之禁，相沿所致。皆见《续博物志》。

"运期耀"即梁鸿。《后汉书》："梁鸿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肃宗闻而悲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隐齐鲁之间。"《列女传》作"侯光"。

《左传》称圣父叔梁纥。叔梁，字也，纥乃名耳。称百里奚之子孟

明视，孟明，字也；视，乃名耳。今人署款，每先字后名，或本于此。

张子房有勇有智，仇复名成，高退以保其身，千古达人哉！刘诚意大似子房，智非不足，功非不大，而立乎元之末朝，诋元太甚，算而多中，乃不能容人，以丧其身，吾不知其所学如何矣。张良之祖名大疾，良子名辟疆。

伍子胥遭际艰苦，因吴复仇，虽亦不能无过处，然亦人子大快心事。论者谓其入楚之日，未执费无极及其党脔肉戮尸，以祭其父兄为憾。考楚平王杀伍奢伍尚父子，在昭公二十年，初未言无极之党若何。至二十七年，楚郤宛之难，令尹子常以沈尹戌之言，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说于国。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无极之党早绝矣。不然子胥岂甘心哉？

古言夷齐同饿死于首阳山，孟子只言伯夷避纣。《吕氏春秋》："伯夷执餐于文王，未至岐周道卒。"必有所本。王荆公《伯夷论》云："岂其初因年高不及至周而殁耶？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死也？含混颇妙。"见《简斋尺牍》。

[illegible]

或言苏秦、张仪同好学，迭剪发以相养，佣食于路，见一典坟，书掌股间，夜写之，遇鬼谷子，授书二卷，言错时之事。

或言赵高为赵国后，思报秦仇，宫以入秦，以灭秦，则高为子房一流人物。理或有之。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锺叔

汉光武有布衣交牛牢，字君直，征取不至，下诏州郡，就家存问，不答。不独有严子陵也。

子陵姓庄，[illegible]。[illegible]山同姓，赐姓李。锺叔

三国劝进表："汉寿亭侯关某，新亭侯张飞，相其谥也。先主初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后拜帝因群下议，乃治成都。"按汉寿、新亭皆地名，古人中间一字。魏封高柔为延寿亭侯，刘禹锡诗"汉寿亭边野草春"。

[illegible]

是真名士自风流，亦不致招祸。未有名士学业，乃有名士习气，一种名士样子，已讨人憎忌，又好为僻行大言，以傲世骄人，后汉党锢之祸，皆相激而成也。唯郭林宗虽亦好名，然不为危言刻论，故能超然而不伤。

吕氏中曰："熙丰之党，小人攻君子也；元祐之党，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谓党，则以君子攻君子也。元祐所以转为绍圣始于朋党，成于调停。"

人知杨震称关西夫子，五代杨凝式，字虚白，称关西老人。杨震四知拒金，时杨秉为太尉，自谓有三不惑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何休十七年不窥门，作《春秋解诂》，董作《春秋繁露》。宋程文简大昌作《演繁露》，高文虎之子似孙，尚少作《繁露诘》，多程所未及，程盛称之，而心实不能堪。

"宁我负人，勿人负我"，曹操语；"宁人负我，勿我负人"，陆贽语。曹操初拜议郎，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读书，秋冬弋猎，以自娱乐。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缮治四门，悬五色棒于门左右，各十余枚，犯者不避豪强，棒杀之，迁顿丘令。操年少自是不凡，治世之能臣固非虚评。

曹操字孟德，隋将王彦之子亦名操，字孟德，且与姓氏相同，殊可怪也。

科名起于汉，孝弟力田、贤良方正，不拘一格。至唐最重科名，名目尤多，韦处厚登才识兼优科。吴通玄，海州人，举神童，又擢文辞清丽科。张九龄，字子寿，曲江人，公谨玄孙，七岁属文，十三献书，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张说一见，与通谱系，擢进士，又中道侔伊吕科。唐有八十一科名目。

吴通玄举神童，待秘书正字；刘晏举神童，亦为秘书正字。且宠之，殆幼令识字，以造就之耳。

性嗜不同，有愈出愈奇者。《暇园随记》，聊广识见。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鲍鱼，曾皙嗜羊枣，屈到嗜芰，[illegible]。王莽嗜鲍鱼，曹操亦嗜鲍鱼，王右军嗜牛心炙，隋后主嗜驴肉，魏徵嗜醋芹，嗜尚皆近情。《南史》刘邕乃嗜疮痂，孟灵休疮痂落者，邕取食之，孟大惊，恶疯未落者给邕。邕为南康郡公，郡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互鞭结痂，常以给膳。唐权长孺，令福建，嗜人爪甲，有诣都，狂士将传剪步健及佣保，杂爪甲数两饯送之，权如千金之惠，连嚼啖之，合坐皆惊。唐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嗜臭虫，时谓之"蟠虫"，每得三五升，浮温水以抽其气，然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味甚佳。"宋明帝嗜蜜蚁，每啖数升。

生性难移，即能变化而有时仍露其本来。汉高祖，贵者也，为亭

长，大言欺人，戮长吏，窃其官，其胆日粗，而量能包楚，所图者大，而分我杯羹，心益广矣。比得天下于内暴之余烬，未暇不变，以仁而伪游云梦，谋及妇人，圣王固如是乎？是以诛戮功臣，诈心毕露，身死而乱亦作焉。

汉之初兴，即以暴起，其后终以暴足结局。

世谓明太祖与汉高颇相类，皆本性之不纯者。

汉得天下，事半功倍之时也，故文帝之世称治。

英杰生而异人，况帝王乎？吕公善相，奇高祖状貌，妻以女，得为后，可谓知矣。然明于知婿而昧于知女，第知生女而得富贵，不知其危刘氏而吕氏歼焉，是择婿以火其家也，吾不知其家教如何矣。

汉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曰："中人十家之产也。"遂止，亦云俭矣。及信新垣平，赐累千金，宠邓通，赏累巨万，又赐铜山，俾自鼓铸，不啻小而忘大乎？而后世颂文帝为有道主，谓能与民休息，减田租，求贤安内，德洽于民，虽偶有失德无伤于治。余谓文帝知节用而爱人也，知与其有聚敛之由，于有谥法也！

席丰履厚则侈，侈则祸继之。汉武帝，英主也，承祖宗缔造，而骄恣骄饰，好大喜功，侈也，少欲金屋藏娇，馆陶置饮，召主人翁，不以为怪。侈则淫，淫则乱，巫蛊作乃筑高思子，何益焉？党锢旋兴，而外戚移祚，皆侈心酿之也，持盈保泰，人君所当朝夕警焉。

以诡谲之臣，事英忌之主，乃以谈谐为诤谏，而避世金马门，东方曼倩明哲哉！十洲三岛，使君超然兴象，正如传说为虚炫以悦帝王，不禁鼓手跃起，殷殷然听而根究之也。然谐谑有床头珠儿，终不得宣室饮，帝亦涵之，东方盖谲而正者。

化家为国，秦王启之，及得天下，又经百战裹创而来，固早望气得之。高祖为天下大计而立嫡以贤，何致坐视同气喋血宫庭哉？吾尝反覆思之而莫解焉。

纳元吉妃杨氏，纳寿王妃亦杨氏，宫中有披翠袭，军中旋点双陆，女祸称戎，延而至芒砀，败徒始炀，唐社幸也。

明皇戡韦乱，复宗社，亦何英伟。开元之中，端拱太平，无何月夕花晨，荒淫竞侈，以中外义安之，天下付之腹剑肉刀之手而罔顾。锢老内宫，并一力士且逐之，罔敬肆之机所系，而前后判若两人，若此之甚，亦有莫解者焉。

[illegible]

国当强盛，辄好大喜功，开边拓地，以张声教，积久势弛，元气日耗，边隙日生。弃之则损，戍之则难继，终日疲于縻费，而莫可如何，务名而害实。若于唐平西突厥，而叹人主之未熟筹也。徐惠之曰："地广非久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诚见之言。

王莽诈人也？忍人也？忍于再杀其子，以行其诈，是孰不可忍乎？其女非之，其姑痛詈之，贤于莽远矣。

[illegible]有贤姊与莽姑同。锺霖

苏武在匈奴十九年，世皆知之。同武在匈奴者，有中郎将张胜、假吏常惠等，胜为匈奴所害，后随武还者九人：常惠、徐圣、赵终根。惠以功封长罗侯，其余六人姓名不传，但知苏武少言常惠者，徐赵史无闻焉，良可慨也。

[illegible]

[illegible]国逃归。锺馥

汉大将军由女宠进身者三人。武帝时，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卫媪通，生青，故冒姓卫氏，为平阳主骑奴。卫媪先有女子夫，为主家讴者，得幸于帝，立为后，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封长平侯。平阳主寡，青尚焉。霍去病父仲孺，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生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封冠军侯。李广利女弟本倡家子，得幸于帝，为李夫人，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其王毋寡头以归，封海西侯。卫媪一失节，仆妇生男为大将军，生女长君孺，嫁公孙贺，官至丞相，次少儿生去病，子夫且为皇后，去病异母弟光又因去病官显封侯。

人敬我有倨，受之尊长师弟间则可，施之平等，非其人则怨深焉。孔明拜庞德公于床下，德公自受，而孔明安之。梁松拜马伏波于床下，伏波自受，而松衔之，招身后之祸。贤不肖相去若此，君子之处小人，愈敬我，愈不可忽也。

孔明以天下才，乃偏倨一隅，不遑启处，中年鞠瘁以死，仅争正统于强弩之末，尝不掩卷而叹息也。

[illegible]

张华推重焉。

[illegible]魏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竟不为立传。钟霖

每见世称葛亮、马迁、方朔、马相如，复姓之首字，未如何本，亦觉未安。若葛亮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其地现有葛姓，乃以诸葛别之，遂以为姓，称以"葛亮"尚可。若司马、东方何以截开？余恐为识者所笑，故临文不敢从。

袁绍得一玉印，于坐中举向其肘，曹笑而恶之。余每想当时绍之浅态，以戒后人。

三国吴潘璋，字文珪，东郡发干人，即今堂邑县。博荡嗜酒，贫，好赊酤，债家至，辄言后豪富相还，后拜右将军。人当贫时，为债所逼，答以富必相还，多不相信，可叹而亦可笑也。

用兵立军市，亦善法也。潘文珪与魏将夏侯尚战，尚分兵二万作浮桥，潘刺苇作大筏若干万，顺流烧断之，尚败。所领兵马数千，而其常如万人，驻必立军市，他军亦皆仰取，咸称其便。然非治军有律不能也。

曹操小字阿瞒，唐明皇在宫中亦自称阿瞒，尝谓秦国夫人曰："阿瞒乐籍，今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耶？"乃出三百万为一局。

汉高欲易太子，张良为吕后画策，致四皓于东宫，模模糊糊，令人不可信，亦如宋太祖之烛影斧声，模模糊糊，千古疑。

陈情表李密称祖母"刘闵"。《三国志注》："密之祖名光，密之父名兴，一名安。见王隐《晋书》。"

《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令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即李密子也。钟霖

孔明妻，黄承彦女也，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只得阿承丑女。"以风流名士而得丑妇，初不闻孔明有厌妻事，固在德不在貌也。

[illegible]曰奇、猛。锺叔

世有幼亡，而其亲为娶人之幼亡之女以合葬者，谓之冥婚。有纳聘、合葬如礼，两家往来极亲，亦从俗之礼也。然古有行之者，魏邓哀王冲，年十三死，太祖为聘甄氏亡女合葬焉。《周礼》有嫁殇之禁，是冥婚自古有之。

[illegible]代有缺，每以为憾，则冥婚亦不可少者。锺叔

幼年有才，年每不永。古明目达多蹇，所谓早慧而未寿也。邓哀王冲，字苍舒，五六岁有成人之智。孙权曾致大象，王对魏太祖言："以船载象，大象，易如象之物，视船迹，可知其斤重。"太祖大悦，惜年十三即夭。

[illegible]

世无绝卜，而著验者亦少，有所谓善相者，亦多中，然未有如相印之奇者。魏许允善相印，允出镇北，将拜印，以不善，使更刻之者三，允曰："印虽始成，然已被辱。"问送印者，长喙于厕。相传相印法出于

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韦受法，以语许士宗，利以术占吉凶，奇中。韦尝问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又有鹰经、马经、矢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故有二十二家相法，今人间焉。"

宋有相手版者，即相笏也，庾道敏善此法。王休佑以己手版示他人者，庾曰："此版乃贵，然使人多忤。"王乃密换褚渊手版。一日，褚于帝前误称"下官"，帝不悦。

[illegible]筮，自汉京房始。钟霖

平居慷慨读节义，临事乃全忘却，皆一时误于身家重目。及至名裂身败，家亦不保，徒为人鄙笑，晚矣。此非有定见定力不可。宋臧质守盱眙，复魏主书曰："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齑之、粉之、屠之、裂之，犹未足以谢本朝。"词意激烈，生气凛然。[illegible]之变，与诸将同际困顿，何等作为。乃佐义宣判，遂至败身。[illegible]王思政为魏守颍川，誓与城存亡，而竟降齐。吕文焕为宋守襄阳，困支五年，而卒降敌。隋屈突通守河中，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一刀。"后亦降唐。有志之士所当权其死之重轻而自奋也。

君子处小人，要少其事，少接谈，不能不刻刻存小人心以防之，方勿密之受祸，激之受祸焉。宋王称之言曰："君子不幸，为小人所间，不能深思远虑，以消小人之势，而痛心疾首，务以口舌争之，事激势变，遂成朋党之祸。"

谢太傅东山丝竹，声望日隆；潘岳闲[illegible]游山，名誉日损，时不同境不同也。

齐田单火牛致胜，宋王德火牛致败，一在穴城而自障，一在旷野而易返也，法同地不同也。

人臣险阻艰难，委曲保全，当以宁武子为法；婉转谏诤，格主保身，当以李泌为法；勋隆望崇，戒慎全终，当以郭子仪为法。

人知汉高入关，约三章之法，每以为简，不知民苦秦苛者已久，故急除苛刑简以畅民心。及定天下，又采前代法度，命萧何定为九章律令，用以整齐斯民，岂第三章哉！

邴原与郑康成同里，而邴不肯师郑，或尤之，曰："有登山采玉者，入海求珠者，各宝其宝，不必同也。"噫！此邴所以为邴，而郑自若也。

唐娄师德"唾面自干"之语，有激而发，人以为矫情矣。尝考其奋自边鄙，戴红抹额，与虏战，八遇八克，何等英勇。及积功至台辅，人谓其谦以受诃，恕以容忮，忍以待济，畏以远祸，不诡不随，以功名终，盖道德中人也。

隋末，钱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唐高祖武德四年初，行"开元通宝"钱，十钱为两，后世法之。唐代皆用此四字。或谓明皇时钱背有半月痕，为杨贵妃指印，而"开元"又与"钱"字相同，有多未解，不知字仍其旧，模或随时更造耳。高祖非以开元为国号，或谓读"开通元宝"亦通。

> 后世钱亦有"宝"字之名，"元"与"圆"通，与"圜"同，今以五十两一锭者为元宝。锺霖

汉景帝时，郅都为中尉，行法不避权贵，号为"苍鹰"，然非酷吏。

唐昭宗时，朱全忠杀昭宗子九人。李振屡不第，深恶搢绅之士，言于全忠，一夕，杀裴枢等三十余人于白马驿，投尸于河，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浊流。"时谓之豺狼，则不若酷吏高明矣。幕友无流品，或戏谓："刑名可用乌鸦补服，钱谷可用喜鹊补服，征收可用鱼鹰补服，官之父则用子规补服，官之婿则用鹞子补服。"甚有趣。

妇人有须，世或有之，然未闻著称。唐李光弼母有须数十茎，长五寸，封韩国夫人。二子光弼封临淮王，光进封武威郡王。宋徽宗

时，都城朱氏女生髭长六七寸，未闻其奇。

智将不如福将，盖借彼福力成我功名也。宋枢密使狄青次子咏，字子雅，美丰仪，哲宗称为"人样子"，其体貌可想。

国朝杨侯遇春，伟躯骏貌。每临阵，辫长辄作结，则策马克敌，军中皆称"福将"。出师有年，未受一伤。君为武举第一，都间伟躯，月面如满月，英勇鲜匹，咸以福将目之，乃阶身临清，(然)竟火药所死。人言当时显神异，亦非凡相也。

今人讳老，每用乌须药，仕宦尤甚，乃有少年饰老者。后五代南唐烈祖为尚书左仆射，年甫三十，自谓非老无以慑众，因服白发药，一夕皓然。

刘禹锡："[illegible]生。"锺霖

世人求子多供张仙，或谓花蕊夫人，假托祀其故主，不知实有其人，名远霄，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苏老泉尝梦之，挟二弹射天狗，以为生子之兆，奉之，果得苏轼，有《张仙赞》。

东坡居次兄景卒，一作景先。见《欧阳志》。锺霖

世言关公刮骨疗毒以为难。周世宗出师至高平，马上持石以供炮，人争持石。宋太祖时为先锋，乘皮船，入寿春壕中，城上连弩，矢如椽，牙将张琼以身蔽太祖，矢中髀，死复苏，镞著骨不可出，琼大卮饮酒，破骨出之，血注，自若。

诡报邀功自昔已然。安禄山反，张垍荐王[illegible]有谋略，杨国忠忌之曰："人多以口打贼，君不东手？"王曰："谁为公手打贼者？"后唐李嗣源独不表功，或问之，曰："人好以口击贼，我但以手击贼耳。"

许远、张巡守睢阳，同死难者有姚訚，崇之从孙。《唐书·本纪》：尹子奇陷睢阳，张巡、姚訚、许远"同被执见杀"，初诏拜巡御史中丞，远

侍御史，闾吏部郎中，后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闾滁州大都督，恤典相同。不知世何以有双忠庙，而不立三忠祠。

世谓宋太祖欺人寡妇孤儿。《宋稗类钞》："太祖宫中立铁碑，戒后王无得伤柴氏子孙。"或谓太祖欲除世宗二小儿，似未确。

唐崔郾观察陕州，终月不笞一人，改鄂岳，则严法不少贷。"陕土瘠民劳，鄂地险民悍也。"柳仲郢为京兆尹，政令严明，为河南尹，为政宽惠，曰："辇毂之下，先弹压；郡邑之治，本惠养。宽猛随地而异也。"

逢丑父谄晋，纪信诳楚，君皆得保。明太祖与陈友谅鄱阳战急，韩成服太祖龙袍投水死，贼以为真而退。

徐世勣言："初为无赖贼，继为难当贼，后为佳贼。"贼自称"佳"，虚矜。其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有言此子相不善，必赤吾族。尝随猎，命入林趁兽，乘风纵火，欲烧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伏腹中，火过，浴血而立，无所伤。有其父有其子，后果赤族，亦父作之耳。

五代汉吏部侍郎张允，家富而性吝，虽妻亦不信，自系众钥于带，行如环佩。守财虏乃见之大官侍郎，一笑。

吝与俭不同，省所当省曰俭，俭为美德，不当省而省曰吝。吝未有不鄙者，且未有不贪者。吝与啬亦有别，啬者欲出不肯，欲用不舍也。非俭不能惜福。

《史记》人君皆言从实，故不令人君见史。宋李昉、宋琪建议复《时政记》，自送史馆，先进御而后付所司，史乃不能直笔矣。

《诗》咏彤管，彤管，朱色，女史记事之管也。古者外朝有国史，内有女史，燕私秽亵，不能掩蔽，防微者至矣。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魏晋以来尚有其职，皆近侍之臣掌之。后废。隋王劭请复置女史之职，具录内事，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止，未闻有议复者。

国朝宫中则例，齐内严者，独冠千古。用宦官无重任，宦不过四品。铁牌铸例，立法谨严，三代以来，所未有也。

惟口兴戎，人皆知戒，而能慎言者有几？五代贺若敦以负气，为

宇文护逼死。临殁，语其子弼曰："欲平江南而不遂，汝当成吾志，勿以舌死。"乃引锥刺弼舌以志戒。

唐中宗时，宦官用事，窦从一曲意下之，见无须者亦曲意承接，可谓无所不至矣。杨存中，人呼为"髯阉"，以其多须而善逢迎也。

谚云："吃亏占便宜。"便宜不可知，却未见吃亏死者。唐朱德容先生仁轨训子弟曰："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

范华阳曰："天生斯人，苟有聪明、正直之资，必将有用于时，不使之汩没而终。"余深信之。惟聪明人皆有之，只不能正直，便汩没一生，大可惜也。

世言"对驴弹琴"，未知出自何人。晋郭象《庄子注》有云："非所明而明之，对牛鼓簧耳。"恰对。

世咸言"纲鉴"，习而不察，殊谬未安。纲者，朱子《纲目》；鉴者，温公《通鉴》也。谓之"鉴纲"，则人笑之矣，谓之"史鉴"，可乎？

卢仝自号玉川子，作《客谢井》诗云："我纵有神力，争敢将公归。扬州恶百姓，疑我卷地皮。"今言"州县官刮地皮"，殆本此。今言人粗俗曰"市井气"。《平准书》注："古人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

《周礼》："奔者不禁，非淫奔也，不能及时成礼也。"近因逆警，乡有闻乱而急婚嫁者，不及择期，或不及备礼，古称"惊婚"是也。伪蜀孟昶，选民间女子，民间惧其搜括，皆立媒妁而嫁之，谓之"惊婚"。

神鬼奉纸钱楮币自唐始。汉以后，丧葬皆有瘗钱，后乃以纸为钱。唐王玙用之祠祷，谓之"寓钱"。沙漠北地多用楮币，即纸钱之类。辽金时并用楮钞，直以纸代钱矣。

相传楚蜀间无鱼鸭，宴客用木鱼漆鸭，今则不然。而陕甘间尚有木鱼食品者，宴毕则洗而悬之。有木见荷花者，亦如南人不知有千人毡帐，北人不知有二万斛船也。

唐路德延为朱友谦记室，朱行多不法，路作《孩儿诗》五十韵刺之，极尽儿态，朱大怒，沉之黄河。宋张侍郎师锡追次其韵作《老儿

诗》，不及路诗之工。李义山有《骄儿诗》。

南朝有《驴九锡文》、《鸡九锡文》，讥当时官爵之滥也。

孔明寄寓南阳，乃襄阳之南阳墟，非今之南阳府。裴松之谓在南阳邓县者，误。襄阳有诸葛宅，西有山曰“乐山”，以诸葛曾登山鼓琴，故名。

世谓书信曰“竹报平安”，又谓家书曰“竹报”。《酉阳杂俎》云：“童子寺竹，卫公言北都惟此寺有竹，才长数尺，今寺纲纪，每日报竹平安。”后人取“平安”字，遂称“竹报”。

幼读《桃花源记》时，思一个其处而不得，所云渔人太守，不知为谁。偶阅陶潜《续搜神记》云：“南阳刘骥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一涧水，有石囷二，一闭一开，水深不得渡。”太守盖刘歆，渔人姓黄名道真。[illegible]：“晋太元丁丑，渔人黄道真入桃花源，见老翁，言关中孙[illegible]与路人[illegible]长[illegible]，秦地名绿萝山，太守文陵[illegible]之。”

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绵竹道士杨世昌也。”明吴宽诗：“西飞孤鹤记何详细，有客吹箫杨世昌。”

蔡邕子名袭。羊祜乃邕外孙，景献皇后同母弟祜有功，将进爵，乞以赐舅子蔡袭，封袭关内侯。

世知袁安卧雪，《野客丛谈》云：“胡定字元安，雪满其室，县令遣掾排雪，问之，已绝谷，妻子皆卧。可与袁邵公媲美。”

汉董仲舒，《南史》亦有董仲舒。鱼复侯子响以董蛮为僚属，武帝问之曰：“人以蛮名，何得蕴藉？”乃改名仲舒。谓：“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对曰：“昔仲舒出自私庭，今仲舒出自天帝，固当胜之。”

宋张公艺书百“忍”字，后凡张氏皆以“百忍”名堂，不知王氏先有书“忍”字者。唐光禄卿王守和于几案大书“忍”字，帏幌亦绣“忍”字，一生不与人争竞。明皇非时引对，问曰：“卿名守和，已知不争，好书‘忍’字，尤见用心。”对曰：“臣闻坚则必断，刚则必折，万事之中‘忍’字为上。”明皇称善，旌以金帛。

王羲之为右将军，世称"王右军"。六朝王道隆亦为右将军，称"王右军"。

古称千里驹者，有三千馀人，梁王规、王茂、北齐冯翊王润皆称"千里驹"。

有三世同"之"字者：王晏之、崐之、陋之。四世同"之"字者：王羲之、献之、靖之、悦之。五世同"之"字者：王胡之、茂之、裕之、瓒之、秀之。六世同"之"字者：王彪之、临之、纳之、准之、与之、进之。

宋太祖使王佑领大名，曰："此卿故乡，所谓画锦者也。"画锦名堂，魏公殆取于此。佑字景叔，莘县人。

晋王祥卧冰获鲤，世称大孝。同时西河王延，字延元，母病思鱼，延于汾水哭冰得鱼以奉，人多忽之。祥字休征，琅邪人。

王谢居乌衣巷。《丹阳记》云："乌衣之名起吴时，即乌衣营也。时以王谢子弟好著乌衣，以自缘领，谓之乌衣子弟。"

"覆水难收"非朱买臣事。《类林》："太公望初为妻家逐出，及封齐，妻求还，太公取水覆地，令收不得，妻愧死。"

世知向子平婚嫁毕，遍游五岳，多误为向禽。考汉向长字子平，河内人，尝读损益卦，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嫁娶毕，敕断家事，勿相关白，曰："当如我死。"遂与同好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禽庆字子夏，北海人，王莽时隐居不仕，与子平同游五岳，不知所终。

周尺今八寸。《周礼》："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古以二岁半为一尺，七尺二十，六尺之孤，十五。五尺之童，十岁。若五尺以二岁半计之，又当是十二岁，十五岁则称六尺。晏子身不满三尺，当是二尺四五寸，岂成形体，殆极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长，则今七尺五寸馀。一云晏子身不满七尺。

"举案齐眉"，世知非"几案"，乃"椀"字。考《周礼》："玉人案十有二寸。"案，盘也。《史记》："高祖过赵，赵王自将案进食。"又"万石君对案不食"，皆盘也，盘固可举也。

四月八日为浴佛日。两般秋雨庵《随笔》言："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相传是日为佛诞辰。考辛卯为四月初五日，初八浴佛，殆世俗三朝洗儿之说。

杜甫客耒阳，过江大醉，落水死。玄宗诏求不得，乃言为白酒牛炙死。见《剧谈》。

世谓姜太公能谙神，《封神演义》颇为怪妄，然亦有所本。《史记·封禅书》："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旧唐书·礼乐志》引《六韬》："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命职事。"故今人家门户多书"太公在此，诸神回避"。

《孟子》："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八年于外则然，稷不闻有此。信手处，大贤不免。

《淮南子》："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之击筑，歌于易水之上。"宋玉《笛赋》亦以荆卿、宋意并称，人多不知宋意。

《国策》："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注："坚，政之副，犹秦武阳也。"人多不知阳坚。

关帝之祀，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矣，然五月六月皆称为圣诞。考《关侯祖墓碑》，侯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五月十三日乃侯子平生，为汉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也，侯夫人胡氏。

或谓五月十三日乃公单刀赴会日，是日每雨，为磨刀雨。考《三国志》："先主自还公安，令关羽争三郡，鲁肃在益阳相拒，求邀相见，各驻兵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后割湘水为界，罢军。"并未言何日也。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为月忌，作事不宜。《阴阳书》云："三日乃河图数之中宫五数，五为君象，故庶民不敢用。"

舞雩，舞雩以祭，以求雨也。见《尔雅·释训》。《月令》："仲夏大雩，祭求雨也。龙见而雩。"龙，星名。风乎舞雩，祭之地也。

古书皆卷，以黄檗染纸为之，故名黄卷。至唐始为叶子，即今之

书册。古书皆卷，故名轴。

人君服黄自隋始。

西方称佛，尊之之词也。佛家以孔子为幢头佛。

后汉贾逵，头长，博学，时人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秦桧长脚，人呼"秦长脚"。

唐李绅，字公垂，短小精悍，时呼"短李"。杜牧之亦短小精悍，时呼"小杜"。

李师中谓："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乱天下者，必斯人也。"吴奎谓："安石护非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纪纲。"人服其先识。

欧阳修为王安石延举文彦博，称其恬退；曾公亮谓真辅相才，伪君子可以欺君子也。人谓安石直无忌惮之小人。温公对上曰："人目安石为奸邪，诋之太过，惟不晓事，又执(拗)拗耳。"亦尚不足以蔽辜，安石何常不奸邪?

人贵自奋，乃能自立。季布为朱家钳奴，卫青为侯家执役，刘彦之为人担粪，皆致身显贵。郗方回苍头能文，为王右军所爱，每称之于刘真长。鲍亨、段肖俱杨素家奴，未尝非名士。若唐伯虎役以奴婢，才气所使，不足为训矣。

到溉子名镜，其母梦镜而生。

贫为人轻，而亲戚为甚。余谓正可激励成人。刘穆之少贫，不拘检，好往妻家乞食。江氏庆会，食毕，乞槟榔。江兄弟曰："槟榔消食，君常饥，何忽需此?"及穆之为丹阳尹，召妻兄弟曰："卿不图恕。"及醉，乃令人以金盘盛槟榔以进之，自快可想。然贫当自爱，勿为人轻，多此一报也。

左思作《三都赋》，人多訾议之。思亦不能自信，请教于张华。华曰："此赋可与《两京》媲美，然君名未重于世，宜求称扬于高明之士。"思因求序于皇甫谧，谧大赞赏，遂序之，于是訾者转毁为誉。长安庆虬之善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为司马相如所作，

遂大见重于世。张商英有《三坟书》，自藏其名，托之古人以传。所传《地理指掌图》，极精博，自足以传，乃托之东坡。吁！附骥始显，古人往往而然。士无功业表立于世，立言又不足以垂远，区区文字，有用以覆瓿，盖瓿者亦大幸也。

择人不慎，有因文字连累而得祸者，人之阱亦文人祸也。得意时当戒之，失意时，尤当戒之。

人有几何，其可存者名耳，有即借之以自争焉。身后寂寞，存者有几，而当时则自计得之。《南史·徐广传》："高平郗绍作《晋中兴书》，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世，宜以为惠。'绍不与。"后法盛窃绍稿之。他无名本，遂行于世，皆谓何作也。

宋胡忠简公澹庵谓王伦、秦桧、孙近札子并出卖国之论笔，然亦老于事必有奇祸，因取而日上之，遂遭远窜。朱子谓其疏"可与日月争光"，谢叠山称"中兴奏疏第一"。借人成名而名俱传，计亦良得。

只图成己之名而忘人，国家大患往往由此也。邵康山曰："宋世所谓贤人君子者，一有议论异同，即使求去，国家凡事竟可行之，而终始主张不同，诸贤求去，譬如行舟，一主帆，一主橹，一主篙，主人从主帆之言，则主橹篙者即舍而不顾，且幸其覆舟以快其言之不用，不知舟覆而俱不能免。"

登科曰"龙虎榜"。唐欧阳詹与韩愈、李观等同年进士，时称"龙虎榜"。今山东于榜之两旁画龙虎。文人乡榜后赴"鹿鸣宴"，歌《鹿鸣》之什。武者曰"鹰扬宴"，武举榜之两旁画一鹰一虎，或曰熊，取英雄意。

唐进士雁塔题名以记登科捷捷，即今之《题名录》，前朝为《登科录》，宋有《题名碑》。袁简斋云："有《绍兴十八年题名碑》，朱子为五甲进士，小名沋郎。"按，朱子生于延平之尤溪，故名，或误作沈郎。

《题名录》初出极可贵，日久亦可贵，盖一科必有名人在内也。宋理宗宝祐四年《登科录》所以传者，以文文山、谢叠山、陆秀夫三人是

事也。余又乾隆四十三年缙绅，时和珅当权，议相为十竣中，刘石庵先生为阁读学士，纪晓岚、吴榖人两先生为编修。晓岚先生有《顺治十八年缙绅》。

[illegible]
[illegible]
延平"作"延年"，因亦劝悬联者收之。锺霖

鸟须无梅花，杜诗无海棠。刘渊林五恨：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带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海棠，岭南者香，前人言之。曾子固济南诗极多，其佳者亦夥，乃云不能诗，殆如王荆公言："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也。"或云刘原父语。

李邺侯插架三万轴，古今称藏书多者。邺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戒子孙不许书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固藏自先世矣。

唐李磎，字景望，自在台省，聚书至万卷，号"李书楼"。李泌藏书最多且善记，字招用，十皆知字。唐代藏书李氏为著。

藏书多者，张华载三十乘，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梁元帝有图书十四万卷，《金楼子》"吾聚书八万卷"，为侯景焚。

[illegible]
[illegible]
富，付之一炬，天下惜之。锺霖

《金楼子·戒子篇》云："欲求子孝，必先为慈；将责弟悌，务念为友。"《立言篇》云："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是忘其身也。"言善矣，乃台城之围，坐视君、父困饿以死，复以中国帝王缚鸟幔之下，言行之不符若此。

藏书、保书甚难，家贫书未卖便是佳子弟，然非积德不能积书，若

诲谆而听藐，则非先人所能料其身后矣。唐杜暹藏书，每卷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人谓所见不达。若问若水尽纳宝器书画于圹内，米南宫悉焚法书名画于生前，则更不达矣。

卫公子居室，圣人称善，以贵能知足也。每见富室，居必兼四邻以自广，田必购近村以自便，极奢难继，有盈必亏。积增一物一快，后人一物一憾，祖父竭力营之，子孙随手散之。阀阅之门，三过而三易主。徒来路人之叹，古今同憾也。

李文饶《平泉花木记》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非吾子孙。"欧阳文忠诮其愚，有以也。

[illegible]
铸鼎之永宝也。锺霖

李文靖公沆所居甚隘，家人劝治第，弟维亦援以言，公曰："此为宰相第诚隘，为绅士第则已宽矣。以宽大之第传之子孙，子孙未必为宰相，居之不相宜。"

宋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壮阔，亭壍数百步。第成，公疾甚，肩舆一登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居不得太久，修不得太费，卖不得太贵。

[illegible]
锺霖

寒士读书而兼赡家，最不易也。箪食瓢饮，尚有负郭之田，断而

画粥，亦有供食之人。若（然）□□□读，甚至吞纸实腹，无家计扰心，亦可艰苦自励。乃上有待养之母，下多嗷乳之弟，谓能专心攻读乎？所望有力亲友，助以成全之，异日厚报焉，此中成全不少也。

晋刘殷幼孤贫，事曾祖母以孝闻。人遗谷帛，受而不谢，直云：“待后贵相酬耳。”后为齐王冏军咨祭酒，皆厚报之。

唐王珪少孤贫，人或馈遗，初无让，及贵厚报之，虽已故，必赡其家。与房杜善，其母李尝曰：“二客公辅才，汝必贵。”余无富贵相，然刘王二君固景行行止焉。”

唐李泌对德宗曰：“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萧时文翰善论，非刘孝标《辨命论》，谓：“人禀天地而生，孰云非命？”至吉凶倚伏，亦由人而致，若一归于命，非善知命者也。”

命之说可信而不可信。惟不得志者得以命自宽，而不能安命，贪争致患。圣贤不言命，未尝不可以命劝勉，中才而用其命焉，故禄命之书不废。

唐吕才《禄命论》曰：“文王忧勤损寿，非初值空亡；长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南阳多近亲，非俱当六合；历阳成湖不共河魁，蜀都炎火不尽火命。既由同有同建与禄，而贵贱殊域，共命若胎，而工拙异科。”立言极圆通。余谓宜以俟命，为持身涉世至善之道。

语云：“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一息向善，命有因之转移者，袁了凡先生《立命篇》非虚言也。

何曾日食万钱，无下箸处，后人谓之曰“汰”。其子劭日食二万钱，弟等尤甚。永嘉之末，何氏无遗种。李德裕每食一杯羹，约费三万钱，杂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三煎即弃其滓。吾不知其如何滋味，直谥之曰“怪”可也。

王广津伯相，置穿一井，将天下宝玉珍珠投其中，汲水以饮，吾不知其何意。

有清嘉中所奇者，犹值万钱。宴公侯家，品极水陆，不下箸。予

德裕好饮惠泉，自泉至京师置水递。唐孝仁伐辽，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自给。于民则害州，且点山钱若干石，吾不知其祸延几世矣。

因果之说，即先天后天之理；报应之说，即降祥降殃之理，释氏非尽虚妄也。惟自古以来，何以辗转相报不已？始作之者因何而成？既报之后应已结案，乃有若未结，且又多一重公案者，古今历历可考也。

张良佐汉灭秦，报仇心足，赤松从游，似结一案。或言赵高为赵后，自宫乱秦，于秦为奸，于赵为忠。然六国皆灭，只楚人一申，未见他国如何报复。

王莽篡汉，有言为当道之蛇，报一剑之仇。并言莽死，神化为蟒，若黄(能)[熊]然。

齐公子大豕为害，或大人人立作祟，皆及身报复，最足唤人警世。

曹操令后逼帝，人不号为汉贼者，相传为韩信转世。司马师入宫缢后，其迹同曹，而无怨之者，谓报曹应尔也。第未闻何人转世。有谓司马氏早蓄异志，乃报太史公腐刑之辱，未知何据。以牛代马，或亦有说。

[illegible]
司马文宣王矣。锺霖

杨素谋害太子勇，广乃夺位，素遂见勇为厉，惊悸致死。

赵普为宋重臣，附会杜太后，致太宗得位，斧声可疑，两皇太子相继而卒。使太祖百战以得天下，子孙莫得俾嗣，而一误岂容再误？又致涪陵公忧卒，普之罪大矣！迨其死也，见诸冤家相逼，因应然也。

世言宋得天下于寡妇孤儿，亦失天下于寡妇孤儿，幼君投海，尚不若郑王宗训之终于房陵。此纯从后日言之。当兄终弟继，疑案不明，无何武功王德昭以太宗不悦自杀，兴元尹德芳亦郁郁以死。宋

妇孤儿亦正可怜，虽曰人命，报亦速矣。后封宗室，赘举耳。

陈后主后庭歌舞，亦自鸣风流，隋文加兵，井中同系，恨恨以死。乃阿麽奢侈加甚，国应运衰，而后主自舒眉形。

相传隋炀帝与妃朱贵儿设誓乞世为夫妇，故朱转生为唐明皇，炀帝转生为玉环。七夕私盟，犹是当年夙愿，此亦理所应然。而杨氏倾国，诚似杨广再来。

开河记云：地宫大鼠为隋炀帝本命，一击鼠首，阿麽即患头痛，迹其荒淫，固应是怪。五代以来，南北一统，而炀帝旋撞坏之鼠，为隋来耶？抑与李唐有前因耶？

唐太史令李淳风言："武氏当代唐，杀唐子孙殆尽。"太宗欲穷治之，李言："其人已在宫中，计其得政，年老气衰，或不至甚。若杀之，再生一人，其祸更烈。"是已明言其人尚近在宫中，竟未除及。屠杀尤多，殆有定数，不能逃者。或言武后乃李密转世，密某等不可并世全俱，诚与李唐有憾，然何至杀其子孙之若是耶？单雄信终不降唐，又将转为何人？似必与唐不能释然。

[illegible]

知，虽验何益？徒乱人意，不如焚之。锺霖

有唐多英明之君，而女祸叠兴，几覆宗社，皆肇自宫人启之于开国之始耳，淫之为害若此。太宗文[illegible]

[illegible]五色线[illegible]云：“安禄山为[illegible]。”余谓五家当是五鬼，群起而闹唐之天下。

蔡京为魔君下界，见《钱氏私志》。[illegible]相传京能视日，日久不瞬。京祖某、父准皆七月二十日死。洪[illegible]《容斋随笔》[illegible]：“京死十二年还葬，皮肉俱消，独心胸上隐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

禄山陷长安，用谋臣严庄、高尚计，先以千骑焚元宗史阁，初实录[illegible]自在，后救，有不及[illegible]四矣。高尚与李猪儿刺杀禄山，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杨国忠为张易之子，冒姓杨，呼易之为舅，与虢国夫人通势，倾朝野，酿乱致变致毁唐室，似为张氏报复者。

[illegible]士杀国忠并杀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illegible]缠綵

世言黄巢为魔王下界，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会杀劫完而李存孝者出而收之，巢灭，存孝亦亡。

[illegible]青帝，移共桃花一处开。”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肯使侬压我儿。”

[illegible]为盗，号“浪荡军”。锺霖

韩信为吕后所害，韩侂胄为杨后所害，韩[illegible]为[illegible]后所害，韩[illegible]为谢后所害。韩氏著名者乃皆死于妇人。

《王氏闻见录》：黄巢起时，一道人[illegible]请发黄巢祖墓于金统水东源中，得一窟，有黄腰人举身自扑而死。道人曰：“吾为天下破此矣。”巢果败。[illegible]与李自成祖父墓，穴中有金色蛇，向日欲起，掘毁之，因为乡人[illegible]，竟破死[illegible]事相同，天固不容逆贼之成事也。

相传蜀有人庙宿，忽闻音乐，窃见众神[illegible]一童子，舞跳而至，狰狞陷人，不审何方，窃见众神再三为其人乞命，童子云：“不敢违上旨。”乞之久，始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唐末董昌反，以丙年丙月丙日丙时僭号，见《吴越备史》。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僭号，见《庚申外史》。

报应有及身而见、隔远之子孙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宋衰金盛，二帝北狩，青衣[illegible]，五国[illegible]。迨金[illegible]汴京，元帅崔立降元，以金王后、妃嫔、宫车三十七辆，宗室男女五百余人，尽送青城。元杀荆、梁二王及族属，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艰楚万状，尤甚徽、钦之时。史言金太后、皇后到和林，青衣[illegible]之辱，莫甚于此。呜呼！天道好还，惟人自召。行善，天必报之，以善且信焉！胡不鉴此而慎为善乎？青城属开封府。

[illegible]东开原县。锺霖

传有"神降于莘，已请于上帝"等语，[illegible]。唐僖宗幸成都，高骈杀戍将，[illegible]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我必诉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戮如我今日。"后骈在道院[illegible]，疑骈[illegible]，外围急，恐骈[illegible]内应，乃杀骈及其子弟甥侄，同坎瘗之。人因云："前妇人之报也。"

[illegible]不得还旋，为大兵民团剿截悉灭。"锺霖

人之待人，即其所待令其自受，人多弗知警耳。宋丁谓[illegible]之嫌，[illegible]。真宗初不知，乃贬道州。太后听政，谓：[illegible]宦[illegible]曰："[illegible]"丁谓令女道士刘德妙穿地，得龟蛇，引入禁中，[illegible]"谓非凡人"，设像祷祠，招纳贿遗。太后按治，[illegible]，使人以[illegible]，老妪亦[illegible]之。论者[illegible]，今比谓为秦桧，亦当以[illegible]。大理[illegible]，知是之[illegible]，[illegible]到今尤不知者，谓亦枉自为小人耳。君子待小人，幸勿过甚，无怨无德，岂不甚善？

有罪重而未闻重报，暴快人者，或冥律使永受苦耶？项籍坑秦降卒二十万，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即云数定，亦极惨毒矣。曹操奸逆之雄，其罪难数，有言瞒为猪身以受屠割，与白起同者，亦理所应有耳。梁冀借先荫为皇亲，乃进鸩弑帝，擅杀大臣，如李固、杜乔、田明、陈龟、郝絜及陈授、吴树、袁著、侯猛、崔琦、邴尊若尔人。又杀洛阳令吕放暨友，坐死者百余人。杀胡武一家，坐死者六十余人。诛耿贵人家十余人。其令贾胡误伤其兔，坐死者十余人。诛戮之多不可胜记。当时竟莫敢谁何，其后仅以一家偿此数百人命。吾不知此数百人含冤地下，若何寻复焉，噫！

争天下者杀人盈世，固已。乃大事已定，而诛杀之甚，未有惨于明太祖者。胡、蓝之狱，一则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一则株连，被诛者几二万人。以李善长之功、傅友德之勋、宋景濂之尊崇，皆不得其死。他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杨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蕡、黄哲、郭奎诸文士，咸死于非命，虽智之刘诚意且不能保全之。虽云方斋胡党，实亦幸刘之死而借端剪锄。当其初起，以好杀为戒，行军屠害者，辄色惨沮。一旦功成，刻忌悉露，人谓杀戮功臣似汉高，实过之矣。闇于传贤，所留老成[illegible]命，遂以迂学误国，致革除大变，伊古开国未有若斯之凶残者。

[illegible]
[illegible]会一僧，旋坎旋生。"因止，其理莫解。锺霖

袁盎人面疮，或谓有因。古今大将多发背疽，固由操劳所致，然兵凶战危，所损多矣。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惧哉。吾友患落头疽，即对口也。医者令静养诵经，省过行善。半年因痊，依医言享上寿。

世言人受阴刑皮肉青色。济南省城隍神久著灵应，有乡民自奔神前号呼受责，臀青肿，及神气自定，云适替其父也。幽明一理，城隍

为山神，其志所不及者，固宜有阴谴。司马宣王诛王凌，后寝疾，日见凌来。宣王呼曰："彦云缓我，我身上便有拙处。"贾逵亦为祟，少日遂毙。初凌被执至项城，夜呼掾属与决曰："行年八十，身名俱灭，命耶？"遂见害。凌过贾逵庙大言曰："贾梁道！"王凌，魏之忠臣，宜尔有神知之。

[illegible]受拙否。钟惺

语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明白透快，毫无窒障。王安石一生何等行为，史称其再相，屡谢病求去，帝亦厌之。其子雱性忍，安石深爱之。凡所为不近人情，雱实使之。雱死，安石悼甚，久而不忘。尝恍惚见雱荷铁枷，若重囚，遂请以所居为僧寺，为雱求拔于佛也，皆依从之，以"报本禅寺"为名，御[illegible]一云"报宁禅寺"，半山寺是其故宅。安石父子几覆宋室，雱得早死，无不为宋幸者，而安石老悖昏谬，若此铁枷之荷，尚从轻处也，区区一宅，欲抱佛脚，即救之乎？安石奸而愚者耳。

[illegible]应不爽，故足警世。"

[illegible]抱佛脚。"本此。钟惺

史言秦桧有贤后，余具全淮南，桧曾孙钜为蕲州通判，死节，二子浚、濬皆从死。当桧柄政，祖父孙三世同领史职，赫耀莫比。不知桧

早绝嗣，熺乃妻兄王晚之子，埙、堪等则晚之孙也。丁南湖云："作史者当于桧首书绝嗣，以著大奸之报；于熺、埙改书王熺、王埙，别自立传，以著冒姓邀荣之恶，斯实录矣。"

秦桧当国，方滋德帅广东，制众香烛，而得方最厚。郑仲为蜀宣抚，时格天阁才毕，郑造蜀锦地衣一铺，桧命铺阁，不差尺寸，乃竟不乐，郑旋得罪。桧子熺状元及第，全是人力。李文甫贺启云："三令教子，秦侯丞相之贤；累月谘儿，敢起郤诜之羡。"桧大喜。汪彦章贺启云："一年而冬稻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亦东阁郎君之未有。"桧父子大怒，汪遂得罪。权奸当国，处之不慎，动辄招祸，附者媚之，即幸获益，亦为人唾骂，固不如守分安命也。

世谓秦桧陷岳鄂王"莫须有"三字定狱，当时韩蕲王问桧，桧言："飞云与张宪书，其事莫须有。"韩不平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窃思"二字若"尤有"口吻，三字铸罪千古，作"必须有"，定人大狱，亦似模棱。窃思桧九锡人，当韩相诘，其词必厉，桧由首答曰"莫须"作一顿，言"莫须如此，其事有而已"，似为得解。史笔记此少作转折，便总不明白。

秦九锡之害岳忠武，与分宜之害杨忠愍，尤不可言之者。然岳、杨得香俎豆，为千古传人；秦、严遗臭万年，为万世罪人。岳、杨虽厄于当时，固当成其成全于没世也。似此善恶昭昭，自不必再有果报。

[illegible]

也。锺霖

施全为小校，见秦桧弄权，忿恨不已，刺之不得而死。朱子曰："天地正气，忽于此发之。"袁简斋有《施全祠》诗，谓施全"可附余射，堂无双谱"。

权奸之肆也，藉使早知而诛之，诛之亦何致大坏？乃一误再误，而终不悟。若秦桧，若蔡京，若贾似道，不幸值君投闲，以完不已，宋室可哀，甚矣。

宋徽宗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作十月十日，乃终不祥。

贾似道八月八日生，每值生辰，四方贺启以数千计，悉令人暗考，以第甲乙，一时传诵，为之纸贵，皆谄词呓语，所谓文士可想而知，幸未著作者姓名。

冯瀛王历相五朝，为世所訾，然天下谓之长者。云："数十年来无争夺杀劫，为天地第一，且接人和厚。"观其诗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又云："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其心可见矣。五代郑綮历相十一君，传谓其"自少造老，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无官谤，无私过，无愧不治皆知之"，而能有济物救民之功，与冯相表而过之。人多知冯而忽郑，冯不得称无双焉。二公品云相同，然不足为训。

世知冯道为长乐老，不知冯涓为长乐公。

[illegible]

[illegible]

攸蘧诊父脉。皆败类也。钟霖

邵康节在天津桥闻杜鹃，知天下将乱。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大都有杜鹃，天下将合，地气自北而南。北地无杜鹃，史所以书："杜鹃之来，孰使之耶？"

[illegible]

尔。钟霖

世乱则好名者富，官贪则嗜名者贱，势盛则邻贵其大，薄多则奴利其实。有宗周有客，智富致贵，骄奢令子杀身。当其初得重资为所欲

为，何尝不大快心志？乃天欲败之，故收拟之，知奴辈利其财而不早悟，约华靡而转瞬一空，追客若在，当如何大快心志？

[illegible]伦，人每忽之，一云棘奴，乃冉闵小字。锺霖

人能多大福分，或承先业，或获厚资，不知持盈之道，恣意奢侈，日用间，万物将不久，只有孽随身作，种种恶受种种恶报，可不猛醒乎？明江南富民沈万三，资财无数，为太祖所忌，或言沈死后遇故友，以其富向假冥钱，沈曰："我何曾带得分文来？"此虽戏谈，实合理也。

[illegible]砌。"锺霖

权奸柄政，恶奴嚣张，主败而奴亦随之。严分宜仆永年，号鹤坡，为世（蕃）纂纳贿，仕宦有称义兄弟者。张江陵奴游七，名守礼，号楚滨，仕宦每赠诗文，有联婚者。江陵败、严戮、籍没，奴亦随之。富贵

奴婢，古今皆然。或有好见访，或亲友偶至，仆不为礼，且假令逐客，致启嫌隙，主尚不知，是当[illegible]政而时察也。

[illegible]

人之生，人先具五官，后有八字，乃五官八字可以定人穷通富贵。往往五官与八字相合而验，有不验者，则相随心转。人生有数，造物者各为定之者。偶见《酉阳杂俎》："郭忠武使婢瑊洗足，瑊见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郭问之曰：'瑊亦有之。'令跣视，笑曰：'不及我明耳。'后瑊亦贵，谪忠武。"《明皇杂录》："安禄山初事张韩公仁愿，韩公令洗足，安见足下有黑子曰：'禄山，贱人也，两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韩公异之，因加宠眷。"人之不同有不在乎相者。

[illegible]

哥舒翰，一代名将，惜与杨九败势同而节异，人多不知其死若何。《旧唐书》："火拔归仁执翰送禄山，幽于苑中，杀之。"《新唐书》："广平王收东京，安庆绪挟翰渡河而北，及败，乃杀之。"

牛女星自古在天，后人以人实之。张骞见织女得支机石，郭子仪七夕至银州见空中赤光，辎车绣帷，疑是织女，遂拜祝之，云："愿富贵寿考。"后封汾阳王，年九十余，八子七婿，孙数十人，至不能辨。又，晋郭翰资神秀美，月夜庭中，忽见少女，曰："吾织女也，帝命游人间择佳偶。"郭氏有两见织女者，真耶？伪耶？

郎官上应列宿，况大者乎？唐杜鹏举父梦大碑，守者曰："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因问其子，令自看之，记名鸟旁曳脚，乃名鹏举，与鸿渐父子皆入相。唐李藩字叔翰，卜者胡芦生谓之曰："君纱笼中人物。"后新罗僧言宰相姓名，冥司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果拜相。

唐王播，字明敭，贫，客扬州木兰院，随僧斋食，厌之，斋后始钟。播题诗于壁，有"惭愧阇黎饭后钟"句。及出镇广陵，访之，则旧题已碧纱幕矣。寇莱公典陕日，与处士魏野游僧寺，见旧题，公诗用碧纱笼之，野诗则尘昏，从行官有慧妓拂以红袖。公笑赠诗云："世情冷暖由分别，何必区区较异同。但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大成代伟人，必挫折之而后光明于世。昔[illegible]多日，都中使王昭明[illegible]，始[illegible]，犹举以紫氏令其人同出，出知[illegible]。盖文正如古人自目，犹有谗其结中珰范仲淹为朋党者。王渔洋云："荣于锺钱宰下走。"小人以蔑欧阳有情争似无情，忌者以谗司马，良由文忠修史，触忌者多，文正司马致患太甚也。古人立身不可不严，待人则不可太严。或曰："若虑谗毁，将为多愿乎？"曰："无私心，怨自少，公正而行，不能预计谗毁。况诬人者久自明，愈可为君者生色。所以秦九锡、严分宜为左少保、杨忠愍功臣。"

[illegible]

[illegible]
仇，撰造丑诋也。"

[illegible]
今为患。锺露

古人每有文于神，乞由辖犯，今亦有仿之而验者。蔡忠惠修万安桥，檄海神而得成功矣。欧阳文忠《泷冈阡表》，自载：于熙宁五年五月十三日抵鄱阳湖，泊庐山下，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带，入舟，揖请借观，自言龙也，倏入水不见。黄山谷时令泰和，以乡道为文檄水神，忽舟中语曰："大丁押龙承永丰，牧蜀文信读书堂之南龙泉坑而交也。"文忠归家，果见大龟负碑而出，倏忽不见。山谷檄文载宋牧仲《筠廊偶笔》，事更奇，然文忠亦有所由者。

士人感应不爽，而人皆为最捷。五季之乱相仍，惟后唐明宗在位八年，称贤主，每夜，年逾六十，每夕宫中焚香祝天，愿早生圣人为生民主。故宋太祖亦应异香之局，天使应之。宋高宗、孝宗每一年入试，下诏前夕，露天默祷云："朝廷用人止此科举，愿天生几个好人辅助国家。"及进殿试策题，临轩唱名，必三日前斋祷于天，所以绍兴、淳熙文人儒士，彬彬在朝，而天之敬因如此也。

懒残僧识李邺侯，知合随卜相，皆有天命也。人知懒残而忽其名，按：僧名明瓒。天宝初，衡岳寺执役者收众所馀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呼曰"懒残"。昼专一日功，夜止群牛以下，二十年矣。李读书寺中，异而潜谒之。僧大诟曰："是将贼我。"李益恭，已而拨火出芋啖之，以半食李，曰："慎勿言，领取十年宰相。"后为虎噬人，不知所终。

自古名人生必有自。唐房琯为永乐禅师，白乐天为中山主，欧阳文忠神清洞主，韩魏公紫府真人，富郑公昆仑真人，王曾青草堂和尚，东坡陕右戒禅师，黄山谷梦东坡为紫府押衙。他若荀顗为泰山君，刘聪

为须遮回王，韩擒虎、蔡襄皆为阎罗王。诸书所载定非虚语，惟韩昌黎为吏部土地神似轻。严嵩为杭州养济院土地神，以其寄食此院，死而祀之，则太便宜。欧阳修名其子曰"僧哥"。王安石与其子雱评论世人，屈指谓雱曰："大哥自是一个。"可以喷饭。

唐崔胤休得自异僧，乳名缁郎，六次拜相，终为朱温杀之。童贯自托于韩魏公所出，梁师成自谓苏东坡所出，孙觌亦云为苏东坡遗子，乃弃婢所生，阳羡孙老得之者。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

[illegible]

晏元献凡书简及文牒，不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手自持斗熨之，以铁界尺镇案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一封皮，后批门类录出，后人当以为法。

官廨多书"清"、"慎"、"勤"三字，此晋司马昭训长吏之语，人多忽之。良以典午一代，多不满人意耳。又《世说注》(引)李秉《家诫》曰："时有长吏临辞出，上曰：'为官当清、慎、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对曰：'慎尤为重。'上以为然。"

官衙牌楼，书"尔俸尔禄"四句，咸知为宋黄庭坚书《戒石铭》，颁之州县刻石者。尝考之，乃宋太宗书，颁之天下者也。《宋史》太平兴国八年四月，颁外官《诫谕辞》即此。太宗盖本蜀主孟昶"朕念赤子"云云，二十四句之中择此四句，然较原文简括矣。欧阳《集古录》谓

"戒石起于明皇"，非也，唐明皇有《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

世多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二句为诸葛武侯语。尝读《淮南子》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武侯节其二句以自见，且以戒子耳。

[illegible]

劳，永免迎送焉。"锺录

世谓申韩之书，出于理官之明罚敕法，而刻名为之，伤恩薄厚。或谓战国时不执于法，申韩以名实之说卅之，按名求实，严刑必诛，详于法律，而笃于耕战，惟可以从命，而不可以为命。使遇一代盛世，则为股肱之良；遇后世中主，亦足治兵农而营富强。若遇始皇、二世，自丧亡之靡耳。申，大梁人，为郑相，治黄老刑名之学，多与韩非同，皆著书称子。韩子实称引申子。唐宋以来，皆黜韩子而不讲，吴郡门无了特表章之，而后韩子与诸子并传。宋儒以孔明手写申韩书进后主为病。唐子西云："申核名实，韩攻事情，后主襟量有余，而智谋不足，进以申韩，正中其病。"《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曰：'申韩书益人意志，可观诵之。'"盖亦欲问霸正，欲后主知权略，故杨诚斋谓后主之观申韩，乃先主之遗命。大抵世以人主贵，以权略济仁恕，智略不足，徒以仁厚，终归削弱，则申韩亦若末世所当法者。噫！治世以仁不以刻，刻以为治，如以毒物攻沉疾，亦或得愈，元气大伤，奚若颐养术之保年寿乎？申韩皆不见纳于人主，至不能保身其说，能保世乎？吾见家诵经传矣，未见家诵申韩也。故论今之刑名称申韩，不通之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所学者正大。锺霖

陈子《勿轩集》："周东迁而圣人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余谓汉唐以来修明圣贤之道者，文中子一人而已。河汾之出仕者，洙泗同堂济济，王佐之才，贞观之治蔚可睹焉。文中子曰："董常时有忠焉，其余则动静忠矣。""贤哉，薛收！行无负于神明，不几颜、闵乎？"又曰："魏征、温、杜之器也。"固亦以四科目之，遭时不偶，其教终而不行，论者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知道非当时所能就乎？落落大荒，作者其谁？贤人君子固皆有文中子在心目也。或谓其书模范《论语》，夫《论语》记圣人言如天衣无缝，字字称量恰合，若贤者言则间有转折矣。然千下千古能仿《论语》，亦大雅间不多见之书。

贾琼问："何以息谤？"文中子曰："无辩。""何以止怨？"曰："不争。"因指明乱世之要道。余谓止谤莫如自修，视无辩更进焉；不念旧恶，视不争更善焉。

文中子言："闻谤而怒，谗之囮也。"余谓祸且至。"见誉而喜，佞之媒也。"余谓毁且至。

唐吕之奇作《县令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宽。"又曰："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是为有达论。

唐崔仁辅曰："治狱当以仁恕为本。"余谓当以智勇为用，不智则失之懵昧，不勇则失之因循。仁恕存心，智勇行事，无往不宜，不独治狱也。

宋周濂溪先生为南安司理，有犯当不死，转运使欲深治之，力争不听，乃委手版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使悟，犯得活。呜呼！杀人媚人，或畏人而杀人，皆当弃官去，或弃官去。手版即今之手本，书职名，禀公事，笏之类也。笏以牙为贵，木

次之。古人书思对命于笏，用以见君。牙笏，一曰象简。《通志》云："今录仆射尚书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职仪》曰："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公服但执手版。"《王林传》曰："陈希烈不便脱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

圣贤为治并不神奇，为所当为而已。历代循良，指不胜屈，后人若以良吏不易为者，今就易为者言之。宋程明道先生颢调晋城令，随事以孝弟忠信劝民，度乡村之远近为伍保，使力役相助，患难相恤，穷民无告者，必无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养。设乡校时亲至，召父老与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民为社会，为立条约，旌善恶。三年，民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观先生所为，皆人所能行者，为政者胡弗书此为榜样乎？

司马温公为名臣大儒，殁后送葬赴陕，京师为之罢市，鬻衣致奠，四方画像以祀，并刻其像印鬻之，复崇祀贤庑。公之为人，似非人所及矣。考史载公自言："平生无过人者，但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勿知之乎？"刘安世问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曰："其诚乎。"问所从入，曰："自不妄语人。"公之自言如此，似亦人所易能者，然知温公者几人哉？

宋程颢，字伯淳，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盖当时私谥也。考"明道"，宋仁宗年号，不知何以不避。汉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法正之祖，世服其知人，郭正美之曰"玄德先生"。玄德为先主字，法正为之臣，似亦当避者。

[illegible]

吕不韦招致宾客，作《吕氏春秋》，悬诸国门，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大言欺世莫敢可否耳。公孙宏著《公孙子》言刑名，云字值千金，亦夸诞耳。

朱子云："南北二史除《通鉴》所取，其馀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说。"余谓前五代如看演小说，后五代如坊本鼓词。

韩文公之孙衮，中状元，后人但知布衣方士，不知状元韩衮。王文成公守仁之父华，状元，官至太宰，后人惟知阳明不知其父。唐人诗云："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人贵自立，不在功名也。

张骞遇织女教问严君平，方知是支机石，人知之，第未考。君平是王莽时人，张骞汉武帝时人，引而不察，往往如此。郑綮武为相，自闻之，乃曰："歇后郑五为相，时事可知矣。"但其人诙谐不称，及相月余不协，即急引退，以让贤者。当其为州牧，大任，寇不敢犯郑，使君库钱，亦大有心人也。

士人得位，乘时当以培植人材为要务，而乡里人材尤当提拔，各视其材，以为造就，即支非材，亦当鼓劝勉之，而终周恤之，既可为世用，亦可为一乡增色，自己子弟亦大有益处。宋徐择之为相，其与乡人最厚，各随乡人之材，俾见用于时，为世称之。每见人身居要地，必示人曰："乡亲一概不见，以表无私。"或遇同乡扶持，为之筹策，并非（狗）苟情，乃反挤之，以示大公，其实私心更甚。

古刺史镇臣，得自辟其参军记室，择其贤者，荐之于朝，然后大用之。此法最善行之，军务需材之时尤宜。

尝用"秦关百二"之言，竟未识"百二"作何解。偶阅顾亭林《日知录》，云："古人谓倍为二，孟子'蓰'、倍'丈夫'是也。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齐得十二，言十倍也。"

韩昌黎谥文公，朱晦翁亦谥文公，宜以为轻。刘后村有言："谥，古也；复谥，非古也。"封演云："谥二字者，一字为文，一字为质。"初，晦翁议谥文忠，后村年十七，代其父尚书作驳议，略云："正（文）王庇民之学，郁（南宋）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作谥，似矣而实非；有功斯文谓之文，简矣，而实合。请以韩子之谥谥之。"因止谥文。考古来谥文正、文贞、文忠者多矣，如王安石者亦谥曰文，其视韩朱二公为何如耶？唐独孤及云："二字不必为褒，

一字不必为贬，作如是论可耳。”

世多以“考亭”称朱文公。周栎园《闽小记》：“过建阳，见晦翁家谱，知考亭乃黄氏之亭。五季乱，黄端、子稜随父入闽，见建阳山水秀丽，遂家焉。子稜有诗‘令家都在画图间’，父殁，葬于三桂里，子稜筑亭山半，以望其考，故名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乃以此称之，是以他人之考称之也，悖甚矣。”

《朱子行状》出其婿黄幹手，自称门人。锺霖

宋太祖生于洛阳夹马营，称“香孩儿营”。按南京应天寺，即夹马营。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诞生地建寺，赐名应天。太祖幼时，埋石马于营之巷，登极后，还乡发而得之。余馆临清武城县，本清河郡属，城北二十里有夹马营，武城人谓宋太祖诞生处，非也。

[illegible]
洪武时，以开封府为北京。锺霖

《志》言关公面若重枣，《史》言宋太祖赤面，世乃以赭面演之。世知（识）太原公子者有虬髯公，不知太原公子亦虬髯也。药店榜曰“雷公炮制”，咸言黄帝时之雷公，非也。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云：“雷公名敩，刘宋时人，著有《雷公炮炙论》。”

《纲目集览》：“突厥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似兜鍪，其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为国号。”按，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秦汉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即鞑靼也欤。部小者曰蒙古，代宋，称国号曰元。“蒙古”，国言“银”也，女真号“金”，故以“银”号别之。

[illegible]
旗别隶一军，谓之汉军也。

[illegible]者，具脚色状令，谓之根脚。

[illegible]四人、色目五人、汉人七人、备选者十五人。锺霖

宋伙强盗，每称绿林好汉。盖王莽时王匡等起兵绿林山中，号绿林兵，后世之称由此。

谎报获截，他处又见，明告邀功，其人尚存，不独今日矣。李义山诗："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晋书》："杜预伐吴，王濬先列孙歆头面，预生送歆，洛中大笑。"

鸣镝跃马，即响马也，周已有之。且于马如不为劫路者欤？嚆矢，即响箭，盗贼先声也。或谓驾马系铃曰响马，非也。剃度本佛家语，然古人幼亦剃发。《韩子》："婴儿剔首，一人抱之，慈母治之，啼呼不止。"宛然今之幼儿剃发情景。惟"剃"作"剔"。《颜氏家训》："或剃面轻浮"，即今之修容，可见古人年少亦每用剃也。第总角不剃，或当留须以前时剃面耳。

龙阳君，魏王幸臣。《战国（策）》言："与王共船而钓，得鱼，泣，说魏王，令敢有言美人者族，遂专宠。"或言乃妇人，非也。庾信爱韩韶，资其衣食。韶入梁，镇郢州，信过之，接信甚薄，坐青油幕引信，入宴，令信对榻，有自矜色。信怒，上床直视曰："官今日形容大异。"韶具惭。李义府貌美，少为刘洎、马周所宠，御史王义发之。刘文宗幸门生杜德灵放恃打人，免官，杜以姿色为刘所宠也。予才以王鉴、张翱武称门生，非异事矣。

世称姻亲曰"潘杨"，盖杨肇女适潘岳，岳《怀旧赋》为肇及其子潭作也。

陶渊明以妹程丧，托辞去官，作《归去来》，未分间。

《禹贡》："冀州，今山西八州皆有贡物，冀州独无。"

杨柳，二木也。或曰隋炀帝赐柳姓杨，非也，诗早咏之矣。或曰杨起者为杨柳，亦非。《续博物志》云："江东人通名杨柳。"杨叶短，柳叶长，大叶为白杨，有风声大，叶小而圆曰青杨。

梁何妥居白杨巷，萧慎居杨巷。

莫愁，宋曾三异云："乃古男子，神仙隐逸者，非女子也。"楚石城有莫愁石像，男子衣冠，见刘向《列仙传》。

颜师古："《急就篇》有卫九思，本籍国之后，姓卫，名亦奇矣。"

汉初宦官银珰左貂，明帝以后，则益重，改为金珰右貂。

明宫中养猫犬者，皆有官名食俸，有中贵称"猫老爷"。

"巴图鲁瓦呼拔都"，汉言勇也。武将有功，乃加此勇号。元时，汉人赐号拔都者，惟史天泽、张洪范。近年用兵，有文职加此号者，然皆加数满字，若"某勇巴图鲁"，则较次。

天子柳即三春柳，俗呼"三眠柳"，即三眠柳也。一名仙人柳。《尔雅》："天之将雨柽，先知之，起气以应。"即此柳也。又名观音柳，所云以枝洒甘露也。

钱有年号，始于宋武帝。杜佑《通典》历叙古今钱币之制，载宋武帝孝建初铸四铢钱，文曰"孝建"，一边文曰"四铢"。

鸿雁传书，乃常惠教汉使者，诈言天子射上林雁，得苏武系帛书于雁足，云在大泽牧羊，匈奴因不敢留武，非真有其事也。元时郝经使宋，久拘于真州，买一雁，题帛系足放去。汴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进世祖。有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至元五年九月初一日放，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营新馆。"后经得还，是雁真可传书矣。

[illegible]

梁间双燕寄书于夫任宗，见《开元遗事》。锺霖

有读太行山为大行山，相争者传为戏谈。《列子》："太行山，

一曰大形山。"即大行，则读行如字亦可。

陶元亮爱菊。《琅嬛记》："曹昊，字太虚，武林人，慕渊明，亦字元亮。爱种菊，凡色不备。一日，大黄菊心生红子，如樱桃。邻女周年十六，偕女伴来，摘食之，乘风去。"始信盖菊实也。

戏牡丹、剑斩黄龙，乃宋散仙、颜洞宾事。宋又有李洞宾，号李八百。韩湘能开顷刻花。马湘于刺史马植座上，以杯覆土种瓜，顷刻结实，或以为韩事。

阿耨达，山名，即昆仑也。《西北域记》："乌斯藏西南二千里，有阿耨达山，今名冈底斯山，悬崖峭壁，积雪凝冰，山巅涌泉百道，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奉此山为鼻祖。"

耆阇崛对阿耨达，见《一切经音义》，本梵语，即灵鹫也。阇黎亦梵语，谓僧也。世乃以僧为秃驴。其实阇音蛇，舍利子，即阇黎之音也。宋世人自称洒家，洒同余，亦音蛇，余转而为余，盖人自称余也。昔时僧每自称洒家，又讹作咱家，亦有自称咱家者，亦洒家之讹也。

[illegible]石记》。

[illegible]谷关也。钟霖

折脚每用"劳薪"。晋荀勖，武帝赐食，谓侍曰："此劳薪所炊也。"帝询之，果用故车脚。

白莲教或云出白莲社，相沿为邪而起。元武宗禁白莲社，以其邪说惑人，毁祠宇，令其人还民籍。因白道又有红莲之称，未知所自。

虎而冠、猴而冠，又有狗而冠之称。《续汉书》："昌邑王之左右，皆狗而冠也。"

卢杞蓝面，宋有司谏丁大全亦蓝面，与中书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同除，人目之为"三不吠犬"。

杜荀鹤字彦之，杜牧镇秋浦，妾有孕，被逐，嫁石埭杜筠而生。五代杜四郎自比荀鹤，因名杜荀鸭，尤谓甚矣！

尝思官曰"上任"，曰"任事"，固是责任之任，亦是信任之任。然必使之者视其胜任与否？且信之者，视其任料与否？方不负此任。官果各能任其任，世有不治者乎？

蚁负一粒，马负千斤，任之者，易之不必不可矣。强可扛鼎，弱只胜衣，不择而任。强者甘于弱，弱者谬为强，则信任之过也。吕新吾先生云："官之所居曰任，不惟责任之义，言其使官，信任而责成焉，若牵制束缚，非任矣。"与鄙意相合。

乱离之后，非有经济学问，不能胜地方官之任。唐僖宗时，东都经乱，居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可在任使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惟杀人者死，余则笞杖而已，民归如市。数年，邑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全义明察，人不能欺。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下马与僚佐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老幼，赐以茶彩衣物。田荒（汙）芜者，集众杖之。或诉乏牛，召其邻里责使助之。自是民户丰实，凶年不饥。自唐适为患十余年，民受其害，莫安田里，辗转十九，正须集广复业，俾臻康乐。愿司民牧者，即以此为善政善数。

赌娼盗淫，固宜严治。余谓博场最害且增多，更或鬻妻孥，坏良幼，是当急治者。若容娼宿娼，正可以娼为捕盗之区，且地当冲繁，更可藉款羁从，不致生事。建中靖国间，宋汝霖令文登，同年黄策因上书得贬，道经文登，病痔痛，牙校督行甚迫，略缓不许。宋使邑之营魁，约饮牙校于营妓，日吏主席，牙校嗜酒贪色，久不出妓户，促之乃行。此亦非法之法，第不宜明示耳。

伺办差使，不为无见。锺霖

用兵之道，视乎其人。蒙马虎皮，曳柴伪遁，不必有帅承也。五代梁刘鄩袭晋阳，潜引兵去，城上缚刍为人，乘驴执旗，往来不绝。晋王知之，已远去矣。曰："刘鄩一步千计。"宋毕再遇与金战，金以水柜取胜。出兵攻之，金大败。又战，日晚，以香料煮豆，布地佯败，金人马饥，就食香豆，鞭之不前。又因金兵日多，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空营，缚羊使立，前足击鼓，比金觉，已去数日。

宋任福至好水川与夏军战，道得银泥合，封甚固，发之，乃悬哨家鸽，百馀飞起，福军未成列，夏铁骑突之，自树鲍老旗，左右伏起，福大败。徙韩琦知秦州，以未能节制福也。

荒无善策，亿兆民命，嗷嗷待毙。捐赈，恐干议追赔；请赈，有延期莫救；即能办赈，而行之者不善，受之者不均，甚或假手渔利，闾阎滋事。吁！安得如富郑公之活人五十馀万，造福无穷也。宋庆历八年，河北、京东大水，流民就食青州。郑公守青，劝所部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流民，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书其劳约，他日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民擅取。病死者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及麦熟，民各以远近受粮使归，凡活五十馀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疫疠，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者，不可胜计，名为救之，而实杀之。郑公立法简便，天下传以为式。仁宗闻知，遣使褒劳，加拜礼部侍郎，弼曰："救灾，守臣职也，固辞不受。"史书称之，后之救荒者当取法焉。

[illegible]

[illegible]声佛号，活人胜廿四考令公。"锺[illegible]

末僚谒长官，久伺不得通，或屡谒不见，颇为难堪，然自古已然。晋王坦之与谢安、郗超诣中书侍郎，日旰未通，坦之便欲去。安曰："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于此见安之度量，宜乎太傅也。听鼓执役，当以为训。

[illegible]

莺粟花一名米囊花，入《本草》，昔为芳圃栽之，海内到处有之。自外洋制为土，呼"鸦片烟"，流毒中国，禁之愈严，吸者愈众，海疆不靖，仍半禁半弛。窃谓禁之而启奇害深，莫如弛之而利少患消。况内地多于农隙馀地，试种获利，颇敌洋产花，不妨嫁，结子为油，老壳入药，以中土人食中土物，既鲜受病，且楚弓楚得，不致日耗中土之资于外也。利之所在，冒死以图，是宜定价收税，使利日微而物日伪，若淡巴菰之相习无害焉。不禁而化，大患永无，所望言责者采焉。

[illegible]又似成膏者，然未闻害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几世留。

[illegible]伤人。锺霖

葵有数种，惟长茎大叶黄花，结子如盘者，名向日葵，随日而转，子可食，秋仲始实，所云"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者，失考。葵向日，人知之，菱向月，则多不察也。《本草》云："菱花随月而转。"故镜式象之，或云三角为芰。

[illegible]

茎似稻，岁穗无多，每珍焉。锺霖

芋为蹲鸱，多未知所由。《史记》："蜀卓氏云：岷山之下，野有蹲鸱，至死不饥。"注云："芋也。芋魁之状，若鸱之蹲坐也。"薯亦类芋，亦出自蜀，故又曰薯。按，济南呼红薯、白薯。

合葬或言非古，皆因《檀弓》季武子云云也。然云"鲁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独善鲁，则合葬亦古矣。古之合葬一椁，后世不便，乃同穴分圹。朱子谓："古之椁大可容两棺，今不能为大椁。"司马温公作《程夫人墓志》云："鲁人之祔也，同茔而异圹。"即今合葬之式最为相宜。

今人多用碑表志铭，因考碑表立墓上，志铭埋于圹中，碑纪其人以扬之，志载其事以名之，皆为后日计，乃孝子慈孙之用心也。碑立于庙，用以丽牲；葬而用碑，乃圹前立石，以绋绕之，辘轳下棺，故古碑上首有孔。既葬，就石纪功德，书姓名爵里，并留于圹中。后则树碑圹外，纳志圹中。或云志即葬毕堵墓门之石，无圹外之志，有葬后之碑，如韩魏公碑立于既葬之明年。温公铭其兄周卿及隰运，皆云以"葬日迫，不暇请志于他人，而自为铭"，是志不可在圹外也。然亦有不及为志，后乃列于羡道者，如南史裴子野卒，邵陵王作墓志，列于羡道是也。近见某少府先人葬后为墓志，引昌黎为李元宾作志，不列墓。呜呼！人子无不欲志其亲者，乃往往力有未能，时有未逮，而圹既葬，不可复开，则志而铭诸隧道，亦其宜也。

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以下立碣。"

《大清通礼》载古凶诸礼最详，士大夫家皆当知而遵行也。古人合葬，题不书妇。唐宋书法，无"合葬"二字，但言某君墓志，其妻之祔，则于志中见之。今《弇州集》中书合葬墓志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云云，识者非之，不可不知。

近世私碑颂德，为例所禁，以沽名要誉者多也。然循吏耆儒，为世钦重，志其德行以垂典则，后人披籍抗读，景仰前徽，用昭激劝，亦有不容已者，固有不能全禁者焉。

刘宋时裴松之以私碑，有乖事实，上言立碑者，宜先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得立，庶可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甚为有理。请而后立，则伪行难以幸传，潜德庶可广播。

古人言非史官不为人立传。大史官止多，广文亦外史也，若闻望素隆，手笔称大，有藉其文以传其人者，亦不必拘也。

古人碑志之文不轻作，近世则凡士无人不用碑志矣。唐荆川云："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死后便有一篇墓志，亦流俗之最可笑者。余无片长足录，一事可称，然念幸生人世，与草木同腐，感慨系之。倘博一命之荣，用表阡门，后日尚有知为某代某人者，即今流为砧石，亦非不幸也。"

宋安定胡翼之先生云："嫁女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娶妇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此虽未可概论，理则诚是。余谓娶妇乃人第一要事，后嗣之绵延在妇，家道之主持在妇，得其人则一家可兴，非其人则一家可败，大有关系，所当礼以聘之，敬以迎之，宽以待之，容貌装奁末也。

近世乡俗，女家有论财者，是应戒而禁之。文中子有言："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

少年功在读书，老年功在记书，记且有胜于读者，学者不可忽也。元脱脱一代名臣，幼时请于其师吴直方曰："使脱脱终日读书，不若日记嘉言善行，服之终身。"

吕居仁《童蒙训》云："今日记一事，明日记一事，久则自然贯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则自然浃洽；今日行一难事，明日行一难事，久则自然坚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久自得之，非偶然也。"此实切近之学，而圣贤可几。

[illegible]

[illegible]

夹袋储材，古称名相。欧阳文忠为翰林，常带一册，见士大夫必问其知交贤才，归即作记，果如所言，便为延誉。真宰相作用也，吾望今之执政者。

董仲舒墓在长安，人思其德，过者下马，谓之下马陵。羊叔子葬岘山，南州以其死罢市，百姓望碑流涕，谓之堕泪碑。或言虾蟆岭，即下马陵之讹。

士今无儒士号，品级下贱，然未有若宋之科禁，士习诗赋者得杖刑，为所闻者。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诗者，建言诗为元祐学术，请禁之。李彦章为中丞，望风承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以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著为律，实千古奇谈。

名公巨卿，或不由科第出身，则轻科第，甚且致祸，此大偏颇，亦往往科第者有以激之，皆当切戒也。

余谓言刑名钱谷亦当试而后任以入幕。按，宋时有试刑律之法。王安石变法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此法甚善，可以专精律学，不至庸幕害人，亦可造就吏材。又，元丰六年，国子司业朱服言在学（公）官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此国学占人入官之一法。然士子兼肄律学，或不能专攻其业，且劳生读书不成，反工刀笔，不若试幕为善。

文人才士，方未达时，每为人掌书记。今之书启故多翰苑人物。称韦平为江夏书记，轻重商略皆得主人所欲言。陆倕掌宫书记，亦有同俗。杜牧辟绾，丹阳为西都书记。钱文僖日为令，阁禁从之选，相业如魏徵，当为名臣，特以文檄笺启擅誉军府，得人称赏，遂大知遇。五代时，各国争延名士掌书记以光幕府。李袭吉为李克用书记，作表请入觐昭宗，太祖、朱温见之曰："李公斗绝一隅，乃有此名士。"

魏博有李山甫，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此皆卓卓著闻者。若鲍门家信之稿，识者亦为片羽吉光，况燕许大手笔乎。

词章有不贵文而贵质者，亦当视其人以为文也。五代彭城王义康问袁淑之年，答曰："邓仲华拜衮之岁，陆机入洛之年。"义康曰："身不读书，勿作才语。"

尝闻有掘得银钱致富者，或非其应得，亦即变为他物，云有命定焉。李景让母郑氏，于宅后得钱盈船，封而不取，曰："愿诸孤学问有成，不愿得此。"范文正公少贫，读书山东长山之醴山寺，偶见山后窖银无数，初不言，比贵，寺僧乞修殿宇，乃告其银处，用以成工。此皆何等识力。

萧山汪焕曾先生刻有《双节堂庸训》六卷，亦有益世道之作。有云"佳子弟多由母贤"，实为名言。古今人受母教成就者多矣。如苏氏兄弟幼时，父尚游学四方，太夫人程氏亲授读书，读《范滂传》，慨然太息。轼十岁，侍侧曰："轼若为滂，母许之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耶？"轼遂奋厉，兄弟得大成。此见轼本传。闻老苏有责似文，母教读《孟子》，而文日进，故有《苏批孟子》，诚可作古文读也。

二程夫子父母教子，母更训子有方，尝曰："子之不肖，皆母蔽其过，使父不知耳。"为多买书，择名师，严教训，不使优游度日。二程父子皆大成。"母蔽子过"一语，千古快论。余少失怙，又重违母教，每念此二事，辄刺心捶足，特志之，以明示后人。父称曰严，严非朝夕挞骂也，要使子辈受绳尺不放肆耳。母称曰慈，慈非衣食从容也，要使子辈得成就不废弃耳。

吕新吾先生云："继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为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则舍而不问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惟子孝夫端，然后继母嫡妻无辞于妒虐矣。此持平之论。

年三十乏嗣而妻妒，此妻之大罪。若借好无他，而贪色置妾则妒，乃妻之当然。试思妻若置男妾，夫恐不止于妒矣。夫多宠无重罪，

妻私人则不可，此则非俗。盖多宠尤害妻意，一私则有害夫心矣。

律言为人后即承继也，应称嗣父母，不可称继父。继父者，从母改嫁之夫之称也。

承继之母即母，不能别之曰继母。或有称生母以别嫡母者，亦不可。生母者，庶母之称也。

阅条律例，窃欲有言，而未能上达者，如再醮不受封，重名节也；若妾因子封，以子贵也。如孀妇贫苦，不得已而为妾，生子贵矣，为妾则封，为再醮则不封矣。如娼妓为妾，较再醮者甚矣，子贵亦封，初未闻议其妓也。或嫁而为妓，妓而为妾，其子贵当何以处？

宛平王崇简《冬夜笺记》："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制，为妻非为妾也。"《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父母曾犯奸盗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非以礼娶，或由妾系再醮倡优婢妾，并不许申请。乃有以母系再醮不请封者，殊失考"等语。夫再醮或非得已，而子贵不能请封，情可以原。案此中宜更及，似可以请广例矣。

程子云："再醮终是忍耻丧节，亦责备贤者之意。然有当原者，不可与无羞恶心者比。"

古有出母已嫁而受封者。宋郎中朱寿昌，字康叔，天长人。父巽，真宗朝为工部侍郎。生数岁，父守长安，生母刘氏忌于嫡，被出，嫁民党氏。比长，以荫官诸守，每母丧始知，乃弃官寻母，刺血写经，散于所经由道上。冀达母知，求之五十年，至同州，遇诸道旁，见老妇抱薪自悲，呼"寿昌"，不置，掠问，果母也，年七十余矣。生有子女，悉迎归。蒲州守钱明逸闻于朝，俾复其职，乃辞请通判河中，以便养母。母殁，痛几丧明，及葬，白乌集墓上。初奉母入都，上嘉奖，封其母长安太君，东坡赠以诗。时李定不持生母丧，故有东坡之诗。

《大清会典》载：命妇因子孙封者，并加"太"字，若曾祖、祖父在者不加。

司门郎中伊偁父在，母封县君，不加"太"字。

[illegible]

恩，除京戌籍。

[illegible]

妹。成化间，杨氏封太夫人。

[illegible]

奉养至终，合葬于前夫。"

[illegible]

陶朱。"

[illegible]

举相庆，为其母制衣衾，留资，冬间回署。锺霖

明帝除间，尚有不能已于言者，遗嘱从[illegible]，虽[illegible]定数，亦[illegible]之有[illegible]乎[illegible]当诸[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乃兴[illegible]之议，[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勿留[illegible]父名，[illegible]学[illegible]哉！伟人！[illegible]隆，乃不[illegible]

相答诗词，以[illegible]合事寄，不知何在，致烈创千载之惨，何哉？论者谓其误国，有以也。

[illegible]老佛有难信耳，致身禄，未可谓虚构也。钟霖

古今书籍，无不可看，余最不喜看不欲看者，明之《碧血录》、《蜀[illegible]求》。

殿廷乃出治[illegible]之地，乃令阉寺杖杀忠良，何异[illegible]？午门朝天下衣冠出入之处，乃令众臣罚跪受笞，此千古未有之奇。君臣可以十年十数年不相见，乃令阉寺传旨，且数[illegible]如此，亦千古未有之奇。

[illegible]之奇。钟霖

世称刺虎者为宫人费氏。考明崇祯间，费氏为昭仁公主宫婢，为贼得，自称昭仁公主。[illegible]昭仁公主，贼献自成，验之非是，以赐贼帅罗[illegible]。张宴欲成婚，费氏刃其喉，毙，遂自刎。时诸宫人多死者，姓氏不传。《明史》谓宫人魏氏投河死，从者[illegible]百余，而不及费氏。《绥寇纪略》谓宫人费氏刺杀贼将，亦不及魏氏。[illegible]而皆[illegible]，则但载之，所刺非"一枝虎"也。

"一枝虎"乃李自成兄子，名过，骁勇善斗。自成妻韩氏，故娼女，与县吏通。自成为银川驿夫，被裁，无赖为小偷，又为县官笞[illegible]，乃愤杀吏者，与过亡命，投贼闯王高迎祥。自成母吕氏，梦彼[illegible]星入怀，生自成。及僭位，封过为[illegible]侯。后自成焚宫殿，奔至定州，被射中左目，往辰州，曾与张献忠合，不得，令过守营，自骑掠食，民争击之，陷泥淖中，村民[illegible]其骑而毙，剥甲裳，见龙衣金印，始知为闯贼，截其首，献总帅何腾蛟，追祭烈帝。过逃奔黄州，知州许文岐射杀之

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崇祯甲戌进士。

高迎祥闯将八队，六为老张飞，自成居末。后有张献忠、曹操等十三家。陕抚孙传庭擒闯王高迎祥，献俘，贼众推自成为闯王。曹操与献忠等合，自成跣足，败走商洛，至谷城依献忠，欲杀自成，为曹操解释。自成穷，欲自裁，其子李双喜止之。后献忠为左良玉大败，投自成，亦欲杀之，修前怨，曹操在坐，力止之，以良马五百匹资献忠，遂日猖獗。使二贼早灭，何致烈帝殉国。噫！天也。曹操后为自成杀之。

孙传庭，人多谓"传庭"，非也。闯贼中又有曹贼，即罗汝才。

崇祯十四年，贼陷河南，禽割福王，杂鹿脯犒师，名福禄酒。世子裸而逃，即弘光帝，称号南京者也。

河南举人李严，故尚书李精白子，原名信。尝出粟千石活饥民，德之，称"李公子"。绳妓红娘子贼重信，强劫入，委身事之。信归，诣官自囚，饥民杀官劫信，乃投自成，改名严。牛金星，卢氏举人，以磨勘被斥，介医生尚炯，为自成军师。

张三丰，辽东人，名君宝，字全一，又字元元，别号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饰边幅，号"张邋遢"。日行千里，能辟谷，往来无定。成祖遣胡濙求三丰，实访建文，或云其仙去。

周有八士，四胎所生，千古所无。明嘉靖戊午科举人顾合璧、联璧兄弟八人，其父四胎所生，与周同，见《弇山堂别集》。周文王百子，因则"百斯男盛"称之也，见诸经传者，殊不能悉征实之。汉张苍子百人，明庆成王亦子百人。他如赵王彭祖子七十一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三十六人，皆玄宗孙。玄宗亦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皆实有者。计子孙子百四十人，更无闻矣。

《朱子治家格言》五百二十字，近时昆山朱柏庐先生用纯撰，世误为紫阳朱子。《四时读书乐》，南宋翁森号一瓢者所作，亦多误为紫阳朱子。

《三字经》，宋区适子著。

《千字文》，梁员外散骑常侍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盖梁

武帝而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召兴嗣叶韵四字为句。一夜编进，须发皆白，赏赐甚厚。后有释智永禅师，临八百本，散在人间，笔秃十瓮，瘗之，号退笔冢。求书者众，户限穿，甲以铁，号"铁门限"。

[illegible]

《百家姓》不知何人作，以赵为首，或谓宋时钱塘人作，孙李诸姓，皆当时大姓，殊无文理，亦多遗漏。明洪武初，命编修吴沈撰《千家姓》，得一千九百六十八姓，而长姓仍姓，尚未录。山东常丘多长姓，他县亦有仍姓（仍，齐大夫，见《广韵》），始以字为氏也。明时周九卿有《姓氏编》，"朱王万寿"云云。

国朝有《孔师阙里》之编。雍正初年，江西新建熊之才戚运著增补《姓氏族谱》六卷，附散姓、复姓，联缀成文，搜括靡备，各加笺释，引据典华。首句"维王家国，万古隆昌，尊扬得体，松柏冷盛，蒲柳秋焦"，人谓可媲"枇杷晚翠，梧桐早凋"。

古万八千岁，荒渺难稽，是以孔子断自唐虞，司马迁不作三皇纪也。大挠作甲子，然上元肇自黄帝，考三代合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自帝舜二十九载中元甲子至国朝康熙二十三年上元甲子，凡一千九百一年，共五千八百七十年，或云夏禹八年中原甲子来的。

[illegible] 霖谨志。

卷　三

济南王令仪笙村氏书　男继宸、宝宸敬录　孙奇恩校刊

辙环杂录

颜氏家训云："北方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余所历之不多，风土人情当以济南为美。土沃泉甘，五谷皆宜，俗朴而文士务功名，以入官宦为荣。民畏法，不好讼，虽相倡呼，无抗拒者。无甚富贫，婚丧称家有无，不奢以相耀。祭神祀先阖肃。四时寒暖适中。湖山明秀，饶莲芡、鱼蟹、腊肉、韭芽、茭白、蒲笋尤美。市不虚价欺人，食物数十钱得饱。虽五方杂处，而家各守规，不相诈习，凡事必相助。好文学，事不争，路人皆可问投之。而藏多古籍，无倾轧之者。

贡院至公堂联："场列东西两道文光直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乃明杨士奇撰。

山东"至公堂"（扁）匾三大字，相传严嵩书。道光戊申秋，许公在中堂英奋办东省事，馆于贡院，恶严嵩为人，乃命易书，比悬，则奄原书。京都前门外粮市店"六必居"乃嵩书，屡废更主，三字若宝。

贡院聚奎堂联："自生民以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及是日，举尔所知，会周说：道[illegible]人之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斯为美，取士必得，视思明。"未知何人所集。

济南读书少年，多娶禁英俊，有以道迎之，成名至易，故科第最盛。因明山之钟毓，亦系章丘、历城、济南[illegible]书院之足资观学也。丁中

[illegible]

[illegible]者。锺珠

陆桴亭云："师道坏，则无好子弟；无好子弟，则后来师道愈坏，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极。"今之试途亦然。天下之大，到处有实学高文，视乎上司之人耳，而风气随之转移，亦慎勿敝敝相承也。吕祖殿在趵突泉上，久著灵迹。楹联："胜地自从开石后，仙人原为对泉来。"考前李中丞[illegible]，人号"对泉"，曾遇道者，约异日见于济南，及抵东，忆面于泉上，瞻像如悟，遂乞乩书。此联或以为[illegible]撰书。

旧志：历城八景：曰趵突腾空，曰锦屏春晓，曰鹊华烟雨，曰明湖泛舟，曰佛山赏菊，曰白云雪霁，曰汇波晚照，曰历下秋风。一云南山倒影。冬际，南山倒影于北极台前湖中。

济南郡城内外随地出泉，古称七十二泉。今可数者五十余泉，其实不止七十二也，而趵突一泉为最奇，前人记之详矣。[illegible]《历下七十二泉考》，另刻。

[illegible]

第一泉记

[illegible]

[illegible]

旧志云："万历戊午岁大旱，李中丞长庚招邹羽士筑坛祷雨，
应 时趵突泉涸，羽士为铁牌镇之，已复如初。"

[illegible]"圣井"。钟霖

李沧溟先生白雪楼在城东鲍山西王舍人庄者，仅馀瓦砾，在城中碧霞宫西百花洲上者，亦颓废已久，惟邻趵突泉东者，邑人士屡相助修，岁有觞集，以祀先生。楼下设义学，藉为守望，并令先生后人岁时致祭。先生文集板昔存藩库，明末毁于兵火。[illegible]先生子其后人，为之修楼复业，祀位于楼。

明边华泉尚书藏书最富，建万卷书楼，一夕尽火，公泣曰："甚于丧我。"今楼址无存矣。

尚书墓在东门外，松楸凋零，有诗吊之。钟霖

任宗秋史先生草筑草堂，十四泉，十叠余像人七十二泉碑，所列次第之。望水泉在趵突泉西，初为明殷文庄公士儋通乐园，即元于钦《齐乘》所载之万竹园也。有竹[illegible]《十四泉草堂图记》，一时济南名人诸公皆有题咏，装成巨轴。今草堂地属他人后嗣，今雨王舍尚宝藏此轴。

济南随地皆泉，南关黑虎泉旁数泉喷涌，西关五龙潭之潭西精舍泉喷尤高，虽皆不及趵突之涌沸矗起，然剩而治之，皆可作趵突观也。李格非，易安之父，尝著《济南水记》，今不传。别有《名泉碑》，不知何人作，总记七十二泉，远叙中宫、灵芦诸泉，而华不注之华泉见《左氏传》者竟遗之，又名多不雅。后人因七十二泉之名难以悉考其数，第诿之于日久湮塞，殆为碑所误耳。李易安故居在柳絮泉上。历城古称历下，以在历山下也。春秋为谭子国，《诗》所云"谭公维私"也，亦称稷下。初治为平陵，今尚存平陵城址，在省东八十里，后移治，附济南为历城，详《志》末卷。

[illegible]
"苇接屋桷，反覆门上"，即此门。锺霖

历山在济南城内东南隅，山在地下，仅露石背，街名历山顶。南接城墙，外露石根，细泉出焉。城外以石凿地作小鸡鸣，俗传有金鸡贯山根，中空耳。

古言"舜耕历山"，因《孟子》言，舜所游之地皆东境，则应于此处，亦可信也。南门内有舜井，水极清甘，日资万汲。井西邻舜皇庙，庙内一池深不知底，相传与井通。舜浚井得出，即从此池出也。池砌为方，覆以亭，旁一碣，刻似"佛"字。人言乾隆初年省城水溢街巷，官使寻源，自舜皇庙内涌出，官遂往至池间，见道者仗剑立，握诀作咒，水中有物似龟，已露首，忽惊潜。道者曰："是不当死，然不可令为患。"因书符镌石镇之。今石断，以砖石砌围焉。

[illegible]

石碣符字，则池中有怪可信。

[illegible]

相传省城内多泉眼，王府池、铁牛山、历下亭后皆是。王府池深莫测，草若芹藻铺水中，甚异。明湖汇半城之水，有大山会注于湖，仅北门可泄。历下亭后水名[illegible]者，人云乃地眼，故涸不溢。

[illegible]

陆梁庙在济南北门内，俗称蒲神庙，甚陋，匾曰"陆梁"，郡志未详，土人亦鲜能道其称名之实。阅《盐铁论》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illegible]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司马贞曰："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晋灼曰："走者陆梁而跳也。"杨雄《甘泉赋》："飞蒙茸而走陆梁。"注："陆梁，乱走貌。"

华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济南之三胜也。见王思任《游历下诸胜记》。"三胜"二字颇新。

驴山在济南城东十五里，山不甚高，齐烟九点之一。上有大石画驴，故名。相传为纯阳仙笔，奇妙若生，淡白色似石灰画之者，而年久风雨不损，亦无刻痕。山阴有纯阳祠，华不注山中间亦有纯阳祠，相传仙迹所历也。

卧牛山与驴山相接，一名金舆山，以"晋围华不注，齐顷公引金舆于此"也。俗言山有金牛，为南人买山，所种之瓜，仅折牛角去，无考。

形家言济南城内三山不显，多出贵官。三山者，历山在地中，铁牛山在水内，[illegible]山无考。或言济东道署内七山也。

李沧溟先生白雪楼今在趵突泉旁，又有白云楼，为平安故宅。考平安以二十万众数困燕王，后乃降，徙北平，其宅久墟，基入抚院署。

元历城张文忠公亦号白云先生。济南抚院署规模宏深，林泉清胜，为天下院署第一，盖明之德王府。康熙、乾隆间为巡幸行宫，前列朝房，后有宫门后宫门，署内正门高阁，东有阅武厅，可操三营，武乡试于此较射技。西为珍珠泉，万珠累涌，后有海子，云海眼也，有巨龟出入，盖称龟将军，朔望拜之，时闻丘蒲荷有声。人言前中丞国泰被劾，诸城刘文清公按治之，国泰倾金宝于海子，皆畏龟不敢取。红黑大鱼七八尺、丈余者数十尾，禄寿岁久，投以饼饵，争吞可观。金红色者耀采若龙。水从后墙穿插，入明湖，出北门，绕北园，归小清河，过华不注山阴，归大清河，由利津入海。昔年，龙可逆游，称胜境。今北园尽菜圃稻田，为沃壤。

[illegible]

"黄菜花中见鹊山"，为人所诵。钟[illegible]

历下明湖诸胜地，皆后世所名。谓之明湖者，取水木明瑟之意。湖侧初有大明寺，故谓之大明湖。运使阿雨窗先生于湖之北修亭榭，谓之小沧浪。湖南岸有鹊华桥，旁有石碣，刻"大明湖"三字，今州乡谦于书佃书。

历下亭在湖心，相传以木石填筑其基。杜少陵、李北海觞咏于此，杜诗"海右此亭古"，则亭建已久。李沧溟先生曾修葺之，或言为艾氏故产，无考。一名古历亭。西为蔚蓝轩。

曾南丰先生熙宁间守齐州，作北渚亭，取杜少陵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东藩驻皂盖，北渚临清河"句意。元祐间，巨野晁补之继守此州，亭久圮，重修，为之记，作皮[illegible]，乃易为赋，叙周作不主事。人谓伪未睹东坡赤壁赋，盖袭周郎故套，可见作文之难。

济南城北有鹊山。按，鹊山一名鹊山，产迷谷，其树如谷，又如楮，其花四照，佩之令人不迷。

历城以历山名，古称历下。《列女传》："姜叙，字伯奕……为抚夷将军……屯历城。"建安中，马超攻冀，害凉州刺史韦康。叙姑子杨阜为凉州从事，诣叙，请为康报仇。此历城当在西夏。

龙山在历城东七十里。东坡《阳关三绝》其二云："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即指此地。桓温九日所登之龙山，在今江南太平府平陵。唐之全节县自移治历城平陵，废遗城址。

后赵石勒时，平陵城北石（成）虎一夕移于城东南，有狼狐千余随之，迹成蹊。赵王喜曰："石（成）虎者，朕也。今自西北徙东南，天欲朕平江南也。"见《通志》。

铁公祠，祀明中丞铁公铉，河南人。乾隆间又建中丞佛公祠相邻，为明湖胜境。嘉庆间，中丞治亭先生铁保撰联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脍炙人口。

北极庙在北门迤西，亦称北极台，高三十余级，祀真武，后为斗姆宫，前对南山，似不隔城市，下临明湖，《志》所云"北渚"也。庙门悬联："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不著姓名，咸称切合。

[illegible]在楼台。"钟霖

济南西门外五龙潭庙为唐冀国公秦叔宝故宅，昔年一夕化为渊，即此潭，《齐乘》载之。庙内塑五龙如活，潭深黑，或云"五龙潜处"。潭西精舍极幽雅。曲阜桂未谷与历下诗人尝相聚于此，有记，勒石。舍前泉涌，若趵突之一。

西门外杜康泉水造酒，味冠济南，泉旁酒肆因此致富。南门外珍珠、玛瑙两泉相近，皆砌方池，水深八九尺，争喷珠玑，至水面作脆[illegible]声，翠荇碧藻生水底，色鲜可爱。游童濯水作筋斗为嬉，观者掷池[illegible]一二钱，旋摇若舞蝶，争随之，衔捉口衔以上。夏日来观，极快心目。泉东为冯氏小园，初为郭氏读书处，竹木泉石，四时可玩，墙外即城河，绿柳垂荫，钓者每坐其下，启窗下瞰，取鱼即烹之，为课余乐趣。冯氏，番禺人，官山左，购此地为别业，子良司马其后人也，近转售于人，价殊廉。余欲买之而无力，然未尝一日忘也。

小园之东为黑虎泉，水自石根出，云与南山满井通，有[illegible]水自此泉流出者。西[illegible]三角楼，隔城河，人以石激城根，作小鸡鸣。泉侧黑石名卧牛，相传为落星。迤东为白石泉，有铺[illegible]桥可坐四五人，汲泉煮茗月上，每留人不能即去。

藩署头门内东西壁嵌有刻龙凤龟麟，字钩伟，相传邑人九张文忠公书，皆文忠六月十[illegible]有名，第不知如何分置耳。[illegible]志云："济城有四灵石，在珍池上者曰蛟龙，在藩署大堂前者曰凤翥，在抚院署者曰龟石，在通乐园者曰麟石。"今[illegible]石皆然故处，独麟石仆于[illegible]。旧志称殷相国以千金购之，云豹突泉前增有大石，未知何名。

[illegible]毕真，亦巧甚矣。

[illegible]尤可观，有大石桥全用此石，山人视之弗贵也。

[illegible]兵洞中，大破之，即此。今尚有遗垒迹。

[illegible]剧，村多一柿之资，一村可演三日。

[illegible]川之西南接泰山之北。

[illegible]石犹在也，后不知如何散落矣。锺霖

济南南门外六里为千佛山，一名佛慧山，又名[illegible]山。松柏层叠，殿宇参差，对城若屏。登山北望，云树万家，湖山一览，秋日赏菊九日。山崖及洞壁有镌大小佛无数，唐开元时作也。有黔娄洞。道光末年山间雨冲，露一冢，若[illegible]，无志可考，刻"古圹"二字记之。

叶芸士邑侯于山半立坊，刻"齐烟九点"四字。

[illegible]锺霖

千佛山东一山最高，建塔为文笔峰，一云大佛峰。岭山间刻石作佛头，其容[illegible]，又称大佛头。下为开元寺，有泉极甘，交夏始出，喷若豹突，冬有竭。旧志言寺有元旁刻宋大观、政和间守令僚佐"春日劝耕"至此，以甘露泉试北苑茶，题咏极多，今字尚可辨。

[illegible]大字，与泰山对松山间所刻者同。

[illegible]晚近鲜匹，曾驾木拓数纸藏之。锺霖

历城志：王大司马东园大石，为张文忠公云川故物，有文忠元泰定元年暮春七日题诗。

千佛山下有王秋娘墓，邑人王大儒有诗咏之。

一览亭，旧志云在千佛山石岩下，额曰"飞尘不到"，有石刻李泉记云："一览亭初建佛寺前，为风雨倾坏，因山坡隙地，移旧亭而新之。公余登此，坐啸其中可以涤洗尘襟，而凭槛一览，则民瘼吏历历目前也。己丑仲春对泉子书。"

[illegible]

德藩故宫，明成化二年，德王开府于济南会城中前坊，曰："钦承上帝，世受齐邦。"宫殿楼阁，环水面山，有偃盖松，数百年物也，胜占烟霞。国中承有德，建为抚署，并移德藩木石，叠壁间。城内有泰安王府在西门内，临朐王府亦在西门内，宁海王府在南门内，驿庙东邻宁阳王府，即旧安陵府。临清王府在尹家巷，纪城王府在县庠西，嘉祥王府在府馆街，街西为清平王府。《通志》所载，今皆不可考矣。

通乐园在趵突泉西，明殷文庄公别业，又名川上精舍，后归王氏，又曰那上舍。王秋史先生有记。《志》言："园内大石移置趵突泉，即张文忠十友之一。"

房家园池，《志》云："在府城东北隅，当即渔洋山人秋柳园地。"《酉阳杂俎》："历城房家园，北齐博陵君豹之山池，泉石为役模之胜，人折一枝，公曰：'何伤春风条？'"诸参军尹孝逸曰："今谷山泉，何必逾此？"孝逸有句曰："风仓历城水，月倚华山树。"时人以比灵运池塘十字焉。豹为玄龄叔祖。

明燕王攻济南，巡抚铁公诱王人西门陷城，以铁板压之略急，仅截王马首，遂攻之益力，西城墙陷，公悬太祖像于陷处，王始退。当时有土僧助战，甚勇，王使人迹之，皆入佛山，见有刻诸佛汗被体。后魏京城平等寺金佛屡汗显身，唐汴州相国寺佛汗，刘元佐神之，争纳金帛。

[illegible]

像皆如汗湿者，两日观者不绝。锺霖

《志》言淄川开元寺有唐人小楷《乐毅论》石刻，今失去。乐毅有庙，在淄川东。

王阮亭先生秋柳园在学院东，康熙丁酉秋日，先生偶见明吴王宫

人流落济南，因赋《秋柳》四首，一时和者遍大江南北，几为文字之祸。

铁牛山在济南府学池中，水浅露脊，或云铸器弃计。宋字林先生云："济南产铁，此与灵岩寺铁袈裟，皆铁之精英。"发见者明长山徐远公之魂，诗云："一瓢[illegible]衲野云闲，绕屋流泉睡正关。欲向此中寻急趣，梦魂不到铁牛山。"

（[illegible]）[illegible]绣，殆产铁也。锺霖

闵子墓在历城东乡五里，前有祠，宋熙宁七年济南守李肃中建。相传昔贵太守治小清河，于华不注山下得石棺，棺上有篆，因葬于此。颍滨苏子有记。道光壬辰太守王镇九畹芳复置地修祠，树碑志之。闵子大贤，尚未请置博士，阙典也。

[illegible]乡。锺霖

华不注山下有华阳宫，内有忠孝祠，祀闵子、逢丑父。山上锐而下大，与鹊山东西列，合卧牛、金舆、标山、药山等为九山。石黑色而坚，若浮置者，皆生石花，与泰山同。所谓"齐烟九点"也。

周密字公谨，本齐人，著《齐东野语》，故宅在华不注之阳，随祖南迁居吴，与之弁山，所谓弁阳老人也。赵松雪作《鹊华秋色图》相寄，慰其乡思。张雨诗云："吴侬头白不归去，不如掩卷听春(西)山。"图归商丘宋中丞牧仲。高江村云："真本在真定梁相国清标家，后入内府。"

鹊山似列屏，以扁鹊葬此墓乃得名。下有鹊山湖，今废。华不注山间近有取石制为器者，似绿玉。或言山上有穴，下有若坚井，久之微

有声，似中空者。

俗语云："兄弟世仇，朋友世亲。"亦有激(两)言。然手足为仇，同族若路人，乃攀附富邻者，比比也。嵩、华二山，东昂西俯，或言若兄弟，大清河从中间之，犹兄弟而人离之，故济南兄弟每不和。然诗礼之家究少此坏俗。

标山产阳起石，似明矾，性暴纯火，多服伤人。

药山以扁鹊制药得名，每年三月三日，倾城士女游者如市，恒有狂风阻兴。扁鹊墓在任丘鄚州。

标山下旧有田文庙，以五月生，欲弃之，后贵显。齐俗初以五月生子为庆，妇女争诣庙祈嗣者众，今此风息矣。

济南城西匡山不甚高大，元遗山云为李太白读书处。五代刘昫修《唐书》，以太白为山东人。考《年谱》，太白生蜀绵州彰明青莲乡，读书大匡山，在江油县西三十里处，有书堂在。尝游匡庐山，杜少陵"头白早归来"句，太白时在匡庐也。太白诗云"学剑来东鲁"，又云"我家寄东鲁"，则当寓时读书于此匡山，亦或有之，必执以相争，浅矣。济宁，古任城也，有太白酒楼。

[illegible]

者。阁两旁为行宫。

[illegible]

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宋[illegible]。稼轩故居在历城四风闸，南渡后居上饶，徙铅山，为阃帅，尝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

[illegible]

[illegible]尝，自书作堂，遂因之。

[illegible]庚子四月晦望，时已逾拱把矣。

金昌明二年，孔子庙前置下马石牌。

[illegible]

城西梁家庄为[illegible]处，有高阜，云[illegible]家也。

龙洞在省东四十余里，山环壁峭，庙处其中，东西两洞，西洞深曲，自小口蛇行，执火以入，有若窗而顶若屋者，约百余步，从山凹出东洞，有万仞壁上[illegible]其旁，身危足栗不敢停，目莫测其深浅，久无入者。洞口外有石龛，马栗其中，立春则积气吹出，历城八景所谓"锦屏春晓"也。石壁刻"敕龙洞圣寿院"六字雄伟，相传为东坡书。庙有大银杏，唐宋物也。济南人士每假庙读书

[illegible]

[illegible]物也。或登树则病，相戒有神。锺霖

佛峪在龙洞南二里许，山秀壑阒。昔人云："龙洞以奇胜，佛峪以幽胜，岱狱灵脉所结也。"

灵严道经下，为山左名刹，名人石刻甚多。

鲍山在济南东三十里，为叔牙故里，有鲍叔牙城址，相传管鲍分金于此。近山有王舍人庄，有东坡，为邑人御史张揆书"读书堂"三大字碑，今移县学明伦堂。

淄石砚易墨而润，不减歙石，人以易得而忽之。《□志》言："石坑在金神坡北滩上村倒流河，平润映日，有金星者最良，大星者为下。"米元章云："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东坡云："淄石号韫玉砚，发墨而损笔，端石非下岩者，宜笔而褪墨，二者当安所去取？用褪墨砚如骑钝马，数步一鞭，数字一磨，不如骑騃，用瓦砚也。"孙文定廷铨云："淄石有发墨而不损笔者，惜二公未见也。"

[illegible]

泰山顶摩崖碑，唐隶，字大，高不易拓，约需西毛纸二百余张。人言碑字为"忠孝廉节"四大字，掩损未的。

[illegible]

泰山顶碧霞元君，相传为帝女。殿以铜铸，封锁，留隙孔，四时登山男女皆于隙掷银钱。每十月东抚奏令藩司诣岱致祭，封禅意也。启殿收银钱解京，以供内库，所谓香火钱也。泰山王母池有一碑，载香火钱给道士每收者。

[illegible]喜吸纸酒苹果。钟霞

岱顶东岳庙有绿玉御碑，高约二丈，宽八九尺，厚一尺许。乾隆初自和田运岱，十年方至。[illegible]，登山者皆碑上贴钱为小儿佩，云辟邪。碑字磨损成凹方，有清碑与玉碑等。

[illegible]钱丐，一灯如火龙。"钟霞

东岳主生，相传死者皆至而转世。岱麓有酆都城十殿阎罗，人言闻山多鬼声。泰山近九虎有多狼狈，[illegible]。山居者墙画白圈，曰狼圈，云狼畏此。狼最畏火，畏响器。或言狼有山神制之，狼害人，禀官，募泰山猎户捕之。省城南门外东岳庙，一云大齐庙，十月朔至元宵节游人拥挤，戏法杂剧以及百货毕集。庙大门内两旁作像六，有鹰虎，神貌可畏，[illegible]曾言之，其始不得详。盖驱邪除狐之神，如猫虎之去田害也。

泰山神鹰白色，岁有[illegible]鹰巢绝壁间，冬则不见，土人百计取之不能得，有坠崖死者。又多红嘴老鸦，嘴爪红若珊瑚，百十为群，声与乌鸦异，易得甚驯。

[illegible]
泰安印板画有《神鹰镇宅图》。锺霖

《章丘志》：[illegible]胡山神鹰约六十年一见，以张[illegible]妖狐。乾隆丁丑八月[illegible]见，嘉庆丁丑八月再见，千百为群，大如羊，黑质白章。

泰山玉皇顶有方石碑，所云秦皇无字碑也。相传外为石罩，内有金检玉函之文，顾亭林先生考为汉碑。

[illegible]
[illegible]
末山东学使张铨殉节，或即其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山间刻"逍遥游"三大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徂徕山在泰山东南数十里，六逸隐迹尚存。

[illegible]
在下矣。谚云："远望傲来高，不及泰山腰。"

[illegible]

仙人洞在岱麓玉皇阁（庙）甲，有肉身坐化者老衲，岁久半具朽，躯斋蜒，手扶蒲膝，皮肯完好，惟睛枯，嵌以玻璃黑珠，面饰金，四

方登岱者必瞻拜，呼仙人。

[illegible]祀于洞。

[illegible]而行，后逆捻焚戮泰安，闻真人未及于劫。

[illegible]数十篇。"人言南方肉身坐化者颇多。锺霖

干瘪道士岱麓

[illegible]缘还结，尘灰劫可危。僧伽曾示臭，返朴莫迟迟

干瘪和尚丰润

[illegible]

晏公台在济南北门内，阁上有晏公祠，与曾南丰祠邻，旧有人建

相传晏公为水神，或云大江[illegible]，许真人命之成神，非也。考晏公江西临江人，生于元，讳戍仔，殁，封平浪侯

[illegible]
有司祀之。

[illegible]

英佑侯萧神记

[illegible]
则拜萧。河干江浒祀之尤谨，舟人依以为命云。

[illegible]

[illegible]当泐石于各庙焉。镛识

[illegible]

济南西门瓮城关帝庙旁塑两像，一持小牌，写"举意先知"。[illegible]蚩尤，长喙，一足似爪状，皆恶，未知何取。按彭宗古《关圣实录》略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盐池减少，上令吕夷简往祭。梦蚩尤戎衣，怒曰：'天命主此盐池。（中略）今立轩辕祠，乃仇也，心不平，故绝池水。'上欲召张天师往治，因召关帝，会岳渎阴兵荡之。解州盐池有庙，为伏蚩尤也。今塑于此，或出大庙修日。"

[illegible]

周将军从关公成神，到处附祀，其名未见于史。元鲁贞《汉寿亭侯碑》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宋兆隆《集杜编年》云："周将军仓，关中人，望出汝南。"[illegible]明神宗封忠勇伯。《山西通志》："周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从关公樊城之役，擒庞德，同守麦城，死之。"世传将军乱笔，自云字镇中。京都正阳门内关庙碑作"沧，字海若"，进士[illegible]梦将军向言。山东东阿县有周将军庙。

[illegible]有大功，死于麦城。明神宗封武烈侯。"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将军。锺霖

相传平陵城有盗跖冢，高唐州南有鲜卑城址，旁有盗跖冢，未知孰是。河南有盗跖庙。

[illegible]
跖。见《史[记]正义》。锺霖

大清河即春秋之济水，发源鱼山，一曰吾山，"吾"音"鱼"，陈思王闻梵音处也。经齐河县东门外，由泰山下鱼山一带，由东绕济南城北十[illegible]里泺口镇，达利津入海，俗呼盐河，以运盐水道也。

大清桥在齐河东门外，跨大桥，河宽八丈，长百余丈，高十余丈，十[illegible]（空）孔[illegible]。明嘉靖间，道人张（廷）[illegible]募金若干万，八年造成，为九省通途。桥下龟穴甚多，[illegible]有基倾不易，道人葬桥之东，俗呼"神仙坟"，墓台植柏。相传道人言："坟在桥在。"

[illegible]
发帑银助之。"见《明史》。

[illegible]
募修桥暨仙人坟，惟工费太巨耳。

代疏募修大清桥暨张道人坟

[illegible]

[illegible]

齐河县东二十里间有海市，人物楼台不一状，有时不见。县志云，"隐城八景"，有隐城蜃气。

[illegible]

之[illegible]

《道馀录》，为焚弃之。"钟霖

见道衍像

[illegible]

新城志[illegible]云："清沙湖每于午涌现，城郭人物楼阁如画，谓之水市。阳气发生，远望地气如水，谓之地伸。"

长清灵岩寺五花殿玲珑奇巧，似神运鬼助，公输子造。按《世本》："公输子削竹木附泥以藏谷，谓之囤；削石上下相合以细麦，谓之磨。"灵岩鲁班洞，乃其藏也。

[illegible]

长清县城内塔高五丈，上嵌方石，有东坡小楷，端正无损，其文为对修佛事，资冥福。人迹罕到，故石刻完好。

六朝高湛志在德州儒学，室嘘"凫吞鹦鹉，鸣月抽弓"，为志名句。书法在欧褚间，似[illegible]河南字，学所自也。

潍县东门内孔相祠堂碑似高湛志字。钟霖

周韶台在济阳北城，上云"子在齐闻韶处"。

长城岭在长清南，缘山为城，盖齐鲁界也，今址犹存。岭下为长城驿，有孟姜女庙，以姜齐姓，所哭之长城即此。

[illegible]

[illegible]长城千馀里，东至琅琊台入海。"

魏长城。《后汉志》："河南有长城，经阳武至密。"

秦长城。《史记》："秦宣太后伐残，义渠筑长城以拒胡。"

[illegible]为塞。"

[illegible]平、辽东、西郡。

[illegible]

[illegible]长城。

北齐长城。北齐前后修筑长城，东西凡三千馀里。

[illegible]

[illegible]距河，西至绥州。

[illegible]

[illegible]马陵，东至土墱。

[illegible]

[illegible]

考以志。锺霖

济南南山接泰岱，[illegible]联络，直入东海，[illegible]，统称长白山。古称[illegible]

长山县南黉山有黉堂，郑康成曾居此，有晒书台。山生细草似韭，郑公以之束书，遂名"书带草"。范文正公亦在此山醴泉寺读书，有画粥台。济南李[illegible]先生于长山[illegible]立碑，书刻"范文正公读书处"七字。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有《志公碑》，开元间立。锺霖

陈仲子墓在长山城内道北。人云长山即於陵，考旧於陵在长山县西南二十里。

[illegible]

[illegible]店在[illegible]西十五里，俗[illegible]"[illegible]店"，范文正公[illegible]之地。后守青州，长山父老迎候于此，因名。今有三贤祠，祀陈仲子、伏生、范公。

林放，鲁人，仕于於陵，宋封长山侯。

伏生故里在邹平，有伏生祠，邹平北有伏生墓。

东方朔墓在陵县东二十五里神头镇西数十步，镇有东方先生祠。[illegible]细楷行书，颜鲁公书画像赞，初在此祠，后移县署，因前令置为马枥石，故碑下行字多损。

咸丰丙辰，主讲陵县三泉书院，次年冬，及门康鹏程茂才神头镇人邀往谒东方先生墓祠有作

[illegible]

之祖。曾于十月十五祭先生墓，云为算命之祖。[illegible]

颜鲁公书东方先生画像赞碑，在陵县署内，以亭护之。长白恩竹[illegible]明府[illegible]任陵时，赠余数部，较现拓者尚佳。陵县即古平原，鲁公守平原，在唐天宝十[illegible]载，年[illegible]十余岁。陵县有颜鲁公祠，有石刻老像，盖附李希烈时画像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枥也。

[illegible]

依不能去，诗以志之。锺霖

[illegible]

像赞拟就容书刻碑》

[illegible]

邯郸县，属广平府。

[illegible]

诗，有《三千藏印斋诗集》。

[illegible]

[illegible]因异蔡襄。[illegible]

伏生授经图[illegible]，昔人[illegible]道子笔，明[illegible]人摹之入石，今未知存何所。

东坡枯木石刻，[illegible]历城志[illegible]：苏子瞻与李公择会济南刘[illegible]家，写枯木一枝，题名"[illegible]泉"，[illegible]。金大定二十九年邑人李彦文移置儒学。槛泉即趵突泉。

[illegible]武穆王、宋张[illegible]石刻，在济南府署内，明太守[illegible]时[illegible]掘土得之。

[illegible]王墓在[illegible]，明永乐十五年[illegible]，[illegible]以王礼，谥恭定王。阮亭先生有诗。

左传：[illegible]"聊摄以东，姑尤以西[illegible]齐西界。[illegible]县东北有摄城。"即今[illegible]城齐东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阳郡东，东入海[illegible]。今博兴县一称博姑，近姑河也，又曰乌河[illegible]。又考，姑尤，今[illegible]大小姑河，大姑出黄县蹲狗山，小姑即尤水出掖县马鞍山。

[illegible]

锦秋湖上有鲁连陂，高苑有鲁连墓。

[illegible]

[illegible]在此，有诗志之。锺霖

[illegible]

济阳亚神祠。《志》云："亚神，学宫土地神，随[illegible]八月丁祭。"相传神为韩文公，未知何据。

刘猛将军自雍正[illegible]年始列祀典，因有捍蝗之[illegible]奏也。神讳传说不一，庙貌皆少壮容。有言南宋刘文清公讳宰者，《居易录》已著其非。有言元末指挥讳承忠，吴川人，[illegible]，后殉国难者。《怡庵杂录》载："宋景定四年[illegible]月八日敕略云：'飞蝗食禾，民不能捕，赖神扫荡尤倍，故提举江淮。太平兴国宫淮南、江东、浙西制置使刘锜，敕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似为可据。或云宋德祐有将军故事。济南有金姑娘娘庙，德平有金姑庙，亦驱蝗之神，乾隆[illegible]十九年知县彭宗古建。

[illegible]否，诚有神司之也。锺霖

黑虎庙何处有之？《高唐县志》言："赵元帅祠在县治[illegible]。元帅名公明，周时人，居终南山[illegible]，黑虎为骑，[illegible]入黑水谷[illegible]，遇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建祠。有[illegible]记。"[illegible]公明，生公[illegible]，风为[illegible]公[illegible]大夫传志[illegible]，盖[illegible]为[illegible]祀也。[illegible]《封神演义》云："[illegible]不降周太公，以草束人，射杀之，后封黑虎玄坛神。"殆亦有所本。

[illegible]

[illegible]

中，焉知不相通乎？惟弃襟之说未征验耳。锺霖

迅贤李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遇吕纯阳，留仙笔[illegible]字，[illegible]之乃号(跳)[illegible]别处，结彩便飞去。”[illegible]

吕祖于济南[illegible]最多，[illegible]。俗传飞仙[illegible]黄[illegible]，乃宋[illegible]洞宾事。又传[illegible]数百[illegible]，亦[illegible]洞宾事。宋太平兴国[illegible]年，诏[illegible]先生吕[illegible]，[illegible]于锡[illegible]，为民所[illegible]。按，[illegible]先生大名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世称李八百，盖八百岁也。[illegible]：“[illegible]吕洞宾，唐吕渭孙，进士不第，与陈抟友，度卢生。”

[illegible]

长寿仙，今世所称之八仙。

[illegible]

遇正阳真人，得道。妻死，乃号纯阳子。

[illegible]

折叠之，收巾箱中，盖纸驴也。

曹国舅，宋丞相彬子，皇后弟，遇纯阳得道。

[illegible]

化其躯，神归无依附，拐丐而起，称铁拐李。

[illegible]

解。或云纯阳所度，乃赵仙姑，名何。

[illegible]《踏踏歌》"蓝采和，人生有几何"云云，仙去。

[illegible]"知汝远来应有意"句。

[illegible]鹤林寺，九日令开杜鹃花。

[illegible]天下都散汉，非汉代人也，见《冬夜笔记》。

[illegible]《八公诗》。

[illegible]生引之入道。"

[illegible]

[illegible]天狗，因祀之，生贤子，有《张仙赞》。

[illegible]

龙洞神殿前有[illegible]碑记[illegible]，作行草，署名曰"五湖散人兼三十六洞人牧鹤使者"。考"[illegible]"为苏[illegible]，河南杞县人，[illegible]隆间游历下，往来

青齐间，诗文奇妙，能音一弦琴，人呼为仙。自书联云："青鞋披蓑，寒动一天星斗；云间补衲，暖回大地阳春。"山左人家多藏其墨迹。青州府丁生日曝大"寿"字，刻于云门山石壁，一画间可隐人。俗多讹为陈希夷书。蒙山有鬼谷洞，甚浅。按，鬼谷子姓王名诩，一云名禅，晋安，晋平公时人，居于鬼谷。天下鬼谷洞有五，山东蒙山亦有鬼谷洞，未知孰是。

邹平东七甲道北有长白先生祠。考先生元张植与，名临，淹贯经史，学者千里从游，隐居长白山，屡征不起。

邹平北河沟有先生为其父所表，中言"为司业仅半载"。杨璇大撰《孝子志》云："先生至元间，由郡司官至祭酒。"元明善《完颜令人思记》云"与齐处士张临善"，称"处士"，未解。

[illegible]

称长白先生。

[illegible]

又，司寇李公祠在城南周村。缍霖

崔府君庙相传为泰山之神，曾以泥马渡康王。考，史载宋高宗初至杭州，命立崔府君庙，以答灵异。高宗奉使康王为使命，至磁州，州人劝留，不从，乃假神以止之，言此间崔府君甚灵，可以卜吉。庙有马，是夜果街有车苫等物填塞大路，泽曰："可以见神之意矣。"乃止。殊未及渡江事。

[illegible]

[illegible]

载《瓷州志》。锺霖

孔子娶宋亓官氏，汉韩敕礼器碑"亓官圣妃"，在安乐里。宋祥符中，封郓国夫人，亦作"并官"。钱辛楣先生云："宋板《东家杂记》、元板《宋广庭记》皆作'亓官'。自明人刻《家语》误作'开'，因《宋史》踵承误，亦作'开'，贻误后学，不可不知。"福山王氏所刻《家语》作'亓官氏'，《阙里文献考》亦书'宋亓官氏'。亓音其，济南有亓姓甚多，或其后耶？特记之。

[illegible]

名，孔子先人当是亓官氏。

[illegible]

之后。"乡会榜有奇姓曰"榜花"。锺霖

齐称渤海，渤者，海别支也。海在东，又伸向西，至天津众河，若舒一臂，故称为海袖。天津称渤海，武定亦称渤海，界海袖间，皆可称渤海也。天津与利津相对，只隔海袖，捕鱼者往来一帆耳，然经大洋亦每遇险。登州与奉天相对亦只隔一海，约八百余里

古者齐俗功利夸诈，以今考之，山东东府风土最厚，初不见有并驱从狼之习，或今昔不同耳。天津五方杂处，好奢偷富，[illegible]。或指北地齐饶鱼盐之利，今静海河此利犹存。齐桓公伐山戎即今永平府北山间也，山民居近边塞，仍有犷悍之习。

[illegible]遇则骂之，或即桓公所见之俞儿耶。

[illegible]分司，足证古亦齐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西三十馀里。"《注》似误，俟再考。

[illegible]

也。山海关外又皆晒海矣。

[illegible]

海滨也。锺霖

临淄县城内有丘，周三百步，高九尺，为营丘。昌乐东南五十里有营丘故城，太公始封处。献公方迁临淄，古称不下十万户。今治甚小，城外古冢若土山者，数十地为冢，古民皆冢种田，若山坡然。牛山间若土山者，皆齐公之墓。淄河东岸两大碑，书"齐桓公墓"、"晏婴墓"，未知其他系何人墓。

淄河在青州西五十里，夏秋山水暴发，不辨牛马，行阻驿递，识牛山僧大雨撞钟，则人不敢过河矣。

牛山近无美木，土人言山内多槲树，养蚕茧，秋霜槲叶如丹霞，满山可爱。淄河鳗鱼身有王字纹，洁美无比。

青州郡城旧制阔大，今撤至二次，旧城门上有庙，可远眺。城北有满洲营城，城外有岳忠武庙，塑跪四铁像，皆背缚，人恒溺，且多摩桧妻乳，桧首击落在地，不失。

[illegible]

昌乐县南有窦建德旧城，山间有泉林之趣。

明衡庄王府在青州南门外，有坊卧地矣。临淄城内有衡庄王花

坞，久废。临朐有园林，朱氏守之。

青州南门内冯相国花园有佳山石，山石曲折，木石尚存，闻皆衡府物也。冯氏后人尚住园之北院，高挂冯文毅公像，纱帽红袍

[illegible]

穆陵关在临朐县东南一百五里，踞大岘之上，古所称大岘山也

无棣今武定府。

琅邪为沂州府古称，临沂琅琊山在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山三面皆海，始皇二十六年灭齐，登琅琊山作台，其上三层，每层高三丈，立石颂德。

[illegible]称天皇。钟叔

锦秋湖界，新城长山、邹平博兴境上，周二百余里，村落环住，以[illegible]、荷菱、芦苇、莼鲂之属，颇为民利，而稻尤为上上田，村妇编蒲为扇，细软宜人，秋凫蔽天而来，弋之甚易。北人呼鲂为季，初不为珍，渔洋山人咏湖诗极多。

渔洋山，太湖七十二峰之最小者，阮亭先生以为号。鲂四鳃，[illegible]县东之淮河鲤，鼻四孔，不减黄河鲤。芦台沟河鲂尤甚多，俗呼“芦季”，即季之讹也。

道光庚戌，馆博兴，每呼村间小舟畅游锦秋湖，口占四绝以志

[illegible]花上立蜻蜓。

[illegible]争插稻孙芽。

[illegible]远处望新城。

[illegible]荷香是稻香。

[illegible]也。锺霖

焦家桥袁姓为长山巨族，[illegible]在村外，古柏上栖白鸟，似鹭而小，有色灰者，食[illegible]以活，飞鸣可爱。

武城县隶临清州，昔属东昌，西汉属清河郡，今距直隶清河县四十里，乃战国赵地，有弦歌台，然非《论语》所记之武城也。山东沂州府费县西北七十里[illegible]乡弦歌里，乃子游为宰之武城，东有灭明墓，关阳川有子游、灭明二祠。《史记·甘茂传》：“昔曾子居费之武城”，即此。《弟子列传》：“曾子居南武城，在费县之北，泰山之南。”《春秋》(城)武城亦南武城。《地理志》：“定襄亦有武城，谓之南武城者别清河耳。”又嘉祥县有南武山，有阿城，亦名南武城，非古曾所处之武城也。余馆武城八年，特考而志之。

[illegible]

[illegible]来。锺霖

珍米泉在长清南，往泰安道上，南北冲途，乏水，夏收雨水，饮时抄米自食。东抚佛公伦过此，悯焉，为之捐廉掘井，若干仞，未成，捐俸督人，乘中丞惜成之，得甘泉，名佛公井，且易名佛公泉，四方行者接次取水。仁者固无处不爱民也。

长清产肥桃，甜而香，食之津润。又产水枣，圆而脆，微而凉，入口似冰，青而色，树不多，故乍而益珍。又有[illegible]枣，似冰枣，着口即碎，然凉嫩不逮也。

山东肥城县产肥桃，皮薄香甜胜北桃，桃花山尤多。山多狐仙，恒作美女引人，有为引去者，于树间访之，竟自回。山多蝎，人以铁筯拨石即得，满器即回，不可日愈再寻，寻则蝎害人。肥俗供客必有蝎，脆而酥，之如虾鲊，然初食者多不敢食。

花果之盛以曹州为最，魏紫姚黄，到今与洛阳并著。木瓜如枕佛手，玲珑一枚，可数斤，架木度之，青黄色堪玩，十年不落。石榴如碗，子如莲，实似红宝石，脆若冰，呼"罂榴"，以有槅隔间二十六子，大罂数四。古称安石榴，殆不能过此。昔人有以十石榴[illegible]为石榴子给客者，以为至珍耳，奚如罂榴之可贵乎。

[illegible]

[illegible]活，如聊斋之黄英烈。锺霖

阳谷县古谷城也，有黄石公庙。

寿张县张秋镇有张相公，即著灵东人，云老狐也。有嘱为撰祠联者，锺霖集句云："有德于民则祀，能于感物而通"（扁），又"有仙则名"。

鹿车即今之把手，北地最多，若独轮小车，殆所谓薄笨车也，用以运粗物。近则济南省城皆用之，初见乡妇或老年人者乘，日可行七八十里。后乃施以布棚，少妇对坐笑言过市，殊不雅观。余年近七旬，恒令长孙女作伴，坐游佛山，甚便。一推者可推四人，辘辘行恰以赡家口，有能推一人者，单肩用力，亦巧矣。

[illegible]

汉柏以岱庙中者为古，枝干若龙，矫若凤，奇状不能名。唐槐以曲阜圣庙中者为古，曲阜县署亦多有，前者亦韶等。青州府署大门内东西并植四，其唐槐五，称"五树将军"，久著神异，守青者必拜之。

范文正公守青州，今署内有范公台，旁有两龙爪槐，盘屈夭矫如蟠螭，如垂缨，亦近日物，有刻题咏甚多。青郡西关有范公井，一亭覆之，公所建也。

雪宫在青郡城内西街，孟子见齐宣王处也。西关有狮而存，石狮一名狻猊，龙九子之一。

炉姑庙在雪宫西，姑父铸物不成受刑，姑哀之，跃入炉而物成，以其孝，遂祀之。庙有大铜钟，相传大水冲来者，每晚击之，声洪而洁，俗称铎楼庙。

济南学使署后有大钟楼，或言与臬署大鼓楼相配，相戒不可击。有寺久废，相传钟亦大水冲至者。

[illegible]
"东"字者济南铸也，今址尚存。

[illegible]而迁之西楼，遂大鸣。

[illegible]自言八十五，人云近百岁矣。

[illegible]

后殿廊壁嵌石，刻曹娥碑。多名人题跋。

[illegible]笨。僧饲之，呼"猪道人"，云近二百年矣。

[illegible]能养精修道，皆可有坚骨子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潍县富庶甲于齐鲁，科第之盛，或言郑板桥先生振兴之也。东门为潍水，一名白狼河，韩信囊沙处在外。东南城上文昌阁旁生文官果一颗，结果多寡可验科第，诚信。城下有发科泉，板桥先生所凿也。

板桥先生诗字皆争宝之，时画竹一题句寄意，与先祖克传公交契。先生宰潍县，所判讼词片纸只字，后人悉易[illegible]成册卷。相传先生患富豪，辄骂为"驼钱驴"，好骑驴周市入肆，插"回避"牌条于驴鞍上。

潍上人多事名人书画，陈氏有山左先达名士书画[illegible]，无论幅之大小，纸之残整，汇装为册，题曰"桑梓之遗"。

潍县多筑园林，山池花木俱极精致。富家旧田氏园，历下陈南人先生经画者。城西十里小于河陈氏园最大。城内十亩园初属陈氏，后归丁云藻署正。城南五里郭氏园亦有林泉胜概。岁在甲寅秋，余赴招远，过潍，丁云藻、郭少坨饯于十亩园之拨云草堂，极尽清兴。少坨有小园在城北，种树者杨文善为假山，颇有[illegible]，陈氏园即其手笔。

[illegible]
丁云藻昆弟订交甚洽。锺霖

青莱海滨出白蛤，名西施舌，[illegible]，有汤则熟，细而脆，美品也。诸城黄石关间[illegible]特佳。招远地僻物缺，惟海品颇多，且饱尝西施舌。[illegible]

崂山有上、中、下三清，游人仅能至中清间，竹木深密，有蛇名七寸子，坚地上，似干木，人触之受伤，不[illegible]。山僧有药可治。山深处有结茅几处，欲仙者久则苦病自返，误了传言耳。下清多大竹，

岁(俱)具，即鬻县凉棚之需，差役藉公扰僧，故僧岁纳棚资于官，以免竹灾。

崂山东崖探海中，下产水晶，人投崖山下采之，其险。

西次馆日照县，相传有狐仙，自言姓秦，人称秦师傅。好与人谈，不见其形。云来自西域，凡狐有道，神必考试，以等多为贵，十次优等则成仙。伊已三次矣。比人修道难十倍，可惜人不知自贵耳。言极有理。相传人能成仙，须有仙骨，亦必酒色财气屡试方能得道，较诸文考试为难耳。今以酒色财气试人，一试即露本相。

博山县城外有颜神庙，神座下出泉，汇为孝妇河，非东海孝妇也。由古神颜氏事姑至孝，汲水供养，神鉴其劳，予以木，令置缸中，动木即得水。姑惧，拔之，水大溢，孝妇坐水上死，即座下泉也。夏秋水大，每为下游之患。

叶子戏有《水浒》名色者，按《居易录》："张公叔夜官齐州，招安宋江首，榜文有'获宋江(考)者，赏钱万万贯，获卢俊义者百万贯，获柴进、呼延灼、张清、武松等者十万贯，获鲁智深、李逵者五万贯有差。'"故叶子有万有千有索，索即贯也。有饼，亦钱也，皆从榜文之格为之，俗名纸牌。

坟墓有人曰翁仲，考《世说》："阮翁仲，南安人，长一丈三尺，秦始皇使守临洮，声震匈奴。死，铸其形立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用宠大臣命茔之典，取威武意，有马取义，有虎取节，有羊取孝。华表，即诽谤木之遗制，见《古今注》。

孔林有文豹、角端，及石翁马等，以表崇异。

孔林树木最繁，皆弟子会葬，各以其方之树植之于墓旁也。子贡、夫子手植楷者，干枯落犹盛，孙枝丛生益茂，与铁桧并为灵物。林外周环四十里，孔氏皆附葬焉。

曲阜产楷木，直而坚重，制为拄杖、象棋，人多购之。

孔墓西一古泉，古无考，志云在孔子前即有之。

孔林有守卫百户，官武职四品，其有名，十月剃除林草。孔氏祀

先茔扫墓，并各祭其先茔，车马喧填，人物繁昌，称为"林门会"。

[illegible]
八棱为真，多以蒿茎充之。

[illegible]
尾纹。锺霖

互乡，《一统志》："在河南商水县。"又云："在陈州项城北一里。"《太平寰宇记》："徐州沛县合乡故城，古互乡地。"刘芳《徐州记》云："即《论语》之互乡。"

范蠡怀重宝去越，止于陶，即山东定陶县，以为陶乃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可以致富，自称陶朱公。

[illegible]

仓颉祠墓在山东寿光县西门，濒河，见邑志。[illegible]县境。

山东有驿夫，日行二百余里，官有急要则用之，呼曰健步，唐曰驶足。见《刘晏传》："晏务驶足置诸道巡院，凡货殖低昂及他利害，虽远辄知，以是能权万货轻重，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恒以鞭算。"

[illegible]
神，不善其终，固不如守拙为善。锺霖

超然台在诸城城上，苏子瞻有记。唐李德裕《平泉花木记》有超然亭。诸城古密州一称东武。

文昌帝君位列斗魁，即文昌星宿，司人间禄命。《阴骘文》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阴骘无私纺者。按文昌《化书》："神姓张氏，出黄帝之子，名挥。初为山阴张氏子，有孝行，传法水医药救人，事周公，以寿终。投胎于谏臣张无忌妻黄氏为遗腹子，《诗》所谓'张仲孝友'也。幽王时因谏，鸩死，魂游雪山为神。治蜀，在于投蛇压死，蛇即神所化也。再为赵王如意，又生为蛇，复生为张禹子勋，为清河令，再转为孝仲，复梦怡水府"云云。其说尤可征然。谓神即张亚子，一作恶子，殊不可信。

壮观碑，太白书，字画约完好，在济宁州金乡县学明伦堂前，碑阴载："贺知章宦任城，白与友善，为书此二字。"元至治间出于新土中，人得此碑于市中，后弃草莱，明初晋令所。"《山西通志》："大同府怀仁县锦屏山东岸上刻'壮观'二字，人多摹拓。"又滕县门寺前古槐间石碣刻"壮观"二字，亦太白书，见《六砚斋笔记》。

[illegible]

鲁公、裴将军诗，相传为青莲乱书。锺霖

四女祠在东昌府恩县古贝丘地，亦称四女寺。四女俱冠，相传为傅清女。清字景山，妻罗氏只生四女，矢志事亲，俱不嫁。父母以枯槐四株授之，曰："能活，则各从而志。"四女插门前皆活，后拔宅升天，云在汉文帝时。唐王建诗注："贝州宋处士廷芬之女，名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荀召入宫，令掌书籍簿签，后人立祠，号儒冠者，以四女皆优文学为女博士也。"二说未知孰是。

天妃慈悲救生，宋封天后。考：后，莆之湄洲屿人，五代时闽都巡

怜林公愿第六女，生于晋天福八年，宋雍熙年四月二十九日化人。尝朱衣行水海上，里人虔祀之，宋元累封。《一统志》："兴化府海口林夫人庙，灵异甚著，今进为妃，是宋时已封为妃。"元至元中，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明永乐间奉敕建庙，赐名宏仁普济天妃宫，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遣官致祭，有御制碑。张学礼《使琉球记》又云："天妃姓蔡，闽南台之南海间梅花所人，为父投海死。相传后字人，未于归，成神，世皆言林姓。"张燮《东西洋考》与何乔远《闽书》大略相同。又云蔡姓，俟考。考[illegible]

[illegible]事，或言天后乃观世音化身。

[illegible]

黄河神大王将军久著灵异，历加封号。考金龙四大王，谢姓讳绪，行四，浙绍人，南宋诸生，殉难为神，约时读书金龙山，或云葬于金龙山。后于河上显神，披发执鞭，指水以淹元军。

问山舅父，曾示家谱，金龙四大王为远祖。锺霖

朱大王讳之锡，浙人，[illegible]进士，官河督，劳于王事，殁为河神。

黄大王讳守才，河南偃师人，生而为神，年十七岁，乘飞艇于嵩山[illegible]。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救[illegible]。[illegible]万安岭，谓子孙曰："生未受封，死当护国。"殁后叠膺崇封"。

党将军，昔年河决难以合龙，梦神示须"[illegible]"，适闻[illegible]次有叫此名者，招至，乃党姓，名得住，遂投诸河而龙合，[illegible]，为请列祀典为将军。[illegible]"[illegible]"也。

近年黎、栗两河帅、牛中丞皆为河神。

[illegible]

虚也。锺霖

杨六郎庙近在山西南高平山旁。按，六郎名延昭，杨业子，为宋名将。史言其居官多善政，[illegible]，士民爱服，称颂不忘。子宗保、孙文广皆仕显。一云文广为延昭子。

[illegible]

关，即今之十二莲桥。

[illegible]

[illegible]幽州地，未考是潘故里否。

[illegible]河，未考此庙后何具。锺霖

东昌郡城吕祖祠最灵应，柳仙亦时著异。浙江山阴赵叶龄兄，祖安也，侨寓郡城有年。[illegible]十四五岁时，忽有龙吉公主[illegible]至，仿女曾占宫装，言与叶龄前为夫妇，谪转人世，生赵家，多年寻之始得，遂欲缱好，将捉之去。叶龄家奉吕祀，乩言："柳仙庇之，女不得近。"女怒，声言督旗来战。叶龄惧，家人求救于柳仙。仙令制桃木剑，择郡城西偏空闲处筑坛，高[illegible]丈，请印官临[illegible]，[illegible]郡皆知。至期，大阴风厉，仙(附)[illegible]叶龄道装披发，使仗剑登坛，亦不自知，何以能剑术。环观远近如堵，第见剑光如电，兵刃争杀有声，杀伤甚多，有落清水，视不见女形，有狞恶者断其臂驰去。叶龄昏卧坛下，官民俱惊栗，旋喝寤。叶龄觉，柳仙点其[illegible]乃醒。仙曰："女为黑蛇，汝其慎之。女恨汝之谪转人世也久，然女命不应尽，恐尚不甘，汝日其敌，远而避之也可。"遂令候其处小车上，以扫草帚夹而著之，行如飞，半日至保定。其报[illegible]落于白，家保定，依而告之，多不信，数日家书乃至，其惊讶。在保有年，女无耗，柳仙教之作内功。有请其剑法者，以不谙答之。或强之一舞，骇为神异。柳仙知而责之，乃益自晦。老而健，一日凉坐，蝇入帘，见其身后圆光如镜，惊扑，后无他异，以寿终。每与柳仙言，家人称听其自语耳。仙助叶龄，不为异物捉去，亦以其根基可造耳。东郡人多能言其事，余廿年之交(西)[illegible]而知之，未将以为怪矣。

[illegible]剩亦习度支。锺霖

历城县城隍庙大门内西有守门隶者，长身披发，伸舌滴血，麻衣，方高帽，书"常常见喜"，乡以为吊客也。前宦河南乃知为张姓，名德[illegible]，山西人，性朴实，在河南太康县[illegible]镇贩布多年。一日，贼劫于路，[illegible]，掩殓归，因自[illegible]，有灵护行旅。或谓过人必预警之，使不得劫。久之灵益著，行人心戒，呼"张老德"，则若有随行者，必无失。州县备案贼获，祷于张，亦必即得，官因义之，邑宰为请于上，为之立祠，称八府总巡，到处祀之如社稷。生时喜食烧酒油果，祀必具焉，即"常常见喜"也。故塑像作其缢死形。有言其夜有出游者。

[illegible]

城人言夜遇"常常见喜"，每有喜事。锺霖

世称包孝肃为"阎罗王"，[illegible]水先生《[illegible]集》云："阎以包公为人严厉，必刚扬铁面，使人可畏。及读其奏议，固是长者。凡一处不忠君，凡一事不爱民，惟执法太峻，不敢干以私耳。聪明正直之谓神，凡不近人情者，固非怒目切齿欲搏人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李太白有《送赵少府赴长芦津》诗。锺霖

土地即社公，古乡社皆祀之。《汉书》有"社公社母"，故土地祠皆塑老夫妇像。《费长房传》："鞭笞百鬼，驱使社公。"即土地也。

[illegible]

薮，余始迁庙墙北。"锺霖

梁山泊一作梁山泺，今山东郓城县境，宋之郓州，山不高大，亦无险隘，有梁山营都司驻兵。近年黄水涨，绵境尽水，呼为"水套"，曲折深阻，莠民相聚为匪，不易搜除。山上有寺，闻僻隐，匪扰民，旋捕诛之。郓民素良，均受残于贼，又迫于水，流离失所，匪得诱之为患，官斯土者所当切图之也。

[illegible]

泉。后金人购刘豫，诱杀之。"初未言梁山事。

[illegible]

礼拜寺为回纥礼拜之地。回纥一曰回鹘，唐肃宗时借其兵，始入中国。会昌中，回纥衰弱，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令散隶诸道，始杂居于中华而不变其本俗。《旧唐书》："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纥请于河南府、太原府建摩尼寺，许之。"此礼拜寺之所从立也。《新唐书·常衮传》言"始，回纥有战功者得留京师，惟役作易弱，后乃创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间，数出中渭桥与军士格斗"等语。纪文达公《西域闻见录》记之颇详："今寺皆在西方，殿无神位，铺地以大芦席，凡其礼拜日，阿浑说经，众回纥鞠躬立听，皆院墙以外，始入，外人莫能窥其所奉者何，且多忌讳，故汉回每不联洽，莫如令仿汉人祠庙，皆得崇

耳，则日久又可相效，为及今之妙法也。"回教科第中人云："彼教以洁净为主，诸皆可从，惟父母死，不得衣衾棺椁，是必不可从者。"

[illegible]

荐福碑相传为雷击碎，东坡有"运去雷轰荐福碑"之句。施愚山先生《矩斋杂记》云："予友蒋虎臣寄荐福寺，僧言山云：'碑为李北海文，欧阳率更书。当日拓碑工役纷然为僧累，一夕乘雷，僧众仆之。'适范文正公欲为书生拓千本相助，遂言雷击也。""杨升庵《丹铅录》云："好事者取碑石合而胶树之，尚可摹印，今尤有矣。"

[illegible]
石刻告诸同人。

[illegible]

[illegible]瑶峰太史《尔烈书》《千山记》二册，可称双美。锺霖

济南南山有鸟，[illegible]身，首喙似[illegible]，大若犬形，[illegible]。[illegible]养之[illegible]能守夜，行于院中，人不敢近。山人以其声呼为"[illegible]"，或云"[illegible]"，以能食狐兔也。按《尔雅》所谓"宵扈啧啧，夜为农驱兽"者，殆此。扈有九种，各取为农事。

南山有大鹅，纯白，与家鹅同，大与人[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飞高难下，凡起必先平飞，然后渐高，体重也。山人以[illegible]取得之，[illegible]而售，翎可为箭，肉似牛，未知何处作[illegible]。家鹅亦可守夜，见生人则[illegible]鼓翅，鸣而逐之，[illegible]必[illegible]，相[illegible]，不能自伏其卵，以鸡伏之或火坑暖出

鹅与鸽皆不食肉腥，亦不食虫药，有鹅不食草。

[illegible]

[illegible]银二三十两。

[illegible]

力大可知。

[illegible]

[illegible]螯、对虾不为贵矣。

[illegible]较口蘑味清。

[illegible]不敢下箸。钟霖

明湖有菁景，立荷苍碗色，入水攫而食之，点缀红白莲间，极可爱，惟色不及滇南之艳。

湖苇间结巢之鸟，俗呼喳喳儿，夏将雏，秋去。《通志》："鹪鹩，巢于苇者，聚之以发，谓之巧雀。"殆即此鸟也。

历下有四美蔬，春前韭，秋晚菘，夏浦茭根，冬畦台菜。考茭同菰，或云茭根也，俗呼茭白，水边皆种之，茎叶似笋，作肉食甘脆，惟留久生黑点，故袈其中矣。"荇菜春满黄花"、"黄菜花中见鹊山"，即咏此（子）[illegible]可为油，交夏则老。秋末种者，入冬食之最美。根似蔓菁而小，亦可食。菘为北方家蔬，秋日处处种之，茎白叶碧，层包大可四五斤。窖藏者，次年夏初尚鲜美，安肃菜即此，岁生特大者，呼

"菜丁"，乡人相贺。瓢儿菜、箭杆白，皆菘类，不及菘种者广。腊韭以历下者为贵，园丁于九月间粪壤培韭，向阳遮篱，覆以厚草，晴则晒之。一月芽四五寸，嫩黄可割。腊初再割，则叶绿茎白，味美于秋。岁朝用供珍厨，为他处所无。菜圃冬苦，与春韭同，得价颇厚。谚云："一亩园敌十亩田"，然三冬病畦亦甚矣。

昔王恺与石崇争豪富，见崇为客，作豆粥咄嗟可办。每冬得韭萍齑，恨不能及，密赂其帐下，知豆难煮，预作熟豆末，客至但作白粥，投之韭萍齑，乃捣韭根杂麦苗耳。恺依之，遂争长。崇知之，杀问者。以口腹杀人官其败也。向见他处割韭苗，谓之韭黄，多杂麦苗，不如腊韭远甚。济南园丁和土[illegible]，亦培植得法耳。

南北呼菘统曰白菜，济南又呼为黄芽。

或呼菘为笋奴，为菘菹，屈北食菹同南食笋，然菘有独味，笋须假他味为美，且菘食多无伤，笋食多则腻，故菘可御荒，笋不能也。高菱白呼笋奴宜。

历下四美蔬咏　锺霖

春前新韭

诗云"花下韭，苦下[illegible]"。[illegible]花者，冬[illegible]麦苗[illegible]人。[illegible]冬初培韭，[illegible]，长数寸[illegible]，[illegible]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钱一肩，种满畦韭，敌数亩田。

秋晚寒菘

[illegible]，不假他味，[illegible]，[illegible]，冬初[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历久不变。云征吉祥安肃，岁生特大者称菜王，乡人相贺。

[illegible]

箭杆良，宜馇宜粥，云征吉祥。

夏浦菱根

[illegible]

[illegible]

久津枯，为蒲之友，是笋之奴。

冬畦苔菜

[illegible]地殊不多见。

[illegible]

鹊山曾。香娱晚节，咬菜根能。

月令"四月王瓜生"。本草"土瓜"也。蔓生似括蒌，瓜老，[illegible]似[illegible]，俗[illegible]为黄瓜。黄瓜，[illegible]也。济南正月与[illegible]花[illegible]，获重价。五月及八月生者，嫩小有刺，最美。

刺儿菜，北方[illegible]地易生，春秋两[illegible]，乡人[illegible]食，能和[illegible]，名蓟菜花，

似小绣球，淡红色，花间生叶端，根生出白。

[illegible]

益母草即蓷，北地最多。诗"中谷有蓷"，兴有女，因叹以草名诗也。诗人咏物入细处，有常见之草，多不知名，考证疏也。胡蝶花即射干，柽即三春柳，楷即马缨花，樗即臭椿，桃俗名鬼桃，略同草木虫鱼皆一字名，可两字者或叠韵，或别名也，博物方知。偶考蚧，乃蝇虎。

[illegible]皮不必尽黑，在制膏纯净耳。锺霖

济南山中多草药，泰山下有制百草膏者，治病多而效。凡泰山之草悉采而取汁为之，和以百草，霜即锅背灰也。

[illegible]"水烟草"，《本草》云："茵，芋类也，有毒杀人。"今罂粟花作膏为鸦片烟，亦药类耳。本名阿芙蓉，少用助气消食祛风邪。（子）[子]打口可为粥，利咽喉。东坡诗有"童子能煎莺粟汤"句，吸多则损人，然未闻亦杀人也，乃近日服鸦片烟致死之案甚多，有用物灌活者，不活者亦多。人言死者身软无青色，《洗冤录》中当详载也。服鸦片烟毒，有即死者，危坐俟气消，未解其理。

[illegible]

[illegible]

粟花。锺霖

参有五种，人参为最。方书所言皆党参，初以上党为贵，今则辽东参为贵。有南银[illegible]自西，有起死回生之功。相传参随王气而生，宝物也。《本草》云："一名神草，一名地精。年久作人形，故名参娃娃。百年难遇也。"凡人参成形，每有蛇虫守之。近辽东以参子种之，数年大如指，名秧参，力薄价日低，然亦胜党参十倍。人言泰山有四叶参，不易得。《抱朴子》云："肉芝七八寸，似小儿，食之成仙。"

枸杞年久，根有异物，似狗而小，为枸杞精，食之长寿。济南旧巷之有（者）枸杞，[illegible]（百）年物也。枸杞近井水[illegible]人。

[illegible]

白徽。

高丽参昔年颇贵，近多用秧参，不用彼参。锺霖

济南夏食蒲笋，蒲嫩根也。有种绿蒲者，尚光，当生秽处，湿气所生，有有蛇子。水芹从生水中，甘香可食，有食之受毒者，亦以有蛇子，或毒虫子在芹也。

竹实为凤凰食，自古云然，初未见也。咸丰[illegible]年间，济南竹多开花，似稗穗，未见结实。人言竹开花主荒，一云花则竹枯。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一无所睹。"陈氏有红鹦鹉，亦能言。

[illegible]

浙青间产香稻米，似槐红色，清香养人，乡购为珍馔。又产薏米[illegible]

[illegible]沙可以琢玉，擦铜器，出玉田县南河中。

[illegible]

[illegible]方苦民也。

[illegible]忽异。

[illegible]

葵类颇多，能卫足者向日葵也，俗名朝阳花。叶大如扇，花如盘而厚，（子）有[illegible]，可食，北方到处有之，秋末始老。所云"四月清和，惟有葵花"，或就南方言耳。

蜀葵，济南俗呼元光花，似木槿，紫红、白色，淡红者似牡丹，丛生，宿根，青茎，大叶，花附茎，自下而开，或云开至七朵则麦熟，又名熟七花，盖"淑气花"之讹。

淑气花似蜀葵，小丛，花似瓜花，紫色，《本草》入药，治妇人[illegible]。秋葵花如黄帽，蕊有台，似玳瑁，大若茶碗，叶歧若距，壳如棉桃，略长，有芒花，渍油，疗汤火伤。

冬葵见《本草》，未详何种，[illegible]，不省目

[illegible]香"也。

[illegible]

历下七十二泉考七十三泉，长椿泉附

王锺森

历下泉称七十有二，未知名自何时。宋李文叔有《历下水记》，金人有《名泉碑》，元于钦《齐乘》云："泉名七十有二，见《名泉碑》。"然记载中宫、灵岩诸泉，而华不注之华泉、酒水镇之明泉皆失，未取名，亦多未确，是泉之名义皆未考历下名泉而实七十有二之数也。明济南晏公璧有《咏七十二泉》七绝，旧《志》载其七十一，新《志》载其[illegible]十八，尤缺砂、白云、金线、瀑泉、滴水、灰湾、汝泉、白虎、林汲、煮糠、花泉、护泉、晚泉，乃有朱公等十三泉，并及章丘明水泉，衍涉游滥，亦嫌未协。沈[illegible]《[illegible]访古图记》谓"旧泉九十，新者五十有五"。《历城旧志》云："旧泉五十七，而《通志》未载，邑尹考订，名佳而[illegible]者，而不下百余泉。"道光丙申，济南太守王申峰先生镇浚濠疏

泉，名略具而未见其详论者，每以未知七十二泉之实为憾。余生于历，就《志》之所载，见之所及，在历下城内外者稽旧增新，尤俟远搜旁绍，足符七十二泉之数。其按图索骥，或山河川谷志有其名，仍附存之，以见吾郡随地出泉，灵源不胜纪也。若跃珠涌玉于僻地荒村，恐君子泉隐而不闻见者，仍不少也。

按《山东通志》载："七十二泉华泉为首，以见诸传也。趵突列二。泉文称最。"石鸡、谷虎二泉注"废"；汝泉、秦池、龙门二泉言"在神通寺东"，其实附寺井池，未见名者；混沙、灰泡、灰湾三泉亦非一源；环金线泉之柳絮、卧牛等泉皆随地而发，今亦多废；若中宫镇东南之熨泉、车泉，南山间之炉泉、独孤泉、契峪、袁洪峪、石湖峪、张城峪之漏斗泉、苦苣泉、鹿泉、龙居泉，又王舍人庄东北之白泉，皆远隔数十里山溪涧沼，遗者亦多。近在历城，城内外之泉尚难尽述，固不若舍远而取近也。

趵突泉　济水发源王屋山，伏行至济南西门外，涌列三泉，状若瓮口，激喷数尺，四时若雷鸣声。曾南丰先生云："济泉甲天下，趵突为最。"吾郡唐济武先生云："行几遍天下，所谓第一第二泉者，皆不及吾济诸泉。"毛西河云："济南名泉七十二，惟有趵突称神功。"同治八年春，余立石泉上，名"第一泉"，有记。

吕祖殿在泉上。相传李对泉中丞，遇吕仙人，少谓道者，约异日泉间相见。及抚东，忆而访之，瞻像恍悟，请乩，得联："胜地自从开府辟，仙人原为对泉来。"今悬殿楹，字势飞舞，诚仙笔也。无款识，或言于直指书，未的。

舜泉　即舜井，一名源舜泉，在历城南门内，西邻舜庙。旧《志》言："明湖通于舜泉，殊不流通。"晏公重有《双女泉诗》，谓"舜二妃"。《志》言："双女泉在南山西务西陂。"

香泉　舜庙西坑下，方池漫亭。旧《志》云："六十年水辄发，涌满城。"明万历丁未一涌，康熙癸未又涌。相传人指在池内白龟腹。明王云芝探花池上咒，龟露顶，其令下令，惊没。《香祖笔记》亦载此事。

乾隆间，道者仗剑咒龟，几得，水大溢，官令，复潜。道者云是介不死，然不可为患，书符镌碣，镇池上，曲折若"佛"字。今碣断，以石镇之，惧龟之出云。

濯缨泉　即濯缨湖，一名灰泉。《志》云"在明德王宫内"，即今抚院西土府，池周六十馀丈，喷珠铺縠，清不见底，或称海眼。水穿民居间，过起凤桥，出后宰门石壁下，入百花洲，归明湖。历下之泉以此为大。学使署亦有濯缨泉。

珍珠泉　在抚院署，旧为明德藩府，王士禛有记。康熙乾隆间为行宫，御题"清漪"，作霖镌二碑立泉上。

白云泉　以张稷督宫白云楼名，张文忠公有《白云楼赋》。明德藩筑建白云亭。《志》云："在灵岩阁下。"当近土府池。

知鱼泉　在抚院署，有金碧巨鱼七八尺，丈许者约二十尾，掉游若龙，映日曜采，抛以饵，争吞可观。

濋泉　在抚院署即朱砂泉，朱竹垞学士有记。

散水泉　在抚院署东偏，泉环亭榭，凿为池，渚称为芳。竹石丛树，蒲藻映碧，水深莫测，有巨龟如斋，呼龟将军。间可觇有出后宰门内百花洲，入明湖，出北水门，经北亢至小清河，而华不注出。今筑坝设两闸以时蓄泄，民居满院后。

雪泉　在藩署名士轩南，学使[illegible]先生有记。

凤翥泉　即凤翥池，在藩署二门内，以凤翥石名，江方伯兰有《凤翥池记》。

玉环泉　在布政司大街。

惠民泉　在布政司东。

洗心泉　在按察司署，有洗心亭，明周[illegible]访东建有记。《志》未载，今依记补出。

华笔泉　在贡院内龙门前，江方伯作池，通凤翥泉，归明湖。《志》名"华笔池"。

大比泉　在贡院内提调前门外，有明成化年碑。

不匮泉 在济东道署内，旧名高水泉。督学赵公申季有跋，云："宋观察奎亥为忠节，巡按公学，朱之孙名申得泉，孝思所感，爰题'不匮'。"安丘张侍诏贞有记。

双忠泉 在布政司西，旧白缘泉，以双忠祠名。赵学使申季有记。双忠祠祀明巡按宋公学朱、历城县尹韩公承宣，同守城殉难。

流玉泉 即府学泮池也，沈华东太守名曰佛天，亦曰玉带泉，纳芙蓉泉水，流入明湖，旁有铁牛池，池内有铁牛山，水浅得见。

芙蓉泉 在芙蓉街肆后，碧甃粉流，由北右(臾)板下入府学泮池，通漱下、白云诸泉。

毓秀泉 即饮马泉，在都司署之北，入芙蓉泉。明都司署今为尚志书院，昔尚武备，今换文明，"饮马"之名，日觉不雅，易为毓秀泉。

功德泉 即放生池，在济南书院西，书院旧为都司署西园。地连泉，通高署。有泉从书院内由石窦流出，入小沧浪，归明湖。常熟学使有《有泉功德水记》。泉上有石佛像，旧志未曾载，依记补出。

名士泉 济南书院泉也。泉在清雅，灵源涌发，旧无名，旧志亦未载。因名士轩泉同脉，取杜少陵"济南名士多"句意，以名此泉，补旧志之阙。

孝感泉 本名孝水，以孝子孟泉供养得名。旧志言"唐天宝六年，敕改孝感水"，后易孝感泉，在西门内太平寺。

太极泉 在太平寺北，明许殿乡读书处。

宜男泉 在太平寺街，本着女泉。旧志言："宋刘建武娶着女，饮此水，生一男，因名。"事近伪，附会，名亦不雅，因改宜男。

罗姑泉 即罗姑井，在历城县署东，唐罗士信故宅。

杜康泉 在舜泉西，相传杜康以此泉酿酒著名。相举扬子江水、惠山泉水一升，重二十四铢，此水重二十一铢云。泉在西门外。

感应泉 在北极台下，邹袭有记。

汇泉 在北极台南，汇众泉为湖。当杨柳落叶，芦荻初芽，南山远印水中，历下八景所谓"佛山倒影"也。

大方泉　一曰大方池，在[illegible]历下亭间，潴纳众水，[illegible]。相传此水深漏，又名漏泉，一名海藏。

历山泉　在南门内迤东历山[illegible]南，俗名"西[illegible]大一井"。历山在街下，[illegible]"[illegible]山不[illegible]"，历山、铁牛山、[illegible]山也。泉为历水，近东南城，城垣皆石根，泉从石根透墙外注石泉。《志》未载。

沧浪泉　在西门内迤北，一名小沧浪，近铁公祠，刘文清文学有诗。傍泉多养金银五色鱼为业，鱼种甚多，以龙眼、凤尾、虎头、鹤顶、[illegible]为上，有黑色、玳瑁色者，[illegible]，有银晶者，其体透明。《志》未载。

百花泉　即百花洲，在百花桥北鹊华署南，数亩澄碧，芦荷交映，远望南山，似不隔城市。《志》未详载。

曲水泉　即回龙湾，在抚院署后，联连珍珠、濯缨诸水，[illegible]。居民为鱼，养金赤鲫，长[illegible]尾者多尾，[illegible]双尾[illegible]饰，水藻[illegible]之，[illegible]名品为乳，[illegible]。[illegible]泉旁茶肆曰曲水亭，对百花洲，[illegible]小桥，[illegible]。《志》载："回龙湾，昔年院署有[illegible]。"未言此泉，特为补出。

秋柳泉　在学使署东北。《志》言"北齐[illegible]"，[illegible]此园赋秋柳，起诗社，名秋柳园。[illegible]秋柳园[illegible]为明吴[illegible]名[illegible]，当时和满大江南北。今[illegible]，拟名秋柳泉，以补《志》所未及，而志[illegible]行。

右泉[illegible]十六，[illegible]，列之于右，[illegible]皆在历城境内。《志》[illegible]而人[illegible]知名[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曲水、秋柳为人所共知[illegible]，[illegible]《志》或未详。余因[illegible]之黑龙、黑虎、金虎、[illegible]、[illegible]池、刘氏六泉，而以[illegible]六泉补之，[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有不如其[illegible]者，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易为"[illegible]"，"[illegible]"易为"[illegible]"，名从[illegible]，[illegible]人传，[illegible]为之，后人[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不宜以新名易其旧称。"

华泉 历城东北十五里华不注山下，"三周华不注"，齐顷公华泉取水即此。诸泉之外，此泉最古。《志》云："历城东北乡张马泊有花泉，周广数亩，为一方水利。"

鹊山泉 鹊山若屏，华山若钟，鹊西华东，错置各域。昔日鹊山湖，李杜诸公有诗，后湖堙，近东水，即公会齐侯于泺之水也。鹊山下有泉，《志》未详载，特补之以媲华泉。

云锦泉 元历城张文忠公养浩云庄之云锦池也，在城西北十里药山下。云庄久荒，泉殊未改。

望水泉 在趵突泉西与金线泉相近。《齐乘》所载之万竹园泉，明殷文庄公为别业，曰通乐园，后归王秋史苹，以金线泉入名泉碑，次第曰"三十四泉"，筑草堂，属王安节为图，有记。

登州泉 在趵突泉西，即白龙池，今圈园内。

金线泉 在趵突泉东北。《志》云："泉源齐涌，合流见底，南北时浮金线一道。"元遗山《济南行记》："泉纹若金线，夷犹水面，有灵泉庵，道士高姑，善琴可学，尚留遗迹。进士解飞卿，好贤乐善，从游文士日，依曲周设"云。明邑进士谷继宗于泉间为别业，曰深柳读书堂。道光末年，济宁刺史徐明人先生曾购居之，及门诸友文宴其中。泉有竹水，昔多杨柳垂墙外，花甲自西过来鹤桥，入趵突泉。

柳絮泉 在金线泉南。《志》云："泉喷珠沫，如絮飘飞。"

马跑泉 在金线泉东北，涌沸喷珠。泉上有庙，水穿墙下入西南城河。中有巨鳖与鱼争戏可观，古枣树合抱，斜临泉面。

洗钵泉 在马跑泉西。

皇华泉 在金线泉南，一名木鱼泉，入趵突泉。

漱玉泉 在金线泉南城内，有北漱玉泉，无考。《志》云："或近濯缨泉。"今抚院署西及北，无家无泉。

北煮糠泉 在趵突泉西北。又有石湾泉、东高泉、酒泉、满井泉、灵井泉、蜗牛泉皆在趵突泉西南，或湮或存，载在志乘，见诸歌咏，多不胜纪，故第附其名。《志》又载："四里山有煮糠泉。"今无考。

湛露泉 在趵突泉西南。《志》云："近九忧泉"。九忧泉，今不知其处。

饮虎泉 在趵突泉西邻，一名饮虎池。

双桃泉 西门外丁字街，北入江家池。

天镜泉 西门外江家池也，为江凌家池，张观察[illegible]改今名。方广一亩，深浅晶莹，石藻如铺绣，交冬愈鲜。或于池心置[illegible]，四时不改色，近泉有东、西蜜脂二泉。

温泉 西门外东流水泉，温气蒸，方生蒲甲，至冬愈茂。

五龙泉 在天镜泉北，名五龙潭，广而深。传有潜龙，祷雨灵应。潭上祀龙神，塑五龙像[illegible]。晴午入庙，隐若欲雨。流为[illegible]，或云即北渚，非也，前人辨之。泉上有[illegible]亭，[illegible]秋史有记。庙为唐秦叔宝故宅，有碑。

悬清泉 一名贤清泉，旁入[illegible]浪子湾，沈椒园廉访有《贤清园记》："园十余亩，池方可三[illegible]，清如明珠，[illegible]，与趵突[illegible]。古木修竹，花备四时，高柳夏荫，[illegible]。菱荷行[illegible]交映，[illegible]，草亭在香[illegible]间，[illegible]。泉水环曲[illegible]，以合于花园，为德州罗氏所修。"记作于乾隆十一年。

余读《贤清园记》，忖其园之景物，为今周氏[illegible]园志所谓[illegible]园也，在东流水北面城临河。

漪泉 在温泉东北，张氏漪园泉也。[illegible]先生有记。引泉水为[illegible]园，杨柳合抱，竹荷参天，[illegible]，南山[illegible]列如画，水入西城，河达北园，归小清河。《志》未详载。

槛泉 在南门外，俗曰"古槛泉"，源出流畅，[illegible]。

寿康泉 在南门外迤西有石[illegible]泉，[illegible]城河，大木交荫，蒲苇丛杂，多有钓者。

圣水泉 在南门外迤东张仙庙下，泉最清甘，饮之愈疾。祈子仙前，每杯泉水供面，归遗细君，辄生男，因名圣水。

珍珠泉 在圣水泉东，俗曰珍珠泉，别于院泉也。泉深而清，如

珠如晶，珠喷至水面作有声。傍泉浣女，砧杵若擂鼓，衣经泉涤若新，他水则逊。

玛瑙泉 邻珍珠泉东可二十步，甃池为塘，深碧见底，有石杂色映日，与泉源错落，拟以玛瑙，肖物也。[illegible]跃入泉底，翻筋斗以嬉，观者抛钱入水，若金蝶旋舞浮沉，童随之俯捉，口衔以上，颇快人。

黑虎泉 在玛瑙泉东，黑虎庙殿阴石根喷泉，夏寒沁肌。相传泉通南山五十里之[illegible]黑水湾，[illegible]时于此泉出。曾南丰先生记有之。或言中隔岭谷，初不相及，以验粮为妄。不知济水性下而劲疾，见蔡氏书注，[illegible]脉无不周，随地而现，有不可以执论者。

黑虎泉下水石如棋布，有黄花一片可爱。有泉喷尺许，甃之以石，亦小趵突也。随池皆泉，多则不胜计。水中有黑石如卧牧，传为落星。

白石泉 在黑虎泉东，对城上魁星楼，即[illegible]角楼。细泉汩汩，如万斛珠，小庙石桥可坐数人，点景暖酒待月，最为爽散。曲阜桂未谷有记，乔松石所咏"十步一泉声"也。

魁星楼城石根出泉，如蟹吐沫，如鼎初沸，流入白石泉。城下砌石作鸡鸣，余拟名之曰鸡鸣泉，脉连城内历山泉。

魁泉 黑虎庙西郭氏别业泉也，后归番禺冯子良司马。竹石曲折，古树荫浓，楼垂墙外俯城河，开窗下钓鲤鲫、虾[illegible]，随手可得。莲沼柳堤，异鸟时鸣，与泉声相杂，为城内人好林泉。泉无名，以近对魁星楼，名之曰魁泉，以补《志》阙。园主人同番禺，廉伯即其[illegible]，自粤来[illegible]沼，且以官为家。每忆昔人"小筑园林负城郭"句，为之怅然。

青龙泉 东门外青龙街中间，临城河，有闸水闸水塔，名东南闸。近闸有泉，泉上堆土石为山，古桥小庙颇具峰峦之致，题曰"高岛仙山寺，东郊青龙桥"。夏秋山泉齐发，过桥而北入城河。历下东面诸泉，《志》皆未载，兹即街名名泉曰青龙。[illegible]黑龙泉在龙[illegible]。

城西药山北有鸣闸二，[illegible]曰南泉。咸丰五六年间，黄水自张秋镇决，入大清河，城北泺口一带水及楼栏，漫过药山之南，[illegible]闸皆沦没矣。近每水溢，药山下见阔广船。

五柳泉　在北园双桥寺(俗[illegible])南，流入小清河。北园得北门所出明湖之水，稻畦菜圃，荷塘柳堤，村落皆桥通来往，为城北胜境。昔年自抚院扬舟，由明湖出城，宛转北园间，随村可住，直达小清河，入大清河。元于思容[illegible]齐乘[illegible]古[illegible]此。今则道久湮，[illegible]之区为游赏之地矣。泉源无数，《志》未[illegible]载名目，北园桥名[illegible]色，特以北园适中之五柳桥以名泉，则环城皆泉，似较全备。

近北园有柳阴桥，泉水活泼，柳桥如画，亦可名柳阴泉。

甘露泉　在千佛山东大佛寺下，石刻"大生[illegible]甘露泉"。《志》云："[illegible]大观间守令[illegible]，春日[illegible]，每于此泉试北苑茶。"石刻字尚可辨。

大佛寺东有[illegible]泉，[illegible]名[illegible]泉。夏泉如[illegible]，冬月[illegible]，其[illegible]，故名"[illegible]"。又有长生泉在寺前，[illegible]泉在寺北，余则"[illegible]"大字于泉上石壁，与佛之对[illegible]山，[illegible]山，由[illegible]关同角山[illegible]同。

函山泉　[illegible]南山[illegible]东函山[illegible]名[illegible]泉也。由[illegible]，潜深[illegible]，水从石龙口[illegible]，[illegible]为[illegible]河，由[illegible]城[illegible]关，诸泉相距[illegible]余里，亦有验[illegible]之传，《志》未载。

浆水泉　在城东南[illegible]小村旁，由[illegible]如[illegible]浆，有[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村人[illegible]，四时不[illegible]，夏水[illegible]，流入七里河。又，[illegible]水镇东南亦有浆水泉。

柳泉　[illegible]五十里[illegible]东[illegible]余里大[illegible]。[illegible]柳泉[illegible]界，流入[illegible]。[illegible]先生[illegible]，皆有诗。戊[illegible]甲寅秋，余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林[illegible]诸君[illegible]柳泉观，泉上[illegible]为数百年物，[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名"[illegible]"，非[illegible]也。南山[illegible]川，[illegible]为最。[illegible]之泉无数，柳泉为著，志之以赅其余。

林汲泉　在[illegible]下。《志》云："泉自[illegible]飞出，[illegible]而[illegible]于[illegible]，最为名胜。"又载："[illegible]珠泉在西佛峪[illegible]。"

白龙泉　在龙洞[illegible]泉西，[illegible]名白龙潭，流入龙[illegible]。[illegible]院长官

诸潭祷雨，辄应。环城外数十里名泉不胜纪。佛峪、龙洞相近，距城四十馀里，士大夫时相游，因志林汲、白龙两泉。

道光壬寅夏旱，托浑布中丞祷于龙洞，未至十里间，将晚，易服，只随一介步行，而至，道无清舍，山寺审掌师为乡人胡嘏甲，让榻请宿，脱粟蔬羹，而倾不止。中丞询胡，前岂应童试。夜试以诗，比明，驺从至，中丞诣各书院明神，请由面试，送胡书院肄业，得入邑庠。

右城外泉三十六，合城内泉共七十有二。鹊山有湖，约可有记。两山泉亦久著，而□志或未详。魁泉、青龙、五柳泉著东北，不可或遗，拟名以补。趵突实主济泉，馀泉见于郡志，虽不可废，然在趵突左右，若石湾、东高、九龙、酒泉、卧牛、满井、浅井、东西蜜脂，或存或淤，故第附其名。其他一池一井近趵突者，所在多有，因但书其著者。如远在其境，山村志载之泉尚有二十，或鲜美称，亦乏款识，遂不具录用。清七十二泉之目，不敢谓去取悉当，惜泉与名称，似视前人加斟酌焉。如灵源日涸，地以人传，更望后之君子为泉留名。

七十三泉附　五龙潭西穿地为池，有泉涌出，又南纳大僚泉水，助其趵突之势，高喷可二尺。泉上有川上精舍，文士时相宴集，或读书其间。曲阜桂未谷外翰馥有记，人称七十三泉。

长椿泉附　同治十一年壬申夏，藩署头门内西老椿，风折见根，大椿出泉，署藩长白长篘臣方伯赓，治而名之，曰长椿泉。

第一泉记

（同治八年春立石泉上）

王钟霖

济水源自王屋，伏行至济南，随地出泉，不止七十二也，而趵突为最。天下名泉，扬子第一，惠山第二。长白麟见亭先生谓趵突可与二泉伯仲。吾郡唐陶武先生云：“行几遍天下，所谓第一第二泉者，皆不及吾济诸泉，惜陆羽未品之耳。”夫泉之著名在甘与清，趵突甘而

醇，清而冽，且重而有力，故善行迸而上腾高，若水晶一柱，欲凌霄汉，而四时若雷雨声也。噫，异矣！王渔洋云："济南名泉七十二，惟有趵突称神功。"又云："呜呼！此泉何第一。"曾记尝读曾南丰，则趵突实为第一，因名第一泉。

附：天下名水

陆鸿渐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惠山寺泉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峡州扇子峡下虾蟆口水第四，虎丘寺泉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潭桥水第六，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泉第八，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吴淞江水第十六，天台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圆泉第十八，桐庐严濑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张又新《煎茶水记》："扬子江南零水第一，无锡惠山寺水第二，虎丘寺水第三，丹阳观音寺水第四，扬州大明寺水第五，吴松江水第六，淮水第七。"

扬州蜀冈井，陆羽品为第五泉。

白云泉在天平山上，为吴中第一水。

卷　四

济南王贤仪竹轩氏书　男锺霖、锺霖敬录　孙春恩校刊

交际心殷

余与当道大人先生游，所交与知者：瑞靖庵侯之果达，钟六亭先生之儒术，恩朴庵先生之诚实，刘眉生先生之慈祥，丁寄九先生之敦笃，陈慈圃先生之明快，徐树人先生之文学，舒伯庵先生之和平，梁春庵先生之教化，侯理宾观察之坦白，王贞斋先生之纯厚，周荔腴先生之朴雅，陈贞白明府之恬澹。皆贤名山斗，卓卓可传，我心仪图之，所云“为之执鞭”，所欣慕者。又有相交最洽，风云流散，笔而书之，以志弗谖。

滇南李复斋先生文耕，字心田，捷阑进士，两任邹平，有倾信名臣之概，书法似朱文公。修范文正公祠及黄山讲洞，振文教，彰节义，治水利，邑人立位以祀。降东泉，修崇贤书院，祀张蒿庵先生，纪事勒石。邀余在邹襄理刑钱，相交以诚，劝余谋仕，云：“有作为，奚为人做嫁衣？”噫！愧甚，感甚。

邹平最简，近半在长山新城，俗皆淳朴，山水明秀，桑田沃饶，无村不有书声，故人文蔚盛。予留于邹，访醴泉寺，中有祠堂，想见文正公品节，早立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也。文正幼在长山，冒朱姓，后请复姓。朱氏亦立祠，祠旁古槐为当时物。黄山界长山、邹平，因文正公而著。登山望锦秋湖，或西山观仙灯，豁人心目。后馆东府，每过邹平，徘徊不能去。

[illegible]此地也。痛哉！锺森

恩竹溪明府福，正白旗，孝廉。善书。官山右，卸任，精拳伎，省会遇史之者，辄解衣与角以为乐，人咸弗恤也，多称为"恩标子"。殡友寓舍，访余纵谈，遂订交。每数言骂人，荐官不征刑钱。友云："有六房事可了。"遇疑难案，专询于余。恒坐大堂，判讼尤简当。至各乡与父老道家常，劝学评文，皆为分区有事。夜腰铜钟，骑马缉贼，贼畏若虎，民爱之如父母。常附信，访盗于村，挈灯入店，越墙而窥，儿见执器，适产子也。呼语曰："累我子有福。"月遗米肉焉。道光乙酉，任蒙县，闱内帘，得士最盛，悉令幕署助资。遣仆炮入都租小寓，属公车早上，专心进取。报罢者，恒周之。噫！爱民待士若此，亦贤人（大）人哉！乃以狂悖，动戾，[illegible]，卒于道。质美未学，良可惜也。

杨莲峰先生镇，汉军，进士，由部郎守青州。道光丁亥，聘余佐治。公暇谈经济家常，每[illegible]鼓[illegible]寝。兄任慈京职，岁时寄食物，皆太夫人手制，必分赐。太夫人安都中起居，迎养未许。为（光）先生择继配，望抱孙甚切。先生每叹息，见人有家庭欢。己丑十月二十三日，地震甚，太夫人思之深，遂于庚寅春陈情请养，士民送者众，咸视舟州之重来也。回京来函，装册以志不忘。望锺森成名，恒殷殷教诲之。戊子，充内帘监试，饱鸣宴所设龙门品物，特赐锺森以为勉励。

附：莲峰先生书

[illegible]

[illegible]

恩朴庵先生特亨额，满洲，进士，守武定，聘余司刑名数年，交洽。嗣为钟云亭先生聘至济南，首郡公牍，发审案牍尤多，时切兢惕。临清教匪马进中案，累系可悯，援引请缓，云亭先生多依话之。先生名进士，由司马守济南，相交水乳。以家在省垣，日多酬应，乃馆青州。

程少胪仁弟兆纬，江苏人，馆武定书记，旋以少尉分山左。朴庵

先生观察首道，檄令道署笔札，补按察司司狱。

刘锡山仁弟光斗，奉天人，进士，山左知县。性慷爽，有名士风。所在称良，与余交，若手足。调诸城，余馆青州，因公到郡必畅叙，酒后高歌，以余不饮酒为憾。岁时至省，登堂拜先慈，俨然犹子。改铨南方，旋赴玉楼，为之伤怀者有年。

吉川杜明府德布，满洲，生员，官山左。与人交，无城府。权篆日照、聊城，皆聘余佐治。日照士民制诗歌以颂德政。同馆苏文溪彰阿、张铁樵两兄皆相契。铁樵家甘肃，乏资莫归。予忽吁而至，遂发背疽，卒于济南寓。可伤也。

历实甫先生秀芳，仪征人，丁卯孝廉，誊录，宰武城，邀余入幕，八年如一日。性爽直，颇与余同。偶事相执几绝交，旋释然，无城府也。学有家传，兄弟联科第。以家藏祖烈士先生《独快山房文集》见遗，诚先世知谊。先生以儒术为治，武城虽非古子游宰之邑，而士民咸以弦歌相助。先生亦以鸣琴期士理。偶有水旱灾，若躬援救。修弦歌书院，时进学者，论文赋诗，制堂联云："此地乃三分治人七分治水，所望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士济咸器重之。陈念圃中丞勘为循吏，并道及余。卓荐将调历城，以母老请养，士民乞留不得。去武日，远近夹道泣送，两日始出武。先生爱才，见锺霖课文，收为弟子，训迪而期望者切。甲辰，锺霖拔贡一等，为湖南宁乡周葆腴先生房首，感先生造就者恭也。先生是科东闱同考官，胞侄研秋太史从先生学最久，主中州试。先生寄信有句："我有阿咸隔千里，一帘明月共冰心。"

[illegible]，江南会馆，[illegible]，生之课文呈数，师大改削，详为指示，[illegible]。[illegible]，伤哉！[illegible]，接武翰苑，[illegible]，著有诗文集、[illegible]，锺霖[illegible]部侍郎，锺霖行走车驾司，昕夕呈稿，蒙垂睐焉。

同馆施文伯廷献，钱塘人。沈石翁宗家甥，纳知县，分山左，以回避游幕，省分改江苏。其妹婿张肖眉太史，因相识于文伯处。在武城盘桓半载，壬子，入词垣，直上书房。

[illegible]
阅《邸报》，附志《太史阖室殉难略》。锺霖

[illegible]

张润竹明府昌，字文珠，河南鄢陵人。道光辛巳，尹竹农表舅父主试所得士，时年最少，抱负不凡。家贫，挑知县，分河工，改山左。湖局有声，权篆章丘、济阳，为最烦难，民不敢欺，争输赋以邀宽，不俟比敲也。补章邑，夜扣骑马绕田，村各相警，以官必至，而不能行。公馀快饮，为诗文，醉则染指作画入神，或泼墨作烟雨景。精医学，以少约见功，云："如用兵在精不在多也。"属李小湘聘锺霖为书记，兼课其子，督锺霖攻举业如师。任章一年，援事败，见锺霖报题名，强起，握手忻忻，云："所望果达。"旋出缺，惜哉！

[illegible]廿馀年矣，感我知己，何日忘之。

陈荣堂先生亮，安(阳)州□甲辰，月□殷撰曾孙□道光丙申，联捷进士，由部即用□器宇俊伟□时，有"两名吏"之誉，谓与同僚明行也。补齐东，调历城，擢临清州史□爱士恤民，列门墙者日多，科场多助士色资□任历城癸卯乡试，限于号舍，遗□于徐，于集省城时□乃请设棚号，得会诸道，奉部广毗，阅试一东□复与后任详请添补号□，广二百余舍，每以号限中省，□□诸□，为振□庚子，□内帘，与人曰："房卷七八百，止荐中十之一，其余未必皆进，而自荐奠售，官和氏抱玉泣也。"先生八次乡试始捷，于此故自有知之甚深□太翁希祖，乐善好施，致家中落□先生目孝友，课读其学□弟西峰于永获隽，或劝弟而轻兄，先生杂自励，批于弟，后同登者多衰矣，故时以之警人□临清水陆冲要，先生□捐九余局，文庙书院城池，倡动一新□朱布衬太守赠联："目览百文，千谷茂昌，日有□□，日与□□。"既去尤慨□守济南，值逆匪扰，筹卸东明，因境东各团相保，得民者寄也□所在建养以来，崇尚东使，而泰瑞迁入器，观者赞叹□不请侍，不私亲，年由成好，未尝乞省九不知惠以去，岁时又多是分赠之，待举火者九数，故负累至重，门第显耀，宦囊萧然。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有缘，固应理阴阳也。锺霖

文怡园参军增，九江世家。太翁闻钧，临清少尉。怡园需次临清，于武城相识订交，权篆遂兼有声。咸丰四年二月初，发逆围临清，张寄琴刺史初投井遇救，怡园与同城，日夜防御意甚。城西南隅复陷，人人自曰："不累君父子矣。"即经，使气绝，方营殓。贼拥至，刃死其次子，攒杀怡园，烧其衣，其妻长媳伤，俱积尸下，后贼退，苏，莫能起。次媳謝，为余乙青内兄女，先有省，迎嫂子姑母夫殡，归九江。而怡园骸未得。寄琴刺史与阖家皆死，仅仆负幼子越城出。

[illegible]

桑伟人，垂芳千古。

[illegible]

陈习之同殉难。惟堂素称"善人王家"。

[illegible]

子尚父，官都阃。锺霖

尚论景行

人有风徽，兴怀遗爱，岂亦实者乎？或仰山而深慕，或倾盖而言欢，心焉数之，用笔以纪，亦谓是天下之士也。济南名宦，代不胜书，明湖名胜，自杜少陵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李青莲、曾南丰诸公著于天下，地亦以人传欤？

北海太守李邕，字泰和，江都人。负贯古今，重义爱士，名满天下，任淄州刺史。少陵父官兖州司马，东郡趋庭，得游历下而亭亦千古。北海为李林甫构杖而死，年七十。少陵作《八哀诗》，读者伤之。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博学敦行，北齐平原太守。著《颜氏家训》行世。

颜鲁公真卿，字清臣，临沂人，之推五世孙。登甲科，以孝闻。官平原太守。安禄山为逆，同寮多为逆党，阳托诗酒，实备其变，潜志殉国。书刻《东方像赞》，取字大可久。河北陷，不知君所在，公使参军李平蜡丸藏发以达。玄宗喜，有"不识真卿何状，能若此"语。禄山杀留守李澄等，使段子光以首恐河北，公腰斩段以固人心。从兄常山太守杲卿为贼害，公以十岁儿为质借兵，推公为帅，大破贼众。肃宗即位，李、郭复唐室，叠进公秩。代宗朝为刑部尚书，封鲁郡开国公，加太子太师。李希烈陷汝州，卢杞忌公，令往论，因遇害

[illegible]

泐石，知县虞城王麟。”锺霖

曾南丰先生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守齐州，有德政。治章丘，南山群众，编保伍，置甲鼓，有盗鸣鼓相援。建明湖北渚亭，诗多载郡志。谥文定。明湖有祠，前武定守(江南)高公题楹联云：“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

晁补之先生无咎，济州巨野人。举进士，试礼部第一。知齐州，重修北渚亭，有赋。徙知密州，晚号归来子。[illegible]

苏公辙仲，年少同登进士，皆以文学名世。子瞻官东武，作超然台记。任密州五日移徐州，十月祠海神，见海市诗。子由，齐州书记，故云“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在黄州仿白香山忠州东坡，亦号东坡。子由致仕高许，号颍滨遗老。

[illegible]

否？钟霖

张叔夜刺史，字嵇仲，开封人。知齐州，平淮南盗宋江等。移知青州。靖康从驾至白沟河，绝粒死，谥文忠。

李清卿学士若水，原名若冰，洺州曲周人。登第，为济南教授，试为天下学官第一。靖康随驾，死之。谥忠愍。

韩魏公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进士。初通判淄州，谥忠献。

黄山谷道人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治平中，举进士。尉莱芜，移监德平镇酒税。

董魏公抟霄，字孟起，磁州人。以国子生，辟陕西行台掾，除济宁路总管。毛贵攻济南，两山皆贼，公夹大涧为阵，大破之。老病，弟昂霄代领其众，命守河间之长芦。贼突至，抟霄死，无血，惟白气冲天。昂霄亦死。

赵魏公孟頫，字子昂，秦王德芳后。赐第湖州，为湖州人。程钜夫御史荐之，同知济南路，拜翰林学士。帝眷厚，呼以字。书画高天下，谥文敏。夫人管仲姬，亦以书画诗名。

施愚山先生闰章，字尚白，一字屺云，号蠖斋居士，晚号矩斋。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官刑曹。视学山东，负文章重名，崇雅黜浮，文风丕变。按试东莱，青州，于集古亭不谨试。时久旱，先生口占七律以壮多士，和者甚多。高密单隐吉诗最佳，后官大宗伯。《蠖斋》所志，爱士之切可见。分巡湖西。年六十二，召博学鸿词，中二等四名，授翰林侍讲，修《明史》。主试河南，有《豫闱公约》八条："正文体，尚实学，慎涂抹，均搜览，重后场，广录者，破我见，别嫌疑。"读书人为之感泣。以词臣致仕。有诗文集行世。在东与王阮亭、高念东诸公唱和最多。

靳文襄公辅，字紫垣，汉军旗。进士。督东河，治黄与淮水患，著《治河方略》。

毕秋帆尚书沅，字湘蘅，镇洋人。乾隆庚辰殿撰。巡抚山东，为名臣。著作宏富。与阮芸台学使纂《山左金石志》。

佛公伦，满洲正白旗舒穆禄氏。巡抚山东，整饬纲纪，惩处难犯。悯长清炒米店乏水，亲躬凿井若干区。民获汲以溉，名佛公井，易称佛公店。与河南铁公铉同立祠明湖。

铁冶亭尚书保，号梅庵，满洲正黄旗栋鄂氏。进士。抚东多德政。善书。同门方伯亦分藩属西河。建济南书院，有泉石花木之胜。修泺源书院，扬事勒石。督两江，失察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鸩杀知县李毓昌案，罢职，旋复官。

刘金门先生凤诰，字丞牧，萍乡人。乾隆己酉探花。典试山左，授学政。尚实学，为伏生请博士，又为左氏郑康成请，未允。著诗文集若干卷。视学浙江，与中丞阮芸台先生因公至台州，偕游天台，记有"刘阮重来"。

翁覃溪先生方纲，大兴人。翰林。父大德，祖麟标，齐东县丞，升令单县。海内书家称"成刘翁铁"。先生所书石刻为世所珍重。视学山左，书堂联："尔先文字休言命，我有子孙要读书。"

宋漫堂尚书荦，字牧仲，号绵津山人，商丘人。大学士文康公权之次子。以荫官侍卫，内院试第一，改通判，分巡通永。于公成龙疏荐，擢东臬。执法惩奸，清狱无算。

赵省庭明府王槐，会稽人。孝廉。瓯北先生族。任高唐，调陵县，所在称良，尤殷文教。陵县有赵公祠，在曾公祠右。

胡书巢太守德琳，临桂人。进士。调历城，士乡振兴，民歌乐利。修《济阳志》。守东昌，轻财重义，两袖清风。袁简斋作书规之。山左称刘青天者有三：一为石庵刘相国；一为贵筑刘检斋先生清，拔贡，知县，官山左，至都转，特擢登州总镇。曾以教匪滋事，武功最著。登州有祠，称刘青天祠，宸章有"生性由来不爱钱"句。一为滇南宁州刘雨庵先生大绅，进士，好宋儒学。宰新城，锄豪扶善，自甘淡泊。任曹、单，财赋巨邑，至不能供大吏过从。因潮城案，劾成，贫不能行，各邑绅庶争送赆金，遇河患流民悉分予之。绅庶后醵金赎其罪。陈中丞大文首举廉贤者，令馆县，迁武定同知，疾归。民泣送曰："刘青天

念我人。"有《寄庵草》、《除夕》句"到有儿童压岁钱"，其清可想。曾[illegible]任新城，开城西渠稽陵遂境，称"刘公渠"。[illegible]有[illegible]人《许襄垣邑侯图相去思碑》，咸丰己未黄河水冲去。

粟恭勤公毓美，字朴园，山西[illegible]人。[illegible]州拔贡。官山左粮储，进擢河督。与黎河帅世序先后为河神，列祀典。黎河帅，河南罗山人，名进士，世比之包龙图。

恭勤公幼孤贫，师同邑某翁，子不慧，与公恒同榻。师拟以女妻公。同学某知之，夜[illegible]刺公，误杀师子。刑公待决。同学某得娶师女，合卺夕，醉告曰："费如许心，今乃谐。"女佯欢，益使醉，[illegible]奔控，[illegible]抵罪，乃释公。女怀刃具禀曰："[illegible]，今冤明，自首大罪也。"自戕死。公哭之痛，为女立位，终身拜之，养师夫妇老。

[illegible]河帅令陕时事，深州印版画亦印之。锺霖

郭兰石庶子尚先，闽莆田人。文名冠时，书法尤著。道光壬辰，主试山右，乞书者众。旋回都，求者接踵，皆书而后行。惜未永年，故片楮皆贵。尹竹农表舅父请[illegible]书于张文忠公[illegible]为[illegible]一卷。

[illegible]独步矣。锺霖

郑板桥先生燮，扬州人。印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山左，潍县。初，潍多富贾，先生振兴士林，培植文脉，科第甲于

齐鲁，接蓬道显。性高旷，俗人不入其目。书画神运自然，人争宝之。或以其书杂钟、王、六朝，目为纯驳。先生亦自称"六分半"，实自欧阳率更变化之也。画竹石兰菊，而竹尤佳，自瞻多趣。诗只一册，自书付梓，警快处，人不能及。书作□碑县城隍庙，词意尤警兴。先伯祖克传公交洽，藏先生书画为家珍。青州丁□谭子葆犹龙，丁铁笔，先生印章多出其手，摹先生书画，识者辨之。

[illegible]

蒋白生明府因培，常熟人。令齐河，称循吏。性磊落，罢职后，放诗酒，与友徜徉明湖、五龙潭间，山人□□名辐，或言其笔润，遂讥云："吾不屑为，如为明此。"以九指释之。历下布衣朱曾□□钧，自镌佩章曰"将白生门下士"。

[illegible]某无以应，大受窘苦。戒哉！锺霖

刘眉生先生斯嵋，字济□，南丰人。嘉庆翰林，谏台有声。既由左方伯，德政载郡志，立位南丰祠，人称"刘生佛"。捐修贡院，除放生息，为乡试卷价，士颂至今。兼护中丞，篆代监临。补修《山东通志》，刻《朱子名臣言行录》。

王翰屏先生朝干，号东园，奉天承德人。孝廉。由知县守济南，严厉为治，尝曰："惟严乃可济宽。"拟钧高员某，遂被夺。某挽联云："执

大比山，山其如予安仰！我心似水，水之道者如斯。"闻息宦、树悬皆成进士。

[illegible]

汪霞九先生赠芳，庐陵人。翰林。守济南，修城东闵子祠墓，捐地植柏，志荣[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学行纯粹，政绩卓著，与[illegible]刘汝白先生最契，见[illegible]集中。

王古愚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孝廉。官山东，复起至都转，与余交洽。记其[illegible]答杨莲峰太守告养书云："知陟岵情深，[illegible]念切。[illegible]，[illegible]莱子之衣；[illegible]，[illegible]之禄。"[illegible]名帖"王古愚愚而多许，沈小[illegible]鬼而有灵"等句，又"张[illegible]真成鸦片鬼，[illegible]不愧[illegible]人"，皆失实。张公[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小[illegible]太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观察[illegible]，道光末，分巡济东，[illegible]联："[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白风[illegible]，光阴如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张[illegible]明府[illegible]，南皮[illegible]。孝廉。山左知县。访余订交，赠诗载其[illegible]集。山左[illegible]明府[illegible]、[illegible]，皆见赠，有诗。

[illegible]明府[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知县，山左良吏。因[illegible]乡邑，[illegible]。能诗，[illegible]云："从作字，得自动之妙。"

章直斋明府亶，如皋[illegible]孝廉[illegible]官潍县，左迁[illegible]从武参赞征西域，以功复官[illegible]又亏赋，系狱历下[illegible]魏致和娴丈竭产以助，得再起，终曹县任。贫莫能归，诗多悲壮语。

陈贞白明府纯[illegible]字贞甫，江苏[illegible]孝廉[illegible]任潍县，罢议，贸留济南，主魏致和姻丈家[illegible]湖山觞咏，善书，喜余诗，必自书之，名良政暇游览湖山，乘为盛世名士歌咏[illegible]亦山川增色，古今不胜纪也[illegible]魏正始中，郑公悫借宾僚避暑济南城北使君林，莲叶盛酒，刺叶通柄吸之，曰碧筒杯。遂与湖月并传。

[illegible]筒杯。钟霖

天宝初，尚书李之芳出为齐州司马，作新亭，对鹊山湖、匡山为乐[illegible]李北海、杜少陵皆有《李员外新亭诗》[illegible]鹊山湖在鹊山下，及为大清河[illegible]"齐人伐我，及清"，即此河[illegible]李清照寓居东省，有《鹊山湖诗》[illegible]曾南丰建泺源、历山二堂，有《齐州二堂记》；建北渚亭，东坡、山谷、元遗山皆有诗[illegible]遗山《济南行记》："乙未七月至济南，故人李辅之、同官权国器，置酒历下亭，亭自周齐以来有之。旁有亭，曰'环波'[illegible]由北渚、'岚漪'、'水香'、水西'凝波'、'绿阴'，台与桥同曰'百花'，曰'芙蓉'，堂曰'静化'，轩曰'名士'[illegible]水西亭下，大明湖古城[illegible]分一[illegible]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令人渺然有吴儿洲渚之想。"遗山，金左司员外郎。

顾亭林先生，原名绛，更名炎武，字宁人[illegible]昆人[illegible]布衣[illegible]博学，为名儒[illegible]以事羁历下，事白大吏，延修《山东通志》，实则有主笔者[illegible]渔洋先生谓列传名臣，多所删削，甚不合，严当建正也[illegible]居章丘，迁山西[illegible]朱竹坨赠联云："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illegible]

师矣；诵其诗，读其书，文不在兹乎？"锺霖

蒋心余太史，前在山左[illegible]门学使幕。朱竹垞学士客济南，湖山趣咏，脍炙人口。造物若使名人传名胜者，所愧匆匆过隙，漠漠[illegible]。

扬州罗两峰先生聘，布衣，能诗画。张[illegible]山先生守莱州，两峰与交善，因游东，在济南之作极多。人言其能视鬼，所作《鬼趣图》，奇态横生，云有所见也。

[illegible]

近时画家大兴朱石初太守英，前为[illegible]，幼即保姆教画。姆[illegible]女，长从名师，家多古今佳作，故画[illegible]。不常作山水，写花鸟如生。不[illegible]，辄弃之，必佳而后署款。人得所弃者珍焉。精制色，有专司者。官山左，以画供挥霍。中年谢世，身后萧然。

张[illegible]江南籍，兄[illegible]、扬，同山东商籍科甲，皆官知县，有"三张"之目。又皆善画，不甘(检)校[illegible]。人揭其冒籍，褫职。[illegible]名谷，官山左，因寓济南，[illegible]。

司马绣谷钟，吴人。客桐城方祥生司马传谷幕。于武城见司马[illegible]大幅《群芳图》，如《万花谷》，不署名，两司[illegible]其枝叶，绣谷作也。后官[illegible]，名益噪，[illegible]不[illegible]人，《五伦图》尤佳。

[illegible]

升武定司马，书画过黄鹤山樵。锺霖

梓桑敬止

岂不以乡关已，然人生志在四方，岂郁郁难居者乎？秉笔作客，时怀故土。吾乡好河山，尚以缕述，若古今人物，每想光仪，追慕十度，有不能去诸心者。

历城，古谭子国。《诗》"谭公维私"，《诗序》"谭大夫所作"。《风俗通》有"谭子即[illegible]宿出四地，以吾齐侯伐谭，谭子奔莒。后九国志"国在东平陵西南。南齐王俭典吏部，谭姓未官。俭曰："齐侯灭谭，那得有君？"答曰："谭子奔莒，是以有仆。"因得职。

[illegible]臬二司，移驻济南。右扶风有平陵，故加"东"字。

[illegible]东八十里。锺霖

济南人文自古为盛。历下野叟安贫不出，大夫[illegible]，以及齐[illegible]，宁戚、鲁仲连诸君子，有九侯为称述者。自汉以来，其足为法而兴起者，谨而书之，以企当时翩翩彬彬，如处一堂而相话古人，今人何遽不相及也？千佛山有黔娄洞，又咏黔娄，字子正，为屠羲令，辞官不受，称夫子。

娄敬，齐人。因闻甲虞将军见高帝，陈大计，请都关中。帝曰："本言都秦者娄敬。"娄者，刘也，赐姓刘氏，拜郎中，号奉春君，隶帝纪

匈奴。帝骂曰："齐虏以舌得官，阻吾军。"械敬广武。[illegible]及困白登，乃赦敬，封二千户，号建信侯。

伏生，名胜，字子贱，济南人，为秦博士。汉文帝求治尚书者，年九十余，不能行，命太常使晁错诣，得口授二十九篇，为今文尚书。[illegible]宋封乘氏伯，以祀[illegible]。齐有张生为博士，受尚书于胜，以授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之学。伏生孙以治尚书征。[illegible]唐王维有伏生授经图。（昔）[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临吴道子伏生授经图，[illegible]，骨瘦比，修髯虎眉，白发垂耳，凭几若指画。又有后现[illegible]女郎，为伏生女。右一童子，捧书立，幅巾危坐古松下。[illegible]几书者为晁太常，[illegible]执仗[illegible]外，若[illegible]。明[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武，遂家焉。在邹平者，或写为"宓"。锺霄

[illegible]民，光武拜司直。

[illegible]

公孙宏，字季，菑川薛人。[illegible]为狱吏，罪免，牧豕海上。年六十，[illegible]贤良对策，上擢第一。宏廉而乡[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不广，人[illegible]不[illegible]俭。"[illegible]言所信。[illegible]言："宏[illegible]三公，为布被者，诈也。"上问之，对曰："[illegible]言。"上以为谦让，以为丞相。[illegible]以徒步数年，至相，封平津侯。乃开东阁延贤，[illegible]食一肉，饭脱粟，故人宾客以俸给之，家无所余。[illegible]齐人大傅辕固，[illegible]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阿世。"[illegible]名

[illegible]
宏著《公孙子》，字值千金。钟霖

邹长倩，公孙宏同里。宏被征，少贫，邹解衣裳释冠履与之，赠生刍一束、素丝一襚、扑满一枚，书以勉之。邹征为博士。

董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下帷三年，不窥园。弟子以次授业，或莫见其面。武帝时，举贤良文学对策，为江都相，时称醇儒。病免，力学著书，朝有大议，遣使问之。所著上疏条教百二十三篇，论春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光）先是，高庙高园殿灾，仲舒推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之，奏以上言。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意，以为大愚。下仲舒，吏议当死，诏赦。遂不敢言灾异。广川段仲温、吕步舒，从仲舒受《公羊春秋》。董子大儒，乃以灾异推说阴阳，几陷重罪，末学肤识，妄谓臆说，可不戒哉！

[illegible]
本广川地，有董子读书台，墓在景州。钟霖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汉武帝征贤良方正、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言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十九学兵法，诵四十四万言。身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可为天子大臣。帝伟之，令待诏金马门。时以谲谏规讽，以正著书，为世所诵，世或以神仙目之。又以诡逸混俗，谓之“大隐”。祠墓在陵县东神头镇古

灰次。

[illegible]

公玉带，济南人。汉元封初，封泰山。泰山东北阯有古明堂，上欲更治，未明其制。带上黄帝时明堂图，室中一殿，茅盖，四面无壁，以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入以拜祀上帝。于是上令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illegible]汉司徒玉况是也。或云名玉带，亦非。锺案

崔不意，济南人。汉孝武元封六年，为渔泽尉，教民力田，以勤效得谷，因于渔泽障立县，名效谷。

终军，字子云，历城人。十八为博士弟子，守奇其材，往与交，军揖。守入，长安上书，汉武异其文，拜谒者给事中。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五蹄，得奇木，枝旁出，复合于上。博咨群臣，军上[illegible]自

麟奇木对。云："天下象，而上通符合。皆有解辫发，削左衽，袭衣蒙化者。"改元元狩。数月，越及匈奴各王降。又请治徐偃矫制事。初，军入关，吏予繻曰："传，还当合。"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遂弃繻。后建节东出，关吏曰："此弃繻生也。"上使匈奴，军请行，擢谏大夫。又请长缨羁南越王致阙下，往说越王内属。上大悦，赐南越大臣印绶，壹用汉法。越相吕嘉攻杀其王及汉使，军死，年二十余，世谓之终童。军故里在历城西十五里，文中言集。云今亭平亦在故里。

王贺，字翁孺。父遂，字伯纪，处东平陵。其先田氏，有齐国。王建为秦国灭，项羽封建孙安济北王，为贺祖，后失国，齐人谓之"王家"。汉武时，贺为绣衣御史，他部御史暴胜之等奏杀御史两千石以下，诛至万人。贺以奉使不称，免。叹曰："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活万人，后其兴乎？"与同里终氏为怨，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为三老，魏人德之。子禁，字稚君，为廷尉史，生女政君，即元后。子八，长凤，次曼，早卒。曼子莽篡汉。

王君公，平原人。与同里李子云、北海逢萌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君公明易为郎，后隐，作狙侩牛，日九□□。时人语曰："避世墙东王君公。"子云后仕，隐居，教授千人。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辩，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人所忤之。少与交，唯善鲁国孔融，荐于朝，称述于曹操。操怀忿。大会宾客，召衡为鼓史。故事鼓史皆著岑牟单绞之服，衡击鼓至操前，解衵衣，释余服，裸立，徐著岑牟单绞，为渔阳参挝而去。操送于刘表，转荐江夏太守黄祖为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如腹中所欲言也。"祖子射，字章陵，重衡，同游，读蔡邕碑文。射爱之，恨不录。衡曰："已览识之，惟石缺二字未明。"遂书出。射使写还，无差。宴次，有献鹦鹉者，射令衡赋。衡文不加点，辞采壮丽。衡詈祖，杀之。射跣救不及，祖亦悔，乃厚殓衡，年二十六。文章多亡失。

管辂，字公明，平原人。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云："家鸡野鹄

尚知其，况人乎？”号为神童。裴徽辟为从事，迁别驾。谓弟辰曰：“天与我材，不与我寿，恐当由治鬼，不得治生人也。”卒年四十八。辰欲从辂学，曰：“非至精不能见其数，非至妙不能睹其道。孝经、诗、论，足为三公，安用知此？”遂止。子弟无得其术。辰曰：“人但以辂神妙，谓有隐书。辰惟见易林、风角、及鸟鸣、星书[illegible]十余卷，出所其有尚智明。人皆由无材，不由无书也。”辰仕别从事。

[illegible]

高密有公冶姓。锺霖

崔季珪，清河武城人，实崔人，平原界。从郑康成学，官冀州别驾从事。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曹操敬而惮之，谓其作书怨谤，致之死，天下冤之。

崔景真，鄃人。为平昌太守，尝悬蒲鞭而不用，民立生祠。

[illegible]

刘殷，字[illegible]，平原人。著[illegible]命论[illegible]，号[illegible]先生。

房豹，字仲干，历城人。伟容貌，官行台郎中。从慕容绍宗讨王思政，绍宗营有水厄，战舰皆水，济以厌之。豹曰：“三军命在明公，乘船入水，云以防灾，岂如岸上指挥，以保万全？”绍宗未几溺。豹迁博陵太守，世称博陵君。滨海水苦，豹令掘井，得甘泉。历城房家园即豹之山池。房氏自汉尚由太守，皆由是寿徙清河绎幕[illegible]。[illegible]讲，迁历城。

房玄龄，字乔松，谌七世孙。彦谦字孝冲，子。孝冲博学，工草隶，官鄃州。内史侍郎薛道衡友敬之。乔松明经善书，年十八，进士第。高孝基曰："此郎国器，恨不见其耸壑昂霄耳。"为秦王记室，征伐皆从。争取珍宝，独收人物。上曰："光武得邓禹，今玄龄犹禹也。"功第一，爵邢国公，徙梁国公。久居相位。女为妃，男尚主。谏伐高丽，薨，赠太师，谥文昭，陪葬昭陵。

秦琼，字叔宝，以字行，历城人。初为来护儿帐内，从张须陀击卢明月于下邳。后从李密，为王世充所得，与程咬金归唐。功最多，高祖以金瓶劳之，曰："使朕肉可食，当以啖卿。"破宋金刚，授上柱国，封翼国公。从太宗征伐，跃马挺枪，万众中刺敌骁将，莫不如志。老多病，曰："少长戎马，二百余战，自出数斛血。"卒，赠徐州都督、胡国公，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墓立石人马以旌战功。有名马称"忽雷驳"，叔宝卒，马亦不食而死。[illegible]叔宝与护儿帐内，相传为王伯，非也。秦津，叔宝裔，祖父皆好善，津有勇力，典郡二十年，提兵多功绩。弟忠，武略将军。兄弟为五世显官。明秦邦彦，大兴县丞，刚正有识。县尹欲诛一人，邦彦力争，相跪京兆前。京兆曰："秦强项，须让之。"人得不死。升经历，告归。子梦泉，诸生。

[illegible]
[illegible]
沙苑秦姓，皆叔宝裔。锺霖

罗士信，历城人。年十四以执衣从军，齐郡通守张须陀轻之。士信重甲，左右鞬(1.)上马英强，随击贼潍水，驰矛入贼营，刺数人，取级，上掷，承以矛，贼皆惧。每杀贼，劓鼻代级为验。归唐，为陕州行军总管。王世充平，授绛州总管，封剡国公。从秦王击刘黑闼于洺水，得城，王君廓戍之，贼攻，溃出，士信守。会大雨雪，救军未及，城陷。黑闼欲用士信，不屈死，年二十八。秦王购尸厚葬，谥曰勇。士信

衬为装行，其礼重，竭资备仟基北邙以报。且曰："死，葬其侧。"至是任其言。上待宠，高使人力，帝以十二人殿戴力除。程知节，东阿人

[illegible]："以宁、士信、咬金等起义贾家楼。"在今郡城西关。锺霖

员半千，齐州全节人，即东平陵。其先刘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奔元魏，自比伍员，因姓员。半千初名余庆，举童子，房玄龄异之，诏对高第。师王义方曰："五百岁一贤者出，子宜当之。"遂易名。举八科皆中。上书言："家资不满千钱，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英豪，鬻钱走京师，朝九品以上，未识一官。陛下何惜玉阶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调武陟尉，岁旱，劝令殷子良发粟赈民，不从，遂自发之。刺史怒，囚于狱。薛元超持节至，释之。俄举岳牧。高宗御武成殿，问兵家三阵，半千独对称旨。武后诏入阁供奉。上明堂新礼三卷，擢鹤千匹，擢正谏大夫、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非古，任者皆年少轻佻，请罢之，忤旨左迁。修三教珠英，复为学士。武三思用事，出濠、蕲二州。半千不专任吏，以文雅饰治，所至礼化大行。睿宗初，累封平原郡公，乞休，诏听朝朔望。游沱山，山水间，爱其地，居焉。其孙，官千牛。开元中，召诣合孔子、佛、道者，等问禁中。俄九岁升坐，问答注射。上异之，曰："半千孙，固宜尔。"

何彦先，半千同里，师王义方。师死，同行丧，莳松柏墓侧，三年卒哭。彦先，武后时官天官侍郎。

魏化，历城人，短小精悍，轻捷矫猾，善骑射。上闻谍，为狄武襄所重。从征西夏、广南，多有功，官至都指挥。历城西乡有魏花口。

张揆，字文裕，居历城东王舍人庄，礼部侍郎掞之弟，皆举进士。承发，降冬征见引校，即首读曲，兄弟齐名。知揆县，迁户部侍郎。少从刘潜、李冠游，及死葬之，置田赡其家。苏子瞻、邑纯精有诗刻石，元遗山归至济南，必诣尽欢。子瞻为书"读书堂"三大字，今碑移其庄

明伦堂。

李定，济南人。宋嘉祐间以风采著称，尝遍天下诸路，目度转运使官制，老于正卿。

[illegible]定。出嫁部氏，生蔡奴京。师谓蔡奴为部六"云。钟霖

李格非，字文叔，历城人。[illegible]第，为郓州教授，[illegible]，著《礼记说》、《历下水记》，苏子瞻读其《洛阳名园记》，谓"[illegible]"也。[illegible]为校书郎，提点京东刑狱。贬[illegible]，以著作[illegible]为[illegible]。妻王氏，[illegible]孙女，善属文。子迒，南渡官敕局删定。女清照，号易安居士，亦有才藻。婿赵明诚，有《金石录》三十卷，易安为序。

[illegible]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illegible]少师蔡伯坚，为耿京忠义军掌书记。高宗授承务郎。张安国杀京降金，乃约统制[illegible]，缚安国，献行在。时年二十三。由建康通判召对，上《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知[illegible]，[illegible]，创飞虎军，建营栅，制[illegible]，[illegible]

挠之。上降御前金字牌，俾戍，迁刑部侍郎，后一年，加少师，谥忠敏。陈亮《幼安像赞》云："眼光有棱，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荷载四国之重。不知须发之几白，但见胆力之无恐。"朱子殁，伪学禁严，幼安独为文往祭。谢叠山过其墓旁，大声终日，以文祭之，始息。宗称为西汉人物，有《稼轩集》行世。

[illegible]之。历城四风闸为幼安旧居。钟霖

王泉，字永吉，邹平人。官至西面丞相。立朝，目不他视，惟瞻其靴，人号"靴头丞相"。

杨宏道，字叔能，淄川人。金末为官不达，与元遗山、刘京叔、杨焕章以诗名。著《六忍》："一忍，横犯我也；二忍，侮凌我也；三忍，悲悟我也；四忍，怒暗之中也；五忍，智暗之发也；六忍，饮食而不知止也。"

周密，字公谨，家华不注之阳。随祖迁吴兴之弁山，所谓弁阳老人也。著《齐东野语》。赵松雪作《鹊华秋色图》，寄其乡思。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忠宣公郁季子。十岁力学，父母恒止之，乃昼默诵，夜闭户读。焦廉访遂荐为东平学正，献书，官丞相掾，选堂邑令，民立碑颂德。召为御史，疏陈时政，著《万言书》。英宗命参议中书省，极谏内廷结彩山灯，遂弃官归养。关中大饥，拜行台中丞，散家资济人，活陕民无算。以疾终，封滨国公，谥文忠。有《为政忠告》一卷。筑七聘堂，所居园林在郡城西北十里，曰云庄，大石曰"十友"，有云锦池、香雪林、挂月峰、待凤石、遂闲堂、处士庵，绰然、拙逸、乐全、九皋、半仙五亭，有记。又有《翠阴亭揖翠》诗。晚号白云先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裕；有位不骄，则贵必恒。”锺霖

边贡，字庭实，号华泉，历城人。先世淮阴王姓，父节始复边氏。贡少成进士，兵科给谏，劾诸珰，出守卫辉，提学河南，进户部尚书。早负才望，交海内名士，与李沧溟齐名，称“边李”。言者劾其诗酒废职，致仕。筑万卷楼，藏书极富。一夕火尽，[illegible]，[illegible]卒，[illegible]集。明本称尚[illegible]，尚书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号“弘治四杰”。与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为“七子”。又传材以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为“十才子”。尚书子习，字仲学，能诗，笃学负节，有诗一卷。万卷楼在抚院南，今废。沧溟旧居在西关柴市。

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illegible]，少孤贫，自奋学为诸生，与许邦才、殷士儋为诗歌，薄时诂，好古书，共目为狂。嘉靖进士，主政刑部，守顺德，有善政。擢陕西提学，乡人殷为巡抚，檄令属文，怫然曰：“文可檄致耶！”念母乞归，得请罢，不起用。吏部重其才，特予告可起。构白雪楼，名日高。一时拒谢，独殷、许辈过从。居十年，起浙江副使，按察河南，以母丧归，哀毁卒。初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诸友倡诗社，王世贞释褐入社，先芳外任，合宗臣、梁有誉为五子，增徐中行、吴国伦称七子。多年少，才高气锐，名播天下而于鳞为最，重世贞，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于鳞文章政绩，一代宗匠，以气节，多受挟持焉。子驹，字千里，博学能诗，有父风。王凤洲属司理魏允孚纂闱，拔之，曰：“是私亦公。”乃卷委尘中，晓后始得一驹复，白雪楼址[illegible]由先生为修的突泉畔者，觅其后人守祀。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李颀、李于鳞耳。”

[illegible]东。”或云楼属平安，非也。[illegible]

尹恭简公同仁，历城人。[illegible]安东、孝丰，泉州司马，民立像祠。恭简由[illegible]入词林给谏，[illegible]具仲表，欲大用。通政左赞，丁忧，未终制，[illegible]擢吏部侍郎，晋尚书，入掌铨衡，称职，加太子太傅。时在廷，南北分党，恭简与大学士乡人刘珝为万安诸人所嫉，咸劾其纵子龙纳贿，[illegible]除名。恭简致仕归，后言官论荐，终不果用。卒年八十三，赠秩，予谥。按：恭简《明史》无传，傅维鳞《明书》[illegible]刘珝传[illegible]孝宗实录》云：“同仁鉴别人物，随材得任。”汤文正公《明史稿》论同仁亦平允。[illegible]

殷文庄公士儋，字正甫，历城人。祖[illegible]孝廉，世传《礼经》。[illegible]刘氏兄弟龙、夔同学，[illegible]尚书，[illegible]御史，时称“山东[illegible]”。父汝[illegible]，乡耆(?)[illegible]。文庄[illegible]翰林，官至吏部尚书。[illegible]论大政，定久废典礼，升大学士，加少保。与张居正、高拱为僚，[illegible]不[illegible]，乞归，乘传，[illegible]道里费。卒，赠太

保，谥文庄。家居旧通乐园，在趵突泉西，又名川上精舍，犹有乡六月故物。太保初谥文通。

张津，字德深，历城人。祖思信，有明经，清雅自甘穷境。从边公尚卿，得保举，学行清肃，不求科举，究古礼制为由法，从游者七百余，殷少保、李沧溟，其著也。陈学使鸿阁分修《国朝志》，举名称"三山先生"。

张茂兰，字德馨，章丘人。宣德进士，有奇才。官任丘、蓟州，上治乾四事，曰节劝学，迁主事，出提九江，擢给谏。有判故门，告归，在不起。居官布衣脱粟，不遣妻孥。筑室长白山，以经学授徒而终，称东谷先生。李文康公道使九江，句云："黄堂一串清，双流应照使君清。"上自言云："少同前辈言，正德时京师语曰：'天下清官张茂兰。'"

王道定，字怀田，济宁人。明嘉靖进士，官香河，牧泰州，守保定，有宏理剂，称循良。任马颊镇："日边紫气先双地，天下雄关第一关。"悬城楼。星使见之，免牧迎送焉。

邢侗，字子愿，临邑人。万历进士，令南宫，入台，擢御史，陈利弊，诸有奏章，称骨鲠。全太仆卿，乞休。博学，能诗书书，有墨行世。著《来禽馆集》。女弟慈静，书法有名，与兄相埒。适武定马方伯拯。官黔中，慈静劝止不果，旋殁。有诗哀之云："当年若得隆中卧，不到秋风五丈原。"

李纲，字廷张，长清人。天顺进士，官御史，持法不挠，纠江浙御史四百余人，时称"铁御史"。迁太仆少卿，卒，箧中惟图书敝衣，人方之李侃云。

谷继宗，字嗣兴，号少岱，济南卫人。幼笃力学，家贫，市肆遗编，母为束(然)膏照读。嘉靖进士，官兴知县，以母忧，归，日究作诗。遇良医复明。居趵突泉东北，有"深柳读书堂"，在金线泉上，亦名"来云馆"。又取曾南丰诗，改"冰绡堂"。

张蒿庵先生尔岐，字稷若，济阳人。全性纪节，以励品砥行为职

穷究经传，于天人理数、圣学绝续、风俗人心，反覆论著数千言。痛父行素死，哀毁终身，门人为[illegible]节[illegible]。尝贡太学，信母不行。精医，活人无算。著《春秋传议》、《易说略》、《诗说略》、《老子说略》、《礼仪注句读》、《[illegible]小正传注》、《弟子职注》、《[illegible]庵集》、《[illegible]庵问话》、《[illegible]阳志》。学者为次第梓行。[illegible]凤角[illegible]后[illegible]祀景贤书院。

[illegible]

康丕扬，字[illegible]，号[illegible]，陵县神头镇人。万历进士，知宝坻、密云，称最，擢御史。楚王[illegible]久，侍郎[illegible]为楚藩研，有隙。[illegible]楚中宗人华[illegible]越[illegible]，讦[illegible]告[illegible]非先王子[illegible]，郭入相，亦敢[illegible]。丕扬抗[illegible]，[illegible]郭[illegible]罪，旨[illegible]，妖书[illegible]，[illegible]议，[illegible]官[illegible]，锦衣捕皦生光，拷治不服。丕扬以其妖言合抵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政，史知法，[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学[illegible]，文风[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名隶济河。乞休，课子教农，以寿终。

荀[illegible]中，字[illegible]，陵县人。崇[illegible]进士，官山西按察副使，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自成、张[illegible]之，[illegible]为[illegible]，[illegible]。

王渔洋先生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新城望族，与兄西樵、叔子同称"三王"，先后成进士。十五岁有诗曰《落笺集》。顺治乙未会试，未殿试。[illegible]，授扬州推官，[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四川，[illegible]诗，改翰林，累[illegible]为[illegible]，[illegible]使，历祭酒、学士、侍郎，[illegible]西[illegible]，[illegible]尚书。文章政绩，并称海内。乞假归里，筑夫于亭别业，四方乞诗文者甚众。[illegible]所著诗文集[illegible]十余种。平山堂祀欧苏及先生，称"三贤"。补谥文简。初名士禛，乾隆间，以其兄弟名皆从示，敕改为士祯。[illegible]，[illegible]名。

马[illegible]，字宛斯，邹平人。[illegible]进士。[illegible]，以才望为山东乡试同考官，所拔皆知名士。除淮安推官，为名宦。博学，[illegible]传[illegible]经

史》、《十七代纬书》，获卒。康熙间大学士张玉书奉命赐金，取《绎史》版入内府。《纬书》卷烦未梓。乾隆间，周中丞元理购原本往江南。邑尤是书，施愚山先生倡梓《事纬》。

高珩，字葱珮，号念东，淄川人。与兄玮同举于乡，又与从弟琦、球，皆成进士。珩入词林，官侍郎。使楚，有德政。进都御史，魏尚书象枢与陆清献并举。告归，箴载讲堂。著《救荒略》、《栖云阁集》行世。

孙勷，字子未，号莪山，德州人。康熙辛酉发解，入翰林，名满海内。官大理少卿，抗直敢言。居家以孝友称，独处一室，不入城府。尝思以一礼复本性而未能，忍泣终身。有《鹤侣斋集》。

孙光祀，字溯玉，号存庭，历城人，先世平阴。顺治翰林，官给谏，典试湖广，陟兵部侍郎，告休。后嗣蕃衍，科第绵盛，为济南望族。所居称司马府。

朱昌祚，字懋功，号云门，世居高唐。顺治初，入旗籍，任宗人府启心郎，巡抚浙江，多善政。疏毁淫祠及五通神。督闽，未之任，为直隶、河南、山东总督，请终制，未允。会同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巡抚王登联议圈丈地事，触辅臣，鳌拜怒，俱置死。康熙间，特赐祭葬，谥勤愍，荫子。墓在高唐东十里朱庄，称朱三省墓。弟宏祚，孝廉，由部郎累官闽督。子纲，以荫至云南巡抚，加尚书，谥勤恪。后嗣居济南，为巨族。

朱照，号晓村，曾勤恪公，得荫，不利其产。善诗画，爱山水，壮游南北，作《一河图》。晚号齐右乡人。《咏杏》云："老去川野异恒流，杏带微酸气味投。六十年来好牙齿，一生自不皱眉头。"

唐梦赉，字济武，一字豹岩，淄川人。父俞，字彦月，为名儒。庭训。顺治五年进士，翰林。命译文昌《化书》，对言："非圣之言，九禅大化。"疏留，不协权要，请养归。年未三十，得京旁营，著作日富，期禅回道。纂《济南府志》五十四卷、《志壑集》二十二卷，渔洋序之，以为诗类东坡，文类蒙庄。

毕世持，字公权，淄川人。年十一，过童试，康熙戊午领解。纯孝

好义，交四方名士，人称真孝廉。弟曲济，同借书，随月照读，每将入田，借食于邻，饮一日水，文笔如飞。春官不第，遂止。著《古本大学释注》、《大学衍伸》、《致命篇》，尤邃于易。享年八十七。或赤身伏雪，曝背烈日，时人莫之测。

张笃庆，字历友，号厚斋，淄川人。年十四作《梦游西湖赋》，[illegible]竞述，结郢中诗社，受知施愚山先生。康熙己未，不就鸿博，力辞，以选拔老。与名流酬唱，撰述等身，有《昆仑山房诗》、《古文集》。

李尧臣，字希梅，号约庵，淄川人，诸生。博学，为古文辞，尤好金石，名流推重。著《石门斋文集》、《诗集》、《笔势书法》二卷。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淄川人，岁贡生。受知施愚山学使，文章道义，为时钦重。屡试不利，肆力古文，悲愤郁积，为《志异》一书，取东坡《东轩》句"洗心聊复寄东斋"意，名"聊斋"。少与张历友、李希梅结诗社，励风节，号"郢中三友"。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辑古人言行关伦纪世道者，为数十卷，后人无力梓行。渔洋先生最称其才，有《得留仙书知将入楚》诗。《聊斋志异》中占极多，惜未全载，人谓渔洋欲市为己有，误矣。享年七十六。子箬，字青营，康熙丙午贡生；孙立德，诸生，皆有文名。[illegible]

[illegible]

生于情，似不必谓《左氏传》何处得来。锺霖

王苹，字秋史，号蓼谷。世居灵山卫，徙历城。性孝友，负才好学。康熙进士，以母老教授成山卫。归日，于望水泉筑草堂，为故殷文庄别业，作《二十四泉草堂记》。著书吟哦其间，有"黄叶林间自著书，黄叶下时牛背晚"句，渔洋呼为"王黄叶"。

周永年，字书昌，号林汲山人（林汲泉在佛峪）。先世余姚，徙历城。优贡，举鸿博，乾隆辛卯，联捷进士，户部铨。退居藉书园，林泉著胜，积书十万卷，名士硕儒，游憩其间，作《儒藏说》。同青州李进士文藻修《历城志》，搜订详慎。召修《四库全书》，授编修，典试贵州，时称荣遇。乙巳，卯精撰述，有《丛书》十卷、《古文养蒙集》五卷、《先正读书诀》一卷、《制艺类编》等，皆梓行。性敦笃，尤坑好，与新安程晋芳、归安丁杰、余姚邵晋涵诸公契。继受业宁林、李椿村、周晋斤、方畀溪，乡人则称宗高庵。子震甲，字东木，孝廉，牧信阳，民生立祠。孙宗耀，四川崇庆知州。宗照，早逝，有《卓园过斋诗集》、《摹古法帖》十卷，待梓。

[illegible]园一名琅园。锺霖

方昂，字叔驹，号坳堂。父英，由浙江淳安居历城。乾隆辛卯进士，官刑部，直刑狱，司秋审，为河文成公所重。表果谠州、江苏布政使。学行详石庵先生所作墓志。

江浦，字序东，号芝田。先世歙县，徙历城竹亭，例学正。次子运，字生，优贡，孝廉。乾隆丙辰，取中正榜，用中书。乙未榜眼，入翰

林，典试广东，两任陕甘学政，官给谏。肖南袁时，奉命偕祖侍郎之望，平反合乡大狱，幼长随张吉梅吉巡，官南游历城，置之法，纂入例。迁大理卿，以大寮鞫狱山东，获罪。山东有道失纠，参均镌职。复任顺天府丞，致仕。弟长龄与父同登辛丑进士，令蜀，后嗣昌盛，科第相接。

[illegible]锺霖

袁守侗，字执冲，号愚谷，居长山焦家桥，世联科第，兄弟鼎达。乾隆甲子孝廉，中书直军机，扣泉广西，称"袁青天"。迁尚书，任河督，两任直督，殁，赠太子太保，谥清悫，赐祭葬。名有一双桐行梧。清泰公与同里刘青芝大学士、张华东尚书、二边总督李五弦尚书，先后秉耀史乘。

王毓伯，字德浦，历城人。乾隆乙丑翰林，仕大常卿。子二，皆名孝廉。长琳，字二亭，官广东罗定，直隶州。孙武郎，字伯尔，己未翰林，仕都御史，屡主文衡，及门满海内，督学浙江，代监临。王氏先浙江唐氏，后归宗，石庵相国作《归宗记》。

[illegible]令云南，相继殉难。世居历城东朱店。锺霖

丁广，字道南，历城人。孝友好善，多文学。子四。允桥，号邻川，辛酉进士。由礼部郎擢给谏，巡漕天津，疏陈关大计，皆施行。允[illegible]中武举。江南守备张福培、福田，皆孝廉。

李晓林，字存山，历城人。父进忠，官右张游击。乾隆甲午，奇张教匪王伦陷城邑，率兵苦战，受伤身殁，叙功起用，赐谷，晋级。存山嘉庆庚申乡试第一，令安徽，历任婺源、宣城，旌德，泾县，建春城

书院。去官，负[illegible]，士民为补[illegible]。次子鸿[illegible]，优贡，孝廉，授云南武定州，守楚雄。

[illegible]乡，咸念知己，魂其何日归来？”锺霖

花南村兄方山，历城[illegible]孝廉。少立品节，有实学，从游者众，多科第，所作论著、碑志，皆可传。官平阴学博十馀年，[illegible]爱民社，辞亲双桃，自以数十年未离慈亲为乐。丁庶祖母忧，询[illegible]于余。查例，父先故，别无同父叔伯，生、庶祖母故，为长孙者，无论嫡祖母是否现在，均令治丧一年，离任服阕。[illegible]主讲[illegible]书院，家在南郭，临水近山，与知交及门，优游林泉。[illegible]已咏绛衙[illegible]一联：“功名真鸡肋，称谓合探花。”余赠句：“志比陶彭泽，人称谢茂秦。”南村[illegible]子春祺，诸生，候铨司训。

[illegible]冲口而成。锺霖

郭小华，名敏馨(?)，历城[illegible]孝廉。文学冠时，工隶，善画，不轻作。南游，中表李湘浦宰吴县，留小住。[illegible]上游闻其名，转请画，怫然曰：“不

为长官奴。"获其偶作者以杯，挺身诣索之，傲睨类此。为淦都广文，不屑官冷，治小园亭，择友弹棋斗唱，乘兴书画。集书字联："可怜此地无车马，但觉高歌有鬼神。"出必四轿从役，或不起立，辄鞭呵之。郡守衫首称祀亦改之。日有不惜费，不问子孙功课，云"非吉事"。偶见新富度岁，先像高读。尝闻朱柏庐格言："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晚号六门外史，终广文任。家日微，或以其门过多云。

王培荀，号雪峤，淄川人。博学笃行。大挑，官四川荣县。有《听雨楼随笔》，于蜀风俗土风、稗志轶事。同《乡园忆旧录》六卷。

李宪，字致青。父宏祚，自浙山阴迁历城，好善。致青勇于为义，总纪纲四十余年，捐赈助饷，叙知府。五世同堂，年九十，宗党称祝。卒于寝间。弟埙，字简亭，书名一时。宏祚与千叟宴，赐诗、朱杖、"福"字，奉于堂，额曰"赐福堂"。

[illegible]

号之，年亦九旬，同堂五世。锺霖

马翊，字次溪，临邑人。孝廉。官学博。书画古朴，以偏锋见长。人亦磊落，有烈士气，为余作大幅画最多。

杨晓春，号博斋，历城人。贡生，邑称"裡字杨家"，本其商号，后人分枝之称。乙酉举人，官教习，分安徽知县。乙未权怀宁篆，捕蝗，疾卒。予恤赠秩，给祭银。

崔凝，号鹤江，历城人。孝廉。令浙江。未一年而殁。浙江韩鄂不茂才代告病启："鹤江届补缺，进士楼，权余□、□县，负累，时地所致，非不审出入也。眷属多人，乃鄙十龄，家在历下，数千里，将死无归魂，生者落魄，伏望同寅，妥为襄助。"可以见其清贫。工书，家居诗友唱和，有《□真阁斋稿》。□用旧时与生相同，亦异也。

李簧庆，字徐堂，历城人。孝廉。官潼关司马，多德政，捕蝗，累日露宿，焚文于裴晋公祠，为民乞命。疾，卒。民有成神之传。重交谊，醇

宋贱，往依者日至弗置。周[illegible]尚安且深，为梓[illegible]南诗文，又属[illegible]南怜惜故友周范挚[illegible]，诸[illegible]遗稿，俾其后人[illegible]

周乐，字[illegible]甫，历城人。[illegible]才富[illegible]，久困场屋，乙酉科，李[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力荐未售，乃举业，以[illegible]教职。依李[illegible]有年，梓诗文集，同里张北[illegible]、谢问山、范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桥，皆[illegible]诗友。晚主[illegible]书院。与人交，无城府，[illegible]成[illegible]。诗多新[illegible]句，如《宿齐河》云：“[illegible]孤客梦，琵琶[illegible]心。”《[illegible]》云：“[illegible]一线青云路，[illegible]几[illegible]看。”[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落，[illegible]地一花无”，为[illegible]儿女之[illegible]。一与[illegible]，知[illegible]诗人[illegible]。

[illegible]若落才。”锺霖

[illegible]学[illegible]，历城[illegible]孝廉。[illegible]先生高弟，[illegible]考订之学，终[illegible]，称历下诗人[illegible]

家[illegible]，历城[illegible]孝廉。学[illegible]，同人称“[illegible]小丈人”。[illegible]文，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怒斥之。次日[illegible]，或以为[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

家[illegible]，历城[illegible]孝廉，[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人，官[illegible]南知县，擢司马。

家[illegible]孝廉[illegible]，历城[illegible]道光乙酉[illegible]乡试，[illegible]先生房荐，为[illegible]高弟。[illegible]才未展，[illegible]知县，分江西，[illegible]好扬人善，[illegible]同学[illegible]分[illegible]对[illegible]一句“[illegible]，不信人间道路通”，极真切。惟仕路不通，已早露矣。

家小韩茂才[illegible]，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与[illegible]齐名。[illegible]“齐鲁总[illegible]”四大字，[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之

家今[illegible]，秋史先生[illegible]孙，好学[illegible]，为[illegible]记。[illegible]居早[illegible]诸人，[illegible]为家。中年[illegible]诗[illegible]，[illegible]十四[illegible]图[illegible]长卷，题

咏皆一时名士，图为王安节手笔。

马国翰，号词溪，一号竹吾，历城人。力学笃行，[illegible]卯，第[illegible]人举于乡，联捷进士，官陇州刺史。引退乡居，以文籍自娱，刊诗文集《竹如意》二卷。

何岱麓居士邻泉，以世居趵突泉畔名。少通经史，小试不利，弃去，肆力诗古文辞，工唐隶，与曲阜桂未谷齐名。相聚在龙[illegible]西精舍，临[illegible]家池，水[illegible]舍南，名"[illegible]泉"。家不裕，好与诗友联社，居近[illegible]。

[illegible]山，字丹生，历城人。[illegible]弟伟山，先后乡举。第乙未进士，已以知县分[illegible]南。历[illegible]，调任[illegible]。以[illegible]，乎"[illegible]包公"。[illegible]。少与同邑彭[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竹泉文章争胜，为"济南四[illegible]"。得其传者，[illegible]弟[illegible]。子[illegible]，成[illegible]庚申进士，官[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丙申进士，[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进士，官[illegible]县令。

[illegible]细困，殁于滦，早显未蹟，惜哉。[illegible]

李[illegible]，字仲南，自号[illegible]人，历城[illegible]。[illegible]才[illegible]。[illegible]，官清平广文[illegible]年，及门多英才。[illegible]诗[illegible]，与友作答，随手成稿，辄焚之。

汪兆[illegible]，号子[illegible]，[illegible]田先生从孙。[illegible]中峰太守浚济南城河，荐任四川[illegible]县令，未[illegible]。兄[illegible]，明府兆[illegible]，调任商丘。子[illegible]请余往[illegible]。初抵[illegible]，[illegible]面[illegible]。有相者[illegible]众曰："此老神清气[illegible]，纹见[illegible]，[illegible]封翁也。"[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刘霞谷谓余云："适何来？[illegible]，不见[illegible]矣。"[illegible]年回[illegible]，于商丘[illegible]序明府[illegible]，中[illegible]名士[illegible]，与中[illegible]仓松[illegible]竹，为余作[illegible]画[illegible]若风雨，可宝也。[illegible]官江西知县。

[illegible]“三十年工夫”。到济南见访，作数纸志别。锺霖

范琢庵茂材铭，兄博，优贡生。学行皆粹，甘恬静，不希荣利。鼓琴工诗，家仅供馆粥。好藏书，居明湖南，时与余谈，余亦访之，垂柳篱舍，每泠泠琴韵，丁丁棋罢。

夙读乔松存贡生话诗，多警句，和陶诗尤肖。庚戌秋日，姚家庄东阡坡墓回，憩月西阁下，树荫旨帘，散笠，携童运自雁翅山麓来，则松存也。握手至阁，翻诗卷，焚香，[illegible]补佳茗，盖假居于此。相与话乡趣，询故友，慨谈时事，眉宇轩扬，作廿年[illegible]，遂订交。松存负经世才，中年代总监商，名僻于乡。夙志消磨，工度曲，与醉琴友。每夜月，邀友偕登北极台，唱《大江东弹词》，九转，声满明湖。[illegible]南戏之曰：“了曲，我愿宜以为缘也。”盖以乔姓云。梓《松存诗钞》。

梁孔工佩，家历城东十里窝头口，门对雁翅山，竹篱枯院，教徐课子，恬如也。自以不成名为憾，延其业师杨叔山复训幼子，约锺霖访书，可感。且依众山，曳曲涧，如飞瀑，两崖石冲竹奇状，且西桥观水，亦快事情。雁翅山半有明高唐王墓。

[illegible]丈逝，世昌绪入县庠。锺霖

余正西，字秋门，历城[illegible]孝廉，官山右知县，引退，继卢雅雨乡前辈续选《山左诗钞》。谢河山内兄所选《乡贤英华集》，九力付梓，多辑佳篇。

济南书家，以杨征甫外翰政枝为杰出。太翁成之先生受廷，名进士，令如皋，书法银钩铁画。外翰博涉群迹，石刻最多。有名刻，不惮

迥别，尝架木南山崖壁拓魏晋字。所书如行古人马，笔笔中锋。自言数百年必有知者识者，亦以其言非诿。弟佑祺善画，恩祺工篆刻，皆不轻作。

[illegible]年。先生赴召玉楼，有茧纸昭陵之憾。钟霖

弟外甥禹言，名鑑，居历下。试未成名，遂偷游卜、堪舆、家言，尤精围棋，设局肆市，以待国手。江南杨燕村、浙江沈谷南，皆棋无敌，禹言与较，[illegible]之差。家贫，不以口腹累人，至局者携饲酒其酌，敝衣旧袜自晒。常携书挟与行，自若也，乡呼为"棋半仙"。

[illegible]书，郡庠生，工棋，亦局中杰者。钟霖

吾乡画师，见画在东者，指不胜屈。济宁黄秉贞、文登冷吉臣、高南阜老人，皆著海内。近时历下，以云门外史柳田处士为最。其他名士，并书于左。

柳田郑氏士芳，居东门外河上。山水花鸟，人得尺幅若拱璧。书近孙，馆门，画逸，不轻落墨。子茂，号小瘦，画肖其父。

陈森，字吉人，自新居历下，书画通时。与兄凤人埙齐名。晚年画竹竹石，推东坡、与可之长，一幅可值数金。善布园林，每其田氏园为其役筑，不减清虚堂也。旧居济南城内丁缉楼下，门前叠石，过者玩所隽句，不置。次孙有熊，诸生；曾孙浙，已未举人。田氏园名"蓬莱别墅"，又"一亩园"，现归丁氏，亦雨人布置。

陈嘉乐，号东原，历城人。善画，性介，尹九斋招之京邸从学画，殁后家贫。斋邸属东抚，索其遗画，子守不敢售，今益珍贵矣。

朱文震，字青雷，历城人。善画工篆刻，见知成邸，诒晋斋印章多出其手。宿常园，为袁简斋镌小印二十余方，称神速。郑板桥在扬州，与程绵庄、黄瘿瓢、王梦楼、金棱宁、于石卿、张仲谋画“八叶”，为“八友会”，误作“九”。曰：“有青雷者邪？”青雷适至，易作“九畹”，记之以诗。青雷能诗，红桥竞渡，一时为时咏。尝得卓文君印章。高南阜侨扬州，梦投刺为司马相如。越日，竟得司马相如私印，佩不去身。大見索观，正色大言：“一生所不能与人者，此印与山荆耳。”青雷乞与文君对，坚不与。或言青雷自镌以诱也。

[illegible]后，何氏尚完藏否？锺霖

高南阜老人凤翰，字西园，胶州人。雍正五年，举贤良方正，官歙县县丞。有清节，诗、书、画称“三绝”。又有印章癖。老伤右臂，尚临池，人愈珍藏之。[illegible]

[illegible]夹击。平之老人所得玉印，未知是汉是明。锺霖

姜凤翥，字道传，号竹石，历城人。工写生，以之名噪，南北游，晚年回里，卓然画师。尝作丈六纸人物、古松，若伟人在座，列古衣冠，

龙[illegible]虬爪盘曲，夭矫半生，沉郁韵流，势[illegible]从指间发。居湖干，占小园，与老妻[illegible]。老不任人事，[illegible]家[illegible]梅竹间，如[illegible]书[illegible]，[illegible]贴[illegible]。[illegible]，能作[illegible]，收[illegible]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画，遂为弟子，谓[illegible]弟，[illegible]者，自号"[illegible]人"

[illegible]兄谓之"聋而聪，哑而雅"。锺霖

刘[illegible]处士[illegible]，历城人。家[illegible]，以砚为田，不[illegible]之人，工花鸟人物，晚年作山水尤佳。

刘[illegible]处士光[illegible]，楚北籍，家历城。善人物花卉，人[illegible]，笔[illegible]唐人书法，[illegible]，画[illegible]，与同邑[illegible]交好。[illegible]其殁于设乱家，示[illegible]未了事，属视其妻子。

[illegible]

胡[illegible]兄[illegible]，家钱塘，居青州。[illegible]，工山水，尤善画龙。

[illegible]青州，张小河处士[illegible]为余作各色牡丹，大小幅最多，[illegible]如生，与博山赵小田齐称。[illegible]，以画自给。尝云："[illegible]画[illegible]者，[illegible]不使人[illegible]钱也。"[illegible]有名。

青州张秋池处士[illegible]，号[illegible]，家贫，好[illegible]，读书不求仕进，以书画名。自言："[illegible]我者，书法[illegible]。"锺森在青从学[illegible]月，颇得其指授。

王[illegible]处士[illegible]青，[illegible]籍，居历下。[illegible]青，工写真。先慈[illegible]织课图》为其手笔，又请作《含饴弄容》。

[illegible]如意馆，无其工而雅胜之。锺霖

山东书家，以曲阜孔谷园先生为大成，名继涑，字信夫。十岁能书，张文敏公照，圣公道亲，爱先生，妻以女，未娶，卒。从文敏公学书久，能相似。文敏殁后，伪托文敏各书以进御览，为世所宗。藏古今墨迹甚多，筑山房学士，时以墨珍易观，鉴刻《玉虹楼帖》，世称"孔氏百六帖"。

[illegible]先生交好，得《玉虹楼帖》全部。锺霖

山东鹗文口录，吴侯部读，济南山水，鲁见《齐乘》，偶检元书。

于钦，字思容，青州益都人。中朝为御史台都事、右司员外郎，后为益都路总管。延祐六年，齐地大饥，钦得命赈恤济南六县，自鬻其饥民，功活甚众太多，见责言官。时俗有青民岁，满斗斗育子女曰"过房"，悉革以礼。钦最达之，世为人思。卒，擢兵部侍郎。著有《齐乘》六卷，子潜，官南台掾。

余不留音律，而爱学度曲，又不善罄错低唱，独好《长生殿》弹词，拍板高歌，谓明古人绝调，适人宜也。《长生殿》本洪昉思制，博山赵秋谷为之改定，进御颁刻，集官、伶之者礼科给谏黄，名仪，患令书者。前令山东集赋，相传黄肉用入都，以秋谷名重，具书稿，上谕，乞为品序，同集云："卡钩拜赛，大稿萧窘。"国殇之次目，藕端修接，全引名人，皆知名士，都人口号云："国服虽除未免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illegible]

[illegible]
《汴故宫记》。长生殿凡三见。

[illegible]
济南官秩人物。

[illegible]

而以为姚少师；皆不足辨者，并皆正之。

[illegible]

孝像，云为其祖，曾住此寺，余有诗。锺霖

亲戚情话

佐治依人，不遑家食，戚好亦各一方，惟岁时回家，得相往还。曾几何时，一别如雨，存者寥若晨星，黯然以思，吾生如寄，亦惟劳管城子，作纸上谈耳。

尹竹农表舅，讳济源，字东沅，历城望族。先母赵中表弟。戊辰进士，庶常主政，河曹御史，视学云南。辛巳，典试中州，得士最著。出守建宁，秉臬楚北，爱民恤狱，称清惠。晋山西，调湖北，以疾归乡居，以史书自娱老年。少读书古诗徧哦步诵，每至夜半，以暖四体，粥饭青蔬，恬如也。不忘寒士苦，恒施衣粥于里人。修道旧居路[illegible]名，云少苦经由，欲人不苦是也。训子孙云："凡关荣辱者功名，有益身心者学问。"

[illegible]表兄保，会稽世家，先祖母侄孙[illegible]东昌，性[illegible]恪持躬，处世有绳尺。子四，长昌麟，成童入[illegible]，有文誉，惜不永年。三石麟，庚戌会元，授编修，用御史。

[illegible]

俞文波表兄洙，号五泉。先姑母子，祖自山[illegible]，家历城。少立品节，以优贡献赋，列二等，官学博。嘉庆丁卯，乡试第二，己巳进士，庶常，改铨深泽令，调清苑，守保定，擢文牧，[illegible]用名[illegible]局，教牧

令，折狱判，不合，躬讯属听，且互参证，期无枉纵，目名挚之肆业焉。在局者多至大吏，后尚循之，曰"课狱"。上游交荐，陛长芦都转，以守人名，失察教匪尹老须案，镌级，旋复督粮储于浙，免，避祖籍，奉修海塘，瘁，卒于次。性和厚，事亲至孝，保赡宗戚，给分送于其家。除夕，更计人缓急，叩门以助。先姑母最仁慈，念狱囚苦，夏施药，令除虫秽，冬施大被厚褥，使鲜冰冻。请免多系贼，念囚惰无业，命文波兄令各习糊口手艺，怠则责之，艺熟案结，相劝谋生，不再入捕房。于官升去，众泣，叩于路曰："太夫人活我。"先姑母每诣亲串子，为前驱采使呵殿远迎入署，思篝灯纫针，视读至三鼓，若不负也。文波兄与花南村兄同年，至交，南村挽之云："入宦途者廿馀载，接人以和，示人以俭，容人以宽，总是本来面目；忝同榜者三十年，规我之过，怜我之才，惜我之遇，可云异性兄弟。"子三：凤藻，字少文，壬辰副榜，四川奉节知县；寿萱，字慈华，丁未进士，国子监学正。七孙皆醇谨明德，有后宜矣。

[illegible]知县；次绍[illegible]诸生；六绍庭，壬戌举人。余皆读书。

[illegible]火瞬逾廿年，悲念楸陇汗而食不下焉。钟霖

谢闻山内兄煜，自浙江山阴占籍历城，与弟照皆名庠序。家贫，诗酒自乐，各无宿粮，弗计也。诗宗少陵，奉戴笠小像，举觞必祝。每四月十九，仿浣花故事，集周□南、范伯野、何岱麓诸诗友为少陵寿，

时相酬唱，联湖干鸥社。租居近水，引泉绕屋，叠石杂花，水作隐趣，名鸲园，赋以志之。有《绿云堂稿》行世，为文务坚卓。乙卯不第，亦独轮车，敝衣竹笠，游齐鲁间，玩佳山水。搜今昔人诗歌，辑《海岱英华集》十二卷，无力付梓为憾，刊心仪《停云》两集，皆海内诗老之诗。《停云集自序》："一卷残编，读当晚照，数行老泪，洒向秋风。"人谓不减魏武《短歌行》也。目损于酒，年七十不见物，日犹吟哦，令孙为书。将易箦，云："未为陈元圃作传，歉事。"撰灶神祠联："体谅人间慈父母，保个天下好儿孙。"人多诵之。有赠余五古。少陵生于睿宗太极元年，即玄宗先天元年，卒于代宗大历五年六月，年五十九岁。

附问山赠诗

[illegible]努力。

问山舅父寄诗《喜锺霖甲辰秋捷》

[illegible]

乙青内兄照，端谨有实学，馆谷膏火外，不知有牟利术，累于家口，或雨雪灶冷，饮咏自若。诗友外无多交，与柳氏荫堂、蓟门昆弟，以文学切磋，训及门立品励学，如陈元圃超、何道由裕民弟云舫、芳甫氏肯堂、肯榖、郑仁圃锡麟、汪以诚，先后掇科第，已乃以青毡老。诗文多散失，记其二句："每当日夕炊烟动，偏是天寒酒力微。"子四：春熙，官同知；春城，大兴黄村巡政。

[illegible]

(艳)欲迷天台，叠出释短砚冰。"咸称杰作。

[illegible]

章静[illegible]，会稽[illegible]族，妹丈章衍之。姊丈与余同师[illegible]堂夫子，师每以[illegible]相勖，谓其沉静也。余攻苦两年，应临邑晴泉王明府元锡之聘。[illegible]人[illegible]年，静[illegible]亦应聘，学比余深邃矣，性[illegible]谨厚，轻财重义。友某患恶疾，困省寓，人谓其疾染人，寄诸寺。比知，急予衣食，日视医药，多资觅人为起居理料。友死，独为料理归榇于其家。馆沂水，道呼掩埋[illegible]者，[illegible]，询为浙人。[illegible]恒缺食，[illegible]能有资织[illegible]足以活，亦容设想耳。[illegible]令[illegible]，依古[illegible]余。欣然[illegible]曰："奚以[illegible]？"曰："有余[illegible]我[illegible]足矣。"[illegible]亦置之。有[illegible]者为其同里，问之云："某[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坐食，金耗仍贫，咸谓其[illegible]也。"因[illegible]于命之不可强，其[illegible]事颇多。子文津，字[illegible]，乙酉孝廉，教习知县，官山左。

[illegible]亲家[illegible]，[illegible]人。家世[illegible]。庚申，[illegible]取选拔，即领乡荐，充教习，[illegible]如宗[illegible]，不[illegible]博士[illegible]也。以知县分四川，历任[illegible]邑，称慈惠，[illegible]为循吏。[illegible]叔[illegible]季，其[illegible]负累，悉以禄偿，或[illegible]已分故，久又年远，是可[illegible]。曰："父叔手足，在日未析，今[illegible]一官，感先人荫，何可致父叔抱憾九原？"人以为难，[illegible]者。[illegible]故[illegible]相[illegible]，厚赠以归，故宦囊无余。与余交厚，居相望，时同花南村、朱朗[illegible]、罗南泉诸好[illegible]，将之蜀，以其六弟[illegible]亲家[illegible]女[illegible]。纳[illegible]日，与其四弟伯[illegible]、亲家[illegible]，偕冰人南村、南泉偕余家，大醉曰："人

生快事。"自蜀来书略云："远隔[illegible]千里，念[illegible]城好，当日北渚咏莲，南山饮菊，或携[illegible]珠泉，读今歌古，[illegible]初不谓异。相别有年，黄花衣着休，四轿高抬，而异地山川，触景兴怀，正不知竹笠芒鞋，故乡何日共同游也。"将卸华阳，疾终隆昌，士民罢辞[illegible]，惟传人口，著[illegible]蜀游草[illegible]、木梓[illegible]。[illegible]

怀兴[illegible]亲家士杰，右民同祖弟，丁卯举人[illegible]知县，官福建，令邵武，摄任连城，有声，未竟其才，先右民而殁。家人云："好食面，得诗欤。"盖不知蜀麦收花时耶，乡食伤人，不比北麦也。

胡化桥姻丈典龄，历城籍。[illegible]静好学，尤好释典。甲寅，乡举第五，截取云南师宗知县，[illegible]官归，[illegible]行风[illegible]，[illegible]一载卒，则作[illegible]别暗未拔也。[illegible]同里，茹素[illegible]终，[illegible]，子[illegible]，壬戌举人。

李棚甫姻兄红芳，字勉思，历城田家。父敬斋先生，名进士，令安肃，称仁厚，著有《[illegible]安疏草堂诗稿》行世。弟廷珍，字谦思，亦令安肃，成绩济美，湖南居次。己酉拔贡，[illegible]由日照，甲寅乡举，[illegible]试行在，用知县，告近，铨香河令，改官靖江，调吴县，为循吏，民立生祠，尤爱才，所全收知名士，俸不私蓄，或好相依，几无下榻处。[illegible]，复令粤东英德，为[illegible]之邑，旋调南海，地处脂膏，[illegible]。殁后，存局、[illegible]船面[illegible]。著有《[illegible]诗[illegible]》，梓行。诗多警句："[illegible]青山归背晚，半村红叶雨声多。"尤人所传诵。次[illegible]翔，[illegible]名绥，号小圃，幼具神爱，孙留之[illegible]，犹[illegible]有诗[illegible]。[illegible]，成进士，授编修，官[illegible]中，诗有父风，品学卓著，远到器也。

[illegible]外。时寄简，以字易诗，一时称为"李杜"。锺霖

胡介眉亲家梦麟，历城人，右民高弟子，才不羁，不屑其伏案，而经史满腹。同学课读笑杂谐，致人不能措笔，顷刻文成，试辄居首

嘉庆戊寅，乡榜第五，丙戌进士，官户部。家不甚丰，然豪侠，善待[illegible]人，资以获润，交日广，亦缓急可倚。终为中[illegible]同好友累，由掾副郎而殁。子石麟，余妻以三女。

[illegible]人收归，久无音问，言之惟心。钟霖

林杏桥[illegible]昆田，历城人。戊申，中式北闱，胡介屏同年，又为儿女亲家。幼随其尊甫大令山西州县任，读书过目不忘，有[illegible]风翔鹤之表。弱冠，取国子学正，屡踬春闱，家塾课子，以文籍、花木自娱；晚年卜居南山五十里泉庄，遍植[illegible]，春桃[illegible]，秋柿[illegible]，入武陵源，殆与外人间隔矣。自憾未入词馆，又未官[illegible]，林泉终老。季嗣元彭，辛亥乡试第一，[illegible]，连捷[illegible]，从同邑姚以临孝廉父任读书，十年不问外事，品端学富，海丰学博，今湖北罗田[illegible]

[illegible]应避字，见损。

杨西屏亲家维城，历城巨族，先世为盐商，号分"[illegible]大"，后人以字分枝，历下称"[illegible]杨家"者，西屏枝也，科第各枝皆盛。钟霖幼从其弟子安亲家尔城读书三年，西屏以次孙女妻余孙方恩，至好至戚谊洽，西屏以嫁仪不厚为言，余曰："是何言？知孙媳温和娴礼，异日

为王氏主家政，微言谓后，则待家之日大矣。"西崖笑曰："有是哉。"

[illegible]

元。甲辰状元毓尽，丙辰榜眼毓汶为同族。

[illegible]

益蔚秀。锺霖

李叔由京家谢，号西峰，涂堂司马从子，随司马任读书有年。丁酉，北闱中式，大挑，官河南，称循吏，权淮宁。邑谚有云"圣像坏，功名快"。茂才某富而求贵，得此谚，潜入庙坏圣像，执之，始惧，欲倾产求活。叔由曰："贫且不可，况以圣博富贵乎？"同学为之白，且力乞。讯，茂才多谎语，乃责释之，令修庙宇。[illegible]为余长女婿，纳知县，外孙二。

魏正和卿丈任，旧尝居内城，[illegible]，弟供，各谋食，[illegible]，托人宇下，仅蔽风雨，资力承佐。随步名修执署营虎棚，武骏宇中丞欲因泉竹结构，退食，观余碧口角，环滑布戏，匠首拟式不合。丈最勤，每散食，先问操作，知匠式未善，回地自拟，抚见其勤，且察所画颇合，即令承工，遂名良工。幼未读书，而匠心独运，经营结构，名弗逮焉。乾隆丙戌，巡盐使令修各行宫及天津柳园，建宫门外赐安南国王宴，直隶制军令一夜结彩楼，以壮体制，名闻大噪。其办山西五台山行

官，邀六品职。修曲阜圣庙林门、邹县孟庙各大工，清勤一如檄时修岱庙。一时巨公赠之楹什、镌石，留南花道院。泰山刻“青天吃饭图”，跋皆本诸身语。济南府县学宫，亦其经画。修贡院号舍，永无雨患，留青兖，墙以铜板，试使坐衬，且防致污卷，尤不啻其以门外人而能体试者之心细也。修泰山盘路，筑堆山石，每半里作男女厕，终年香火，妇女可便不胃，虽小节而颇见关心焉。尤善居宅，能于窄处见宽。治家有法，子弟日蕃，孙、曾辈起，名重当时，多乐与交，自觉别非娱老。钱济中丞铮、济阳阎军门绍熙，时相快谈，又代章自斋明府光与释罪，义声益著，殷载府志。或曰明府蒯详、陆祥堪请足，余谓名似而行过之。子吉津，贡生；曾广文；从子治邦，武举；治炳，诸生。济南名胜及寺宇多制楹联，皆出尔一代笔。杆娱、城隍庙门悬人算品作额，一书“不由人算”，一书“总归一算”。

骨肉心关

少尝失怙，母抚诸孤至成立，自恨无寸长绩续，以显扬先行。若较先母之艰难时间，恐内之表志无期，实爱无闻，痛痛无穷，亦无足言矣。惟人情莫忘，骨肉尤深，事虽轻微，而心难想置，书诸私记，自省览焉。

竹湄三胞弟质实，性和厚，为母深爱，读书颇慧，以急谋食，少学废。受业于会稽赵锡城先生，爱三弟若亲子，宿食资之用，及宏发，第笃成之。三弟品学颇重当道，酌增例纳职县尉，未赴任。先生老多疾，家余（文）一女，早适人，三弟迎于家，奉于静室，两仆服役，视同嗜以俱。性恬淡，好持念珠、香花供处，年逾八旬，无疾坐逝。三弟视殓持服，卜地以葬，岁时祀之惟谨。幼日，兄弟同学，三弟偶嬉睡，长请师自背力挞之，锁几落齿，共葛三胞弟为师捶，闭气若时许，相视惕然泣，惧母闻。此最难忘者。

少从学沈鹤亭师于泉幕，署深多柏，夜森森，尤可畏。家贫倚仆，

母命仲达五胞弟替余送衣物[illegible]年十[illegible]，约入宦场，图占画向。（次日）[illegible]森相间，久日饥，咚鼓冬冬，狱号声悸，风飕马嘶，喋喋掩泣。巡史者欲执之，乃问言，引入署，手足啃冽，终身难忘；或过某署，犹若五弟之在相间也。余次子小名三桂，少锺森二岁，聪悟可喜。余馆省东，母命两孙送余东郭[illegible]庙前，止之，不肯回[illegible]，犹见在树间并立。是冬，三桂出痘，殇，甫四龄，甚伤母心。后经其地，犹若三桂树间依依也。

[illegible]如恒河沙，胡生美质而不永年？岂真命耶！

余长孙友琪，戊戌九月生，甫步，识人[illegible]，数齿觑面目，试字，或言古今事常忘，针黹亦可观。幼即留心家事，或书有忘，而久弗记。客至留言，仆述柱讹，能旁听而传客言以白。八九岁若成人，凡事识是非而不妄语。余性急，或甚怒，诸孙绕膝，余每为之解。何不有，休余大如意，先[illegible]以承，可兼众职[illegible]清明时、佛山进香，必扶为杖，随行随息，倦而弗露。字于金[illegible]表侄孙绍贤，为文波表兄孙妇。将娶，会闻家丧，哀成疾，[illegible]若斗杯，[illegible]年，死于番禺寓中，年十五。余颇达观，乃时凄然，为之不到湖山者数年。

先祖妣赵太君遗训志略

先祖妣赵太君，历城于家，曾外祖国桢公业治全[illegible]太君明而慈，

节而勤，年逾七旬，持家不倦。道光乙未仲春，染疫日沈，具侍汤药，不能起，执锺霖手，泣曰："汝祖随曾祖自绍来济南，以砚为田，简谦，称君子。"当病危，伏枕曰："尤以相遇，遗此儿女，累负深矣，托重矣。"泣目瞑，痰奔扣。汝父年十六，诸叔姑比肩，九一椽半院，时如厦倾，惛惛莫知云何。幸宗族友照周至，延长清丁孝廉教汝父叔读，日闻槚楚声制心，念此尤以责，则尤以生。各恭治馔，夜灯连纫，督汝父叔诵，所授书有全鼓，恐其忘而受责也。（家）尝梦汝祖患者，谘不休，比醒，而届发犹插，常犹动也。汝父每见吾泪痕，顿足，食不下，为师逼甚，且告泉师，是非不是，吾惊恸如何矣。忽一日，月沈稿应先生于泉幕，学刑名，得館者，速衣食，幸有积。然吾于此数年间，如何活也？诸叔易业亦仿数年，知九功名分，令汝二叔学贾，汝三叔学度支，汝四叔好拳勇，习武，获得微职，可惜。其终身多恃人，使吾心悬汝五叔，幼倚左右，略代吾劳。汝祖母毛氏，生大姑，适革舒亭姑丈，外孙学源，汝祖以嫡似毛氏祖母。凡儿女婚嫁以汝祖毕，以副汝祖嘱，然吾于此廿年间如何劳也！太外祖母尹待吾孝，时兴其家相往助，汝父与二叔聊报答之，汝勿忘。吾家未分，有目前九人，汝宜具考，取名宜不高，然要学业长进，不在功名迟早。汝父培植汝兄弟，心甚切，每云亦用名，翰苑、子孙。汝舍文凌表侄，少年攻书介略而，汝四祖姑母只此子，吾曾买软弓俾调之，体壮名成，由翰林升天津道署亦可，汝勉之。汝母忠厚孝顺，未见有争竞事，受人气，亦不言亲友家，九不称其美。生汝八月，吾抱汝喂食，爱护过于汝母甚，汝居心做人俱好，承先启后望汝矣。汝曾祖曾祖毛氏祖母寄葬绍兴丈地，此吾家昔与同乡捐置围，投同之，今或乱葬满矣，何须买地同迁。如汝九力，可勉吾子孙，勿久厝。"谨遵目，时道光十五年四月初一巳时，寿七十三岁，痛哉！

先祖妣于诸孙最爱锺霖，恩宠极至。五岁时，同弟二相皆出痘，弟殇，先祖妣怀锺霖于甲衣，门遮红毡，若恐有掳人者，日夜提子衿适，九片时离。当病亟，令锺霖侍床褥，备言一生艰苦，两日夜不休，

神将目直，犹似有言而言难出矣。痛哉！以择地无力，因厝东郊般若庵先祖妣墓所旁，位之。道光己酉秋，得郡城东北关家庄之东阡，遂选日敬迁葬焉。

先妣谢太君志略

先妣谢太君，幼失恃，外祖[illegible]公官福建上杭县[illegible]尹，权县事，先妣随侍外祖。因公入山遇害，从者逃命，先妣遂止[illegible]比回署。外庶祖母适生舅父，遂名虎长，更名麟，号[illegible]，为同山、乙青两舅父异母弟，少先妣四岁，外庶祖母抚爱同厚。外祖弃世，因余[illegible]家清贫，乙青舅父奉庶祖母暨弟妹至济南，依同山舅父同居。先妣性和厚，幼读[illegible]书[illegible]孝经，识文理，暇辄闻日古，同山舅父每嘉之，因不常语[illegible]恒执炊役，念失怙恃，饮泣者有年。事先严尚恒，偶或事误，辄惕然惧，先严多原之。奉先祖妣尤谨不敬，处同事[illegible]以和，或侮谑，笑而不受，不与人竞是非，遇善事，或告苦，辄质衣以助[illegible]家计。先祖妣最严明，独优待之，乡邻称孝。生四子、四女，存锺霖、锺森暨女[illegible]，爱子女若宝。锺霖等幼不知勤劳思虑，先妣拊育，虽悔无及矣。甲辰，锺霖中式，自京邸得报，即双亲于武城。先妣色[illegible]欣，待携全家，有言"比生汝竟其[illegible]"。锺霖急思挈家以伸侍养，乃[illegible]作闱，留临清，迎先妣至临清，因观剧、观绳伎、听鼓词、评书。时[illegible]行，先妣率媳孙辈各观化[illegible]，尚卑放闻飘飖，欢呼。先严岁时由馆所至临，家室和乐，凡可以娱亲者必敬奉焉。刺史陈[illegible]谓有"君子之第一乐"，因书此句以[illegible]高堂。中缘满庆年，[illegible]先妣，年未周甲，以气肉中满之疾，终于道光戊申年五月十一日辰时，寿五十七岁。呜呼痛哉！虽芝泥崇赠，奚如菽水承欢哉！

附《展墓歌》戊午九月车驾司行走请假

呜呼，撼是锥心兮！父母乃在此土耶，终[illegible]兮，欲见而无门户耶！痛母之饱艰辛兮，多忍受而弗语，助父而维家计兮，更勤劳于子女。忆登第以报捷兮，拜双亲于武城，父在堂而母倚门兮，谓喜逾于孩生。甫馆谷以伸孝兮，母[illegible]而归泉下。假母以年兮，执子手而不舍。葬母于先人之次兮，父临穴而远视，笑谓亦吾[illegible]邪。[illegible]以奠奴，父殁若有所知兮，执鸣器于道中。幸二弟之随侍兮，恨未躬视夫临终。安[illegible]而长逝兮，抱二弟而声[illegible]。若婴儿之无依兮，思余留于阡寅。念杯棬而泪零兮，叩父母而弗闻。欲结庐以求守兮，见弟谋食而徽分。思[illegible]而恋子兮，言[illegible]以佑汝。父母[illegible]在，时若余在左右兮，每谒[illegible]以微[illegible]余。受子而拔兮，子思余而何在？少不知余思之苦兮，[illegible]往[illegible]，俱余职以酬荣兮。念松柏之久荒[illegible]以展墓兮，[illegible]火之[illegible]，[illegible]而号泣兮，叩九人之灵[illegible]。父母其出而见子耶，伏泉而款余胃之[illegible]哉！[illegible]，[illegible]兮，四[illegible]无人，不得留兮。[illegible]人兮，风旋转于前路，月斜过乎城楼。

[illegible]

世之具，庆承欢者是何等福分。钟森谨识。

《家言随记》书后

先严[illegible]，[illegible]“贵汝教弟”[illegible]，[illegible]之皆[illegible]有高气爽，山水感矣，[illegible]哉！先严[illegible]东坡谓诸子曰：“吾生无志，死必不朽。”自思生平不能无患而未敢作事，亦或不朽。凤凡言行可志，所办公事皆代人为政。[illegible]同[illegible]七十年，凡[illegible]间有足法戒，随手记之[illegible]。少读书，[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志不大[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其要，用以自训、训人[illegible]。一往情深，数十年来所书不觉成卷，付汝[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异日梓藏于

家。后人知吾心际,能识得几处,行得几事,亦不无裨益。尝读《魏叔子》,里言:'古今文集连篇,不见一紧要关系语,或摭拾圣贤通同好语,否则真正好语而与其为人南辕北辙,即不必言。清行浊亦不免为识者鄙笑。'吾最佩此言,或即吾所记,以察吾之为人而可否之,亦未始非吾之深幸也。"呜呼!训言在耳,而永感十六寒暑矣。分判蓟永公馀,谨就先严所记,次其先后,间附一知半解,与子寿恩详慎校订,请序于师长先生,复专送至息县,属弟宝霖全事校阅,觅京都手民梓藏家笥。

同治庚午年壬午月庚午日壬午时,锺霖谨识于蓟永分使署之思贻斋。

板暂寄京都琉璃厂中间路北翰茂斋。

退斋遗稿

先严不好作诗,偶作即弃去,从遗箧得十三首。锺霖

学　堂

兄弟入学堂,隔家只一墙。入学星馀光,归家更正忙。读声朗朗母心喜,扑声拍拍母心伤,灯前偟读母恐忘,书忘师怒不可当。不可当,入学堂,不入学堂母何望?陟岵兮悲凉,彷徨兮彷徨。

北道口占

赵北燕南感慨多,谁人为道马周过。秋风飒飒征鸿冷,汝向南飞我若何?

嫖姚十八已从军,弃繻乡人自不群。雪扑征衣尘满面,那堪回首佛山云。

京华

早念京华客，春风得意时。如何今我到，转自恐人知？旅况灯双蕊，生涯笔一枝。纵横车马迹，怀刺欲投谁？

古北口

北出雄关紧挽缰，少年豪气转悲凉。风狂人寂飞沙白，山险狼奔乱草黄。自问何才堪世用。可怜惟影逐身长，书生从古谁征塞？欲讯津官不我望。

赠郭小华先生

索书求画怒上冠，何期青眼独余看？十年不舍青州酿，老却才身此冷官。

寄花南村

好是忘形友，还为负郭邻。师尊兼课子，官馀不离亲。志比陶彭泽，人称谢茂秦。经年一觞聚，城角绿杨滨。

出门

步步违亲远，何人造此车？送余方到馆，舆仆却回家。

聊城观放闸

汩汩运河流，放闸船磨响。有子在清源，余心逐水往。

答友

君财能铸几多炉，底事区区索海隅。在我愆期方自愧，还防来去此飞蚨。

退东郊有感

昔年过东郊,两子于此还。次者乃早殇,每过辄心动。

老年幸远烽火感志

默感苍苍俯待优,浮家总远鹤风愁,茫茫劫路何方避,福地还须寸地求。

两儿葬母于姚家庄东阡,为余虚其左圹临穴而歌

大地若此宽,乃归几尺穴。人不如百虫,既蛰还不灭。华屋满黄金,谁向此中撇。旁观莫感生,百年终一别。

ISBN 978-7-5506-2596-9

定价:82.00元